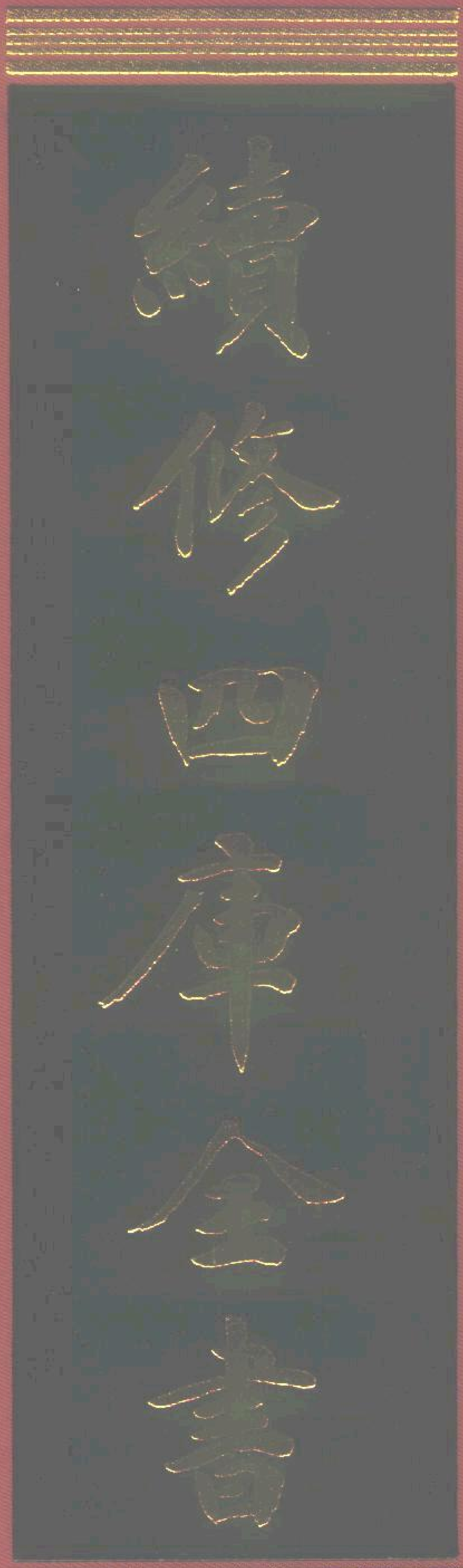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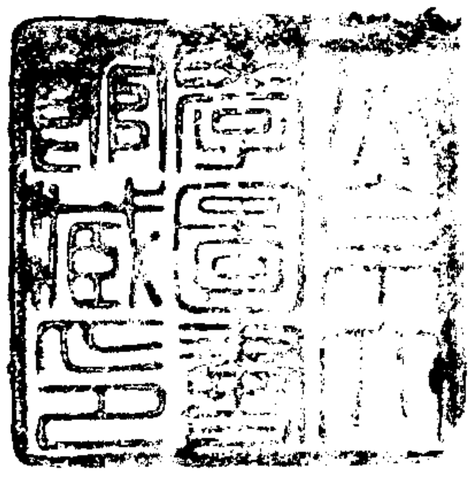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七五・史部・詔令奏議類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六十九卷附録九卷（附録卷一至卷九）〔宋〕李　綱撰……一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四卷　〔宋〕吳　潛撰……九七
太平金鏡策八卷（存卷三至卷六）　〔元〕趙天麟撰……二〇七
葉文莊公奏議四十卷　〔明〕葉　盛撰……二三三
晉溪本兵敷奏十四卷（卷一至卷七）　〔明〕王　瓊撰……五六九

後學 同郡 畏庵 朱欽 纂校
文林郎 邵武縣 儒學 署教諭事 巖陵 洪鼐 校正

靖康傳信錄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留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遷次封丘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十一月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春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關輔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真夢耶然一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原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後去冬致寇其病原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遊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貢之金幣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輕舉之小釁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警猶病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鑿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為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娟嫉諧媚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所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錄上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斡离不為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為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罷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間賊馬逼近始遣李

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
皇太子為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若然無策津遣家屬散
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檝運寶貨為東下計於是避
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為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
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
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
為牧非也巨盜猾夏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
傳以位既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
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
以獻納論恩為職曷不非時請對為上極言之使言不合

余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
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
萬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
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
忘身徇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陛下
果脹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然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
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歎恩因言李綱之論蓋與
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祇候引
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濛所論若劄子待對文字庫上

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晡時內禪之議已決
罷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
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居禁中覆汉御袍皇
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固得疾甚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
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即入位御垂拱殿見宰執
百官時日有五色暈挾珥赤黃色上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
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曰道君太
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退君太上皇后居擷景
園汉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
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

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起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
汉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太常條具次聞詔遣
節度使梁方平將駙七千守清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
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
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
能誦憶嘗為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敘謝訖因
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
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為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
粲然明白下視有靡為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
崇奉者以胎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

勢必消縮請和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鵜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富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鵜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即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于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為行營副使以余為參謀官圍結軍馬於殿前司又以蔡攸為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斡离不之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卻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繼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詣侍腸對四日余待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徇棄鄧間余竊恩以為不可適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脈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徇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壕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為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蓋

戒用之於有事之日今日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余曰陛下不以臣為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關礙對曰尚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叙所以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與進膳賜宰執食于崇政殿門外廡尋召對于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汝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梲副之余為一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是夕宿于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余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撤與服御皆已陳列六宮僕被皆將升車矣余遑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慶騎已遠汝知衆叛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請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闌干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叙金人猶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宮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為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曚副之白時中罷不令稍有踈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梲同出治事罷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余曰鄉留朕治兵禦寇專以

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迪邦彦之姻家故薦之南忤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衆謀官書馮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唯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疋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

掛氈幕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擂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兵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碩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古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急緩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于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轔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抵霧澤陂即擘生馬監之所芻豆山

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為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人謂藥師忠於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余弗信也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捐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火船至即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杈木及運綦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踣同行傳旨如所乞自

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躡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蕃細俾驗認即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即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蕃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斬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賈勇近者以手砲擂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梯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

殺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會翰集于城上如蜚毛士卒亦有傷中者皆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帑酒銀椀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啟關開門者斬竟侯明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殿奏事引使入對出幹離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頗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

命李梲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余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徃余對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梲柔懦恐誤國事也因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以謂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欽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覬求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頗以為然余退巡歷城中因乞宰執分

提舉四壁上命蔡懋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梲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辞离不肯南嚮坐梲望之等北面拜膝行而前幹离不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欵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馬駝騾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梲等達朝廷梲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祝至自大金軍前宰執同對于崇

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欵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事屬及歸朝官如其所欵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欵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冀順傳三祖陵寢所在子孫柰何與人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徃為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中

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為然方謂都城破在朝夕肝
腦且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為群
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舉踰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
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
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
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
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
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
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為陛
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尚

冀可次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
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為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柰何
則為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四方
勤王之師集以為後圖而宰執衰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
廟供具六宮官府鹵簿皆竭取之復率之於臣庶之家金
幢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宰執
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獨余不謝於是孝迪建議
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簇獲設大金軍兵所遺
多揭長牓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
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

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為之一空余
因對于福寧殿奏上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
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
往收牓毋得告訐余因巡城過牓所令導聖旨收牓歸行
營司移牒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
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給芻糧
授鞾甲踏寨地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
息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
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
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真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

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
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
師道為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
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曚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為親征行
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容建白以為不
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
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應西
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發前後軍之在城外
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嬰申勑兩
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使所欲行者託以

[illegible]往往不復關報余私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琉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以為德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為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禦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墳墓殲殪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謀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厭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為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靖康傳信錄中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太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illegible]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為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絶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之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警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為然衆議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古种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為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易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欵生擒所謂斡离不者取令上皇帝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卧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為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閒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丘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illegible]翁出汶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

士以神臂弓射郤之是夜宿於城外而西仲者前一夕切寨為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遠節制為种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莫諫閟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离不遣使以謂用兵特將帥所為不出上意請弁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欵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為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

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閽能令乃不暴退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亟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方欵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擘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欵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為平民所擁不得行必欵見乃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

內侍二十餘人又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等欵殿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塞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為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閤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于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罷乃遣宇

文霆中齎詔金入軍中復差臧禹秦檜為割地使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架方平欵為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弓劒赴官司納自以為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余命悉集守禦使司次次納訖推其倡首將賞之各自言其姓

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姦宄不作初賊馬既拔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強取婦人絹一疋者有妄以平民為姦細而斫傷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間雖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殫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為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成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予良厚康王素不膽氣資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捷

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騎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栰渡河深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盍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為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為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既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聞曜以行十四日以吳敏

為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棁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既為國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丐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懋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孝迪罷中書侍郎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鄰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

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為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險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予盡遣城下兵以沮斡离不之師將無以支吾余曰斡离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容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急追還

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幹离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
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
得追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逆已
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
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遥護之而已
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
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
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
為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
鎮為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為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

以祖宗舊疆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資
權密院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李祝罷右丞除資政殿
學士宮觀以翰林學士何栗為右丞御史中丞許翰為同
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
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為相故以中
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
間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迴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
郎趙野為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
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輿又以
為緩則於岸側得敝遭破船乘載飢甚於舟人處得火

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
以行余因奏事禍寧殿留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
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
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
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
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劒南一道陛下何以
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等
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為
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皆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
不進欵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為憂

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心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准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知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令余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次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於簾前拜訖具道皇上和孝思慕且叙致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奬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予對曰朝廷見以擬景園為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十二月二十三日聖上百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孝敬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又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指置令是方得因泛語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修李俅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皆巨璫也以余言為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神御前燒香可乎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道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余以此別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並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聶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奬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余再拜謝訖道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効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

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警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藏則發於聲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為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具以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遣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可復論此余於是竊數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洽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為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絶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姦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逺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自以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豪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亟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趙南都士女民庶夾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道聾觀得旨来早辭訖先還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于幄殿道君出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徃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逵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答曰覽卿来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于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答語上嘉勞又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綯等具劄子進納有旨不允

靖康傳信録下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腰仔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檄蔡然後車駕進見余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為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欽南

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下亦以其人閭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甘心斷退再召對于麝思殿賜茶訖南仲急起奏曰臣適過右一司諫隊公輔於對班中公竊乃二月五日為李綱結構十一民伏閤者豈可更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衛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閤之事陛下素所鑒燭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員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腰仔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檄蔡然後車駕進見余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為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欽南

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下亦以其人閭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甘心斷退再召對于麝思殿賜茶訖南仲急起奏曰臣適過右一司諫隊公輔於對班中公竊乃二月五日為李綱結構十一民伏閤者豈可更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衛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閤之事陛下素所鑒燭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員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

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噪譟沒奚狄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漫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愚欲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為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法意於承平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閒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

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備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

擇陝西河東河北善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浅去積水隄防馳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

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遵舊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濼城池而輔郡戲邑已降指揮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北河東稅而止及一年雖行加攢糧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復辦鹽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方建議立東宮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輦

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曰係將兵二曰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為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外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河東兵通為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上得旨頒行然後開三省其間猶有以為不須如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畧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材録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馬步軍十餘萬隸于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濋等以為侵奪非祖宗制詔罷之余然後竊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秬仁吳敏及余為提舉官命既行為南仲沮止敏巧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欽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禄冒濫耗蠹邦財以

聞之余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復巧罷會宇禦使司就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余惶懼於上前辯明曰始覩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官告勑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乃齎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尊上旨非專權也且叙孤危之蹤為人所中傷者非一頠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温頠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子待罪乃去章十餘上上悉批荅不允遣使押入余不得

請即往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給付於道既歸府復鎖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殁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余為宣撫使代師道者初幹离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遂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

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鑿城法以困太原鑿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抵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協角應援太原师中進次平定軍秉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稿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銜突諸軍以神臂弓射郤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紙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嚴於是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古為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辟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余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屢思殿論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遥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社稷之賜柰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録裴度傳以賜余入劄子具道吴元濟以區區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況臣實謂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工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

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燁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猩獰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寵荅宣撫司得奏二萬人而闕馬余白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乏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

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疋上以為然令條具以聞既而牓於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厲掻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牓同余竊歎息而已次二萬人分為五軍時捷勝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韐時劉韐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為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臨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柴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余惶懼入劄子辯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頗併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告勑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為朕巡邊便可還闕余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

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余猶軍訖發令將士斬裡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關余召斬之人皆以為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頹圮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為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

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諛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日為上道唐恪聶山之為人陛下信任之萬且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卷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畝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

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刀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閱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濱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逢犯畿甸來無藩籬之

國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賀親王劾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之冤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益逼諸郡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霧露漸清陵突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始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南北沿邊雄

覇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團爾王室隄防海道甚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蔽之冀人逆兵入冤不知此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某能足用而無賊焉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濟兗之日未能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團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荊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太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冤將何以支吾而朝廷猶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略有

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粮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粮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

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斟酌以行則錢粮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懼其復秉天下果無事乎貫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屢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惑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徼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肯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

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關人恐有踈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關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勸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

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
於是宣撫副使劉韐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
事折彦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
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韐王淵主之
威勝軍路解潛折彦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
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
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余
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
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程
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濱平定汾遼之師皆

逗遛不進其後張灝又遠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
縣已而復為賊所奪余極為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
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乾世
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為宣撫判官欲會合親率師以討
賊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曚使金
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
是遣回有許意其實　今欽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
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
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
道路矣既而徐秬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

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呂余赴闕且評
汰河巡視防守之具余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
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
揚州時九月初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
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塵受其
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今也駐某處皆不
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
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積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
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
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
得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
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
聞既而果有言余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於

是自落職官觀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
余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筠江用舍進退
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艱難宗社危急扶待天下之
勢轉危為安幾成而敗帝為屢憑讒慝者壞之為可惜也殆天
未悔禍生靈未有休息之期命運之舛自有數也不然何
以若此余自是昌假遷長沙以趨川峽造荆南為寇賊所
據道梗少留時都城復為夷騎攻圍朝廷不通耗者累月
踰憂多暇採筵中取自上龍飛余遭遇以來被受御筆內
批及未剏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叙其施設去就本末
大槩若此庶幾傳信于後世時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二月

二十五日長沙漕聽翠鵑堂録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上

靖康元年秋余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除觀
文殿學士知揚州以言者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宫責授保
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雲安二年春行次長沙
聚恩復舊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
關都城圍閉道路阻絶久之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
援王室以四月初啓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
得元帥府檄方審都城破二聖播遷號慟幾絶次太平州
親今上登寶位赦書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為叛
卒周德等所據囚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不
可勝數劫掠官府士民財物為之一空變聞方
孟卿招安而採甲乘城殺戮恣横如故余遣使良貲文檄
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繫不以時登舟
檀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遁去次金陵因與轉運判官權
安撫使李彌遜謀盡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
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
且辭領閑封府事之命上書論時事并具奏金陵東南形
勝之地新罹冗火宜早擇帥以鎮撫之次寶應聞已降麻
召赴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即隴西郡開國

[illegible]加食邑實封荷上特達之知感極而繼之以泣次泗上以汴流淺涸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奔卒於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往次虹縣始被受尚書省劄子有旨趣召蓋行在前此不知余由江淮以來遣使齎賜御書并降詔皆自湖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劄報新除有台旨也因奉表劄以辭恩命次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宣撫問賜茶藥各一銀合奉表以謝次轂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校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乃論余不當爲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以爲三公眞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余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冝及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一宮使無講筵官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余欲余之留外廷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或勸余不若遂留外廷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或勸余不若遂留余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陳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會復遣使趣台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黃潛善押宴尚書右丞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同與即具奏辭免次金果園龍圖閣學士無侍讀董耘來見傳上旨嘗遣從事郎劉默齎御書

白湖北往迓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以已具辭免御筵乃歸館所時以城北鈐轄司爲府第少頃上遣使趣見進對于內殿見上叙致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感動因奉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阮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以欺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輿服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煞棧劫遷二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屬籍者悉驅以行遣姦臣傳命廢趙氏而立張邦昌僞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祐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總師千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紹墜緒繼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待若扶顛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以撫禹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冝得有大過人之材智者祖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爰之際首及微臣自視缺然力小任重恐不足以仰副陛下特達知遇之意望聖慈追寢成命改授其人實天下幸甚上曰

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宣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嘗欲言

於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恥然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其勿辭余頃首泣謝且遣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愚憃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讎敵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耶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天用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疎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余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卽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聚於都堂卽上馬歸日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有旨立新班奏事對于內殿同執政奏事訖留身奏乞曰

古人主惟論一相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靡方承平無事之時猶當考論其相而況艱難多事之際乎譬如負重致遠力弱足以勝百斤而使之荷千鈞之重則必顛踣於道路矣以今日國勢觀之外則強敵陵侮二聖在其掌握中內則奸力單弱四方盜賊鴟張殘破州縣者不可勝數朝廷之上偸僞之臣方且保崇信任與聞國政州縣之間官吏廢弛顧望進退視朝廷號令如不聞當此之時雖聖賢馳驟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疎獨任其責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難也易稱羸豕孚蹢躅公餗而孔子以謂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言不勝其任也伏望聖慈憫憐選天下之有材智者爲相仰佐陛下共濟艱難而臣憂患餘生得以退藏於深渺不勝幸甚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家艱危之時而自圖安閑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賴卿以安卿其無辭余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爲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語齊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況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

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而賢否混淆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屢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寫疏人不容於朝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讒譖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幸復名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顧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

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消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為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上可之余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祖宗之心慶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為上

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猾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網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六臣太速功效茂著宜審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脩德大略謂上初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每劄讀訖又敷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禁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

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遣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令侯留守司修治京城葺備車駕還闕款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畢議敘令劄子令謂新製祖登進曾赦惡逆今已行難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論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敘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脩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余留身奏上曰臣愚竊睹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聽已蒙施行五事即議本政欠佳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何如者劉益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為赤眉邦昌僭逆及僞偽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

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余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若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偽詔以止之又遣即官分遣趙野翁虜國等告喪數百道以行追奔闕

等因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元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竟再取科舉而德之若天下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來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為何如者劉益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為赤眉所立其後以

十萬衆降光武秩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益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為三公真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illegible]為無功[illegible]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為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為驅虜而其僕欵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欵遂以為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劉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欵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宗僭逆之臣以示

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罷而不問何以斷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臺臺官得與之辨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令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尋對上語之甚而潛善主之甚力大槩不出前所陳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余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榮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訢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棄朱泚行後以為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余曰呂好問之

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為例淮是亦德宗之待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季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處置余曰邦昌之罪一正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愛僞命者寧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創子來日將上取旨余拜謝既退編思若邦昌之事順逆曉然而猶費力如此其他豈可不憂是夕到

子果降出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王及之心王蓍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官嬪以為妾卿知之乎古余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敎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一手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莊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頗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傳道意旨迭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一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縶然其後以迫令諸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為執政此四人者當為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為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冲等以贓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有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頴岐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待制與宮觀執政退余留身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余拜謝曰自非陛下英斷

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一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竊爲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之主乘興起之運積小成大猶或易爲今日當國勢委靡不振之時夷狄猖獗陵擾之後士風偷惰人情畏怯府庫空虛郡縣殘破百度廢弛而欲奮羸整頓以成中興之功正猶大廈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脩葺而材料鮮少此所以爲九難也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不爲群議之所動揣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思慮以裨補萬一臣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莫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心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決大事成大功踐定禍亂身致太平臣嘗取其行事大節編爲一書便於觀覽欲繕寫進呈以備乙夜之觀應今日之變誠以數君爲法中興之功亦不難致上可之因論高祖光武太宗數事合於今日者上皆以爲然復奏上曰人主莫大於無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達四聰而天下治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即大位已踰月而檢討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余退四批旨置登聞鼓院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詳官兩員於侍從臺事官中選應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旨又於省門置司以受詞訴公狀至是已三具表劄辭免恩命皆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乃詣閤門受告有旨無克御管使以覃恩告迁轉正奉大夫加食邑實封時六月六日也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下

是日同執政對于內殿余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間其不逮遠矣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而今日之事須

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寇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郡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略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雨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棄置兩路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爲之藩籬而欲安於堂奧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蹂踐而殘破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

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濟四州而已皆請棄之未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為帥懷以折彦質遞去衛以朝廷遣使交割濟以無城郭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椎鞏深祁恩冀邢洛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在州郡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結山寨以為固皆推豪傑以為頭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曰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為金人所迫粮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而投擒者從賊其次者為盜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且

金人善因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待借兵於他國哉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忍棄兩河於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粮告勅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特能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比顧

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亦頗以為然上曰誰可任此者余奏曰陛下儻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聞奏既退詢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浚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而余亦頗聞其為人張所著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略當靖康間為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關欵割棄河北既遣使奉冊金人渡河而西山結山寨以為固皆推豪傑以為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欵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欵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浦河北部勒既定會都城破謀弗果用上即位於南都所首至行在見上論

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件以聞朝廷欵以為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又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謂所屬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余尚未至行在也故眾謂招撫河北此非所不可然余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迫他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閤子中相與款語曰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搜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為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會悔不可

不得已勢須收拭用之新使之借官爲招撫鬥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第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借所遣使臣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賽剳子名之二十餘日而後至上名對幕書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粮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戢兵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衆數萬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歸其所謀正與朝廷同脉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參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而後行傳亮者陝西人以遵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旨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會圍城下屢立功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一無敢犯令者上即位亮詣行在名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爲人氣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脉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慢不

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余至行在奏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略氣節真可以爲某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瓌爲副使瓌系陝西人素走邊功貪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前跋中語余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謗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云則必恕之以采讜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答武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歸京師耳非有它故願陛度有以容客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瓌袍帶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勅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西漕臣應副粮草餘如張所已浸首而遣之初余既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所當先者遣後宮降誕皇子率執政入賀余奏上曰皇子降誕考之祖宗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孰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帝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持戈冒犯霜雪

亦已勞矣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命不及後日復有急
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被詔義德意士嘉納改皇子赦於二
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
置救援不棄之意守臣各轉兩官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
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
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
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
吏又命使臣齎夏藥備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貨務即
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
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

夏秋綿紵大名府椿管以
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蠭書日至
閻有破賊捷報虜人圖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山寨應招
撫經制司募者甚衆只擇武臣可用者置於河北東路陝西路又命起京東路
河陽抵噴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為斥堠而潛善建議令
為忠將所部兵會椎州子弟手李成所募兵九五萬人擣
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余曰解雜亂紛糾若不
椎棰敕關者不得擾批方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此固
古法但今日士忮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馬忠者在靖康
初號嘗宣力其後官榮志滿自愛惜不肯吠戰憂則細

未及者數人皆等第行遣如十支之類令留守詢訪姓名
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者申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
籍父因州縣士大夫頗推其恬於仕進靖康初余薦於淵
聖以為諫官其後為侍從邦昌僭逆以為執政而好問嘗
以蠟書至元帥府故上即位首擢為右丞肅論之頗怨而
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
營宜以蠟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為懷貳而挾姦
無大臣節況嘗污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好問憸求去甚力
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南仲父子章疏
王旨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夫復何

道乃以散官安置潯州而其子延樞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進呈王賓論范訥趙野王襄總師逗遛不進而縱其下暴掠甚於寇監軍疏有旨降官分司而實論之不已乃皆以散官安置又論京西湖北為金人盜賊侵犯有賊以棄黜以明功罪如趙子敎之守襄陽李彥卿之守漢陽郭倅趙令衿之應援黃州縣令陳規之守德安程千秋之守公安皆宜褒賞有旨轉兩官或與職名而以令衿知黃州規知德安千秋通判荆南如陸德先之棄隨州趙薦之棄荆南舒舜舉之棄峽錢蓋為陝西制置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之棄復州皆宜黜罰有旨降兩官落職有類此者言事官條具以聞又論折彥質為宣撫副使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為陝西制置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後孰肯以死任責者有旨彥質責官安置高亢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事高亢寓其境欲謀變守倅以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為非是余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安撫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誦昌翼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皇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鄜賊之吏有敢誅之者

其亦少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余言為然乃命各轉一官是時范訥王襄臨而開封府與留守爾官余薦宗澤於上以為留守非澤不可澤渰東人自為小官即卓犖有氣節敢為不詭隨於世以故屢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已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為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功為多同列忌之譖毀百端不得留府中既而除知襄陽府余到行在澤適至與語衮衮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薦之上笑曰澤狂礙凡下令一切聽於崔府君余奏曰古人亦有用權術假於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澤之所為恐類於此

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非得人以鎮撫之不獨外寇為患亦有內變可虞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無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脩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維繫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處仁死余薦代之而以劉錫代亢守滄州又頗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西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一日上批出遷轉運使除戶部尚書初至行在余因對奏上曰慈以財利勤幹稱以為戶部尚書乃其任也今綱洪職邊除執政不

惟太峻来副人望兼戶部財計賴慈措置乞少緩之候稍
措置財計稍就緒日除擢未爲晚陛下用舉相臣不得而
與至執政臣嘗聞敢以爲請上乃止今遷伯彦而以潛善
遷門下侍郎魚中書後二十餘日竟除潛蓋潛善主之也
余因對復奏曰臣前欲少緩張慈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
力措置戶部事今陛下已擢用慈乞且以戶部事委之乃
命慈兼總領戶部財用又令以許景衡爲中丞王賓除
諫議大夫時景衡以給事中召未至余奏曰陛下以景衡
爲中丞誠得其人然故事中丞無自外除者王賓遷則臺
中無長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處分上許之是時除侍

從御監即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台赴行在者多未至
而行在官出自閤職中者多來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余
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輸至余薦之於上謂輸外柔內剛
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
乃以爲尚書右丞然輸之來脫不能有招助也初汴河上
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閉塞久不合乾涸
月餘綱運不通兩京之粮米價騰踴朝廷責降都水使者
陳求道榮疑皆爲散官依舊領監事又命提舉京城所陳
良弼同共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皆來乃令三
分閘一於行在每綱到即開撥入京師粮始足米價始平

又擇使臣八員爲汴淸巡檢每兩員將兵五百人自洛口
管認地分至西水門分布防禦乃免澶決之患又於兩京
城外及汴至泗增置巡檢商賈始通人情始漸復舊命
進奏院即吏分兩番赴行在增給食錢朝廷差除鏤板傳
報外路增置馬遞鋪添給錢粮命令始通州郡命綱運入
京者還載諸部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
草創凡百皆逐一施行措置悉類此也

建炎進退志總叙下上

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余留身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
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余奏上曰國家以兵爲

重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
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
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濱散逃亡者又不知其
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皆於都城側者三十餘萬
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illegible]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
屯要害州郡運糧給之以[illegible]以壯聲勢而備緩
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
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從蒐裒其勢不多何以
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既[illegible]復追而東南之人
其性輕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

使為今日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擾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閔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驍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為給地牧馬有其名而無其實既無孳生馬益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

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之馬為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既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馬既無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厭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牧之制修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成於年歲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國家新罹冤難京師帑藏悉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為之一空今召募兵買馬若捉捉盜賊措置

供辦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兌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況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藉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擾擾者重寘于法奉行有叙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令諸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上皆以為然

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合為十萬許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瀆散兵卒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量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即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設議河外湟鄯之地於

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衆部以爲藩臣朝廷坐享貢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内以備使令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思其策故遣蓋爲使喬告賜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爲三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盡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直每及百足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妻昏有馬不籍及之又議募民出財宜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有能出財助

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管聽候朝廷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有敢科配搔擾者命官罰責吏人決配委監司按察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叙保明推賞中書條具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余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深遠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慶太平無事之時可

給予天令閑月得比偏習射歲終大校覈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貊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銜勒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運捍之患則今日控禦之策宜無大於此者至於軍政當法古撥今而更張之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於二千五百人而爲師又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將帥正長皆素具畝平居恩威足以相維行陣節制足以相使若身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成功也國朝之制莊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指揮而

有敢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識而欵其臨
應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矣今宜法古五人爲伍中
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
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
正副統制官有都統節制統制官有大帥皆平
時選定閑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
恩威足以相服驅之行陣蓋多蓋治此韓信多多蓋辦之
術也夫用兵以賞罰爲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
期敗衂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贈
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賞罰如此豈

後有軍政哉宜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時推賞後有
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衂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
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卹之庶幾士氣猶
可作也且祖宗嚴禁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
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
行也嚴失主將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若此之類皆宜申
明約束增重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者如選鋒精
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豈可責
以斬首殺賊若此之類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余又具
劄子於上前論之甚詳令詔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

如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於御營司及招置
新軍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
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
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
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
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
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休帥區法也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
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頓行
者聽轉運使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
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

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於置新軍
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
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
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
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
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名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
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
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
敵逃遺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
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楊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令

又具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墮頹盡無器械何以禦敵金人盜賊所至官吏單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詔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當旌賞一二以勸之有旨依奏應州縣欲脩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固宜多致潰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以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爲固也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以製爲戰車屑以狻猊犀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過險則制衝屑也後世徒見房琯嘗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顧所以用之如何耳但當以革屑之以備火攻故古之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隨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陣止則爲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東西俱附

膽矣且虜人便於騎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所長攻彼所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備使彼不敢輕濟爲利已博況勝之哉爲今日之計莫若於沿河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斜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爲精兵則所以固吾國者莫要於此其詳亦具劄子中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廣空名告往江浙某人造船錄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既於河北陝西京東西

內庫甲冑甚多特太宰大小六卒不能勝乞降指揮條具軍
器補換關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外行在置司取內庫甲
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樣械之屬上皆可
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
召審察以備辦佐偏裨之用有旨令名趂行在自六月初
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類漸就緒是時朝
廷議遣使金國余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
可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至誠遣使修好兩宮致天下養
襄不安息迎還兩宮正當挽天心用心也就今日之事正當

使刑政備而中國強則二聖不快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傾
竭盡相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
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余草表并
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傳零皆借官爲二聖通問使虜表
又書以性又奏上曰陛下嘗艱難之時爲臣民之所欣戴
纂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具
言祖宗功德涵養海內之深金賊不道屠戮生靈之酷社
稷顛危之急二聖播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下士民同心
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
白言之無有隱諱使讀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勵

然後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爲虛文務施實惠必能昭格
天意感激人心轉危爲安有不難也昔陸贄有言覆非常
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辭非常之紛不可以常理諭又曰動
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正今日之謂上乃
命余撰擬詔文進呈領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
狹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
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
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
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墓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
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

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
以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
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
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辭廣党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
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余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
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
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
易以叛去移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
知則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
即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回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

餘券及公擾遣之遣去太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汰散獨留強壯額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單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才略者爲統制官次統之而共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揚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於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懼則彼無所忌憚勢難遽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以爲然乃命御營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破之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余建議遣范瓊討之范瓊者在靖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廣營留不遣有閽門宣贊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爲瓊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誅之上即位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橫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武臣平伍當闕略之以責後效瓊尚一夕側至是余奏遣之討

賊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發革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論賴背心一宣論曰道君自燕山寄遣使臣齎來領中有魏書八字曰便可即具來教父毋余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盡駑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退余留身論交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余奏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于天下及即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爲小人之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余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九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

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衂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

追警猶醫者治病證候既明而不投藥遂有至於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冤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若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忽蹔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

大半盖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剖子又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迫逐非辜可並與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郎官監司人與知州軍差遣曾任館職以上人與通判差遣餘並陞一等選人與優便占射余曰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爲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鯁峭皆遠貶

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僚論宋摯
愈事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
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
請立張邦昌按據甚明上以其歛冈且首建僞楚之議震
怒命付御史臺鞫治證驗明白齊愈款服衆頗爲之救解
上曰齊愈姦惡悖通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
置朕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牓其罪於通衢
又進呈御史臺鞫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
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曰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曰
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

重者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守司鞫治承華夫
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
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
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
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
府第上震怒謂邦昌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
情狀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
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決脊降配單營務下民爲妻又宣
諭王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余奏曰人臣不能伏節死
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大逆有所不若蓋天下所同

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
者天下形勢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
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
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
將帥也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
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紛紜皆謂陛下且幸
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
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諸道
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
馬雖都城可守雖金人可戰矣余再拜贊之曰陛下英斷

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因言關輔
之運者不宜懷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將兵披甲冑冒矢
石於馬上得之今固不得如此但車駕不去中原則將士
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覬覦兩河易為經略雖少勞苦
而後享安逸儻諭取一時月前之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
陛下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乃命余擬撰詔文頒降隨
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以
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為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
荀統兵邑衛餘令有司排辦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
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余留之
何詔墨未乾失大信於天下頓斷自淵衷以定大計上乃

許幸南陽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
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
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粮草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
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
入南陽以黃潛厚為提舉一行事務以即宮陳衮李儔幹
辦頓遞以發運使李祐為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冬初擇
日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
傳于外客或謂余曰士論洶洶咸謂蹇有建議者東幸已
決南陽脚後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余曰天下
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儻或

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為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月龍祿為保身計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啟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啟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秖令每州買馬百匹余奏上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秖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匹即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却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余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揮許啟刺者秖謂漬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曰以中書元批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李擢已經淵聖責降宮觀今又責之為太重余奏上曰李擢在圖

城中淵聖委令提舉京城南壁實守陳州門一帶金人造橋渡壕擢怙不省察故責降官觀其後竟自所造橋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後淵聖不暇吾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寫輕典儻猶以為重何以戒失守使後來者任責潛善左右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詆彦國吳時擢擾東南亟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余未至行在彦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脩城及繕治官室朝廷給鹽鈔十萬貫付之為五十萬且降指揮令其目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彦國脩城等擾擾余奏上曰創脩宮室一新城池鳩工聚材計置壿朊工料浩大集費宮及常平司羅宇一切拆舊脩蓋城壁亦因舊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則費用省而搔擾之患自息乃命尚書省劄下既而復批出責降且命降詔蓋潛善以彦國於余為姻家故密啓之以為諸寇之端也既得上批札適同日得江寧府奏狀彦國已死又吳時無職名可落會謂宮觀太優將上取旨上曰彦國已死不須行遣乃令放罷吳時委提

刑司取勘仍降詔慰撫東南如此之類批出者頗多初余每曰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余因知諸寇之言其入已深一日對內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誤蒙聖慈使待罪宰相當國家艱難之時仰以天下之重臣夙夜罷勉雖久患疴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駑鈍以報稱知遇之萬一近日屢煩宸翰令改正訛行事件臣逐一按據辯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顧臣孤拙寡與獨荷陛下特遂之知忌媢者多恐必陰有譖慝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管仲亦以信用

君子而必以小人參之爲害國夫君子小人若氷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姦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諸罷徐處仁吳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故方陛下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夫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致察於此上慰論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章疏見省覽非脫降出余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告廷遷余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

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眾傳亮余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彀中盖勢不得不然也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即渡河移司息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復懷衛濤三州群邪洛磁相中山之固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稽緩不當置司北京且言所欵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盖張慈久爲河北都運與益謙善慈以余實沮其執政故附潛善

張參相與謀使益謙宣此奏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余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具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群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欵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

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具具合用器甲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約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劄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取上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於京行下州縣出牓後數日乃開過尚書省余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熹爭於上前余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豈文此何理也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故地今

措置甫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棄事功於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於張所欲其成邪欲其敗邪欲其成則不當沮抑之如此欲其敗則不若罷去之無使挾私害公而不爲國家慮也沮抑一張所有何所難致誤國家之大計使河北兵民盡爲金人之所得河北州縣盡爲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將誰任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私之意遂及禍故今豈可復蹈覆車之轍耶伯彥慈無以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依前降指揮施行既不得逞即爲付亮之事初王燮傳亮

既受命爲經制使副即具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爲金人所陷沒至與陝西接連如河中府解州亦爲所據與陝府相對以河爲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措置難以取勝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壹員總之安賞罰不明皆藏於民間不出者應集者皆真宰入也故邊境徼幸宜給以募之皆一可當百也與正兵相爲表裏其勝可必且一面結連河東山寨義兵度州縣可復即復之可以渡河即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以一舉擾險以扼其衝漸議深入

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瓊亮行纔十餘日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梁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既過河後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爲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余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兵餘皆爲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太半陷沒汾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爲金

人所據今經制司軍旅未集處處違前議欵之渡河遂爲孤軍儻爲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略之古將帥不從中御之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滾壙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欵之若是之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欵逗遛耳余曰兵事不可遥度目下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卹弋置未辦集而欵之使渡河正所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以爲退留如趙充國堅執屯

也之議不聞宣帝以爲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上以潛善伯彥執議聖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余留身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賴聖鑒察之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此則後傅亮人材令豈難得余奏以盧員天下之責弍上曰如傅亮真可以爲大將詢之士

大夫亦以爲然今以爲經制副使姑試之耳假以時月必有可觀使亮如其所請臨敵退挫而無成功臣願受誤國之罪今未嘗用而遂罷之則不可古之御將帥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嘗自知韓信但以蕭何薦之爲大將設壇場擇日而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屢與之語而已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將韓信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今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尤爲難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輕那人安應副錢粮器甲者種種辦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督行未幾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此孰不解體此臣所以深爲陛下惜也且潛善所以必欲罷亮者意不在亮乃以沮臣陛下不察則臣亦何敢安職恐終無以助陛下

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發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起自罪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秋但知一意以爲國家苟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爲庶幾仰副委任之萬一誠以傅亮經制河東乃今日所當爲之大者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罷之此而可沮則其他孰可爲者今御批猶未施行頒陛下致察於此尚容臣得待罪宰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尸祿貪冒寵榮以虛負天下之責弍上曰如傅亮人材今豈難得余奏曰臣嘗欵與亮語觀其謀略智勇真可以爲大將詢之士

致中興之功上無語余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亮乞以御批付薦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為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曰再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余既退聞亮竟罷及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沿事余到堂復上馬歸再入第二表劄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殿起居隨宰執奏事訖余留身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為去就余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儻以為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曰再拜榻前

復奏曰臣以愚憃仰荷睿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為相潛善伯彥自以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名臣盖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建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聞而獨蒙陛下嘉納聽從固宜為其娼嫉無所不至方潛善未相所以譖愬指摘臣者不過欲為相而已今既已相而猶沮抑不已以是為非變白為黑此不過欲臣去耳臣立於群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盡其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事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羞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豈敢復仕宰相哉臣請以世俗之事譬之今有疾病者粮醫不能治而求之於草澤既至而為之察色診脉曰病如此宜服某藥則愈而左右衆醫沮之使不得投藥石則草澤之醫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如大厦之將傾而命都料匠以脩之必聽其擇材以易棟樑設木以撐柱持旁扶牖乃可復全而衆工沮之主人者不察既不使之得以易棟樑又撐柱之具悉按棄之則都料匠亦將告去何則覆壓之禍難任責也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冒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為不足任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之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

敢久居此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傅亮而去臣臣東南人置不預奉陛下順流東下為安便哉顧車駕巡幸實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留神於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恩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切之至曰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余曰公決於進退之義得矣顧說者不止將奈忠禍不測奈何余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

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患禍非所卹也
禍而不去被獨不能諷言者詆譸而遂之哉天下自有公
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
洞霄宮加食邑實封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余募
兵買馬勸民出財為罪又謂行遣僞命臣僚為報私怨納
御批除目為慢君命不責翁彥國為黨庇姻戚爭議傅亮
渡河為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譖密以付詞臣余
具表辯訴竟不敢當觀文殿大學士降詔不允是時尚未
受左僕射之命有旨令閤門拼賜兩告不得已拜受陳謝
即行以九月半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契變於秀州宿留

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毗陵焚毋陽遂以客舟由外江
歸梁路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為罪者又言余傾家
貲以犒叛卒為緋巾數千頂與之遣弟迂賊陰與之通朝
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謗謗如此自洴
上息保全有以照見其無他雖欲屢江湖之善地豈可得
也聞命即由江東西以抵武昌適江上盜賊紛擾權寓居
于蘄邑之崇陽僧舍中服日閱建炎初備位宰司日記追
思以迂拙甚陋之姿荷上知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綏七
十有五日竟以譴罷曾無涓埃之補而罪釁之積有踰丘
山尚竊廩祿飽食而逍居慙赧深矣然余既罷之後張所

亦以罪去傅亮解以母病不赴行在而歸陝西招撫經制
司皆廢卓駕遂東巡而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
春擾京東西深入關輔殘破尤甚此豈人力也哉曰取進
退之大槩次第而總叙之與夫制誥詔命書疏表劄編纂
附著合為十卷目之曰建炎進退志庶幾覽者有所考焉
至於臣僚之所建明四方之所陳請陛降人材改革政事
自有史官書之此不復錄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

臣綱伏被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臣省記編錄建炎時政記亭

建炎時政記上　起建炎元年六月一日止十二日

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繕寫成冊進御以待制詔須降史館臣仰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方時多艱入繼大統龍飛宋都爲天地神明萬物之主嗣位之五日即布大號考爰其相首及微臣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古無與比顧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如何哉然臣志廣材踈學識荒淺徒有愛君憂國之心初無周身防患之術備位宰相纔兩月餘功效無毫髮可稱罪戾有丘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爲罪大矣臣竊去

人所惡不當爲宰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敵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耶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自古賣國以興人者皆爲忠臣矣今陛下斷自淵衷特達用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上宣諭曰岐肯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鄒臣竊仰聖語英睿如此復奏曰陛下天縱聖智固不難察此然臣緜力薄材實不足以勝重任因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

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臣綱昧死頓首頓首謹序

建炎時政記上　起建炎元年六月一日止十二日

六月一日臣自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即以是日到南京行在有旨宣召臣當馳赴內閤起居叙致謝恩訖力具奏陳材能淺薄不敢當除命乞改授其人以慰輿望上不允臣復奏曰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禮臣爲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閑地不當爲相臣愚憃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

赴都堂治事且命執政聚於都堂六月二日有旨令臣立新班奏事對于內殿同執政奏事訖臣留身再具奏力辭除命上慰諭不允臣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臣嘗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爲人今臣亦竊不自揆敢以十事仰干天聽儻蒙睿斷施行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詰難使臣得盡其說上可之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

然後可以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當一到京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宜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宜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發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師集迫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眞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略謂

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戡守五劄子餘皆留中同日內降麻制皇叔祖屢遣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仲琮可特授武勝軍節度使依前知大宗正事加食邑伍百戶食實封貳百戶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知西京外宗正事仲湜可特授撿校少保仍前靖康軍節度使同三司嗣濮王加食邑壹阡戶食實封三百戶皇叔宇遠軍承宣使知南京外宗正事士衮可特授光山軍節度使依前知南京外宗正事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三省同奉聖旨宇文粹中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江寧府

劄子有旨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催促留守司脩治京城祗備車駕還闕謁款宗廟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守臣增葺城池量脩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令參謂赦惡逆已行雖追改有旨選人惟在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守劄子有旨令三省樞密院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臣留身奏曰臣憲瞥輒以管見十事仰黷天聽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三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宣諭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跡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尊結虜酋得其歡心攻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過而存趙氏邦昌方且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冕處宮禁者月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即官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竊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邦昌已僭崇僭逆之臣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何以示四方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復敢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徑就幕次宣召黃潛善吕好問汪伯彦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之詰難數四乃屈服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臣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吕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僭竊位冕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臣曰吕好問之言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臣拜謝而退是晚劄子降出六月四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訖張邦昌僭逆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邦昌僭

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貸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諭州安置又進呈論受僞命臣僚劄子上宣諭曰國家顧籠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詣駕諸王余大均誇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頃詔京畿諸路訪優加贈卹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

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保結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宜爲罪首上以詢吕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恩陳冲等並令御史臺速疾取勘候案到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特贈延康發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御史中丞顏岐待罪章疏有旨除待制提舉宮觀執政退臣留身奏事上宣諭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漸泣卿今可以受命矣臣拜謝曰陛下英睿天縱灼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以圖報稱上宣諭曰屢語執政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四方章奏至今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臣退批旨登聞檢鼓院建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察官職守今後依官制施行錢伯言除開封尹孫竦除應天尹權邦彥差知東平府吕頤浩差知楊州陳邦光差知廣州唐慤差知荆南府王以寧差知鼎州六月五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眞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爲朝

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河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欲乞於兩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將來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儻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今日所當先務者莫急於此有旨河北置招撫使司河東置經制使司委臣以擇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聞是日三省同奉聖旨以趙子崧守陳州閻孝忠守蔡州黃叔敖守襄陽許趙子櫟守汝州李彙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江陵府公

縣擇禦有功子孫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敘轉一官除秘閣脩撰子樂除寶文閣直學士彥卿除直秘閣千秋轉一官通判江陵府王襄責受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北京襄陽府居住趙野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青州居住以言者論其任總管日逗遛不進故也六月六日內降手詔朕以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涵養百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内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内又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款師待以不疑隨其妄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羣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從迫朕叔父弟昆宗室戚屬悉被驅逼禍故之臻亦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心念父兄憂辱於廣廷潤生靈重罹於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惟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伸恤朕躬以共濟艱難以致安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當特加犒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加憫當厚與撫循賦斂之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爲盜因間霧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令當遣便招集許令自新臧吏姦吏乘時爲姦靡所不至實爲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七顯著者量加窴黜爲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

刑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窴逐當悉召還今日以往智謀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乂窴黜姦回協成治功以萬中興之烈於戲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不頑淪於夷狄當協力以相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幾鄰敵悔禍奉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月三省同奉聖旨傳墨卿除禮部尚書郭三益除刑部尚書周武仲除吏部侍郎曾楙除禮部侍郎董耘兵部侍郎許景衡胡安國並除給事中劉珏除中書舍人曾開復侍制知潭州吳巖夫除光祿卿辛丙除左司員外郎李光除秘書少監翁彥深除太常卿六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謫授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張所通直郎直秘閣通判河陽府事傳亮召赴行在議事以臣所薦欲委以河北河東路招撫經制司也是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回謫授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以言者論其防河退遁又嘗受僞命故也六月八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伏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爲姦靡所不至實爲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七顯著者量加窴黜爲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

大生心至於武臣卒伍理當闊略以責後效惟王宗濹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諭各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史徵特落致仕除司農少卿吳給除左司郎官張公濟除駕部郎中鄭求除河北東路提刑李西美除荆湖北路提刑謝貶除京西北路提刑周格除京東西路提刑並填見闕

建炎時政記中　起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止六月終

六月十三日內降赦書一道門下朕紹隆丕緒夤御多方置大器以求安涉巨川而思濟勤于邦以圖天下之逸儉于家以貧天下之豐懍乎負荷之難惕若繼承之重膺受祖宗之貽燕昭格穹昊之貺臨有開昌期誕生元嗣庚伏

火見恊長夏撫育之辰王裕淵清稟璿源英秀之氣寔廟社無疆之福示本支有衍之符以奉二聖覆育之慈以係四海愛戴之望循放累朝之舊典咸推利物之深仁矧在多難敢忘敷慶宜覃曠蕩之澤式契寰宇之心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劫殺謀殺故殺鬬殺並爲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贓不赦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鬬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錄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應舊係籍及上書

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與比倫已推恩外可特賜謚劉韐能死節不爲敵用與追復銀青光祿大夫贈資政殿大學士許翰楊時晁說之並令乘遞馬發來赴行在吳幵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莫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秉哲梅州安置王時雍高州安置大器以求安涉巨川而思濟勤于邦以圖天下之逸儉于家以貧天下之豐懍乎負荷之難惕若繼承之重膺受祖宗之貽燕昭格穹昊之貺臨有開昌期誕生元嗣庚伏

ノ朝廷累降指揮檢舉叙復至今經隔年月尚未結絶宜
並給還元帶官職贈謚碑額等已經給還而未足者並依
元初指揮其未責降以前官職應得遺表或致仕恩澤者
亦令吏部刑部條具申尚書省取旨應靖康元年邊事後
來文武官因病陳乞致仕朝令不從所乞內有身亡之人
特許依條陳乞致仕恩澤及陳乞致仕緣道路不通不曾
被受致仕勅命者亦許所在州軍保明特與依條推恩應
士庶投獻章疏見委官看詳如有利害灼然可採令看詳
官先次保明申尚書省當議旌擢以為激勸勘會科舉之
弊至此極矣苟無變通則忠實異材之士何由而出可講

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著為近政乃令禮部疾速條畫
聞奏緣已降指揮建炎二年正月九日鎖院省試今來日
已逼近難以遷改可自後舉依此施行應諸路解發材武
人并錫慶院材武人昨有偶緣事故赴試不及之人窮鄉
遺材仰經禮部投狀勘驗名實當議特與別行收試具令
貼姓名申尚書省取旨推恩應將士實有戰功緣罪停棄
之人並特與原復仍令所在官司發赴行在當議量材選
用應諸路有材勇謀略之人衆所推伏或曾經戰陣得功
可以倚仗委本州具姓名保明辭發赴行在御營使司當
量材録用每州三人應諸路勤王人兵有曾收復州縣

立功之人仰四道都總管及經制使等同結罪詣實保
聞奏雖不曾立功曾到京城下或元帥府已結局者並
所轄人兵不曾逃散者候到本處仰本州具元發回及日
到人數元管押人職位姓名非元借官職保明聞奏當議
特與推恩應違回勤王人兵所帶器甲並於所到州縣先
次寄納如因在路遺失軍器趕趁隊伍不及逗留之人限
滿到一月經所在陳首並與免罪發遣歸元來去處依舊
收管仍給公路口券其因公路失於譏察致散漫劫掠良
民者可責委隨處統領等官將犯人便依軍法務要整肅
所過州縣並先具統制等官職位牒報候將來見得公路

不曾作過令元發處具統制統領等官職位姓名保明申
尚書省取旨推恩今日已後或失鈐束部轄亦當重行黜
責非太原真定等處州郡緣金人攻圍其官兵統制兵將
官等有能竭蹶鄰戰守遂致陷殁之人可疾速契勘推恩厚
撫家屬內忠義顯著者務加優異以為將士徇國用命之
勸近緣軍興應召募民兵義兵統領之人多是虜掠良民
強黠其面共肆劫奪念非本心理宜優恤近雖已有放散
歸農指揮竊慮統領之人拘留未放並仰經所在官司陳
訴給公據令各歸業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令州縣多出榜
曉諭訪聞非因金人收領及取過人口有逃遁回歸及

有父業逃避人性從被官兵人等不公平辨驗復為驅領隨行甚可矜憫仰限敕到十日內將人口放令逐便限滿不放並行軍法仍仰統制主將等常切覺察應昨因京城失守死節守禦戰殁文武官已降指揮令本壁親制官保明特與推恩訪聞官司多是非理沮難退遏行遣致死事之家不即霑恩可令所屬疾速施行如違當行人重行停降勘會近降赦恩軍人丁夫等逃亡及潰散官兵并百姓因金人所至失業嘯聚人已立限首身尚慮有出首未盡之人并令赦到日已前逃亡軍人等並限一月許令出首餘依已降指揮應諸班直諸軍親從親事官昨因京城失守

踰城逃遁雖累降指揮立限許令自新尚恐懼罪未敢出首限赦書到一月內許於所在州軍自陳仍仰逐州給在路口券牒送在京所屬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依舊收管如尚敢不首復罪如初及仰所屬月具已赴收管人數申樞密院應未招降強寇如頓挫出戰自效者限赦書到一月日內經所在州縣或統制等官出首具首領人數姓名職位聞奏當議推恩令隨統制官前去有能立到奇功當優與奏擢應緣金人并賊盜殘破州軍縣鎮逃避官吏等雖已降指揮立限許還職任竊慮限滿未及還歸之人可限今赦到半月內許歸舊任職役其被殺官仰本路提刑司

勘會詣實因依保明聞奏特與推恩應京城失守潰散使臣昨已降指揮立限赴部公參過限不赴若並特勒停如有似此未曾公參之人特與免罪許再限一月參部依條注擬如限滿不赴公參復罪如初應歿於王事之人累降指揮令所屬保明推恩官司循習殊不體國以詔旨為虛文致死事之家終不霑恩無激勸之義自今仰本家自陳未經保明者令所屬限三日保明已經保明到者限三日推恩如違人吏重行典憲仍令御史臺彈劾以聞應陝西逐路昨因夏賊侵犯去處有立功并亡失將士近緣道路不通未經保明推賞者仰帥司限五日開具實立功并亡失將士等保明聞奏當議推恩不管漏落應昨緣軍興遺棄器甲色人支借過官馬添實因戰鬬亡失與免備償併見差出許乘騎外其餘令回納者限一月於所在官司送納如出限隱藏不納許人告坐贓科罪應緣昨來軍興遺棄器甲頭刃之類並令所在官司拘收如及件以上令逐路憲司保明聞奏當議優與推恩或民間納及百件以上亦令憲司相度等第支賜百日外不肯納依私有法其拘收到名數並令如法編揀排柵內斷錄不堪者令憲司委官措置修整仍先具拘收修整到名數封樁處所申樞密院應國軍興前後民間勸借獻助錢物雖已委逐州長貳責限

格書填告命給還尚慮告
限外未經椎恩給告之人
文字當議依格書填給降勘
院曾造發過乾糧應副軍前
臘寺在外委轉運司保明實
度牒勘會近降赦恩昨緣金人
給竊慮經歷官司及倉庫不即
府陳訴根究重行斷遣應宗室
回歸者其已前積下應干請給
河東守臣親屬差往遂州幹辦
京或寄寓他郡闕人照管仍
支賜銀絹五十疋兩其幹辦
充敢勞效用因出戰陷歿
司多方存恤無令失所應出
切存撫無致少有失所應諸州
燒劫屋業之家特與放免今
止有婦人小兒貧乏不能自存
分法賑給施行仍多方招誘必
舍宅房廊寺觀如近經兵火焚
直竹木之類者於所屬給

官司拘截使用如違許人戶越訴勘會昨
口開封府差捉事使臣火下百姓逼脅致畏避
使臣火下等寂藏
住取養之人事同強掠可限一月許令犯人及本家人力
女便經官陳首與被收藏人並放令逐便限滿不首復罪
如初隣人并地分巡察使臣火下不覺舉或犯人罪三等
不知情又減三等仍仰留守司御史臺察行覺察應逃亡
罪人見今監錮父母妻男亦合收捉者除係係兇惡不原赦
賊人外餘並放令逐便應孤罪合備償并先以官錢代充
而犯人委已貧乏無可催理見監勒犯人并干繫人名下

均攤填納者並特與蠲放訪聞諸路州軍縣鎮酒務公庫
尋多將酒醋抑配與人戶又四迴往客旅僧道等爲害甚大
仰監司守臣常切覺察舉劾官吏重行黜責應陂湖塘濼
舊許人戶採取元無收立課利後因官司措置拘立課利
去處仰監司契勘委行罷免仍舊許民戶採取如見係屬
強占擾仰所屬州縣嚴行禁止仍委監司常切覺察訪聞
京師物價未平致饑寒孤獨不能自存之人艱食除開封
府見依法居養外竊慮所委官不切用心致惠澤不下仰
留守司更切檢察如法居養如錢物不足具合用數申留
守司支降應州縣合職田坊不問多係實無田土抑令人戶

納租課實爲撥撥擾自今仰提刑司勘會諸實常切覺察不得因前妄有撥擾應諸路漢蕃弓箭手合該承襲之人因差使出外及別緣事故有失陳乞致出遠日限者候赦書到日限百日經所屬自陳許令依條承襲近降赦文神霄宮罷舍屋雜物錢糧田產拘收具數申尚書省及已降指揮江寧府神霄宮元係保寧寺鎮江府元係龍遊寺泗州元係普照寺洪州元係上藍寺并舒州元係投子山寺院並先次給還其餘州軍內有元係古寺改建者令本州開具申尚書省勘建去處依故施行所有正殿聖像如元係佛像改塑即行改正若是朔望即迎赴慶觀勘會拘

收舍屋等並謂舊有者其後來因緣取降特旨并增置到者並令轉運司拘收應付省計及古寺係謂李唐以前古跡如泗州普照寺舒州投子山大名府大安寺之類仰州郡疾速遵依已降指揮施行無致遠矣應昨緣軍興諸官司支借過禁軍闕額封樁錢物及收租錢糓監省賣錢死馬肉賊錢不甚馬價錢權住撥還候邊事寧息日委提刑司具數申樞密院立限撥還行在百司已降指揮不以假故日遂供職訪聞東京官司多不入局竊慮士人民戶合有整會事理不無阻滯及勘會累有指揮應軍恩轉官及叙復磨勘擬注之類并已前積壓未了文字並令東京取

會上劒等其曹部官往往推沮不爲施行致使士民赴回道路良爲勞苦自今東京官司須管不分假故赴職檢詳累降指揮遵守行遣不管依前留滯如遠許士民赴行在陳訴當議重行責罰應朝廷寬恤事件務實惠及民如所爲不切奉行但爲虛文致民戶陳訴當議重寘典憲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委所在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者具名聞奏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於戲乘龍協時體黃離繼明之治夢熊占簒應蒼震一索之祥均布湛恩用飾多喜咨爾有衆咸悉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

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先是上登寶座赦書不曾該載河北河東兩路及四方州縣勤王之師至是得旨該載故於河北河東路及勤王之師指揮爲詳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重除本閣學士差知京兆府范致虛發来赴行在鄭驛除直秘閣差知同州六月十四日內降勑書一道勑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又安纍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國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禮比德堯舜百今辭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受

內禪海內欣戴日僕治庶而暮歲之間戎馬再侵墮虜燹
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阽危既盡取玉帛女子公私
財力爲之耗竭乃始劾遷二聖中宮洎皇族尊幼中外嫗
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第受命總師臣民推
戴迫以大義入繼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痛
心顧與天下忠臣義士共圖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部
命降見錢鈔叁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州郡又
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綢於大名府椿管川網河東
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皆上意也於是兩路
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屢人圜
守請郡者往往抽退六月某日三省同奉
聖旨汪伯彥除

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遵攻
破都城易姓改號劫遷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
割哉已命遣師以爲應援應兩路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
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
炎二年當議曠其勳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第加優
賞應稅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
量力應副爲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諸寧生靈休息
庶幾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有
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樞密
院同奉
聖旨河北西路河東路守臣各轉兩官有職名者

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
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
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
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等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
城將佐又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
命降見錢鈔叁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
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綢於大名府椿管川網河東
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皆上意也於是兩路
守請郡者往往抽退六月某日三省同奉
聖旨汪伯彥除
知樞密院事黃潛善薰門下侍郎戶部尚書張慤到行在
令日下供職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察章疏
論受僞命臣僚多已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交
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在
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六月某日三省
樞密院同奉
聖旨沿河置忽察使自河陽抵滄凡六處
各有地分以爲斥候進呈呂頤浩察章疏論靖康末折彥質爲
宣撫副使迎入川陝錢蓋亦制置使
總兵防河迎至江南不戀以則後執肯任責者有旨彥質
洛職降官分司高亢編管海外

川軍會南康軍奏高尤寓其境上欲謀變知軍李定通判
韓璹以便宜誅之而待罪俞謂其擅殺為非是臣奏曰淵
聖委高尤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
百自潁昌擊家趨江南泝路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
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
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
賞上以臣言為然乃命名轉一官以賞之是時開封尹王
襄罷大名尹徐處仁罷東京及北京留守關官有旨宗澤
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京留守杜充除待制知大
名府兼北京留守以劉錫知滄州又命錢盖復官依舊為

陝西經制使初盖在靖康間掌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於朝
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為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
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為藩臣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
素為國人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盖
為使齎告賜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因調發五路軍馬以
赴行在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一曰募兵二
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募兵劄子大略謂國家
以兵為重方熙豐之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
間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
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關濆散逃亡者又不

知其幾何今行在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為今
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
所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開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
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倒物以招募之新其軍
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
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
衛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略謂金人專以
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
突宜乎潰敗盖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
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馬給地牧馬有名而
無實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
犯關河北京畿馬畜為之一空後破都城者下令括馬而
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匹今行在騎兵不多獨陝西
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
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
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擾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此
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略謂國家罹艱難
京師帑藏悉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動王之師財
用為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支
破州郡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財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

橫賦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斗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況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務也上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以聞次日將上得旨於陝西河北路募兵各三萬人京東西路募兵各二萬人合為十萬許召募白身及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或招收潰散兵卒中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邊九十軍每號四軍二千五百人例

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即自朝廷應副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召募每募及一軍就本路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管押赴行在聽候差使又命買馬分為三等格尺以定價值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值每及百疋差官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降詔曉諭州縣勸誘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賞之入財多

減上供錢蔡使之養安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急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於此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得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荊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束次要郡帶安馬都監皆以武臣為

副總管路分爲副總管鈐轄爲副都監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并置寨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遠募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期緒者當優議推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除河北西路招撫使令閣門引見上殿之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劄子乞增置弓手人數每縣置武尉一員及河北

路置巡社差官總領得旨從之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遠限不施行者必罰受路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逗遛者斬因而盜賊者誅其家爲九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勅榜揭于通衢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王孌除河東路經制使通直郎溫州觀察司樞密都承旨王孌除河東路經制副使皆令閤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統制官張俊將帶所部軍馬捉殺陳州叛兵杜用都巡檢使

以敵破其衆三萬人黎驛魚臺賊皆七八千人討捕掌盡王淵劉光世以功並建節餘人等第進秩於是湖北群盜閻瑾党忠薛廣祝靖等皆赴行在丁順楊進等皆河北巨盜赴招撫司自效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宗澤納款京東西與淮南州縣漸得休息

建炎時政記下　起建炎元年七月一日止八月十八日

七月一日臣與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六略謂國家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往往承平之久城池煙櫓頗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

以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以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
命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
能葺治備具者旌賞以勸得旨依奏應州郡欲修城池者
申朝廷給降柯部應副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張慤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戶部財用王綯除給
事中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周望傅雱借太
常少卿奉使二廣酋軍前通問二聖起居上命臣擬撰表
本具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曰臣某言神京不守坐失
金湯天施啓行越在草莽九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
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

穆清宅心昭曠法堯舜之遜禪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
之歡永享四海之養鄰邦犯順戈戟暗於中原帝座移居
鑾輿幸於朔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帥權莫陪
聲御迫羣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徇羣情
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睠師徒冀宗
社之可保撫寧方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
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
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甘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曰
臣某言戎馬荐興環日畿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艱
鼇寺監以繁簡祖燕學宮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

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以司錄依舊為節度觀察
公事曹掾官依舊為節度觀察軍縣萬戶以上置
錄事司戶司理司法參軍縣萬戶以上置丞簿萬戶不
置罷吏員三分之一堂吏依祖宗法轉官止朝請大夫初
除乞出官止為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
制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官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
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候事定日取旨七月某日三省
同奉聖旨王圭除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登彥除河北
西路轉運司應副財用就五路經畧司盡一陳乞降指揮陝
東帶賜亮章服遣行河東路經畧司西兵舊弓箭手將家子
第中募兵二萬人并朝廷所付六萬人通成三萬人就陝府

置司與金人河中府解州對壘一面遣人結約河東山寨
豪傑民兵收復州縣候兵集日再
月某日臣同執政官進呈東京留
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既僭竊位
果實為敵邦昌亦享答之遂以是
邦昌欲退歸府第因其姊入禁中
出邦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內東
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
用乘輿服御及陳氏事上宣
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有
宣示臣諭臣等曰遵君太上皇帝自燕山府窘遣使臣曹
勛齎來背心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羣
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
宗廟以示萬世有旨從之七月某日借遵直龍圖閣
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上殿面
以京畿兵三千為衛於大名府置司一面遣官於河北西
路告諭招撫山寨首領民兵就緒日度河先復濬衛懷
州眞定府次解中山府等處乃以兵民紹地養之如陝
西五路弓箭手法仍乞給錢一萬以為半年之費得旨從
之七月某日京師龍德等宮火遂到諸色寶器等上命碎

寫妻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近降指揮諸路州
鄉備葺城池歸治器械招募軍兵
積聚糧草增添弓手團
結民社措置鄉傳緝捕盜賊建置
帥府要郡推行軍政皆
係急切事務訪聞州郡玩習因循
殊不留意仰自今旬具
施行次第申尚書省樞密院弛慢
不職官吏許監司劾奏
以聞常切准備朝廷遣使被
祭誅賞七月十四日臣同執
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上曰朝廷近
日外則經營措置河北
河東兩路以為藩籬甚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
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
安上宣諭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朕

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
金賊可戰臣再拜曰陛下英知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從
之太宗不是過也中外未知
所請七月十五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
下又安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
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情
其詐謀終墮賊計盡取子女玉帛遠遵二聖鑾輿六宮咸
屬悉擁以行夷狄之禍豈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
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潛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
款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火之餘民物如故朕

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以為懷是用權
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
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師以樓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
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康王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
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
姓請命于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強歸宅故都
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心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
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
士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憂疑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七
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元祐太后以避家諱改

稱陸祐太后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為迎奉陸祐太后提
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司封員外郎
楊邁泌路州縣預行計置糧草濟渡船艦七月十七日臣
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巡幸之策開中為上裹
鄧次之建康為下今蹤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以係天
下之心夫襄鄧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
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
淳厚此誠天設以待臨幸願為
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
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

時措畧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運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七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戶部侍郎黃潛摩為巡幸提舉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陳兗幹辦頓遞行宮一行官吏將佐軍兵安治去處虞部員外郎李傳幹辦相視橋道渡船并椿辦糧草發運使李祐為隨軍轉運使七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兵部郎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員候巡幸有日限三日計置合用舟船車乘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擾合用人夫就太廟親事官揀撰令殿前司差撥禁軍三百人防護仍委內侍官員先同共都大主管其合行事件並仰條具申尚書省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內降御札募兵攻剌新軍有害軍政臣奏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攻剌者祇謂潰散西北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攻剌因以中書省元批旨進呈得旨依元降指揮施行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買馬每州可祇令買百疋東南州軍不產馬處並免所有勸民出財取國稚賞指揮更不施行上意恐致擾擾故也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耀為係淵聖皇帝已會責降特免散官安置責授單州少監分司南京鴻州居住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錢伯言除史部侍郎餘次山除吏部郎官尹東珣除金部郎官周格改差兩浙路提刑黃惇書除兩浙路轉運副使劉蒙除江東路轉運使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事論及君子小人不可不辨上宣諭曰君子小人不難知但考其素行則知之臣奏曰陛下誠得知人之要中興之業不難致天下幸甚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董耘除兵部尚書晁說之除待制分義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謇好發言之為士者何其同安榮多事之際不揆地不苟免相與同患難故人之好我至於示我周行王事靡監至於不遑啓處而鹿鳴四牡之詩作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剌祿以富之於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能無愧於古人日者二聖播遷宗社幾至於顛覆而伏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羣材興協濟修政事攄戎狄以奉迎鑾輿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東南為請召用則必以疾病為辭泣激以自便者相望于道途避危而去官者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俟告下挈家而逋遯夫禮義廉恥所以訓告者未

至歎將士大夫狃於故習而未能遽革歎已詔甚失節者實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萬乘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各恭乃職一乃心勤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匹休於陰古敢有弗迪尚踣前愆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八月一日臣同執政官進呈御史臺鞫治陳沖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已上宜諭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得旨余大均陳沖洪芻情犯深重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沙門島永不放還張卿材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彝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授龍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恩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置八月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進呈劄子大略謂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船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名姓平時許其自便有故則斜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諸路招置水軍以楼船淩波爲號差御營司幹辦官楊觀復齎聖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點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八月三日內降白麻楊惟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八月三日省同奉聖旨右司諫潘良貴除工部員外郎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犖除東京副留守八月五日內降白麻除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仍有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僕射兼中書侍郎八月六日得旨御營副使按閱軍馬八月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北西路轉運副使知大名府張益謙奏狀言招撫司搔擾不當置司北京及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司臣奏曰張所晝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合具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集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晝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拘礙守兵具合用器甲數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八月某日三省同

奉聖旨許翰除尚書右丞差內侍押赴都堂治事八月十
日三省同奉聖旨范訥罷校官節度使與承宣使淄州
居住以言者論其爲宣撫使又留守東京不職故也八月
十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東路經制使司奏狀元
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於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馬齊
集日渡河續奉聖旨令聽宗澤節制於陽武渡河伏乞明
降指揮以憑遵守臣奏曰河東經制司所得兵不多自陽
武渡河濳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便爲生界難得粮餉
萬一潰散即朝廷別未有一項軍馬可以措置河東不若
令依元降畫一指揮且於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爲便

黃潛善謂迓遏不進致失機會臣奏曰河東經制司受命
啓行纔方數日猶尚在京師恐難謂之遏遏今日事勢未
見機會可乘不若盡將帥之慮乃可責以成效用其言而
績用弗成朝廷自有典憲議久不決八月十四日內降御
批傅亮兵步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八月十
五日臣以疾不任事上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除在外宮
觀差遣八月十六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都堂治事上第
二表劄八月十七日蒙恩差內侍宣押赴內殿奏事上第
三表劄八月十八日內降麻制除臣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杭州洞霄宮當日罷任

奏議附錄卷之三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四

擬撰表本建炎元年七月得旨撰擬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見時政記

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見時政記

靖康擬詔書八首內二首缺

撫諭河北詔闕

獎諭徐處仁詔書闕有進呈劄子并擬見正錄第七卷

起防秋兵詔時房騎出境開兵指深入之策置而不問公夙憂之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於上前請命大將統天下起兵防秋萬一邊警令翰以論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

朕初嗣丕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群敢肆陵侮侵犯邊境違
于都畿賴宗廟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
捍禦而倉卒之間輔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斥
去姦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屯聚賊騎遁逃朔部無虞興
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所懲秋高馬肥虜復侵軼
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隘蕩攘群醜則何以振慴狂
虜詹張國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
司各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
甲儲蓄芻粮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戰之間而再動師
旅良非獲已兵擾大憤益惟其時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募民出財詔特降詔獎諭路起防秋兵吸者悉
廷等第推恩以激勸之庶幾
可濟上命草詔以諭中外
朕嗣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綏撫四海惠養元元以為
無窮之計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
國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今積弊之後雖朕痛自
刻勵罔敢汰侈罷斥浮冗粗給經費其於師旅之用誠未
有以贍之也昔漢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今朕上
為宗廟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為億兆蒼生之衆
將以圖休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應天下
士民上户有能推其財穀糶餘以佐軍興者州縣聽其自
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別項儲蓄專以為募兵養士之費
具數申擘密院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為忠義之勸
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戒諭姚古詔書姚古為河東路制置使久駐師
勅姚古太原為河東根本右控関陝左通朔部在三鎮尤
為重地金賊攻圍殆百餘日兵疲粮乏勢危力殫羽書日
聞夙夜憂念以鄉素著忠勇為時名臣故命統帥諸將進
兵應接近雖已復隆德威勝前抵南北關尚未聞喻團殆
越徐溝以造太原之下致使賊馬猖獗侵掠汾晋其何以
解朕西顧之憂詔到其率勵士卒戮力用命破堅却敵解
太原以復忻代高爵厚禄朕何愛焉故兹敷諭想宜知悉
賜夏國主詔書賜金人仇關夏人亦起兵以襲西
夏國主解
其意以撫慰之
詔夏國主以金人仇關進夏人撤書上命草詔以諭中外
詔夏國主朕居春宮十有餘載弗敢怠逸四方所聞道君
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萬機之繁爰議內禪朕辭不獲命
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建構之隆上皇付託之重夙夜兢惕
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郭藥師背叛之故陷沒燕山敝
擾邊境達于都畿肆為貪殘劫質以往永念鄉昇翰之奮
信誓皎然義當戮力同濟艱難以敵王旅而陝西奏報乃
言鄉國點集重兵五路深入攻陷城堡殺傷吾民朕惟鄉
明允篤誠世濟忠孝主于西陲藩昇帝室多歷年所英聲
流聞今至于茲殆朕德弗類詢政之初未能綏撫之所致
也西顧悵然良自傷悼及得廓延路帥臣章疏繳到鄉國
徼書公牒省覽再三乃知鄉興兵起於誤聽檄書初言中國
失德教事皆叢脞大臣誤國上皇已降詔書深自悔悼今
朕克已求治以儉先天下凡淫巧奢靡之具一切昇去蠹
國害民之臣咸已竄誅前日之事所不復論中言賀正人
使之歸所見京城整齊兵甲修治樓櫓疑有姦臣變亂此
乃隄防金人之故豈有他乎終言與本朝信誓之久義須

救援以此知鄉忠義有素誤聽致此初無他心至於過差之辭朕初不之罪也公牒言國書之寶與舊不同此乃有司用寶差誤已重寘責凡事細故朕既釋然鄉亦宜亮夫金人以蕞爾海隅之國背天逆神滅絕契丹遂陵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鄉哉孤軍深入理當勠力朕以皇弟肅王在其軍中弟命將士驅逐出境遄城晏然前遣康隨鄭惟康道意必亮此誠詔到鄉宜釋去疑慮撫諭將士抽迴甲兵修好如故高爵厚賜朕何愛焉今遣武功大夫王祐武功郎馬持告諭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夏熱鄉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大金國書　擬表詔附卷之四　四

靖康元年五月姪大宋皇帝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菲德之居東宮十有餘年矣顒者道君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煩遂議內禪肆及眇躬受大寶惟懷永圖額修鄰好而兵革擾攘未遑致問其為懷企何可勝陳言念往日遣使海上通兩國之歡信誓昭然金帛之輸未嘗有闕誠謂世守兹盟無有渝貳而皇子郎君乃捃拾細故敗棄舊約因叛將藥師以兵內嚮屢劉逵壓深入蠭向乘中國之不備遂肆憑陵誠非所望於善鄰也城下之盟蓋緣輔臣怯懦失計重鎮寶貨一切惟命皆出要盟神所不臨豈復可用而況師渡河劫質肅王已復渝約勤王之師百萬集于城下將士憤怒咸欲邀擊徒以肅王在軍之故深戒用兵使得全師以歸而皇子郎君肆為證暴暑戮良民係累婦女焚蕩室廬不可勝計緣是之故三鎮之民皆出死力為國堅守雖朝廷號令有所不從此乃軍前失信之所致也重念頃者道君太上皇帝與大金皇帝歡盟相得之厚既滅大遼分燕山之故境以歸中國累年于兹中國未嘗得粒粟尺帛之助而漕運之勞金幣之費不可勝計今燕山陷沒既渝前約又欲併取三鎮之地使弊邑無以為屏翰是豈大金皇帝之旨哉且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坐受木劄宰臣親王之拜敗盟爽約妄起兵端黷貨無厭求取不已有一于此豈人臣之所當為哉弊邑無辜橫遭虐孥以大金皇帝之聰睿仁慈寧不諒此遠恃英明敢以實告前日非德皇子郎君割地求賂實有要索弊邑不校悉皆聽從彼此非誠人情不遠誰不知之欲尋往日之盟以結兩國之好使兵革不用生靈休息莫如度其所可行者重結盟誓以信守之昔我烈祖貞宗皇帝與大遼盟于寧淵百有餘年未嘗少有變故天祚失德不可振起乃至于亡邦三鎮安于弊邑各得其所

亦稽疆信使交通歲幣修好傳之永世為子孫無疆之休
顧不韙歟謹遣使人往布誠悃儻或見允願示佳音所有
黏罕國相軍馬見在河東亦冀召還以篤和好有少禮物
具如別録中夏炎蒸遠祈保愛

與高麗王詔書　金人退師朝廷遣使臣候章等至高麗國上命草詔與之

詔高麗國王朕居春宮十有餘載雖德不類罔敢怠逸亦
惟四方所聞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於萬機之煩委
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基構之隆上皇
付託之重夙夜驚惕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鄰藥師背
叛之故陷沒燕山敝擾邊境達于都畿方朕即政之初遣
此震驚以故未及與王相聞朕惟王世濟忠孝膺受顯冊
奄有三韓之膺久受國恩肆我烈祖神宗皇帝
遣使修聘禮意備至情同骨肉義則君臣以至于我道君
太上皇帝頻年遣使錫賚不貲待遇加等朕惟中國與王
遠隔遼海壯斷土絕而恩禮如此豈有他哉亦惟藩衛中
國庶幾艱難有以敵愾寇者金人乘我不備與叛人偕來
深入內地王國與之為鄰相望無數百里之遠而不能蕩
其巢穴以報中國豈累朝待遇殊絕之意邪彼金人者固
嘗臣屬於王以菉爾海隅之醜背天逆神絕戚契丹遂陵
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王哉孤軍深入理當勦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五
建炎褒詔
勅勝詔
戒諭武臣詔
撫諭河北河東詔
勅勝捐官詔
戒勵士風詔
已上奉旨俱見時政記不復重出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六
詔附卷之五
宰相除三少
極選中曰紫微之垣英親於輔相斗載六曰文昌之府實本於政機眷予忠蓋之臣茂膺考爽之典誕宣綸册敷告明庭具官某直諒而粹夷温恭而博達學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材足以庇邦采而熙天功頊被眷知擢陪機務履一德而不爽告辰猷而允臧民爾瞻宜輔台德翼茲袞職之闕延登揆路之華進秉鈞衡正位槐鼎朕方憲天以臨八極體道以照百官仰賛三光之明俯遂萬物之理資
擬制附卷之六
爾焚謂之助成予化育之功湍堯篆車陟崇資於亞保金印紫綬膺峻任於元台申衍爰田倍敦真食式昭物采併示寵光於戩帝舜選於叢而舉陶實惟股肱元首之一體商宗審厥象而得傅說有若酒醴和羹之事必賴非常之才建無窮之基則有無窮之聞往佑乃辭永孚于休可特授少保太宰
宰相除三公
代天理物夙隆授路之勳論道經邦宜補袞職之闕眷予碩輔為國蓋臣泰山嵓嵓巖久副萬邦之望赤烏几几往登三事之崇播告路朝誕敷顯册具官某裕和而肅乂博寔

茂壯猷

彰信軍承宣使除武寧軍節度使

推轂授師揔將權於閫外料敵應變制勝命於掌中參稽勳烈之崇宜懋褒嘉之典我有明命揚于天廷具官某沈鷙好謀直剛不撓少有四方之志出逢千載之辰暢漠北之威名厲山西之勁氣歎詩說禮有古將帥之風懷德畏威得吾士卒之用入宣勞於宿衛出著效於干城疇咨鎮撫之材爰付邊陲之寄頼爾經畧舒予顧愛而能曰勢乘機運籌制勝被堅執銳親冒矢石之間斬將搴旗躬致馘俘之獻日百里以開國月三捷而奏功大震天聲永清朔

王佐之宏材頃被明揚擢司幾務謀王體而斷國論備著歎為亮邦采而熙天工展盡底蘊中辭政柄之劇退郎燕私之安大燕高牙備多儀於上將貢祠閒館領屬便於殊庭日造治朝參陪講席閱時滋久登闈彌休惟尊道樂義之無窮豈崇德報功之敢後陞華亞傳易鎮雄藩鼎鉉公槐衍食戶租數抵峻視叢廊之秩路車裔錢益隆方面之加井賦併昭物采式示寵光於戲文武兼資告用作周邦之憑佳綏福履毋煩訓辭

知樞密院除節度使謝表觀德

右府本兵久策勲於宥密嚮西垂授鉞宜鈐命於蕃宣蓂惟心膂之良克任爪牙之寄誕揚綸綍敷告縉紳延具官蓂惇厚而直方裕和而謹恪茂聲華踐揚要近擢由政轄進摠樞庭告在歙而具瞻秉一德而不爽運籌帷幄折衝樽俎之間制勝邊鄙行師枕席之上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而奏功獨任指蹤坐收成効方倚壯猷之略遽陳均逸之辭章屢却而復来誠有加而無已疇其勲烈付以節旄大纛嵩牙備多儀於上將之威儀申衔户租敷陪井賦式昭物采併示寵光於祠閎館領膚使於殊庭雖襲郎於燕私初不離於王室敷陪并賦併示寵光於戲勗相我家朕敢忘於舊徳承弼歷

辟爾無遂於返心往綏壽社之多式副眷懷之渥

殿帥

漢置期門羽林之軍以夾輔宮省唐開折衝果毅之府以鎮衛京師惟我本朝若稽前代宿重兵於輦轂列屯戍於邦畿所以敉寧察區拱翊宸極俾統貔貅之旅必資心膂之良爰擇剛辰誕敷顯命具官某直方而不撓勇鷙而好謀擐玉帳之威名稟金行之勁氣博詩說禮有古賢將之遺風慷徳畏威得吾士卒之樂用自共武服屢奏膚功折馘執俘敵愾厥猷嚴鼓鼙則忘將帥之臣朕政忘於録用召自邊圍付以開

蒞惇大而直方剛明而肅義識洞幾微之表材兼文武之全蚤踐要途遂參機務謀王體而斷國論肩輔弼之一心帶輕裘蓋折衝於樽俎惇詩說禮宜專意於韜鈐訓脩鋭旅之師建築金湯之澹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以奏功奮揚天聲震疊夷落疇其勲績宜有褒陞是用辭秘閣之華資付樞旄之重寄高牙大纛備上將之多儀渠門赤旆壯元戎之異數敦陪井賦衍食户租以隆閫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於戲有奔奏徼侮陳方經於衔枚無智名勇功爾宜務於特勝益勵敵為之壯以綏福履之豐祗服茂恩

吏部尚書兼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柱國除鄭度使

入踐中臺之職實首六鄉出分外閫之權盡護諸將惟倚任之不異豈恩恒之或殊眷予心膂之臣克備爪牙之寄誕敷顯命播告伯朝具言某挺高明之資蘊渾厚之量文章典雅久居言語侍從之班問學深醇雅有獻納論思之益頃由人望擢長天官銓衡有方風績彌邵維藩垣之重任資文武之全材輟自近臣委以方面顧邊圉之方棘豈頗牧之可留推轂授師克壯元戎之勢擁麾乘塞式寬西顧之憂宣國威靈賴爾經略即行膚功之奏公嚴武服之

共申衔戶租敦陪井賦式昭物采併示寵光於戲郤縠之將中軍是為說禮悼詩之帥亞夫之屯細柳詎同棘門灞上之師惟恩信足以得士卒之心惟威懷足以制羌戎之命往服朕訓永觀厥成

彰化軍節度使鄭度使慰河路經略安撫使除檢校少保

雄威軍節度使

擁齊旄而乘塞克隆元帥之勳易邊鎮以旌能仍峻貳公之秩眷時宿將茂舉徽章播告略朝亶半師聽具官某剛毅不撓沈鷙有謀擅虎帳之威名稟余行之勁氣夙備爪牙之任出宣屏翰之風建安定之節旄盡護諸將當臨北

之方面統御列城賴爾撫綏之績偉折衝運籌惟陲之中玩意掌股之上宣明威信叛則討而服則懷訓齊甲兵戰必勝而攻必取褒致誠俾之獻日增壘堞之修聲名隱然勳績茂矣宜換秦川之節俾參亞保之聯豹尾鷺旂備威儀焉大將蓼車綍晃視服命於三孤申錫美田敦陪真食併二小能光之寵益崇帥閫之權於戲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服敢忘於丕績執干戈以嚴社稷之衛爾無替於前勞益懋於壯猷以來終譽

鄭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檢校少保移鎮充鄜延路經略安撫使

提七萃之旅入則祇衛於皇除建六纛之威出則臨於邊徼克備爪牙之寄聿資心膂之臣視秩台司增崇帥閫我有明命揚于大廷具官某儒墨淵源經資果毅器宏廣勇韜備歷戎行深干城禦侮之材著新將家嫡之績暐其勳烈付以鄜庳擢帥敷廬肅重於鈞陳忠義自將慎密不出得吾士卒之樂用有古將帥之遺風矗彼夏戎干我王略顧邊圉之方棘豈煩牧之可留勉為朕行用錫爾祉績高秋之重地坐制黠羌易安定之雄藩盡護諸將禦寒綸冕祇服命於三孤齋鉞堰戈備戰於元帥敷陪井賦申衔戶租體貌之私盡壯

垣之勢於戲中西域而立基以討先零營平上金城之略良將之策不戰而屈人徃吞
觀文殿學士除節度使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擁齊旄於外閫式陰將帥之權分符竹於留都克壯藩垣之勢眷予舊德為世宗臣方崇保釐之功宜茂褒崇之典誕敷渙號播告治朝具官某博靜而剛方温恭而博達富淵源之碩學藴經綸之偉材奮陪鼎鈞實亮邦采發一德而不爽告辰猷而具臧中外間戰務之繁祈郎無休之逸冠隆名於秘殷領膏使於珠庭遽閱歲時休有譽颺顧陪京之關守非元老而曷居勉茂心朕行用錫爾祉元戎峻秩建南國之節旄全規雄藩付北門之莞鑰宣威稜於六纛德鄭制於列城阜成兆民盡蠲疾諸特賴爾鎮撫紓予顧憂敦陪邑戶之多併示寵光之盛於戲申伯之聞四國是憩藩宣吉甫之憲萬邦攸資文武固封圻以衛王室守典常以承天休往既厥心無替朕命

咸里承宣使除節度使

爵禄以馭富貴實為八柄之先藩屏以建親賢蓋本九經之重眷惟咸畹之懿茂舉封之華播告大廷亶孚降德

具官某秉心淵塞毓德粹和承世胄之華而無貴驕之習惟明哲可以保身詩禮之訓而有儒雅之風委被潛知浸階華近屬

皇伯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除郡王
國家之建同姓以廣親親之恩漢室之王諸侯以隆貴貴之義若古有訓越予不忘載惟伯父之賢宜舉彝章之峻式洎敎旦敷告明廷具官某資識純明器量宏遠允出神明之胄為時宗室之英東平好賢雅善忠孝之譽河間博古雍容禮樂之文襲稽立愛之經茂舉建侯之典高牙大纛式彰帥閫之雄華衮命圭薰視台鼒之貴戩時滋久問望彌休夙夜惟寅以日趍於朝請溫恭有恪克顯相於烝嘗畴其賢勞宜有褒陟是用契龜而協吉按圖以定名表以王爵之崇胙以茅土之重大啓爾宇錫之山川時庸展親分厥資玉以益本支之固以增犇翰之強於戲篤親愛之恩朕豈私於好爵持高滿之戒爾宜保於令名茂對龍光佚綏壽社

皇子封節度使國公
朕握符御極仰承列聖之休荷天降康申錫多男之慶眷嗣賢之挺秀稽彝憲以疏封爰擇剛辰誕敷渙號皇弟幾子天材毓粹帝武發祥函岐嶷之英資稟中和之淑氣文華日就聰智夙成甫臨弱齡之期茂舉建侯之典胙以樂土錫南國之山川授以全師畀中軍之徒御封建厥福眷皇乃家亦寓捄圭備上公之典冊路車鴈鉞兼大將之威儀衍食戶租敷階井賦以崇廟社之祉以篤邦家之光於戲周建親賢式固維城之義漢封子弟益隆磐石之宗惟作德罔不在初肆享國多歷年所往綏壽嘏茂對龍光

皇子除檢校少保節度使郡王
朝廷尊賢式昭貴貴之儀父子主恩必厚親親之典眷時賢嗣夙挺天材其毓茅土之封以篤邦家之慶銘宣典冊敷告綸綅皇子具官某雅量淵澄英姿玉粹鍾五行之秀氣備四序之純和聰智夙成溫文自得襄楷立愛之義茂舉建侯之華袞命圭藁視台鼒之貴戩時滋久問望彌休夙夜惟寅以日趍於朝請溫恭有恪克顯相於烝嘗畴其賢勞宜有褒陟是用契龜而協吉按圖以定名表以王爵之崇胙以茅土之重大啓爾宇錫之山川時庸展親分厥資玉以益本支之固以增犇翰之強於戲篤親愛之恩朕豈私於好爵持高滿之戒爾宜保於令名茂對龍光佚綏壽社

崇是用按圖以定名祓龜而協吉卷授樂國易鎮椎藩言其旂錫中軍之徒御大啓爾宇胙南土之山川越陪邑之多羞畀國租之實併彰異數式慰蓼懷於戲保佑自並朕本支之茂封建厥福聿崇廟社之休惟忠孝可以君親之恩惟恭儉可以長篤貴之守往服朕命益介壽

皇子除太傅兩鎮節度使封韓王
天保祐錫爰蕃昌眷時次嗣之賢夙挺天材之秀異玉將行就邸之儀胙土茅宜錫疏封之典誕敷渙
明建皇子具官某德度粹溫性姿莊重氣稟中和

一岐出之英流麥宗藩發祥帝室楷立愛之前訓
舊章有驚其旂任惣元戎之貴載觀斯衮秩視
示尊德樂義而倚就傳之規說禮敦詩而懋通經
紫宮而開第歷吉日以奠居考于典常宜有褒寵
天衢而協卜按圖而定名表為真王奄授樂國車旗
恭兩鎮之節旄山川附庸撫十斤之民社敦陪井賦
广祖以降宗廟之休以壯藩垣之勢於戲朝廷尊尚
貴貴之文父子主恩虎篤親親之義惟恭儉可以長
之守惟忠孝可以盡臣子之心茂對龍光益綏壽嘏
皇姪節度使除郡王

孫以馭富貴允為人
重春府猶子之懿錫以芦茅之榮消選剛辰誕敷顯册
姪具官基性姿端亮識度粹夷胄出神明初靡貴驕之
日訓道詩禮雅有致恩之文裘貂立愛之經茂著維城之
初建元戎之旄鉞視三公之服章夙夜惟寅會同見齊於
之邑温恭有恪孟嘗備顧相之誠賢儀浸明師論參謀嚮
其聞望宜有寵褒是用投圭而定名契龜而協吉啓真七
宇蹏以王封敦陪井賦之多衍丹國組之實增重翰垣之
勢盈宋宗祐之休於戲揅威福之權仗恩不廢於公義長
當貴之守居寵當思於履危危往紘壽祉

詔十三首

誡諭士大夫敦尚名節詔

朕嗣守基圖託于士民之上夙興夜寐罔敢怠遑思所以
陽回治功陶成風化者實賴士大夫砥節礪行作民孚先
以善天下之俗今則不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無宿道向
化之志有締交死黨之心矣音茲正也不垢頑頓而廉耻之風
衰肩没輕佻而忠厚之行愈方其平居高論闕議真若可
信一旦遇利害僅如毛髮遷失所守責其立朝可觀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難矣名節若此朕何望焉豈朕所以帥之

者未至歟將狃于流俗而未易遷革歟昔先王之盛時在
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而風化之所行至於中林之兎
罝莫不好德漢上之游女無思犯禮何其盛哉朕甚慕之
士大夫其思所以革心易慮稱朕意者務惇實而去浮華
止奔競而崇靜退庶廉耻之風忠厚之行藹然著明足以
鼓動當世則脩祿之加何吝之有詩不云乎鶴鳴在陰其子和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易不云乎勤其或不俊邦有常刑
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可不勉歟其或不悛朕不啻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三省密院修舉熙豐政事詔

朕惟神宗皇帝考道擾德制法作慝新美百度允釐庶工若昔大猷肇造三省樞密院凡天下之政悉分統之曰中書省根本機務實專數奏除授之任曰門下省出納命令實掌論駁省讀之職曰尚書省奉行政事所以總治曰樞密院典司樞要所以本兵由中以制外端本以御末網紀法度燦然畢陳是以熙豐之治格于上下與古匹休何其盛哉朕纂承駿惠先烈繼志述事罔敢怠遑熙豐之所施設而已然者遵制揚功而率由之熙豐之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制禮作樂興事就功以大有為於當世法完令具布在方冊施於四方實賴三省樞密院

臣僚維持緝熙各揚厥職修舉政事以紹隆神考之丕績惟爾六七大臣其尚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可否相濟于未然之前號令必行於已出之後夙夜匪懈勤勞王家永孚于休同底于道則予一人膺受多福尔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百官毋得越職犯分詔

朕惟先王設官分職以法為分小大詳略各有等差猶之耳目股肱相待以成體罔或侵越故能總衆職修庶政而天下治惟我神考若昔大猷肇新官制內之省臺寺監外之監司郡縣之吏允釐厥職纖悉完具布在方冊炳若丹

誡諭省臺寺監修舉職事詔

昔我神考若稽大猷董正治官允釐邦采省臺寺監各有攸司本末維持大小承式綱紀號令百度鼎新肆熙豐之治格于上下雖三代之隆無以加也朕纂紹丕圖祗遹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為治思所以繼志述事以昭先帝之休德者顧官制布在方冊炳如丹青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屢降詔書具宣德意庶幾卿士大夫修舉職事振起治功以追熙豐之盛而比日以來省臺寺監安習因循偷惰苟簡有豐祿嘗秘之志無宏守法奉公之心慢令瘝官玩歲愒日尚書政事之本動多稽違御史風憲之

悟不糾察寺監失職百官廢弛夫省臺寺監所以推行朕之法令奉朝廷而倡郡縣者也曠慢若此朕何望焉豈朕所以率之者未至歟特告敕不足以感爭必待刑戮加焉而後革歟書不云乎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卿士大夫其思所以克勤勵志宿道向方以顯白功業考務稱朕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誡諭監司按察州縣詔

朕祗紹丕基撫有方夏勵精求治興事就功皆以利安元元為本深懼州縣之吏不能承流宣化達于吾民建置監司分道按察或總漕計或司詳刑或掌常平之政或專學校之法職雖不同而所以按察州縣其任一也方其出使朕親御便殿以臨遣之及其還歸復使進對以盡諮謀度詢之義視遇之禮亦已重矣庶幾德意志慮得以下達而吏之臧否民之利病不壅於上聞內自畿甸外薄嶺海萬里之遠風流而令行德洋而恩晉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以底太平之盛而監司未有卓然修舉職事稱朕意者其故何耶今州縣之間貪吏依勢以侵漁姦吏舞文而巧詆無宿道向方之志有背公營私之心法完令具布在方用而吏惰弗虔荒失詔命使元元之民不被其澤良法美意殆為虛文而監司曾莫之恤惟以簿書期會為急務蔑視

士君撫細故以塞責而疆禦權勢之吏贓汙貪籍悟不誅何夫監司朕所以寄耳目之任也失職若此朕何望焉其自今以往各揚厥職按察所部凡姦貪情慢之吏瞞職失守遠法害民徇流俗而無事上之心者悉以名聞嘗議寘黜以為群吏之戒其或附下庇姦畏長避不舉得於訪聞罪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士大夫朋黨詔

朕惟唐虞之世皐陶稷契之臣都俞吁咈於廟堂之上更相稱譽而無比周之操百僚師師盡其智能以效官職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後世想望而不可跂及朕甚慕之肆朕

纂紹丕圖厪心以治陟降厥土法天地之無私庶幾振起治功同底于道而執政大臣不能體朕之意有所薦引認為已功士大夫不明於事君之義者因亦從而歸之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人無賢否進非其門則極力以排事無是非建非其意則騰口而議茲風不息浸成朋黨豈社稷之福哉已甫其九者投之遠方置之散地以為讒說殄行褒善貶惡師者之戒其自今以往大臣毋以薦引人材衒鬻而市私恩小臣毋以因其薦引阿附而忘公義靖共尔位壞植散群以聽予一人之作猷其或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帥臣修飭邊備詔

朕撫有方夏被宇萬邦蠻夷向風稽古來享蠢茲西戎敢迷不恭敢憚大邦誘遁逃之臣率犬羊之旅稔毒邊場屢劉邊陲裹兇鞠頑贖誅積稔神怒人憤勦殄有期爰命虎臣往行天討惟爾六七帥臣實分閫外之寄為子爪牙整我大師修飭邊備奉指蹤之略遵制勝之謨震旗西指此誠壯士功名之會也爾其振勵士氣奮張軍容繕甲兵具卒秉明誓令信賞罰同士卒之甘苦習山川之形勢玩寇掌上視虜目中使戰必勝攻必取日百里以開國月三捷以奏功肅清一方掃蕩巢穴流沙瀚海歸輿地之圖元惡

大慝正蓁銜之戮以懾宿憤大震天聲時汝之績不其韙歟其或不恭邦有大刑朕不汝赦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勸農詔

農天下之本也民之所恃以生也民不務本而事末則其生不遂故先王之政以食為首商人以歲事來辟則戒以稼穡匪辟周人遣諸侯於廟則戒以新畬經艾其務農重穀如此用能享豐年之報有積歲之儲教化行胥俗美而頌聲興朕甚慕之今朕開千畝之籍行三推之禮躬秉耒耜播種穆之種以紹郊廟之粢盛率民敦本為天下先然曰方風動與古匹休朕意厚矣夫承流宣化推朕德意

而致之民者守令之職也其務勸農課之稼穡省其新欲勿違其時勿奪其力非須蠶遲毋輒追呼以妨農功使服田力穡享有秋之利衣食滋殖立太平之基稱朕意焉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恤刑詔

朕惟昔之治天下者主於德教而以刑弼之刑非所以先也虞舜好生而民不犯成康刑錯而頌聲興下逮漢唐盛時亦皆斷獄數百幾致不用朕甚慕之爰自臨御以來制禮以齊民本仁而出政屢降御筆惟刑之恤定荅法減杖數寬節庶原貸之恩嚴折楊非法之禁庶幾德化感乎刑

罰清而民服以追治古之盛而四方典獄之吏未能稱朕欽恤之意情吏慢令而弗憂姦吏舞文而巧詆訊鞫論報掠治傳爰皆有法式莫克遵承依勢作威倚法肆暴公然遠矣詔肯使吾民陷于罪罟而未臻刑措之風茹此曹致也自今應刑獄官司敢為暴酷不如法者在京委尚書刑部在外委提點刑獄按察以聞邪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守令推行御筆實恤詔

朕惟祖宗勑業守成以仁治天下垂意慇懃治與古匹休肆承祇遹先烈霄衣旰食勵精為治立政造事所以利

安元元者一以寬恤為先屢降御筆手詔揩告之脩不匿厥旨庶幾仁治克紹祖宗風動四方以成太平之化而比日以來監司守令奉命不虔坐視詔書徒掛墻壁以為文具廢法慢令怙不加恤夫承流宣化推朕德意志慮而違之民者監司守令之職也失職若此朕何望焉其自今以往各揚乃職應前後頒降寬恤事件竭力遵承毋致違戾使四方萬里之遠實德及民以稱朕意其或不恭守令仰監司按察監司仰互相糾舉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禮官嚴奉祠祭詔

擬詔附卷之七　八

朕嗣有令緒夙夜嚴祗奉明祀事以承上下神示社稷宗廟罔不祗肅深懼有司不能奉承德意昭格神休屢降詔書不匿厥旨喪幾恪慎精潔副朕明禋恤祀之意而比日以來執事不虔玩習苟簡恬弗加省牲幣禮料取具臨時撰贊曉興不中儀式達于朕聽良用憮然夫祀國之大事也職在禮官委任甚重廢法慢令朕何望焉自今其務所以肅恭自盡稱朕意者敢或不恭邦有常刑朕不汝貸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學者辭尚體要詔

朕自臨御以來建學校聘師儒一道德以教養天下之學

要無備宜有可觀者朕有好爵與爾縻之可不勉歟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詔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擬詔附卷之七　九

朕惟生民衣食之原莫重於農桑故豳詩陳王業之艱難孟子言王道之本必以是為先今海内承平之久生益日衆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蚕或受之寒飢寒切於肌膚求民興於禮義蔑耻而亡為非不可得也肆朕開千畝之籍行三推之禮躬耕以供粢盛后浴種獻繭親蠶以為黻冕率民敦本為天下先庶幾四方風動與古匹休朕意尊矣夫承流宣化推朕德意而致之民者守令之職也其

勤課農桑毋違其時毋奪其力非事須繁速毋輒追呼以妨其功崇本抑末使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耒耜之女親其蠶織四方萬里之遠男子就婦人桑絲身穀腹衣食滋殖蓄積足以備災害而無飢寒匱乏之患稱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七

擬誥附卷之八

門下侍郎除特進知樞密院

兼臺出命人隆獻替之風右膺本兵實總樞機之任眷我近弼為時蓋臣宜錫命書往膺盛選具官某醇深而莊重覽厚而剛方問學高明識濟天人之極致材器宏遠備文武而咸宜自結眷知荐歷華要擢參陪於機務益茂著於忠勤告辰猷而具臧秉一德而不奭言可底績知無不為以儒術之淵源達兵家之形勢智謀深博可以運籌帷幄之中聲名隱隆可以折衝廟堂之上朕心所屬輿論攸歸疇咨

容弼亮之材延登宥密之地峻陸文秩申衍户封庸示龍光式昭體貌方今邊陲聲動西有跳踉之戎中夏抗衡北有強黠之虜賴爾經制紓予顧憂往惟既於厥心以對揚於休命

中書侍郎除門下侍郎

朕誕膺景命祗紹先猷慎揀左右執政之臣同厎寅恪天之業乃眷左省實本萬幾延登儒材協贊丕績肆頒命縉敷告朝紳具官某函量弊夷稟氣剛大學貫古今而懿文足以華國智周事物而厚德足以鎮浮夐被眷知徧歷清近擢陪幾務之要益殫黽勉夜之勤實治內書茂著朕

之美出納朕命備宣啀舌之勞疇其勳庸宜有褒陟進貳
東臺之峻式昭眷禮之優朕方體道以就功量材以授職
出命尤資於審慎用人務極於公忠顧惟論駁省讀之司
宜有歛替將順之益往服朕訓永孚于休

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

朕嗣承丕緒祗適先猷永惟機務之繫實賴股肱之助若
時政本莫重西臺非得同心一德之臣曷致協恭和衷之
效肆頒明命登進宏材具官某惇厚而裕和高明而博達
淵奥之學足以謀王體典麗之文足以為國華蚤以明揚
踐更膴仕擢總綱轄參陪政機屢陳哀告之猷益勵匪躬
之節率六官而合治致庶績之咸凝興情具膽朕心簡在
疇其勳業宜有褒崇是用擢自蘭臺進貳鳳閣惟命令出
納之地迺政事弛張之原率由憲章爾其念敷奏之審旁
招俊乂爾其思進拜之公往盡乃心務稱厥職惟予以懌
汝亦有辭

尚書右丞除尚書左丞

文昌政事之原丞轄紀綱之任協贊庶務總齊百工必得
同心一德之臣共濟特盈守成之業肆頒明命登進宏材
具官某器度粹夷性資莊重富淵源之碩學有經綸之遠
猷自結眷知參陪幾務謀王體而斷國論亮邦采而熙庶

績凡厥職兌修外則率六卿以倡九牧其德不爽內則貳
事以毗一人疇其勳績之多宜有寵褒之數位以叙進陞
左轄之司功以志崇更勵匪躬之節往服朕命永觀厥成

吏部尚書除尚書右丞

朕光紹丕基祗適先烈惟執政大臣所以圖回萬機於廟
堂之上者非瓌偉博達之材不以輕付膺此選者顧不重
哉具官某器量凝遠識慮敏明文章之藴足以為國華議
論之純足以謀王體蚤膺眷遇寖歷禁嚴居言語侍從之
班有獻納論思之益頃自翰苑擢任天官銓衡有方風績

彌劭休有譽處恬然靖共其由八座之聯進登二府之列
毅自朕志稽于師言天文昌政事之原丞轄紀綱之任庸
濟庶務總齊百工惟同寅協恭足以盡贊襄之美惟獻可
替否足以起治功之隆往既乃心同底于道

翰林學士除吏部尚書

周建六卿天官掌群吏之治漢分八座選部考百官之成
必資清恪之材克補高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
某識度粹夷風猷敏劭蘊淵源之碩學富典麗之雄文蚤
以明揚荐膺器使召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自
處禁林益攄素蘊嗟哉論該洽每入告於燕閒號令温醇有

古人之風烈疇其間望宜有褒陞是用擢由翰墨之司付以擢衡之任綜三銓一之政令為六曹之表儀朕方體道以就功循名而責實一官闕則一事廢爾其為官而擇人庶事舉則庶績熙爾其董材而授職振肅綱紀俾猶吏有畏縮之心甄別賢能致庶圭無滯淹之歎時為稱職則予汝嘉

戶部尚書

洪範八政實先食貨之功同官六鄉尤重版圖之任惟國家經費之廣與戶口生齒之多典在民曹號為劇部歆稱高華之選必資精敏之材爰錫贊書以先茂舉具官某器量宏遠識慮強明學足以通今古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

變踐揚臚仕寔歷從班謁然俊偉之聲卓爾靖共之操論思忠讜有尊君尊上之誠籌畫疏通有足國愛民之術擢由臺綦從進長版曹式資心計之優以總邦財之裕朕方理財必義爾無掊克以失民心制用適宜爾無削弱以傷國體惟察懋遷有無之理以行闔闢斂散之權取予有方公私俱足克修厥職時乃之休

禮部尚書

昔舜命皐陶明五刑以作士周建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必資膺教之臣以稱教中之仕歷選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莊

六曹最分職率屬尤難其人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溫恭有恪淵源之學足以謀王體典麗之文足以為國華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益秩宗之任莫如汝宜其自貳卿之聯擢陞八座之列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彌文尊道崇儒善天下之風俗爾其往踐厥服慎率乃僚使情文著明足以格神人之治而教法推廣足以得譽髦之材風夜惟寅無替朕命則予一人汝懌爾亦永世有辭

兵部尚書

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代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惟是夏官實總軍政克稱萬華之選必資俊偉之臣具官

某器量恢宏性資莊重學博而守之以約材全而用無不宜蚤按春知浸階華近獻納勵匪躬之節靖共懷難進之風其由從橐之聯往陟本兵之地蔽自朕志穆于師言朕方除戎器以戒不虞繕武功以討有罪以號令之嚴統制諸將以符璽之信更戍重兵資爾推行副予注倚修車馬備器械以奮張於軍容平邦國統六師以折衝於外侮時汝之職其往欽哉

刑部尚書

奔命皐陶明五刑以作士周建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必資膺教之臣以稱教中之仕歷選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莊

雖亦裕和簡嚴而博達學貫古今之要留意庶務
拔擢求賢揚歷仕出受藩宣師帥之寄攻事惟脩入居言
語侍從之班聲華彌劭有剛明之材足以詰姦慝有仁厚
之德足以矜無辜惟其威都愈之並行宜副欽恤之美意是
用攄由衷從進長憲曹以承靈制之祥刑以讞攸司之疑
獄朕方推好生之德致囹圄之屢空明約法之章若江河
之難犯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備其慎率乃僚祗若予訓不
出輕而入重以公臧私不吐剛而茹柔惟明克允俾四方
之風動使天下無冤民則予汝嘉時爲稱職

工部尚書

朕惟周建六卿冬官實掌邦事飭材辯器度土居民凡百
工之職悉總之今工部其任也能稽厥職實難其人具官
某資識開明器量宏遠淵源之學足以知治體膚敏之材
足以起事功蚤歲知名浸階華近忘言語侍從之列有嘉
納論思之忠恬然靖共休有譽處其自貳鄉之秩進登八
座之聯分職事官率爲起部若保定辭無廢舊章稽功勒
名厥有成憲昔帝舜疇若予工而垂之肖矢爲後世所寶
漢宣總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和其能注意厥心無俾專

美則朕以懌汝亦有辭

御史中丞除吏部尚書

憲臺執法久推彈糾之風選部掄材擢領銓衡之任陞華
要劇允屬老成宜錫贊書以光茂典事惟脩入居言
惇學而直方學有淵源博極古今之要行無表襮率循防
範之中自結眷知踐揚華近頃由廉從之列付以風憲之
司斜正官邪推明國是知朝廷之大體竭耳目之攸司嘉
乃忠純宜有褒顯是用擢從烏府進長天官爲六曹之表
儀綜三銓之政令朕方稽名而責實體道以就功爾其慎
官而擇人量材而授職振肅綱紀俾猾吏有畏縮之心甄
別賢能致寒俊無滯淪之歎時爲稱職則予汝嘉

翰林學士除兵部尚書

周建六卿司馬掌九牧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
惟大事之在戎肆詒官之充重啟簡拔選必得其人具官
某博洽而疏明溫恭而直諒蚤以儒術揚于禁林西掖代
言黼著論思之美比門視草雅資潤色之功嘉謀閎議足
以啓沃朕心大冊高文足以鼓動當世材無施而不可學
有本而皆通其由翰墨之司進膺政事之任擢長武部率
屬秋官朕方除戎器以戒不虞蘊武功以討有罪以殪令
梁外侮時汝之職往其欽哉

開封尹除刑部尚書

舜命皐陶明五刑以作士周建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必資秉哲之材以稱教中之任往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某莊重而裕和簡巖而傅達學貫古今之要智周事物之幾蚤被眷知暨揚朕仕擢總浩穰之政久推殫壓之風有剛明之材以震服於豪右有仁厚之術以牧養於細民惟其威恕之並行宜副欽恤之美意是用擢從天邑進長憲曹以承靈制之祥刑以讞彼司之疑獄朕方推好生之德致圄圉之屢空明約法之章若江河之難犯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爾其慎率乃僚祇若予訓不出輕而入重以公滅私不吐剛而茹柔惟明克允俾四方之風動使天下無冤民則予汝嘉時乃稱職

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

辣寺置卿雅重奉常之選閣臺合治尤高宗伯之司肆曠俊偉之材以明因任之道往哉敬服必惟其人具官某器質端莊文辭博敏揚歷中外久稔著靖共之稱頃由郎曹擢貳寺政贊相禮儀之事雍容可觀討論郊廟之文淵源有據肆頒明陟之典往參春官之聯薇自朕心穆于師論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彌文尊道崇儒善天下之習俗具有政令資爾推行催率乃僚次佐厥長曲盡倩文之

給事中除户部侍郎

鸞臺寓直乂推論駁之風蘭省陞華擢佐版圖之政誕揚明陟之典登進端良之材爰錫贊書往踐厥服具官某器資莊重識慮敏明學足以通古今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理蚤膺揀擢寖歷從班謖然俊美之聲卓爾靖共之操論恩忠讜有尊君尊上之心籌畫疏通有足國厚民之術輟從左省往貳民曹式資心計之優以總邦財之裕朕方理財以義爾無掊克以失民心制用適宜爾無削弱以傷國體惟察慈遷有無之理以行閭閻散斂之權取予有方公私俱足時為稱職嗣有寵褒

殿中監除工部侍郎

朕惟周建六卿冬官實掌邦事飭材辯器度土居民凡百工之職悉總治之今工部其任也宜得通材往貳厥政以爾具官某器度凝遠智識敦明閎世胄之高華謂譜紳之譽望擢司省厥職名修辭嗜爾勞陞華起部貳卿之列其任匪輕昔舜時若予工而堲之付矢為後世之所寶漢宣總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稱其能朕甚慕之其率乃僚以佐厥長興事就功無俾前人之尊美是為稱職嗣有寵

翰林學士除承旨

視草北門克著論思之華陸掌東閣式昭寵遇之優我有
後臣宜膺妙選具官某器度嶷遠資識敏明有經世之宏
材有博古之奧學蒙識擢寖歷清華由言語侍從之班
司翰墨文章之任入奉清閒之燕毋輸獻納之忠嘉言閉
議足以啓沃朕心大而高文足以鼓動當世休有譽處恬
然靖共惟淵色又留於禁林宜顧問獨承於密肯曼舉褒
陞之典以明因任之方嗟于師言敷自朕志爾其擴發素
蘊益究遠圖使兢令温醇無悖兩漢之烈訓辭灝噩有同
三代之風則于汝嘉是為稱職

擬誥附卷之八　十二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

西掖代言詔士林之令望北門視草極儒者之至榮必資
俊偉之材克稱清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某資
識敏明器量淵厚夙富淵源之學發為典麗之文自策賢
科寖階膴仕被揀求之眷禮聯侍從之清班恬然靖共休
有譽處論思獻納秉一節以周旋號令文章有三代之風
烈朕心所屬輿論攸歸是用擢自石臺進司內制仰惟前
代擅金鑾之寵榮稽厥本朝有玉堂之故事惟周密足以
盡贊襄之美惟體要足以昭潤色之功其究乃心毋頊予

擬誥附卷之八　十一

吏部侍郎除工部尚書

叙正群吏久登小宰之聯疇咨予工以定司空之辟揀自
貳卿之列擢陞八座之崇必惟其人乃稱厥效選具官某性
資純茂智識敏明文足以為國華學足以謀王體蚤躋膴
仕旋陟從班論思可觀獻納惟允自總銓衡之政益殫夙
夜之勤詔然聲華休有譽處其自玉宮之貳往率起部之
僚敬自朕心稽于師論朕方總核名實歆技巧咸精其能
爾其訓勵百工使制作悉遵于法無替朕命往圖厥成

擬誥附卷之八　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錄卷之九

誥二十七首

大司成除翰林學士

禁林翰墨之司學士清華之任修辭潤色實資視草於北門駁納論思自昔號稱為內相極一時之妙選為儒者之至榮我有俊臣宜膺茂秩具官某器識度凝遠資識敏明宏材懿行足以羽儀本朝大開高文足以鼓動當世踐揚禁近彼遇春知由侍從之通聽總師儒之要職推行教法茂宣風夜之勞作成人材論奏譽髦之士朕心所屬輿論攸歸無詭隨以避事無激訐以沽名惟既厥心務稱朕意

中書舍人除給事中

擬誥附卷之九

溥眷優有玉堂之故實惟朝廷之政事咸得以與聞使殊令文章有古人之風烈是惟稱任往既厥心

給事中除大司成

朕樂育天下之材恢庠序於海寓發明先聖之教合儒道於學宮必實雅望之臣以總成均之政歷選在位要得其人具官某直諒多聞靖共有守智足以知聖人之道文足以為學者之宗頃被明揚荐膺華要代言西掖訓辭有灝靈之風列職東臺議論極忠嘉之益方師儒之席非老成而昌居莫如汝宜其為朕往惟京師首善之地而學校賢士之關英俊並游道藝焉考法令完具皆朕制作之規

實能實與實爾推行之力務稱圖任嗣有寵褒

給事中

朝廷號令政事無有小大咸得與聞可則審讀而推行否則封駁而論列給事中之職也其任顧不重哉苟非其人朕不輕付以爾具官某器度凝遠操履端方智足以周事物之情學足以知國家之體蚤膺識擢寖歷清華恬然靖共休有譽處論思之職莫如汝宜夕拜塤篪肆以命汝夫與聞國論而得行其所知此固汝之所學而歆行之者也無詭隨以避事無激訐以沽名惟既厥心務稱朕意

中書舍人除給事中

擬誥附卷之九

西掖代言蔚士林之雅望東臺夕拜為儒者之至榮必資俊偉之材克稱清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某資識敏明器度宏遠風富淵源之學發為典麗之文自結眷知致身禁近論思獻納秉一節以周旋訓誥文章有三代之風烈朕心所屬輿論攸歸是用擢秀紫微陞華青瑣當刑未允實資論駁之風號令具臧更賴審覈之力惟周密足以盡賛襄之美惟公忠足以杜群枉之門往既乃心毋煩予訓

中書舍人

官聯右省職在代言非特取其文章資修飾潤色之美

漢興開政事有獻納論思之功必得其人乃稱茲選某嘗識凝遠風度粹夷學足以知古人之心智足以周當世之務蚤膺揀拔寖歷清華藹然俊偉之聲卓爾靖共之操比從給扎試以贊書嘉其典誥之文克備坦明之制擢參法從列職西臺惟三代之訓辭極瀕誥之體而兩漢之號令有温雅之風往既乃心無悔于古副朕眷倚嗣有寵褒

起居舍人

西臺列屬職峻地清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任歎稱茲選必惟其人具官某直諒多聞靖共有守當淵源之碩學擬環偉之宏材蘭省為郎久推雅望螃坳載筆審

侍清光寖歷歲時休有譽之厥比從給扎試以贊書嘉其典誥之文克備坦明之制擢參臺從往代予言惟三代之文號令有温雅之稱當時服其訓辭後世想其風烈朕眷慕此爾其勉之惟既厥心無悔于古

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

御史府不置大夫則中丞實為之長總率臺屬董正朝綱風憲之司耳目之寄厥任尤峻必惟其人具官某志操端方器度凝遠有勁正之氣而不畏強禦有明敏之識而練時機蚤以明揚薦華要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

子視聽之廣議論髣髴朋黨熏灌植而散群彈劾公方姦邪心沮而膽落中立不倚直道無私不吐剛而茹柔期遏惡而揚善蔽自朕志進于南司以明因任之方以肅紀綱之地朕方稽名而責實體道以就功欲庶官之得人俾四方之風動爾其推明國是糾正官邪進思盡忠無憚大吏克稱中執法之任不愧古司直之風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

開封尹

京邑所都雅有浩穰之目輦轂之下必以彈壓為先肆求

夢閣遠學洞古今之蘊智周事物之幾縣陞清華諮詢
績有嚴重之威足以震服奸宄若有寬厚之政足以牧養
民被自朕心擢任天府夫四方之所聚會故多姦黠之民
百貨之所集通故多爭鬪之訟爾其摘發姦伏裁剸劇煩
使得款啟而神鳴固圉空而不犯盲善之地為萬邦之聲
瞻奏最之優致三輔之取法是為稱職則予汝嘉

工部尚書除延康殿學士知青州兼安撫使

中臺率屬參華八座之崇外屏分符宣風千里之遠出處
雖異倚任惟均眷子心膂之臣往殿股肱之郡宜推異數
式寵其行具官某惇大裕和高明閎遠學洞古今之蘊智

周事物之幾頃被揀求徧歷華近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
納論思之忠擢長冬官茂著風績休有譽屢恬然靖共遞
陳均逸之章祈遂徼濡之志顧東土之都會濱海嶽之奥
區民物阜蕃風俗渾厚慎擇厥守式圖爾居兼稔殿之華
資衍全齊之重寄承流宣化聿資師帥之良報政第功佇
聞課績之最往懋素猷無煩訓辭

戶部侍郎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揚州兼淮南東路
鈐轄

曩裾持橐入聯侍從之班紆組分符出總蕃宣之寄中外
雖異倚任惟均眷于心膂之臣往殿股肱之郡宜推寵數
用典于六曹者咸總治之爾其慎率乃僚各共爾事夙夜

式遹其行具官某識度粹夷風猷敏劭學博而守之以約
材全而用無不宜堳被明揚薦臻華要代言鳳閣有獻納
論思之忠貳政版曹得闔闢斂散之術有懷均逸力丐優
藩眷淮海之奥區實東南之都會慎擇殿守式圖爾居陞
峻職於西清總重兵於一路承流宣化聿資師帥之良報
政奏功佇聞課績之最往服朕命惟旣殿心

中書舍人除徽猷閣待制知應州

入侍從棨戟綰郡章綬中外之或殊顧眷禮之無間式頒
異數以寵其行具官某識度粹夷文辭敏妙頃由揀援寖
歷清華處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益抗章請外顧
綏奏最第功佇觀報效勉思予訓益旣乃心

試牧民其次對於西清以分符於南服承流宣化往慎撫
字之寄中外之選爾其慎率乃僚各共爾事夙夜

殿中監

王者極崇高而臨寶位作威福而享王食備萬物之奉極
天下之養必有法式掌于有司故周建六卿列於天官之
屬唐分六尚綜以殿中之官肆朕繼承若稽古訓崇其班
秩以示褒優必惟其人乃稱蔡邕以爾具官某器度凝遠
才識敏明席世胄之高華蔚搢紳之譽望曏踐歷滋久績效
可觀藩自朕志擢司肴省凡秉輿服御膳羞酒醴次舍器
用典于六局者咸總治之爾其慎率乃僚各共爾事夙夜

匪懈事予一人尚有寵褒以為汝勸

太常卿

列寺置卿奉常尤為高選凡祠祭禮文之事悉總治之職要地清非他司比充是選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敏明器度凝遠博雅好古直諒多聞中外踐更靖共自好蔚有譽望藹于搢紳藪自朕心擢長寺事畀方觀會通以行典禮釐奔繫以事神示資爾欽承副予明恤贊相禮儀之事討論郊廟之文往率乃僚各修厥職以稱朕所以命爾之意

宗正卿

朕纂紹丕圖敦睦九族以屬籍辨其世系以學校興其賢能職在宗正厥任重矣膺是選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敏明趨操端亮雅有譽望藹于搢紳為即省曹靖共有守擢貳卿寺風績著聞藪自朕心進長寺事夫職清事簡而無師儒之選亦汝之所歎也往既厥心務推朕所以教養之意使人自勸學厎于有成則為稱職尚有寵褒

明堂頒政

帝者之世天道致祥奏曆象以授時齊璣衡以齊政萬邦作乂庶績咸凝朕纂紹丕圖稽古有作建合臺以觀象御明堂以頒常庶幾與帝者同風必慥其人克任斯職具官

某性資端厚器度閎深學足以通古今之淵源識足以窮天人之精微徊翔卿寺聞望彌休頒政之官肆以命汝夫提絜天地把握陰陽以御六氣之辨出固出於精神心術之妙至於推而行之無或窒礙俾四方萬里之遠遵承而弗違則汝之職也往既乃心圖稱朕命

秘書監

朕藏天下之圖書以待討論之用聚天下之英俊以備校讎之官總治監事非清德老儒孰任茲選具官某博雅好古直諒多聞文足以為國華材足以周世務叅被識拔寖歷清華恬然靖共休有譽處藪自朕志擢長芸臺夫左圖右書而朝夕所與共處者皆英俊之游亦汝之所樂也往究乃心以稱朕所以命汝之意

太僕卿

國容莫重於奉軍軍政必先於牧馬太僕之職車馬是司騑乘輿以周旋掌閑廐之政令厥任尤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詳明風猷敏劭踐揚滋久叅閫甚休藪自朕心擢長寺事往率乃屬其既厥心正于僕御之臣罔非吉士辨夫毛物之等使之阜蕃則予汝嘉是惟稱職

光禄卿

漢置光禄勳以班賢詔功而後世烈于諸卿實掌

敕之政肇修官制因而不改克稱厥職必惟其人其官其
學問該明趨操端亮雅有譽望藹于搢紳為郎省曹靖共
有守擢貳卿列風績著聞蔽自朕心進長寺事夫膳羞酒
醴所以供上帝百神之祀待賓客百官饗飧之奉厥任重
矣往盍乃心茲率厥常以副朕所以命汝之意

大府卿

周建九府而大府之職掌其貢賦之入而以
式法頒之稽古置卿委任甚重克稱厥職必惟其人其官
某資識敏明器度宏博更踐中外風績著聞蔽自朕心擢
總寺事夫財用之所出納物緫事叢則姦弊易乘以起往
盍乃心必謹察而明辨之以稱朕命汝之意

司農卿

國家轉漕東南以給中都周知其數職在大農非材力敏
強克辨大計曷任茲選具官某學問該洽智術自將為郎
省曹休有譽處奉使外服風績流聞蔽自朕心擢總寺事
矣出納欵散雖有常式均調盈虛亦惟其人往既乃心以
裕邦計使倉廩充實而賦必以時則為稱職尚有寵褒

大理卿

廷尉天下之平也邦家慎罰是司民命所寄厥任甚重必惟其
人具官某起自法家克著顯譽有明敏之材足以折獄育

元之智足以決疑蔽自朕志命爾作士夫皆之所是疏
為律令之所是著為令訊鞫論報掠治傳麥憲章具存資
爾推舉惟察惟法必慎必清體朕好生期于弼教昔張釋
之為廷尉而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而民自以不冤
往既乃心無俾專美則朕以懌爾亦有辭

鴻臚卿

朕正朝儀以輯群辟享賓禮以懷遠人職在鴻臚掌其政
令厥任甚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敏明問學該洽揚歷
滋久譽望彌休蔽自朕心擢長寺事夫四方之賓咨與異
域之蠻夷貢覲以時道里修遠宜享緩懷之意以旌來享
之誠往率乃僚無替朕命

都水使者

王者體國之制水政為先邦計賴轉輸之功民事資灌溉
之利固隄防以虞失溢濬畎澮以底疏通政令具存水衡
是職厥任甚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詳明風猷敏劭歷
涖久譽望彌休蔽自朕心擢總監事疏觀物理水不異
於趨卑遠績禹功智必行於勿鑿往率乃屬明聽朕言佇
觀厥成嗣有褒寵

軍器監

王者除戎器以戒不虞甲冑千櫓捍患以完固為先弓矢

子孑討敵以犁利為貴藏在武庫有司存出而繕修之總是職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強明材術膂敏更踐中外風績著聞藏自朕心擢總監事夫材有美工有巧而器械之制咸有法式具存憲章性修厥官以禆朕所以命爾之意

少府監

少府置監典治尚方備物制器以供御宸極厥任甚重匪材不居具官某資識詳明風猷敏勁雅有舉聞藉于搢紳藏自朕志擢總監事夫漢宣總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精其能朕甚嘉之性既乃心物勤工名必考其成以副朕所以命爾之意

將作監

王者體國凡宮室門闕高下廣狹之制皆有法式掌于有司大匠之職寔總營造厥任甚重必惟其人具官某資識詳明材術膂敏揚歷寖久風績著聞藏自朕心擢總監事夫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別於曲藝巧者精之往若予正使盡其巧而依於法是為稱職嗣有龍褒

邵武縣丞吳興陸讓同刊

卿　脊　李軒同校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宋〕吳潛撰

○影據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
印原書字芯高二〇二毫米寬一五二毫米

奏之一
奏論都城大災乞脩省以消變異 紹定四年
奏論重地要臣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奏論大順之理貴通天人當以此為致治之本
奏以趙刺事例并諸司問遺例册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事 端平元年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奏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覓拙人戶事 端平二年
奏乞廢隆慶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酒稅害民之擾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再論計畝納錢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脩不可闕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端平三年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未思元年
奏論制國之事不惧則輕徒惧則沮
奏論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以淮襄之土地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熙二年
奏論江防五利
奏乞重濠梁招信戍守
奏已差軍勒逐鞋賊
奏論議(儀)真存亡關係江西
奏論本所圍到流民丁壯攻趕鞋寨屢捷置制司忌嫉與謗等事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奏乞令東閫兼領總司以足 (筆)

奏之三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仏州平江諸處防扼
內外 嘉熙三年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奏論平江可以為臨幸之備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屯寒困之時非反身脩德則無以求享通之理 嘉熙四年

內引第二劄奏近遣選近族以係屬人心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 寶祐四年

而侯太子之生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雜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試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寶祐四年

奏乞守本官致仕 淳祐元年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 淳祐六年

內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以易視及論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 淳祐九年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累與晉同而北之夷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秋七月因皇子進封忠王遵故事具奏錄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 寶祐三年

奏行周變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

奏曉諭海寇復為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奏禁私置圍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奏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貴周密 寶祐四年

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秦乞休致及蠲放官賦攤錢見在錢米增積之數

秦投衆山宰不放民間房錢嘗祐六年

秦乞就淮西管下歲雜以繼軍食之闕

三月初五日具秦乞歸田里聞慶元年

二十三日再具秦乞歸田里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秦乞祠

秋八月初一日具秦乞祠

十三日再具秦乞歸

冬十月一日内引秦劄論盜狀恃力中國

特禮四事

冬十一月日以難免深入具秦乞令在朝

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春三月一日秦論難賊深入乞充前日之

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彌狄難事景定元年

秦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

界限

十四日具秦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　目錄

同日具秦四事

上謝恩表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一

裔孫斗祥男開模開楫同輯

奏論都城火災乞脩省以消變異　紹定四年

臣一介疎賤假守嘉興蒙恩召置郎省於故事當對方殫心服形思所以告陛下者延九月丙戌之夜禱仗擬災自宗廟百司以至萬姓之廬舍自典章文物以至公私之貨財等罹煨燼蕩為瓦礫行人迷往來之路飛鳥無棲宿之林死者焦灼生者暴露臣不勝悲傷痛悼竊以為當言之事孰大於此敢陳愚慮仰清淵聰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異之至斷不虛生且陛下自甲申履位越一歲而山陽之變作又一歲而蘇黎震淩之變作又一歲而江西福建之寇興台城飄泼之變作又一歲而移棣之警興逆全之變作又一歲而西蜀之兵三衛之寇興今日回祿之變作愈變愈異日迫日危故太室燬則幾於無政事矣御史臺燬則幾於無紀綱矣秘書省燬則幾於無文章矣庫務燬則幾於無積貯矣聚廬燬則幾於無人民矣此沒微浸削之兆而非適值偶遘之故也臣嘗謂水火盜賊千戈之厄宏或可以數言若乃否而不傾屯而不喪有喪故而無亂亡則全在於以德勝惟我寧考在位三十年固嘗有火災矣未聞燔宗廟朝廷也嘗有水災矣未聞穿城郭并邑也嘗有盜賊之患矣未聞紛擾近輔也嘗有戎狄之虞矣未聞陷夫連城也嘗有蔡人窺伺矣未聞一夫竊發於宮掖也嘗有歸陛反側矣未聞叛臣飲馬於江澨也蓋先帝以節儉仁慈嚴恭寅畏格於天而天矜之則天不怒恭於人而人亮之則人不怨是以有災而旋弭有變而自消有艱屯而不至於危亂今日之事大非先帝時比矣淮困於兵蜀困於兵江西福建困於兵嚴衛之閒又垂困於兵凡大農少府之儲無不盡困於兵江浙湖湘京漢頻困於水而京城之內又大

困於火軍國空虛州縣鞿竭加以貪官汚吏虎噬狼吞苞苴者二三席捲者八九耕夫無一勺之食織婦無一縷之絲生民焚熬海內汹汹天下之勢譬如以滴膠腐紙粘綴破壞之器而置之北窓稍觸之則應手墮地而碎耳以前日晝夜之火察羣轂軍民之情議論無端證狀甚異萬一不幸有甚於火者臣未知所以爲陛下計也及今改圖尚可挽回儻仍掩護將安所終臣願陛下辭戒修省恐懼對越罪惡衣食必使國人信之毋使回減膳而已疎擯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回撤樂而已閹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憲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戒以常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澡不洗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心俟三軍萬姓知陛下有憂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相與和衷竭慮力改弦轍昭示意向以孔明之公道平政理以楊綰之清德厲風俗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慷慕黨賊者誅貿怨誤國者黜毋並嗤狼吞苞苴兼宏邪說正論以爲四方凡監司帥守之爲公論以培國家一線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凡衰微徐經理董仲舒有言國家將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矣目前之事亦沒沒於陽敗陰謀者誅貿怨誤國者黜毋並包荒毋兼宏邪說正論以爲四方凡監司帥守之爲公論以培國家一線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凡衰微徐經理董仲舒有言國家將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矣目前之事亦沒沒於陽敗陰謀爲治轉危極而爲安存是在陛下與二三大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胡不勝惓惓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臣聞說命曰有備無患中庸曰事豫則立有國有家者格天大訓也頃者逆全包藏禍心窺伺東甸廟算沈深人莫測識儲制臣於秣稜而家爲江海之防置虎臣於江口滁陽而陰爲持角之備一旦有警亟合江淮之間故其得以撫舊規叶新畫亟頒帥憲之節故其得以朝聞命夕會兵布置轉移神機迅連連而逆全固已膽落矣竊以翦凶殘肅清淮澨原其機括實在於斯此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明驗也至若閫江三鄂赤子弄兵關外四州裔夷侵軼計其收放之遲速每恨儲才之有無招捕更僕則閫寇定節閫易人則顓寇定起家食之彥固足以紓蜀道之難也然失之遲則捨攘而未究起草吒之臣固足以慰衛人之心也然隣於窘則撫納而僅定此可以驗無備則患生不預防而廢吾所當嚴之實備乎邊臣精選閫課察其情僞修飭守備防其衝突

和之與否吸求定論
此亦有倫無患事豫
察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

臣聞天下有大順貫通於天人而綱維於君臣上下自昔帝王或肇造區宇或削平禍亂或垂世立統或繼志述事大抵順之則興逆之則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成逆之則敗斷斷乎不可易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隨以動順以動豫故天地如之禮曰明於順則能守危傳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皆是物也比此者叛賊獷猾殭場紛擾賊江窺海閒見釁疑王怨奮張廟算堅決更革內地之牧守責任邊方之閒帥夫之天而天默契贊之人而人允協遂殲元惡旋復堅城順之爲效捷於影響以此一事而推之於萬事無往而非順則無往而非吉厥今外廢粗弭人情頗舒近輔小豐穀直漸減此故冬遽遽之日與今夏逸豫之時頻蹙可賀然警告於天則星文錯迕百川派騰變見於人則江淮民流畿甸寇作東楚雖歸而兩城

猶未下免逮雖退而西陲猶未安忠智懷疑而不肯赴國家之急愉千何閒而及欵幸朝廷之舊察證觀形尋源遡本無乃設施布置猶有未順於天者乎猶有未順於人者乎猶有悖理而傷道干和而召盈者乎蓋人主端拱於宮闕必孝於親必誠於身必力戒耽樂必喜聞忠直必念閭閻之疾苦必知稼穡之艱難必疎便僻側媚必近正士端人而後謂之順二三執政猶諧於廊廟必開誠心布公道必與天下均其好惡必與百姓同其視聽必進循良忠實之士必斥險詖暴刻之徒必崇氣節必尚廉隅而後謂之順內而羣有司百執事必以公臧私必以理制欲必務節儉必戒奢競必勤勞振職必塞謗盡言必懲吏強官弱之風必革棄法用例之習而後謂之順外而監司郡守必奉奉國必欵欵愛民必視公事如家事必惜官物如己物必絕窠索必止苞苴必抑豪奪而矜鰥寡必先教化而後刑罰而後謂之順夫自天子而達之內外小大之臣皆周旋於大順之中協氣薰蒸至於磚磚其應天則為景星慶雲其應於人則為孝第忠義為尊君為親上亦曰順而已矣一或反此之不順託曰前之隱憂顧患顧陛下念祖宗之洪基大業之天意人心維持匪易恐懼修省以順率之二三大臣而下咸以順輔之興延洪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幸

奏以趙剝事例并諸司閒遺例拋錢代納
江東一路折帛事端平元年
照對臣一介疎晚起自書生本不閑錢穀之事誤蒙選擇俾司餉寄深惟臣于之誼不當以劇易爲避就雖曰以賦爲職然未嘗不爲根本之慮學自交印即將諸州軍見欠綱米一十七萬有奇錢一十八萬有奇并見行監槩押綱官吏船戶與未被攤人戶不數十百人並行蠲除釋放其諸州軍合起綱解錢物仍與立爲中制不敢律以祖額蠲盡破寬除應辦過一年零四箇月經常調度及昨來達寇殘金浸突淮西邊面非乏支遣外有所交頭錢米樁管見存不曾侵動但臣恪守先訓內則潔己外則戢吏偶有趲剩到錢七十八萬貫文又自到任以來應干事例并諸司閒去遺例拋到錢七萬貫文兩項通計八十五萬貫文臣既不敢以事苞苴叢索又不欲以羨餘上污朝廷竊見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頻年水旱加以官吏剝民不聊生田里細民尤爲憔悴臣嘗取到各州縣第四第五等下戶每年所納夏稅折帛之數計該八十四萬八百三十貫九百五十四文臣欲將上項錢代納端平元年兩等人戶夏稅折帛錢一次蠲免(眩)[眩]以賦爲職雖曰逸祇後亦既逾年雖曰以賦爲職雖曰逸祇後亦既逾年雖曰以賦爲職雖曰逸祇後亦既逾年(疫)[疫]破寬疏或可以上稱明時培植根本之慮學自交印即將諸州軍見欠綱米一十七萬有奇錢一十八萬有奇并之意其於本所當年分合入錢數即無移易虧欠須至奏聞者　貼黃臣區區所陳如蒙聖慈俯垂開納欲望廉吉降付(三)[江]省速賜施行緩州縣閒夏稅多於二三月閒使行催理欲得百姓及早通知臣又恐州縣仍襲舊態黃放白催欲乞廉斷專委提舉司覺察庶得實惠及民不至文具并乞廉照　貼黃臣頃俗數此官伏讀官史寫見淳熙十六年有旨截留四川提刑司合解湖廣總領所經總制錢對減四川益課重額時大府少卿楊輔總領四川財賦委官考覈實各減放錢九十萬貫除截留經制總錢六十萬貫外總所申奏乞行把減三十萬共揍九十萬

貢以趕蜀民至今歲為定例臣雖駑下不敢企望前條然幸遇聖主當陽有光淳熙之治是用拔引期少布宣上澤所有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第三第四等合納折帛錢細數恐勢慮曉不敢續陳已開具倫申尚書省并乞虜照貼黃臣再照得前政總領商碩在任兩年零四箇月嘗趲剩到錢五十萬貫文申獻朝廷撥付本所支遣區區之愚竊以為朝廷正不計此瑣瑣故不若散之百姓為朝廷少培根本之為美兼臣到任之初已嘗將朝廷未科還米十六萬石申獻朝廷不願科降又將前政總領楊紹雲牒到交割錢內三百六十餘萬貫撥還朝廷窠名不敢指占體國愛民之誠兩不敢不勉并乞虜照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臣以報發御有軍馬文字為職唯是平日小小強場之故不足以仰塵聖聽至於事關國論呼吸安危者萬一邊閫之吏緩於上聞利害非輕所有光州申到本州幹當使臣劉興等四月初五日申時供申體探事宜六件須至奏聞者云云臣所據光州探報備錄在前伏乞虜覽昨日進奏院報京湖制司甲目今韃人諸項頭司內即無一人一騎今來光州報韃人已去河南境各還諸州分屯養種事勢臣測竊聞議者謂韃人已歸中原空虛闕亡必克既克之後盡河為守此雖未得近報以前所見然今日進取實有甚難者三出師守城必先有糧陸運則人負七斗歲百萬石當用幾夫又有沿汕塗衛送之兵水運則汴渠廢已百年沂流淺澁人有沿之患一難也自潼關至清河三千餘里須用十五萬兵又須百戰　如金人乃可持久歲月今南兵及忠義等人決不肯　二難也兩淮自

平李全之後京襄自攻蔡州之後不可再擾民
必為盜三難也以此三難就使勦兵盡去猶不
可為況乍去復從來有自古為巢穴之計乎雖云
淮西招到陳顯臺三州彼受錢物而去勦兵至
城下我不能救則又從勦可知自淮以北無非
敵境我師進退不能萬一驚潰人墮隆興符離
覆轍狼狽退守無禮無兵未取淮北此之土疆已
失淮南之守備雖悔何及兼聞湖北沅州羣蠻
大亂江西建昌殘寇愈張內地外地若皆騷動
朝廷時食猶藏虛殫陛下更始求治本欲嘉靖
我邦以及閉暇明其政刑今過吏乃一切不恤
自為紛紛以激自前之變此臣所為憂懼而流
涕也國家永樂之後神宗皇帝臨朝宣諭有無
一人能為朕言之之歎臣世受國恩有君如此
其忍仰負是以冒死言之惟陛下深思宗社大
計幸甚干冒宸嚴臣不勝愛君憂國戰栗屏營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指揮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貼黃奏為臣應詔上封事言朝政得失中外利
病奏聞事伏候勑旨貼黃臣所陳九事喻一
萬言繁蕪唐突蓋以情發於中理散於事必使
盡而後止臣聞孝宗皇帝之時羣臣封事有可
行者率以片紙節錄出示三省樞密院門有御劄宣諭
乃是陛下向劄條子粘于宸翰之前如臣今所
陳可采乞依故事降出取旨施行臣伏覩正
月一日御劄令內外大小之臣惡上封事凡朝
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須至奏陳者臣恭
惟皇帝陛下親政以來訓吏如師愛民如子薄
海內外咸仰至恩而臣屬將指揮攝事職在奉承
德意志慮不度繆薄蹐祖免等一再奏聞然此
特使事所及爾若乃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心竊
計之而不得言口能言之而不得達忽奉明詔
大開不諱百辟庶士悉使盡言是人有所欲而
天從之于有所慊而父母欲之也有君如此感

激流涕謹條爲九事以備采擇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昔我藝祖皇帝躬擐甲冑討平僭僞以造區夏而不私其子上帝鑒之迨丁未而孝宗誕於秀蹏三紀而爲乾道迨甲子而陛下誕於越垂三紀而爲端平此豈偶然也哉臣請得而極言之今日有可畏之機三又有可喜之機一天難諶命靡常自堯舜以訖五季上下三千餘年惟三代漢唐號爲長久而周室獨得八百餘年然自宣王中興之後旋以不振竟擁虛器而至于赧大率歷代中葉以後如人中年榮衛有限少失調攝疾病便生前代東南運曆正統不出百年其間偏霸又所不論蓋土薄水淺氣脉易耗用之不已勢固難支自古南北立國雖曰殊方而天地之氣本相流通元無閒斷故北方有危亡則南方亦鮮克安枕　貼黃臣謹按孫氏肇開江左至於宋齊梁陳南唐皆不滿百有餘年九明之後無再興者陳留李

踪扶持展轉多謀不出舊轍而已庶幾延洪景
命扶植丕基已壞者可全將仆者可消欲去者
可挽此則立國之意惟陛下留神焉　二曰植
國本以廣傳嗣之慶木無根則不蕃水無源則
不遠帝王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然必有以
爲之根源使人心繫於下而天休應於上國朝
故事甲觀未拜則避眷近族前星已叶則歸奉
宗藩蓋導迎景貺填壑群疑事體得宜意慮及
遠此實累聖已行之成憲非若漢唐叔末諱諱
牽制之爲也陛下光臨大寶十年於茲聖德日
新蒭在上帝詵詵振振當自今始臣深願留聖
慮時采舊章博立小宗必有岐嶷少冲緑車之
出以候朱邸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
此　貼黄臣謹按真宗皇帝即位六年適有周
王之戚即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皇帝能
就外傅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
道元年章獻太后猶未撤簾仁宗皇帝聖孝甫
二十二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乃養于宮中故英

宗以嘉祐末入爲皇子年二十餘當其未爲皇
子之時實在宣仁坊宅蓋必其後後宮多就館
者而王子乃還濮邸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
皇帝詔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謂
國朝自有仁宗故事蓋謂有養于宮中之事非
遽指末年事也於是上在位且十年矣　三曰
萬人倫以爲三綱五常之宗主光弼之道光於
萬世其要匪他孝弟而已三綱五常繫於人主
之一身孝弟積而三綱五常立三綱五常立而
天下定矣陛下事先后以孝待諸父昆弟以友
悌三年之喪必哀必敬群臣庶民莫不感動而
親政未幾近屬之疏恩玉卽之紹爵尤於親睦
之義盛麗焉然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
所爲而已以陛下躬行孝弟不得其如宋王成
罔者而終始之亦既遺人倫之變矣顧其行不
至如淮南厲王之甚不幸註誤於咎猝之間其
可終負尺布斗粟之譏乎伏惟聖人惻怛遠體
風昔鴒原相與之至心及此親政之始比死者

一洗之復蒙賜錫累如奏邸故事以扶人倫以
建皇極宗社幸甚　貼黃臣謹按宋文帝以徐
羡之傅亮等擅殺廬陵王義真首正其罪非忘
功也蓋為此事關萬世議論爾陛下高明之學
過於元嘉遠甚伏惟少留聖心早賜處分　貼
黃臣竊惟陛下以藝祖之神孫享藝祖之天下
而又天縱之聖將於上下天日之表冠於群倫
薄海內外傾心畏愛本無異詞巴陵之陷於註
誤惟當掩匿瘢瑕以全陛下之至仁而一時姦
邪之臣如盛章王墜之在紹令李知孝莫澤梁
成大之在蜜諫創為危言以恐動陛下必欲明
正典刑顯加罪罰謂是非不足以壓天下之心
安陛下之位蓋小人志在官職惟知藉此邀功
以固寵祿而不知陷陛下於日月之蝕為臣不
忠其罪莫大數年以來火盜並興水旱交作虔
盜之窟穴考更化收拾儒學之士柴中行楊方
先臣梁勝麥德明黃榦麥錯怙權陰防正士借
其似是而非可得而測者尊禮而表異之以此
欺世而愉薄之徒口傳家剽因以媒利而干時

今陛下親政四閱月矣國家之務大眾具舉而
獨此一事未見施行臣恐天下將以前事之所
以尤故相者而尤陛下則陛下何以誘其責乎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臣以為魁天人之心延國
家之祚消戾狄盜賊諸變其機端在於此惟陛
下曲留聖心宗社幸甚　四回正學術以還累
朝斯文之氣脉成周以禮樂治天下而禮樂出
於王道王道壞則禮樂亡國朝以文章治天下
而文章出於學術學術壞則文章息故小人欲
竊大權必忌善類欲空善類必惡文章欲滅文
章必反學術斯壞矣自蔡京以弟下力攻元祐
為邪說而崇寧之黨成其效至於神州為百餘
年腥羶之區韓侂胄以高文虎力排程氏為偽
學而慶元之焰成其效至於長淮為四十年兵
盜之窟穴考更化收拾儒學之士柴中行楊方
先臣梁勝麥德明黃榦麥錯怙權陰防正士借
其似是而非可得而測者尊禮而表異之以此
欺世而愉薄之徒口傳家剽因以媒利而干時

由是雖名曰崇尚學術而學術實壞反不若京
下侂胄之世尚有此一種善類伏於人間傳其
徒而不變也是以三十年間朝廷之上表章儒
先易名錄後光龍倡於前世而人心無所感動
名教無所扶持則以本無學術故也陛下心造
聖處既知信受朱熹之學當推其學出於程頤
而順之風旨言論唯易春秋傳焉或書願倣陸
贄奏議司馬光通鑑例取此二書列于經講使
伏羲文王孔子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道得以
少裨經綸天下之大經而上之所好下必有甚
然後庠序之士真知此學一反之正不出於彼
之所以爲欺者學術既歸于一則文章必趨於
古而中朝之人物可繼別聖之治化可躬矣此
實新政要務非老生常談也　貼黃臣謹按程
順之學自南渡後門弟子之僅存者三人其一
侯師聖師聖傳之胡安國安國父子安國之子宏傳
之張栻栻此湖湘一支也其一尹彥明彥明傳之
和寬寬之後無傳焉其一楊時時傳之羅仲素
仲素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熹此閩中一支也
其後至於孝宗朝呂祖謙乃得陸九淵既仕自名其學抗衡朱熹號爲象山傳之
楊簡號爲慈湖而行其學於四明矣臣雖晚出
幼聞先臣之訓言不敢妄伏乞睿照　貼黃臣
復有愚管祖宗開設學校所用教官多鄉黨經
行之士不拘資格孫復胡瑗徐積是也近世教
官爲差遣凡以上舍及前名或試中在選者猶
有就爲其習時文耳若久爲俗吏乃以規求萬
刻胥授此關而吏部以其資歷亦例與之其人
早去文墨且但爲身事計既無以作成士類及
陳學校招詞訴甚者爲姦利欲望聖慈特下吏
部除合得教官差遣人外其餘並須試中不得
汎濫注授其每歲試教官却與優數取放庶幾
庠序得人師道可立　五曰廣蓄人才以待之
絕積才如積穀陳未盡而納其新種才如種木
未茂而培其蘖三十年間柄臣嫉惡善類過
有善苗即加鋤治是以風俗陵夷氣節不立人

才大壞每有緩急徬徨四顧莫適若使北既往之外不可追之悔矣故臣既接日廣者善為圃耕既交致者善為生新故善收遠遐畢取者善為國此一說也又有一說焉接必有候耕耘必有方新故遠彊必有喝賢人君子喝之所在人以為方時以為候者也陛下躬攬權綱收召人物意向所之誰敢不應然而遲而未至至而未言者有矣其故何哉閣一賢而實之廬潤一賢而實之家食三賢善人之喝而孤外潤遠如此則其方猶不建其候且不應矣夫孰能信之惟陛下深思獨斷無失人望幸甚

貼黃臣謹按祖宗朝常先用以言去國之人風示天下章獻上僊仁宗擢范仲淹為諫官而二人乃實遠方是使確罷政宣仁用司馬光為宰相非也況真德秀魏了翁皆以言事及送胡夢昱與洪咨夔皆去陛下既召咨夔為察官而二人猶得以前憾議聖德也胡夢昱之節實有贈典併乞施行古者立賢無方諸葛亮出京襄周瑜出於淮西張九齡出於曲江姜國輔出於南國朝以文取士雖東南為盛而呂夷簡韓琦劉摯馮京諸臣往往河北荊襄及淮人也陛下網羅英俊一時文章議論忠直之士亦既並集于朝矣區區之愚更願采及至公四達搜取實才才之所在不拘荊淮湖廣江浙江左拔十得五拔五得二必有傑然取而出堪荷委寄其未仕者尤當推本此意凡以二廣荊襄兩淮進士每舉在選試令注授隣近初官既使咸慕文儒之風亦可漸革攝官之弊惟陛下亟圖之

貼黃臣謹按英宗朝知封州柳材奏乞南省將士每舉在選試令注授隣近路糊名下兩制詳考校諸道舉人試奏各以逐舉多少得失之定而司馬光奏言比較兩項每舉多少得失之數顯然不同蓋以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篤識其次明察惠和其次方恩果敢小者刑獄錢穀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兩官百

所長者益于公家爲多乞依柳材所請將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號之中隨其短長十人取一不滿十人六人以上亦取一人又孝宗朝廣西帥臣張栻援引此說欲將二廣到省士人立號考校益科人永改秩以前只注本路闕俟數年後盡罷攝官以其員歸部之說施于陝西五路栻之奏以他路士人不到而止臣謂二廣之士今多能文而荆淮承平百年士風不減內地二臣之議施于今日尤爲允愜伏覩御劉取會解額欲望併以臣此請下禮部詳酌施行自來年始遠方幸甚

類奏舉率留二名以待闕外之士此孝宗皇帝所以惠遠方也閩外四州幷況兩淮荆襄數千里自古人物美俊林所合參酌前議施行臣又

竊覩御劉特許文武朝臣各薦監司守令將帥一二人薦牧並舊之意大如天地公如四時顧臣嘉用才吏白撰取盈于是率以取盜之戚行

竊有愚管焉夫舉仕路而遺里居采繒紳而失巖穴其于明揚之道尚狹蓋三十年來員多嗣少且非矣手不可仕故其耳目心退庶不從調不求辟者多在田里之閒若夫永仕之人抱其古學躓于時文與漁樵伍終身不遇者又非一士謂宜特降睿旨詳令所在州軍從公采訪士着官士三兩人並須本人文行術業委係彰聞及所著書有補世教不得汎濫將尋常寄居官員場屋舉人容私應選守二結罪保明中奏以待

審察施推施行　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東南自偏霸割據賦歛無藝祖宗隨宜罷減田里少蘇自蔡京取發運之財米助緣花石之奉南方監司率用豺虎重以陳亨伯翁彥國乃于民窮盜起之後更為刮毛刺骨之策紹興講和兵事少解又以秦檜粉飾太平費等宣靖無由蠲減開僖嘉定相繼用兵州郡所蓄掃地殆盡柄臣喜用才吏白撰取盈于是率以取盜之戚行一切之政奪民之食剝民之衣少應公家多備苞苴燕充私橐又三紀于此矣蓋東南民力幾三百年朘削日深生息無幾直至近歲殫窮見

底可為痛哭幸于天啓
欽詔旨敕下民欣然若
聖明黜逺貪殘謹節賦
更生然而治病不對證
則久莫能瘳去草不除
根則後將復熾今內地
之民窮於科苗之倍取
邊方之民窮於和雜之
多收此而不救墻壁有
文雖勤無補臣聞五代
亂世苗米每石額外多
取三斗史猶譏之今自
江以南二浙江東西湖
南福建諸郡一石之苗
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
下二石一二折納之價
至二石三四者少亦不
有一石至二十千者是
曾五代不若也臣請各
路專委清正監司一員
親歷諸郡面與守二計
算一年苗米若干上供
若干官吏兵支請若干
與之勘酌去處量出為
入立定中制特從朝廷
重新給降文思斗斛仍
令百姓自行槩量不許
顆粒過取如此則納官
之外稍有羸餘富者可
及鄉井貧者可瞻妻孥
持以歲年必有寬紓豐
泰之象矣　貼黃如從
臣所請乞從文思院製
造五斗斛若干斗若干
納一石既當二石而石數之外又有羸餘百四十四石者
此事蓋有淮鄉人家出產之
而縣司明出給由子科以和
雖司給付所委監司令依樣
堆夫腳剩名目若公吏而下
給付所委監司令依樣造雕鐫印記以某年月日某官姓名恭奉
聖旨給下某州受納秋苗使用萬文其斗專以待八加
七加六之零數若合加八則兩斛之外以此量
八十加七而下如之若江北兩淮京湖諸郡人
有甚者蓋秋苗者內外之大莊課也和雜者邊
郡之大莊課也惟其各有深利如根株不可移
如膠漆不可脫雖有賢吏心知其非而不能正
自潔其身而正於民病何暇議朝延之斛不過
文思所降而已兩淮乃有所謂市斛或一斛而
當文思之三或一斛而當文思之二州縣散錢
不過一斛之價其量於民則以市斛其交於朝
廷若上司則以文思由此朝廷若上司雖降一
百萬緡州縣但以五十萬緡已得一百萬緡之
米所餘皆歸之官吏　貼黃臣奉使總餉自擊
此事蓋有淮鄉人家出產之田僅二百四十畝
而縣司明出給由子科以和雜百四十四石者
納一石既當二石而石數之外又有羸餘百四十四石者
堆夫腳剩名目若公吏而下誅求更不預焉是

以二百四十畝之田而欲三四百石米輸官也然則人家無頼粒入口腹矣臣雖屢加禁戒永易止絶　臣嘗謂和買為内地無窮之苦和糴為邊方無窮之苦然和買為同二稅且内地樂土猶可若京淮百姓日與強敵為鄰而比年困於乘草征役居處服食幾同狗鼠僅有米穀出自力耕今又奪之此豈高宗皇帝所以惠恤邊民之本意由是言之士大夫之罪不可磨矣欲望聖慈仁不忘遠特發睿旨亦與新給文思正解於兩淮京湖諸郡明加解画五升以為准擬當經費時以與民耗折之費許令入中百姓照所給解自行縣量備劄各州曉示禁約嚴立罪罰有敢違戾以違制論仍許越訴官員窠窄公吏決配廢幾官員稍知畏憚不失和糴美意而邊民自此且樂與官為市雖與糴千萬亦可立辦實乘睿旨如從臣所請乞造解二百隻減俸訓百官族姓申命宰臣大約一歲財計出入之數始自宮掖以至千外庶一切用度稍從貶損且以減四分之一為率歲所剩餘當不減至百萬則舉以代納一路之賦歲代一路則積十歲可代諸路　貼黄當今東南號為腹心根

文思特造五升量同解發下雕錫印記如之然此特州縣所以寬民也陛下代天子民尊以養民為職可徒止于草藁而無以施惠乎後世田不井授既失其養民之方而困於養兵惟重有取民之具故王政不能行猶可行惠欲惠莫如與欲與莫如節用漢文帝躬行節儉國用既富則開賜田租久則盡除田租祖宗之世議者欲大為省節久乃計其贏餘擬當經費時以與民臣愚欲望陛下充廣此心服行此事以祖宗追思甲馬營艱難之時自訓以祖宗擘畫定鼎不視首飾訓猶御以祖宗七夕賜公主不過數千訓貴戚以常衮之辭嘗封訓宰執以司馬光之不受遺餘訓侍從以晉宋軍興故事王以下皆減俸訓百官族姓申命宰臣大約一歲財計出入之數始自宮掖以至千外庶一切用度稍從貶損且以減四分之一為率歲所剩餘當不減至百萬則舉以代納一路之賦歲代一路則積十歲可代諸路　貼黄當今東南號為腹心根

本所當固結者不過兩浙福建江湖數路而兩浙為畿内福建江東為近畿猝有匪乏可取於民苟有緩急可倚以濟事且謂節約既久物吉財不善深居獨運摎捩相仍狠狽披猖至今為梗蓋有六失一不知人而好持久劉倬在財賄曾式中在淮右鄭損在蜀陳暘在京湖或十餘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非敗非沒及以故去不易二不知兵而好分屯江者盡以屯淮而江上更募市人以為防江之兵屯鄂江陵者盡以屯漢上而膜心之地但加巡警契勘江東一路下四大臣咨圖之　貼黃臣聞紹興間金人侵取陝西而不恨夫葦弊以醫民生之久傷施惠以維民心之久散祈天永命其本在此惟陛下與二三等五等人戶夏稅折帛為錢不滿八千餘萬貫為絹不滿二十餘萬疋其他諸路可準而知若以陛下刻志為民歲月辦此正自不難此在陛下以五帝三王為師以大本大原為意以萬年億世為圖則轍臣之言或上當聖心不然則指非說矣　七曰違事當鑒前轍以圖新功養全前轍也通鞏新功也臣觀故相謹守家法不啓兵端特以委任非人措置不善深居獨運摎捩相仍狠狽披猖至今為梗蓋有六失一不知人而好持久劉倬在財賄曾式中在淮右鄭損在蜀陳暘在京湖或十餘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非敗非沒及以故去不易二不知兵而好分屯江者盡以屯淮而江上更募市人以為防江之兵屯鄂江陵者盡以屯漢上而膜心之地但加巡警契勘江東一路下四大臣咨圖之　貼黃臣聞紹興間金人侵取陝西而不恨夫葦弊以醫民生之久傷施惠以維民心之久散祈天永命其本在此惟陛下與二三等五等人戶夏稅折帛為錢不滿八千餘萬貫為絹不滿二十餘萬疋其他諸路可準而知若以陛下刻志為民歲月辦此正自不難此在陛下以五帝三王為師以大本大原為意以萬年億世為圖則轍臣之言或上當聖心不然則指非說矣　七曰違事當鑒前轍以圖新功養全前轍也通鞏新功也臣觀故相謹守家法不啓兵端特以委任非人措置不善深居獨運摎捩相仍狠狽披猖至今為梗蓋有六失一不知人而好持久劉倬在財賄曾式中在淮右鄭損在蜀陳暘在京湖或十餘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非敗非沒及以故去不易二不知兵而好分屯江者盡以屯淮而江上更募市人以為防江之兵屯鄂江陵者盡以屯漢上而膜心之地但加巡警契勘江東一路下四大臣咨圖之　貼黃臣聞紹興間金人侵取陝西而不恨夫葦弊以醫民生之久傷施惠以維民心之久散祈天永命其本在此惟陛下與二三等五等人戶夏稅折帛為錢不滿八千餘萬貫為絹不滿二十餘萬疋其他諸路可準而知若以陛下刻志為民歲月辦此正自不難此在陛下以五帝三王為師以大本大原為意以萬年億世為圖則轍臣之言或上當聖心不然則指非說矣　七曰違事當鑒前轍以圖新功養全前轍也通鞏新功也臣觀故相謹守家法不啓兵端特以委任非人措置不善深居獨運摎捩相仍狠狽披猖至今為梗蓋有六失一不知人而好持久劉倬在財賄曾式中在淮右鄭損在蜀陳暘在京湖或十餘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非敗非沒及以故去不易二不知兵而好分屯江者盡以屯淮而江上更募市人以為防江之兵屯鄂江陵者盡以屯漢上而膜心之地但加巡警契勘江東一路下四大臣咨圖之　貼黃臣聞紹興間金人侵取陝西而不恨夫葦弊以醫民生之久傷施惠以維民心之久散祈天永命其本在此惟陛下與二三等五等人戶夏稅折帛為錢不滿八千餘萬貫為絹不滿二十餘萬疋其他諸路可準而知若以陛下刻志為民歲月辦此正自不難此在陛下以五帝三王為師以大本大原為意以萬年億世為圖則轍臣之言或上當聖心不然則指非說矣　七曰違事當

閒率以重臣開督府宣司於金陵姑蘇其他兩
淮荆襄但以民事付守帥兵事付軍率大閫居
中四面稟受得體知要氣勢雄渾比者江淮合
一以建大司千時逆全在太閫而色變未幾授
首蓋以其摧重勢尊指撝輕利無擊肘不一之
患　四肆敗不治而軍法弛汨州之役死者數
萬不治也許國之變諸軍不救不治也夏全張
惠之及京口大軍不戰而去不治也　五補闕
不綵而戎伍衰自嘉定以來蜀軍四敗京口之
軍三敗金陵江池之軍覆於蘄黃憤於江右無
慮數十敗乃急補闕以彌縫之其存者皆在軍
久而食錢多則可利其所有於是乎蘄汰其募
者皆流離乞丐之子弱而易制可以捽刻而無
變於是乎澄剌由是連營皆老弱雖欲練而無
由　六核實不精而濫政壞朝廷以意向示人
不喜其實而喜其名不課其事而課其言州縣
並爲城池而壞墅不治樓櫓不修闉隘每置寨
柵而支徑可通旁蹊可入募府上功而冒濫大
半將帥奏捷而敗亡實多沿江皆損腐之舟列
淮盡空虛之廩器械鈍闕士馬單微徒有盡圖
之整與夫中膊之圓備界以信賞盡成具文
貼黃臣觀襄陽維揚所築城壁皆孝宗命郭杲
任其事至今堅固無虞臣聞之除人本州築城
奏功得旨命楊倅立壽隱驗視時守臣急於集
事用糯米糊疊磚砌城驗視之際以手揭起守
窩力禁莫爲保明當時核實之政類此　以此
六失養成逆全餘風遺毒至今未瘥可不痛懲
而刀革之乎今廟謨一變造一盡臣分劃淮土
聯鄂蜀界首尾相維足可應猝儻於此時更留
聖慮大爲目治之計如前六失洗刷滌蕩俾無
因循苟且之患則邊聲日振邊備日充而紹興
陰興江淮大將數十萬之兵氣故蘇然復蓬以
此通虜雖有狼子野心將凜凜入其中而不敢
肆矣然而通虜易察虜難要當疑其可疑而爲
防幸其可幸而爲待其虜能吞十分有九之金
而不能獨取蕞爾一隅之蔡至求我以共濟此

可疑者一靼如熊狼殊非人類今乃漸殺其前此之恭順師屯玉蔡粗有紀律此可疑者二靼縱無仇於我然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靼之所不能強此可疑者三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亦縱無仇於我然賊婦楊氏以至谷用安夏全鄭衍德之徒靼之所不能保此可疑者四又使其皆不致怨於我而河南正墟民失耕稼人無所食饑餓之民所在萬計靼之所不能收拾此可疑者五況蒐狄之性貪而無厭猶犬嚙骨不盡不止猶犬噬人不擊不退女貞之和未嘗無併吞江南之心一敗於韓世忠再敗於劉錡三敗于吳玠吳璘而後和議成今靼自辛卯之冬舊我西邊入吾蜀口而我不能遏遂由金洋踰京襄以趨汴如行無人之境有輕我心又自壬辰之冬偏師由信陽直擣德安犯黃崗縱兵大掠驅人民牛馬道浮光渡淮以北我不能禦有安享富貴之心而漸忘習乘中原之怨資吾國之勇其剽易折其強易弱其勝易敗苻堅不得志於晉魏大武不得志於宋齊之能否士馬之多少地里之險易糧儲之有無與夫邊備之空虛邊民之恭噤破無不熟知之當益有輕我心挾五疑貢三輕無一勝而欲以玉帛與之講信修睦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然而有可幸者存焉知攻者必知守而靼不知知取者必知收而靼不知何也金類元魏以夷狄而為中國今也靼類赤眉以夷狄而為盜賊其人才實不逮於金之初興是以三十年間橫行中原惟務殺戮惟事剽掠而不能有其人民土地然彼固帝王之驅除耳靼破滅諸國往往殺其父兄而養其子弟名之曰投拜戶人誰無父兄之心特以畏其強暴姑俛首而聽命今投拜戶日繁多於靼之種類而靼漸不能制或有隙可乘起以難靼者水必非投拜戶也靼自殄金歲貢不滿盈溢亦頗有安享富貴之心而漸忘其前日勇銳(往)(投)伐之習乘中原之怨資吾國之勇其剽易折其強易弱其勝易敗苻堅不得志於晉魏大武不得志

於宋而況難哉金之方盛已有蒙古為北荒之
敵國九死未至謂他日必為國患又安知今日之
難不如所傳開狗國大人國諸強垂涎朶頤而
乘其後也可疑者不可輕而可幸者不可喜惟
當急脩吾武備急儲吾軍實急搜吾人才急收
吾民心閉之玉關處以門外待之以虛文謾語
而聽其恍惚而常示之以重備強形以壓其驕
驁無禮謹節而應舒徐而伏不使隙開亦不輕
發以觀其敝之所趨何如而圖之耳彼如求幣
吾應之曰幣非所新禮必先定昔也金人與我
為仇彼有所挾持我有所辜恥暫焉強竟以
不終今吾與汝本無讎釁以義相求宜從變通
庶保長久南土濕熱北土寒涼皆非二國信使
所至我欲交幣於河北彼可奉禮於漢上歲不
過二正旦生辰一切汎使彼此勿遣　貼黃臣
謹按國朝延安受夏雄州受遼或有不時無厭
之請但使州郡以未敢上言為辭而徐與之議
邊則為福速則必為禍靜則有可俟之機生民
休戚之關決不可輕也不可躁也不可苟也不
遜如何承矩李允則輩以任王帛來往應接支
吾之責　彼如歸地吾應之曰中原遺黎本皆
赤子彼之豪傑久固歸心但汝方有事於勦除
吾不欲遂　於延納今其破滅悉汝之勞吾以
何名享其土地　貼黃靼必與我亦靼必不與
我河南但當俟襄陽小使之回為假道謁陵之
舉可也蓋法當示之以無所利不然必有深慮
夫彼得吾之幣而吾之執彼之地彼將心恨
而謀沮而中原之地必自毀馳雲擾彼終不能
制將如耶律德光之患山東勢當北歸吾徐出
而收之非吾有乎　貼黃靼性畏熱春夏之交
教當北去若河南之地付之守者而經理之將
圖我也若河南之地委弃而不守將誘我也二
者皆非吾利尤當謹之重之或有金之舊臣土
豪傑以接境州郡若縣鎮來者惟當家用羈
縻之術以通河南之氣脉覘難人之情偽而已
邊則為福速則必為禍靜則有可俟之機生民
休戚之關決不可輕也不可躁也不可苟也不

可貪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　貼黃臣竊惟神州陸沈（沈）八陵夐隔天時人事適在此時若乘韃人之北歸因中原之思漢用師數萬收復河南撫其人民用其豪傑上自潼關下至清河盡河而守此誠大有為之規模不可失之機會也但重吾事力實有難言今姑以淮西論之朝廷椿積之米不過百萬餘石往往三分虛數在籍之兵不滿八萬往往大半老弱加以推剝捃剋之餘敗亡傷耗之後人無固志士有饑腹三隱事體大畧可知往年淮安之役朝廷會諸道之兵至十二三萬人東總至用米一百二十餘萬石乃克有濟若舉師北向費當十倍竊計國力決不能支蔡謨之言（恐）（改）（浩）之失不可不深長（思）惠也京襄十年開境僅無乏興一與韃通公私大困朝廷至捐平江百萬倉之米淮東西湖廣三總所合得上供之米溯流二三千里而給之京鄂之間米石為湖會六七十萬百姓狼顧枕藉道途然則兵豈可易言哉臣又聞鞋虜侵吾境其意可見而山東一項韃人頭目號阿魯术大官人謀謀不花者亦用安撫之以侵迫壽春淮西數當與之交兵矣和於彼而戰於此朝廷既無堅定之規模邊臣又無畫一之遵守悠悠泛泛莫知所止夫韃非小敵和戰非細事豈可尚同故相時用邇捲謟不公謀之卿士謀之國人以為萬全之策乎臣又聞壽春以北強壯之散在對境者淮西欲有招納必須錢糧若源源不已恐無以繼又聞襄聞遣人約降息州息州守者已棄城而走信陽夫金虜在河南我未嘗向北發一矢今彼以韃政滅人民無主我方於是時收之韃欲殺之而我顧納之萬一韃以為詞我何以對謂宜明諭邊臣悉加禁斷但力為自治之計以觀其勢之所趨可也　貼黃臣又聞蔡城之破空空無所有僅存殘兵百姓數百人及僞參政一人而已蓋其糗糧既無食無兵固空潰散而邊聞侈然以捷書來上分骨之奏方驕于

朝而北方乃傳難人於地窖中獲偽主去矣息州殘民千餘方是艱之慕而我又招之彼拾遂而就生路自應歸我蓋未嘗有攻擊閉敵之事也而邊聞又以捷聞矣其為撤圍大率類此戎狄聞之寧不竊笑此二十年來邊臣胥育之疾也豈可復蹈哉　貼黃臣觀東晉六朝兵屯財計比於今日甚為寡弱而能北抗胡寇閒掠中原綽乎有裕而無急迫艱難之象者不恃和而常自治也其於北方往來不過小臣輕幣隨行通塞而時其行留但界以存鄰交而已而自於彭城以東南陽以南建立大藩或用親王或用名將精兵數萬資贊如之襄陽為雍州江陵為荊州武昌為江州合肥為豫州廣陵為青州如今之路所統或十數郡文武寮吏或以千計其重且專如此然後天子都於金陵據江山之固以臨之此則其自治之規模也豈以和為恃哉　八曰楮弊當權新制以解後憂朝廷以楮價減落收換十四五兩界誠為知務但金銀之出不能多多則傷國度牒官誥之出不可多多則傷大家新會之出不容多多則人仍賤之故所賴以收舊楮者惟商賈品搭益鈔而已然施行有次第而後商方急於品搭而後舊楮可盡今雖有品搭之文而無期限之節故商賈亦不過以資次請益之鈔迫期赴場品搭而已以通泰承三郡之鈔言之在民間者二百二十八萬九千餘貫而自降旨揮以來其赴務場品搭者截日終僅三十餘萬貫合新舊兩貫之鈔所得舊楮為數三十總十三萬貫計之則所收舊楮三百九十萬而已折鈔真鈔又所未論若此者非十年品搭不可安在其為收舊楮乎是以商賈所積舊楮盡輦以入京而封椿新楮免換為之不繼新楮之出既多人亦視同舊楮不甚愛惜自浙以西率以舊楮一貫三百易新楮之一貫舊楮之陌已為錢三十有三以此展算則新楮之陌已暗落為四百二十九矣是以物價翔踴愈甚於前閭閻之民尤為狼

顧如病而服藥藥不對而病愈增豈不殆哉目前之策惟有變通益鈔旨揮以術驅之於數月之內使商賈急於品搭則舊楮自少舊楮既少則新楮可通則官司稍提之政方無窒礙而百姓危慮急迫之證可以立寬矣臣方外小臣不敢輒議朝廷大政事體陛下詔二三大臣亟圖之無使興時功利之徒得以竊起章惇役法之弊雖由於鞋亦以楮輕物貴增創皮幣或一楮而為三緡或一楮而為五緡至於為十為百然人終不以為重其末也百緡之楮止可以易師旅征行之費又未免以楮則楮者誠國家之命脉也去歲未變楮令之時諸處舊楮其陌尚既變楮令之後新楮錢陌反不一麵而國弊矣楮之不可不惻於其微如此并乞廉照　九曰盜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比年以來綠林之風偏於內地江東與南安盜之祖窟盱贛軍而盜衝民而盜若循梅閒令之所未降逮故戚舊楮之價則何以一書紛紛為也良由者乃其餘支殘裔爾江與安南其端在郡貿販無術以收舊楮而但出新楮故民不貴而價愈贛與衝其端在吏緣南渡以前江南安號為樸茂且舊之在民間者為數不下三百萬若有術以驅商賈使之急於品搭計一袋所入為舊楮三千則三百萬袋已可以收舊楮九千萬矣其於十二千萬則以度牒官誥收其二金銀收其二新楮收其六不出數月舊楮盡而新楮見行將自流通物價自將減該權之所在民之趨之順於流水特在於使由之而不知爾今不亟為區處新楮前出其弊已爾年歲之後將甚於昔官司之所仰者在楮而民不重官之所倚者在法禁而民不服楮非吾楮則國非吾國矣金人時或稗其都計而南安以兵驅商賈使之急於品搭計一袋所入為舊楮然後克之何哉蓋江為八郡之最貧往昔朝家

其國至一日常欠六十餘緡支遣況年來官吏
養尊習侈苞苴囊索過於上供不為無藝之求
何以取給由是深山窮谷無不追宿通無不食
貧盜夫此福建之盜所以起於嶺民也賴素有瘴癘之風而狂憲乃
所以起於嶺民也賴素有瘴癘之風而狂憲乃
採剥薄之政日夜鞭之而不顧財能捍金人之
冤而庸守乃處反側之際視之如平時而無所
虞衛與嚴接臘冤所稟村夫野氓鬬爭自喜一
牛之訟不審而千里之禍立成當時守倅之罪
其可逃哉然則精擇守令奉宣德澤以和輯其
民而盜之祖窠又為之專條區處使吏寡於求
而民安於養則盜永不作矣　貼黃臣聞所
謂盜子者皆汀贛閒惡少不耕之徒若不販盜
即以刼盜自給與其使之為盜寧寬盜禁前此
盜子率千百計來往不以盜聞民亦習以為常
何以責帥府謂安劉下湖南京湖從公相度長
久利便之策免至往來煩擾且有奔命不及事
之患　若自湖以北號為五溪蠻徭錯居承平
百年僅幸帖息而比來貪吏狃其衰懦亦務侵

漁金砂材木之産方舟而下皆自此出怨氣滿腹忽焉一發鍾相楊么益以盤據其患必大方江湖二廣梓鼓相聞獨未及湖北而禍胎所伏浙不可諱此在守臣得人修舉職事訓閱民兵檢坐徭省交通之某仍令監司常切覺察官吏如有收買貨物騷擾生事者並計贓劾治其廣西琥管一帶亦乞准此施行第惟比年以來官吏狃於貪殘殆成痼疾雖陛下諭之以詔旨勵之以賞罰正恐士習已壞未易挽回且欲倣祖宗故事於朝臣中選擇公清忠亮之士分道奉使布宣德意訪聞疾苦舉揚廉白糾察姦貪庶幾觀聽傑動吏道可清且使遠方百姓知陛下憂之念之深如此自然感悅愛戴不忍復為盜賊以梗聖化點黃旺謹按高宗皇帝紹興二年九月壬午手詔邊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覩風聽之大困民死於敲掠兵死於轉戍不空久而不治謂空因遣使者試以黃榜招降許以不死或更量與補官彼必欣然聽命是亦高宗皇帝已行之規也庶幾內地蒸得平定不至蔓延蠹國殘民併乞睿照　臣區區孤忠粗已殫竭於九事之外復效其愚　臣伏覩御劄首以聽言用人為治道之要言則自近以及遠人則循名而責實大哉聖謨願神毫末臣聞聽言用人非二說也蓋聽言以觀其人則得其邪正真偽之實若不知言則亦不知人矣古者有聽言以興亦有

攝御史十月己卯宣五使劉大中胡紫朱異明橐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此所上詔州縣徒牆壁皆為虛文今遣鄉等務令民被實惠姦貶之吏必須按察以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曆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其後五使多以稱職聞　貼黃　臣聞江西盜陳三捨為害累年未能招捉吉贛事力為之大困民死於敲掠兵死於轉戍不空久而不治謂空因遣使者試以黃榜招降許以不死或更量與補官彼必欣然聽命是亦高宗皇帝已行之規也庶幾內地蒸得平定不至蔓延蠹國殘民併乞睿照　臣區區孤忠粗已殫竭於九事之外復效其愚　臣伏覩御劄首以聽言用人為治道之要言則自近以及遠人則循名而責實大哉聖謨願神毫末臣聞聽言用人非二說也蓋聽言以觀其人則得其邪正真偽之實若不知言則亦不知人矣古者有聽言以興亦有

聽言以來有以言用人而得賢亦有以言用人而得不肖是故人君不可以荼聽言之名當求所以知人之實且願陛下以恁然至一之心察紛然不一之論凡有包藏者其言必支內有媚忌者其言必隘不公言之而察言之其言必不實　貼黃臣正不禮言之而聞言之其言必不實　貼黃臣所謂禮言之者以割子以封章以彈劾輪對也元祐初韓維以口奏臣察過失宣仁太后悉而出之蓋為此　陛下誠以此察左右之言使傾側偏詖之說無所容其間則賢者安能者勉而陛下始有可用之人矣　貼黃臣竊見元祐間諸賢並集于朝一時氣象須還太平矣只緣各人不能心無適莫自相攻擊汲黯朋黨之扁紛然角立以君子而得朋黨之名遂為熙豐間小人所窺陰拱默伺及于紹聖其說得行一例窺斥善類為空益光弟內閧于墻則忱人因以為利此前之明鑑也伏惟陛下獨觀公聽預察幾微鑒于前轍明諭此意自二三大臣經筵講

捨舍侍從以及百執事下至學校之士皆當惟上之訒儻蒙聖慈俯垂省覽或有消埃上裨海嶽臣雖九殞不悔瞻戀軒墀臣無任隕越屏營之至須至奏聞者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
恤人戶事　端平二年

臣竊惟朝廷自更大化詔旨之所戒勑臣工之所建明惟田保謨邦基愛惜民力於是寬恤之日以畨二稅之中以減損秋苗斛面為急錄二浙以及于閩又及于江之東百姓蒙惠甚休獨江右去天遼遠且有司奉行弗虔澤不下流臣狠仍人足狥輸一道深惟此事乃端平親政之第一義凡在臣子職當將順布宣是用不量鶩鈍被受指揮再加諏度仍刷到各州吉水永豐太和萬安龍泉縣共受領九萬九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六升同前仍各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

八萬六千五十七石五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二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六隻二斗鐵斛十六隻　一吉州諸鹽米一十六萬四萬二千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二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一斗鐵斛十隻　一贛州歲催秋苗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一十石八斗四升九合五勺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一斗鐵斛十隻　一隆興府管催秋苗一十九萬二千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三斗鐵斛六隻　一袁州歲額催秋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五石五斗三升五合七

勻六抄每二石以一
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為準正耗義倉等
額催秋苗九萬七千三百五十七石一十七升
四合一勻四抄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
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一斗
鐵斛六隻　一江州歲額催米四萬三千六十
九石七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
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一斗
鐵斛六隻　一江州德安縣米一萬一千七百
五十二石一斗七升五合每一石以一石一斗
五升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
鐵斛四隻一斗五升鐵斛四隻　一撫州額管
實催臨川等五縣苗屯米一十三萬七千一百
七十九石四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五升
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
十隻四斗五升鐵斛六隻　一臨江軍歲額實
催四萬九千一百六十七石六斗九升每一石
以一石四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
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六隻　一端州歲
新塗縣額實催苗五萬六千八十四石一斗四
頌催秋苗九萬七千三百五十七石一十七升
四合一勻四抄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
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一斗
鐵斛六隻　一江州歲額催米四萬三千六十
九石七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
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一斗
鐵斛四隻一斗五升鐵斛四隻　一撫州額管
實催臨川等五縣苗屯米一十三萬七千一百
七十九石四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五升
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
六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　一撫州德安縣米
治縣合催求米四千一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每
一石以一石四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
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　一興國軍大
安軍歲催苗米八十七百五十八石二十三升
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
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　右
指揮除臣所部州縣秋苗斛面如浙西州郡有
開具在前臣再照得昨來諸路監司遵奉御筆

一歲頓減數萬石者江東州郡有一歲頓減二三萬石者所在守臣能仰體九重寬大之澤通融斡旋補助支遣初不見其不足今旦椎定之數係據諸郡從實申到數目量加裁損于諸郡初無大段虧折委可行之經久如蒙聖慈更賜明詔諸郡確意奉行其于培植根本之計誠非小補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伏乞照會　貼黃旦再照得本路諸郡所裁減秋苗斛面爲數不多儘可通融稗補惟南安軍舊係兩石納一石今與除豁三斗北之諸郡其數稍多却恐本軍地接溪峒財計素殫設有非遇支遣未易支吾合議貼助庶可悠久本司今契勘得本軍南康縣及撫州樂安縣每歲合解米代發湖廣總領所米價錢八千八百石內南康縣五千石樂安縣三千八百石本司從例收雜本色米六千四百二十五石并將合得興國軍首復米一千石共奏七千四百二十五石起解赴總領所交卸今來本司欲于南康縣五千石價錢內撥二千三百七十五石所有自餘二千六百二十五石三千八百石價錢并興國軍首復正米一千石及樂安縣本色米六千四百二十五石起解永司木

永遠莫大之利伏候勅旨

奏乞廢隆興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
酒稅害民之擾

竊見本府進賢縣管下有聚落一區地名土坊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強名曰鎮而有酒稅務一所所謂稅者考其歲額入於本府者止三千餘緡入于通判廳者止一千三百餘緡然實斛不及三分之二通一歲而論官司之所得者不過二千餘緡而已所謂酒者初無醞造亦無發賣係于鎮戶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納錢一戶或四五十文或三十文或七八文以是為月解歲亦不過二數百緡而已合二者而計之可謂毫末而本鎮却有酒稅官一員專攔截葦惡少仆牙數十人皆叅食于數十戶之市民甚則羅織村氓攘奪商旅又甚則攔截客舟於二三十里之外以是為辦官課而實則為官吏專攔等葦橐索之地民旅之被擾非一日矣臣竊以為事有不便於民雖官有大利尚當決去況此無甚利於官而有害于民然此為有司者何忍以二三十緡之歲入而使一方赤子永無聚廬托處之安乎臣除已將本鎮酒稅一面住收外欲望聖慈軫念民瘼亟賜允俞將本鎮酒稅務特行廢罷下吏部永不作缺其見任人令赴部別行注授庶幾遐邇群壤之民鼓舞聖恩如在咫尺臣無任懇望之至謹具奏聞伏候睿旨并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更賜敷奏亟降指揮施行伏候鈞旨并申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照對臣猥以菲才蒙恩將指瞥惧無以撫摩凋瘵保謨根本少稱明時臨遣之恩竊見江右諸郡仍年寇攘水毀之餘市井蕭條田里蔓悴不堪舉目去歲雖得中熟譬猶飢羸傷敗之人僅能飲食正要扶持而臣訪聞所部州軍之吏大率聚歛之政多寬恤之政少其見催四年紫料如端平元年夏秋苗二年夏秋民閒自不應拖欠若乃紹定五年六年逋負例皆細民下戶些小奇零及逃亡倚閣不可催理之數所在征取尚多峻急公家之所得其實無幾蒞吏之並緣其害不貲臣偶兼權隆興府職事遂將本府財計攷核源流剔括弊竇見得催可支吾已將紹定六年以前應于民間未納官物並與住催仍以隆興府為準行下本路州軍一體蠲閣施行庶幾寬之一分之賜仰副聖王子惠困窮之意須至奏聞者　貼黃照得臣所奏管隆興府雖稱都會財計所度至為不貲勉強支撑尚可少施及物之政諸郡可以類推臣所以先自隆興蠲閣正欲以身率所部并乞廒照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據隆興府都應申淮九月十一月省劄行下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等路應有官之家并寺觀每田一畝出官會一貫以助收減竊詳上件指揮關係不小臣叨綴班行職奉使指蒭民利害所當講明一郡施行又當任責須至奏聞者

臣聞利不十者不變法令畧計一件指揮其害有九其利有一旦利不十則不為況一利而九害乎官會之多三十年矣端平以來適當其極始者求快一時盡收兩界已事端往無以議為今欲使官戶寺觀計畝納會以用前論之會價必踊且可收會此一利也然朝廷不過欲稍提官會耳立國在民民心一失民力又窮雖盡收會于純用銅錢能保禍亂之不作乎請言其害且有官之家除富人外其它初鬻貧儒拥守坟業偶以入仕便令出會必用錢用錢必鬻產賔德宗聞架收稅猶給軍須令朝廷計畝出錢但收故紙是計出賔下而人怨則同也其害一也

簪纓之後既少見祿入拙經營僅有薄田以給衣食百畝以上或未開析及此身者多是几稱官戶皆不免也雖云百畝以下本戶無人入仕者免此非計屬不可將有實滿百畝而得免亦有不及百畝而勒出者矣既出官會又賂鄉胥何以當此其害二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和糴拋降以科提官會以廢典郤思計令江浙福建之民蓋校尉建車而迪功平斗遠同入仕之科且既令出會以買此官又因得官而再出會臣恐自今以後人人不特以官會為戒尤以有官為戒矣未必將提之功已先失鬻爵之利又況貧乏士人偶得一解遭際慶典本為親榮豈料反為家禍其害三也兩浙形勢之家雖計畝多而出會易然陛下仁慈枯藉之典猶不欲行于貪吏況其父祖非勤舊則宗戚亦何忍使比閭小吏數其籍而索其賢為大不美若泥中之鬬獸乎且有官之家既不得免簪纓之後又不得免而椎貲之家尤不得免然

則天下皆不得免也以為不忍有擾于民而施於有官豈官戶非民耶抑但以商賈佃戶爲民耶且彼無所從出不過均諸佃戶耳今又為之法許其越訴是教佃戶以訴主家也其害四也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兩浙不如閩中然几年晴賂盈門主首類皆席卷以償所費閩中僧寺猶狼狽不如舊它可知矣若通觀則所設無幾且田莫多于寺觀然欲於田之外責以一錢實無從出爲國取民一至於此亦太無具甚矣有萬畝者當出萬緡非起債則逃竄此事未行而其兆已見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行香祝壽漢官舊儀一頓請條恐非美事且為僧者必少祠牒愈不可鬻矣其害五也一路之田豈無三數百萬緡是一路白出三數百萬緡也一州之田豈無四五十萬畝是一州白出四五十萬緡也向者朝廷已遏帑藏出數千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已無成矣今州郡又竭悶悶出數千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必有甚焉安有古今天下內捐數千百萬外捐數千百萬不爲用兵不為振民不為土木乃為臣臣故紙而費之若此可謂拙矣其害六也今立法而約之曰折閱吾楮官吏按劾動百姓徒配然且不信而日輕顧乃明示之以棄楮不用是教之也臣恐法行之後民間愈不用會而會于皆無用矣其害七也且陛下親政以來嘗興十萬之師矣嘗閱歲步二司之兵矣而中外驟動禍變隨之幸而聖德彰聞天命肇固人心自定事變自消今又不戒輕聽議者之言速為率爾不審思之弊謗讟由此而興盜賊由此而起昔之謗讟官吏受之今之謗讟朝廷受之昔之盜賊有辭且姑舍是其目前必可知者有四患焉有田畝不整之患有土產不殖之患有勢必用刑法之患有每事行賂之患何謂有田畝不整之患蓋官戶寺觀若一一要見實數必用追索干照而江浙之間以說戶走苗稅又多白契不登簿書倉猝整會必落吏手

如此則下戶獨受其害而上戶可免中戶亦以計會免矣獨寺觀可以謀書攻將恐寺觀亦巧計飛走寄附形勢而因之以失常住矣何謂有土產不齊之患閩中田貴而稅輕然人戶田少五七十畝已充里正而錢尤難得江東西又不然除平野上腴之外永田多瘠山田多旱畝直不過一二千蓋有數年不得收者若例出一券為之柰何以田售之於人則人不欲以田歸之于官則官不受典質則空竭稱貸則艱難亦有逃移流移而已二浙之田獨湖疇秀為最美而常杭則次之衝越為常稔而嚴婺台則不及且和雜和買取之悉矣獨未出會耳何謂有用刑行賂之患二稅五賦豪良且不樂輸況乎白科抑而貴已體國乎施行之初既曰禮諭必不嚴督其送納必遵遵上司未免行下則追監繼之不集則鞭朴繼之若又不集必重其罰于是人戶有性命之憂而縣道又添一項催科之苦矣凡官司舉事苟一涉民無非吏福且戶出若干

會必經司必經攬戶必經縣吏必經州郡必經上司所經之處非金錢不可使強明之吏臨之尚或庶幾不然則走弄文移出入賦籍增減田畝千蹊萬轍盡歸吏奸此固平日胶吾民膏血者所喜聞也四患曉然非有難見然則天下多事矣又況如前所謂謗讟盜賊之患乎其害八也春秋識私弊詆者履詆而稅吾載鑿所入以示不為已私與彼之履詆不同然它日國有大費無所從給則又將貴有官之家曰曷不體國一紙舉行易收減為輕費豈不可乎作法于涼其弊猶會作法于貪弊將若何其害九也且以至愚極陋少豪先帝親擢于多士之中又蒙皇帝陛下簡記于外察之末今者數月之頃至三錫命雖見控免決不敢當而一日必葺閭閻去留可為忠言敢有避忌臣自聞朝旨夜思晝度以為恐不可行害多利少而江西一道官戶者多貧為富室者多訟且比年盜賊焚毀軍兵經過人無蓋藏甫得一稔若重以

無藝必大狼狽蕭墻之内將有不測臣雖碎首死國何補于事用敢冒大訶謹先事言之伏望皇帝陛下鑒聖經之所識審國論之所極亟收計畧之令别求通弊之策庶保安靜之福不啓怨讐之心所有上件者省劄臣除已權空行下諸郡别聽回降外欲乞廑斷早與收回天下幸甚伏候指揮謹奏并申尚書省照會施行御史臺諫院　貼黄臣照得秤提官會當隨方而為之術擇人而行其智本無甚難今猶可救正不在出此下策并乞廑照　又臣竊恐朝廷之上重于及汗本以惡言為然區區更有余悃江右十年兵盜如建昌撫州章貢廬陵皆下脩嘗被殘瑞州所部亦曾有竊發竊謂上戶者奔竄流離藏蓋空竭方幸小稔瘡疾未本麼可為哀痛哉或蒙聖慈以江右創殘非也道比權與寬免目前庶幾一路之人知聖主軫念遐陬如在殿角感激愛戴盜賊自消并乞廑照　又臣又有深憂過計竊見朝廷更新大化登用俊良群陰屏

再論計畝納錢

照對臣昨奉朝旨行下官戶寺觀計畝出會以助秤提仍委臣訪察本路臣即嘗條利害具畧奏聞未准回降再准省劄仰目下措置奉行毋得再行違阻臣素抱樸忠粗知國體樞知楮泰之弊深軫君相之憂苟可扶救於萬分所願推行于尺寸第以國脉民命關係匪輕避嫌論萬世之是非四方之利害誠當萬死仝未暇論也臣本道言之事體實有未便蓋自嘉定至紹定三十年間常苦水旱近方稔熟殘破之處未還舊觀謂漸析之人未復舊業井邑多瓦鞠田野多艸萊昔號富實之家今皆空虛之室比之他路委實不同惠南安建昌吉贛道接山峒類以招安而受爵與夫防拓而得官平時官司尚難調御一旦科配易激紛紜至其寺觀尤其荒涼既欲征錢必動常住既動常住必無以贍養其徒必溢而之四方驅鼓減性之人而資之飢寒離散之域人所不料豈無可虞如近時湖南謝丁甲午之春臣時待罪淮西總餉嘗奏疏一通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用而陛下之不察朝廷之不省迄致敗缺蓋無隊而動終負師曲之名為敵又一可恨也精兵良將粮儲器械未免失亡二可恨也挽敗之形憊怯之證皇踐於中原四戰之衝使虏狄生心英雄竊笑三可恨也今日計畝數泰之事不審而發七而必有後悔胡以異此劍心南以救眼劍撥根本以扶枝葉縱使目前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裏宜急救備不可闕

臣恭惟皇帝陛下奮發英斷遵遂樞臣出助六師禦臣世受大恩猶有愛國憂邊之志再須陳

吉佾參謀畫唯今事勢悉在目前區處曲折當

稟行府成敗大計盡告朝廷曾參日省其身以

爲人謀不忠爲急況臣爲陛下謀東南之事知

而不言是謂不忠言而不達是謂不智謹昧死

言之伏惟皇帝陛下試垂聽焉臣嘗伏讀國朝

通鑑每于宣和靖康之事痛憤流涕以爲虜非

能也亦非天也我有三大繆焉爾其初也輕於

交敵其繼也輕於挑敵其末也輕於奉敵是謂

三大繆而皆自輕於爲謀始夫吉凶關於舉動

及矣豈特惜之

皇帝親擢之恩旋屏廢者十年迄無一線之路

上報先帝歲在丙戌蒙陛下收召於閑冷之中

數載之間內而省寺外而麾節本竊過矣稱塞

耿然中夜以思隕涕如雨故苟有區區之見關

于國家理亂安危之大端者誠不敢以疏遠自

說緘默而不告陛下也一寸丹心不任憂憂懇

切之至并乞虛照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

臣恭惟皇帝陛下奮發英斷遵遂樞臣出助六師禦臣世受大恩猶有愛國憂邊之志再須陳吉佾參謀畫唯今事勢悉在目前區處曲折當稟行府成敗大計盡告朝廷曾參日省其身以爲人謀不忠爲急況臣爲陛下謀東南之事知而不言是謂不忠言而不達是謂不智謹昧死言之伏惟皇帝陛下試垂聽焉臣嘗伏讀國朝通鑑每于宣和靖康之事痛憤流涕以爲虜非能也亦非天也我有三大繆焉爾其初也輕於交敵其繼也輕於挑敵其末也輕於奉敵是謂三大繆而皆自輕於爲謀始夫吉凶關於舉動存亡決于轉移苟不謹重而輕于一發由輕得敗由敗得畏由畏得亡此王黼耿南仲之徒所以誤宣和誤靖康又將誤來者而未已也臣不識忌諱竊迹比年邊事頗近似而無甚異蔡州之攻是益州之約也汴京之議是平州之約也然而其來

猶緩則以裹與陽猶有兵猶有任責之人而彼猶有存所顧忌也天下之願和者其人有三種小人願和庸人願和敵人願和敵人之願和者亦莫甚于世近本朝嘗和金金人嘗和韃夫惟既和然後我無任責之人無死敵之志而大禍至是故金韃常先於和我利其所欲者在和可以息兵也於是小人幸以為功庸人幸以為安而又忌夫任責之士也則窮之以所不能故靖康以戰窮李綱綱以敗去而後和議定綱去而种師道遂擊之策遂不用北方無綱無師道而後大河無備越明年而二酋分道並進前無一人之賢然不可謂無綱之忠朝廷豈可不收加拔援而使盡得以併兵也哉裹事危則和有兆和成則國事去矣抑臣竊有疑焉夫督府之來為何事也將以解裹急也則當如高宗皇帝之託付張浚使浚即日勒兵走偽豫七十萬衆劉豫遂亡故左相趙鼎常曰督府事須從朝廷維持沒每有事則必取而施行之此則沈與求輩所不及也夫種在內蠡在外則在內沒在外譬猶塤篪利相應而成聲音譬猶首尾相應而成摧衝譬猶太阿盡握之柄而後剸割譬猶毛錐畫仲其用而責以運轉也夫如是督府雖遣事已無成事無成而和議決臣尚恐言之且督府又有甚難者沿江有大制閫焉京湖有大制閫焉鄂也廬也揚也皆有制閫焉兵皆其兵將皆其將財皆其財督府既不可得而寄治矣夫此皆要處也皆盛藩也要處既不得即於是不得已而之金陵則金陵近不得已而之江陵則江陵遠乃不得已而之尋陽夫尋陽者重而今輕昔中而今左豈可以六朝例論哉斗絕一隅嬰城自守豈可以上援漢下儲淮哉夫遣之

而無謀居之而非都會二者亦既異于張浚葉義問之來矣如臣愚見會兵黃州勤兵而進開府于鄂進師江陵示以形勢壓以聲威森水方生疾疫將起彼雖禽獫亦熟于兵敢不解乎抑臣所慮既解之後有以誤靖康者誤國論矣欲望聖慈下采愚慮親灑宸翰一如紹興督府勤於諸將用命以解襄陽倒懸之急既解之後大為部分改絃易轍練兵積粟一一可倣杜絶和議常為戰備示之以不可犯彼越大漢踰兩河空虛無人進有堅壘退無因糧必不敢出持以數年其內自亂中原分裂徐制其後安知舊物之不復還哉臣歲在癸巳甲午總餉淮右知朝廷有開隙之議嘗因應認上封事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用而天高聽邈莫遂挽回曾不旋踵臣言粗驗今又不度疏賤輒陳大計蓋前之戰今之和其誤一也官以謀為職不敢不盡愚惟陛下幸赦謹具錄奏聞伏俟指揮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紹平三年

臣歲在癸巳之冬待罪淮右饋事恭奉求言之詔嘗僭條九事以聞其第二條則乞陛下以社稷為心遵用國朝典故選養小宗以俟聖子之生蓋導迎景貺鎮壓群情深計大慮莫急於此今閱三年矣尚未聞有所施行小人之家有千金之資猶知反顧其後陛下承祖宗三百年基業獨不念及此乎臣一介疎迹心切忠愛是用不避煩瀆之誅復祖前說以獻惟陛下曲留聖衷實社稷無疆之休并乞賡照

秦始士大夫私意之弊嘉熙元年

且嘗服膺先正沂公王曾之論曰士大夫要當純意國事純之為言一而不二之謂也一則公二則私甚矣私之為害也理有是非私洱之則是者非非者是事有可否私乘之則可者否而否者可人有賢佞私材之則賢者佞而佞者賢議論以私而不同心則建明於此者彼之所疵瑕政事以私而不同力則規置於甲者乙之所沮撓有覩望而無憂愛有虛誕而無忠實有傾軋而無協和物我對立於胷中而國家若置於度外嗚呼此豈非今日士大夫之大弊哉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之為義人而不天在昔疆埸無虞之時臣固以逆憂其兆世道之消長及四郊多壘之後則沒心關國步之安危至於今日封疆日蹙煙焰相逼萬事不理而尚以私愛憎私恩怨為心則消長安危久不足言將直繫天下之存亡矣不幸變故之來無及于救當是時也姑論名位之崇卑毋分趨向之同異縣墮塗炭之不存毛將安傅言之至此可為於邑也已昔符堅欲謀伐晉權翼以謂謝人君且輟睦內外一心未可祐曰吳瀕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備者大而將趁於朝士困於野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瘉力致死可知矣夫一能瘉力致死則吳可滅常人者之慮乙于無形夷狄之侵士大夫私憤之勝藉且之所獨惧也故望陛下念祖業浸遥而將傾傷士習尊察群動以剛明消衆慝毋以違順觀人言毋以雙譽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陽相先有志之士則相與愛詡任事之人則相與扶持而毋并智戮力一忱則危者尚可安而衰敗之症尚可起也且前歲襄漢潰決雖悔曷追傅曰皮

淮俶擾三川陷沒今歲向春蜚使遄遞稍緩遲至秋冬急症恐甚於前講求救死扶傷之策只有半年日力惟君臣之間勿以常言忽之臣丞不敢懷切取進止　貼黃臣又聞國以人重亦以人輕國以人興亦以人廢時當艱虞固急于才智功名之士而尤急於剛正骨鯁之臣昔晉大史屠餘見平公驕而無德義知晉之將亂以其今日不知其亡也臣誠傷之欲望陛下明詔宰輔擇其最孫人望而開民譽者亟加收召或還之于政塗或歸之于某路或及之於言責賢者之領袖既登進于朝廷自能氣類薰蒸善人畢集豈惟猛虎在山蓁藋不採廢幾國論歸一人心底定士大夫之背公植私者外有所矜式內有所顧忌其于天下國家夫豈小補若曰端平以來用賢而治不加進遂以為賢者有虛名而無實用例加厥諫之心則夫之矣管仲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伯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伯也不知陛下昔者之用賢果能知之乎知而果能信之乎信而果能不以小人而所憚者汲黯而已臣之居官無以踰人其功名才智史未之見也獨以其能面折廷諍有伏節死義之風而亂臣賊子為之畏沮然則剛正骨鯁之臣其有益於人之國固如此蓋昔陛下躬攬政權招徠衆正布在列位不幸而臣德秀臣洛陵臣重珍相繼淪沒其幸而存者又皆流落江湖之上矣孟子曰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臣誠傷之欲望陛下明詔宰輔擇其最孫人望而開民譽者亟加收召或還之于政塗或歸之于某路或及之於言責賢者之領袖既登進于朝廷自能氣類薰蒸善人畢集豈惟猛虎在山蓁藋不採廢幾國論歸一人心底定士大夫之背公植私者外有所矜式內有所顧忌其于天下國家夫豈小補若曰端平以來用賢而治不加進遂以為賢者有虛名而無實用例加厥諫之心則夫之矣管仲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伯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伯也不知陛下昔者之用賢果能知之乎知而果能信之乎信而果能不以小人而所憚者汲黯而已臣之居官無以踰人其功

豪之于今日之勢猶大病之人衆醫束手莫適為策使其聚參苓芝术之劑以扶病者萬有一焉元氣之復還若投以鳥喙狼毒則立斃矣此臣所以紬繹世務而廉潸時也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乖疎政體叢脞九有十四年矣實紹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弼豈惟天下之人惜之雖陛下亦自惜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乖疎政體叢脞曰鼓鑄曰收幣曰變鈔曰恢疆曰茶鹽曰稅畝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舊傳此先業不惧而失於輕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脉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回皇四顧凜乎旦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群臣跪起而退則已矣聞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列局

奏論制國之事不惧則輕徒惧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惧已事不可徒惧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惧則失之沮先事而不惧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惧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實紹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弼豈惟天下之人惜之雖陛下亦自惜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乖疎政體叢脞曰鼓鑄曰收幣曰變鈔曰恢疆曰茶鹽曰稅畝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舊傳此先業不惧而失於輕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脉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回皇四顧凜乎旦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群臣跪起而退則已矣聞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列局

朝而出暮而入謀於文書奉行常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相中肯綮可以見之能行者又不過空費筆札爲縉紳閒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之卷已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柰何者毋乃徒惧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雠人後強弱無定勢也屬王板蕩之餘周室衰矣宣王繼之則勃興宣帝厲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繼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與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綱雖紊而網尚存棄雖弊而領固在挈提振起風采立異顧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救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救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祖宗救百年社稷在陛下之志而已志立則有深思思深則有真見必早躬側身必勤邦儉家必教求真才而篤信之必講明實政而力行之必不踵叔季之事以稔衰亂必不以聖賢之言以務文飾心誠意篤精通氣應雖值艱難之會自有挽回之機如其惧而不戒憂而不圖惡忘而不計安畏亡而不求存寄時日於歆慕付危機於坐視則前代傾危之轍載在史册有所不恐言矣昔衛文公如畏狄難至於服大布之衣漢高祖將圖天下至於縢婦女無所辜光武欲恢祖業至於不御酒肉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曰以齊王猶反掌也聖賢豈欺後世哉然則在陛下而已臣一介孤蹤去國五稔陛下雖有燕採菲葑之度而微臣邈無進效忠益之階間嘗隨事獻言身遠慮疎祇取媢嫉退伏山林自分已矣陛下感於微刚之長並召時髦下及庸陋身木造牖已玷除書天地恩深若爲報稱惟有竭盡底藴萬一補助消埃然臣竊觀時事綫紛叢委高言之則恐以爲迂閒而難行淺言之則又病於猥細而無益故願陛下立志以先之則失瘵疾之方對證之劑雖至愚尚當殫慮研精深維熟計繼此以進取

進止　貼黃臣嘗觀先正枚公張浚中興備覽其議固結人心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脩治其身及綱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為禍也尚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君人者倘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敎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其微而忽之幸也臣以為淺之言尤切于今日伏惟陛下細加紬繹則必有惕然於聖衷者并乞睿照

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

臣嘗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此不易之至計也然國家之取士與士之發身所重者惟文科進士而淮襄之士率不利于科以每舉春榜觀之淮西尚有三數人而淮東則不逮矣淮東間有一二人而京湖則絶無矣於是均光隨棗鄧復漢沔之郊士之預計偕者往往不願觀光於上國州郡真為之勸駕而後就道何者不精於時文故也迂之精於時文者固為差淮襄之士其入官者既少則仕於淮襄者居多矣謝江南之士嘗試以淺近之事論之其便弓馬一不如土人也語地里二不如土人也耐風霜三不如土人也熟虜之情偽及金鼓兵革之事四不如土人也以彼所習較此所不習其難易之相去遠矣然彼不得朝廷之官無由仕於其土地不中進士舉無由得朝廷之官不能為時文無由中進士舉則所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者其說終不可行矣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分路取士而已恭惟神宗皇帝慨念西北人才多廢嘗議改貢舉法而先正司馬光首建言乞將諸路舉人各立字號考校大畧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欽[缺]烟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

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經義詩賦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經義詩賦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綏拊州縣其次方恩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谷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清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者有益于公家之用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其後遂將陝西五路舉人分項令考孝宗皇帝加恵三邊既詔四川類省專留兩名以取舉人之數放之淮東一百四十人湖北一百四十二人四川武舉省試比試額通取進止　貼黄臣嘗以端平二年四路到省一十五人京西五十九人通計四百八十人若以大例十七人取一名其過堵者僅二十八人而已初未嘗多侵省試之額而可以救四路之士心亦何悍而不為也併乞廣照　旨切見京西七郡及湖北復州荆門軍德安府歸峽州已行殘破今歲科舉各處士人未有就試之地擬貢已迫合議區處臣愚欲乞行下京湖制置司悍徒無所係屬非越江而內閧則俯貢以從難深憂大患將不在虜而在蕭墻之內也　旨願陛下亟下明詔自嘉熙三年省試為始將京西兩淮北淮東淮西舉人分路考校兼以十地之人取一名零分更與放一名庶幾得淮襄之土地一利也因士以收其土豪因土豪以收其丁壯二利也稍抑時文之弊以致有用之才三利也伏惟聖明以保封疆復境土為特發睿斷宣諭中輔速賜施行名士幸甚宗社幸甚取進止

就江陵府踏逐寺觀一所立貢院令項差官合十二郡之士混試一次却以十二郡元來解額衆同取放其十二郡曾請舉人不論已免解未免解特許來赴嘉熙二年省試一次庶幾少見朝廷憫恤之意且足以招徠陷沒郡縣士人之心其所關係實爲不小併乞睿照　又臣觀春秋之世晉在中原楚在夷狄楚雖有材晉實用之故晉伯諸侯者百有餘年其後典午之晉遷於建鄴久而習安常以南土爲高華以北人爲倫荒由是中州豪傑悉歸元氏而江左所用悉皆文脉纖巧之才故晉不能保有中原而六朝常有弱患我高宗南渡孝宗承之立賢無方意度恢闊李世輔王友直爲將帥王希呂辛棄疾爲率守監司皆北來人也自故相外招李全之徒而內實忌之既使有所激而叛而世之昧者習熟見聞緊以風薄疑忌爲事凡出于淮襄者已幾待以胡虜況自淮以北乎積疑成釁積釁成叛而范用吉尚全常進郭勝輩且皆爲敵國於一水之外矣此由南北反外之故也此意不改豪傑不殆不止如秦秋聲子之所歎蓋而秦孝取河西王猛不歸於晉此則議者所不慮而臣以爲他日大可憂者也如從臣策分路放士不特多得淮襄之土又可使因淮襄之俗以招此方之豪傑是獲才實消姦雄而朝廷不預知習俗不駭異善之善者也不然歲年之後立敵於此北其主其忠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圖之併乞睿照

秦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臣一介庸腕猥列言語侍從之班雖越在外服苟有所見誠當奏陳竊覩隆　朝廷論功行賞輕重先後所賚得宜廣足激勸敢為陛下詳陳其說仰惟孝宗皇帝加惠西北之士極其收拾又恩如王希呂之徒皆為從臣武臣如王友直之徒皆為將帥蓋將以此傾西北之人心紹復國家之大業也時機不偶費聖志以資天命宗皇帝克萬前烈自丙寅開邊而後凡所招納西北歸附無慮數萬陛下光践　太太寶祚南北同符二祖蓋未嘗一日忘中原之遺黎而一紀以來李全以山陽叛張惠范成進以盱眙叛至于近日郭勝以唐州叛范思吉以均州叛常進尚全以德安叛而為之禍烈莫甚於襄陽若前冬固始之陷以段用董師俊是皆西北歸附受豢養者垂二十年卒以叛去臣未嘗不傷悲痛悼以為豈惟此皆臣節之不終其為陛下任事之人區處乖方控馭失當不得不分任其責此則安豐邦房之功可得而言矣聶斌樊辛張仲宣王安亦皆歸附也聶斌為安豐總轄凡南北軍悉屬焉一旦呂文德以孤軍入援斌即乞以所部盡付之文德願身出其下樊辛孤立壽春遂在淮外難遣人招之乃能投其使者而以偽書繳送安豐二人之節有古名將之風偕仲宣安悉力死戰意氣不撓夫當孚光陷沒吾之守將又為賊先驅可謂事勢迫急之際人心句背之時而四人者蹈忠效順臨危不變吃退強虜全孤城比之南方將士功蓋倍之矣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宰執將聶斌樊辛峻加拔擢厚與賜賚張仲宣王安淡次之所有杜景融文德突圍赴援以及淮東策應之師即從朝廷處分等第推賞庶幾從重先後不失其宜使北方歸附見留者益堅報國之心其心郭勝范用吉尚全常進之已去者聞之愧死實關於國家安危成敗之算實不為細　小貼

子　竊見前淮東總管國用安堅守徐州身死
王事前濠州總轄樊顥戰沒洛陽皆歸附之表
表者用安雖已蒙褒錄欲望聖慈持馳金帛撫
恤其家仍與立廟賜謚顥以涕師之退例不霑
死事之甯欲望聖慈特加檢舉錄後恤孤庶使
一等歸附莫不感激思奮實為興起人心招徠
攜貳激昂戰功保全邊境第一義仰乞廣照
小貼子又見浮光陷沒制臣陳韓以失職誤事
臺臣上疏論劾朝廷舉行寬章物穆惟允但臣
竊為聖主有惟蓋之思功過有相贖之誼韓十
載兵間頗殫忠力浮光之用董克臣為守雖其
不明而調名文德以援安豐卒能却虜亦其善
使臣愚欲望聖慈更賜係全俾之尚有自新之
路畢餘齡以報君父臣之不任大願并乞廣照

原缺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三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洲平江諸處防拓
內外嘉熙三年

照對臣一介庸虛猥叨選擇建閫浙右千里邦畿同以鎮靜為第一義但據諸處採報韃賊今歲入寇衆於常年而窺伺淮來之意尤銳以形勢言之通州警則平江急楊泰警則江陰常州急真楊警則京口急而海道不虞之慮又不預焉以口岸言之則通之狼山可以渡平江府福山陽之柴墟可以渡常州鞋村泰之石莊可以渡江陰軍中港而支流派港可以橫截徑渡之處又不預焉凡此要害之區萬難緑淞江制司然猶以淞江制司去歲具申樞院公牘備述江防布擺之詳止謂以建康為下流當塗為中流池陽為上流而京口瓜洲平江嘉興江陰五郡無一畫及之則折柳之防豈惟浙郡未嘗措置雖淞江制司亦往往窘於事力措置者矣大以積久無備之數州而有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責譬急之除固未有無兵而能守者也而臣料料所部軍籍以實江都統司元額計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開禧間胡海之變盡招其徒為軍曰敢勇曰精銳曰武鋒通一萬六千人屯駐維揚嘉定間賈涉在淮來鎮江諸軍之戍淮來諸郡者四千三十有五人涉申聞于朝就令移家永戍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已二萬餘三十五人矣繼因江淮諸郡競欲募軍朝廷又劃都統司之額以與之楊州曰强勇軍五千六百人淮安州曰左右軍一萬一千人淮陰縣曰水軍江千人泗洲曰歸附義士軍一千四百二十一人遫軍一千人瓜洲曰防城軍一千二百四十七人鎮江曰水軍五千人通計三萬二百六十八人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共五萬三百單三人矣其在冪者僅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

人而又有戍淮東諸郡縣之軍計四千九十
三人係於在寨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之中
選其強壯以供征役於是皆在寨之人纔及八
千餘人而老弱者在焉諸色合千
人以至倉場庫務職掌與夫軍捌攝鋪應干差
役皆在焉於是都統六萬二千
五百七十九人其實無一人可以為江南警急
之備矣此步軍然也以言乎水軍僅有鎮江五
千人去秋臣始上事即加閱視審記其人物堅
壯可以出戰者極不過五百人餘皆疲癃脆懦
纖細短弱一指可什決不能於警濤巨浪之中
飛戈走戰擊刺如神此皆三千年之積弊既不
堪戰鬬又不可汰遣惟可於江之南守寨柵張
旗幟而已外此則許浦一軍見管一萬一千五
百八十六人而戍淮東者二千二十五人戍峽
州者千人戍鄂渚者五百人戍金陵者千人運
淮西粮米者二千九十七人諸雜巡邏防把差
使窠役又千餘人其在寨者止二千五百四十

招萬兵內步人五千專招淮人屯戍瓜洲外以助維楊掎角之勢內以張江面虎視之威內水軍五千專招浙人分屯平江境內唐浦江灣福山內以拱衛行都外以彈壓江海　臣決不効近世招軍或強驅市人或泛募游手徒費朝廷之錢米無補國家之緩急　臣又當結以恩信激以忠義董以紀律使之如有君親効死勿去至於皆不暇計也　臣竊惟理內所以制外居重所以馭輕今以諸閫言之京湖有兵二十餘萬淮西淮東各不下數萬只沿江制司建康有馬司戎司又有靖安唐灣水軍又有游擊軍又有制効當塗有水軍五千人雄江軍五千人池州有水軍八千人又有戎司軍江州有水軍防江軍數千人又有戎司軍興國軍有防江軍三千人通亦不下數萬浙右乃王畿之地宗廟朝廷之所宅而事勢單屈如此似不容不步關堅壁并乞審照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臣一介庸虛越在外服固不應輒議朝廷大政然身列禁近職預論思苟有一得之愚不當以疎遠而自默竊見鞋為邊道侵突蜀江雖督府信道進師京湖制　臣蜀力赴援峽口近已肅靜施黔似無誅戮然　臣竊觀此賊用兵無不取無必取而無必取者乃所以行其無不取之計安知其目前之謀不且并包巴蜀占據江面上游而遲至秋冬方自瞿塘以下歸峽道施黔以窺鼎澧出於雅以瞰交廣矛使彭大雅陳隆之尚能立脚則此賊猶有後顧之憂若二帥或音問中絕或奔迸東下則　臣之所料恐將十中七八今屈指日力自一月以至七月僅有半年如救頭然猶懼不濟若復視以為安則天下之事自此恐有不可諱者矣謹條畫如左須奏聞者

一孟珙自其父宗政積有威惠於襄漢之間而珙深沉寬厚能得南北士心又過於其父謂更宜加龍任俾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使自八

月以至二月則移司公安自三月以至七月則回司鄂渚蓋賊方有窺伺湖南之意非并湖南北合為一司存使仕防托之責則必致互有牴牾若岳陽雖亦係上流然處大江重湖之中可以虎視而難於調遣惟公安北可以應接江陵西可以應接歸峽當道里之中為要衝之會宣司駐足之地無以易此仍乞朝廷多降金銀錢帛俾其得以展布蓋上流存則國存上流破則國破當傾竭事力以救之非平時比也一鄂渚而上既有所付託其次則莫重於九江金陵相去千四百里雖鞭之長豈能及於馬腹謂宜仍劄江州置副使於九江就兼江西安撫使除鄂州外凡前日副閫所統之地仍屬焉所有元來副司財賦却令督府拘撥付江州江京湖兩司蓋京湖既有湖南一路可以通融則江州副司財賦亦可以不專仰矣九江守臣董旭洪教忠壯有託孤寄命之節因加任使決能稱職一天祐中國蠢爾小夷固決無侵越內地之理然慮事寧過圖事寧豫自施而通遭有禁山三數百里土豪田向二代世為朝廷主此山宜優加獎錄設有侵逸而至鳴澧則前有江西之章江又設有侵逸而過長沙則前有江西之章江二江雖非大江之比然亦未易倅渡皆當豫為防托　一辰沅靖三郡皆有蠻人勇悍善鬬亦宜於三郡土人中擇有志之士散入諸蠻以恩賞給其蠻帥若團得數千人亦可為緩急一注之用　一鞋之為害猶曰外憂而內憂之最急者則流民是也去歲江東區處失宜列郡村墟井邑莽為焚刼之場後雖不得已而招之復忽其前過誅殺其頭目數十百人使今冬鞋復猖獗則此曹又必驚動若仍有團聚作過之人豈復更可招撫此腹心之大患也　一荊湖以為流民與其處之江南而得所不若處之江北得所之為愈今連年兵革所喪亡饑寒所殍殆殆其存者蓋已無幾臣切見安豐之六安山聯接光舒蘄三郡境界周廣八百里兵法中所謂天關天牢者

此山是也其間生生之物及攻戰之具無所不有今尚有殘民萬數皆堅耐百戰之餘盤據於其中臣以為宜并六安縣為軍擇人為守置司其內九先舒新附山之縣皆據而屬焉使自擇令長仍從朝廷給錢五十萬緡米五萬石使為守者舉淮北流徙之民九屬強壯盡誘之入山佯合為耕戰完自經理就緒不難可以壯淮西之勢塞艱賊之衝而又可以寬江南之提實為數利仍乞擇淮士二人差置司滁和俾任責往來同共措置年歲之間必有成績一安慶帥蘄州既經殘廢之後見移治沙洲徒有州郡之名無益於事而於流民一節多與九江池陽兩郡施行之間互有抵牾於事體不便請令九江守臣就兼提督蘄州移治兵民公事池陽守臣兼提督安慶府移治兵民公事幾緩急之際有調用之利無事無嘯聚之患專人任其見心治之法則令兩郡守臣就擇通暢武臣一員充谷州鈐轄兼主管谷州移治兵民公事庶幾事權歸一其於處置流民關係不小一

奏論平江可以為臨幸之備

竊見錢塘建都百有餘年以陰陽言之全籍海門巽水早晚兩潮今沙漲潮塞未必非天啓國家以轉移之機大有為之會也況諜者所報多云韃賊為窺湖湘之計萬一不幸設有疎虞則去行都止隔秦撫信而已臣以為平江地勢覓溜物產富厚他日或可為臨幸之備蓋南斷長橋阻松江北決江湖之水以斷毗陵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三吳之饒則不患無穀粟圍江海亡命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上不遠可以係屬人心收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迹欲乞試入聖抱預作區處臣年來百病纏綿心力俱竭自度無用於世已三上祠請惟是忠君愛國之忱不能自已苟有所見不敢顧忌諱而不言區區無任拳拳懇切之至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心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嘉熙四年

臣一介庸虛仰蒙聖恩俯錫召綸旋加親擢寵榮震越奉稽清之對敢盡責難之恭惟睿慈垂聽臣聞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艱屯之時迺君子所以經綸其大業也又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是蹇難之世非反身修德無以自濟也又曰困亨是困厄之中有亨通之理也欣今事勢陛下既自熟於聖心矣披猖之虜如蠹旁蝕而四肢已斷流徙之民如疽方結而心腹可慮耗者衆而粟力竭出者多而褚力竭行伍咨嗟市廛誹議怨氣上干極為今年之彗怨聲下徹極為去年之潮此其為坎盈之屯艮險之蹇自度無用於世已三上祠請惟是忠君愛國之與澤無水之困蓋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矣然而此正陛下經綸之日反身修德在困求亨之時也特未知所以應此者何如耳夫水漂而火焚之溢迎而隣侵之當此之際未有不重足而栗揣心而悲者也俄而責育過焉則嘻笑赴之

而懦者皆起夫血氣之勇猶足以勝危懼而當禍患況勇於義理而以帝王之位行之乎故夫有土不可以為貧有民不可以為弱有慶賞刑威則不患不能奔走群動有利勢操柄則不患不能旋斡萬為少康興於一旅句踐伯於一棲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何相遠若是哉大抵自古未嘗無大壞極弊之時亦未嘗無扶衰救病之術其或乍作而忽起寢微而終否者全在時君世主之勇不勇而已天下之至不勇者莫若秦皇漢武惟成湯為智勇文武為大勇蓋剽者君德之體健者君德之用自剽而克由健而發是之謂天德之勇乾以靜專坤以直大皆是物也陛下寬簡如堯克勤如禹乘恭如文王可謂有帝王之資惟在克而用之耳用之莫先於去心過何為心過一曰欲二曰慢三曰欺且天下之事極矣惟天回則事可回而此三者之過乃所以叛天理襲天威而怠忽天命是故有欲心者與天為二矣有慢心者不知有天矣有欺心者則又以天資口耳而不以天事身心矣陛下於此用吾勇焉如刀斷絲如隄截水微去之漸去之頓去之以至於盡去之則三者之心兩晦霧散而清明見矣何憂乎朝汐何畏乎彗孛何患乎回鶻困之能亨蹇之自反也之經綸就有妙於此乎臣請復述前聞以贊陛下之勇我太宗皇帝之端拱二年六月彗出東井之積木日見東北夕見西北歷右攝提閱三十日至亢乃滅其後大觀四年五月彗出自王良造父歷閣道人紫宮于帝座二十餘日而滅我仁宗皇帝之至和三年七月連雨不止水入國門滄浸太社破趺城垣城外壍墓皆遭漂蕩其後宣和元年六月積水暴至迫近都城漂沒人民廬舍夫去年之潮今年之彗其與先朝何異然端拱至和不過一時災而觀宣和之後其事有不忍道者陛下將何鑒哉臣不勝憂愛之情惟陛下裁之幸取進止

內引第二劄奏乞選選近族以係屬人心

而俟太子之生

臣仰惟皇帝陛下發祥藝祖繼體寧皇以歷數攸之中天再造艱難純純實當陛下孤嫡屢應

乙巳尚虛陛下雖有詒謀垂裕之永圖思欲為

社稷萬世之至計而猶豫虛徐未有贊其決者非所以申固天命係屬人心也按祖宗故實甲

親未期則遴選近族前星既協則歸奉宗藩真

宗皇帝六年適有周王之戚即取宗室子養于

宮中及仁宗既就外傅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

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仁宗皇帝聖壽二十有

二而安懿王子又數年亦取養于宮中其后后

宮多就館者而王子乃遲遲濮邸用前例也昭與

五年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

有子且謂自有國朝故事蓋導迎景陵壓郡

疑事體得宜意慮及遠此實累聖大公至正之

度非若漢唐叔末諱護喪制之為也夫以仁皇

春秋甫二十三尚皇春秋甫二十九真皇即位

之六年亦少陛下兩歲而長慮却顧皆若此陛

下寧不以祖宗之心為心乎前古轍迹載在簡

編多以倉卒之間稔成衰亂之證可為永監故

臣深願

留聖慮特采

祖章博求

小宗必有岐

嶷少遲綠車之出以俟朱邸之還百世本支萬

年基緒實係於此 臣

陛下雖不能為皇祐之司

馬光亦祖為紹興之婁寅亮惟陛下裁赦取進

止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臣至愚極陋仰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猥加拔擢疊組兩部兼領神皐蓋嘗蚤夜而思竊以為才有短長時有艱易物有盈虛如臣之才使之撫摩百姓則粗可勉竭使之發姦摘伏則非其所能矣使之驅馳外服則粗可勉竭使之彈壓衆大之區則非其所能矣使之持法守奉理道則粗可勉竭使之酬應人情周旋世態則非其所能矣此所謂才有短長者也歷考時變載攷京邑禧泰之際艱於乾淳寶紹之時艱於禧泰端熙以來其難又非昔日之比矣陛下興時釋收率皆八面疏通之士猶惧弗濟況臣迂愚鈍拙與物多忤者乎此所謂時有艱易者也采乃民之命脉而苦於直之低四民之道俱窮百物之産不繼談河不可以止渴畫餅何能以充飢此所謂物有盈虛者也重惟本朝上以文明啓治功下以儒雅成習俗凡校身薄書獄訟之間甲兵錢穀之內縱使學者亦貽俗吏之譏況帝朝徐誼徐邦憲號一時名流皆嘗尹正京畿先臣某嘗與之為友每以書責之謂非秀才所當做官職臣以聖意堅決聖恩深厚未免冒清議違先訓勉服威命惶懼就職雖欲剗苦奮勵圖報萬分然際時之艱適事之極恐決無以仰副陛下選擇而使之之意昔趙母指括之必敗以全其宗臣有老母預乞聖慈曲軫危悃他日姑從淹罰不為親憂臣無任悃越懇祈之至取進止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雜

臣一介迂疎猥叨親擢典神皐頃者錫對便朝恭承玉音以錢楮為第一義臣祇服訓詞不遑宣布陛下德音恵於衆而臣民億兆皆昭知陛下憂勤惻之心靡然聽從錢既流通楮亦增重目前市芑粗免蕭條急迫氣象然臣反覆過計以為此特制置之於其末而已譬之流水曲為堤防使不傾泄故可以成一溉之功若不濬其本源併之汪洋浩渺不幸一隙不牢隄防稍決其涸可立而待臣實未知其所終也本源者何救楮而已朝廷亟思所以救楮則百物之價便可以損三分之二而其最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雜事以朝廷和雜言之則可以寛國計以閭閻日雜言之則可以寛民生夫古今水有不盡至於不可為而君臣上下俾鍊靜之名安平之福臣不知朝廷都藏之儲已浸浸乎里巷富翁之不若更三四月邊塵一驚周章四顧不審執事者將何以為陛下計乎臣憂心如擣惟陛下與二三大臣速圖之宗社幸甚取進止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臣聞天運有吉凶之相推世道有陞降之相易當其會雖聖君不能違值其死雖治世不能免亦在於小心兢業而已矣臣竊觀比歲有火有潦有風有潮然而未有彗也未有蝗也未有旱也乃今踵見於一年之間浸淫于數月之久衆目恐怖而竊議四鄙枵竭而坐完田野焦枯而莫耕河港斷絶而弗濟不惟南畝之入百無望期抑使太倉之輸遲有滯積是自比歲以來極答譴之備叢沴氣之多未有今歲若也臣俯察物宜仰稽造化竊以為有氣數焉非人之所能逃也有人事焉非天之所能預也臣於是求之國史蓋國朝自膺大曆服至于咸平之二年三年始得庚子辛丑自是而為宣和之二年三年自是而為嘉祐之五年六年自是而為淳熙之七年八年考其年求其故不有天災必有天變不有天變必有蓋二者皆火之仇土之舍下又不幸而逢庚子辛丑之氣數姑舍咸平嘉祐而緊以淳熙陛下有淳熙之變而治不如大是故天狗隨於西南彗心經於星宿日食地震淫雨大水禁衛為盜民多流亡嘉祐之庚子辛丑然也大陰熒惑屢失其度旱暵雨潦相繼為災湖南則曰旱勢未已廣德則曰旱災異常嚴以十餘日越之潦至八萬淳熙之庚子辛丑然也而其甚者咸平則王均僭蜀宣和則方臘盜浙計庚子辛丑之間二方之民死于盜死于兵者各以數十萬計夫以真廟之恭儉仁宗之寬仁孝宗之憂勤雖不幸而當此氣數之交要亦幸而當此聖明之世是以因災而懍懍隨事而敕敕辟臣盡言大臣盡心州縣盡力此其所以終保有咸平嘉祐淳熙之盛時而不至為宣和之庚子辛丑也宣和之庚子辛丑惟其不然也故禍作而政愈疵變形而人愈繆允自古所謂與亂同事者不極不止而氣數盡矣向非高宗以一旅興于大江之南則九廟之祀未知所屬也今陛下又不幸而逢庚子辛丑之氣數姑舍咸平嘉祐淳熙陛下有淳熙之憂而治不如大

臣有淳熙之枋任而協同不如州縣亦淳熙之
天下而事力不如至於財殫粟匱錢弊楮窮强
敵憑陵驕卒桀傲梁益俶擾襄樊淪亡人心動
搖國勢凡捏此又淳熙之所盡無而今日之所
備有也若上下勤恤君臣克艱汲汲皇皇常若
亂亡之迫其後萬一國尚可為民尚可保不然
天與人莫之省帝怒叵測世數
以萬世之譽聞相保上非冀其容悅下非希其
龍利一於道而已矣臣誠不忍陛下
之資而浸浸於不可為之地天人之證日異國
家之事難言是用罔避忌諱俯伏殿陛露底幾少
啓陛下矍然惕然之思而先自三者至心行之
然後申勅二三大臣惜分寸之光陰以圖回實
政采軍民之公論以布置人才最急者莫如食
其次錢幣若流民盜賊夷狄皆當視以為必至
之憂無可疑之患如在火焚水溺之中求為脫
一生於萬死之計庶幾猶可及止也咸平嘉祐
淳熙之庚子辛丑不可望矣宣和之庚子辛丑
可復蹈乎臣不勝悾悾取進止

服此藥也亦當守此戒以待其效
持此戒也亦當由此法以防其決
安危共儆宣和淳熙相去一間女真蒙韃非有
異人禹戒舜曰無若丹朱旦戒成曰無若商受
舜與成不為忤禹與旦不為訐蓋君子之立本
皆出於天地之大義期於以一念之真切相成
以萬世之譽聞相保上非冀其容悅下非希其
龍利一於道而已矣臣誠不忍陛下以大有為
之資而浸浸於不可為之地天人之證日異國
家之事難言是用罔避忌諱俯伏殿陛露底幾少
啓陛下矍然惕然之思而先自三者至心行之
然後申勅二三大臣惜分寸之光陰以圖回實
政采軍民之公論以布置人才最急者莫如食
其次錢幣若流民盜賊夷狄皆當視以為必至
之憂無可疑之患如在火焚水溺之中求為脫
一生於萬死之計庶幾猶可及止也咸平嘉祐
淳熙之庚子辛丑不可望矣宣和之庚子辛丑
可復蹈乎臣不勝悾悾取進止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習試

臣頃在仲春恭覩明詔嘉慶曆元祐之詞章樂乾道淳熙之儒術思得賢能之士上追盛時有所望於興賢興能者厚矣竊意廷臣必能上體聖心開覽裕之路畢臻衆俊迺日以來所聞特與卿大夫士咸謂新令具嚴雖親子孫親弟姪合牒國子監試者於保官二員外更用局長保明以此咎懷疑思重費科理將遂遺其骨由之親歸就里選至如四方士子或為監司守倅之容及親者則謂舊法牒試既不可復今又能寫試而行附試取人至狹皆欲棄科舉而不應詔臣竊惑焉何前日詔旨之廣而今日法令之荅豈陽欲求之而陰實沮之也臣竊惟國家之事惟當以祖宗成法為重法苟未為極弊不必廢其實親實容之當牒亦豈良法美至今日既自取多事可也況取士之要不過在於得人得人之方不專在於用法令也令先朝之寬博用新令之慳狹所以待士者其意已薄則慶曆元祐乾道淳熙之盛美尚可得而望哉臣竊觀紹興十三年指揮文武職事官本宗同居五服內并異居大功以上親釐務官文臣京官武臣朝官本宗同居小功以上親并許牒赴國子監取應乾道淳熙以來並遵此令嘉定十二年雖嘗親立武臣只牒武舉之制至陸下即位悉仍紹興乾道淳熙之舊法簡意寬魚飛躍柰何今日乃束縛而感狹之也臣又觀乾道重修貢舉令諸在京職事官文臣監察御史以上武臣職事雜壁在監察御史以上者並牒門容一人赴本路運司收試至於監司之容與親聽牒隣路守倅之容與親聽牒本路皆由妨嫌所當避互初非優異故為名色自端平增貢額而監司守倅門容之試罷夫意其非容非親之冒牒而併廢其實親實容之當牒亦豈良法美至今日既不盡復又不盡罷亦徒為多事而已臣與司浩穰豈望他邨然念班添法從職與經筵於朝廷之事當所當言用敢列紹興以求之明令述實

處初元之誠心仰望陛下亟頒睿旨悉還舊法
內而監牒凡屬同居異居小功大功以上親者
只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外而諸牒凡屬門客姑
姊之親者亦如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庶以待卿
大夫而不必逆其詐覓以待天下士而不必多
其防庶幾聖度開廣同符祖宗與近者審興之
詔旨始不相違用此取士所得必多其有不願
清議或為鴟冒事覺之後並以除制坐之在上
得體在下無辭是亦祖宗用法之意　貼黃臣
竊見嘉熙元年大臣奏請創行寫試凡卿監郎
官監司倅之門客及姑姊之親同宗之子弟與
游士之不使於歸鄉就試者衆同試于轉運司
以四十人為額雖其中式有實係門客姑姊之
親者不能無嫌猶不失寬大之意祇緣得廢待
補以致次年分路補試耳目不及所取浦雜遂
為論者所疵竟罷令舉寫試以臣鄙見陛下如
未用臣言盡從紹興乾道淳熙之令且照嘉熙
元年新令施行寫試却仍舊法從取待補亦自
甚便但於內有府學諸生月書分數類中國子
監者三年在學實為辛勤合與比附大學教養
之數今項考校少增其額以示優異庶於不均
齊之中乃有至均齊之義併乞睿照

秦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臣竊見京都前日之慮有三其最見錢之溢臣雖防之使不泄誘之使不藏然實仰託陛下威靈善良聽命姦豪屏迹錢陌頓還於舊觀市井不至於蕭條此臣之可籍以逃責者一也其次潮汎之衝臣雖增岸潤高補堤圯壞添蓁子埂旁鑿新塘然實仰託陛下威靈海門之淤既決江濤之沙漸生舟行西興潮復故道此臣之可籍以逃責者二也其次風燭之虞臣雖立為規模租可防俾然實仰託陛下威靈焚惑順軌祝融避舍當此連月之亢旱曾無數家之燎延此臣之可籍以逃責者三也乃若深懷保抱之情不敢少負匆收之責弛鬻市譏征以通商賈之路蠲殘零苗稅以惠田里之氓治門借本以甦經紀之細民創庫損息以便典質之下戶散之藥餌以療其疾病給之棺槨以周其死亡強者免攘奪於街衢弱者少秘藉於溝壑至於安富所以恤貧時冤救難之期祈請補罹之數悉皆

庸照

奏乞守本官致仕　淳祐元年

臣近嘗再具公牘辭免新除恩命仍乞掛神武之冠以補過愆以消災咎方屏息以俟愈允之音忽傳西掖見工繳章臣竊伏惟念政使朝廷致仕臣仰瞻闕庭無任懇切請禱之至仰乞矜念螻蟻之忱俯賜矜允全護於施行之間此尤臣之所大懼也臣至愚極陋戴念先臣某在乾淳間親接諸儒之脉所師者文公朱熹所受者彭龜年婁鑰黃度楊簡袁燮輩皆一時大老者當提耳而命臣曰士之為士當明君子小人之明若得罪於君子則終身不可立于天地間矣臣泣而識之不敢忘今大近日之攻臣者皆君子之巨擘也夫既得罪于君子之巨擘則必其積尤稔惡有不可進於君子者矣豈惟終身無以自立於天壤之間他日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再三思之惟有納祿公朝歸伏先臣之墳墓庶幾藉奢退之一節少洗平生之玷以不終得罪於君子而他日尚有顏面可見先臣於地下也兼臣身病日增無復生全之望親年愈邁當為終養之期雖會葬於明時實怵迫於私計是用不避三瀆之誅哀籲君父共望聖慈察其戀主之心雖切而守身之義尤急報國之志雖堅而辱親之憂尤大特放廩旨容臣守本官職致仕臣仰瞻闕庭無任懇切請禱之至仰乞廩照　貼黃臣竊惟近年以來國家可謂多事然而元氣尚充外邪不得而干犯者特在於朝廷能重臺諫給舍之職而已蓋臺諫給舍之職舉則紀綱立紀綱立則元氣充元氣充則外邪不能入此端平更化而後陛下躬攬大權之明效大驗也臣一介孤拙非臺諫劾劾之而朝廷曲為之全護是以臣而屈朝廷之紀綱一矣今中舍繳之而朝廷又曲為之全護則是以臣而屈朝廷之紀綱再矣以區區螻蟻之身而至于重屈朝廷之紀綱切恐通國之人凡知臺諫給舍之權當尊凡知朝廷之紀綱當立皆以臣為口實矣以區區螻蟻之身而通國之人以為口實則是朝廷所以

全護之者恐適所以益其疾而重其咎臣實惶
懼憂懼不知其死所也兼臣猶憶去歲八月二
十有一日臣輸當進讀之餘入劄子丐罷陛下
宣諭以為徐榮叟彭方適有疏論卿臣遂奏云
臣罪過山積招致人言上累陛下知人之明乞
即行斥逐陛下復宣諭云卿豈可便去已諭榮
叟方令卿免兼臨安府二臣已無他說卿可安
心臣又奏云此雖出於陛下保全之恩然臣於
進退之誼只當便去臣只今出關謹下殿辭謝
臣繼即出錢塘門以待威命本擬是日迤邐前
邁却緣臨安職事又非他官之比未免小駐書
所以為至公也陛下雖加之委曲全護然臣恐
重咈國人之論而使臣益深據蒺履冰之懼臣
特遣天使宣押臣赴部供職臣以君上之命不
敢固拒於是晉入國門盤旋匝監以示眷戀闕
庭之意旋上奏疏乞行臺諫之言以正朝廷之
體統而臣繼出北郭矣復蒙陛下畀以舜閣之
隆名寵以禮山之會府臣是特即欲掛冠以謝
清議又恐涉孟軻悻悻之戒故遲遲半載適叩
三山易地之命方敢述引咎悔過之情伸納祿
謝事之請蓋自始至今未嘗敢以私情干求陛
下之官職破壞朝廷之紀綱此不惟立身行已
之當然而臣備員法從其於國體誼當相與保
惜扶持也今陛下之曲加聖造一再全護者不
過以臣昨者備員尹正實以勉奉聖意非出臣
之本心而陛下實有此除出朕親擢卿不須過
慮之訓故陛下有不忍施行者耳然自古聖帝
明王之運動天下駕馭人力惟其至公而已矣
以為可用而用之物論以為可棄而棄之此其
所以為至公也陛下雖加之委曲全護然臣恐
重咈國人之論而使臣益深據蒺履冰之懼臣
是以焚香東望復此奏陳欲望聖慈以斷恩義
特賜夬決容臣掛神武之冠以自循省庶幾少
救柬隅之失尚及為聖世之全人是乃陛下所
以保全之大者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蓋大
人者指大人君子而言也大人君子之好惡實
與天命相關臣所以畏大人者即所以畏天命

畏天命者即所以
監察并已屢照

畏天命者即所以
監察并已屢照　陛下　臣請詞竭盡惟陛下

泰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淳熙

臣憂患愈生久塾山林榮望已絕迺者陛下孟冬之吉展謁原廟夕瀝宸奎在列諸賢以次登進而臣亦獲與黃紙除書之目上恩深厚勉造闕廷適以仲冬對啟便殿雖是月也於辰為子於卦為復蓋聖人所以著三才參合之妙而開萬化新美之機臣方學易用敢推詳其旨以為入告之義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之所賦者性也性之所具者善也夫苟率性而行正亦何暇於復惟其有形體而氣稟拘之有氣稟之有嗜欲而境物誘之不能命五官而命於五官不能率七情而率於七情於是始有惡焉與善而對立惡寖滋而寖長則善寖蝕而寖微然惡雖滋而本無善雖蝕而未有一息之覺天理半生寸隙之光人倫俱喪警之重陰固沍而一陽萌藥黃鍾動葭灰飛而氣應井采溫荄挺出而物應生生遞續化化不窮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人之心也天地之心以動

而後者也若動而遲止非復也周文之繇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此言天地之復必至於二陽三陽之朋來而為泰四陽五陽六陽之朋來而為乾然後為復之全功人之心以知而復者也孔子之贊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言人之復必如顏氏子之過而必改改而不貳然後為復之全德以復之全德而配復之全功其斯為聖學之功用數自昔時君世主固有家寘顛悖迷而不復終其身亂亡相尋者不足言亦有作明作晦復而不悔復而不終以一人之身而自為始亂者不必言其善於復者臣於商周得二君焉成湯宣王是已成湯自制心檢身之復以建於顯忠從諫官德賞功而極其効為東征西怨南征北狄怨則以大事小之耻復矣宣王自側身修行之復以推于受箴納誨任賢使能而極其効為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則以夷狄侵中國之耻復矣惟其復於義理而不渝所以復於事業而不爽詩書所載粲然光明恭惟陛下繼照就將日與羲文周孔神游於千載之上特不知陛下亦嘗體認於復之義否乎夫初之不遠復觀省之功也五之敦復持循之力也觀省之功知及之者也持循之力仁守之者也且夫甲午改紀陛下之一復也然制於身心而達於天下國家其本猶是也陛下之復未固也甲辰改紀陛下之再復也至是陛下春秋盛矣孔子四十而不惑益軻四十不動心曾參五十而心化遷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四十五十之間聖賢以為成德之候然則陛下今日之復其可以不固乎凝然其正湛然其明為陛下心之復得毋有欲以便僻側媚盡吾之復者乎國必有副愛惟其親為陛下家之復得毋有欲以遷延猶豫滯吾之復者乎於而之於國之於天下君子復於進矣凡以通神使鬼而搖其復者當察也紀綱復矣凡以陰讒窓愬而試其復者當察也小人復於退矣凡以通神使鬼而搖其復者當察也紀綱復

於振飭矣凡以備私係累而蠹其復者當察也政事復於寬大矣凡以煩苛細碎而殘其復者當察也以至民之未復於富庶如之何撫摩培植以要其復歟兵之未復於國強如之何整齊教訓以求其復歟財用之未復於殷阜如之何裁制均節以臻其復歟境土之未復於規恢如之何經營布置以底其復歟由一念之復而求證於庶事之復固庶事之復而求端於一念之復內與外互視行與知並進如是而陛下不為堯舜之君天下不被堯舜之澤臣未之前聞也不然復於智而未必能復于久復於名而未必盡復於實甘以已復為足而不以行健先其臣亦以已復為足而不以健順承其君剛來而有往之機道升而有降之漸危心易放正氣難持既無以保復而業進於六陽安知不反復而驟決於一陰乎不可留者光陰不可料者世變然則天下之事豈堪頻復者臣不勝悚悚惴惴取進止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之事矣竊以為

臣前既推明復之義以條列事之最切於今日者君子小人之進退是也蓋君子之當進與小人之當退自昔人主鮮有不知之亦鮮有真知之知不真常屈小人常伸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請得以究極其說且有虞之盛際舉夔稷契之所為非共工驩兜也有周之盛際召毛畢之所為非飛廉惡來也終始一感公孫牙輔之則亂終始一明皇也世而算計見效不惟德禮教化日就頹闕凡天下之事物莫不聖底杆格無一就吾之條理臣竊惟原其故夫亦玩意陛下必有不快於心者矣仁宗皇帝察於時而積至於時之難邪惟其難也則尤不可以易視之惟其不敢易也而後其難者可圖國朝自開基至於慶曆積德百年矣仁宗皇帝察天下之勢漸趨於弱欲一起而新矣之時則有臣仲淹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論建雖

廣異議衆之終於不獲展盡神宗皇帝建事仁祖習聞祖道而又負智勇不世出之資學從践祚亦欲挈天下之弱勢臣安石亦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學術一差幾誤天下至今以為口實仲淹壞於人而安石自壞之此尚論國朝之治體者所痛惜也夫以二祖之聖明且當天下無虞之際猶不足以遂其大可為之志況陛下處時之難乎故臣以為不可易視之也一國猶一身也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之不能無疾病然今日之病不但危公扁鵲望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為啄狼毒病未必可伐而先以戕生白知其決不可也借參苓芝朮可以養生之說以蓋其苟安姑息之實而聽疾病之自為進退臣知其亦不可也惟有的溫涼之劑適宜補瀉之宜圖其大而器其小之之義如書所謂格于工下是也何謂格推而極之義如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何謂致引而伸之義如語所謂學以致其道是也物物皆有理事事皆有則而理有未窮則其知有不盡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自謙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誠於中形於外君子安得而不謹乎此曾子所以發明傳之意而子思作中庸所以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其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蓋嘗論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人物之生各得以全其性者也然氣稟或拘人欲或蔽而有不能盡其性者聖人因天命之性有仁義禮智之德因率性之道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因修道之教於是品節防閑以約束之俾不至於過惡而已焉此禮樂刑政之所以作也然其為教之端則有在於外者有在於內者蓋在外者所以制其中在內者所以養其本而其為教之序則又有小大之殊焉蓋自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以至於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莫不有教存焉所以開其良心之萌而導之於善也及其十五年學大學之道焉則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自謙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誠於中形於外君子安得而不謹乎此曾子所以發明傳之意而子思作中庸所以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其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蓋嘗論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人物之生各得以全其性者也然氣稟或拘人欲或蔽而有不能盡其性者聖人因天命之性有仁義禮智之德因率性之道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因修道之教於是品節防閑以約束之俾不至於過惡而已焉此禮樂刑政之所以作也然其為教之端則有在於外者有在於內者蓋在外者所以制其中在內者所以養其本而其為教之序則又有小大之殊焉蓋自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以至於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莫不有教存焉所以開其良心之萌而導之於善也及其十五年學大學之道焉則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自謙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誠於中形於外君子安得而不謹乎此曾子所以發明傳之意而子思作中庸所以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其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蓋嘗論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人物之生各得以全其性者也然氣稟或拘人欲或蔽而有不能盡其性者聖人因天命之性有仁義禮智之德因率性之道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因修道之教於是品節防閑以約束之俾不至於過惡而已焉此禮樂刑政之所以作也然其為教之端則有在於外者有在於內者蓋在外者所以制其中在內者所以養其本而其為教之序則又有小大之殊焉蓋自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以至於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莫不有教存焉所以開其良心之萌而導之於善也及其十五年學大學之道焉則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

理以玩其跡是為格物之大格來格去忽有覺焉是為大知而非小知是為自致之知而非強致之知致則至矣至則舉天下之外境萬種萬類皆不能動之則意自誠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天下平皆安行而順導之者也臣頃年獲侍清光共聞聖訓謂向來當日用兩時靜坐夫靜坐者格物致治之階梯也故臣願陛下益守此靜以追於純粹之地純粹生高明高明生廣大道且在我矣而況事為之末哉尚何憂時之難為治之難濟哉臣不任願陛下為堯舜之君取進止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皆與晉同西北之夷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臣聞古語有云大福不再大憂不再此天道也又云福生於畏憂生於忽此人道也晉司馬氏宅都於洛劉石煽難懷愍蒙塵元帝遂中興於江左其後苻堅來方張之勢擁百萬之衆貪欲平吞晉室小捷淮淝遂驚苻氏此大憂不再之明證也百餘年晉之所防率在西北而其亡也乃由大盜孫恩盧循之徒出沒於海而劉裕得以乘之此憂生於所忽之明證也我國家仁義德澤紀綱法度比[九]隆三代固非晉氏之比然中興九之厄恩陵南渡畧與晉同逆虜叩江之事勢亦或或矣不戰而自隕難為不道踐我荊蜀擾我兩淮瞰我江面十五年于茲而吾之根本終不為之動搖今且閒其衰微有兆矣故臣以為晉人之不再者在今日未可喜而晉人之所忽者在今日當深慮雖然盜賊本民也又率於民而相挺於盜固可誅也必迫然自浙之東西以

達於廣海面五六十里寧能盡空其巢穴而誅之乎則亦有消弭之道而已矣消弭之道寘其衣食之源而已矣況錢塘枕海而國形勢迫近又非晉在秣陵之北故臣敢以告陛下而重有司之責焉取進止

秋七月因業于進封忠主遵故事具奏錄

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　宣祐三年

臣伏見朝廷故事每行下前宰執之家宣索自來所得聖語錄付史館所以備紀載揚休烈也

臣昨者恭覩皇帝陛下煥發神斷肇建皇儲增封王社而皇子忠王德業日茂令聞日章薄海內外莫不仰賀吾君之有子實為社稷大慶臣風叨末技久侍清光前後所聞天音關於國本之大計者頗詳竊以為聖謨廣算素定淵衷參計預圖填安宗社鞏固聖功誠非前代帝王之所能髣髴臣所合紀述本末繕錄家藏以俟他時朝廷宣索屬臣頻歲抱病近而轉劇深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彰聖時之光明謹具畫一奏聞欲望聖慈宣付史館登之琬琰以昭示萬世與宋無極臣無任踴躍忭賀之至一歲在丙午冬十月日

蒙恩以兵部尚書召時皇子初除覲寀伏賜名某臣以十一月到闕二十有一日蒙賜對于緝熙殿臣第一劄子專以復卦為說其

間有云國必有副立愛惟親此為陛下家之復得無有以遷延猶豫吾之復者乎玉音云朕已喻卿意此事朕意已有定屬臣恭聆聖訓謹冀諸心一歲在丁未臣待罪樞府七月初九日同丞相鄭清之參政王伯大奏事玉音云昨日有江西布衣王其姓者上書其言詭異頗於國本有關莫須稍示懲戒以昭意嚮臣與王伯大皆合辭奏和至十一月鄭清之謂告臣與王伯大造朝方坐滿舍王伯大謂臣前日殿上所聞可見主上聖謨高遠未嘗須臾忘天下大計吾輩何如將順上意因及國本正而後人心一之說臣云甚善有頃奏事間方稍亡敷陳玉音即曰此事朕志已定但有兩說一則王夫人孰謀帝有滿盈之懼猶未雖許二則某年方八歲飲食起居皆王夫人親自看視若正名須便入宮萬一起居飲食之間有失照管處其間有多少事所以少遲歲月臣與王伯大仰窺聖意之堅決聖慮之深遠惟切贊誦玉音又云朕以此事掛懷兼年來國事多艱焦勞憂慮飲食亦自減少向來每日過子午時常宴坐杉器收拾身心近亦未免作輟臣與王伯大奏陛下處崇高富貴之中而能凝神習定如此篤壽無疆於此可卜臣不勝嘆仰一歲在庚戌臣待罪政府恭承陛下宣諭鄭清之等欲為皇子改賜嘉名一日玉音云朕欲於大字下奉一字臣奏此乃老子道德經四大之義蒙陛下首肯臣有以仰見陛下期為皇子之意非臣下管窺之所及一歲在辛亥臣待罪政府閏十月二十有四日同鄭清之等奏事恭奉玉音曰國本一事朕志之定久矣外論不察猶多進定國本之說殊不知正名少遲者蓋以其年尚稚未能便入禁中況資善已建史復何疑恐緒紳問未盡知此意卿等可以此說諭之臣與同列恭領聖訓而退　昭黃照對臣自丙午之冬歸文昌舊班以至丙辰登政地近於辛亥之冬其聞玉音熙於國本之重者已備陳在前醮而叩塵次輔垂及暮年雖已窺

聖意必不出寶佑改元之後資善志學之年学號正名然為大臣之體則惟有謹默將順而已不謂爾泰來忽生異論近又見有輪對者復祖其說而陰扇之臣竊以為陛下神謨廣烈萬年無疆之計斷在聖衷歲月已久豈非祖億萬年無疆之計斷在聖衷歲月已久豈非臣下一毫之力薄海內外之人不論緇紳韋布不論三軍百姓不論君子小人向則延頸而企望今則舉手而歡欣蓋同此一心而愉人哀士乃鑿空造陳自為紛紛以疑惑天下之聽甚無謂也臣嘗奉預宰司休戚利害與國同之尤不可以不明言伏乞屢照

奏行周雙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

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貼四年

臣竊見朝廷自端平初團結溫台民船為十番歲發一百四十隻前往鎮江府防拓江面已二紀于此矣其始團結固有定籍歲月既久元籍之舟有壞於風水之飄沒者有隔於盜賊之刼擄者有家道貧乏無力修葺而折弊者有轉以售人者有司但以舊額拘船祖以及父父以及子子以及孫通令出備不至於破家絕產流離死亡不已其強悍者則未免轉徙而為盜賊之至於歲發船則踏道召人糾舉白船以補欠闕之數又來此以為擾擾乞取之計凡色之有舟者不問大小例皆根刷有勢者不敢問有力者不敢問有錢計會者不復問追溪壑之欲既厭然後始以弊舊之舟咪器之損具屢弱之梢火文具塞責而已間過江淮制司撥上項舟船載出成軍士以至上流或般運粮餉以弊舟弊人遡流犯險則往往人船俱壞死為可憐於是慶

元温台三郡邊海之民陸者不得安於陸漁者不得安於漁以起發隘船為一大弊生者怨氣充腹死者冤氣干霄臣實傷之始至即行博詢可行可久之策於知策之士有台州漕貢進士周燮者首以義船之策獻其法以一縣當出之舟若干隻分鄉都之廣狹令凡有舟之家以大小丈尺均出錢物置備舟艮以應並戚當發之額其有舟而止及七八尺以下者不在科率之數且不待官司之文移至期則合從應調船必堅牢頴具必整齊人丁必強壯而樂又肯以身任責以家助公集事於指顧之間而人不知擾如温如處元皆以是為準去秋調發已見實効遂使沿海方二三千里有舟之民得以安生樂業無疇昔追呼煩擾困害慈欵之狀其於肅清海道消弭寇賊此實為一義臣竊照得周燮跡財好義識變知機以孝悌稱於閭門以信行聞於里黨故能移忠於國家比其鄉失伍犯上之徒火猪邦憲委燮逮捕不動聲色剋期集事亦可謂之才矣燮自請寓試文解不第以恩得官亦不失一初品繁雜備著勞績若蒙朝廷特加必有卓然可觀者矣已聖慈補授周燮文資初階或與上州文學實為赴功趨事者之勸

秦曉諭海寇復為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臣恭承　知省盧允升傳奉聖旨宣諭海道為今日急務宜意外關防以副朕意臣有以仰見陛下慮周四表思患預防之意臣所當竭盡駑力上圖報稱但臣竊惟中外之所逼憂者難與孥寇也然臣以為若內寇不作則決不至於招引外寇故今日海道之所急者消弭內寇而已於是臣於始至之時即出榜曉諭海寇改過自新復為良民以柔服其心又自來犯盜之人制司不問軽重例是抄籍以助支遣於是臣復出榜曉諭為盜之人父母妻子未必一一知情若一人犯罪一家失業深可憫念應自後犯盜之人並免抄籍蓋盜賊亦人耳誰無父母妻子室家骨肉之念臣又以此感動其心又盜賊之發惟重賞可以收捕於是臣優立賞格並行榜諭盜賊之知官司賞格之釐必不能漏網自然有所忌憚臣又以此畏懾其心所以前乎守臣凌遲掠更不出一文引亦不差一吏卒見此成立規模以為此邦無窮之利於是沿海百姓方知有

之驚不特臣平生仕宦所至仰憑陛下威德粗得人和雖盜賊亦知信服然亦藉微衔以藉廉籠絡之也然臣又以為欲消弭內寇必須先固結自家軍民之心於是臣攷核郡計見得本府以財賦窘乏自來催理二稅至於四年八月臣即痛與蠲放為錢三百三十餘萬貫文累政以來交頭錢物多係積年公吏等人買欠攤賴之錢指為實在以充數目臣始至之初累亦監欠者不下數百人臣並與蠲放却以本任遞積倒市莫不歡呼鼓舞又此邦海寇起民船把隘本不過一二百隻常苦於縣吏作弊科差不均有船者俾免無船者被抑過每歲一番起發則沿海之民鷄犬為之一空破家蕩產典妻賣子比比而是臣優立賞格並行榜諭每過秋時自此結集資次赴官司把隘聽候差撥更不出一文引亦不差一吏卒見此成立規模以為此邦無窮之利於是沿海百姓方知有

斬絞無虛日而盜不止臣領事數月並無一塵

生之樂亦莫不歡呼鼓舞又軍者國之爪牙本
府所管定海水軍制領將佐而下每月例有添
給錢禁軍頭目合千人每月例有鹽菜錢皆以
庫藏材盛久已住支臣並與幫放歲為錢九萬
七千餘貫又定海水軍出巡把港警捕盜賊皆
經涉鯨波自來並無生券臣並與照諸處大軍
例令支每日口券錢米每歲約用錢三萬六千
二百八十餘貫米二千八百二十二石四斗又
本府廂禁軍不下二三千人準若貧乏臣於是
每遇死亡禁軍給錢三十貫廂軍給錢二十貫
然後內外軍伍莫不歡呼鼓舞又定海水軍元
額六千人一向闕緣郡帑不支闕額常近千人臣
見此措置軍紫等下錢先招五百人選士以壯
軍聲軍民之心既固軍旅之勢漸張盜賊之警
一也今高麗雖臣屬於韃然每有疑畏韃城之
心遷都海島防其侵犯決不至為韃向導縱使
有窺中國之意然無松杉木可以造船其國雖
有船只是雜木亦無釘鉄只可在其國近境
往來貿買豈能遠涉鯨海縱曰李松壽在海州
所當防備然北方平原萬里素亦不産松杉其
船不過用楊柳本打造江且難涉況於航海所
以二十年來未嘗不降孛松壽在海州造船厚
江海與守兩淮荆蜀不同守兩淮荆蜀全以人
守江海則半以天半以人何以言之兩淮荆蜀
戰在平陸之地守在城池之間必須强兵猛將
始可禦敵故曰專屬人若守江海則異是矣敵
縱有千艘萬艦欲行侵犯一才起柁便為風水
所使所謂千艘萬艦風汎水疾飄泊東西無緣
會成艸合伴并力向前吾國不過得死士三千
人堅守戰船數十隻據要害激所以經之地一
舟過則殺一舟自可使之隻輪不返況鯨波萬
里又有不測之風颶乎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
一也今高麗雖臣屬於韃然每有疑畏韃城之
心遷都海島防其侵犯決不至為韃向導縱使
有船隻止是雜木亦無釘鉄只可在其國近境
往來貿買豈能遠涉鯨海縱曰李松壽在海州
所當防備然北方平原萬里素亦不産松杉其
船不過用楊柳本打造江且難涉況於航海所
以二十年來未嘗不降孛松壽在海州造船厚

以銀兩招南方水手元不見其一毫動息況吾國之新海州又瞰其旁保無他虞昔辛巳逆亮犯順固當航海為李寶所敗而遁是時亦止在海州之唐島獲捷初未當及吾二浙之海面也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二也臣空臆盡言胃瀆聖聽罪當萬坐伏乞屏照　貼黃臣既以海道宜仰瀆聖聽但有一事粗當防者臣不敢隱此閩船船尚有販商麗者大率甲番三隻到麗國必乞番三隻回歸丙丁亦　之令廣元人見有在彼國仕官者却緣此等船隻皆屬朝廷分司制司不可得而察其往來之迹此閩之舟乞隻可以載三二百人萬一彼有異志并吾甲乙兩番之舟並行拘奪以渡難賊則亦意外之過慮也故臣以為若朝廷以舶務發隸沿海制司却擇一收錢最高年分責令制司抱解淨錢則於國銖無虧而發舶事權屬之制司可以採持考察其所關事體頗為不細況緩急之際亦可圖結大舟為國家後戶之備此其為計又在不言之表兼亦可以因發舶舟令曉暢旅至彼國審採難賊事宜等而上之又有無窮利便難以盡述但此事臣不敢言恐或者以為與朝廷爭利惟乞陛下自取決於聖衷而已今有麗難本末一冊并用緘進伏乞　廑照

秦禁私置園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臣祇被宸命代置瀛閩責以肅清海道之寄臣竊謂清海道莫先於安百姓安百姓莫先於生理照得本府管下結埼鎮倚山瀕海居民環錄者數千家無田可耕居廛者則懸遷有無株守店肆習海者則衝冒波濤蠅營細罟生菌頗多烟火相望而並海數百里之人凡有貨販者皆趨爲圖志謂之小江下自古官司不置稅場正欲留此利源裕瞻下耕不耕不蠶之民使之衣食稍給則非心妄念不作比年以來形勢之家私置園場盡網其利民不聊生其間不得已者未免淪而爲盜近幸勢家自行住罷園局聽令民間自營生業小民方有生意但一方姦猾之徒垂涎未已或恐妄行投獻府第借聲勢以殘民創砂岸以龍斷使小民衣食之源得而復失委開利害所合數奏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劄下本府永行禁斷刊之于石以垂不朽實爲培植本根消弭盜賊之第一義　貼黃臣又竊見結

原缺

宋特進右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禦周密

嘉祐四年

竊見朝廷近日措置自東海縣以至澉浦分為二屯以防禦洋之寇又令沿海制司起發溫台明係福民船擺布岑江等處以防外洋之寇其說不為不詳然尚有未盡之蘊照得新舊海州凡發兵船欲入海道其水路有三賊若欲侵擾淮來則自舊海發舟直入赣口楊家寨盜城此禦洋也若欲送死浙江則自舊海放舟直出大洋緣赣口之東社苗沙野沙外沙姚劉沙以至徘徊頭金小澉浦此外洋也以上二洋皆屬淮東浙西之境然賊舟若欲放此二洋其源頭皆須經由新海界分東隄山西隄山之中今來戍海諸部士卒其脫身者多聚于東隄山勢須就兩山審度擇寬平去處創築城壘如淮閘之築荊山指顧而期盡吾事力創也重兵以防制之於未入吾境之先則畿甸可以奠枕若視其犯吾之三也則賊已入腹心矣此當亟令淮閘措置者也若更欲向裏做一二層工夫則賊船也兵之衆諸沙累易外洋去處亦有可以聚船之地此又當亟令淮閘措置者也若淮閘以積久之威名再圖收復新海則前二說却自可緩特不容不過計而預謀也但收復舊海之策或謂當以計困未可以力取其說曰新海賊盻在海中我之據新海也自淮安運糧由淮河出赣口沿沙岸直上經從東隄山西隄山之中以達于舊海其勢稍便賊若據新海則必自舊海迎糧以往我若以數百舟橫截石湫河之口虎視新海則賊運糧之舟無緣可過以逮於新海縱不攻擊彼將絕糧自潰此又淮閘所當參苟之言為萬全之勝者也若賊欲送死四明則自舊海放舟由東隄山之外望東行使相轉而南則可直達昌國踏之石佷閘畧然後經答海岱山三

姑之境以至定海又捐棄而西則可至金山澉浦此其勢若易而實難蓋此路之不通已久矣然使來則山有可守之城壁可恃之重兵則賊亦有後顧之虞亦決未敢冒然嘗進若曰自登萊放舟徑至大乙蛇山以至澉浦則此路雖南人皆所不諳況北人乎猶記政和中與女真結海上之盟係自山東陸路至登州與之約要蓋女真海自遼東海通販馬至登州故也使此間海舟徑可至登州登州海舟竟可至此間則政和結約必自此取道泛海而至登矣後中原為虜所有朝廷嘗遣使至高麗欲借路至登萊以至女真之庭麗主不從而回以此知此路之素隔特不可不為之備聞沿海制司去歲新創軍屯于向頭以水軍百五十人土軍一百人分為兩寨與金山相為唇齒已之京師一重後戶更乞行下沿海制司於大小山蛇山等處以兵船常切探望多立烽燧如前來白劄子事理施行庶幾海道愈為周密伏乞廉照

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

亦於海防甚有關係

臣竊惟自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罕接惟麗倭二國介于東南海隅猶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不絕但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財本陷沒續食無計雖寄口腹于牙人之家率為牙人多算火帳其失舟之倭則假貸于不失舟之倭以償之未免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遇惡風時亦飄至台溫福建慶元界分萬里流落尤為可念臣兩歲之間一再見之遂從有司每名日給白米二升其倭人則俟同舡船隻之回載與同歸麗人則俟此間商人入麗優給錢米使歸其國無非所以廣朝廷之仁心仁聞於遠人也但自本司行之終恐難繼此來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為定例遇有倭商不測遭風水之人從舶務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養膳候歸國日住支仍行下浙東西福建諸州遇有麗人飄流至各州界內即仰各州支給錢米發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臣竊見四明為浙左壯郡生齒最繁素無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委為闕典　臣嘗備數該補每見陛下軫念恭元之意與天地同其仁今茲四守近畿所當求所以上稱明旨近因省併都酒務一所就行增添屋宇改創房屋共為七十餘間收養鰥寡孤獨之民二百人大口月支米六斗錢十五貫中口月支米五斗錢十貫小口月支米四斗錢七貫已於天基聖節之日令入院居住養濟無非所以推廣上恩祝延厘算其歲用米約二千餘石錢約六萬餘貫並於本府自行措置上於朝廷係省錢無預下於本府經常錢無開但止就本府自來有管淘湖米內分撥一千石貼助支遣所合專具奏聞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給降省劄付本府永遠遵守實為千里無窮之幸伏候勅旨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一紹興初創立水軍屯駐定海專為行都後戶之防未嘗輕調一兵遠戍自嘉熙年間督府始行下調遣前赴工汎差仗適統制林暐係督府舊校勇於奔命更不申聞制司具申朝廷及督府免調自是遂以為例至淳祐九年統制紀智奏備還利害申告本司備申朝廷蒙從申兌行出戍當年遂撥到積年大腦海寇數百人趕逐使船出境捕獲銅錢二萬餘貫實得全軍在寨之力實祐初當國者不知東南事體科降官錢令本軍造平底船差軍士四百人駕往海州就行捍禦又準起發把隘民船一十五隻并往海州除民船稍工綽首共計三十人外又令本軍起差軍士四百七十人駕放上項船隻是為兩戍通差官兵八百七十人每遇更戍之時又須別差八百七十人或遭陸或航海前往抵替方得前項戍軍回司是一歲之間常是一千七百四十人往來道塗無休息之日又實祐元年八月準寨劄差官兵三百五十人同民兵一百五十人駕民船三十二隻往料角屯戍切照料角者乃通州料家沙之角民旅船隻自楊子江口入海不欲經涉大洋風濤之險是以沿趁老岸尋覓洪道潮長則進潮退則止迂回轉折不計日程以達于淮海非防大敵之要害也使粮國家門戶之防而置之無用之地尤為無謂總三項而計之是定海之軍歲減二千九十人之實力矣此軍元額止六千人自來四千人係慶元府通判廳經總制司管認券錢二千人係慶元府管給券錢而米則盡係慶元府給糴近來緣郡計凋弊而經總制司財賦亦復失陷闕額常數百人則所管之兵止五千人而已老弱疾患又居十分之一則實可用之兵四千五百人而已而二千九十人之往來征戍于淮者又皆選士則其在寨者僅二千四百餘人之常卒而已修備戎器打造戰船枚買軍需防守寨栅庫務率不下三四百人則在寨之數僅僅二

千餘人而已而又往年以州兵之闕移屯于郡者五百人以盜賊之熾分屯于東門者五百人則定海本寨又僅僅千餘人爾若海道之責則西接許浦南接福建北接高麗東接日本廣袤且踰萬里探望以舟師巡邏以舟師把守諸處隘口以舟師又欲常整備三五百人以為緩急不測之用於是定海它兵無一卒可調矣使幸而出一塵之警尚可牽補駕漏以過時日每一長憲却顧貸為之寒心況許浦水軍額管一萬二千人其任責止於楊子江口北極如通泰如料角正與許浦相直乃其地分不以許浦之軍屯戍而乃以定海之軍屯戍良由許浦以都統之重可上告朝廷而定海不過偏裨下塾情懇不能自達前後制臣又無有為之申陳者所以陵夷至此極也某雖見極力措辦錢糧及備等下錢并七事件準裝一面招項關領然非倉卒之所能辦欲望朝廷將近年創倒出戍淮海兩項以上項錢米就淮東招募作上等劾用歲不過欠新成兵免行調發庶幾本軍兵力稍全可以遵照朝廷指揮指置關防不至海濱之人與北方風土不祐三年分徐歡所部四百人鍾戍所部四百七十人數年將盡為異鄉之鬼又至四年損失軍器共計七船本軍每歲又自差官前往修葺四年之內已用過錢一十三萬八千二百餘貫加以數年此軍亦將赤立不復可支吾知府威聲震於沙漠熬烈炳于丹青黃頊郎如林下瀨船如雲決不欠此隻之民艘若以此一千二百二十人之生券目每歲為新會三萬八千八百六十二貫文為米九千六百三十石到戍回為錢約新會二萬貫本司一萬貫是統為新會六萬八千六十二貫文矣以上項錢米就淮東招募作上等劾用歲不過欠新會六萬五千八百九

十八貫欠米三千七百六十二石朝廷決不較此須頃使行府不失調兵之名使本司不失見兵之實其於內外邊防均為幸甚一防江海之險與防平陸之險不同防平陸之險專以人力防江海之險人謀蓋賊雖有千船萬艚才一開岸即為風水所使散漫四出決不能成隊合伙并力于我我但得精卒三千人堅好之舟三十隻屯泊于賊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即殺一舟自可使之無復遺類此機六韜三畧之所不載而前史往諜之所未詳也臣竊惟自中興南渡立國錢塘所以創許浦水軍於平江創澉浦水軍於嘉興創定海水軍於慶元府無非為京師左右前後門戶之防但許浦枕楊子江而置司去京師為遠惟澉浦去京師為近而不知澉浦之外又有所謂金山乃應于舟楫所必經往稍泊之地臣二紀之前假守嘉興適逢全有窺海之意臣遂具申朝廷創招水軍千人于金山人為澉浦之外拍至今人以為宜今定海水軍雖得控扼之地然於防制倭虜則謾京師則不足若曰山東之賊欲自瀼西放洋遠淮東料角諸沙之洪道直達前所謂嘉興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不測之淵而有餘而於遮護京師體訪定海之棄有地名曰向頃道至朝汎乃應于舟楫所必經從上潭之金山無以異而形勢則過之且棄有山可以藏舟臣欲招刺關領人人必皆選士就彼屯駐設有緩守可以鴻舉為全而京師有金湯廟朝御史中丞沈與求嘗奏云議者皆欲於向頭置屯使賊至此已是入吾腹心登萊海岱尚與本朝相開而高麗故或者猶有不肯厭安江沈之意則增兵占所以欲向外下江方今時異勢殊一節者欲以證向頭置此先朝諸非臣之苟言也一慶元府諸邑惟有餘而于遮

海枕海而處奉化亦半之沿海之人多惡少七命以魚鹽為業大率剽悍輕捷在水如龍非官軍比也浙之東西以及福建凡並海而生者雖無非習熟波濤之夫獨以慶元人為稱首凡販海者以百人為率慶元之人僅著十分之二三蓋恐其多則能併殺其徒也此可見此邦沿海之民最悍而最可用昔項奏聞與復砂岸以六家上户之世業復歸而還之董令照右例輸納官租正欲為團結之地令官司歲收不過十七界十四五萬貫文目今欲仍弛以予之却令當土大家隨其地分及砂岸廣狹事力共團結强壯三千人仍與各辦衣裝器械大器如往年兩淮近年沿江團結民兵之法置立頭目部勒隊伍遇秋時漁田之業濫則以千人合教于郡三歲周而復始蓋一舉而有三利焉緩急之際此三千人可以當三萬人之用一利也既就團結則姓名皆在官司為盜賊者不可容販私鹽者亦可戢此二利也三利大家上户既永免砂岸納錢其利無窮且永無寇攘小近時三山小榔焚掠之虞特不過一番置辦軍裝器械之費實係以合納官錢而辦官事固其所樂從而喜聽者也一本司自嘉熙年間準朝廷指揮團結温台慶元三郡民船數千隻分為十番歲起船三百餘隻前來定海把隘友分撥前去淮東鎮江戍守夫以百姓營生之舟而拘之使從征役已非人情之所樂使行之以公加之以不擾則民猶未為大害柰何所在邑宰非貪即昏受成吏手各賒有所謂海船案者恣行虐弄其家地富厚真有巨艘者非以賂嘱眉吏隱免則假借形勢之家拘占惟貧而無力者則被科調其二十年前已籍之船或以遭風而損失或以被盜而陷沒或以無力修葺而底沉或以船身老朽而弊壞往往不與銷籍歲歲追呼以致典田賣產貧妻鬻子以應官司之命甚則捐棄鄉井而逃自經溝瀆而死其無賴者則流為海寇每歲過夏初則海船梁已行檢舉不論大船小船有船

無船並行根括一次文移遍于村落七取竭於
鷄犬環三郡二千里之海隅民不堪命日不
聊生侍至起到舟隻則大抵舊弊破漏不及犬
尺貢具則跡畧稍火則脆弱亦姑以具文塞責
而已民被實害官無實用且夫險之防以人心
為本先使百姓樵牧悍根本動搖脫有緩急何恃
而亡恐臣已結為義船法謂如一都每歲合發
三舟而有船者五六十家則令五六十家自以
事力厚薄辦船六隻船身必堅耐貢具必齊整
稍大必強壯歲發三舟而以三舟在家營生一歲
所得之息則以充次年之船辦貢具招稍大之
用立以程限守以信必歲歲遞當把隘之日則
如期篤發以至軍港聽候調遣於是有船者無
俾免之理無船者無科抑之患永絶姦胥猾吏
嗜弄乞覓之苦永銷濱海居民破家蕩産之憂
人心固則天險固三郡邊海之人莫不欣然聽
從然將就緒實為海道無窮之利也一此邦沿
海凡有九寨口大岑盛山三姑
岑江螺頭計土兵一千四百八
立本欲與定海水軍相為犄角
既久寨無可用之卒卒無可用
半是占借教練不習擊刺不閒
係軍班部吏隸于並不諳所謂
晉接風濤足未嘗履海岸嘗惟
肥而已故此一千四百八十餘
國家錢糧來賜亡其甚矣區區
寨巡檢向未遇有滿替之人許
從軍伍諳熟海道情僉船水之
底幾頭目之人以漸更易衆聽
漸可訓齊教習以無用為有用
令定海水軍主兵官會合調遣
水軍一體施行實為海道悠久
防所急舟船器械教閱訓練臣
諭指揮盡心力而為之但大槩

十三人朝廷創
爾清海道承平
之舟半是貿閒
兼九寨巡檢名
海道事宜目不
循襲故指劾自
人之士軍徒費
欲望朝廷將九
從制司選辟曾
人充巡檢職事
不驚而寨卒亦
仍過有益賊許
一應功賞並與
便利于海道之
豈不願仰遵宣
非赤

仰惟帝力稼事大登上然
年再再其將暮行昧昧亦且及暮而已爾令者
銷骨爰涯恍惚之恫曲賴皇威海氛侵息而臣
陛下垂念益惟許還印而未休疾病榮身憂畏
范鎮之跋生老死於太祈蔭庇之仁恭望皇帝
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緩六十三而休謝僕追
對臣忝以舊輔典藩素平原遂邵雍之願臣無
故臣自去秋領郡即將知陛下憫念黎元之心照
料往催趲又將二年秋寶祐元年秋料一年夏
又以明堂在近須將三料三年折帛錢蠲閭近
前後共放過錢五百四而庫中之積比元交割尚增會子一百餘萬貫
年應干官賦並行除放見錢五萬貫元交割米止一千八十三石今倉
十九萬一千七百七十中及見在平江收糴在路之米共管二萬餘石
七貫六十文又累政以繼臣之後者自可臥而治之在臣別無一毫規
米多將公吏寄庫扣户避并乞睿照
百姓逋負攤賴各催之錢理為交頭見在被監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曾祐六年

臣聞諸孟軻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
鳥雀也臣終身誦之惟謹照得朝廷近以兩澤
愆期偏行祈禱恭奉聖旨應民間房賃不限大
小統放半月汪濊之恩被於海隅臣奉行惟恐
不虔登時具文榜行下諸縣一體遵守繼聞縣
道多有與大家一戶為伍沉匿文榜不行揭示
者遂分差人吏前往監督縣吏逐一施行續據
差下象山縣吏貼李奎回同供責稱本縣自來
凡朝廷及本府冤恤事宜例不當奉行并取到
市戶胡三十太等具狀稱三十太等今奉太使
府差人前來契勘放免官私房節白地等賃錢
等事且三十太等各係并奉聖旨節次行下減
店每遇太使府及上司并奉聖旨節次行下減
放賃錢無不感戴雖本縣備榜曉示緣本縣鄉
里屋主皆係寄居官戶者即不當遵照指揮放
免所是賃錢投月典還掠錢人交納如到冬節
它放三日歲節五日上元節三日其他即無減
放設若賃客欲退官放便被起離所以並不敢
執退官放所責證並是的實又據李奎供本縣
因聞胡三十太等狀其縣吏毛益即取覆知
縣追胡三十太勘斷責令退狀口稱屋主炒人
你若責狀去州府回復只來你身主討事臣竊
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衆
山豈非王土乎為象山之官吏與寄寓紳非
王臣乎而奉旨蠲放房賃大家上戶視之如無
縣追官吏知有大家上戶而不知有君上非所
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事若甚微關係實大司馬
光通鑑之旨專以名分為言其旨深矣臣欲望
聖慈特發睿斷將宣教郎知象山縣徐進辰量
與鎖秩以示懲警仍行下無干磁監司根究本
縣等居房賃最多不有上旨不伏蠲放之人施
行一二庶足為慢上剋下者之戒其於敬化不
為小補須至奏聞者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照對臣自前歲抵郡兩次本府不可支吾之因
寧苦於軍糧之不繼遂行奏申乞就淮西管下
歲糴十萬石已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許令
本府據欠數前往收糴亦不拘十萬之數
本府兩年之間百計題聚官錢僅能糴及六七
萬石尚未及一歲十萬之數近緣青黃不接軍
食正艱遂差官吏往平江收糴四萬石以備支
遣併將昨來朝廷發運借支義倉米價錢四十
萬貫收糴一萬石以償上件義倉窠名共為米
五萬石已差撥軍船雇募民船揭運船載出港
之間忽準發運司反汗拘攔所有昨來已奉聖
旨指揮米肯行用緣本府赴期赴日以待此米
之至支散二十四五日水軍廟禁軍上半共一
萬餘人軍糧實是狼狽萬一庾於之呼某一身
不足恤如國事何不免星馳具狀申聞欲望朝
廷特賜敕奏降付尚書省劄下發運司照以降
聖旨指揮即與通放施行臣無任延頸俟命如
因待救之切　昭子臣昨因郡境入春以來頗
有旱意深慮秋成難準急在聚糧頓增幣藏所
儲又委本司參議官趙汝俾前往嘉興府收糴
一萬五千石併委權本司計議官杜友寬就鎮
江府管下收糴小米五千石雖據各官回申已
行糴下伺候起發外今來切恐各縣仍復把持
不與通放頗計利害欲望聖慈併下尚書省備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開慶元年
臣嘗涇危衷仰干聖聽臣一介疎遠祇事聖明
三紀于茲勞無灰燼之拔自項至踵悉由陛下
扶摧悉由陛下保持以至今日伏念臣起自書
生叨塵宰輔分量已極自壬子去國坐享祿秩
優遊山林即是臣上戴陛下始末之恩結裹此
生了無遺欠矣丙辰和夏恩蒙陛下曲加紀錄
起之鄞閫臣再三懇免直涉季秋疊奉宣諭謂
是用殫避恒忱歸命君父欲望聖慈恢天地好
生之仁廣日月無私之照念臣久侍惟幄嘗獲
受主知緬懷國事感激流涕遂不敢以衰病辭
雖知勉竭疲駑竟亦何補毫髮去秋僥踰再考
復被因任之命特適東海告警連準密院奉旨
行下調遣兵船申嚴海備日不暇給臣不當於
此時乞身邑勉就職又越半歲矣然未嘗不力
奉祠退伏田里獲逐首丘之願又越半歲矣然未嘗不力
告宰臣乞賜容啓奏俾歸休近又當以殘軀百
疾死期三證祈籲宰臣其哀實非旋為飾說今
春令已深風色向順洋海保無它虞如昨承朝
命圍結三郡海艘悉以辦集其數不下三數千
隻見以籍冊奏申其他兵政民務無慮數十條
亦皆圖備且幣有餘貲倉有餘粟凡可以為此
郡經久之計者已無餘策自此凋郡恐成樂國
在臣復何貪戀更不知止矧重之以疾證死期
乎易之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蓋天
地人特具其理而鬼神則直著其事甚可畏也
是用殫避恒忱歸命君父欲望聖慈恢天地好
生之仁廣日月無私之照念臣久侍惟幄嘗獲
備心膂股肱之寄在內在外不敢以衰病辭
臣年事浸迫血氣已衰譬之閑廐老馬惟有悲
鳴難任鞭策祭臣粗知消息進退之義即非詭
激以欺陛下特出聖斷許臣掛神武之冠或裨
奉祠退伏田里獲逐首丘之願又越半歲矣然未嘗不力
先帝在御三十年凡十放進士之榜其被親擢
膺首選者俱已淮謝惟獨臣僅存陛下上矜豈
惟蓋容惟蓋
之舊必賜興憫臣俯垂聖允臣
干犯宸嚴無任瞻天望聖真切懇祈之至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臣近嘗具疏乞歸田里恭奉詔書不允者祇承溫詔備極寵榮銜戴洪恩惟增深悶臣聞臣子之事君以勢分言則君猶天也天忱不可濟以情分言則君猶父也父則容可懟伏念臣行年雖六十有五而涉世已踰四十年心揚於思慮之多志喪於摧挫之多膽薄於憂畏之多氣耗於酬酢之多積此四多淫為百疾於是臣實病矣其所為盡瘁於職業者蓋恐食焉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如古人之所云本非精力之有餘也職事之最大者無過於撫養下民以奉藝祖紫雲樓之詔誓以體陛下培植根本之訓矣而此邪積蠹稔弊其所由來者漸矣前乎為守者不過依違洪恩以求不得罪於巨室未嘗為百姓伸枉覓直是非臣自惟營私等輔為檢會前奏放臣歸老山林僅延一日之殘喘即是陛下賜以一日之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夏四月初九日徒具奏乞祠

臣三泖丹忱上月聖聰臣頃緣身病於負薪之憂心病於止棘之憂游貢封章懇祈閒退聖恩天大屢被溫綸至拨尹吉甫烝民之詩訓臣以仲山甫之事業且曲加諭旨曰決未可言歸曰去者不特此邦之人以為宜而天下之人莫不以為宜此邦之人則曰推而不去是頑鈍也頑鈍可耻也天下之人則曰久而不去是貪戀也亦可耻也於是臣不但畏此邦人之議而且畏天下之議身心之病愈不可藥矣反覆而思惟有積忱歸命君父欲望皇帝陛下念其坎壈平生憐其顧惜晚節赦其攖怫威命特推從欲之仁俾遂首丘之願臣儻未遽填先朝露猶可退與鄉人子弟講明孝弟忠信之義以鋪揚聖化而歌詠太平是陛下賜臣為聖世無玷缺之人而或庶幾於仲山甫明哲之萬分一矣蒸黎寸衷雖不獲廑捐以救報尚當啣結以酬恩臣神往形留意長語短惟是數瀆宸嚴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皇懼之至取進止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

臣螅澀卅忱上干聖聽哀悰之蹤待罪涎閩戚且三周雖粗竭於疲駑然日增於疚疾固嘗容悃惘幅屢祈君父慈以夏秋之交暑氣侵蝕病體益難支吾不敢螅具縈詞謹以情實類告君父欲望聖慈特賜矜即垂賡斷令臣歸伏田里退安晚節或畀真祠之禄少逸餘齡實戴君父頂踵乾坤之造臣干冒宸嚴無任湫切懇祈之至伏乞俯照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臣比緣負薪之憂嘗上乞骸之請恭承溫詔未拜俞音仲再楬以籲天望九霄而踴地竊惟臣子之事上在明進退之宜聖主之御臣務存始終之義顧臣漢落久備使令每當雪霜摧剥之時猶賴乾坤覆載之力官高禄厚毫髮之報蔑聞福過災生膏盲之疚浸劇自量謬陋積誤未知不惟委寄之隆尚棄於螻蛄抑旦拔擢之峻偏及於豚犬一門何飾舉世莫京消息盈虚與時偕行易昭明訓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聖著格言敢以衰殘之蹤猶冒旬宣之寵況復平生之多難凜乎晚節之有虧數蜀蒞鎮謝事之期已踰兩載誦歐陽修告老之疏何待來年恭祈日月之明曲賜腊肝之照垂憐狗馬常結戀於蓋帷特俾肖翹獲退安於飲啄雖菜愉之景迫但葵藿之心傾臣干冒宸聰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懇祈之至取進止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訖劉諭夷狄恃力中國
恃禮四事

臣頃待罪鄧閒迎於衰疾屢上乞骸之請仰荷
從欲獲返山林突未及黔忽叨命召俾奉內祠
而侍壯惟一放天筆再遣使賚四勤宣諭捧請
聖訓有曰待卿之來以刻為歲臣感激流涕不
能自持何敢以出處之常節廢君臣之大義載
星疾馳趨赴闕下旋叨
睿眷內見瞻望清光積八年
蒸向之忱輒吐消塏上禪海岳恭惟皇帝陛下
臨政綱治三紀于茲適際時艱以四十餘年兵
不解甲之天下而當數千年以來所無之夷狄
憂乎其難矣然中國之所恃者理在彼者
下夷狄之所恃者力中國之所恃在我之所恃
有彼之可恃而或藉我者無彼之
可恃而又失我之所恃則勝負之形已判矣故
中國之所謂理者在畏天命書曰天難諶命靡
常常敬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
降災祥在德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對越
之際多違誼告之至不答畏於口而意不實故
以文而事則非有好時太乙之禱祈無桑林雲
漢之克責是我失其所恃也故中國之
者在結民心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
民凜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民罔常懷懷
于有仁又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苟內之司
存外之郡縣借體國之名而窮聚斂做奉公之
說而極誅求用有司之刑獄桎梏為一已之苞
苴囊橐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
在進賢才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佑
賢輔德顯忠遂良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以效事工帝苟服讒蒐慝誣善醜正無保惜
愛設之意有摧折阻沮之風仁賢空虛氣象蕭
索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通
下情書曰禓于衆舍已從人又曰每歲孟春道
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
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苟上
下蔽蒙耳目塗塞恃祿固位之習錮犯顏逆�耳

之節徵全身保家之計精憫時憂國之念薄是
我失其所恃矣我既失其所恃寧不廣彼籌而
用之乎譬之身焉天命所以壽考我也民心所
以元氣我也賢才所以精神我也下情所以宣
導我也脩自有而自棄之可乎雖然若此者皆
群臣之罪非陛下之本心也陛下本心如青天
白日雲陰暫翳未嘗不隨即開明臣區區之愚
欲望皇帝陛下自今艾於天地祖宗之前亟
下痛切之詔務在明白洞達不必回護掩覆昭
布四失力圖今是以回吾之所可恃所謂悔過
不嫌於深責已不嫌於重如使念慮之真寔自
然幽明之感通人情既舒天意必悅天意既悅
狄難必寬其他倫攀之方自可次第而舉惟陛
下留神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冬十一月日以鞋冠深入具奏乞令在朝
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臣輒避危衷仰干聖聽臣遲暮之
屢疏乞骸甫獲歸田忽叨命召俾
厠經幄一放
天筆四承宣諭兩遣使華聖訓真
切臣跪誦一
言則血淚一滴非不知鄂冠已迫
於江沱膺冠
已詢於耆柳重惟君臣之大義不
敢狥出處之
常節疾驅赴闕止謂備數勸請之
末時効一得
之愚上裨聖筭不料僅入國門即
被剔庭之命
擢置左轄主憂臣辱不敢竊辭雖
邱勉夙夜應
酌科猷然不過粗安京師畿甸之
人心豈能遽
却侵犯內地之強敵孟子所謂三
年之艾尚不
能灸七年之病況沉痾之疾弄成
壞證而欲以
頃刻之艾灸之使靈扁復生且將
望之而走今
鄂渚有重臣以宣威有驍將以禦
侮援師雲集
勝勢日張似可少寬西顧若湖湘
一路直透腹
心無高山大澤以為之限無精兵
良將以為之
防如廣南制司前月二十有四日
報稱賊叩靜

江城門交射而却旋退屯四十里自是越二十餘日無一字到朝廷至十月二十日則湖南帥憲兩司之報猝至謂賊已於初十日突至清湘矣今又八九日帥憲兩司並無續報萬一又有如廣南之一節無報而清湘之警報猝至不知上下將何以為策或進或退或行或守皆非一旦之所能辦竊恐誤君父誤社稷誤生靈貽笑萬世是時惟有一死何益於國漢人有云先事而言常患不信事至而應又患無及今不可謂之先事矣臣非不能為覓譬之言曰此非難也蠻也又曰此蠻與漬兵合也非真難也又曰雖難也然又不能多也又曰難所志者金帛子女既有所擄掠不久能自遁也此言幸而中則可窃鎮靜之名善料敵之譽不幸而不中禍變忽臨縱食為此言者之肉果何補哉臣愚欲望聖慈以臣此章宣示二三執政給舍臺諫殿帥使各述其所見并指陳難賊有無必至之患目前當作如何布置親具手疏以聞却乞降付臣參酌底臣可資衆益以為處置之決非徒曰國

春三月一日奏論難賊深入乞充前日之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彌狄難事　景定元年

臣一介遐蕞頃陛下以狄難孔殷召臣於山林重惟主憂臣辱不敢以時艱為避就力疾赴闕始不過謂塞侍經帷時貢小惠而已不圖聖恩復加柄任臣既入國門無穴可逃勉就到除五越月稍可宣重臣提大兵以解鄂渚之圍分精兵以勦湖南之寇四方上下日冀肅清然非大臣欲有所為而百執事與士庶人不敢紓其非附和逢迎諛阿諂媚雖至背理傷道亦付之一默朝廷之上可為靖矣可謂不詳不訐矣詎料積而為衰狄之大不靖乎官職富貴則稔禍之臣攖拏以去而大患難則以遺陛下可勝痛哉臣雖勉竭於科瑣僅而左右之支撐反覆歸與背虜而投拜者妄相傳播以中吾之所喜寃吾之所憂而迎逐其所大欲今已入吾堂奥消肩腹脇正恐其未肯遽舍而去縱去吾內固已困矣推原亂本禍根良由十數年來姦臣恢士創為虛議論實事功之說以迷國誤朝凡忠非陛下存於中者念念與天通發於外者事事與天合則皇天決未悔禍而欲避君愛上規正闕失之言盡誨之為盛議論凡陵

之悔禍猶却行而求前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模契伊傅周召之臣都俞吁咈口口只是說天夫豈推注於荒忽誕慢之域者忧以人主為天之子父子之間情慉易達善惡是見感應易孚故曰上帝臨汝毋二爾心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非可以言貌欺非可以緇黃禱也如使意不忧而心不實徒有此拾君子之迹而厭薄君子之根未除徒有屏棄小人之迹而盛殖小人之根未除徒有違聲色之迹而蠱惑之根未除徒有賤貨利之迹而豐殖之根未除徒有開言路之迹而浸潤之根未除徒有扶持公道之迹而恩愛之根未除徒有培植邦本之迹而戕賊之根未除徒有愛惜民力之迹而營繕之根未除則是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也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而求天之純佑陛下豈可得哉故臣專望陛下克前日之悔悟而更為今日之大悔悟夫至靈至明者莫過於此心陛下以神武睿哲之資加以歷事變之久閱義理之熟一自反觀於至虛至明之心則知宗廟社稷人民億兆后妃宗戚其休戚存亡皆在陛下之一身而陛下尤欲自壽其身以久享至高極貴尊榮之福念之至此則必有惕然不能自已者特恐陛下不念爾臣等將七十無緇髮眷戀人世捐軀致命自所不辭但所深病者壞局在他人之手而臣萬一代受其敗書之史冊必曰今相某而不曰前相某又必贊之曰某既無扶顛持危之才且不能盡忠竭忱正救其主汎汎痞痞黯無晶光以至于弊臣負此沉冤九閽且不瞑目故數十日之間鬚髮盡白疾病轉深形骸僅存神識已散是用略伸愚悃仰瀆聖貴人清化皇天幸聽臣言而黃天不為之佑助免狄不為之消弭則是唐虞三代聖人之言不足憑孔子六經之書不足信天下決無是理也惟是臣才術短淺無以濟時康國上負陛下注倚且不能自盡其難而徒効古人責難之義罪大不可赦并乞特發睿斷亟賜竄逐雖投之谷鈺是

乃臣得其正命之日但使天下後世諒臣心迹則臣死猶生也執筆攄詞無任悚越感涕之至

貼黃臣竊惟鞋賊截江中流為彼捷徑停留至於半載創殘被於三路何異孔明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而通國之人方偃然嬉笑如平日臣處其為數所固而莫之省覺也若非陛下有回天之大德業則雖臣等百數何補於事近憂後患百結寸腸於是臣前疏五就棄而終不容於不一言者恐負陛下負社稷負生靈也恐萬世之下不知臣授任之時上流之賊已踰黃漢而南廣右之賊已踹窗柳而東謂臣壞陛下之天下也臣之情亦可哀已惟陛下財幸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臣輒涇危衷上干聖聽臣一介衰遲頃自鄂閘引疾已骸仰荷從欲之仁還山甫浹日而聞廣寇踰窗柳而東鄂寇越黃漢而南陛下亟以經幄召臣臣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以時艱為避就扶病赴闕亦不過謂容侍禮履時貢小忠而已不謂陛下遽以前人之敗局而付之臣既入國門無路可逃迫祇承應酬科瑣猶賴陛下惕然悔悟引咎責躬大洗冤沉畢達幽枉臣遂得以憑籍尸位數旬之久然其間關於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臣向未及痛哭流涕為陛下言也前日忽覩章鑑塗歸高斯得之章臣為之駭愕不能自持照得臣於斯得素非腹心之交金石之友歲在丁未臣在田野但聞斯得為浙東刑獄使者疏劾鄭清之史宅之肇親黨數人即報流傅四海之人皆為擊節臣於是始敬其人遠歲在辛亥臣猥蒙陛下擢

置次輔一時收召當世知名之士而斯得預焉
素其好為危言激論上拂陛下之聽下忤首相
之意而陰窺密伺者因得以遂其一網之謀自
壬子以至己未八年之間公道晦蝕私意橫流
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譽諛佞成風天怒
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捻成冤狱之禍
實為宗社之憂幸陛下奮由聖斷甫為善類伸
一線之脉而姦人又從而摧遏之臣實痛焉如
斯得闕遺之事臣固未詳其虛實特二吏之斃
正是有位者殺之以滅口而反以為證予近日
贓吏動至數千百萬甚者召寇啓戎使國步顛
危生靈魚肉陛下玉食為之不御枕席為之不
寧鑑胡為盍付痞啞而獨加怒於陛下已戕拭
郤賤其人不復與之酬答孟子所謂與惡人處
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臣之于鑑何以異此
臣若不早折其萌又將貽天下善類之禍縈卯
之危國家寧堪重壞哉欲望陛下稍垂日月之
明毋使小人之陰乍翕而驟張暫息而遽燃以
成夷狄之際臣雖陋昔嘗獲之誦亦所不辭謹具

手疏以聞臣干犯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頃尸鄂閫抗疏乞身固嘗告陛下以臣骨相素奇心而命運邁衡併若留之一方必將興災召釁非軍民之福陛下於是縱臣之歸今鄂寇未清湘寇叵測因停則智長事久則變生社稷生靈之憂凜凜乎未知攸濟臣既無者龐福艾之相又非扶顛持危之才終恐誤陛下大計欲望陛下亟發睿斷放臣退伏田里髮盡白百骸九竅無非是病惟陛下憐之并乞屏照　又貼黃臣又有未盡之悃敢空臆為陛下陳之臣最痛切者群臣上下合黨以欺陛下何臣言之至此血淚迸流伏乞睿照

臣老矣粗諳世故豈不知事有緩急時有難易惟陛下不知而稔成國家之禍則陛下獨當之且如高斯得之事此其蒙蔽陛下之大者也斯得為湖南提刑當發部民陳衛老之姦惡清之所以養國家安靖和平之福不謂何物老醜乃敢挑釁召鬧以格陛下明詔所謂世無終棄之才永圖之士其懷護扶姦罔上附下情理尤為恨憾斯得欲置之大誼大阿之域於大全用章鑑之弟章錡為福建漕以捜刷斯得之過適斯得平日持論大節每於與薑逆人攻訐又積與薑之怨而沈炎實為與薑心腹牙爪大全高錡於跋指示而炎甘為之搏噬今姦黨盤據血脉貫通故鑑又為此舉而炎亦姑泛論大全以怨陛下使陛下真以為非大全之黨也欺皇天后土欺一祖十二宗欺陛下以趣天下之危亂者皆此等一宗小人為之陛下如不信臣言乞索高錡元配崇視閔之庶幾信而有證今以高錡一黜吏之故而戕賊善類罔不顧惜上天為何臣言之至此血淚迸流伏乞睿照　又貼黃臣老矣粗諳世故豈不知事有緩急時有難易惟願包荒隱忍以漸啓沃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以養國家安靖和平之福不謂何物老醜乃敢挑釁召鬧以格陛下明詔所謂世無終棄之才永圖之士其懷護扶姦罔上附下情理尤為

巨蠹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臣聞韓琦初除諫官往謝王曾曾語之云士大夫當純意國事向來如高若訥輩惟知狗利如范希文亦未免好名琦服行其言故其平生大節獨光明俊偉為朝廷輔臣謂純意國事四字豈惟臺諫當然凡在臣子皆當如參前倚衡之不容須臾離也近者徐庾金等抗疏言事謂之非讜論不可也惟臣獨察其情庾金蓋謝方叔之死黨也其初未嘗交方叔臣丁未典舉庾金實為選士已而臣四塵右席庾金猶未有一日考任臣拔之為京府教官旋背臣而右附於方叔矣於是連得唆遞及其去國乃始貽書於臣殆如牛腰臣再叨柄任甚厚望於臣臣以包荒明聖之義復引而進之忽一日其舘主人吳氏以不仁不義激鄉民之變將有嚴陵何氏之事臣方喻帥臣葉隆禮亟行銷弭而庾金誥臣必欲以大監証治鄉民時遷遽正急內地忽少歹有嘯聚奪獄之證臣寘行布置弭壓健得無虞庶幾其不為外寇之資未免所作却庾金而庾忽臣方應發者臣不知其為就何人屬吏以外改文字白臣臣但見其嘗為校勘而不知其嘗為宗諭頗難之饒虎臣力加引進臣乃處以博士而應發終忽臣程元岳固丁大全所識拔為校勘者也臣以國子錄遷之元岳怒以為左降教令武學諭黃夢炎致曲於臣臣亟叙之為博士而元岳亦忽臣昔者有蔡抗像臣已酉省闈所放進為其改秋其登朝多臣之力識在壬子臣引之為國子司業猶未嘗歷郎也人方議其進擢之驟屬臣鬲徐霖為說書而抗恨不已及於是歸投方叔求有以自効未幾則假借小故以身引去且率諸生偕去以動搖臣而臣果去矣方叔乃召抗一時遷為法從以至參大政庾金等謂弄蹟在前可捩快而趨之或能動搖臣或雖不能動搖臣而使天下傳之曰學官相率而去朝廷亦可以為臣相葉之玷他日不妨可為蔡抗也述庾金所等聲館中之士有曰若輩只

會權郎只會兼講畧不能助我筆立赤幟則其貪愛官職忽慙朝廷之真心可見矣是豈純意國事者乎雖然不可以情之非而沒其事之是也宋臣為天下忘府雖三尺童子皆欲剸及其腹雖充千兎之毛刊萬山之竹不足以形容其過惡陛下聰明遠邁堯舜固不能不喜其供奉之勤而未嘗不知其姦回之逆誅遠棄斥之意固已久矣豈待諸臣之言而始焉決之哉特聖心仁厚不能為四夷之遐而已然以臣愚見內外皆祠也孝宗嘗置甘昪於露寧廟嘗置王仲謙於池若今宋臣以外祠或遊或嘉興或安吉俾往居住亦可以保全其富貴而全其終身豈非君臣始末之大恩哉何必留之筆敝之下以滋輿人之議也沈夫自為小官本無大過特用非其據不自植立附阿時宰舉天下之善人莫不辟於其手且彼匈言之其全之黨而奏疏中稱頌大全有曰鼎輔方新鈞平持正精神之之英斷豈反不逮二十七年之前乎頃臣授任之初蒙被訓飭謂墨諫給舍宰臣不當干預是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臣民仰首以覩化夷狄閨風而招威又曰屢誤深遠明見萬里料敵制勝動中事機又曰朝廷清明戶庭無壅朝奏夕報捷如影響夫招業溺之變大變也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者如是乎明見萬里動中事機戶庭無壅朝奏夕報者如是乎其為黨亦昭昭矣而曰非黨者欺陛下也欺天也欺心也一人之言可以塞天下之口乎陛下固謂庶官攻墨諫有塽綱紀然臣切覩仁廟朝蘇舜欽為大理評事監在京宅務上疏有云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私夫宅務小小監當耳尚敢攻中丞司諫則祖宗故事尚可攻也端平初陳塏以編修官輪對首攻殿史侍御史何琮監察御史何處久陞下旋以琮為權戶部侍郎處久為祕書監而塏出知處州陞下之初蒙被訓飭謂墨諫給舍宰臣不當干預是

時即欲具疏救陳見陛下憂邊正若不敢以此
傷陛下之意今可因事而言矣夫給舍臺諫乃
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由出而宰相不許干預不
知陛下深居九重與天下之士
大夫未嘗相接何以察其賢否非謀之近習則
謀之恩幸之臣又不然則謀之臺諫之長為陛
下鷹犬者陛下且謂近習恩幸之臣能識天下
之賢才乎言路之耳為陛下鷹犬者肯薦天下
之賢才乎其不肖之士為給舍臺諫者近習恩
幸之臣與其為鷹犬之臣肯為陛下排之乎昔
高宗中興當紹興之七年狄難已消天下已罷
定矣高宗以經延召趙鼎旋俾再相鼎告高宗
曰進退人才乃臣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
中胡寅呂本中常同詆詠李仲之徒陛下能用之
乎姤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
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手也於
是有旨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胡世將奪
職為試兵部侍郎御史中丞周秘罷為徽猷閣

物論之定久矣然臣惘心定應謂來機則有機心矣一有機心則何以上對蒼穹陰消夷狄故北告陛下曰交非尹京才也於是交尸位臺端又踰半載矣蓋臣平生自勉念念不敢欺天步步不敢違天若乘機而出之則難陛下無疑而臣則有愧於心不若盡言而出之雖陛下不能無忤而臣則無愧於心使為陛下臣子者人人與天為徒而一毫人心之禍何至披猖至此柰何為小人者固不知所謂天而號為君子者亦往往參之以人故徒能欺人欺世而不能欺天也故臣願陛下純以天為心則天下事大定矣猶豫何足畏哉并乞睿照

同日具奏四事

一乞御筆丁大全首降投中奉大夫生前致仕一乞御筆董宋臣改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就紹興府居住臣又照得建康極佳若陛下以此畀之亦不失仕官之樂并取聖裁　一乞御筆沈炎除雄戶部侍郎徐庾金方應發程元岳楊潮南丁應奎並乞內批高鑄令覇管州軍決杖配本州牢城仍籍沒家財　同日奉御筆二十紀云覽卿所奏具悉來意已依所擬施行庶以示劉既不付出却不須報行徐庾金等卿已以一單劉以發其姦沈炎等不必見之少緩除出庶免為萃菴所攻以辱臺綱也卿宜深悉　同日又奉御筆云覽卿所奏極當擬進三條即已施行李介叔充司業二人免煎日之判妙所是引去之人卿不可不發其有識之士莫不難服也十五日又奏云臣恭惟內批付下徐庾金等與祠事以臣愚見當來若

以夷權從而出則庶金等與祠為稱今陛下既
少進夫之出則庶金等不若與在外合入差遣
然大器不過添俾幹官而已伏乞睿照

上謝恩表

臣某言伏以生有同於畫夜定數難逃義莫重於君臣孤忠彌切雖神氣之已索尚心馨之未離覩棄遺章遠塵淵聽臣某哽懇稽首伏念臣迂愚寡倆涼薄多奇方先望策之加定之中濫叨首選逮陛下錄之寶慶之始猥預勞招被三紀之寵榮為一時之歆艷風波搖兀不知幾賴於扶持雨露霑需肯使僅成於拱把迄備肢肱之列悉由頂踵之恩而臣命與仇謀福隨德謝裴度浮沉於既老乃攘臂以冥行富弼畏忌於重來反師心而妄作稽為尤戾合抵詆夷即聖度之寬洪酌人言而斷制長流遠服曲貸除生緣臣蒲柳之質早衰桑榆之景漸迫憂危既極疾病交侵縱秦緩何救於膏肓若曹參將啓於手足自傷末路永別明時伏願皇帝陛下有道之長無為而治歷變履險已垂四十載之憂勤持盈守成宜底億萬年之安樂與天同久如日方升一堂戴賡載歌內寧外謐四海來王來享

大畏小悚臣欽痛號昊臣差入地百骸將散傾
葵之念愈堅一性長存結草之衷敢二臣無任
瞻天戀聖徬徨哽噎之至謹奉遣表以聞臣某
哽戀頓首謹言

宋尚書僕射兼侍中左相許國公奏議四卷抄本

太平金鏡策卷之三

○選八振以公天下之滯祿

○慎名器

臣聞方圓並轉則圓者易流邪正同行則正人多滯方正者丈夫之志圓邪者妻婦之倫言至於斯每招恨得其綱則一舉而衆紀皆從壅其流則鉤力而病源常在是以無思也無為也斜察也廉訪也四曰戎事之才六等宿衛也善計也校勘也顧也防也屯田也勑養也五曰政事之才四等使臣也決斷也農桑也董役也六曰監守之才二等關津也營造也七曰錢穀之才二等明利也筭數也八曰方術之才四等僧官也道官也醫官也陰陽也八才之等以德為基臣又以大陽下照恩陽雲來自當賞者寧多賜錢帛而名器也不可以假人也伏以方今俳優之戲具見喜之屠人間有腰金紫郎者衣紫服者鵷鷹臣下或有勤勞將士或有當賞而器盜難照者聞斯事則不能不啓悵之心而解其體焉此馬周所以恥騁堅倡子鳴王畏復同立於朝而上疏以諫文皇也伏望

陛下以三德九科八才二十六等之說明諭選曹使之從事於斯凡未嘗進而初進者據此法而置之於所宜之方凡已進而考滿當流轉者據此法而就改於當然之地更望

陛下惜名器之重勿以假於人如是而行之何患弊之不革乎何患官之不稱乎官稱而政成政成而民安民安而

國慶矣

○量短長

臣聞大龍之為物也千變萬化無適不宜大則乘風雲震雷電奮迅其頭角翕闢其爪牙沛霖雨以洒八荒潤禾苗以濟群下小則陶侃之投張華之劍難聞之蛇鼈公之杖或躍在淵或蟠于泥此蓋既能大而又能小者也夫鵬之為物也化質於北溟

運程於南海背逾千里之大翼若垂天之雲擊洋水之三千摶扶搖而九萬以之搶榆枋則不及斥鴳以之捕狐兎則不及鵬鷃此蓋能大而不能小耳也夫鵬之爲物也翱遊庭除之宿塒能小耐也夫鵬之爲物也翱遊庭除之宿塒樂文備一身之采武關一時之命至於淡泞三唱風雨不移毫釐有比之則智懸懸矣此蓋能小而不能大者也物既如此人爭不然故爲委吏而會計當爲乘田而牧羊莊昔宣父也範圍天地有教立貢爲万世帝王之師拯六合生靈一揚者亦宣父也非態而何哉孟公綽可以爲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黃霸長於治郡而功名損於相位郎小大之殊也能乎宜常得乎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猶且卑於一偏孟子讀之隘吉不恭然則人之周於道備於事者千載一二人耳其体而微乎微者或嘗有之亦已希矣由此觀之幸世英賢多皆一節爲人上者取一節可也董子云量材而授官其此之謂與今

國家選法腹外二年爲一考腹內二年半爲一考自非負罪之負皆有進而无退臣謹按虞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言舜之考官如是也又按漢史云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言文帝之任人如是也臣以爲方今選法宜以賢能爲先不宜以日月爲上不革此弊則是公卿之位咸可累考幸超而希之也且人才有大有小則以初仕者職小則滯滯英材例以久官者職任則施爲安得皆稱哉切恐郡縣之官以苟且存心有更張之事則計之曰三年之後吾將云比何用勞吾心哉因循而已矣見賄賂之物則思之曰一旦交代未獲即除何以爲家費哉營資而已矣又況郡縣之民迎新送故甚爲勞費哉滯將至於无如之何矣或者以郡縣之官久則姦權生事錢穀之官久則私弊難制臣謂此言非也若循二漢八

○考幽明

臣聞一人在上握四海之權衡四海承風仰之要地榮利之宏機廉士貪夫文儒武帥或欲吾真才德而異其道之得行或欲肆其姦回而異其情之獲恣故正人指邪人爲邪而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忠者以佞者爲佞交攻不一蛆曰難分立法取中亦爲揮易也唐朝以体貌豐偉爲貴所謂市公喜大而或失其委者晉室以清談虛曠爲先所以晝餅充飢而委无真用此唐之不能及漢唐也今

國家入仕之門太多考選之方太闊臣以爲

王者之左右攜僕亦貴乎正不正則如蝠蠹之外起臣謹依經考史斷以愚意條陳聖人之九徵及當今所切二十六美之三十九類與夫

察之所謂九徵五一曰達使之而觀其敬二曰煩使之而觀其信三曰委然問焉而觀其智四曰卒然問焉而觀其仁七曰告之以災而觀其勇則九曰維之以酒而觀其則觀其節八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態其謂二十六美之三十九類者一曰文史之美二類言制節謹詳悉詞情也校書正字可為定本也教誨後學德冬成也二曰禮官之美三類補袞拾遺將順匡救也三曰樂官之美一類善惡周覽洞曉音律也四曰知人之美一類善惡周覽洞曉朝會榮祀仪章不辜也宣布德風俗雍熙事致也三曰樂官之美一類金石宮商理協声正也四曰知人之美一類推數進士常若不及也六曰考校于心也五曰敬賢之美一類推數進士常若不及也七曰糾察之美一類弾劾所至不避權豪也八曰廉訪之美一類清心律己公平不阿也九曰肅政之美一類彰善瘅惡昭文无失也

凡一美一要者為中等

美无要者皆為下等凡美要並無而雖有異能異行顯明則有德職在焉始以三德八才用之終以二十六美三要考之則自中及外大小官吏將若玉壺之氷秋霄之月凉乎其清皎乎其明矣

○推公舉

臣聞君孚達上則思進賢小人乘時焉能退善君子之人君子朋之小人小人黨之同志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必有鄰自然之理也夫賢者知有国而不知有其身嘗喻於義小人知有利是以仇牧不避親死仇牧不避難死其位古人於君子有行之者若祁奚舉祁午於晉侯而以為中軍之尉管仲舉隰朋於桓公而以為能退善君子之人君子降嘗黎於漢祖而以為丞相国之位以至子孫蕭何舉曹參於漢祖而以為相国之位以至子孫皆侯匡天下者皆謂之毋國舉其賢鮑叔舉管仲於齊而九合諸侯匡天下者皆是也小人則不然懷私挾詐以濫天官鉗智忘心以固權寵親同類知就乏爾嘗君子知惡嫌竭又嘗欲使後進皆出己下而

恐其踰於已也古之小人有行之者若驅虎兕共工於堯朝而
冢共鯀天上官誣靈均於楚王而人亡亟国以至臧文仲不能
喪禽聖人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董生劉子詆其妬賢者皆是
也勉嘉我訪春秋述惟舊能舉其類豈經乎哉今
國家求賢之心極重取士之路未優且內外官僚所食者
國家所給之禄也脫氓編之賤而得享富榮陛崇祖之光而獲班
國家之厚祉其可乎哉且食竊之鹿尚吻く以呼群出谷之鶯猶
嚶く而求友此皆物也況於人乎故伊人之將遁也當思繫
白駒而恐有遺心嘉魚而与同宴樂
此臣之大節盛德之良心也伏見方今雖有貢舉吏之格
尚未通行或閭郡而不薦一賢或終考而不舉一士因循為務
苟且為心不綱不紀社稷劉勝之徒乎臣竊以任職立功治民爲
善未若舉賢之善也何以言之舉一賢則賢者皆舉舉賢而
報國之績為多不舉賢則止一身而已故也伏望

陛下載宣
天官昭諭中外凡郡縣臨民正官七品以上及諸衙門官三品以
上每三歲之中各薦一人凡薦之上須稱其人籍貫性行委係
何德何才可充何職凡薦者達
上委於都省判送吏禮部以三德八才之法照薦書考校其人果
為應不然後申省乞隨奏而用之凡以後其人稱職則初薦
官亦考滿之日優加爵級凡其人臨官有非常之罪則初薦官亦
日隨輕重以黜其爵級凡其人臨官有非常之績則初薦官亦
放歸田里可也使方士子咸慕貞廉在官僚共求賢者而
賢者知

國家之尚賢莫不比矣又奚須密啟戚悉歌王毅飯牛而自進之哉
又奚須成湯幣聘高宗圖形而自求之哉野无遺賢此亦一助也

○別儒文

臣聞聖人之立教也暢達情性而言詩脩理紀綱而定書因天
理人文以制禮宣国風民俗以作樂參天雨地發揮於陰陽而
為易尊上卑下嚴示於名分而為春秋自上古洪荒之時節文
雖未分而此理未嘗不具也統言之為道分之為五常散之為
百行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国可以平天下此之謂真儒
昔者聖人之孝有諸內而形諸外博於心而應於口蘊之為德
明現之為英華出言咯語莫非文之自然也後世輕才淺見之
徒拾古人糟粕之餘瀝以文章為極致乃有聚螢積雪孜孜汲
汲窮一經而皓首成一箱而歷年勞自詩發而騷變而漢魏
六朝至于唐末儒風掃地矣其間耀名千載卓然不群者皆三
都兩京大人長楊之流春草池塘楓冷吳江之類自以為儒
之宗師而不知其已陷於俳優之小技矣夫儒文同宗而異派
孝世莫之肯辨也孔門四科之中文孝子游子夏皆就曾語
而考之子游之為言曰本之則无如之何子夏曰雖曰未學吾
必謂之學矣此之所謂文學適所以務其本也嘗後世越末失
本之文哉聖人以其文勝猶抑之於政事之下則知夫聖門文
不可純而亦未嘗賤之也故因文傳道道傳而文為益尊蹄矣道
衰以來昧道之人競相推重以文不加點為顏孟以咳唾珠玉
為曹劉憎公政而飛精麥大猷而莫額比之顧一經之流又出
乎其下矣遷曹掾之而採人時議欽之而紙口及其身居要職
家食豐祿外事悶然權歸吏手飽千古之書沉無一介之廉潘當時之政事修叢歷治迹紛擾雖復才同司馬謙若
范丹秀而不實清而不幹將安用哉後使狼狽矣兒嘗及昔而想

猶曰儒者之道我知之矣聽其名則徹於青霄之上考其實
例於黃泉之下矣臣以爲此非真儒也皆文孝俗士厚聖人之
門幅
國家之職選稱天下之名濫齒四民之首使歐陽論之必爲之嗚
呼使賈誼聞之決爲之痛哭聖人曰女爲君子儒又曰天之未
喪斯文也今
國家車同軌書同文臣以爲莫如用真儒亦未宜遽棄文人之類
也伏見方今內本
京師外暨疆境皆設孝校以易風俗張皇
化紀伏望
陛下載宣
天行令有司策問科舉限人數以權衡天下才德之人則儒文兩
無遺矣凡對策超等堪以從政者據三德八才量入政事流品
呼使賈誼聞之決爲之痛哭聖人曰女爲君子儒又曰天之未
喪斯文也今
國家車同軌書同文臣以爲莫如用真儒亦未宜遽棄文人之類
也伏見方今內本
京師外暨疆境皆設孝校以易風俗張皇
化紀伏望
陛下載宣
天行令有司策問科舉限人數以權衡天下才德之人則儒文兩
無遺矣凡對策超等堪以從政者據三德八才量入政事流品
官若簡不限人數許令對策策中累階吉官不然則止於教官
內流轉凡已進政事之官者則有考幽明之法在焉歷乎官无
曠官儒无膚儒且使家執熏摩術国孝莫不究極於道誼望之
研精於政化之源幼而孝之壯而行之潤當代之憲章綿社稷
之福祚安黎庶之生資壯名教之元氣一舉而四便立矣
○飾譯學
臣聞意須言而後布故四方之言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
狄鞮北方曰譯所以交通事務互通中外而釋其疑滯也言非
字而難傳故歷代之字陰陽元會河洛圖書篆隸籀文八分真
草所以紀辭書事載迹陳情而暢其作用也言非意也得意而
忘言字非言也得言而忘字我
聖勳命膺于上運景于今四振天声一新
國典自至元六年命　國師創爲蒙古字之後
實刱制詔並賢用之又內立翰孝外設提舉
又於凡百公府各設譯史以程其用仍令天下能
本朝字語者授以官爵蓋以東北方之言濁
本朝之字也臣固知天章煜耀照徹十方　國語新奇逈超千古
然以
國家初統北方乃北方之
主而當崇北方也今則東西南北罔不承風籠令普而同歸總神
祇而獨祀何代之制非
陛下當行之制乎何方之民非
陛下黎庶之民乎乃所謂天下之
主而非若統北方之時也豈宜獨尊異北方之言哉且精于文墨
者由此路而進用則爲美之又美者矣恐有輕薄之徒浮濫之
子或厭膏粱之富而生望外之心或釋耒耜高位其間亦有不能尽
徑一時之計直上書字者設或通之曉之亦何益哉臣伏見比
通語言才能尽曉書字者設或通之曉之亦何益哉臣伏見比
方二歲嬰童身統難保口猶乳臭已皆可孝語言矣其八歲孺
子若使之赴孝誦讀模擬翰墨已皆能曉書字矣彼不精文墨
創孝語言書字而干祿者奚異於北方服
外動武事相交湧浮海之風濤動逸庭之
孺子能抗之乎又如民業未安盜賊未息訟庭之春草未生薄
書之叢脩未決當是時也嬰童孺子之藝能定之乎至如貸財
旁午工役交興勾檢雜偕之計籍應對往來之使命當是時也
嬰童孺子之心能悉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此皆政事之類猶
且不能若復轉移於清要之職豈能和
聖朝之化以行安
上易俗之道哉臣意非謂絕蒙古字語仕進塗也但願談而通之

於明政審化之路蒿目矣其然則
金文益通晴光而
金語復周實用矣伏望
陛下裁宣
天旨令有司凡考試蒙古進士仍限人數照依至元十一年
聖旨問以時務利害五件各必成見用蒙古文字為對如所對事
情切當言語有倫理字畫元楛銷者為中選全通為上中四通
為中中三通為下中然後參考策之高下既又據三德八才
而量用之凡已進政事者則有若幽明之法在焉九重進譯史
教官者待當轉授之日依前試之中選則累階而量用之不中
則姑於借職流轉然不之免也如是行之可乎
（清照閣）
陛下詔論国之方得賢為首文斉家之本教子為先修身之法務学
以志之而使人臣解体也正欲原其罪邪則奕葉多瑕已彰不
可以有之而使後人自怠也終亦寧忘已往之愆而願將來之
儆必質其人於法矣則不若初不察之為愈也夫驽牛之子
駢邑者固當用之矣況驊騮之子去勢者其可用之乎委靡
脫轡而建溪誠之安西研通起於抱鼓而立漢廷之仪箕咸般
斗下車而顯齐孫叔敖羊於海上而霸楚此心人者雖无職
而皆有实用也故王者之用人如工師之用木梁可有可用之
材不以巖阿之地卑而棄之老嶺有无用之材不以危嶺之地
高而用之也君子之教子如豪家之有玉不以玉為己有貴價
而不使玉人彫琢之不以子為己有貴基而不令嚴師教訓之
也志士之好学如貪夫之喻利冀知利可驗而喻之雖得利既
多而不厭也欲令官門之子弟勤学在乎
君君令已行在乎父兄父兄付于明師其学在乎子弟矣伏望
陛下詔宣
天旨令有司試職閥子孫若姪不限人数問以時務五件蒙搭書
寫略如試蒙古進士定其高下等第及當簽之資格既又據三
德八才累等第資格之官階而用之凡職閥完郷府省三試直
赴
御試凡学術花諫及不能赴試者姑令馬待其中選而用之凡
職閥三年不第
恩榮出身量用凡已進者則有考幽明之法在焉又以居官皆
皆化下民者也有子弟而不能化何以化民哉更望
陛下詔宣
天旨凡見任官之家子孫弟姪八歲以上三十以下不通經書
而父兄不令習經書不曉文法而父兄不令習文法者委憲臺
糾察而欽師以教其

子弟安爲官門子弟者知當貴之不可幸希須先孝而後
廉
古賢於孝問矣
國家得天下之英才而樂育之以備他日之用可無遺視矣
○削冗員
臣聞設計張綱莫如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
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
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非位立而不辦亦有
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簡而不貴煩欲靜而不欲躁
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制分職名率其
偶歟後職員愈多而治效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
下民業定隋文發五百郡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
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今
国家立制自王公郡王国公以下爲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
大夫校尉郎爲階自正一至從九爲品掌典當行爲職各職所
居爲位各位卷廉之資爲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吏爲吏其制亦
以詳矣然而文武二等分布中外本欲簡寧而似乎難寧也臣
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隨
朝省臺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併不併亦已有之
矣　幾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
監等諸衙門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
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
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壞二曰政事之弊三曰重民之弊夫文
武官吏員數既多當選者衆滿之時近者春秋之選資格之庸擾接紛
選者易見甘　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
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苛刻而民業定矣民
乎雜流行賄得志則人皆可以仕矣以致員多闕少无如之
何經營者早得遷除卷高者坐滯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
官吏員數既多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
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爲則曰俟他人一旦我之所能獨主
哉混雜爭而難辨受上命而自安及乎
朝廷開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文武
官吏員數既多
国家用人路廣陞轉亦升遂使臨莅在下豈能數政化哉政化不
數而刻剝之苦役使之煩爲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
而立法以防之主法者不能旁照參考增矣員增而弊亦自有
矣況法立而權法之人奸欺之計愈生平故須三弊盡絕而後
陛下乃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罷
法方可立也伏望
之冗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
門及萬戶千戶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併之乃省臺院部以
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減之然後以
慎名器之法入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典
選者易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
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苛刻而民業定矣民
乃樂育之以備他日之用可無遺視矣

○限田產

臣聞天時地利養萬姓於鴻鈞富户貧家皆一人之赤子理无輕重政貴施行臣謹按井田之法六尺爲步二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凡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百畝之糞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井百爲成成方十里成百爲同同方百里同百爲終終方千里之地提封百万井山川城市等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爲私田五方千二百萬畝其井中爲徐宅居二十畝之餘爲公田五千二百畝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焉爾民獲恒產言足養廉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之謂也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興復矣

○務農桑

臣聞稽梁稷授經皋布帛捆屨古以然也今古以貧富相均此隆周所以旁作穆王迄衡而西子所以不憚區區告人也自嬴秦變法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无置錐之地回思古道邈矣良哉越至於今迫於豪富官貴而不能復也我聖朝東西南北地境無窮國家用費之資僅足下民愁嘆之聲未絕且古者方千里之地得公田千六百八十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可得七百萬石方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伏見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名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用牧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户無異邑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爲靡所不至此而有封君之貴无印前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爲靡所不至此而弗治化寧誰行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荊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雖土風之常然亦衣食不足之所致也

驟然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伏望

聖下一新田制凡

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庶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庶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之居實職也凡限田之外藏匿田畝者坐以重罪凡限外之田有佃户者就令佃户爲主凡未賞隸屬者令无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无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凡以後有賣田者賣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八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五品者十頃六品者八頃七品者六頃八品者四頃九品但二頃而已焉爾民獲恒產言足養廉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之謂也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興復矣

○務農桑

臣聞稽梁稷授經皋布帛捆屨古以然也今古以貧富相均此隆周所以旁作穆王迄衡而西子所以不憚區區告人也自嬴秦變法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无置錐之地回思古道邈矣良哉越至於今迫於豪富官貴而不能復也我聖朝東西南北地境無窮國家用費之資僅足下民愁嘆之聲未絕且古者方千里之地得公田千六百八十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可得七百萬石方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伏見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名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用牧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户無異邑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爲靡所不至此而有封君之貴无印前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爲靡所不至此而弗治化寧誰行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荊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雖土風之常然亦衣食不足之所致也

平面壁不濕洗頭讌不暇梳壯兵功老弱饑食拔是晝夜
不安眠冒雨衝風昼不啓処講事未已而鑒事起矣獻俘採桑
斧戍伐揚一月之間古人謂能盜之至非虚言也至於炎天
熾火午日流金耘耨荒蕪用資寇盜秋成而登場築圃尚未知天意之或水或旱或豊或歉如之何
也於是父母之仰事妻子之俯畜租稅之科納軍民之差役胥
吏之侵漁鉏役之費給鄉里之慶贈婿嫁之聘倉宿負之汙濊
田具之補置二年之計但望郡於成一歳之資破散不一故區區
穀稿汲汲蠶桑計其經費選苦具者而獲之而納之而折之其餘
絲絮之荒穢若自不之穀稍之年辛苦而一時歡樂鷄豚社酒擊壌謳誰尚可道也僕遭水旱
則雖号泣昊天孰救之哉将非田宅而鬻之矣雖然上至
子下至庶人不可一日无農家故曰四民之勞苦天下之大本
莫過於農家而已也又按画風有鐘彼南畝田餘至喜之語蓋
皆百姓勧其事而愛其吏自願結之非督便供食也今之勧農
者皆自買餉饋徃就于田恐有汙濫之官因勧農而適野遂慫
意以宣驕飲食非實與先之以怒豈酒醪非多旨継之以報朴
嬰其腹於是吏投其餘於鷹犬名為勧農適所以擾農也臣竊
傷農家之勞苦憤官吏之擾擾願陛下軫於睿慮垂此農桑
躬耕籍田后親蚕以先之凡農桑
幸之免其人労年所耕田租稅之半不耕有桑不蚕者郷三老具実挙之就於當年倍科其闕田之
租稅凡民老幼有田不能耕有桑不能蚕者
令下之後限一年須要催停完畢牛具逓限者如无故不
耕蚕之例凡勧農官僚内有田桑无故不耕蚕者委廉訪司

勧農官而罰之凡逃戸田桑
令下之後限一年官為召人耕蚕違限則委廉訪司察勧農官
而罰之凡勧農官皆司自具飲食甚不以後擾有擯擾農家者委
廉訪司察之如受賄之罪罪之可也勧民皆力
耕男有餘粟女有餘布矣

○廣屯田

臣聞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歩帯甲百万而亡粟弗
能守也由是観之兵者城之守也食者兵之給也兵无以守
城非食无以給兵兵足而城安食足而兵壮兵食二者強国之
計也謹按古者井田之法地方千里出兵車万乗車士三万人
歩卒七十二万人馬四万匹牛十二万頭自耕且守人无四肋
之危有室有家下獲衆業之慶二代以後去古既遠千百制建
簿法逐経歴代常患兵食不足至有令人入粟官爵而鬻官者
矣又有令人入粟免罪而敗法習俗頽廃而失民心
者矣亦有量用検罰而徴民物者矣是皆見目前而忘後患徇
其一而失其百者也乃有卓然英乂思革其弊矣屯田之事由此
而興若充国之決先零留艾之於襄武屯於隴陽而羌寇
殄滅棄奇支十年其餘孫利者
不可勝数然猶未達之於天下也凡民侍富无他故而有田
兵无事之時乃耕寸野汲数年間斜米数百
里不待寸兵盈之至也今
国家大業已定不忘武備江湖嶺海閩廣川蜀西北東北逈遠之
地皆有軍兵以戍之坐食糧粟雖南北等処有屯田以為承平之秋非同征伐
田実未之廣也為今之計宜廣屯田之並行使先備後伍之流務
之日須立久長之妙法庶幾威徳之並行使先備後伍之流務
南畝東皐之事一朝有警則馬戈小戸而奮北戦勝攻取之

群寇衝突則力猶服田而求其二倉萬箱之積畋於農隙以備
大事完其營壘以防不虞亦既免飛芻輓粟之勞而又有用農
生多之益也義歸一致功可雙成伏望
陛下念茲在茲凡戍兵之處命戍卒爲農隙服田每百人限幾
須凡所用之牛官爲出直於南方西方市買而公給之凡所用
之時計丁出之故方其納粟而計丁納之以取均也又條勑使
驅丁半之彼驅丁亦人也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險之日驅丁
宜可獨半食哉又計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村
居無田者宜可坐視而獨不獲哉且夫義倉者貴其義也若計
出納之錙銖辨親疎之多寡則是有義之名而無義之實也樂
歲粒米狼戾乞匄者踵門猶宜與之況一社之人而至儉宜
分彼此哉是蓋當時大臣議法者有乖
陛下之本心也若從臣言限田產之法之後其田數之多寡亦不
甚異矣伏望
陛下普班
明詔詳諭農民凡一社立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家共穿窖倉
窖一所爲義倉凡子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產頃畝之多寡而
聚之凡納例平年每畝粟率一升稍率二升凡大有年聽自相
勸慴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螟蝗聽自相免凡同社禹一塗歉不
均宜免其歉者所當納之數仍饑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拚家
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勤
有空空如也之厲須年以來水旱相仍蝗蝻敵天饑饉荐臻四
方決苦轉互就食隆冬盛暑道塗之中繼踵不絕維持保抱婦
泣於後子號於前老弱不能踐後而浮者衆矣延及京畿亦當
如是不亦痛哉臣居山東山野之民飢食橡栗寒衣敝火者多
矣若更饑饉不息民將奚以爲生乎彼隋立義倉之後而當今
立義倉之後而貧民之不及隋民哉意者勸賞未及義風
未行天氣未和人事未盡以致之哉若幸從臣所謂務農桑之
法之後自當有餘粟矣
國家許陳
朝廷得失臣試陳之今條勑使義倉計丁納粟其意以爲及饑饉
之時計丁出之故方其納粟而計丁納之以取均也又條勑使
驅丁半之彼驅丁亦人也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險之日驅丁
宜可獨半食哉又計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村
居無田者宜可坐視而獨不獲哉且夫義倉者貴其義也若計
出納之錙銖辨親疎之多寡則是有義之名而無義之實也樂
歲粒米狼戾乞匄者踵門猶宜與之況一社之人而至儉宜
分彼此哉是蓋當時大臣議法者有乖
陛下之本心也若從臣言限田產之法之後其田數之多寡亦不
甚異矣伏望
陛下普班
明詔詳諭農民凡一社立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家共穿窖倉
窖一所爲義倉凡子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產頃畝之多寡而
聚之凡納例平年每畝粟率一升稍率二升凡大有年聽自相
勸慴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螟蝗聽自相免凡同社禹一塗歉不
均宜免其歉者所當納之數仍饑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拚家
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勤
有空空如也之厲須年以來水旱相仍蝗蝻敵天饑饉荐臻四
方決苦轉互就食隆冬盛暑道塗之中繼踵不絕維持保抱婦
泣於後子號於前老弱不能踐後而浮者衆矣延及京畿亦當
如是不亦痛哉臣居山東山野之民飢食橡栗寒衣敝火者多
矣若更饑饉不息民將奚以爲生乎彼隋立義倉之後而當今
立義倉之後而貧民之不及隋民哉意者勸賞未及義風
未行天氣未和人事未盡以致之哉若幸從臣所謂務農桑之
法之後自當有餘粟矣
國家許陳
朝廷得失臣試陳之今條勑使義倉計丁納粟其意以爲及饑饉
之時計丁出之故方其納粟而計丁納之以取均也又條勑使
驅丁半之彼驅丁亦人也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險之日驅丁
宜可獨半食哉又計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村
居無田者宜可坐視而獨不獲哉且夫義倉者貴其義也若計
出納之錙銖辨親疎之多寡則是有義之名而無義之實也樂
歲粒米狼戾乞匄者踵門猶宜與之況一社之人而至儉宜
分彼此哉是蓋當時大臣議法者有乖
陛下之本心也若從臣言限田產之法之後其田數之多寡亦不
甚異矣伏望
陛下普班
明詔詳諭農民凡一社立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家共穿窖倉
窖一所爲義倉凡子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產頃畝之多寡而
聚之凡納例平年每畝粟率一升稍率二升凡大有年聽自相
勸慴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螟蝗聽自相免凡同社禹一塗歉不
均宜免其歉者所當納之數仍饑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拚家
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勤
有空空如也之厲須年以來水旱相仍蝗蝻敵天饑饉荐臻四
方決苦轉互就食隆冬盛暑道塗之中繼踵不絕維持保抱婦
泣於後子號於前老弱不能踐後而浮者衆矣延及京畿亦當
如是不亦痛哉臣居山東山野之民飢食橡栗寒衣敝火者多
矣若更饑饉不息民將奚以爲生乎彼隋立義倉之後而當今
立義倉之後而貧民之不及隋民哉意者勸賞未及義風亦興矣
○寬逃民
臣聞貧民業輕而易徙下民心愚而若神撫之則聚擾之則散
可以得綏而不可以力勝可以道遇而不可以智欺之也今

國家灼知此簡捷以辛酉
詔令中統建元以前逃户復業者户下差稅第一年全免次年減
半三年然後驗等第依例科徵自此以後累頒
詔文優恤逃户蠲免欠負斯皆
先帝天覆地載兼覆克仁之惠也臣謂逃民之故有五一曰天二
曰官三曰軍四曰錢五曰愚也何謂天有田之家田爲恒産嬰經
飢饉賣田産以絶兼幷之家務農桑以絶廢業之人課義倉以
救凶歲之乏向之逃民雖賞之亦不復逃矣此謂之務本
○薄差稅
臣聞晁氏云三王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二三莫不欲壽三
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
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今
國家灼知此道爰發時宜既立斤絲貫鈔包銀丁石之法又立賦
稅三十而一之例然而公廩無弥年之積私家無備急之儲皆
以郡縣不均之所致也承平之時烟火萬里境壤相接鷄犬相
聞或耽樂遊戲或修二幼勞或棲遲偃仰或力役孳孳商者販
販而自富貧者困窮而愈貧臣謂不急救之行無又矣古者什
一之法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罟不及助徹管夷吾取關市之征五十而一後人謂之霸道蓋
寫不及助徹管夷吾取關市之征五十而一後人謂之霸道蓋
國法有經而但當立民財有而不可輕奪也方今賦稅三十而
取一外有關市之征及酒醋鹽茶金銀竹樹銅錫鉛山場湖
澤海舶江鄉竭萬物而權之能利源而課之
國家亦已富矣古者什而取一共實止什一也方今三十而取一
國家之用有八一曰宮禁之資二曰宴好之將三曰賞賜之頒四
曰俸祿之給五曰軍旅之粮六曰工役之費七曰凶荒之用八
曰勿稼之具於此八者之中軍旅之粮量爲告大幸從臣言優

改也殊不知衣敝縕袍不恥狐貉者子路之何用不臧此食
好俸祿勿事已有供之者焉其餘即其所用而用之亦豈多
哉臣又以號省民之日用增其課例而人不之告也伏望
陛下降彌天之聖福顧下土之黔民罷市
王音允符弗會凡天下農民自此田廬並興之後例除租稅之
半凡天下民户自增課約量增添之後例除差稅之半於是幸
從臣先所獻萬言彙內均科差稅之法明諭郡縣而約定之用
爲成式已然則廓造化之洪恩振內外之貧氓讓神祇之隆祐
發太平之祥徵民安而社稷自安民富而社稷自富矣
○禁奢侈
臣聞上古洪荒數天朴略標枝野鹿羣黍稗豚衣馬獸之庾食
爲獸之肉江蒲而飲皆捋而採飲皆捋而土鼓冬則居窟夏則居巢其間
除之異寧子當此之時淳風未散民皆自以爲足也及乎伏
羲作而書契之法興神農作而耒耜之功立軒后作而器用之
演漸備自茲以降說禽益生是以堯舜垂衣而天下治周王之
里服漢帝之弋綈非徒尽質素之本心亦以杜人民之奢泆也
至元年明都堂議得民間喪葬紙房金銀人馬并綵帛衣服帳
幔等物欽依
聖旨事意截日禁行禁斷又准中書省奏定到官民嫁娶聘財隨
貧等事此皆
先帝憫俗偷德以懷永圖推其餘以化下民也夫天下之人或有見
衣服鮮明騎從翱翔從而羨之見衢門安志樂業循常者從
而笑之乃薄民之澆昧世態之恒情然而權利濫官豪富子弟
知其如是大抵厭心以驕淫相夸以奢靡相尚以貧約爲恥以
貞廉爲愚既不副於
上心又重傷於家業延及士庶轉相倣効習以成風非一旦之能

太平金鏡策卷之五

○革副封

臣聞江海所以為江海者以其善納也聖明所以為聖明者以其善聽也古先哲王君臨天下乃有搢紳之流貨殖之輩係當祀之山今九有倡優賤謔之流貨殖之輩略舉一端惟

天子告成之地東方滿堤

建之得失即言軍民之利害非言軍民之利害即言
蹤設如官吏賑其貧窶拯救
辨則非盛德之所宜逐而自止則盛事弗遂乎此又副封爲
害之甚者也伏望
陛下班詔四方絶外路追照
路既開天下風動天白憂寒士自鄙亂積孝必至有成閭斯
詔旨抒誠肇貢修策論於衡門之下於是乃再四而思之欲盡
以言邪則恐忤
上心欲引而不發邪則有乖公論人之重者莫重於生多包周身
之防庶免無妄之禍故言不盡意而什存其三體觸犯之罪必改之什但存其
存其五避嫌省約而什存其一一矣不其惜哉彼抗其什一之議曳裾於豪婉之下儻加檄譴
則在下以類相慫雖日奉求言之詔下將爲噤寒之嘆安敢
爲以避雷霆之萬一又孰敢
天閽以輸翔哉更望
陛下包荒納善捨短從長批鱗逆耳者何患不多哉從臣言下
無遺才上益
聖德而永超乎百王之治矣
（缺）公議
臣聞明堂之材非一樹之枝太平之功非一士之略以衆人之
聽爲聽則其聽公聽以衆人之視爲視則其視益明堯有鬻
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兼天下之智慧天下之情故能文武聖神
受
皇天之眷命臨茲寶曆哲增文德於無窮此帝王之極功古今之美
也今
國家体堯文舜坐享天民自

者皆奏以聞之凡省臺院部及管民官五品以上內外諸衙門三品以上官並令對之凡官品不在限內而欲對者聽凡職事官對在京師者就尚書都省在外者繳申所統達于都省都省未敢開折照視乃

奏聞于上

上命大臣議之於是都省判先礼部礼部官吏察院官一同評議既定具呈都省都省又御史翰林院官議其可行者奏聞而行之凡言中者至考加賞不中者無罪凡英才卓犖超絕倫流者別行不次用廢者無則

國家之聽覽無遺百官之忠告獲伸實書云明四目達四聰此亦其一也

○察風謠

臣聞

國家之政或有弛張下民之心即殊哀樂驗於民而知其政聽其聲而見其情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有六義之分道無一端之異一言可以蔽之思無邪焉其矣所以衆史尊於前聖人冊於後三百餘篇班于六經固非輕也豈惟此哉上世以來採官普立九流之內小說預焉凡道聽塗說之所造閭里小知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廢或一言之可采也戰國而下總攬權綱以為狂夫之議鮮有得中聖人之書足以為法是以

天子不採詩諸侯不貢詩樂官不達雅頌史不明變惟漢武之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然帝徒能好必而後獲復察實效當時之體斷不能有上世

帝王之治也方今

聖主拱極賢臣毗政群生已遂四海富又奚須市井閭閻之語哉但以古今聖賢之所同者志於仁而已厚其民而已是則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歟

○明令公分

臣聞道者無所不載群聖有之標榜神明無方設教群生於變通無窮統有一尊開無一者通之体也是以下民流轍亦存天地之先上古鴻蒙即存乾坤之未及乎一元洪化万象斐分動植林一榮枯滇一達人之所大受中下之所甚迷体用双全嗚呼大矣夫首体髮膚榮衛骨肉口鼻耳目心意性情莫不昭乎其可知冥乎其易辨然而吾身果安在邪故曰無此豈惟身哉大而天地小而塵芥亦皆如是故混之為一物貫之為一理止之為一心齊之為一無老者謂之無釋者謂之虛釋者謂之空其実一也惜乎烝民好德日用不知是以聖人立茲名教太極之理分而為五曰木火土金水五行一太極而本無其極但以有名一之也大道之体分而為五曰仁義礼智信五常一大道而本無其道亦以有名一之也道即太極也有名皆首

陛下繼天開統光祖承基廣使愚臣職陳常道夫五典之教父子有親也君臣有義也夫婦有別也長幼有序也朋友有信也夫五等之服一曰斬衰之服二曰齊衰之服三曰大功之服四曰小功之服五曰緦麻之服斯皆人紀之嵗然天秩之天節礼經之昭立邦典常行臣竊恐方今上自王公大人下及諸色士庶猶未有能悉其制者伏望

陛下令有司大昭儀則爰定微猷使內外諸色士庶皆習其義備採其貫亦不須泥瑣碎之煩文庶可以識聖賢之大体如是則尊者尽臨制之道卑者領承奉之心上下相安大小皆定更望

陛下無分者宜惜其名無名者弗許其號蓋名以出信一以守器以藏礼故也如是則名分先正而政事無不正者矣

○節服書

臣聞上古聖人之立制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紀綱萬事彫琢群情有等有差無豐無殺俾華實之相副庶儀則之可行至於日用之間咸有天然之道降及後世損益相須作一殊文其理一也今

國家官階各異服色惟三貫一統於中央該二儀而混一裁衣幅焉以佩環盡削茲文咸遵近旧是故有紫有紅有緑有碧者蓋唐朝之公服也青或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者用四方之間色也今又參三等之色而遣其碧者從當時之宜也至於玉革金角之飾帶金銀鍮鉐之殊節象牧以為簡銀銅以為差此在公之品級也皆悉分其天下之儀刑猶為未備其仲尼嘗惜於繁纓盖將以杜僭越之門絶覬覦之望定後民之心志豈有後之淵源究而論之可謂大矣夫中者乾坤之極至

陛下繼天開統光祖承基廣使愚臣職陳常道夫五典之教父子有親也君臣有義也夫婦有別也長幼有序也朋友有信也夫五等之服一曰斬衰之服二曰齊衰之服三曰大功之服四曰小功之服五曰緦麻之服斯皆人紀之嵗然天秩之天節礼經之昭立邦典常行臣竊恐方今上自王公大人下及諸色士庶猶未有能悉其制者伏望

陛下令有司大昭儀則爰定微猷使內外諸色士庶皆習其義備採其貫亦不須泥瑣碎之煩文庶可以識聖賢之大体如是則尊者尽臨制之道卑者領承奉之心上下相安大小皆定更望

陛下無分者宜惜其名無名者弗許其號蓋名以出信一以守器以藏礼故也如是則名分先正而政事無不正者矣

○節服書

臣聞上古聖人之立制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紀綱萬事彫琢群情有等有差無豐無殺俾華實之相副庶儀則之可行至於日用之間咸有天然之道降及後世損益相須作一殊文其理一也今

國家官階各異服色惟三貫一統於中央該二儀而混一裁衣幅焉以佩環盡削茲文咸遵近旧是故有紫有紅有緑有碧者蓋唐朝之公服也青或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者用四方之間色也今又參三等之色而遣其碧者從當時之宜也至於玉革金角之飾帶金銀鍮鉐之殊節象牧以為簡銀銅以為差此在公之品級也皆悉分其天下之儀刑猶為未備其仲尼嘗惜於繁纓盖將以杜僭越之門絶覬覦之望定後民之心志豈有後之淵源究而論之可謂大矣夫中者乾坤之極至

人物之姚濫不及則逼下而為固太過則踰上而不遜若夫中無定体事在合宜不可以並迹而平心不可以膠擾而拂物此乃中之至也臣謹山節藻棁復室重簷畫繡偏諸有絕旦月皆古天子宮室衣服之制也今市井富民藏獲賤類皆飲名之服之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車馬者古之命物也今六合為一輿代馬多天下之人皆得乘之亦無傷也然大夫不得徒行是以有車今市井之家往往以騾服駕車而乘之與士夫無異此臣又按律公庭與廢人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倡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此等或不遵本教雜混常俗辨此臣所以惜之也臣又按古之五方得不同七十里方俗不改今之富人墻屋被文綉鞍轡飾金玉婢妾衣綾羅食粱肉令之富人墻屋被文綉鞍轡非他得乎中而上矣若夫方俗不為一新何成盛化且天為純而貫直地為準而貫平東方之神其名句芒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其名祝融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其名蓐收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其名玄冥執權司冬四時此觀之準繩大矣規矩衡權有亦起於貨競相推尚比古者亦以奢矣古人之儉是以多寡依古法制其奢今人之奢是以兼并風行貧人愈困此臣所以惜之也方今之弊在於下民之心大過擯御之方未及須為陛下略從前古用御方今凡房室車馬之類明立節制截自今下格例以後之庶乎貧富各得其正伏望之後並不得干冒僭越凡惜制在令前者隨即改之凡吏貧及僧尼道士各從其服色服之凡墻室鞍轡器皿衣服勿用金銀雕鏤文繡珠翠之飾凡違令者有司以違制論其罪可也幸從臣言則奢者雖家積萬金亦無所矜其紛華炫耀之氣而貪惰之志自皆止矣儉者雖素懷驕恣亦無所啓其望外僥倖之心而陵犯之念自皆息矣奢惰既絕所謂讓由興廉者守潔於己讓者推遜于人聖人謂能以礼讓為國乎何有夫奢侈尚存而欲礼讓之化行而者之斯不能也所謂不能也

○同制度

臣聞四海若一堂之上聖王無二上之事須法制以為先俾和同之咸若昔有虞之巡狩覲国君於四方先之以協時月正日次之以同律度量衡延及蒼周之時立司市以平物價至于炎漢之世命張蒼以定章程究而言之由来尚矣自魯刘昌時南北瓜分前乎此則七雄之疆域參差後乎此則五季之風塵援攘欲其同也不亦難乎古制猶存前書備載今國家克天荡荡禹迹華夷一民莫非其臣也尺地莫非其有也然其昔奢俗之常然欲移易以非他得乎中而上矣若夫方俗不為一新何成盛化且天為純而貫直地為準而貫平東方之神其名句芒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其名祝融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其名蓐收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其名玄冥執權司冬四時此觀之準繩大矣規矩衡權有亦起於貨競相推尚比古者亦以奢矣古人之儉是以多寡依古法制其奢今人之奢是以兼并風行貧人愈困此臣所以惜之也方今之弊在於下民之心大過擯御之方未及須為陛下略從前古用御方今凡房室車馬之類明立節制截自今下格例以後之庶乎貧富各得其正伏望之後並不得干冒僭越凡惜制在令前者隨即改之凡吏貧及僧尼道士各從其服色服之凡墻室鞍轡器皿衣服勿用金銀雕鏤文繡珠翠之飾凡違令者有司以違制論其罪可也幸從臣言則奢者雖家積萬金亦無所矜其紛華炫耀之氣而貪惰之志自皆止矣儉者雖素懷驕恣亦無所啓其望外僥倖之心而陵犯之念自皆息矣奢惰既絕所謂讓由興廉者守潔於己讓者推遜于人聖人謂能以礼讓為國乎何有夫奢侈尚存而欲礼讓之化行而者之斯不能也所謂不能也

○同制度

臣聞四海若一堂之上聖王無二上之事須法制以為先俾和同之咸若昔有虞之巡狩覲国君於四方先之以協時月正日次之以同律度量衡延及蒼周之時立司市以平物價至于炎漢之世命張蒼以定章程究而言之由来尚矣自魯刘昌時南北瓜分前乎此則七雄之疆域參差後乎此則五季之風塵援攘欲其同也不亦難乎古制猶存前書備載今國家克天荡荡禹迹華夷一民莫非其臣也尺地莫非其有也然其昔奢俗之常然欲移易以非他得乎中而上矣若夫方俗不為一新何成盛化且天為純而貫直地為準而貫平東方之神其名句芒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其名祝融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其名蓐收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其名玄冥執權司冬四時此觀之準繩大矣規矩衡權有亦起於貨競相推尚比古者亦以奢矣古人之儉是以多寡依古法制其奢今人之奢是以兼并風行貧人愈困此臣所以惜之也方今之弊在於下民之心大過擯御之方未及須為陛下略從前古用御方今凡房室車馬之類明立節制截自今下格例以後之庶乎貧富各得其正伏望之後並不得干冒僭越凡惜制在令前者隨即改之凡吏貧及僧尼道士各從其服色服之凡墻室鞍轡器皿衣服勿用金銀雕鏤文繡珠翠之飾凡違令者有司以違制論其罪可也幸從臣言則奢者雖家積萬金亦無所矜其紛華炫耀之氣而貪惰之志自皆止矣儉者雖素懷驕恣亦無所啓其望外僥倖之心而陵犯之念自皆息矣奢惰既絕所謂讓由興廉者守潔於己讓者推遜于人聖人謂能以礼讓為國乎何有夫奢侈尚存而欲礼讓之化行而者之斯不能也所謂不能也

斛銖兩成斤三十斤成鈞四鈞
成石故始於銖兩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也臣又以劉歆
之法三十餘斤為一斗今則不可從也然其理有可從今斟
已宣於天下皆已職於太史樂已愜於人心常聲已協於律其
所以雖有而未齊一者度量衡而已矣臣居山東
但見山東數郡或間一河其度之長短量之多寡衡
之輕重已皆不相同矣則何以示四海一家之平制哉伏望
陛下詔令都省昭立例度採刻歆之說臨其可否定其高低既約
黍粒之多寡勻長為一尺復約黍粒之多寡平重為一斤外起
約今法以十有二斤為斗五斗為斛兩斛為石一重百三十斤
水平為縣用銅為則焉三者既定頒付行省散於隨路以為各
路之的可也謹具
令行之後遠者有司治其罪庶乎自周以北知制度名彰于
外于中等資財之出納聖人當謂斟概量四方之政令一出
謂也

○汰僧道

臣聞如來演教四十九年老氏遺經五千餘字後世有恢弘之
者前人多推奉之文色不空不無不有西方淨土括世界之
三千東海蓬萊會仙真之九億自漢朝明帝中国源開周世昭
王先天義起由是壯千年之衆法建宇崇具体七變之神威琳
宮盛飾窺其室者知性命之說而靡不長趨過其門者聞罪福
之言而亦皆敬信此二教之弥隆絡乾坤而罔間也我
太祖以龍圖啓運受元始之金書
先皇帝以龍德飛天握仁王之寶鏡今
陛下宏開福国優礼高班凡黃冠圓頂之流无差秩軍徑之撓仁
斯甚矣臣切傷之且如来本意救群生於苦海之中老氏真旨

國家之力無乱大方之教盛增穢惡之匪沙汰未加其弊
之禹意豈有他哉但欲使麤埃掃靜顯大地之黃金雲露消殘
露中天之皓月各明真體益示尊崇昔唐高祖嘗沙汰僧尼道
士無防檢以繩之故其後復皆混冗及唐武宗時又行沙汰其
勒令歸俗者凡二十六萬餘人收膏腴土田數千萬頃臣以為
既令歸俗不宜復奪其田也伏望
陛下區分玉石昭辨黃緇凡僧尼道士性行淳雅及深通本教一
經之旨者乃命隨處廉訪司及各教網領一同面試中選聽有
司除名各數附籍出執照盡免本身差役凡緣衣使者借行之
日再加考試若有虛冒則停試官一職凡年六十已上者不在
試限凡已出家者仍前法以沙汰之其不中選者有司收付寺
民籍而姑令參禪其中選則免其差役凡民間子女欲出家
者聽但仍前法以施行凡汰有田產驗寺觀內係僧道籍者撥

人幾頃爲之立例其餘退歸于官凡
公下之後食酒肉之人并及非所當爲而爲者坐以重罪凡
男衆有妻室及女流流活者係愚昧不移無恥過甚之人勒令
歸俗約爲軍民凡僧尼不得交雜往來道士女冠亦同此例凡
良家婦女非因大故不入寺觀者坐以極刑凡僧官道官與儒
官教授教諭平階如或見僧尼道士之罪而不舉及躬犯罪者
委廉訪司察而免之可也若然則如來老氏之教明僧尼道士
之流真可避差役之人絶傷風敗俗之事息矣

○恤困窮

臣聞南風之君彈五弦以宣阜財之意征伐之主封丞相以爲
富民之侯一則知非而悔過故得黎庶若趍
趨之樂往一則孫如在天之龍門振聲此蓋愛民之效
驗也天常人之類也盛施仁泥於少而思父之孤老而無
老而無夫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王
制垂文皆有常額孔
孝文之改恤覇王之道何莫由斯

國家甲子年間
詔條內一款節該鰥寡孤獨不自存者給降曉 濟口糧有疾病命
官醫調治其藥物惠民局支給仐又
詔加米絹蓋博施之仁濟衆之聖其揆一也臣竊以
聖人之心甚重而在下者不能承宣故猶或未之盡也下民之困
情理多端今略具四條惟
陛下寬之乃有誰樓窓邊塞他鄉倘一介之微軀赴諸軍之大
役雲煙黯澹殺氣森嚴之月冷霜凄憂心悄悄或遭疫疠或值傷
亡感白日以沉光掩黃沙而抱痛此其困者一也又有家寒力
弱緣役煩多官吏追徵於後今天隋地無討

老而無妻之鰥老而無夫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王
制垂文皆有常額孔
孝文之改恤覇王之道何莫由斯

國家甲子年間
詔條內一款節該鰥寡孤獨不自存者給降曉 濟口糧有疾病命
官醫調治其藥物惠民局支給仐又
詔加米絹蓋博施之仁濟衆之聖其揆一也臣竊以
聖人之心甚重而在下者不能承宣故猶或未之盡也下民之困
情理多端今略具四條惟
陛下寬之乃有誰樓窓邊塞他鄉倘一介之微軀赴諸軍之大
役雲煙黯澹殺氣森嚴之月冷霜凄憂心悄悄或遭疫疠或值傷
亡感白日以沉光掩黃沙而抱痛此其困者一也又有家寒力
弱緣役煩多官吏追徵於後今天隋地無討

太平金鏡策卷之六八

洁八令以違天下之恩威

○設武舉

臣聞荀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婉之武辛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笳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觀之天仁人之在上為下所仰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於此道以觀之故曰此仁義之兵帝王之事也夫猶子第之衛父兄手足之扞頭目此仁義之兵帝王之事也夫歩伍有決帥長有要所也之處雷電相薄所至之方秋葉不犯有功決賞有罪決刑不攻則已攻斯取矣不戰則已戰斯勝矣此節制之兵大將之事也夫臨敵不懼視死如歸驅馳於荊棘之中横突於熊羆之陣如霆之迅如雷斯飛者此銳士之兵也夫希孟賁之力習慶忌之捷望風埃而怒髮衝冠值突故而莫敢當義路行所孚之絶藝壯無敵之

國家之長策於是乎定矣

○註大將

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既不可不慎動矣將軍者

國家之爪牙人命之關係尤不可不慎選也上古以來民無兵忠勇之士以為干城之衛捍禦外侮以安中國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是以軒轅氏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而五帝以興蚩尤氏作大統屯分自黄帝用弓矢以擒蚩尤之後周有方叔召虎尹吉甫之徒漢有淮陰條侯霍嫖姚之輩趙之廉頗燕之樂毅楚之吳公齊之孫子矯矯然樹四方之英氣昂昂然振百世之風聲或有擎旗斬將之功或有轉地回天之技或有助伐罪弔民之德或有懷佐君匡世之才莫不感會風雲契合魚水依光日月垂名竹帛以至尚父之應為孔明之龍吳漢之敵國李勣之長城斯皆將軍之善戰善勝者也彼有視人如草芥而刈之御衆如蜂蟻而驅之行伍不整疾徐無節三令五申而其令不行耀材陳策而其材不中營壘輕而可掩襲也甲仗利而徒無益也故慎子為晉將軍一戰勝齊猶且不可白起勝趙長平坑死之人四十餘萬拍真乳臭拄媿王之師轅門兒戲致孝文之誚此雖為將者之失也所謂良將

若制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也柔則法謙可親而不可入也如收罷可見而不可追也留如立山可瞻而不可動也此之謂良將不亦大哉然後能制勝於千里之外一怒垂威遠近款誠是以選大將者固非徐將之比也驃騎乎九州狄敵匈奴數倍于常不足以盡其能全其力而役之以取效也良將亦然方其

國家無事之時選英雄高爵以寵之厚祿以食之加之以殊禮處之以閒職一旦委之于樽俎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然有急則行專委之道焉於乃有折衝地而赤心無容者實亦王者善於將之所致而然邪

先帝之平江南白出於故也若夫無事之時優然不慮一旦有急則任天肉食之流設戍犯

試副將

臣聞至重者將也至險者兵也雖係于將而其原皆在于君也君之任將得人則用之如神守之如山馳之如風整之如雲師領于樂之在網矣設或任非其人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焉故前哲

帥乃渭水之漁翁伐夏大臣即幸郊之農父又豈但將門方有將哉采封采菲無以下体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詩書之言信不誣矣若謂箕裘遺業多習其事因而用之加諸上位亦當因其名而驗其實斯可也不然則亦猶牽渭水漁翁之子命作太師求幸郊農父之族升為右相豈不殆乎非徒元益而反害也全

國家統兵之臣子承父職乃有不閑武藝之流不讀兵書之者或充間俾或鎮方維或川甲以選征或橫戈而應敵幸而殊方納款消垢斯皆

壯攄之雲威

皇王之洪福矣有將軍之智力哉不幸而功臣之子孫嘗委邊塵魂飄異域士卒之命石火風灯流血成河疆屍敵野不亦哀哉兵而言之皆不審於用將故也況於兵有六險一天二地三險四間五使六卒是也夫祁寒暑熱疾風迅雷陰霧晦塞之沙飛欲陽之兔或糧積之氣熬為霧露而敵天或愁恨之情騰為水雹而載路此天之險也戎陵或九折以升天或千盤而入井卒徒罷倦輜重艱誰伏百萬之敵於數步之間降二六之軍於九天之下者此地之險也夫佯北驟勝越行或當前而就後相顧或在左而于右夾出彼衆我寡彼彊我弱者此敵之險也夫純捕之子押閭之徒銜感之言逆實之語以忠而復佞以實而妄誑者此間之險也夫交兵之際行人往中出言一失而誰敢其端奉簡吳役而

故之使知皇自新回邪歸正其或益生驕競戕有俊心則明
其辞以征之簡車馬校號令備粮餉厲士矛固其兜冠誅要害
壯力雄傑謀勇兼備惟無戰心則勝矣使軍伍各安其部伍
得遂其心昔文王之詩有采薇出車杕杜之篇皇之駕有彌
上森門細柳之幸陽后之伐夏也耕者不變歸市者不止游君
君而邪其民周武之滅商也故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賚
四海而萬姓悅服斯皆仁以行之義以宜之勞以感之賞以惠
之也伏望
陛下探賾索隱發政施仁幸從臣所謂設武拳誅大將試駒將之
法則節制無不明矣復從臣所謂置鴈門之法則戍守皆堅和
無辭矣若其偃兵戈廣屯田之後亦無所事於厚賞矣法此
但防其萬一故云然

○宥不赦

臣聞文德者定內之難武威者定外之難定內之難莫若當太平之時
耀威振武所謂以蒙招名代漢梁之用其為害也寔曰非輕是以
定亂右武守成上文乃
國家久長之計也方今
龍飛九五臣服億兆太祖以神武開基受天眷命奄有區夏誕昭
多方
光帝以聖德承緒其　祖武纘其
陛下若繼上古之勳光紹
前王之頌嘗慮黎庶屢降德音今臣幸生於太平之世竊見
國家近年以來越山浮海征討不停謹獻愚議惟
陛下察之臣伏以殊方遠服特異天下有故則親隣而先叛
天下已定則觀化而後服五帝之所不臣三王之所不臣
然其見利則趨見害則避之心與中國之人一也若將歷之以
仁慈義好是懿德之心則無異於中國者四海之內雖不同以一理而推之
者中國之枝幹也自萬殊而言之分雖不同以

辨言良圖褒之以長檝大劒則彼方據險依阻聲勢偷生談
吾之軍士自當畏威之風沙及其納款則吾且吾之軍士皆中國之民也中國之民皆
國家之赤子為民
父母者因無用之地而傷其赤子亦猶何心哉臣固知斯非
國家之本心但恐偶未之思而過聽下言或有此事也昔舜舞
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文王修德政於西土而崇國降臣亦非
謂放牛歸馬不用兵也但中國足衒則越裳不召而自來肅慎
效誠而自至矣安用征討為哉伏望
陛下載宣
天旨明諭軍帥厲兵秣馬備邊疆春夏屯田秋冬校武于其無
事則備之而內守脫有不虞則應之而不遂殊方之屬欲來則
德其來不來則不以威脅之但務內崇文化發政施仁振我

○乘已弼

臣聞群生有類萬国分方施仁於一類而同類咸臻讀化於
分而餘方並至此宜
王者仁化之至也天道無私降生萬物得五行之全鍾二氣之正
者其惟人乎彼四遠之外雖不霑先王之化服
仁慕義好是懿德之心則無異於中國者四海之內雖不同以一理而推之
者中國之枝幹也自萬殊而言之分雖不同以

趣一也罷之以兵而欲其知畏則彼方將奮其爺然之奇命而
挾怒以相敵矣結之以信而欲其來服則彼方將遺其天日之
明鑒而舒蠻以相陵矣論之以言而欲其回心則彼方將特其
明誓之大約而恃強結援以輕中国矣然則何如而可故莫若
柔已服以感之而已矣柔之
以制之厚其誠以字之寬其責以
以撫之置諸度外以待之如是則使餘国未服者聞之而皆已
彼已服者既能托大国以自固而又無刻剥瞥責之苦罷敝
為而獨逆皇天所輔有道之
君哉自然相率而来服矣今
国家六合群辟奔執豆邊中華之區貢賦有常其邊裔已服之域
一正宜行此柔之一道以尽感之一方又何須徒費錢粮幅貨以
與當假之師以征荒僻之地以勞不可下之民哉其所以柔之

者非但感未服之国亦所以尽其在我者當然之理也卻鉄有
言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懷非威何以
示總臣臬以知討以威之服以
懷之旨所以示其德也或者以
為四夷可以威一不可以德一臣愚以為不然成湯解三面之
網文王息二君之訟漢南諸侯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国又聞至
治之極禽獸魚鱉咸若豈有不可以德一之人哉或者以為不
服則已既服而置諸度外不亦甚乎臣亦以為非也夫王者之
臨下其理未於安人也非欲求土地之廣也隆周之時越裳白
雉象胥重譯而朝非利其貢獻之物蓋以周公德以為德澤不加君子不臣
其人豈但殺人以求之哉然而方今或有是事者皆群下不能

父母一家之化矣

○郤貢獻

臣聞式九圍奄八方據宝位以尊臨布至仁以統下者帝王之
常事也挑環瑛敷土貢身居五服之外心在京畿之内者臣人
之常職也故上之臨下如皇穹之覆載后土之持振蕩一以
生成為心非期於自暇自逸而為奉養之資也下之事上如赤
兒之慕父母慈懷之傾太陽非宜於自驕自肆而速不庭之衅
也商書曰民罔常懷一于有仁周書曰敬信明義崇德報功由
是觀之上施仁而在下不歸懷者未之有也不竭忠而明主不
見知者亦未之有也今
國家大隆百祥天開景運臣寔編氓遠方玩異練篤不絶殊域奇珍
駢羅而至瑞以航海鞏貝錦與金或重譯而来是或望風而並奏

府無虚月史不絶書若以冠帶百蛮車書渭異而論之川不出
之嘉致莫大之神功若以
帝王大体古今通義而言之則受之而不卻啓之而不杜亦所以
未尽
聖明之本心也且中国九州地險萬里各以大川之所出日異月
新而以億計謹按夏禹任土作貢之物冀州弃都有供無貢充
州之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之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
畎絲泉鉛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之域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
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及魚厥篚玄纖縞揚州之域
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湯齒革羽毛之類厥篚織貝厥包橘柚
錫貢荆州之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
惟箘簵楛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之域厥
漆泉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之域厥貢璆鐵銀鏤砮

朝廷之意而曲說請行故也伏望
陛下幸從臣義凡已服之国行柔之一道無勞蜂起刻薄以望

熊羆狐狸織皮雍州之域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也此九州之
力亦足以盡
國家之所用矣夫天下一也豈以古之中国有其物而
今獨無之須待求諸他国而後可以充其所用哉故召公戒其
主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珍禽奇
獸不育于国不宝遠物則遠人格真知言者也東周之際楚子
不臣包茅不至無以酒齊桓仗義而問其罪春秋大之西漢
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匈奴中国武帝恃力而侵其城嘗代
病之此二者足以審中国之貢乃所當然而遠人之物未宜取
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之哉至於中国无益之物亦不可
取之也是以孝文還千里馬元帝罷齊三服宮仁儉之名如揭
日月雖欲下民之不歸豈可得哉且異物蕩心其害一也使外
国聞之而以国家為有貪好其害二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
害三也有三害而无一利亦何尚之哉伏望
陛下昭播徽聲俾撝遐境凡四遠之納款者聽喜獲無用之地献奇
其獻物聽子弟入朝而不求其納貢若然則化天下以德示天
下以无欲將見西蕃東徼之主君長冥洲之酋長承恩而來
享森道以來王其
○假兵戈
臣聞武貴止戈兵貴靖亂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我朝誕膺天命撫有
聖祖神宗英武以得之殊不知皆由累葉積仁施義殺一救萬
有拒命苟安而不至者亦已希矣原其所致蓋有由焉人皆謂
莫不積穀效節傾心歸命奉正朔以貢獻因信使以上書雖或
陛下更化革弊稽古治今萬機之條綱猶根之於枝葉風之於
之德陰為之本也傳及

氣已失和矣計其所得安能補其所費哉於是世主不念无喜
之濫死不慮国財之耗竭喜獲無用之地献奇玩之物不知天生烝民猶之司牧將以安之也反以其所以養人者
害人豈天之心哉国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地雖廣而无所益
崇虛名而受實禍智之希功倖賞者方且紛紛以成其志矣彼漢唐之所謂良將聖人之所謂民賊也夫人君
豈不欲國安民富坐享榮華但邪說既行欲心遂啓以至于是
焉大槩漢唐天下之弊皆希功倖賞之人之罪而漢唐之君亦
失之於過聽故也是以王者之臨下未平右武已平左文厲兵
戈而不黷積粮儲而自因優游无事則緒治以備无虞之師至
于用之則雷奔電激雲騰雨施濟之以英神行之以仁義將有
不陣而自服因壘而来降者矣又何須虛設誇大神威委人海壑
後為无敵之師哉今

家推不忍人之心有罪以陷禁網者猶或
赦之況元之赤子未嘗有罪具諸死地臣知
陛下尤不忍行如此之事也伏望
陛下遵觀漢唐之大綱勿從在下之悖說令軍士普切自勉倣戒
無虞因田敘勸順時講武若遇寇強乘隙則聲其罪以討之方
其境內猶安境外無寇則毋苦民之業焉
國家之備以全之如是則財豐民足而社稷延於無窮矣

葉文莊公奏議

西垣奏草　邊奏存稾
兩廣奏草　上谷奏草

恩賜書樓藏書之印

葉文莊公奏疏稿序

大易首乾坤則玄黃雜其苞
符尚書記君臣斯典謨彰其
巍煥蓋天象昭回於日月必
藉岳瀆之文以相應皇典垂
耀於勛華亦待臯稷之謨以
對揚天下有有玄而無黃者
乎倘不滋不茂世代一大禿
瀉耳惡覩所謂昌熾哉帝降
兩玉伊說諸篇周召二南見

詩書者庶幾足媲黃虞後世
如金城十二便宜出師二表
嘉禾眉山之韋奏莫不炳煨
今古貞元之氣既分世道人
才不無稍讓嵗陽譏高文武
宣之制未必有精一執中之
傳曹劉顏謝之詩不必有物
則秉懿之訓以七制六朝之
君臣欲與典謨風雅較污隆
何異湯沐而祖之於河海然亦各
有以効其忠悃表厥文采即
區區霸朝不廢一佐德宋元之
交又一混沌我
太祖有言自蒙古時奎壁之間
常有黑氣入
明而開宸翰親灑元氣淋漓六
王宣力干戈間無暇筆舌壽
田金華仰紀鴻駿之業俯標
英藻於時顧誠意預攻取之
祕策犁眉等集書奏多焚不

傳學士待詔鑾坡未嘗以擘畫為敷陳也迨三楊時密謀顯斷始盡露高文弼臺閣體然後黼黻皇猷於昭文治嗣是餘干河東留一種鬱奧之文與太極西銘競輝而道化絢爛極矣玉充曰山之秀也孰其茂也地之瀦也孰其滋也文章之滋茂漢朝乃熾盛朝熾盛莫如英憲二廟當是時文章滋茂則莫如崑山葉文莊公余鯫生湫學少讀其水東日記未嘗不景其人理學經濟肖薛河東惜未盡覩其全也門生水部郎德玄公耳孫也以水衡榷武林關梓其奏疏若干卷徵序於余始得遍觀則又揖三楊

而與之相上下可以共抗太
平之業洵美則傳矣公起諫
議歷中外至佐銓在夕郎
則有西垣奏草在獨石則有
邊奏存稿在粤南則有二廣
奏草在宣大則有土谷奏草
當塗歸之隊焚草雞棲者十
之一保釐內地者十之二而
間關邊陲者十之八踐蠐蝤
之塞如在閨闥視鞅韐之士

親若家口拯疲癃之氓痛若
在膚而其籌筆聚米論兵頭
白煉烽心丹又如見垣一方
洞徹五臟蓋其抒之治蜀其思
理其本如忠武宜如營平之
慮周到動中機宜如營平之
便宜其規抓詳明計議精確
郵竅外之遥寄之赤幅俾
九重覽之如在几席則雖陸宣
伸楮蘇文握管無以踰之萃

古今於胸而運造化於筆俾後之學者捨其意之所欲出而通乎嘯嘯亦封事一瑤光馬乃余尚論其世則繪為虎豹者不過彪外之美而其所以美著則有韜之弸於中而不能揜杜牧之曰文以意為主氣為輔辭采為兵衛此文人之文而非大臣之文也鄭子曰易之賁剛柔相文即天地不廢繪事馬而非有心以為之余覽公稿而得其義之所壯忠之侃識之早本於誠而一稟乎學已已之變公率同列劾扈從失律者罪然後選將練兵復不共戴天之仇又請徵死事諸臣不亦壯乎虜送六蜚還有隱名帖言迎復事者頗忌不敢舉公曰此無情之言達上易動或阻以匿名不

顧竟蜈陳之景帝命胡濙封進正論為之不
恢侃侃有大臣風焉而最有
前見之識則在阻邊兵之入
守京城又止大舉搜套之議

夫野先之詘公謂獨石不棄
六師不陷土木自羊不破虜
騎不薄闕闔宜守雲中居庸
便假令聽議得行何至有曹
石之罷哉而協贊獨石值殘

破之餘所行罷具
官具牛種汰不任戰者屯收
其入以饟邊情大洽督撫兩
廣許鹽賈計引入米供邊公
私利之搜套議起朝如沸羹
公以少宰受命往議方畧奏
曰搜河套復東勝不易不若
增兵守險於是築城堡收新
軍實伍而選土著耐守寢假
此議不變則嘉靖時不蹈敗

劒亦不至有馬市之欵矣公在銓取人先行誼而後才藝乃考古辨疑得之學者居多坤之六五大臣之隆也其繇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說者曰黃土之色也上贊於玄中裳之會也下緣於衣其在人為坎離之交名曰黃中蓋玄家必取離之已土與坎之戊土合嬰兒姹女得黃漢始交繁露曰五行莫貴於土五色莫貴於黃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於人為意黃者正色不間黃中者意守中不陂故在其中則心意誠則通理知致物格之驗也正位居體美在其中則身修矣然

俾益故文章者美之所著而非所以美盖公居家孝友立朝忠藎羙見於事業而發自誠意黃裳之采也乃阿衡方屬大星聿殂彭韶贊公曰希文

才誠夫畧相當而天章閣侍對視公之倚馬草奏覺從容矣豈以相不相為遥庭也哉夫執斗杓以斟元氣調坊門而和四時公饒為之偶不究用致足惜耳若熏灼生前而身名俱朽者何可勝紀也獨文正並

來相古今所有范文正與公為二公居寢有文正好水與止搜套必設其像拱手默對文正久於西陲其止同築城堡與築清澗同識力

黃鳥數聲壙窴如

公坚今猶凜凜有生氣則叔孫豹稱三不朽果不在相不

相也文正之後忠宣繼起為
宋世臣德玄清正鍊達牧牧
好學公侯之家其後必復端
在於茲先是德玄祖約齋公
貳守衡陽梓公稿未竟德玄
始謦受殺青事令耀古如山
嶽之峙江海之行矗矗淪淪
如黃壚正色上與重玄相貴
飾其滋茂昌熾可勝道哉若
繩祖之武為

明世匪閱俾惠宣專美有宋則
德玄勉旃
崇禎四年歲次辛未孟秋穀
旦
賜同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
事府事加俸一級
經筵
日講纂修
兩朝實錄副總裁教習庶吉士

前吏部左侍郎諤述

誥勅上餙通家後學鄭以偉頓

首拜譔

西垣奏草序

西垣奏草若干卷總若干篇叅語總若干道附焉聖書薦章并附焉承事郎兵科都給事中新除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等處糧料崑山葉盛之所自錄也我

國家自

高廟開基以來

朝廷之事不專用大臣悉出

君上而事或闕遺有言責者未嘗不言言未嘗不用得人致治于斯爲盛比年權姦用事不利忠讜錄是隱默之風成而禍亂之機發矣尚忍言哉

皇上法祖所爲一鑒前弊乃始信用六科足其舊員責其職事雖以盛之庸劣當

監輔之初即被

命掌科事旋進今秩于是時爲六科者莫不感奮有言言路爲之改觀其或言未盡善與夫言雖善而不合當道甚而逢怒忤意亦有之所賴

皇上善遇言者優容使言甚盛之德也如盛者犬馬之心雖貪報主亦終無分寸之勞緘封而刖緒

焚章成復毀者不知其幾而上徹
亟此耳方切自愧有負
大恩而復驟膺重任愧負何已奈何
一日譚者紛然以爲言事過多爲人所厭中
某事忤某官某官怒某事除命始以山東擬
奏既
允而缺注山西其心以爲宣府虜衝方今畏險之
地莫踰焉故爾他構爲飛語尚多益其心竊
已也譚者皆有實據嗚呼歐陽文忠公
君子也非盛世敢妄擬而其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
卷一
陳言科舉疏
分俸養親疏
防禦閩賊疏
保陞官員疏
糾劾朱勇等疏
薦舉人才疏
劾劉安等疏
大班劾劉安等疏
卷二
印記馬駒疏
劾劉聚等疏
大班劾劉聚等疏
緊急操練疏
劾劉清江淵疏
申嚴紀律疏
禁止官軍移營疏
軍情疏
計移軍器疏

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俯
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
侮于群小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爲顏也
非盛今日之謂乎公又以其壯無所爲既老且
病不聞報賜爲終負人主之恩顧余小子年未
及彊仕兩拜官皆未及滿考則是冒寵受侮偶
同于公而未老與病幸不同於公既竊自附于
公之所同而不敢不勉力于公之所不同也謹
書以爲奏草序
景泰三年春三月廿日在明時里第作

紫懇餽餉疏
添設辦事監生疏
進馬給軍疏
糾劾孫傑疏
詳議虜情疏
糾劾失機疏
賞功罰罪疏
薦舉武將疏
卷三
劾陳懋等疏
劾梁珪等疏
大班劾梁珪等疏
辭陞都給事中疏
邊關緊要疏
安撫流民疏
專設撫治流民都司疏
議移睢陽衛疏
催補安撫官員疏
恭報安撫疏
安撫浪白疏
安撫預備倉粮疏
京畿民情疏
買馬資兵疏
卷四
慎重名爵疏
搜訪人才疏
劾馬恭疏
劾張軌疏
修省弭患疏
防微杜漸疏
固安邦本疏
劾王來疏
劾任禮疏
卷五
劾楊俊疏
薦舉人才疏
劾胡端疏
劾太監金英疏
劾莊寧疏
大班劾莊寧疏

操備緊要疏
劾宮聚等疏
劾乞恩旗較疏
請查匿名揭帖疏
肅清朝房疏
薦舉將臣疏
卷六
條陳科舉疏
軍政疏
清軍疏
保留科官疏
劾毛忠疏
大班劾毛忠疏
官舍操練疏
劾奏事失當疏
劾韓福疏
議留將官疏
卷七
禦冠安邊疏
資給軍儲疏
劾李郁疏
劾王禎疏
條陳軍務疏
弭患防患疏
請補科臣疏
劾李純疏
卷八
陳言勤政疏
劾田禮疏
參奏事例疏
劾陳循疏
劾秦敏疏
議發邊軍疏
劾德勝門失事疏
大班劾失事疏
申明成憲疏
再請申明成憲疏
議免調南京軍疏
卷九
塵蔽賊情疏

薦舉薛瑄彭勗孫鼎疏
議處禁兵疏
劾張軏孫鏜疏
查理復職疏
陳言災異疏
嚴防虜患疏
劾張真等疏
西垣奏草目錄終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一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兵科都給事中臣葉盛謹

題爲陳言科舉等事照得正統十三年開科會試正副榜舉人俱已取定今將合言事件開坐謹題

一件儲養賢才事欽惟

聖朝

列聖相承一以儲才爲致治之本永樂宣德年間每遇進士登科必拔其資質聰敏年力少壯者入翰林院爲庶吉士俾之讀書學古大其已成之才以資任用

皇上臨御尤重斯典是以賢才莫不感奮勉脩職業以圖無負于明時而年來庶吉士之選該部未見舉行竊恐有孤

皇上儲養玉成之恩也前件如蒙准言乞　勑該部將今年進士照例會官選拔入翰林院爲庶吉士時加奬勵務底成効進士中有年

三十歲以上學問老成有志入選者聽其自陳亦許收錄將見多士濟濟治道隆盛而無乏材之慮矣

一件長育人材事欽惟

聖朝設科目以取士尤重進士之選士之懷負才藝亦皆以必齊是選爲榮然遭際有時學問有素而一時不偶者有之臨期阻病而不能盡其所蘊者有之是以或下第或中副榜皆不能遂其所志未免有滄海遺珠之嘆永樂宣德年間嘗命禮部同翰林院將取中副

榜舉人揀選資質文學有可觀者授以冠帶送國子監讀書翰林院以時考試俾從科目出身益以廣其問學堅其素志即皇極委曲造就人才盛心也前件如蒙准言乞　勅該部今後進士除授似有未當部將今年副榜舉人會官揀選拔其尤者列名奏請令爲冠帶舉人照例入監以俟會試將見英賢輩出科目得人而無遺才之患矣

一件進士資格事欽惟

太祖高皇帝欽定進士出身資格第一甲三名從六品正七品出身第二甲從七品出身第三甲正八品出身其後欽除特選二甲三甲進士或不拘品秩徑受要職者俱有成例近年在外知州同知止于監生內除授進士止以三甲除授知縣切知州同知知縣俱係親民守令要職必須愼選方可得人而民受其惠看得近年進士除知縣者其得人十常八九惟知州同知未聞以進士除授似有未當前件如蒙准言乞　勅該部今後進士除授

三甲除知縣仍令所司候來科會試臨期奏請量開解額增取進士以備擢用將見內外均重守令得人而廣用材之途矣

一件教官地方事欽惟

誨生徒非有刑名錢穀政事所關故有儒士保任或就祿養親者俱受本府州縣學教官不在迴避之例今照各府州縣間有僻在遠方瘴癘爲患官員臨境觸目成疾旋至死亡者有到任未及朞年而妻子僕從皆致失所

者原其所錄蓋因官員任所相去原籍動數
千里風氣不同水土不服以致感犯瘴癘不
能全生良可矜憫前件如蒙准言乞　勅該
部今後教官員缺查係瘴癘地方務須就近
除授不拘鄉貢或聽其本處保舉經明行脩
儒士照例考試除授將見官無失所訓誨不
乏而臻育才之効矣
正統十三年三月初八日
奏爲分俸養親事臣原籍直隸蘇州府崑山縣繇
進士除授前職有父葉春繼母沈氏俱在原籍
寨操練固守其建寧左等衛貼守官軍每年十
乞將南京該支本色俸米每月三石三斗自正
統十三年七月初一日爲始照例分回本縣官
倉令兄葉盞按月關支養贍臣不勝感
恩之至謹奏
正統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題爲賊情事切照福建近因沙尤二縣賊人鄧茂
七等生發欽命都督等官劉聚等統領官軍前
去勦殺未見寧靖今又欽命寧陽侯陳懋尚書
金濂等統領太軍繼進征勦誠一方生靈之幸
臣等查得先該福建都司奏欲將腹裏衛分出
海官軍暫回守城聽調以防前賊遇有邊海警
急仍調策應等因及該總督備倭署都指揮王
勝奏近因前賊節次將腹裏福州等六衛原調
出海并補造戰船官軍二千八十三員名沿海
永寧等五衛守城出海官軍二千五百員名俱
各調往沙尤二縣捕賊今將腹裏衛分取回守
城等因臣切惟福建地方西北連山東南際海
比因海道事重特令文武方面官員總領沿海
衛分并添調腹裏衛分官軍打造戰船分撥水
寨操練固守其建寧左等衛貼守官軍每年十
月初一日依例放回聽候風信即今沿海正係
放回貼守之時又兼節調征勦數多存留備倭
數少所有戰船俱各沿海停泊儻前項賊人一
聞大軍壓境奔走竄匿潛往海邊而彼處備倭
官軍數少一時不能抗禦致賊搶駕戰船入海
結構爲非萬一有警所係非小如蒙准言乞請
特　勅備倭署都指揮等官王勝等作速會同
計議即今見在備倭官軍如果已足隄防務要
晝夜嚴督用心哨守儻不足用即便差人星馳
與都督劉聚并福建四司巡按御史從長計議

或量于捕賊處所取回官軍分投守備斷絕賊路以圖萬全庶幾有備無患而賊人可以殄絕

謹題

正統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題爲保陞官員事照得本科掌科事給事中姚鉞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四年除授前職見今三考將滿查得本科見有都左右給事中員缺緣本官歷任年久練達老成伏乞量加陞授仍于本科辦事便益謹題

不足以紓

正統十四年五月初七日

三陵祖宗之憤夫交趾外邦小國非有萬乘之尊天

下之大也當時征伐失利之臣

先皇帝或誅其身或族其家或削其爵況以朱勇等罪惡深重如此者哉伏望

殿下恪遵祖訓大正邦刑挨拏朱勇等寘之極典籍没其家仍乞以臣等所言奸臣王振誤國之繇朱勇等敗事之實諭告天下然後訓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興師問罪以除大逆不庭之賊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

聖駕之旋軫可期妖酋之繫頸可致矣再照隨營各

哨頭目侯伯駙馬等官原情亦出于朋奸論法

難逃于連坐及照扈從文武群臣既皆同時而
隨侍不能匡濟以成功俱合挨筭明正其罪今
該顧興祖等見到謹具啟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題爲薦舉事節該敬奉
令諭凡有智勇廉能屈在下僚不得展布其素蘊者
並聽舉薦推用敬此敬遵令將訪到官員人等
開坐謹題
王英山西參議　黃仲芳山東參議　宋欽湖廣參議
顧侃江西副使守制在
原籍浙江慈谿縣
王偉戶部主事守
制見在京城　黃澤布政使爲民在
原籍福建閩縣
已上俱廉而有爲
翁紹宗總督備倭都
指揮見差　本官勇而有謀
楊智南京豹韜左
衛總旗在衛　本旗諳曉兵畧
馮益總旗見
在京城
已上俱智謀出衆
題爲糾劾事照得廣寧伯劉安先該欽命鎮守大
同近訪得本官擅離大同赴京　朝見臣等切
詳劉安領一面之寄固守城池操練軍馬保障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邊方其任不爲不重今者非奉
敢擅離信地萬一虜寇有警豈不失誤事機及
看得參謀軍事戶部侍郎沈固等奏到本內稱
爲戶部尚書等官俱未聞出自　朝廷除授妄
自僉署前職俱合究問臣等欲候劉安到日于
大班劾奏謹題
正統十四年九月初一日
啟爲糾劾事嘗謂保障邊陲職守既嚴于將帥擅離
信地誅夷尤重于條章臣節有虧邦刑不宥切
照廣寧伯劉安踈庸小器懦怯凡材以門地而
受封素乏鷹揚之志際承平而拜將曾何汗馬
之勞掌都府則振舉無聞督操軍則侵漁不已
以子女玉帛爲玩好以膏粱紈穀爲家風視
國家之危難若罔聞知于軍士之飢寒略不顧
恤通者胡人不道犯我邊方
皇上舉親征之師劉安備扈從之列既無奇策可紀
誤蒙當宁眷知謂大同實西北之要衝而重兵
必將帥之是託命劉安以鎮守位望莫倫副劉
安以偏裨贊襄尤備爲劉安者所宜鞠躬盡瘁
報少効于消塵何期放肆猖狂罪貫盈于山岳

非奉　朝廷　勅旨委棄邊境城池率爾就行
公然入見臣等切詳劉安勇不足以力戰迎
聖駕以回鑾智不足以守城保生靈以安堵偷生苟
此胸中之抱負可知主將若斯闔外之紀律可
見竊慮胡塵未靖虜騎長驅雲中之得失難圖
天下之安危攸繫是誰之過責有所歸原情實
出于不忠論罪難逃于常憲合將本官拿送法
司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再照叅謀軍事等官戶
部侍郎沈固都督僉事郭登等久沐厚恩畧無
寸報近日封章來奏情罪尤有可言或僉戶部
尚書之銜或假都督同知之號況以劉安無狀
又敢輒自封侯曖昧朦朧不錄其道陞除遷拜
莫知所從既非出于
朝廷事實同于矯僞貪冒之情既著殺戮之典當
行所據各官亦合差人拏問謹具啟
正統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題爲印記馬駒事先該欽奉
宣宗皇帝聖旨科裏記着今後但是差公侯駙馬伯
出去恁來問上說知怯時寫本子進來着翰林院
寫勅書與他去欽此除欽遵外今差武安侯鄭宏
彭城伯張瑾前去南北直隸并山東河南二布
政司所屬各府州縣印記馬騾并駒謹題
正統十四年九月十四日

題爲科劾事查得正統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兵部
尚書鄺埜等將統兵官左都督劉聚右僉都御
史張楷等奉命勦賊半年並無捷報安坐建寧
城中賊徒劫殺既不率軍救援又將官軍取回
惟務宴飲汚濁彰聞故將賊情文飾妄奏欺瞞
朝廷等情劾奏奉
太上皇帝聖旨這本科裏收着待他回時說欽此又
查得本年三月二十日兵部尚書鄺埜等將兵
科叅出御史丁宣張海汪澄福建布政司等衙
門布政使等官宋彰等逼脅指揮佞本等妄將
沙縣賊徒聽從招撫情願復業等項虛詞扶同
欺瞞以致誤事等情覆奏節該奉
太上皇帝聖旨科裏記着待滅賊後來說欽此又查
得本年五月初八日禮科給事中王詔福建等
十三道御史周鑑等各將都督劉聚都御史張
楷等畏縮不才失陷都督陳榮及賦詩飲酒懷
奸挾詐妄報軍功等情劾奏奉

太上皇帝聖旨待他回時來說欽此又查得本月二十五日該兵部三法司尚書等官鄺埜等兵科等六科都給事中姚銑等福建等十三道御史周鑑等將都御史張楷久在福建延住聞知賊首鄧茂七被殺因到延平將伊鄉人無功鎮海衛立功充軍千戶楊俊詞狀批准有功逼脅御史滕朧具奏及令義男張雲呼喚御史到伊歇處自行揑寫向授羅汝先誘賊方畧哄出鄧茂七情繇本葉及親隨兩京親信官軍姓名付與御史添寫本內比因御史不從又行忿怒自到各官衙門坐守逼令具奏節次揑報伊男張應麟功次又將羅汝先喚到歇處不知何故以致羅汝先割死及都督劉聚劉得新朋奸爲惡等因劾奏奉

太上皇帝聖旨待他回時來說欽此又查得本年七月十一日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姚銑等浙江等十三道御史張洪等各將總兵官左右參將都指揮僉事徐恭陶瑾孫鏜參贊軍務尚書石璞等領兵自到浙江之後温處金華等府殺死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王瑛沈麟脫網等軍夫民壯不計其數出師半載全無寸功及妄報男家人功次等因奏奉

太上皇帝聖旨待他回時來說欽此又查得本月二十五日該兵部三法司尚書等官鄺埜等兵科等六科都給事中姚銑等福建等十三道御史周鑑等將都御史張楷久在福建延住聞知賊首鄧茂七被殺因到延平將伊鄉人無功鎮海衛立功充軍千戶楊俊詞狀批准有功逼脅御史滕朧具奏及令義男張雲呼喚御史到伊歇處自行揑寫向授羅汝先誘賊方畧哄出鄧茂七情繇本葉及親隨兩京親信官軍姓名付與御史添寫本內比因御史不從又行忿怒自到何繇而解散曩者浙江雖稱寧靖卽今福建復奏搶攘支吾之罪難容醞釀之情已著原其情犯五鼎當烹聲厥罪愆萬死莫贖數內張楷石璞或專臺憲或正工曹既無參贊之功敢肆險邪之志虧損　國體失誤軍機律以至公難當重任臣等欲俟各官至日於大班劾奏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初二日

題爲糾劾事嘗謂奉天討賊當圖捍患之功方命挫威實重彌天之罪切照左都督劉聚都督僉事劉得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楷俱以凡才

叨居重任居常則濫叨厚祿臨事則莫効微忠
適因福建浙江等處草寇効尤乘時竊發
朝廷屢遣使招撫冀其自新而各賊寘頑弗悛愈
加滋蔓
太上皇帝不得已誕彰天討命劉聚等統率官軍爲
各官者自合戮力同心運籌決勝使賊徒殄滅
民庶安生庶盡臣職之當爲以副　朝廷之委
任豈期各官齷齪無用畏縮不才先於鉛山失
陷陳榮公然不救後於沙縣逼脅御史靡所不
爲逞私謀則僞造總兵之印信要虛譽則刊行
自和之唐音害軍殃民以培克爲生業欺君罔
上視章奏爲虛文累因勦殺葉宗留推托不進
復使擒拿鄧茂七勛績無成使生靈之死亡動
以萬計致將官之殞斃不下百千飲酒賦詩置
軍務而不理酣歌作樂視　國事爲泛常奸諛
之聲聞載道捏報兒男之功
次廉耻蕩然虛縻官府之供需職守何在妄准
無功千戶楊俊爵賞不繇於
朝廷逼死巳降賊首羅汝先威權欲出於自巳不
忠不義無勇無謀非　詔書屢降以招徠則賊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二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衡川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蒙梓

題爲緊急操練事看得在京各衙帶管軍匠見在內府各監局上工等項者動以萬計中間或多餘空閑不諳匠藝辦納月錢者艱苦不勝虛縻糧賞者於公無補近因虜寇犯邊各軍陸續具奏情願隨伍征操當先殺賊以圖補報者不下千數未蒙准理臣竊謂天下之務有緩有急以今觀之征操爲急工作爲緩必先其急而後其緩焉又況緊急用人之際方且不遠千里催取軍士起倩民壯至今月久未得到京今在衛軍匠食糧有年養成銳氣身力壯健堪以征操比之遠來之軍士軟弱之民壯相去遠甚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合無行移順天府將前項軍匠通查實數一軍一匠不許漏匿悉從征操備冬待明春酌查緊急工程量撥上工仍行嚴禁不許役占其餘不急之務悉遵

詔書事理暫且停罷候邊方寧靖之日再行定奪

如此則人得實用糧不虛費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初六日

題爲軍務事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該總督軍務兵部尚書于謙等題爲捷音事到科臣等看得本內有刑部右侍郎江淵兵科給事中劉清亦同僉書查得本月初九日該兵部官欽奉

聖旨着侍郎江淵去都督孫鏜處參贊紀功欽此續該江淵奏帶庶吉士劉清前去辦事復蒙

聖恩准授劉清前職去訖今江淵劉清輒敢故違

聖旨不行前去參贊紀功乃在于謙處隨同行事使

孫鏜昨者領軍禦敵參贊乏人功次失紀悞事非小顯是各官怯懦無爲臨事畏縮非惟因人成事希求陞賞其實懷奸挾詐方命不忠所據江淵劉清俱合拿送法司明正其罪急選剛果有爲大臣前去參贊紀功庶不悞事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　日

題爲軍情事臣等訪得連日總兵官武興高禮等官軍與賊對敵神機營步軍向前將火器放盡其馬隊官軍不行前進策應且復退步致賊乘勢追赶殺傷官軍數多又官軍隊中一半被傷

回營其不曾被傷者亦行託傷逃散去訖及看得紀功御史朱誼題稱指揮魏興等臨陣先回軍人賈威等棄甲回營等因俱不聞總兵官將前項退縮官軍作何發落鈐束處治其軍中紀律不明號令不行昭然可見臣等切惟用兵必號令嚴明賞罰允當然後可以正軍威而成大功今各官統馭如此實悞大事乞

勑總兵等官石亨于謙并武興高禮孫鏜等務要申明號令戒飭官軍令後有退縮者即於軍前斬首示衆庶警奸惰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題爲軍務事該兵部尚書于謙題稱都督孫鏜等奏要將西直門外官軍進城等因奉

聖旨做兩撥每撥只許歇一日止於城裏門邊歇以備不測不許回家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等看得即今達賊臨城緊急之際方賴各人所領在營官軍傍城駐劄拒守遙振軍聲以圖成功其粮草數多俱在天津草缺乏臣等已經奏准令戶部堂上官整理去訖若令軍馬移動誠恐人心解散不能整肅倘遇寇兵猝至不能赴援策應況孫鏜所領官軍

數多門邊地窄未免擠塞不便乞　勑孫鏜將前項官軍依舊屯營駐劄仍令戶部作急差人僨運糧草接濟庶不臨期誤事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題爲軍情事近日虜寇大肆誆詐佯以和議爲名遣人到營打話又聞有啣刀入營者臣等切詳虜情反側不可輕信又恐我軍聞知因而懈怠且奸人刺客難保必無乞

勑總兵等官石亨于謙等務要十分酌量謹慎隄防凡虜使之來不宜輕放入營仍加號令各營軍士以和議爲虛着以戰守爲實功務期奮勇克敵不許妄傳和議庶軍士之懈怠弗生而萬全之功可舉矣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題爲軍務事訪得南京取到軍器數多俱在天津停貯即今拒守官軍見缺軍器城南雖聞有賊出没終非大衆乞　勑總兵等官石亨于謙等計議於在城無衣甲官軍選取二三萬委的當頭目指揮三四員乘夜徑往天津將前項軍器披執就揚旗幟號稱援兵直抵城下會合劄營

以張軍威不惟可以震懾賊徒而器械亦得實
用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題爲緊急饋餉事臣聞行軍之際糧料爲急務近
者
皇上俯念軍士命光祿寺整理麪炒分送各營群情
感激無不思報今訪得各營雖有運到糧草緣
軍士俱各披掛無暇炊爨坐視糧豆不得食用
實爲可矜乞　勅光祿寺并五城兵馬司官多
方設法將米豆蒸熟坐派軍餘夫甲每日分送
各營戶部仍差能幹郎中等官躬親提督給散
務俾人沾實惠以養銳氣以圖成功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題爲添設辦事監生事照得本科原有辦事監生
八名以供書寫一應圍宿守衛四城等項官軍
揭帖并日進題本底簿勘合等項文書即今軍
務警急章奏數多各生書寫不全誠恐悞事乞
勅該部轉行國子監不爲常例添撥監生一名前來
書辦仍行光祿寺照例支與飲食候事完之日
另行定奪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題爲軍務事照得應城伯孫傑先奉命充總兵官
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本官素無將畧不能
恤下士卒嗟怨軍政廢弛聞邊報而退怯縱貪
酷以自如該兵部奏准會官另行推選彼處參
將都指揮宗勝充總兵官鎮守代替孫傑回京
今本官見到臣等切詳方今四郊失寧正係警
急用人之際似此將臣若不痛加懲戒何以警
厲其餘合將孫傑拿送法司明正其罪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七日
題爲軍務事邇者逆賊不道僞主土木之戰驕氣

盈溢自以其鋒爲不可當賊首也先遁帝其主
脫脫不花擁我
太上皇帝悉衆而來南北分道一從紫荊關一從鴈
峪山排闥直入肆無忌憚我師臨城拒守持重
養威討罪之義尚未大彰而也先不約而請和
無故而自屈勤悃懇切至於再三奉我
上皇還宮
皇上待以不欺遣使迎復此誠天意悔禍陰誘其衷
莫大之幸也然臣等閭劣竊以爲逆賊奸險狡
詭至難測料今此舉有二說焉其一曰怯其一

曰示怯比聞逆賊之來奸細如李讓喜寧輩誘
之曰中國一遭土木之潰士馬耗矣人心去矣
大物可唾手得也而今所聞見士馬尚如此其
富也人心尚如此其固也孤軍深入且疑且懼
故爾陽回善意送
駕回京多索犒費貪得金帛意在復歸巢穴徐圖再
舉此其怯也不然逆賊之計必以爲中國人心
不過以迎復
上皇爲急
上皇既歸人心必懈且我力請和奸彼必以我爲怯

而不我虞假託結好之名潛蓄跳梁之志緩我
戰守之具誤我將士之謀乘弊而發大縱剽掠
通州而南援絕水陸此實示怯而實不怯也今
日之計怯固可擊示怯必擊使以其怯而縱其
歸苟安則可矣如後患何因其示怯乃遂信之
而不疑置之而不問臣恐禍患之來祗在目前
不待久也昔宋金人入寇种師道奏俟困擊之
李綱亦請縱歸擊之師道又奏臨河要擊之而
當時主和議者不之聽以致釀成靖康之變追
悔莫及前鑒昭然不可不慮伏
皇上以宗社軍國爲心急　勑總督總兵等官并各
營大小頭目即須十分整辦軍馬趲運糧餉精
明紀律申嚴號令厚賞而重罰以和爲虛以戰
爲事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仍四散分差健
卒晝夜多方哨探虜騎一或退動或擡其虛或
襲其後或乘其斷絕或縱其半出運籌決勝務
出萬全使沙漠肅清匹馬不返庶足爲雪恥復
讐之一快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臣等不勝犬馬
拳拳爲國竭忠激切之至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題爲失機事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都布按三司
等官沈衡等題正統十四年九月十八日督同
都指揮等官李昇等領軍出城殺敗賊衆收軍
入城本日忽據鎮守廣東安鄉伯張安家人孟
海供有張安同都指揮王清等先因廣東三司
飛報賊情領軍前來救護本日遇賊追至沙角
尾對敵將張安并家人張忠張慶閣者張貴等
淹死其王清并指揮文良等被賊捉去是海浮
水上岸奔走入城所有原奉　勅書并銅關防
旗牌火器等件俱無下落等因臣等竊詳廣東
都布按三司都指揮等官李昇等平昔不能撫
恤軍民消弭盜賊以致無賴竊發毒害生靈又
不能設法運謀勦殺盡絕直至賊衆臨城纔方
馳報張安等救援及張安等應期率兵救護已
抵沙角尾地方其李昇等自合躬親率衆會同
勦殺庶幾賊徒殄滅可保萬全今各官安居城
中不行策應遂使將臣被其陷沒　勅書不見
下落又不輸情服罪從實具奏仍捏本日出城
殺賊收軍回城忽據孟海供報方知淹死捉去
等情妄奏臣等訪得沙角尾切近廣城豈有各
官當日督軍出城殺敗賊衆其鎮守將官領軍
已到近地應援全無聲息相通及至遇賊失陷
又必待其家人入城供報方知顯是各官懦怯
畏縮失誤軍機因見失陷鎮守重臣并失去
勅書旗牌等件畏怕罪重捏詞妄奏遮掩已過睛昧
朝廷不忠之罪莫甚于此再照監察御史沈
衡職專巡按不行嚴督官軍向前策應及至失
機又不參問各官仍敢扶同會奏推原情犯厥
罪惟均所據各官俱合查提送問明正其罪以
警其餘謹題

奉上諭都布按三司等官既失機誤事又不設法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題爲賞功罰罪事近者胡虜悖逆京師戒嚴神武
奮揚尋見奔遁
皇上念機會之不可失載命將吏乘其困而追擊之
廟算不遺成功可必矣臣等愚昧竊念賞功罰
罪治天下之要務況今日陳師鞠旅之時尤爲
切要者乎賞不徒賞有功者賞必厚罰不徒罰
有罪者罰必嚴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
所係賞罰明信將見人人用命力于事功何讐
不可復耻不可雪哉頃因德勝等門殺賊有功

并陣亡官軍有司未暇取勘
皇上趣其舉行賞罰之典且戒以勿遲指揮魏真臨
陣逃回法司以其罪請
皇上則殺之不宥臣等叨居侍從夙奉　綸言知
皇上信賞必罰之心即造化春生秋殺之心真大有
爲之君也臣等切詳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武清
侯石亨都督僉事楊俊俱以軍功近蒙超擢然
其間如都督孫鏜毛福壽都御史羅通等或運
籌畫策或奮勇克敵俱有足稱非他人比又如
守備白洋口通政使謝澤從容就死守備紫荊
關都指揮韓青力戰而亡都督武興御史趙麟
亦皆親冒矢石殁于王事良可矜憫其提督紫
荊關都御史孫祥先差守備按察使曹泰俱各
棄城逃遁使關門無結草之固以致賊徒出入
自繇如履無人之境經今月久聲跡杳然身爲
大臣既不能捐生以赴難又不行詣　闕以待
罪不忠不道莫甚于此都御史段信明知紫荊
關係該提督地方乃多方躲避不行前去整理
及至賊人入關佯爲不知具奏掩飾似此奸詐
豈能盡忠鋤衣衛指揮王虹御史吳中郭仲曦

王晉職專巡視關隘因循怠惰以致關口不固
軍守不嚴賊徒長驅尚不星馳奏報推原情犯
法所難容上項公罪伏乞
聖明將都督等官孫鏜等照依給與
詰命錄用其子優恤其家仍乞
聖斷將都御史等官孫祥等挨拿赴京明正其罪以
警方來則賞罰當而人心服法紀明而事功成
矣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題爲薦舉事節該欽奉

聖旨選將許朝官詢訪但是驍勇有智謀出衆的好
漢不拘職事大小舉將來欽此欽遵臣猥以孤陋
聞見不博苟有所知不敢隱蔽訪得金山衛指
揮同知侯端勇力過人先年倭賊入寇本官出
奇殺賊至今畏其名而不敢犯又訪得刑部主
事夏時正稱陝西慶陽衛署指揮同知事指揮
僉事陳旺智謀驍勇罕見其比況曾經薦舉試
驗卓有可稱又訪得惠民局副使劉溥稱鎮守
河州都指揮蔣斌下舍人蔣興亦有智勇曾以
隻身追殺强盜奪下所盜財物即今用人之際

前項人員或可少効隨一乞
勅該部行取前來照例試驗定奪謹題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二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三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衛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軍務事切照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都督范雄董興等先蒙
太上皇帝命克總兵參贊等官統領大軍往福建勦殺賊寇以安生民豈期陳懋等與握重兵罔効勞瘁有逶巡畏縮之狀無奮勇克敵之心出師幾及一年功蹟曾何分寸虧折軍馬貽患生靈釁時陳懋等既奏班師邇者福建復稱盜發長奸玩寇蹤蹟顯然又訪得陳懋等奢侈恣肆供億浩繁公私之括索騷然上下之征求無厭不顧人怨不恤民艱雖僥倖其實蹟未呈柰中外之風聞難掩再照刑部尚書金濂戶部侍郎儲懋或參贊軍務或整理糧儲自當戮力以成功却乃因循而從事糾正之風不振賢勞之譽未彰所據各官令合拿問以爲方來之戒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題爲糾劾事照得保定伯梁珤先因征進福建賊

寇奉命充左副總兵督軍前去即今回京查得
征夷將軍總兵官寧陽侯陳懋等題正統十四
年九月十七日節該欽奉　令諭止留副總兵
保定伯梁珤參將都督范雄在彼協同設法勦
捕敬此敬遵備行各官遵依去後又查得兵部
先因福建布按二司累奏賊人仍前生發本年
十月初六日節該欽奉
聖旨寫勅與梁珤范雄着督同福建四司巡按御史
如果賊衆遇赦猶不退散即統集本處官軍民夫
作急勦捕務要盡絕奏來欽此除欽遵外參照梁

珤不能宣武以除暴竟至玩寇以殃民隨處賊
貪所在騷擾臣等同兵部十三道等官已嘗舉
奏未蒙正罪切詳梁珤既有節次
令諭勅書令其勦滅餘賊自合同都督范雄遵依
勅旨夙夜省躬務圖寧靖藩方庶幾少贖前罪乃敢
方命不理公然回還以致賊徒未得祛除軍民
尚貽禍患欺天負國挾詐懷奸憲典昭然實難
容恕臣等欲于十一月初八日早大班劾奏謹
題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題爲糾劾事嘗謂尊君必先于行命而方命欺君
者其罰嚴安民莫急于鋤奸而崇奸毒民者其
罪大罪既不掩罰所必加切照保定伯梁珤碌
碌庸才沾沾小智列金貂之上爵膺閫閲之寄
動自當戮力以酬恩乃敢任情而挾詐曩者福
建征進命之以副總兵邊因餘寇擾攘留之以
爲收後先既不能削平醜類妄奏班師今又不
應顧戀私家促裝就道敬奉
令諭欽奉
勅書雖告戒之意諄諄奈狡詐之聽藐藐況乎行師

幾及一載地方曾何寸功玩寇宿師有罪者或
逃重典貪功好殺無辜者或被濫刑道路不勝
其驚惶軍士弗堪其騷擾旌旗所指村巷空虛
聲勢一臨郡縣輸輦需索土物則金帛之饋獻
相望供給下程則市肆之珍奇斷絶辱良家之
子女控訴何絲毀居民之屋廬告鳴無路成羣
結黨引類呼朋或挾總兵以交通弄權逞勢或
援參將以自助同流合汚竭萬民之膏血而不
矜極一方之慾嗟而不恤本以禦盜而同於爲
盜名爲救民而反以殃民御史敢怒而不敢言

監軍能知而不能舉神人共憤中外不容臣等職豫風聞已嘗奉奏
皇上恩同天覆未忍加刑奈何梁琦尚肆効尤不知悔過詣闕庭而公然入見視勅旨而佯爲不知拒命忘恩欺天負國祖宗之法具在誅戮之典當行合將梁琦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之戒謹奏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題爲乞　恩事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欽蒙聖恩陞臣本科都給事中不勝感恩之至竊念臣材識短淺學術荒疎忝繇科第授以前職雖憂兢之心夙夜靡寧而獻納之職曾未寸補且臣年齡最幼歷任年淺凡百政務更歷未精遽荷陞遷憂愧交集況給事中實清要近臣都給事事明之獨石馬營不棄則大不備則虜賊經行畧無疑礙而直抵邊關矣邊關失嚴則長驅直擣有不忍言者矣姑以往上皇何以陌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居庸不守則逆賊何以遽奔通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固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茶毒何此皆前事可徵不可誣者然禦戎之要尤在于得人得其人則其守固其政脩不得其人則其備弛其政廢

天威無任戰慄俯伏待　命之至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題爲邊關緊要事臣切惟中國之馭夷狄固當練兵選將以保衛京師爲本然今日之事尤莫若整理邊關之爲急也益自虜騎奔遁之後至今聲息未寧且有復來犯邊之說然遠虜之來不來不足問顧我之有備無備何如耳今之極邊地方其險要所在莫若宣大其切近邊關莫要於居庸其次紫荊又其次倒馬又其次白羊宣

故凡擇良將以重委託設文臣以資參輔別士
焉以僻攻守運糧草以供饋餉脩器械以禦衝
突之數者皆關守之要務而尤重于所用之得
人又皆今日所急而不可以朝夕緩也臣等竊
以今月京師言之
皇上命武清侯石亨以總兵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以
總督軍務允愜輿情事漸就緒近復以昌平侯
楊洪都督范廣等分理各營昨者復因近臣之
請以都督楊俊都御史羅通留京操備其於經
畫區處至矣以邊關言之紫荊倒馬白羊等關
口虜賊退後幾及一月至今尚未設守差官踏
勘尚未回報都督顧興祖等雖承差遣尚未啓
行是蓋有司者奉行紓緩所致臣知未足以稱
皇上安內攘外汲汲遑遑之盛心也在外惟大同以
都督郭登鎮守可謂得人其他天城陽和等處
亦皆有人可守獨宣府切近居庸實關外重地
爲大同一帶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天險莫此自
昔必爭之地守之者固不可無人尤不可非其
人往時楊洪計議務合衆情毋徇偏見未得人
者必求其人未啓行者促其啓行何以致器械

之不乏何以使糧草之足用合酌上請伏望
皇上念　宗祉至重以邊事爲心精選而信用之熟
思而審處之仍申飭各衙門凡事必須務實不
許仍前怠慢如此則邊關充實而賊虜寒心中
國載寧而大舉可圖矣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題爲安撫事蒙　欽差臣等往鳳陽等處整理流
民臣等切詳前項流民結聚已久未易安帖若
不先慮預防請
命前去誠恐臨期難於處置伏乞通行　勑臣會同
本處撫按官督同三司堂上能幹及原設整理
流民官從長設法行事及所在軍衛悉聽提督
固守操練庶使萬一有警不致失悞事機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題爲提督軍務等事據河南都司經歷司呈奉司
劄付承奉中府勘合准兵部咨該巡撫河南左
副都御史王來題前事近因河南都司缺官行
取撫民署都指揮僉事陳紀在司管事緣本官
特守公道堪理司政乞坚與實授都指揮僉事
令其在司管事其撫民一節已有布按二司專

官合無止令都司選委指揮一員協同各官管理爲當本部參照署都指揮陳紀事從公道亦係職分當爲難准實授合無准令在司管事行
令王來另選公廉指揮一員協同布按二司堂上官撫民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切照河南鳳陽等處流民數多而尤莫多於河南開封等府州縣俱有流民而尤莫多於陳州該巡撫河南大理寺丞李奎等爲照前項流民所宜設法區處陳州流民尤宜十分加意因見陳州衛指揮陳紀公正老成與同陳紀招撫流民
太上皇帝特允所請墾陳紀爲河南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復簡命參議陳鑑僉事劉懷各授
勑諭一道令其專一管理誠爲處置停當經久不易之圖後又該布政使等官年富等親歷州縣將
前項流民盡數編成老人里甲使之各相統屬不能爲非陳紀等職專撫治往來無間及遇年豐穀賤俱各安生樂業是皆

朝廷慮事周密任用得人所致今該前因臣切惟
前項流民俱係山東山西江西湖廣等處人民其情不一鬬爭讎殺時亦有之即今雖已安靖所當愈益防範不宜稍有懈怠循常習舊不宜少有變更況都司之事見有都指揮使夏忠管理雖稱鈌官自可銓補其別選指揮一節實難其人又況三司堂上官員不可缺一而指揮之與方面名分又不相等兼且更改
勑諭未免往復煩瀆深爲未便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令陳紀不必管理司事不許將
勑諭進繳照舊專一撫治流民仍令陳紀等官三員今後再不許別差致妨重事庶得事無改遷民以寧一伏望
皇上留意陳州之民惟明惟斷允臣所請流民幸甚地方幸甚謹　聞
景泰元年正月初九日
題爲民情等事欽奉
勑諭提督河南開封府所在軍衛操練固守城池欽遵會官分投巡歷間訪得直隸睢陽衛官軍平日不務操練兵政怠廢鬬爭告訐時時有之甚

或故縱無賴軍士于僻靜去處搶人騾馬奪人
財物畧不禁治一遇操備啟行其害尤甚附近
村店居民至期各將騾馬收入屯堡如過强寇
稍或防守不周即被剽奪似此無狀非止一端
原其所繇蓋因本衛雖在河南開封府睢州地
方係是直隸衛分不屬河南都司管轄官無統
攝人無忌憚以致如斯若不預爲處置誠恐日
久奸惡漸肆貽患于民深爲不便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合無查照比先撫按三司等官所
奏將本衛移入開封府城内如復不必移動止
將本衛隸河南都司管轄嚴加鈐束操練固
守庶幾軍得實用民免橫擾實爲便宜謹題
景泰元年正月初九日

題爲安撫等事欽奉
勑諭内事理行委本司分管陳州地方右參議穆鐸
分投整理流民去後經今日久不見本官前來
除已會同原奉勑合坐委左布政使等官年富
等遍歷陳睢等州縣整理另行外訪得參議穆
鐸年近七十老病日加艱于行履臣惟　國家

開坐具題

開封府所屬陳州等四十二州縣原附籍并新
挿過逃民劉貴等二萬七千三百二十九戶男
婦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口
景泰元年三月初一日

題爲安撫等事據河南布政司經歷司呈奉司劄
付據開封府申將所屬勸借過豫備倉糧造冊
申繳到司案照先據本司呈抄臣案驗蒙
欽差於河南開封府陳州等處安撫流民節該奉
勑諭有缺食者量給米糧賑濟欽此欽遵看得本府

所屬州縣開報到豫備倉糧實在數少有不及
一萬石者有止五六百者猶恐其中有名無實
及照本府地方上年雖稱田禾頗收民不缺食
即今米價低下傷農太甚況米穀産出有限而
年歲豐歉不常若不先慮預防未免臨期無措
合仰抄捧呈司即行開封府轉屬州縣着落各
要地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斯民困極加以去年
逆賊犯闕驚疑之後民不聊生今又天久不雨
禾麥不長臣近奉
勑于河南等處公幹往還之際經過霸州等州永清
等縣備見所在人民逃亡者衆道傍屋廬十空

七升一合
景泰元年三月初一日

題爲民情事臣聞京畿爲天下根本必畿甸充實
然後京師鞏固必京師鞏固而後天下乂寧此
理勢之必然者也方今順天等八府實爲京畿
要地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斯民困極加以去年
逆賊犯闕驚疑之後民不聊生今又天久不雨

八九桑棗多被砍伐牛羊罕見成羣間見居民
扶老携幼或扒蜆以為食或拾草以為糧艱難
百狀不忍言及況且各府差役較他處為尤甚
有運送糧草者有赴上司築城挑壕者有當衝
要水馬驛站者有朋合柴薪等項夫役者有沿
途協送官船者牽遞官馬者幫運官物者夫斯
民艱難若此衣食尚且不充而差役又加繁重
尚何顧戀而不逃乎比者雖寬恤之
恩詔累頒然重困之民猝難甦息雖有撫民鎮守等
官職專綏撫未見實效又聞臨清以南八府及
山東等處流民大車小輛拖男攜女草行路宿
流移而南者自驚疑以來至今未絕臣惟地方
有限流移無窮若不加意甦息不無愈見逃亡
非惟他處地不能容有于他慮實恐畿甸空虛
所係非小伏望
皇上留意斯民特
勅該部行移各府鎮守撫臣嚴督官司里老人等十
分用心招徠撫綏逃者必欲復業存者務令得
所其大臣務須歷鄉村慰安人心勿視虛文
務臻實效然其原本又在于

朝廷仍乞
勅該部與廷臣集議將前項地方應有派辦差役如
軍器年例物料及冊造夫役等項亦須量與斟
酌不為常例或寬減分數或暫派南方待後事
妥民安俱仍照舊仍查各府預備倉糧有無多
寡數目設法賑濟及給與牛種使得漸安生理
則京畿安而天下不足平不然臣不能不為社
稷憂也臣職當言路親見民艱不能隱默謹題
景泰元年三月初一日
題為買馬資兵事訪得河南地方流土軍民之家
多有畜養馬匹者然馬乃資兵之具固非民間
所宜多有況又今日之急用所當收買乞
勅該部定與等價行令河南撫按三司委守巡官員
于官錢內支給價物訪召有馬之家照依時值
兩平收買不拘數目多寡事畢之日通將買過
馬匹造冊具奏定奪實為便益謹題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藁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愼重名爵事該戶部奏准許令客商人等進納草束馬匹等項給與冠帶以榮終身臣等看得有等無耻之徒前因居官不律緣事革職爲民一槩援例在京揭借銀兩納草進馬意圖復任剝取民財以償前債近該吏部題　准照依知府駱暹事例致仕此固能革其赴民償債之弊然於名爵之重尤不可不惜夫　朝廷之名爵所以待天下之賢者甚不輕也革職爲民之人或任二品三品重職已蒙欽發爲民一旦納草進馬用銀一百餘兩遂得以原職致仕腰金衣紫炫耀鄉閭視其前日罪惡泯然無跡且官至大夫秩高品貴其在任則爲庶司之法則其在鄉則爲後輩之儀刑今以冒罪之身援引客商之例致仕而還豈惟不足爲懲勸奬厲之道適足以長無耻倖進之風乞

勑該部今後合無革職之人曾犯貪暴罪名及過惡深重者不許援引事例求復冠帶玷辱名爵其

別項爲民官員納草進馬者止同常人一體冠帶不許以原職致仕臣等職當言路事干名爵不容自默謹題

景泰元年三月十四日

題爲搜訪人才等事先該右副都御史羅通題乞令公侯伯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給事中御史郎中主事及五府經歷等官各舉可使佐謀遊說等項人員考驗錄用以資軍用等因奉

聖旨是着兵部會多官舉保欽此欽遵續該巡按直隸御史方員題乞令大臣詢察過誤謫降等項曾經有罪及曾守邊禦寇之人一體擢用等因

該吏部覆奏奉

聖旨是着多官人每舉欽此欽遵後又該御史畢鑾等陳言吏部會官議擬行移在京五品以上及近侍風憲官員所舉充軍爲民文職官員具實跡才行保送法司查勘果無贓私及才識可用送部奏請量授職事等因具奏奉

皇上聽言用人立賢無方天地之德也近又該給事

中翟敬等陳言該吏部議擬令後但係失機誤
事酷暴貪瀆犯人命賍罪問擬明白充軍爲民
謫降者俱不許舉保務在明白開寫某人長於
某事會議得實然後進用等因具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等看得吏部之明也臣等之
皇上去邪遠奸愼重名爵日月之明也臣等看得吏
部奏　准失機等項人員不許舉保允愜公論
但止是吏部奉行於方員畢鷺所奏項下緣兵
部未經知會其羅通所奏起內所舉人員恐又
蹈襲舊弊未免濫進苟容非惟無補於時實是
有乖治體乞
勑兵部通行各衙門不許舉保失機貪酷等項人員
其開寫所長一依吏部事例仍令所舉諸色人
中除原係軍民人等外果有原係職官爲事發
遣者務要備開歷官看詳允當然後類奏考驗
聖旨發落緣錄送部會官看詳允當然後類奏考驗
定奪但所舉不公不當者並坐以罪不許曲庇
親故以啓群小希進之門因而作弊有孤
朝廷用人之意庶事例得以通融治體永爲正當
謹題

景泰元年三月二十三日

題爲隨征報効事該協贊軍務右僉都御史馬恭
題前事內稱在邊年久無人跟隨遇警缺人扶
助失所乞將今贈監察御史保定左衛右所軍
人故父馬榮姓名開豁見役神機營操備親弟
馬讓調撥陝西都司綏德衛定所食粮緣係開
調軍役及臣家事等因具本差人該兵部官欽
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參照都御史馬恭叨膺協
贊委任非輕槩捍之績未聞糾正之風不振時
方多事乃敢言私開豁故父軍籍意圖脫免自
調親弟軍衛專擅難容況且既知家事又不行
陳情具奏却乃具題差人齎捧狂妄無知俱屬
違法合當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警將來謹題

景泰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題爲糾劾事切照雲南等處殺賊左副總兵都督
僉事張軏先奉
上皇之命叨典討賊之兵乃本官先征麓賊既不能
擒遺孽以靖邊方後調貴州又不能殄苗蠻而
安黎庶失機悞事不止一端玩寇殃民已非一

自帥行三載全無寸功及訪得本官悻悻自用視總帥如無人碌碌苟延置瘡痍而弗恤所至多被騷擾賊徒愈見搶攘既無捍禦之勳久露跋扈之跡先該靖遠伯王驥奏伊失機等情未蒙正罪今本官已到臣等於景泰元年四月初六日大班劾奏謹具題

景泰元年四月初五日

題爲脩省弭患事切見今日四方多事兩京多災天時人事甚爲可慮然召災致變皆出於人伏惟

皇上自登大寶以來求治拳拳無有失德而災變之作未弭而方殷者蓋文武羣臣之罪也何則古者君臣合德然後上可以事天下可以安人今國家禍變以來百官之衆各脩其職尚未有聞然百官固爲可罪而其罪尤在大臣大臣尤在臣等臺諫之臣蓋大臣尸素而無補臺諫緘默而不言故上不足以回天命下不足以慰人心災變之來良有以也臣等雖至愚昧敢不自劾伏乞

皇上至公大斷明正百官之罪如以爲百官衆多不忍濫及乞將保傅勛戚大小九卿堂上等官及臣等給事中并御史各照品第降其爵秩停支俸廩使各脩省改悛俟災變消弭之日始仍其舊更望

皇上側身脩德德雖愈盛而所脩愈嚴庶幾天命可回人心可附轉禍爲福易危就安臣等不勝戰慄伏　闕待罪之至

景泰元年四月初七日

題爲防微杜漸事照得本科職掌凡兵政軍情等項一應奏題本狀該各衙門屬官通政司首領官赴衙門接出隨即送科批寫旨意本科收發抄行著爲定例近有等不識大體不知干係官員接出本狀不即送科於直房或於闕左等門恣意遷延抄寫旨意發報者有全寫奏詞發報者甚有別衙門官員明知不係相關事情竊伺打聽私自漏泄發報者即今邊方有事奏章日至多係聲息機務警急重情其各官抄寫之時傍觀豈無史典較尅或奏事公差無知之徒一見聲息不顧輕重虛實輒便出外虛傳搖惑人心深爲未便若不申

明禁約于係實在浙等伏乞
聖斷申明禁約通令各衙門知會今後如有此等不
識大體不知于係官員似前不法許臣等指名
劾奏拿問再照吏科等科所典選法刑名等
亦係重務合無一體禁約庶使人知遵守事無
漏泄謹題

景泰元年四月初九日

題爲陳言固安邦本事該戶部官欽奉
聖旨如今虜寇在邊打攪軍民不得耕種又兼旱澇
相仍輸運艱難軍民缺食的多天下軍民客商人
等多有殷實尚義之家欲爲國効忠爲民賑濟
因朝廷不曾有明文都無綵而進恐部裏便出榜
遍行各處張掛時曉諭多人知道但能自備糧米草
來送赴所定倉分納官以備軍餉及賑濟民的不
拘大米小米小麥都與冠帶以榮其身所司具實
來聞今後定與他則例凡于順天等八府及貴州
四川陝西山西遼東不用兵處納的每名四百石
廣西福建雲南不用兵處每名五百石湖廣廣東
直隸用兵處每名千三百石河南山東江西南直
隸府州并浙江杭州等地府之人赴京來的都着
于京倉每名納米五百石或穀草四千束禾草六
千束赴有賊生發用兵處如大同宣府每名納米
二百五十石或穀草二千束秋青草三千束大同
宣府貴州之人于本地有賊生發用兵處每名納
米一百五十石湖廣福建廣東并浙江處州温州
金華衢州四府之人于本地有賊生發用兵處每
名納米四百石但得一半的都與勑旌異他量免
差役其在京納米納草之人不許刁詐之徒挾讐
將原籍詞訟赴京告言其罪以致阻納糧草攪擾
官府有這等的着錦衣衛五城兵馬拿欽此欽遵
訪得軍民客商等其中多有孝義子孫思念家
道豐裕繇于父祖成立有身被光榮而更欲爲
其父祖圖者有其身不服而惟欲爲父祖榮者
然其父祖身已亡歿者有之或老病在家不能
赴京及赴輸納所在者有之徒有効忠賑濟之
心而未能遂其陳情孝親之願近者雖有自陳
親在原籍情願倍納草束照例冠帶者然不係
通例未經明文曉諭其前項孝義之人僻處鄉
閭不相聞知無繇而進乞
勑該部一體出榜曉諭今後軍民客商人等欲爲其

父祖伯叔兄弟輸納乞恩者竝許其親嫡子孫
弟姪告送該部及所在官司陳告卽便照依
聖旨榜文所定則例仍照倍納事例如數收納完足
一體奏　請冠帶旌異免役其亡歿者所司立
碑墓道追旌義民其納馬之人合無亦照此例
施行再照禁約阻納粮草刁詐之徒誠恐納馬
之人亦有此弊合無一體禁約如此將見在在
効忠人人趨義國用以足奸弊以剔實爲便益
謹題
景泰元年四月十七日

題爲奸懶等事該巡撫河南左副都御史王來題
先該節奉
勑諭命臣巡撫河南并湖廣襄陽黃州等府接連河
南地方撫安軍民提督所在都司衛所操練軍士
整搠器械脩理城池遇有賊寇生發卽調官軍相
機勦捕嚴督所在司府州縣存恤人民遇有流移
饑窘設法招撫安插賑濟欽此欽遵外今照湖廣
見有大理寺卿蔡錫巡撫所據前項二府衛年
民事情係湖廣三司承行管理臣欲仍前提督
未免文移重復所司難以遵行彼此不專責無
所歸等因具奏奉
聖旨湖廣地方只着蔡錫管理欽此欽遵臣惟方今
多事之時湖廣苗蠻未靖惟河南年豐穀賤得
以稍寧然地方重大實爲中原要區西接潼關
南連襄陽黃州等府而二府地方寇君等山草
竊出沒之地況流民積聚動以萬計一或饑荒
利害難保襄陽王府所在關係尤重先該兵部
爲見前項府分地方雖隸于湖廣于係實重于
河南奏
准請　勑將湖廣襄陽黃州等府聽河南巡撫官提
督整理誠爲處置停當經久遠圖王來爲國大
臣膺茲重任自合夙夜盡心庶幾少圖報稱乃
狹詐懷私推奸利已輒以襄陽等府推諉湖廣
守臣朦朧上言惑瀆
天聽避難方命罪不容誅及訪得王來自去秋領
命以來經今八月惟是安坐會城享妻妾之奉逞輿
服之華不以民事爲心罔思委託之重止于去
年冬
皇上聖明念及南陽府裕州等處流民切近襄陽地
方

欽差內官阮池等
勑令王來會同安撫僅得一至裕州旋卽馳回又往
河南等府不久亦回其潼關自
欽調伊府官軍前去操練以來並不躬親提督而襄
、陽黃州等府足跡未至臣等切詳河南一方卽
今雖曰稍寧然流移叢聚豐歉不常深爲可慮
王來以巡撫大臣縱欲偷安何以正人律下且
高居簡出官吏之賢否軍民之休戚地方奸宄
之有無何從而知之緩急之間豈能濟事今又
朦朧奏　請推託利害巧爲牽强之說遂其奸
望
皇上垂察將王來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巡撫奸
懶之戒仍選廉勤簡靜大臣一員前去巡撫照
爲寬濶辰沅等府軍事方殷卽今永州一奏賊
情若將襄陽等府又令蔡錫管理必致誤事伏
題爲糾劾事嘗謂事君而欺君者人臣之大惡受
命而方命者國典之嚴倏罪惡既盈章條必正切照
寧遠伯任禮三千主帥一介武夫見若蔑天豈
有經營之畧才同穢線本無統馭之長誤蒙
列聖之眷知幸預五等之名爵恩齊海嶽報乏涓塵
鎮守甘肅者已餘十年曾何寸補濫叨總兵者
亦非一日罔効微勞方當用武之秋累上投閑
之疏
皇上俯垂眷念准令回京何期歸列朝行乃敢意圖
安逸既乏衰邁之實又無恬退之心都御史劉
廣衡特言其可用昌平侯楊洪等會薦以督撫
欺罔之跡漸呈貪緣之情已著
皇上不忍明言其罪冀其尚効馳驅命以總營委之
重寄包涵已過寬貸良多邇因兵部上言令其事授之
巡守關隘加之軍馬以重其事副　朝廷用人之
制勑以崇其名正臣子効力之年副國輒敢臨事而避
望豈任禮不圖盡忠以報　國難逗遛私家朦朧奏　請尚欲苟求便利復以
年老支吾佼詐稚奸昭然可見倔强方
命莫甚于斯臣等切惟　命令者

天子之大權刑罰者
祖宗之常憲令出惟行而方命者殺無赦將則必誅
而欺君者服上刑況今　國家多事之時尤嚴
臣子尊君之禮今照任禮狠愎自用蹇傲不恭
無事則偷安恣貪榮而弗讓有事則稱老敢逆
命以不行欺罔難容跋扈可畏若不痛治於既
犯何以顯示乎多人合將任禮拏送法司明正
其方命之罪庶臣等欲于景泰元年四月三十日
大班劾奏蘆題
景泰元年四月　日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五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糾劾事嘗謂官資貴顯乃法禁之所先罪惡
貫盈實刑章之不宥切照中軍都督府右都督
楊俊器非重厚德本凶邪素乏鷹揚之名幸際
龍飛之運高爵連封于父于世官旁及于弟兄
恩寵莫倫光榮罕比乃楊俊不思補報敢爾怙
終暴橫寃頑而權豪以自居强梁跋扈而法度
之罔顧貪財好名靡所不爲害軍毒民何所不
至自用大棍則指揮單禎等之被辱無辜懷挾
私讐則都指揮陶忠之死非其罪舞術弄智矜
已驕人交結威權而拜奸臣王振爲親父葭視
同列而待朱謙紀廣如嬰兒心已同于鴟鴞行
不異于豺狗致被陶忠妻男奏告發露隨經各
該軍伴結證詳明況有交通奸惡之情以及結
交胡虜之意總督等官既交章而陳奏巡撫等
官復體勘以相同似此不道不忠論法豈宜容
恕再照楊俊先守獨石等處其惡不可勝言牛

馬成群莊田彌望私役軍士知幾百千掊取金
銀動以萬計下人之膏血竭盡邊方之備禦何
存一旦逆賊犯邊輒棄十一城堡倉厰蓄積委
之而逃軍民家資乘機肆掠以至喪師失律辱
國陷君求厥愆尤殺戮非過後蒙
皇上念其因人成事之微勞加以都督叅將之重任
乃復擅自調美永寧軍馬又令砌塞邊境城池
欺天欺人有非一日作威作福何止一端給事
中金達劾之于前奉御黃整言之于後俱蒙
皇上宏天地之大德廣山海之包容令猶不務改悛
以贖前罪仍復驕縱打死將臣跡其所爲死有
餘罪昨因伊父楊洪陳其過惡　欽取到京臣
等切聞怙終賊刑著之舜典除惡務本載之周
書況刑罰之行勸懲所係恩威之下于奪斯嚴
威必加于小人然後可以愜公論罰必先于權
貴然后足以服人心今楊俊受恩孤恩得寵怙
寵貴顯已極罪惡彌深此而不誅何以示戒合
將楊俊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爲人臣稔惡不
悛之戒謹具奏
景泰元年五月初二日

題爲用人事先該巡撫大同宣府副都御史羅亨
信等薦送到山西汶水縣民人霍寅并本人所
著八陣圖說隨具本差人伴送正統十四年九
月十五日該通政司奏奉
聖旨該部同武清伯考試來說欽此經今月餘未見
定奪臣等訪之輿論霍寅謀識優長才堪御衆
且其所陳戰車之說實有可行盛名之下恐無
虛士臣切惟今日多事之際　朝廷累降
詔旨招徠異才未見其人有如霍寅倘蒙采錄則海
內豪傑之士抱負忠義卓有才能其過于寅者
豈有不至者乎乞　勑兵部會官將霍寅公同
審驗如果可用伏乞
聖斷授以職事或令于緊急去處叅贊謀議或令統
軍禦賊責其成功庶可無遺才之嘆且有以來
天下之賢謹題
景泰元年五月初八日

題爲陳言事該兵部掌部事少保兼本部尚書
于謙等題前事禮科抄出山西道監察御史胡
端題一件委良將以肅軍令蓋將必得人而貴
乎嚴兵不在冗而貴乎精臣觀巡撫山西右副

都御史朱鑑所奏兵貴練而不貴多戰貴速而不貴久若軍令不嚴練習無法雖稱百萬何益之有尺之守城不過食粮互相欺詐而已用之禦寇不過追走自相蹂殺而已訪得大同見有都指揮二十餘員俱在一城守備乞勅文武大臣從長計議將沿邊渾朔等州山縣各委都指揮一員統領馬步官軍民壯一千或二千就彼操備各守地方其敢勇當先斬首生擒者就行照例陞賞調征臨陣先退者許令便宜殺罰以警軍心以肅兵威此言誠有可取伏望

聖旨該衙門看欽此欽遵查得先該朱鑑題前因本部爲照刑罰者　朝廷之典威福者天子之柄若各州縣守備都指揮俱各自專刑罰則是威福恣肆權移于下誠恐賞不及于有功刑不加于有罪徒沮士氣反致壞事合行大同總鎮參將等官定襄伯郭登等如遇率領官軍人等勦殺賊寇將有功之人逐一明白具奏照例陞賞其臨陣退縮在逃者就于軍前照例軍法處治若不係臨陣之時不許擅作威福務俾賞

皇上俯納其言舉而行之本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欽此欽遵通行去後今御史胡端又奏朱鑑所言可取要乞便宜陞賞殺罰雖爲有理然臣等切詳太阿之柄不可倒持賞罰之令不可下移夫刑罰出于　朝廷者處其常勑懲出于主將者用其權朱鑑所言欲使各州縣守備都指揮俱專生殺而不止于大將則是威福下移而啟擅專之端事勢不一而生覬覦之患況今天下多事之時正當明君臣之大義嚴賞罰之號令豈可使威福皆不出于　朝廷哉設之事体難以准行至于

命大將統大軍出征之時賞罰之權固不可以不重亦要臨時具奏請

勑施行本部官于奉天門奏奉

聖旨生殺予奪出于朝廷將士臨陣賞罰一時權宜無事之時不許擅專令御史胡端又奏要陞賞殺罰與人自專其言未當還着六科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切惟爵賞刑罰乃天子之大權生殺予奪非臣下所敢預今御史胡端智不逮此止知

賞罰庶以收人心號令可以一衆志所奏聖賞
殺罰假之將臣一節誠爲學識寡陋詞語迂疎
志雖在于進言事未合平至理所據胡端合當
問罪謹題
景泰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通爲糾劾事該都御史陳鎰等將推問司禮監太
監金英家人李慶等奸惡情繇議擬具題節該
奉
聖旨這本還着六科參詳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
切照太監金英處權豪勢要之地當惡稔罪亟
勑書及節次奏　准事理止憑照會徑自隨同石亨
回京乃敢自稱大同等處實難巡撫依文回京
候胡冠寧息之日仍依前　勑巡撫等項詞語
題知
皇上既已洞見其懷奸不忍加之以重罪景泰元年
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便着他去欽此欽遵經今一月其任寧公然逗
遛不行前去臣等切惟任寧本以勦才驟膺重
任正當憂旅夙夜圖報國恩何期大肆奸欺敢
方君命石亨之照會假托奉行　朝廷之　勑
旨公然背逆勤勞罔効叅贊無功石亨具奏要
同回京夤緣之情已著自稱大同實難巡撫專
擅之跡難容必待寧息之方行意存叛扈有事

邊方而不進律令避難不令其回而自回既速之去而不去懷奸挾詐罔上欺天是致衰邁老臣徒懸更代之望邊儲急務久缺綜理之人況今三邊多故之秋正庶官用命之日方命若此何以使人此而不誅何以示警合將任寧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懷奸方命之戒另選忠實剛果大臣一員巡撫宣大誠爲允當臣等欲于景泰元年六月二十一日早大班劾奏謹具題

知

景泰元年六月二十日

題奏爲懷奸方命等事嘗謂懷奸不忠者人臣之大惡方命不恭者國典之嚴條罪惡既明章條必正切照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寧拘拘小器碌碌非才驟擢都憲之美官謬當巡撫之重寄所宜憂疏夙夜圖報國恩何期大肆奸欺敢方君命曩因都御史羅亨信之年老命任寧以巡撫邊方後因武清侯石亨之巡邊命任寧以參贊軍務巡撫乃其職守參贊出于權宜勑書既已昭彰臣子自當遵守乃任寧因見大同警急輒自要回京朝廷之上言寘緣可總兵之照會假托奉行石亨爲之上言寘緣可見戶部參詳不允　詔書已行乃敢倔強還朝況且支吾具奏自稱大同實難巡撫待後寧息方可啟程似此狂妄益見擅專

皇上日月明照雖洞見其懷奸天地仁慈復不忍于加罪促之前去冀益前愆任寧不此之思又復孤恩怙寵公然朝謁全無一事可爲故爾逗遛延今彌月之久跡其罪惡今已貫盈凡在臣僚孰不疑駭臣等切詳任寧懷奸挾詐罔上欺天不令其回而自回既速之去又不去跋扈不道既已如斯參贊無功又何足責是致邊儲缺綜理之人老臣切更代之望妨賢悞事罪不容誅況今三邊多事之秋正庶官用命之日方命若此何以使人此時不誅何以示戒合將任寧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仍乞另選忠實剛果大臣一員巡撫大同宣府使臣僚有警邊境無虞謹具奏　聞

景泰元年六月二十一日

題爲操備緊要事訪得在京軍職官員多有弟男

子孫空閑在家者其中有素習弓馬志于殺賊而不得操練者亦有懶惰好閑甘于遊蕩者一家多或五七人少者亦不下四三人括而盡之可得萬數臣等切詳官舍出自將家多係應襲之數操練乃其本等況今聲息緊急京師守備為重緊關用人似此官舍縱不能為隨軍赴敵之資亦可為上城守備之用較之去年急用民夫匠實為遠勝乞　勅該部通行在京各府衛所各將軍職官員之家弟男子侄年二十歲以上不係殘疾之人或娶婚等項及年未及二

十歲情願操練者各從實開報并行五城兵馬司排門挨究不許隱漏捏故作弊事發一體治罪挨報至日陸續送赴總督軍務少保兵部尚書謙總兵官武清侯石亨處點選除軟弱不堪外其餘分撥隊伍另作一營隨軍操練遇警聽侯守城把門調用于中有願隨軍殺賊者聽有功一體陞賞仍與計議每月量支口糧庶使貧窘者樂于効力其隨軍操練及關支口糧

俱候寧息之日另行奏

請定奪則官舍不至閑曠警急不至乏人謹題

景泰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題為明刑必罰等事該總兵官武清侯石亨等將為事都督等官宮聚王喜張祉等開陳情犯乞量復職事等因具題奉

聖旨宮聚王喜張祉情犯深重論罪本饒不得如今用人之際且都饒他降做指揮僉事着在營操練遇警調用待有功時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照得宮聚等俱係　朝廷將臣叨受邊方委托孤恩負國罪惡貫盈或畏縮退怯而失悞軍機或貪淫酷暴而累于邦憲原情論罪死有餘辜

數內宮聚害軍殃民宿師玩寇括索金銀器皿動以百千失陷軍民人口不下萬數激變蠻夷而貴州幾至于失守拘收婦女而土官亦被其征求結怨西南流毒未已欽惟

皇上明斷雖曲宥斬罪仍降職令其立功王喜雖降所鎮撫尚被囚繫其宮聚刑部追赃完結明正典刑此誠至明大斷正法度以恪遵

祖訓示操縱以收繫人心端在是矣今石亨等妄奏

天聽臣等切詳貪淫酷暴罪猶止于一身激變失機

前因煢惑

禍將見于天下將臣之罪至此已極此而可容尚何可罪使宮聚果稱驍勇尚無可用之理況其無謀無勇人所共知王驥累次奏詞昭然具在再照　國家多事固急于用人恩威所臨尤嚴于賞罰威不可以徒行必威行于一人而千萬人惧恩不可以濫加必恩加于一人而千萬人悅賞罰既明則人心無不服人無不服則號令必行事功易立醜虜不足平而治平之期可立致矣伏望

聖明及照石亨楊洪等素擁重名叨膺大寄未聞有保民衛國之奇計而乃有黨邪舉濁之私心歸怨于人欽恩于已數内張軏先與宮聚同事竟亦均無成功副使李膚等累次上言臣等各衙門亦皆劾奏

聖恩寬大尚緩誅夷今又同流合汚以類相聚輒敢朦朧會奏顯有朋比重情律以至公俱合拿問

詔定奪照免開風倣倣謹題

景泰元年七月二十日

題爲乞　恩事該錦衣衛指揮使劉源等題據署所鎮撫事總旗閻肅呈稱署事年久乞爲奏請

受職等因題奉

聖旨與他實授所鎮撫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查得先該錦衣衛署所鎮撫百戶所事總旗李忠閻肅等俱奏前因正統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該通政司官奏奉

太上皇帝

聖旨不准再來打攪不饒還着科裏記着欽此欽遵今照閻肅明知前項

旨意不准受職却乃隱匿朦朧希求實授合當拿送法司問罪革職以警其餘緣有前項題奉

欽依事理伏望

聖裁及照指揮使劉源等不行明白查勘輒便信憑閻肅呈文扶同具奏亦合拿問再照李忠閻肅等先前具奏通該四十名合無兵部查理奏

景泰元年七月初六日

題爲公議事景泰元年八月十二日早朝退後有
侯伯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石亨王直胡濙等
於午門前群立聚看揭帖一箇看畢有言是
朝廷大事當封進者有言不必封進者言畢散去
臣等切惟在朝言朝載諸禮經公事公言昭在
史冊今各官所看揭帖既稱係
朝廷大事所關又非告言人罪及已將入内府不
當隱匿所據前項揭帖令當追出進呈臣等職
居言路豈容緘默謹題請
旨
景泰元年八月十二日

題爲禁約事照得長安左右門外東西朝房係是
各衙門官員待漏候朝之所切近禁垣至爲嚴
密四方萬國之人朝　覲會同出入金門觀瞻
所係近訪得有吏典人等將帶家小在内安下
損壞墻壁者有縱容街市諸色人等在于廊房
羅列買賣喧鬧作踐者甚至縱容無知小人彈
詞課命妄談禍福全無忌憚者若不禁約非惟
禮法有乖實爲觀瞻不便合行嚴加禁約差人巡視如有
勑錦衣衛督令兵馬司官嚴及喧鬧涸瀆者拿送法司
仍襲舊弊作踐損壞及究治庶幾公廨無損壞之虞門禁有肅清之日
謹題

景泰元年八月十八日

題爲薦舉事臣等欽奉　令諭　詔書及節次
欽遵外照得先該鎮守寧
旨意申明薦舉將臣事除欽遵
夏總兵等官張泰都御史韓福都指揮熊震等
連名奏保寧夏衛支俸管操署指揮使王勛在
任三年蒞政公勤謀畧超異弓馬慣熟讀書明
理善撫士卒堪以任用乞實授署職等因各題
未蒙准理今臣等訪得王勛委有前項謀勇允
如各官所奏乞
勑兵部合無將王勛照例行取前來試驗擢用惟復
量陞署職仍留在彼管事庶幾賢能有勸邊境
得人矣謹題

景泰元年八月　日

續文莊公西垣奏草卷六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　盛存菓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陳言科舉等事洪惟

皇上龍飛之初開科取士鄉試已畢會試在邇臣等叨居言路今將合言事件開坐謹題

一件至公取士事節該欽奉

詔書科舉歲貢自景泰元年爲始依永樂年間一十一名未嘗以名數拘亦未嘗以地方例行不許更改欽此欽遵照得永樂年間以來會試取士未嘗以名數拘亦未嘗以地方論迨至宣德年間始以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南直隸蘇松常鎮淮楊等處爲南卷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爲北卷又以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南直隸安慶鳳陽滁州和州廬州爲中卷正統年間始定額數或百名或五十名

皇上詔書特下首及取士誠遵守成憲進用賢才公天下盛心也士生斯世何其幸歟前件

勑該部一依永樂年間事例取士惟善是從不拘數目多寡不論地方南北如此則舊典得以遵行科目得以增重

一件儲養賢才事

聖朝列聖相承一以儲才爲致治之本永樂宣德正統年間每遇進士登科必擇其資質聰敏年力少壯者入翰林院爲庶吉士俾之讀書學古大其已成之才以資任用

皇上臨御尤重儒術是以凡在寰中士夫莫不感恩思奮前件乞

勑該部將明年進士照依永樂宣德間事例會官選擇不拘地方南北送翰林院爲庶吉士時加奬勵隆其禮遇仍命老成儒臣嚴切考較務底成効其進士年三十歲以上學問老成有志入選者聽其自陳亦許收錄如此則

國家無乏才之慮治道有隆盛之美

一件進士資格事伏惟

太祖高皇帝欽定進士出身資格第一甲三名從六品正七品出身第二甲從七品出身第

三甲正八品出身其後欽除特選二甲三甲
進士不拘品秩遞授要職者俱有成例近年
在外知州同知並於監生內除授進士止於
第三甲除知縣切知州同知縣俱係親民
守令要職必須慎選方可得人而民受其惠
看得近年進士除知縣者其得人十常八九
惟知州同知未聞以進士除授似有未當前
件乞
勅該部令後進士除授除京官有缺照例補員
外其在外員缺監生除授不敷將第二甲除

知州同知第三甲除知縣仍令所司候明年
會試臨期奏請增廣解額多取進士以備擢
用如此內外得以均重守令可以得人
一件隨材用人事　朝廷設國子監以教育天
下英才爲監生者皆以賓興鄉薦而來作養
既久或發身甲科或貢次選用豪傑之士往
往不乏近年以來大廷魁選多出國學育材
之效昭然可見然其間貢入選監生必待
在監近八九年方得分撥各衙門歷事滿日
除授在京或給事中御史主事在外或府同

知知州等職所用甚不輕也訪得在監肄業
及各衙門歷事聽選監生其間貢夫將到年
月將及誠恐一時不利中在副榜所司又不
准告俯就教職自負其材不敢入試者甚多
查前項監生若令一槩授以教職不惟虛其
坐監年月之久抑其抱負涵養之氣而亦未
免有滄海遺珠之嘆前件乞
勅該部令後在監肄業及各衙門歷事聽選監
生入試如中過副榜除願授職者聽其不願
者許其自陳或仍舊在監肄業或仍舊歷事
其志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題爲軍政事查得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欽奉
詔書自洪武至永樂年間有充軍擺站等項後因舉
保復起爲官或見任或在任病故或以理去官皆
免其戶下子孫補役見任年七十之上筋力衰憊
者亦許引年致仕開其軍伍欽此欽遵訪得前項
人員或因子孫貧弱不能告理或因所司刁蹬
不與除豁其子孫至今充軍不缺切詳此等官

員先雖爲事充軍後蒙舉保復用必其罪有可矜而才有可用也既蒙錄用而子孫仍舊充軍補役實爲可憫又有先因爲事充軍後因改調歸併等項編發別衛其原衛未曾開豁仍復勾丁補役所司明知一戶兩處清勾因見事干軍伍不敢代爲分豁以致重復勾提徒勞無益況且文移不能杜絕官府被其攪擾深爲未便乞勅該部行移各處如有爲事官員後因舉保復用子孫仍前充軍者許赴巡按清軍御史處陳告行仰有司着令該管里老親隣人等明白體勘果

無虛具申達兵部轉行該衛照依先奉

詔書事例即與開豁免其子孫補役其兩衛勾補者亦與體勘分豁則　朝廷有罰弗及嗣之仁詔書有令出惟行之信謹題

景泰元年九月初八日

題爲軍務事景泰元年九月十五日奉通政司帖

文該兵部題前事節該奉

聖旨軍政之事時常清理方得人用人既年久未曾整理如今在外見有御史等官在內各衛所亦差

御史給事中一發清理務要原伍不缺餘丁數有

清切易爲調用欽此欽遵今將推選到給事中二員請

旨點差一員前去會同清理謹題

兵科給事中二員王鉉　錢澍

景泰元年九月十七日

題爲舉留官員事照得本科宣德年間有都給事中二員左右給事中二員今本科止有都給事中一員其餘俱缺查照本科掌科事給事中蔣性中守制起取見到本官簡靜端潔有爲有守歷任九年將滿練達老成堪以任用即今用人之際乞

勅吏部將本官量陞前職仍復本科辦事便益謹題

景泰元年九月十八日

題爲邊情等事切照鎮守甘肅右參將都督毛忠本以醜虜餘孽久沐

朝廷厚恩託之參裨鎮守邊境乃毛忠不圖恪忠以報國敢行交結乎奸兇襄者賊臣喜寧敗露

本官俱罪懷奸託詞自解

皇上曲宥其死仍官其子

天地大德無以復加今者毛忠又復怙恩肆惡陰搆

外夷交通之跡既形叛逆之情難掩神人共怒
天地不容今本犯擒拏見到欲於大班劾奏謹
題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奏爲邊情等事嘗謂爲臣盡忠而忠者乃其職分
人臣無將而將則必正典刑天地常經古今定
理切照鎮守甘肅右參將都督毛忠本以醜虜
餘孽久沐
朝廷厚恩付之參裨鎮守邊境父子之光榮已極
身家之富貴罕倫乃毛忠不圖恪忠以報酬輒
敢交結乎奸宄忘恩中國則喜寧之儔類可疑
構禍外夷則也先之謀爲不軌臣等切詳毛忠
等上孤大德自造深愆交通之跡既形叛逆之
情難掩神人共怒中外莫容所據毛忠等俱合
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陰謀不軌之戒
謹具奏　聞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七日
題爲軍政事先該本科題前事訪得在京軍職官
員弟男子姪空閑在家其中有素習弓馬志在
殺賊而不得操練者亦有懶惰好閑甘於遊蕩
者一家多或五七人少者亦不下四三人括而
盡之可得萬數臣等切詳官舍出自將家多係
應襲之數操練乃其本等況今聲息警急京師
守備爲重緊關用人似此官舍縱不能爲隨軍
赴敵之資亦可爲上城守備之用較之去年急
用民夫匠作人等實爲遠勝乞
勅該部通行在京各府衛所各將軍職官員之家弟
男子姪年二十歲以上不係殘疾或甥婿等項
及年未及二十歲情願操練者各各從實報開
并行五城兵馬司排門挨究不許隱漏捏故作
奬事發一體治罪挨報至日陸續送赴總督軍
務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總兵官武清侯石亨處
點選除輭弱不堪外其餘分撥隊伍另作一營
隨軍操練遇警聽候守城守門調用仍與計議
每月量與口糧庶使貧窘者樂於効力其隨軍
操練及關支口糧俱候寧息之日另行奏　請
定奪則官舍不致閑曠緊急不至乏人具題景
泰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續該兵部議擬目今邊務方殷
緊關用人之際合無准擬取勘等因已經奏

准通行去後續又該兵部題稱在京各衛所取勘止報到弟男子姪九百二十名送營操練中間有不全開報者有止報委官職名無人送到者況在京七十六衛所額設并帶俸官員不下數十餘萬其家下人丁奚奴數萬如遇承襲職事其無親男者多將堂兄人等保送襲替及至選堪用之人通不及千數顯是近年以來武備懈弛人無警懼以致互相蒙蔽不行盡數報出合無再行定限取勘務要前項官舍見數清切造冊連人送部斟酌選揀堪中者送營操練不堪者

退回生理幇貼軍裝等因又經奏　准通行去後續又該兵部題在京各衛其并造到舍人冊內有不開本衛見任及帶俸官員若干者有見在數少事故數多者有止開舍人而不開空閑事故若干者有具奏而不將文冊送部者有將人丁隱漏不報者且如羽林前衛百戶張勝下弟男叔張貴等六丁俱各不行造報即今張勝雖已自首誠恐似此埋沒者多顯是衛所官吏不以軍務爲重仍前隱蔽不報再照在京各衛見任并帶俸官動以萬計延今取勘日久送營操練者不及二千中間情弊顯然合行清軍御史給事中將前項舍人重別取勘造冊具奏送部以憑酌量揀選官下丁多精壯者量取送營操練若丁少及輭弱等項聽其自在生理幇貼軍裝其應襲舍人務要一體送操以備日後襲替調用等因又經奏　准通行去訖

臣等切惟本科陳言止因向時警急乏人要將官舍選用寧息之日另行定奪兵部節次擬奏申明無非要將官舍數目明白清出不致隱瞞待後數目清切之時斟酌揀選丁多及精壯者量送操練其丁少輭弱等項悉聽自在生理幇貼軍裝俱有前項節次奏　准明文通行各該衙門備照今自行勘以來已經三月報數尚未清切送操不及二千訪得在京官舍人等有妄稱要將各官舍人不分多寡不論強弱盡數清出見丁操練妨誤生理不能寧居人情洶洶似爲不堪究其所繇蓋因衛所官吏不惟貪緣蒙蔽欺公玩法又且不將

朝廷事體上司明文曉諭下人使知其意以致愚人張皇疑慮易惑難曉　國家當行大事固於

人言未愈然即今邊事稍寧之時正安靖人心之日流言若此誠爲未便乞
勅兵部通查前項節次具奏
旨意明文備榜於在京各衛所及街市去處張掛曉諭遵守不許虛傳妄說搖惑人心亦不許倚法爲奸沮壞兵政則兵戎之大事可行愚下之流言自息謹題

景泰元年十月初三日

題爲奏事失當事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早該鴻臚寺序班王恕引南京左府舍人唐智齎本二封奏　聞訖送科看得內奏一本軍職官員事啓一本歷事監生事係是各別事情一則有奏無啓一則有啓無奏本科雖已收發行抄緣事屬違式又恐所司　奉行未便參照南京左府掌府事駙馬都尉趙輝經歷司經歷沈孟範都察院行提趙輝沈孟範問罪如律以警將來乞
勅

來謹題

景泰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題爲風憲失職等事該寧夏參贊軍務右僉都御史韓福題遵奉建言事理體訪到總兵官都督同知張泰無謀無勇等情該通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近又該韓福具題前情該兵部官節次欽奉
聖旨韓福與張泰在邊未聞協和効力行事却常互相矛盾攪擾
朝廷已有
勅切責他去了欽此查得先該張泰奏太監來福都御史韓福都指揮熊震等朋合誣陷及來福家人指揮福海馮友才等賄賂相通循私互相矛盾韓福職居臺憲不能正已如何正人罪本難恕念他守邊且姑容不問便寫
勅去切責今後再不遵守法度協同行事都不饒福海馮友才着巡按御史拿問明白照例發落干碍熊震周英奏處置欽此欽遵此誠
皇上軫念邊方天地之德洞燭奸弊日月之明法度幸甚今該韓福累題前因臣等參照韓福久孤民牧託預薦章本無統馭之才曷稱激揚之任

濫保無功千戶則輕名器而厚私恩邀截伸訴
指揮則狥權豪而妨公道來福既貪婪剝下一
向交結而不言張泰既怯懦失機當時蒙蔽而
不奏後因張泰陳情舉奏不法方纔摭拾張泰
掩飾已非況韓福係風憲大臣受任邊方叅贊
自鎮守以下官員大小一應事務凡諸糾奏與
革俱係職分當爲却言爲有建言事理遵奉體
訪將使無建言事理則體訪之不聞使非張泰
舉奏亦據拾之未暇且其所奏全無指陳實跡
止是虛飾繁文自矜廉能自叙履歷宥免斧越

則字義莫辯豈盛任使則文理不通孫毖張詮
之援引無稽虎噬螳螂之聲牙難讀敢違直言
簡易之律甚非臣子告君之言似此庸才實難
長憲臣等又聞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將臣不和
兵家所忌今者黠虜之狡誦未已寧夏實三邊
要衝張泰韓福等平居守土尚爾失和萬一有
警豈不摠事雖蒙
皇上勅旨切責俾之自新誠恐各官不務改悛愈加
相忌況庸才如韓福者終難稱職伏望
聖明急選副正廉能大臣一員前去寧夏代替韓福

回京奏送法司究問仍差廉幹御史一員前去
體訪韓福所奏張泰事情明白回奏定奪庶使
邊臣知戒重地無虞謹題
景泰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題爲儹運糧儲事該總兵官都督徐恭題查得遮
洋運糧南京水軍左等衛官軍正欲催船兌糧
缺官管理訪得署都指揮佥端在京操備堪以
把總運糧欲便摘委等因該通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查得先該本科官訪得佥端勇
力過人禦却倭寇照例舉薦總兵官試驗得膂
力絕倫弓馬熟閑兵部議擬具奏
欽此前職係在京緊用聽調殺賊人員今徐恭輒行
訪保堪令把總運糧且言欲便摘委顯係專擅
不無情弊乞
勅兵部看詳奏奪庶任用得宜奸弊不作謹題
景泰元年十一月　日

西垣奏草卷六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七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　盛存葉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題爲求言禦寇安邊事照得近該兵部節奏北虜
賊酋有復來犯邊之意臣等切惟此賊陽託和
好之名陰蓄憑凌之志是和好之說必不可恃
而憑凌之患不可不防此理共知不待智者況
今日瘡痍之痛甫定救寧之効未臻苗蠻昌熾
於西南猺獠矣兵於兩廣凡百汲汲有爲惟恐
緩不及事若猶因循苟且則事尙未可知然今
日當爲之事固多而莫若禦寇安邊之爲急也
禦寇安邊固未易爲而爲之之要在求言以行
之耳欽惟
皇上爰自居輔繼登大寶以來體天法
祖一志求言所頒
詔諭不一而止以故芻蕘之微皆得自達苟有可稱
即見嘉納正言路大開盡言不諱之日也但言
者或緩急之不知或鉅細之雜陳奉行者或知
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至是誠未足以隆脩攘
之業收廓清之功耶

玉音如古虞聖所謂好察邇言如唐賢臣所謂導人
使言除有　詔書事理　朝廷及軍民中事有
未宜及興利除害等事許諸人直言無隱不拘
外特令在京各衙門堂上官文職五品以上武
職三品以上并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
翰林院尙寶司中書舍人近侍官員俱於今年
十二月以裏或各具奏章或合辭連署務盡所
長開陳禦寇安邊奇謀上策如云若何可以摧
強屈敵若何可以出奇制勝寇兵將至何以應
之求請無厭何以處之士馬之操練未精者何

故必用何法始精邊儲之供餉未足者何縣必
行何政始足某處地方要害防鎮之道何居某
處關城頹廢脩守之方安在前日所稽之功罪
孰爲得失如何可以收人心今日所習之器械
孰爲優劣如何可以必全勝某人有某長可治
軍旅而屈在下僚某人有某短恐妨調用而過
居高位孰可以爲戰將孰可以爲守臣戎行遷
謫之中何人可以爲監軍守鎮之任何
人可以旌異超遷他若天下之大本當世之急
務與夫上干

朝廷事關廊廟凡可以衛國保民可以濟時艱裨
軍政者悉聽詣闕奏聞毋得自盡務須直陳實事毋徒虛飾繁
文仍不許遲廻顧忌及以位卑越職爲辭而退
有後言俟陞續封進羣言畢集仍乞
聖明於大臣元老平昔公清直諒良實忠純者及
經筵內閣密邇老臣與兵部等該衙門特加宣召付
之議擬令其勿事虛文勿應故事不論其人之
崇卑惟觀其言之當否不必欲其同已而惟求

上文武官及都布按三司正官合無行令將彼
處事宜一體陳奏至日施行臣等不勝犬馬奉
君尊主之誠謹題

景泰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題爲資給軍儲事切見京城角頭等處停積客貨
客店塌房蓋往年無事之日出於一時恩賜皆
爲貴近勳戚權豪勢要之家所有宛其所得客
商之利以歲計之何止鉅萬加以近年客店往
往容留無藉之徒或號稱管店或叫名小脚倘
恃權豪虛張聲勢於京城內外遠近夫處邀截

貨物不容客便甚至欺詐銀兩打死人命靡所
不爲雖曾事發治罪犯者接踵臣等切詳即今
三邊聲息未寧軍國所需方急納馬上草開塩
鶯爵日不暇給其前項貴近勳戚之家高爵厚
祿富貴兼備而又侵利於國貽罪於人揆之理
法實爲不可若不先爲處置不惟蠹國竭財尤
恐長奸縱惡商旅斷絕關繫非輕伏望
聖明特勑該部行令順天府將在京應有塌房除已
入官外其餘不分內外貴近勳戚所有盡數查
勘得出通行籍記在官本府正官督委整理該
得鋪錢以備軍儲急用仍行巡視御史每季稽
考收支實數如容隱獎漏訪察奏聞庶幾遏
絕豪要無厭之欲且羣黎之萬一
足以資給軍儲之萬一謹題
景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早有兵部
題爲不謹事景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早有兵部
武選清吏司主事李郁赴科於各衙門寄文書
套內取出紙封文書一角稱係內官來福題本
是郁接出抄呈施行該封寄在此今合取繳照
得一應王府并內官本衙不送科俱係各衙門
官員接出就於內府抄行隨即繳進今前本係
是景泰元年五月內接出除本官自行送繳外
叅照李郁不行敬謹以致繳本稽遲合當拏問
謹題
景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題爲邊將不忠事該鎮守延綏右都督王禎題有
母周氏在於陝西城內欲暫行省視等因欽奉
聖旨他守邊怎麼要省親不准欽此欽照王禎官居
主帥素負狠愎之名職守邊方未著廓清之績
頃緣西賊入境偶有犬馬微勞
皇上旣爵之以正位都垣復錫之銀兩綵幣爲王禎
者自合益勵臣節圖報國恩乃驕心即萌私恩
是顧以賊情爲餘事視邊報如等閑其言胡虜
歸款雍熙徵應是有欺誑諛佞之心其言指揮
等官奉公守法是有朋比交通之跡名旣托於
省母且欲任其往來中間恐有別情不忠一至
於此臣等切詳即日聲息不絕且聞謀犯西邊
惟彼延綏尤爲要地當毛憂臣辱之日正忘家
狥國之時王禎不正刑章邊將終無警戒乞
勑該部另選將臣一員代替王禎鎮守及行協贊軍

務副都御史馬恭將王禎拿問明白解京奏
請發落謹題
景泰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題爲軍務等事該鎮守宣府都督紀廣等奏稱虜
賊近邊等因查得近該羣臣上言議遣使事節
該欽奉
聖旨朕承大統拳拳欲富國強兵以報讎雪恥思與
虜絶而卿等乃累言復欲如前遣使與虜往來非
朕本心不允所請卷爾大小文武羣臣其共計議
長策果當如何可副朕志明具以聞勿事空言圖
保身家而已欽此續該文武大臣及臣等覆奏奉
聖旨卿等但當廣議備邊禦寇復讎雪恥長策軍馬
如何可以戰無不勝糧草如何可以用無不給草
茅之士尚思獻議國家政事況國之大臣乎卿等
勉之使臣不差欽此欽遵有以知
皇上眞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決脩攘之大計明
興復之大義聖謨神斷出於尋常萬萬也臣等
俱以駑鈍叨忝言官不能供職盡言以致上勞
督責若猶循默自守何以少逭刑章況今邊報
沓至誠要義激不知所云今將合言事件開坐
謹題
一件儆勵將臣事項緣多事以來軍職官員其
間多有拔自行伍或起自外藩典握重兵享
有高爵豐功偉烈未大彰聞而侯伯等官
皇上賜之宅第賜之弓馬賜之金帛衣帶賜之
誥券俾世世榮寵餘亦多准軍功驟陞傳及
子孫駢蕃之錫希濶之恩茂以加矣其間感
恩知報者固有而孤恩負國者亦多縱放軍
士供役私門有之委之統領剝削科斂者有
之荒淫沉湎酷虐無狀者有之甚至奔競成
風趨諂勢要不顧兵戎大事忿爭失和肆爲
恇怯之言摧沮三軍之氣保身家之富貴幸
朝廷之講和近日保傳等官胡濛王直等所言
今日將軍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心及即今
邊防未盡脩舉等語要皆切中時病誠非過
論比者各官累犯
皇上至仁並從寬貸誠恐各官知有
朝廷之恩不知有　朝廷之威凡事循常全無
警懼若不痛加戒飭何以望其克集大勳書
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兵法亦

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此之謂也

伏望

聖慈一如上項節次

聖諭請

勅總督總兵及各管大小頭目諭以

國家今日用兵甚非得已蓋緣逆賊背德渝盟

逼近邊境以故不恃講和按兵秣馬以報大

讎雪國恥爲急務爲將臣者務須上體

聖情下恤軍士勿惑和議勿圖苟安不可有遷

延中已之思玩歲愒日之念毋踵前轍毋貽

後悔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有功者賞不

吝於褒嘉無功者罰必嚴於誅戮其總督失

臣亦須盡心力以開導之積誠意以感動之

調合衆情振作士氣如有不悛仍前倣効及

臨陣先退望敵不進之人許其同列互相簡

舉總督大臣指實劾奏許六科十三道官風

聞糾劾審覆是實輕則降調重則誅戮則人

心曉然皆知

皇上大計已決大義愈明恩威並行不事姑息

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逆賊不足平也

一件儻理軍務事聞之軍馬用事固賴武臣以

宣力必資文臣以督理是以

國家行師必先總督其次參贊紀功參贊者謀

畫之輔紀功者賞罰之司誠不可或缺也況

達賊侵犯雲集烏散去來無方不可測料而

軍馬之行或分一枝或當一面故總督可以

一人而參贊紀功不可以一人必位望隆重

識達軍旅者然後可充其選而又預備多人

庶幾臨時足用又文臣本皆書生類多悶於

武事或者身不慣鞍馬目不識旗幟一旦臨

期羣

請差遣倥然受命鮮不憤事孫祥趙麟前鑒未

遠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備豫不

虞兵法亦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此之謂也伏

望

聖明特令吏部兵部於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

政司等衙門堂上官除掌印正官及年齡漸

高精力稍減者外其餘一一具名上　聞請

旨點選精力強健曉暢軍事堪以參贊紀功者

十數員不妨本衙門職務不必先加以參贊

等咨酌不必令其平預軍務止令輪流每日
朝退或二員或二員隨同總督軍務少保于
謙躬詣教場監軍操練使聞見習熟下人知
識凡諸操練事體亦得與總督總兵等官商
確裨益既不許猜嫌生事亦不許因循悞事
一或有警承
命即行俾之忝贊紀功則文武兼資而彼此得
以相成事功易立而緩急不致有誤
景泰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題爲弭災防患等事伏見邇來天降災異或土星
犯上相逆行太微垣或太白晝見或日食虧缺
惟災異之事雖治平之世所不能無而天人之
際象不虛發其要在於　君臣上下脩德務實
以禳之則可轉禍而爲福易危而就安也恭遇
皇上有至聖之資有孝友之德有愛物之心有撥亂
之功臨御以來累下德音恤軍恤民恒如不及
以故四方寇盜漸底削平逆虜革心奔走闕下
宜可以弭災矣而上天猶若是顯示譴告者何
哉意者主天仁愛
皇上欲益勤省躬政事以圖天下之治使

皇上神功聖德必至於極隆全盛而後已也天於
皇上可謂厚矣伏望
皇上益畏天命益謹天戒視聽言動循乎天理好惡
用舍合乎天心天叙天秩不以既叙既秩而或
怠天命天討不以既平而或忽聲色玩好
一無所預矣而必堅夫既絕之心服食器用悉
從乎儉矣而必防夫未形之漸黜虜雖款不就
宴安年歲雖豐不忘儆儉仍申
勑文武羣臣一遵
皇上即位之初所降　勑旨所謂庸庸保位緘默不
言請託公行希求遷叙剋捄下人以圖奉獻貪
墨無厭以肥身家凡諸不律之事則絕之而益
嚴所謂務秉公廉恪勤乃職治民者悉心愛民
治軍者悉心愛軍司銓選者量材授任務出至
公理刑名者原情定罪俾歸至當居言路而利
害並陳職風憲而激揚兼舉凡諸當爲之事則
勉之而益力洗心滌慮循名責實以共濟艱難
以開召太平以成脩輔之功庶幾慰荅天意迓
承天眷禎祥之兆與殃咎之應熄矣臣叨居言
路義不容默今者不敢遠稽泛論煩瀆

聖聰謹直述弭災防患十有二事以聞雖計拙言疎
無關國體不足以應天變然而裨補消復或冀
少効萬一惟宥其狂直矜其愚衷特
勅各該衙門詳度可否施行不勝幸甚謹題
一爲治以節用愛人爲本今山西并北直隸府
分人民十分艱難乞令戶部於一應催徵差
役等項悉遵節次
詔書內事理務須着實分豁停免少結疲民之
心免致流亡之極仍行計議在京在外凡百
無益冗費用度令行減省事宜會官看詳允
當奏　請施行以足國用以紓民力
一朝廷備禦急務撫養軍士爲先雖是累蒙
恩賜尤當加意顧恤況今逆虜臨邊防秋緊要乞
命兵部通查各處緊要邊關照依往年事例選差
廉幹給事中御史分投齎
勅前去就彼官司所有銀兩布疋量與賞賚唱名
給散務行實惠俾其置辦軍裝樂於効力就
行戒諭守臣將帥御兵之法常須嚴整毋令
驕惰如有不堪其任或害軍妨事者許差官
跡實參封以

聞輕則切責警勵重則更易其人
一在京各衛軍匠見在各監局上工者多係身
力壯健堪備征操亦曾連名自奏情願征操
者況今營造不急工程已蒙停罷乞令該部
行移各衛通查實數除成造軍器及內官監
見造戰車者外其餘暫送操練防秋備冬俟
後再行定奪則人得實用糧不虛費
一遇災恤刑自古皆然近者在京獄囚已蒙審
錄乞令法司計議矜疑條件分投差官武行
移南京并各處撫按司府正官應有遠年不
結久監輕重囚犯照例會審發落重刑奏
聞區處以召和氣
一廣東廣西四川貴州湖廣浙江福建等處賊
情惟廣西貴州未見寧息其餘多已克平其
先差殺賊守禦文武官員乞令兵部酌留大
臣威望素立一方懾伏者在彼嚴兵自守鎮
靜防奸其餘悉令回京以寬轉餉之勞以安
反側之心以銷鋒鏑之慘
一京城通南沿河一帶白晝昏夜盜賊騎馬持
棍搶奪財物甚至殺傷人命聞多上下輪班

操軍威朗訊操備艱難問要盤纏或咱爲強
盜態建猖獗益在衛所起行之時地方已受
其害久矣乞令錦衣衛巡捕官兵用心緝捕
及令法司行移各按察司及巡河御史榜諭
一應患預防保民首務往年
禁治務使強暴斂跡地方獲安
一多事以來各處司府州縣衛所官員如浙江
都指揮脫網貪事王晟等皆平日號稱謀勇
廉能官員一旦禦寇殁於王事旌褒未加恩
典尚缺乞令吏部兵部通行各處司府州縣
衛所及殺賊守禦官處查問但有前項官員
一比年官員有因註誤申傷或因公獲罪見在
行伍遷擢論之中情罪可矜材堪任用如寺丞
羅綺知州傅霖之類乞令吏部查理開　奏
量與復官以申淹滯
一獄訟繁興甚而累死無罪怨氣動天今之越
訴誣告者有本等律條其不許告許不干已
事等項著有侍郎周忱等建言事例不許告
於豪強脅從之人哀矜勿喜右語具在令參
法司行各處撫按三司官但有前項賊囚公
同研審訪察里隣人等如平日不係暴惡及
不係對敵擒獲情有可疑者明白聲說類奏
酌量情犯或遷配遠方或發充邊軍庶不致
濫及無辜致干天和
一通州以南一帶河道并徐呂二洪凡軍儲國
用朝覲會同番夷貢獻官民商旅往來必踰
之路關繫非小近聞水淺難行其徐呂
二洪甚益困黃河改竭水失故道乞令該

衙門會同計議疏濬長策務使水道通行仰
給不誤
景泰二年六月十六日
題爲急缺官員事節該欽奉
聖旨給事中御史務要剛直明辨選用欽此欽遵先
該欽奉
太上皇帝聖旨今後給事中選揀行止端莊人物豐
偉語言正當才識優長的除授欽此欽遵照得本
科除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外額設給事中十
員今照給事中蔣性中豐慶劉斌錢澍等俱各
陞除守制養病等項去訖谷茂公差未回及照
給事中劉清見在貴州參贊軍務累該靖遠伯
等官王驥等奏保陞用近該兵部覆奏節該奉
聖旨劉清既有功待他回京陞用欽此除欽遵外所
據前項員缺俱未銓補乞
勑吏部於各衙門觀政進士內照例選揀除授前來
辦事便益謹題
景泰二年八月初五日
題爲失體徼恩事該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李純
題稱先因有功蒙陞從二品俸有虧其功乞論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八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菓

題爲陳言勤政事臣聞昔皐陶陳謨于帝其言曰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以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其多至萬是欲其君以勤率下以逸爲戒也鄭子產云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誠以一日之內服勞有時亦遠疾之道也而宋儒程頤告其君以輔養之道亦以爲人主一日之中多接賢士大夫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而又以爲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合而觀之則勤政其君道之先務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隆斯道午朝視政厥有常制圖治之効具見成績

皇上中興運啓躬攬萬幾覆載之間四海之內凡有血氣者莫不延頸傾耳想望太平二年于茲今

聖治顧顧乾乾日謹一日此誠宗社之福臣民之幸也緣今天氣清涼

聖體優裕臣愚欲乞

皇上特　勅各該衙門查挨

祖宗午朝故事奏　請舉行則天下幸甚謹題

景泰二年八月十五日

題爲玩法方命等事該右都督田禮奏稱原在貴州等處殺賊不期都御史王來無故將伊具奏蒙取回潛職緣今精健乞仍聽調殺賊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着操練聽調欽此照得本官先蒙差往雲南等處殺賊克右副總兵無功有罪人所共知後調貴州領軍致被都御史王來奏伊昏憒不立難稱任使該兵部議擬合將田禮取回令嫡親男兒替職奏奉

聖旨是欽此及至本官回京不行遵

旨送替乃仍稱副總兵名目奏稱殺賊之日斬殺百戶朱原未審總督總兵官有無節制於軍法制命有無相應及曾否攻破寨柵殺敗賊衆查本官總兵殺賊訖無成功係都御史王來具奏兵部覆奏取回替職人數今又延緩日久方行具

題前因中間恐有別情宜從抄出參查奏　請
施行該兵部參照田禮係干擅殺人命合行靖
遠伯王驥處查勘回奏仍行田禮將嫡親兒男
保送替職不許覬覦任事虛糜廩祿有乖清議
勑旨隨卽替職却又具奏前因臣等嘗謂莫嚴於國
法而犯法無忌者難容莫重於君命而逆命不
行者必罪況中興啓運之日正下人聽令之時
切照田禮奔競小人闕茸無狀驟遷都督既不
聖旨是欽此今本官又復不行遵依
祖訓故違禁例不奉
勑旨擅自赴京其大同鎮守總兵官郭登等不行勸
阻輒便放出俱合問罪緣係郡王及鎮守邊將
伏乞
聖裁等因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該刑科參看得御史鄭韶
襄垣王參要問罪未審應否宜從抄出查究施
行除襄垣王擅自出城赴京及定襄伯郭登等
不行阻當緣係另行參奏外切照監察御史乃
朝廷耳目之職在內在外自合知無不言出巡一
方軍機民情無不干預王國邊務皆係關防一
人之精神有限庶事俱允當實難若少有公過
輒便拏問不惟下無全才抑且沮礙風憲今御
史鄭韶參稱襄垣王不遵
祖訓要行問罪雖是詞語過當但鄭韶之心正知有
朝廷不知有　王國合無照依常例將鄭韶前項

差悞緣繇年終類奏取自
上裁及今後御史參奏不公不法事情遇此差悞不
分本院并各部抄行俱照例年終類本奏
請定奪等因景泰二年九月十六日左都御史王文
等具題
聖旨是欽此除將御史鄭韶所犯難照年終類奏事
例緣繇另行具題奉
欽依待回刑部拏問外所據參稱要將御史今後參
奏一應事情遇此差悞不分本院并各部抄行
俱照例年終類奏一節臣等切惟
朝廷建置六科職掌封駁章奏舉正欺蔽凡一應
大小衙門官員軍民人等奏題本內如有漏寫
年月差錯字樣水墨跡汚貪書不謹等項事理
輕者於原本後參出各該衙門通抄案候年終
類奏發落其有不遵禁令干係政體事有規避
於法違礙事理重者除另行奏　請外其餘亦
俱於原本後參出各衙門抄出參詳明白通行
覆奏恩威于奪取自
上裁蓋自
祖宗以來至於今日各該衙門參詳覆奏常行舊例

已威穆揑鄉民以人命重情煞惑
上聽周鐘執法不屈反羅織以爲奸王豪蔽事不阿
又支吾以文過情詞虛妄欺罔之罪莫逃塵瀆
再三怙終之惡已著雖
皇上寬仁大度曲加保全奈陳循稔惡不悛愈無忌
憚跡雖蔑視風憲實則愚弄
朝廷臣等切詳方今多事之秋而陳循謬當內相
之首救時急務曾一事之不聞利已巧言乃連
章而不厭時
主憂臣辱之義舍忘家狥國之心謂天可欺謂人可
侮謂
祖宗之法度不足畏謂士大夫之清議不足恤是致
九重煩厭萬口沸騰蓋孔子之不信宰予知言行之
莫掩呂誨之必彈安石識奸詐之難容伏望
皇上處以至公斷以大義明
祖訓大正邦刑將陳循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
臣欺罔怙終之戒緣係京官未敢擅便臣等於
景泰二年十月十五日大班劾奏謹題

景泰三年十月十四日

題爲方命不法事該巡按福建御史邢宥題稱卷

照福建都司署都指揮同知秦敏蔑視
朝廷故違
上命不將都司印信付與都指揮僉事王勝掌管當
恐遇有警急不服遣調合當
敏題稱王勝係是曾經失機官員及有礙品級
等因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查得近該兵部題爲舉廢
撫軍事奉照福建尚寶監右監丞戴紳保奏稱
都指揮秦敏捕賊之時推病躲避回家偷安敗
乎之後却稱病痊赴司掌印今明知王勝欽准
在司掌印故不遵依將印信銅牌佔留在已欺
慢不忠要乞提問一節合無行移都察院轉行
巡按御史將秦敏拏問發落惟復行令王勝照
依先奉
欽依專一在司掌印不許別項差遣秦敏協同在司
管事將印信等件俱交與王勝收掌不許仍前
故違占惜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雖奉　欽依未蒙定奪今該前因
臣等查得王勝係福建巡按清軍御史及布按
二司官員及鎮守內臣累次連章合辭奏稱福

建有司奮老旗軍人民衆論攸同舉保本官廉
潔公平軍民愛戴要令專一在司管事兵部已
經三次參詳奏准王勝掌印管事公議已定
聖旨已行秦敏乃敢忌嫉兼能廢格
命令不知　朝廷用人惟賢是任自有甘酌權宜乃
妄自拘執失機品級之說再三偪强跋扈煩瀆
聖聰若不急加重典切恐貽患方來誠有如御史那
宥之所言者乞
勑法司差人將秦敏擒拏赴京明正其罪以警其餘
其王勝仍照節次

欽依事理掌印管事則法令昭明而奸頑知懼任用
公當而軍民被福謹題
景泰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題爲邊務事照得近該都督孫安都指揮王林等
奏兵部議擬要將開平等處比先被賊驚散官
軍家小人口在京寄住者盡數發回原衛完住
緣今正係霜雪嚴沍墮指裂膚時月前項人口
訪得中多老幼人數啼飢號寒扶老携幼不能
前去不惟迯竄無益實恐死亡相籍臣等切詳
孫安王林等所奏兵部所議擬皆爲國至計然
竊聞之邊務緊關固不可行姑息之政而下情
艱苦亦不可無體恤之心伏望
聖慈憐憫特
勑兵部將前項人口除已行外其餘合無止令正軍
當房前去剩下老幼暫俟春暖起行惟復俱令
暫俟春和隨即起行再不許托故稽延誤事以
致邊境缺人庶使下無怨嗟事克濟利謹題
景泰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題爲斜劾事該德勝門奉御阮允等題稱景泰三
年十一月初八日早操備軍馬出門踏死人馬
又該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武清侯
石亨等題稱前因要行查問守門官軍等因節
聖旨着六科看欽此欽遵參照于謙石亨并安遠侯
柳溥都督都指揮等官衛頴等平日不體
聖心怠廢兵政號令不嚴隊伍不整以致軍無次序
傷害人馬數多尚不咎已恤人乃敢支吾參奏
所據各官俱合擊問以警將來臣等同十三道

御史於本月初九日大班劾奏謹題

景泰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題爲糾劾事嘗謂掌兵戎而防奸禦侮者

國家之重務統士馬而違紀失律者刑罰之必先舊

典斯存明章罔赦切照總督軍務少保兼兵部

尚書于謙總兵官武清侯石亨安遠侯柳溥都

督都指揮等官衛頴等俱以凡陋叨際聖明或

先文武之班而身居高位或席父祖之蔭而手

握重兵恩寵極其優崇責任至爲重大指麾得

失三軍之生死所關訓練乖宜四海之安危是

繫爲各官者所當殫智畢慮仰副

聖心奈何襲故循常致妨軍政保身家之富貴幸夷

虜之請和寬縱部役而士卒並多買閑奉承勢

要而官旗遂供私役號令不嚴則坐作進退之

無法隊伍不整則前後左右之未明次序全無

紀律何在昨者德勝門外蹂死人馬數多虧損

軍容非特有乖於清議摧沮士氣豈惟貽笑於

外方尚不咎已恤人乃敢支吾奏推原情實

罪將奚歸　　等切詳當復讐雪恥之秋正厲兵

講武之日各官尋居無事尚爾調度乖方設遇

緊關豈不逗遛僨事若非痛加懲戒何以克

大勳所據各官俱合查究拏送法司明正其罪

以爲後來之警戒謹奏

景泰二年十一月初九日

題爲申明

祖宗成憲事伏覩

宣宗章皇帝臨御之日欽准兵部議擬軍政條例頒

布中外永爲遵守近者

皇上復從兵部申明奏請通行清軍御史等官一依

聖朝良法美意行之久遠而無獘所謂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查得條例內開故軍戶下止有人一丁

充生員起解兵部奏　請翰林院考試如有成

効照例開豁軍伍若無成効仍發充軍

聖朝立法制例夫豈無自而然蓋在

太祖高皇帝之時有生員陳質

宣宗章皇帝太上皇帝以來有生員李宗侃沈律張

珩等俱蒙

列聖體念賢才考試作養底于有成其後多濫科目

布列仕途爲國効用由此觀之

宣宗章皇帝之與
皇上所行皆所以仰法
祖宗成憲甚盛德也頃正統十三年間始有生員翟
麟亦援前例蒙發補役不曾考試然亦止是一
時一人事例其自
太祖高皇帝以來事例及軍政條例昭然可考至今
奉行近該江西吉安府生員郭源奏乞照依
太祖高皇帝旨意并軍政條例考試兵部因查翟麟
事例擬奏定奪蒙令補當軍役臣等欲乞
聖明仍照
列聖以來各生考試過已行事例及軍政條例見行
事理將本生勘實送考定奪庶使成憲遵行賢
材振勵謹題
景泰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題爲申明
祖宗成憲事該本科題前事乞仍照
聖朝列聖以來故軍戶下止有一丁充生員考試過
已行事例及軍政條例見行事理將生員郭源
聖旨已着他補役了罷欽此欽遵
爲例查照擬奏不惟阻賢材感奮之心抑且負
朝廷繼述之意合無今後遇有此等生員仍照
欽准見行軍政條例施行庶全事體謹題
景泰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題爲固本安人事該南京兵吏戶禮工等部通政
司并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并刑科等科山西等
道各題奏稱靖遠伯王驥所言將南京先年分
調北京官軍存留起發事體不便等因查得先
該王驥題要行取勘起留前項官軍兵部議擬
准仍行查照起發去後今該前因臣等切詳前項官
軍數萬在南京三十餘年不得實用者蓋因往
年在彼典兵任事之人因循怠廢以致如斯王
驥憤其奸頑曠逸乃欲量爲存留餘送赴京操
練其意本亦爲國但安土重遷者人之常情而
固本安人尤國之大計況南京根本重地所當
益兵練士鎮靜防奸不宜勤衆勞人招怨起釁
令各官所奏或言悲號滿耳愁歎盈途或言灾

異屢形當深守備或言脫有奸細孰與守禦大
意皆言南京之兵不應起發事体非便交章會
奏情詞懇切緣令有事之日凡事當合衆情伏
望
聖明特　勑兵部行令南京戶兵二部都察院各委
堂上官一員躬親督理仍行選委公廉幹濟御
史一員分投公同着令兵馬司官排
門隣佑人等將前項官軍從實勘明的確數目
到官除丁少役占及丁多之家量留供貼其餘
悉送南京總督守備官處操練聽調如有仍前
捱匿不聞或縁領軍官員貪功好勝粉飾欺誑
遊手生事及取勘之時作弊隱漏者事發逮邊
衛充軍取勘官員治以重罪實爲允當臣等叨
忝言責事干大計不敢不言謹題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九終

可不防臣等欲乞
聖明特　勅兵部通行各處司府州縣及總兵鎮守
領軍殺賊撫按官處今後一應大小賊情但係
白晝持仗劫掠結聚爲非及妖書妖言疑人惑
衆者即時一面申達合干上司相機督捕不許
聽從上司沮匿一面隨即各另具奏以憑酌量
緩急輕重照詳處置不許似前互相蒙蔽隱匿
情詞以致醞釀禍患貽患多人如違許諸人奏
告事發聽各該衙門一體參奏拿問治以重罪
臣等職當言路慮患所及不敢不言謹題

景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題爲薦舉事伏覩
皇上輔政之初令諭群臣玉音有曰人臣爲國莫先
於輸忠薦士大哉言乎臣聞太學者賢士所關
教化之本也祭酒司業乃師儒首任必經術德
義皆可師法者斯足以當之非如有司百執事
可以因偏長而用之也切見南京大理寺卿薛
瑄窮性理之學篤踐履之功山東按察司副使
彭勗經明行脩卓有模範監察御史致仕孫鼎
累典學政不愧師道頃緣微疴即欲歸養有悖

行孝悌之實有難進易退之風今兩京國子監
堂上官並係缺員而瑄等皆允稱厥職臣又聞
朝廷官人之法貴乎用當其材惟用當其材斯動
有成効臣愚欲乞
聖明特　勅吏部看詳臣言如果不妄則乞於內推
選二員或仍原職或量改陞管理監事必能陶
成士類振作士風上副
宸衷下愜輿論臣猥以庸愚職在獻納知賢不舉是
謂不忠謹題

景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題爲軍務事該右都督張軏等題稱欽命指揮玉
琦管領寶鸕龍旗什物并取吹手官軍楊澤等
一處差操緣各營官軍永樂年間以來俱係各
司把總官員照舊分管其楊澤等原係三千下
人數今王琦奏要一概掌管乞查例定奪等因
奉
聖旨王琦二次着他管寶鸕龍旗張軏累奏不與他
管似此抗拒君命六科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
等參照張軏等俱係管軍頭目官非御史職非
諫諍其所管營分官軍節次

聖旨着令王琦管領自合遵依
聖斷乃抗拒君命引例執奏不與管領原其情犯罪
實難容臣等另行具題糾奏外再照寶纛龍旗
哱嘴喇叭冲金香爐等項并傳令吹手等項官
軍俱係
皇上乘輿出入隨護禁兵
祖宗以來至爲重事必係腹心勳戚重臣方行委托
今寶纛龍旗官軍除已遵依
聖斷聽令王琦提督外合無仍聽三千營管事頭目
而不已似此冥頑之輩當行顯暴之刑所據張
重臣照舊總轄調度操練聽用務須協力同心
肅清禁衛不許彼此矛盾爭張事體臣等職居
言路事干禁兵不敢緘默謹題
景泰三年正月十二日
題爲糾劾事當謂　朝廷以
命令爲重而拒
命者律有常條臣子以
君父爲尊而慢
君者國無輕典情詞既具糾正宜加切照右都督張
軏孫鏜楊俊俱合拏送法司明正其罪緣係處
議軍職未敢擅便臣等於景泰三年正月十三
日大班劾奏謹題
景泰三年正月十二日
題爲查理復職事該直隸天津左衛爲事指揮使
袁英奏先於正統四年襲父袁眞職事今被本
衛方原等奏稱朦朧承襲爲事刑部行移兵部
查理承襲奏詞本部回稱比年被水船私下
勑兵科查理前項奏詞等因該通政司官奏
失落無憑回報乞
軏孫鏜楊俊本非統馭之才俱受兵戎之寄
國恩未報曾少致夫纖毫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到科查得正統四年
月二十六日行在兵部題一本襲職事看係
官襲職緣籙既已兵部被水般移文卷失落無
憑查理定奪今前本見在合發該部照例抄出
徑自查照施行謹題
景泰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題爲陳言災異事
陛下即位以來累頒
聖諭有云垂降災異乃
上天愛人之心今後遇有此等許諸人直言極諫又
有云災異皆君失其德臣失其職之故又有云
今後
君臣宜正心以修德以回天意臣叨居侍近躬奉
德音有以知
陛下克謹天戒至公無我惓惓求言望治之盛心矣
尚不足以回天意而致災異之重至者其故何
歟爲臣者負
陛下也
陛下何負於人戕近日以來災異洊至若大氷若河
連綿不已今暮春已及而積陰不解蒙晦更甚
加之淒風嚴霜水復凍結夫雪者衆陰之極日
者衆陽之宗春又陽德亨泰萬物發生之時而
寒雪非時太陽少見凡在有識莫不凜凜臣愚
不識占驗但以爲
陛下以聖德居天位動法堯舜之治以理揆之萬萬
不宜有此蓋嘗稽諸載籍而知其說矣書曰急
恒寒又曰極備極無凶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地道亂也又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止讒佞
也禮曰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
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
掠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
恐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傳
曰皇之不極厥咎常陰必有下人竊議上者又
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曰
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青赤祥又曰不
明善惡親昵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
則有赤祥又曰三公非人則三光不明又曰
朝廷不和災異並起又曰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
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焉此災異

所緣而起也雖各爲說不同大率不過陰盛陽
微所致以象類求之如臣子欺君父妾婦乘其
夫小人害君子夷狄謀中國異端勝天道讒邪
間中正凡此皆陽不足以制陰陰勝陽下干上
之證有一于此皆不足以言治也自昔天道之
應皆繇人事動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其來有自
其應不虛非一人一事所能召致非一言可以
推測非一時可以徵驗也臣竊論之

陛下

天之子也文武羣臣又

陛下之子也

天愛人君有所譴告於

陛下

陛下推

天之愛又從而告之羣臣正猶父之愛子不欲過其
過而欲其無過爲子者可不思其過而求所以
改其過乎方今百官之衆未可謂皆賢脩輔之
職未可謂皆舉外虜兇强而吾之邊防未盡飭
內盜竊發而吾之生齒未盡安卽如昨者
聖諭所謂天下大小事務曾無差訛大哉

陛下之言旬月之明見藥石之至論也爲今日之計
若非博采羣言急加脩省臣恐
目前或遠隔年歲豈無難言難必者乎臣觀通
者侍臣有以災異爲刑法暴濫所致者
陛下卽從其請令法司疏決重囚於是乎素有善譽
之劉璉得離刑書附勢作奸之沈誠卽編戎籍
人心翕然咸服
聖斷臣以爲一人以刑法爲言
陛下從而聽之其效若此使文武羣臣人人有言
陛下從而聽之則其效又將何如也況且災異來
在歷代有故事在
祖宗有已行之詔令有已行之明效臣愚以爲今日
弭災之急務應
天之要道莫先於此欲乞
陛下以臣章疏留中詳覽不必降外特出
聖意手勑文武羣臣各加勉勵仍如先次
陛下許其擇而行之將見忠臣義士愛君憂國之人

感

陛下之仁誠樂
陛下之聽納莫不披瀝肝膽以圖報稱
天意不難回災異不難弭羣臣不敢有負於
陛下眞不負於
天矣臣雖無狀亦當別有所陳臣不勝竭忠款迫切
之至謹題
景泰三年三月初一日

題爲陳言防患事我
朝自與瓦剌通好以來書辭行遣惟脫脫不花王
以君長之禮待之蓋以其原係可汗姓故也
是則脫脫雖弱君也也先雖强臣也也先之事君豈可悖亂而無禮哉今者
脫脫當如臣之事君之事
賊酋也先遣使來朝乃以逐去脫脫報知
朝廷爲名雖虜情狡詐未易識知而大義炳然有
可言者向也或言兩家讎殺或云彼勝此負
朝廷以不知自處彼尚未可以窺測我也今則賊
酋公然發書遣使奏辭詭說明言報知則是
朝廷既知之矣安知不以此窺
朝廷之處置如何志滿氣驕理所必有臣竊以爲
夷夏之分雖有不同而名義同人心同也先以
殺君逆賊罪惡盈貫況加以舊讎未復乎今日
之事論者孰不曰不可以起釁不可以輕動惟
是養威蓄銳以待他日臣竊以爲事機之會間
不容髮今日之事縱未可與師問罪亦豈可略
無一言臣恐大義不復昭明大惡復何忌憚其
爲禍患難保必無且向來災異迭見春令秋冬
多兵革之應天時人事可爲寒心
陛下不可不與老臣謀士熟思而預防也至如軍馬
之操練將士之簡擇粮草之蓄積邊　之守禦
陛下不可不與老臣謀士責實而早圖也
責義在當言故爲被瀝於各該衙門無所施行
伏乞
陛下留中詳覽特與廟堂左右密議而審處之幸甚

謹題
景泰三月初三日

題爲勦賊爲害事該鎮守浙江都督僉事張眞奏
該浙江道問出犯人都指揮張勇王鉞等招稱
眞喚頭目說你每捕盜有好小的擄掠幾箇送
我令巡哨軍旗將處州府避賊平民潘琳妻男

潘葉典等擄帶回還送眞棟收爲奴及王鉞擄
得良民男子阿保等在家於內又將阿保送眞
致被巡按御史奏眞故縱擄掠等情眞實不合
受留潘葉典阿保在家除將阿保送浙江布政
司轉發給親完聚及潘葉典先蒙巡按御史給
與伊父收領外具本回話該通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等參照張眞職重都垣
任專守鎮不能爲國保民以稱任使乃敢作奸
逞勢以肆貪饕當盜賊縱橫人心危急之際分
付領軍頭目索要良家子女以此　其捨克
征求何止人口何有紀極及至幸　鉞
朝廷未忍加誅令其回話却又自已輒將阿保送
布政司令其轉發給親完聚擄掠之實既明專
擅之罪愈重再照近年以來領軍殺賊官員辱
命負國此獎最多如往年福建等處征進官員殘寇
全不剪除疲民愈加搔擾子女玉帛滿載而歸
臣等劾奏各官所謂本以禦盜而同於爲盜名
爲救民而反以殃民正張眞張勇王鉞之謂
也今張勇王鉞已發充軍實愜公論而張眞既

蒙
聖恩寬貸尚爾專擅支吾況眞在浙江素有巨奸宿
猾之名專爲附勢諂上之計虧公害法不止於
斯若不明正典刑此輩終無警戒伏乞
聖斷令法司將張眞拿問如律以公憲典以示將來
仍令該衙門通行各處領軍殺賊官及所在有
司軍民人等如有擄掠子女玉帛者許諸人奏
告擄掠等項一體追給貪賚官員
朝廷
祖宗之法具在必不輕貸庶使爲惡者知所悔懼而
民免受無涯之毒謹題
景泰三年三月初五日

題跋

先文莊公備三不朽誠本朝第一人物所著奏疏日記及涇東水東稿諸集

高祖衡州公

大父孝廉公先後鋟行歲久漫漶近世卒莫覩是書國華與弟重華聯床竝硯之時撫卷增慨期於更新茲者仲弟于役武林臣心如水庶幾無媿我

邊奏存藁序

或有讀予邊奏存藁者曰存藁何謂也曰邊有令朝氛夕燐皆賊之形其名曰烟火賊之人馬見其名曰聲息烟火聲息皆有奏雖方略各具其說然所奏多或無日無之若常事然故削而不載亦多不勝載也益邊事之入奏固多烟火聲息最多次則降夷人走回人口以及進貢燒荒查勘功次參問軍職措置糧料脩築墩堡取撥官軍買領馬匹成造軍械關給衣布花褲鞍毛襖等事凡三百餘奏其所存者是編是已曰是則然矣吾于子

邊奏存藁序

願有質焉夫兵曹子之上官內侍今之貴臣老佛之徒世所崇尚督府某督府某兄弟勳貴勢豪又子同事也而子以疏遠偏方米鹽戎馬之間或斥其過惡或抹其所溺或一再言不足至再三言之中間言會兵及再言房使事又上干九重詞亦危矣子誠不憚煩獨不畏禍耶紙筆口語之間祇不利于子隱而爲不測之深淵明而爲不可犯之雷霆者亦屢屢固于子無關得喪知愛子者能不爲子服懍以懼子亦知之否耶于而知之寧不亦有悔慾耶是編也不知子者猶將視之爲怪物爲贅

究以予觀之并削之可耳願毋以存蔡爲也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子之言良是然謂之愛我則可謂知我罪我其存蔡乎吾將存吾蔡以識吾過或者退遂第其卷冊而序之

天順元年五月十一日參政葉盛謹書

葉文莊公奏議目録

卷一

赴任謝恩疏
詳陳軍務疏
禁革姦弊疏
保任撫臣疏
條議邊務疏
禁息流言疏
請重衝邊大將名爵疏
請還邊軍疏
請止楊俊督兵疏
請究冒粮官旗疏
酌倫邊儲疏
陳請乞恩疏
請給謝恩疏
給勑謝恩疏
給勑謝恩啓

卷二

請給關防疏
請發留京邊軍疏

再請發邊軍疏
請免邊將會哨疏
推舉邊將疏
禁左道疲軍疏
請補收粮官員疏
請補守備官員疏
免調官軍疏
計處料豆疏
卷三
議處虜警疏
給勑謝恩疏
撫服殘寇事宜疏
朶顏進貢疏
撫服事竣疏
議留孫安疏
欽賞謝恩疏
會議貢道疏
卷四
節省邊儲疏
陳言邊務疏
勑內官亏勝疏
急缺邊儲疏
緊要邊儲疏
請給協守勑命疏
急補邊將疏
卷五
災傷疏
請給醫藥疏
請給新軍花布疏
請復邊城廟學疏
推舉邊將疏
給醫謝恩疏
保舉邊將疏
保舉守備官員疏
請補協守邊將疏
勑亏勝孫安疏
請給獨石將軍勑諭事
陳言聖學疏
卷六
請定議事考滿日期疏
陳言邊務疏

秦捷疏
勘詳内臣黃整等疏
走回人口疏
來降夷人疏
勦殺達賊疏
給繇疏
聲息疏
收獲馬匹疏
欽賞謝恩疏

卷七

飛報烟火疏
傳報聲息疏
衝邊缺官疏
災異疏
應恤宥官員疏
計處邊儲疏
忌推邊將疏
陳言聖德疏
褒恤撫臣疏
給假乞恩疏
守制辭任疏

葉文莊公奏議　邊奏存稿目録

葉文莊公邊奏存稿卷一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稿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欽差協贊軍務山西布政司右參政臣葉盛謹

奏爲邊務等事景泰三年十一月初九日節該欽

奉

勅諭獨石馬營至長安嶺一帶係口外緊要地方操

兵禦敵尤貴得人今朕以爾公正有爲特命往彼

協贊都督孫安整飭軍務欽此欽遵伏念臣猥以

孤蹤久廢厚祿藩方參佐未能少効馳驅邊鄙

事機詎意上承　綸綍誠切感恩思報誓當勉

力攄忠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除望　闕謝恩

及馳赴獨石馬營等處管事外謹具奏稱以

聞

景泰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題爲軍務等事節該欽奉

勅諭獨石馬營至長嶺一帶係口外緊要地方操兵

戰守長策悉聽爾與孫安等公同計議從宜處置

事有當奏請者奏來定奪欽此欽遵臣惟獨石馬

營等處

祖宗以來至爲緊要地方孤懸口外控制北狄第一

虜衝也比年城戍匪人捐棄失守遂使朝廷有

大不忍言之事幸賴

皇上中興撫運至明剛斷用人修復即今已有成績

事漸就緒然今日之事勢正如垂死得瘳之人

養之以糜粥衛之以參苓猶恐病加小愈況不

以良藥投之乎又如破器復完使加意葆持尚

有瑕釁況更欲傷損之乎臣本凡劣過蒙委任

遵承　勅旨職在當言今將事宜開坐奏請乞

勅該衙門詳議可否施行窮邊幸甚謹　題

一邊方軍中奸弊如尅減月支糧料占役辦納

一錢科斂害軍徃年失人心疲人力壞邊事

者皆錄于此除欽遵　勅諭內事理嚴切關

防痛加禁約外但宣府口外係是極邊衛分

管軍頭目有犯前罪例該降調充軍守墩哨

瞭者誠恐未本衛所或止是的決着役以此

小人更無遷徙之苦無所忌憚合無今後除

軍人外管軍頭目有犯前罪如宣府口外者
發遼東甘肅大同左右等衛所其邊東等處
有犯者悉發開平衛庶使小人知畏法而重
犯法奸弊可以銷除
一獨石馬營等處曩自失守以來田土荒蕪狐
兎之跡交道至今聞者尚有畏心況彼戍守
之軍多係貧困逃移趁食即今雖漸修復又
值天年無收官軍人等雖是懼法前來戍守
而妻男弟姪尚多寄住他處然中間貧難困
苦者固多而懷奸觀望者亦有若不立法整
理終是人力不敷極邊地方事非細故合無
行令各城堡守備都指揮督同親管衛所官
旗各將所管官軍從實審勘戶下舍人餘丁
老幼家人等項不拘見在未到盡數供報姓
名年甲在官如隱匿不報者治以重罪備細
甘結造冊通送提督協贊官處以憑親詣各
屬招撫未到者拘取前來見在者加意存恤
使其盡力耕種以期來歲收成應襲官舍并
餘丁如有情願下場操練者量與月支口糧
三斗養贍不願者聽其隨住生理幫貼軍裝
庶使下情顧戀緩急有人
一邊城攻守之策錢糧最爲急務正統十四年
獨石馬營等處拋棄糧料九十九萬有零以
今較之十尚未及三四蓋緣往時儲蓄年久
屯戍豐收自經拋棄以來雖是多方措置終
然轉運艱難除行各屬將殘毀缺少倉厫等
項設法脩蓋外合無將累次報中鹽糧客商
該部通查拘送提督都御史處審勘中間有
力無力聽其轉換與人不許賣寫私賄但係
有米之人准與更名填給通關庶免欠占無
益及每年量撥花布折糧銀兩再爲措置糧
料解赴獨石等處選擇官員委官收掌以便
年例折色給散并緩急支用仍于來年徵收
夏稅會計之時量撥有麥去處前來上納以
備出戰做炒支用庶使根本固實戰守有賴
一在邊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中間有將所
管官軍或貪圖小利私自放假或營幹已事
私自役使令其過關并赴各處者假以收買
軍裝取討盤纏等項爲名自出批帖任情差
遣一月之內每一官員甚至有批差七八起

每起數十人者全不顧念前項官軍俱係邊
城人數妨操守甚至姦詐小人往來之間
生事害人及變亂黑白交搆是非若不關防
深爲未便合無今後除各衛所文引照例出
給奏事人有關文照驗外其餘內外官員一
應所管官軍公幹事件並不許自出批帖俱
行所在提督協贊官處斟酌審看給批付照
定限銷繳仍行居庸等關口一體遵守驗放
如各官自出批帖出入遠去者治以重罪各
處邊方恐亦不無此弊仍乞通行庶使人力
少紓事體得一
一宣府等處旗軍舊例有家小者月支糧八斗
無家小者六斗以後增添八斗者支九斗六
斗者支七斗近俱仍照舊減支查獨石馬營
等八城堡口外地方砂磧之外萬山之中居
人未歛而啼饑未冬而號寒官軍十分艱苦
比之宣府又自不同人所共知又況今年嚴
霜早降所在無收即日燒造磚灰採打柴木
一交春和便須併力赶完赤城雲州等處城
堡包砌工程并增置修補各處墩臺正在用
工之際不得暫時休息合無將前項八城堡
旗軍仍照九斗七斗事例關支待後修復完
全屯種豐收之日另行定奪庶使饑寒濟利
邊事可圖
一　朝廷爲見獨石馬營等處係是修復地方
官軍數少將犯罪充軍修守等項發來着役
本是良法奈此輩畏懼邊方縱有家小隨發
者亦多買囑所司賣放或托故行取隻身前
來因無顧戀繫絆不久即便逃回甚有哄誘
久住軍人做伴逃去以此該管官旗加意看
守伏路挨拿見在官軍不得休息徒爾勞人
終多逃竄合無今後例該家小隨住充軍等
項所司務要行拘到日審係正身取具解人
甘結牢固責發明白填註批文前來兵部仍
行提督協贊官處知會驗放若有故托不到
并人批不同者即係賣放將解人送問明白
編發充軍庶使人有繫戀事有實効
一近該兵部議擬具奏欽准將各邊各處總兵
參將等項內外官員帶去京衛官較人等盡
數發回止留老成謹厚者三名誠爲邊方軍
堡包砌工程并增置修補各處墩臺正在用

民之幸近訪得多有延緩占惱不發者似此
敕違禁令誠爲禍患未除合無該部再爲通
行催取上緊回還不許托故稽違及該部該
科道守令後如有出外仍隨帶多人意在朋
結心腹生事害人者即時劾奏不與准理庶
使法令昭明軍民感激
一各邊遇有緊關聲息烟火飛報到京兵部議
擬或請 勅或差人賫文各邊知會宣府一
帶止行宣府而獨石馬營等處必待宣府或
該府轉行方得知聞切獨石馬營特出境外
若有北邊聲息必先當知而相去宣府近二
百里山路險峻又隔龍門衛關口緩急之間
誠恐悞事合無今後遇有緊關邊報與宣府
各另行遣庶使豫識敵情事機不誤
景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爲禁革欺公斂衆姦弊事節該欽奉
勅諭軍中一應姦弊爾須嚴切關防痛加禁約毋令
下人貪緣作弊如違聽爾劾奏處治欽此欽遵照
得萬全都司各衛所每年委官前赴京庫關領
蘇木胡椒鈔錠回衛例該戶部差辦事官同委
官當領到衛公同給散其立法關防之意至爲
乃前項官員多係姦貪無狀今訪得在京有等
無藉之徒叫名攬頭遞年兜攬各衛所委官在
家通同庫官委官及開張食店之家如遇該庫
關出即將原關好鈔并大堤有火烙印記蘇木
真色胡椒俱各轉易藏匿貨賣重利私將爛鈔
并淺淡蘇木黃杆等項抵換至於胡椒其弊尤
甚先受店家財物將胡椒沸湯煮去辣味又將
與椒相類樹子揷和或又將麥麵打作熟糊攪
入砂子鐵屑等物纏裹在外甚又有將關外土
砂揷和者姦貪小人備極弊病臣切詳前項椒
木鈔錠係是折與官軍俸給錢物動以百千萬
計又價值高貴今姦弊若此使 朝廷恩澤不
得下流官軍俸給不得實惠物雖出於庫藏利
悉歸於姦貪如龍門衛關胡椒八百七十四斤
一十二兩八分內盤折正數九十九斤一十
二兩八分其餘俱係裹麵內將一斤洗淨止重
一十二兩除將委官指揮施瑄另行參奏外若
不痛加禁約切恐在處皆然欺公斂衆深爲未
便乞勑該部計議合無將前項胡椒照依洗

淨稈過數目每斤准一十二兩算給其餘於犯
人名下追糶原數給散其未曾給散地方如有
前弊俱照此例今後遇有前項關領椒木等項
到部其辦事官不必差遣另委廉幹主事一員
前赴該庫眼同關出蘇木驗無火烙者即爲印
記椒鈔俱用牢固印信封貼責付委官收領通
送提督都御史等官看驗別委的當上司給散
仍行法司出榜禁約食店并攬頭之人如有似
前作弊緝訪得出或因事發監追完結編發極
邊衛分充軍庶使姦貪知懼恩澤下流謹題

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題爲邊務等事臣近於龍門衛等處整飭軍務間
訪得宣府管事都御史李秉劾奏都督楊能而
楊能奏秉貪淫等情欽蒙取回臣惟李秉係是
一體訪審覆有無實跡明白回奏定奪庶得公
論開明事體妥當李秉實嘗以才薦臣而臣爲
此言似乎私比李秉顧去邊境而回中朝爲本
秉之計則得爲邊境之計則疎臣若避私比之
小嫌忘邊境之大事則臣不忠於　朝廷矣臣
寧不敢不忠謹題

景泰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致濆
宸嚴則誠有之若以貪淫加之實毀之太過臣伏見
往時都御史年富累被多人奏其貪淫不法等
情　朝廷差官體察皆屬虛妄自後仍被誣陷
　朝廷明見悉置不問益風憲大臣身係重任
在外行事稍求盡職未免忤衆所賴　朝廷爲
之主張然後公論庶幾不泯臣雖至愚亦欲
朝廷以待年富者待李秉也況今邊方多事朝
不慮夕以久處邊境稍有執持如李秉者即被
奏去則懦夫喪氣中人解體將來邊方之事尚

題爲邊務等事近日累據獨石馬營等堡瞭見境
外烟火不絶及該萬峪堡被賊搶去夜不收楊
拴住等内張改兒脫走回還稱賊衆老小在於
沿河下營等因照得東西一帶俱有烟火聲息
顯是賊寇下營雖經選差夜不收前去哨探緣
不知是何部落若使多差哨探又恐墮賊奸計
爲患非小查今賊酋也先并福餘朵顏等衛俱
遣使入貢且以賀正爲名而賊衆布邊出設隱
見爲態不常既是捉去楊拴住等而張改兒不
久又得走回奸計黠謀誠不可測會同都督孫
安議得若使醜虜誠意進貢止是遠在境外苟
延殘喘臣等則當嚴兵自固保境安人耀武揚
威使賊知畏不邀近功徐圖大舉此一策也若
使醜虜陽爲進貢陰蓄異謀逼近邊墻意在深
入當此之時或有可乘之機或有可擊之理或
可以劫營決勝或可以取便成功臣等則當遵
依　勑旨其餘人馬器械亦各整搠周詳上伏
朝廷威靈亟賚將士戮力犬羊無賴必不使
之有得意之時但此虜各種部落多稱進貢在
京倘殺戕加之而申問虜酋或有以敗稔諭
聖斷進止使臣等邊境遵守而行不勝幸甚謹題
便臣等不敢自專伏乞
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題爲邊務事臣聞守邊者莫急于安人心息流
言者莫重于嚴號令照得獨石馬營長安嶺保
安永寧一帶俱正統十四年失守地方即今
皇上中興用人悉已收復堅甲利兵謀臣猛將所在
而有以故遊虜聞風知有畏憚乃有小人妄生
異議鼓扇愚人或以爲守邊官員走入虜境或
以爲各堡官軍仍要掣回或以爲邊報賊情如
何嚴急以致無知之人不審虛實輒便驚疑一
聞流言憂惶無措臣與都督孫安等再三詢察
多是比先棄城逃走之徒或託故存留在京或
怪恨拘發原衛僥倖脫罪不知感恩乃更造言
以爲得志若不嚴加禁約必致壞事方來除會
同孫安等曉諭終是愚人易惑難曉臣愚欲乞
朝廷特降
聖旨榜文曉此處邊方往事悉不追究即今復守内
外交武官員統理錢糧軍馬日已增益墩臺城

垣漸已堅完　朝廷顧念邊方時刻不忘在邊
之人當堪忠固守以爲保障如有倡爲異議流
言搖惑人心意在棄城逃走悞壞大事者許臣
等指實參處以極刑示衆仍籍其家賚捧前來
于各該城堡永遠張掛并戒飭內外官員亦須
潔已正身鎮靜持重以安下人以圖大功臣職
守邊境事切安危豈容緘默伏望
皇上以窮邊社稷爲念容切詳議特出
聖意施行臣不勝激切之至謹　題

景泰四年正月初四日

題爲邊務事　朝廷今日防邊重鎮其大者大同
宣府而其中緊要莫先獨石馬營至長安嶺一
帶地方此而失守則宣府迤東居庸迤西保安
懷來榆林土墓皆爲益區雖有大同宣府道路
梗絕莫如之何往年舊事所不忍言追惟
祖宗在御之日寧棄開平專守獨石增兵築堡務擇
名將高其爵位付之重兵遠慮深謀昭然可見
聖謨盡忘所事卽今初見功蹟漸有頭緒但雲州赤
城二處包砌尚未完全各城錢糧人馬數目未
及舊日加之近日邊報愈多賊情朝暮不保正
在汲汲脩爲之際而管軍大臣必須崇重其名
號責成其職守庶幾邊事可濟大功可成緣孫
安止是提督守備別無將兵名目宣府雖有總
兵副將等官一則西路邊關尚多一則獨石孤
懸路遠緩急不能相通利害所關事體不小且
孫安官至一品恩寵已極臣爲此言非敢代求
陞官進職特欲加與名目使于行事便利於地
方有益耳臣愚伏望
皇上宸斷特命該部會集看詳臣言如果不妄則乞
請　勅孫安充副總兵名目凡事仍依先次
勅旨與臣等公同計議而行邊境幸甚謹題

景泰四年正月初四日

題爲邊務等事照得口外開平等衛所在京官軍
柳春等先因戶部督發過口外都督楊俊因奏
要作夜不收名目出口哨探等用留住在京緣
前項官軍原在邊上此先棄城逃走　朝廷既
不加罪使之照舊守邊乃是各人本等奈何各

人因見邊境苦寒畏險地面用計鑽營託故捏
詞占恡留住訪得前項官軍皆非良善即如累
次作夜不收名目差來出口哨探王成王良王
隆等託以幹事因而生事甚至勒要守邊都指
揮銀兩都指揮不得已科斂各軍送與見今事
發奏提未結夫以今日之危邊今日之貧軍尚
且忍心剝害其餘不知分限做上凌下有不必
言者此各邊官軍皆以為貪緣在京者反得以
縱肆安分守邊者更受其剝害人心不服物論
不平奸猾之徒便思做傚將來邊境坐見空虛
脫有緊急何以為禦況今口外官軍數少遠調
河南官軍前來輪班操備而口外官軍復爾留
京以理論之斷然不可如以前項軍人能幹當
留在京又大不可者邊軍京軍之屏障必邊軍
安然後京軍安邊軍不足濟用京軍豈能獨安
又況此輩戰士耳非若經濟臣寮可當重用堂
堂天朝貔虎百萬何莫非可用之人而以此輩
為輕重哉臣職守邊境義當盡言如蒙准題乞
勅該部通查柳春等并口外衛所原操守官軍見
在京居住者連家小盡數押發前來各該地方
屯操守戰實為允當謹題

景泰四年正月十五日

題為緊急邊務事景泰四年正月十九日欽奉
勅令特命都督楊俊都督僉事劉深充遊擊將軍分
投前往宣府獨石萬全懷來保安等處地方協同
爾處官軍用心操守欽此欽遵臣等切惟獨石一
帶地方係是都督楊俊等所領官軍比先捐棄
不守本官將平日羽翼狡奸詐之徒一向帶
同在京為見臣等復守此處其心以為今日之
守為是為功則前日之棄為非為罪千方百計
使令前項小人在京武來本處地方捏造流言
望空駕說動搖人心沮壞邊務且如往年指揮
劉鑑因見都督孫安到馬營獨石復守忽于樺
皮嶺放砲報有虜寇進犯又如近來無故令千
戶黃敏栢四等前來接去先前棄城降調都指
揮黃寧稟帖其中所稟不言可知又令百戶楊
能越過長安嶺幹事被把關官黃義奉臣禁約
不容放過本人怒罵而回前項俱有供詞實跡
在官以致近日獨石開平衛等處節次輕報警
火臣與孫安訪得前項機關拘究守墾指揮等

官劉剛王敬等審出前情痛加懲治諭以前項奸計止是流言不許驚疑臣將官軍夜不收王成等生事欺詐銀兩奏乞發回及請給榜文禁約具題去後連日人心安妥烽火不驚且口外官軍大築使之守邊則悠誘之腹裏則喜今次獨石等處遊擊京軍若令楊俊統率必又帶同前項狡獪小人別生事端壞事非細古人有言敗軍之將不可言勇縱使　朝廷寬大用人此輩亦何面目以見口外之山川土地與其舊日之莊田墳墓乎乞專勅都督僉事劉深前來獨石等處領軍行事得人心悅服邊境無虞臣等職守邊境大計所在緘默不言俟壞事而後言之則於事無補於罪難逭臣等冒干天威俯伏俟命之至謹題

景泰四年正月十九日

題爲月糧事據龍門衛申云云具申行問父據守備都指揮黃瑄等亦呈前因參照所申官帶總旗馬眞先有侍郎劉璉該准戶部咨查追本旗月支人箇月月糧未曾還官於法有違合當追問及照申稱本旗跟隨都督等官宣府巡哨而本城相離宣府三百二十餘里今指以查取月糧前來不知有何緣故一節未免本旗如果跟隨巡哨自合時刻不許摘離領軍頭目以備警急調用緣何非奉明文差遣輒自往來一百二十里之外越過龍門關口顯是本旗曠職偷閑不守職役尤恐中間別有虛詐事情除行該衛將本旗拘留外乞　勅戶部行移總督邊備都御史李秉將馬眞取問通查前項冒支月糧緣繇明白追徵還官以杜奸弊仍乞　勅兵部查照馬眞是否跟隨巡哨之人緣龍門衛正係邊衛缺官用人地方本旗又係本衛旗役合無追問畢日就行收發本衛差操謹題

景泰四年　月　日

題爲緊要邊儲事近該戶部爲獨石馬營二處糧少及天年不收無從收買奏准召人僦運糧料八萬石前來邊人聞之不勝感激後因獨石馬營路遠無人應召又該本部奏准于順天等三府起倩民間車輛關與腳耗蘆蓆運來然亦止運糧料五萬三千石今尚未完臣訪聞得如粳米每石京師通州直銀三錢三分之上又

每石關腳銀六錢耗米二升每三石蘆蓆一領則是以銀一兩然後運米一石得到獨石兒兼所起車騾係順天等三府爲畿內根本股肱之地兵餘之民衣食產業百計所出一家所靠之物駈之遠出沙漠之外萬山之中車騾死傷多至賤賣比及還家十存三四者有車畜不給之家將官關腳耗蘆蓆外又加銀五錢僱募腳家赴倉交納者有至懷來塗道中途車摧牛斃重別出銀僱腳到倉者錄是而觀　朝廷擘畫之焦勞下人轉運之辛苦臣身叨職守邊親見艱難不覺隕涕但今口外糧少倉分又不止于獨石馬營二倉目下僅可支吾全無積蓄若以往拋棄百萬之餘較之則今十尚不及二三雖有鹽糧等項多因路遠利微不肯完納除儘力整理今年耕種及用心修葢各處倉厰外緣今虜使已回貪饕之心既不深遂侵犯之毒勢有必然若糧料不足縱有城池軍馬其爲守戰亦難經久既恐夏秋警急緩不及事尤恐京軍動調必費支持不可爲之計看得宣府萬億庫收貯折糧銀兩數多可以措置轉換得粟入倉實亦足邊一策令將酌量計算到北京宣府等處可以上米關銀之人地方路道遠近險易順逆之宜斗頭上下多少之數開列上聞乞　勑戶部計議或可依擬給榜于在京并宣府獨石等處城堡曉諭自今春起直至今年秋月屯種成熟有米價賤之日不拘官員軍民客商人等隨其所有米苴等項糧料不必預先報名妨占不必限以石數多寡自十石以上悉與隨到隨收照數出給通關賫赴總督邊儲官處依例發屬支與銀兩如此則覓利之人自然營運而無怨公私錢糧出納穩當而無失誤之前項僦運并諸色措置最爲容易倉廒可待自足警急可保無虞倘以臣愚智識短淺計量不周乞　勑該部及總督邊儲大臣講求別項足邊長策早爲施行所貴無後時之悔有足食之謀開坐具本

每官銀一兩各倉該上米苴數目

獨石廣積倉一石

馬營廣盈倉一石五升

雲州堡倉一石一斗

赤城廣備倉

龍門廣盈倉
龍門倉俱一石一斗五升
龍門倉俱一石二斗五升
騰鶚堡倉一石二斗五升
長安嶺倉一石三斗五升
景泰四年二月十四日
題爲陳情乞恩事臣錄進士蒙　恩授官兵科給
事中敬蒙
皇上令掌科事將及考滿欠四箇月零蒙恩陞本科
都給事中又將及考滿欠七箇月零蒙恩陞山
西布政司右參政臣本凡劣誤被國恩歷官皆
未及考滿即荷陞遷大德深仁如天如地切念
臣有父葉春見年六十七歲同繼母沈氏俱在
原籍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以臣歷官不曾經歸
考滿未受封命臣于去年三月忝政命下之日
臣之所知憐臣親老者謂臣當以給事中都給
事中兩任年月併補上疏乞恩臣竊自謂初命
外藩豈可輕有煩瀆以此不敢上陳茲者復蒙
恩令于獨石等處管事近得臣父家書備言老
病艱難情狀緣臣幼年喪母賴臣父同臣繼母
鞠育長成風燭之年爲日有幾父子私愛痛徹
心腸以此不得已冒犯天威爲
君父言之伏望
皇上憫臣兩考給事中都給事中俱及二年之上參
任參政又將一年其于都給事中右參政誥勅
俱不敢分外希望本身與妻亦不敢僥倖請求
欲乞
聖恩憐憫止以給事中勅命封贈臣父母使臣父母
生者榮身死者瞑目微臣一身生當隕首死當
結草以報　國恩臣情逼志悲似忘廉節惟
君父聖慈能察其心寬其罪而加矜憐焉臣不勝感
懽之至
景泰四年二月十四日
題爲軍務等事景泰四年二月十八日臣與副總
兵都督孫安率領赤城堡都指揮等官并晉屯
官員鄭祥等前往城西堂子西衝相度築立墩
堡地形本日臣將行至周馬兒衝有都督孫安
在于馬上忽覺語言蹇澁手足軟弱隨即同回
至堡調治今尚未痊緣日外醫藥俱不甚便兼
都督孫安平日素聞御醫盛宏醫藥高妙欲乞
聖恩憐念邊將特令本官將帶藥餌前來醫治不勝

感恩之至謹具題

景泰四年二月十九日

奏爲謝　恩事景泰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有原差

賫本夜不收王忠回還恭審順賫臣所陳乞給

事中　勅命題本該奉

聖旨與他都給事中　勅命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

戴

聖恩謹具奏稱謝者伏以　聖皇以孝而爲治大推

慈愛之心小人爲親而陳情過遂顯榮之願伏

念臣盛窮邊遠跡下士微生言路兩遷切荷收

憐至厚藩方庶事深虞補報惟艱頃緣父母老

私輒干

君上之聽乞慰程子不得已而上章喜動毛生豈偶

然而捧檄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仁如天覆敬與日躋尊尊親親極宮闈之

至禮老老幼幼來黎庶之交懽是以能弘再造

以勸忠使之得全一節以致養良繇

天意豈假人爲本圖浩被爲榮敢料寵頒非望一家

有幸謹稽首舞蹈萬壽無疆載祝岡陵之

福除謝　恩及將該保勘封贈緣繇咨

呈吏部外具本稱謝以　聞

景泰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啓爲謝　恩事景泰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有原差

賫本夜不收王忠回還恭審順賫臣所陳乞給

事中　勅命題本該奉

聖旨與他都給事中　勅命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

感戴　聖恩謹具啓稱謝者伏以　聖皇以孝而爲

萬邦貞正之期　中出覃恩慶于載遭逢之幸

伏念臣盛官叨三品藝乏寸長久聯侍從之班

朴愚無補濫受窮荒之寄拙鈍奚堪惟親老在

下而　恩青是求適　聖明在上而　命書見

錫光生存歿榮及州閭茲益伏遇

亶聰明膺聖之資秉恭儉温良之德尊師重道

豫聞學業之緝熙侍膳問安益見孝誠之純篤

肆　絲綸之降俯就物情益宮庭之居端臨

皇極祗懋異數特及凡微懽騰數口之家　澤

自九天而下手足腹心同一體願披丹悃以輸

忠左右前後皆正人更望青帷而獻頌除　謝

闕謝　恩及將該保勘封贈緣繇咨呈吏部外

具本稱謝以　聞

葉文莊公邊奏存葉卷之二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衡州府同知　夢洪較定

題爲軍務等事照得近該奉　勅諭令臣於獨石馬營等處協贊都督孫安整飭軍務收放料糧及關防禁約軍中一應奸弊除欽遵外今照臣所管軍務防奸革弊一應題奏行遣文書事體重大況兼收放糧料奸弊尤甚每月書填各城各倉收放糧料勘合數多俱是錢糧數目緣無

關防行使誠恐奸人作弊難以辯驗查考乞

勅禮部鑄給協贊軍務關防付賫本人領回收用庶文移章奏奸僞不生邊儲軍務不至悞事

景泰四年二月　日

題爲邊務事案照先該臣題乞令兵部通查都督楊俊存留在京口外官軍發來各該衛所屯操守戰等因該兵部覆奏節該欽奉

聖旨楊俊留與他十名其餘都着回原衛所操守欽此欽遵該部照會前來已經通行知會及行都督孫安備行各該衛所出批差官催取去後經

今月久未回誠恐前項官軍又復結搆差官鑽
刺延住營求差使生事害人乖張事體沮壞邊
務乞　勑兵部查照先次奏准事理從公督發
庶免奸頑得志事體紛亂謹題
景泰四年三月初十日
題爲邊務事承准兵部照會前事兵科抄出臣題
案照先該臣題乞令兵部通查都督楊俊存留
在京口外官軍發來各該衛所屯操守戰等因
該兵部覆奏節該欽奉
聖旨楊俊留與他十名其餘都着回原衛所操守欽
此欽遵已經通行知會及行都督孫安備行各
該衛所出批差官催取去後經今月久未回誠
恐前項官軍又復結搆差官鑽刺延住營求差
使生事害人乖張事體沮壞邊務乞　勑兵部
查照先次奏准事理從公督發庶免奸頑得志
事體紛擾該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該太監
張永題乞將前項官軍存留哨馬營安插操練
等因奉
聖旨准他留在三千營操練聽用兵部知道欽此欽
遵抄出到部已經通行去後今抄前因合再照
會前去照依太監張永奏奉欽依內事理欽遵
知會等因臣照得前項官軍合當發回原處必
難存留在京備細緣繇具見先次奏詞兵部覆
奏要留二十名已非公論幸賴　聖斷止留十
名其餘俱各發回原處至公至明不勝仰戴今
承前因臣惟天下之事止於一公而已若事出
非公雖屢變而無害若事繇公道當一定而不
易前項官軍累經兵部督發過口都督孫安奏
討學士商輅建言累累不蒙發回今幸公道開
皇上萬機之繁豈必究詳原奏既奉　欽依兵部知
道自當查理執奏不可廢通行查奏請　旨定奪
至即非常行事務亦當通行查奏請　旨定奪
督發施行庶得守信從公不碍事體臣本非才
過蒙委任若使依阿承順公道不立恐悞邊方
大計罪禍非輕乞　勑兵部會同從公查理臣
先次奏准事理督發施行謹題
景泰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題爲邊務事據守備西貓兒峪馬營屯賢堊該兵

部議擬奏准都督楊能建言事理有警着令領
軍與大同宣府官軍互相期約出奇勦殺等因
案查先該都督孫安具奏兵部奏准令於馬營
專一操守今又奏前因欲便遵守奈緣本營馬
隊止有官軍二千四百餘員名內除無馬官軍
五百四十餘員名令其專一屯種其有馬官軍
一千八百餘員名又要守城守瞭并長哨夜不
收等項止有一千五百餘人抑且地臨極邊逼
近胡虜四通八達最爲緊要瞭襍之所宣府懷
來藩籬先年達賊犯邊俱從大小石門樺皮嶺
并獨石等處入寇所繫非輕設若有警本職將
領官軍前去會合出哨恐賊誦詐儻有掩襲聲
東擊西一旦又從本營地方突入侵犯本營孤
懸狹境人少力弱外實裏虛猝無應援使進退
不能成功必致悞事況獨石馬營雲州等堡人
馬已有　欽命宣府副總兵都督等官孫安等
提督節制管轄各城又有分委都指揮等官職
掌豈敢擅自調領如有警急若領本營官軍出
戰則營堡空虛缺人守備若依先奉原議勘合
事理專一操守則又違慢令奉　欽依得罪非輕

進退兩難理合通行具呈乞爲照詳定奪庶免
悞事具呈得此伏念臣以一介書生叨受邊寄
藩臣之體本當奉行命令但邊事甚大理難緘
口況周賢所言亦爲有理臣更請以周賢所未
言者爲
陛下言之臣聞兵法有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曰
能守而後可戰兵法未暇論楊能獨不知往年
獨石馬營楊俊棄城之事乎獨石馬營口外各
堡俱是唇齒堅壁足食足兵人各專城別無沮
撓尚且一籌不展棄城而逃今大同迤西至右
衛宣府迤東至獨石相去數千百里重山峻嶺
深溝斷澗自口外龍門迤西邊墩之外別無設
置一有聲息動輒梗絕楊能乃欲以不可測度
之賊情以貧難復守之士卒以轉輸有限之糧
草預爲會合之過計遠赴數千百里之期約臣
誠愚昧未見其可其言似乎可聽其事未必可
行可以動人崩堂而不可以欺邊人可以惑一
面而不可以掩衆目臣與都督孫安等在邊但
知無事之時愛軍惜馬脩器械謹烽火嚴兵自
備餼固封守酌量人力增脩墩堡于以制要害

之處衛子以便耕作之人畜近又將往年貪賤總兵鎮守內外文武官員莊田數百餘頃一旦勘出分派貧軍使之分班操練儘力屯種以養人力以收人心設若旦晚有警恃我之逸乘彼之勞守戰隨機應變在我使賊欲為久住則野無所掠而動止狠狽欲為南牧則恐蹈其後而首鼠狐疑太半無賴坐取敗亡必不使之有得意之日且幸邊境小康天年豐稔庶幾人力稍裕人心稍孚以須軍政脩明士氣振作復讐大舉豈無其時而又上頓

陛下盛德九重之上根本之地進君子而退小人百官之衆心術之微戒陰邪而勉忠直下服人心王回天意區區也先逆賊將呼之而不來驅之而不行矣臣迂濶之見犬馬之誠端在於此若如楊能建言所謂會合大兵蕩滅腥醜臣實未聞益哄弄虛頭說說大話素非臣所能開邊結釁亦臣所不敢古人有言曰生事邀功終匪朝廷之利願

陛下無忘此言臣又竊有獻焉今日邊上大事臣之所憂益不在於宣大之不能會兵而特在於宣大之官多而不和望　朝廷力為調停早為主張邊境幸甚臣非不知和同靜默可以固位啟忤衆足以取禍顧以疎遠之跡受恩深厚今為此言在　廟堂為忠告在

陛下為獻忠況國之大事在乎兵戎而又為邊臣之職守反覆思之不能自已諒

陛下必不以徇私妄言沮撓邊事疑臣咎臣所據周賢所呈乞　勑兵部計議定奪施行謹題

景泰四年四月初七日

題為邊務事照得鎮守獨石等處副總兵都督同知孫安自今年二月得患風疾以來至今未能平復雖是勉進藥餌然手足不時疼軟動履艱難緣獨石等處係緊要地方即今夏秋之際係防冦時月誠恐萬一有警緩急悞事會同議得前項地方係是復守人心未甚安妥人力未甚寬裕必得熟諳邊事寬猛相濟之人提督守鎮庶幾可望事濟功成今看得本處獨石守備都指揮周賢性資英銳膽畧出羣及照在京都督僉事劉深今年領軍出關直抵宣府而回二路往

來軍政修明人心悅服乞　勑兵部詳審計議
合無於都指揮張林周賢内量選一員照舊於
赤城居中提督其守備官另行推補惟復特命
都督劉深鎮守地方再照都督孫安雖有前疾
但本官復守前項廢棄地方頗効勞勤更乞
朝廷起取回京量加優待令其調理安痊聽用
不勝幸甚
景泰四年五月十三日
題爲禁約無益害軍奸弊事伏覩
皇上即位以來　詔令所頒無非仁政
詔有曰各處寺院止許曾給度牒僧人住持爲國爲
民祝厘如無度牒及頂他人度牒并不落髮之人
假稱僧徒在各寺院占住躲避差役者詔書至日
令各首官還俗悉宥其罪違者起發口外充軍里
老四鄰不舉首者罪同欽此詔又曰在外造作除
軍需倉厰修理城池并隄備水患疎通糧道外其
餘修理公廨衙門鍾鼓樓寺院等項但係于礙工
程浩大動勞人衆不急之務雖曾奉有勘合亦暫
停止以寬民力不許指此爲絲科擾害民欽此天
下之人曉然皆知
每年有收至米穀千餘石者夫此等官員其
身之貪婪役占已自不可勝言而又幹辦此無
益有害之事置操練而不問視邊備如等閑以
致軍士之銳氣喪盡下人之怨嗟充塞一旦有
事鮮不僨壞至今口外雖婦人女子皆謂昔年
若以金閣觀一半工程材料包砌雲州之城虜
賊如何得進邊民何至逃散益金閣觀在口外
極其壯麗而口外之人動心逃走與夫賊之敢
爲肆行者皆以雲州先破而雲州之破爲不曾
包砌城垣故也此雖愚下之言自是當時實事

緣今各處自經擾攘之後居人艱難墩臺樓櫓多有未完原額官軍多有未足語屯種則開墾之人力未敷語守戰則教養之人心未固若不嚴加禁約早為申明不惟有負

皇上明詔盛心誠恐此風復起覆轍復蹈其為悞事可勝言哉然口外一隅所見如此四方萬里未必不然乞　勅兵部計議通行各邊關鎮守內外文武官員及各該司府州縣欽遵節次　詔書事理今後自非祀典神祇壇廟不許興工脩理及重別再有創造其占住寺院之人仍許自首違者罪之如有故違擅興土木勞民傷財及縱容躲避役使耕種等項奸弊許該地方官劾奏施行其口外尤甚艱難原有住持去處亦合暫緩俟邊事十分寧息軍民俱各飽暖然後量與舉行謹題

景泰四年六月初一日

題為急缺邊倉收糧官員事案照先據雲州堡等倉收糧吏目王鑑安吉等各告　云　云　具告得此審看得雲州堡倉吏目一員王鑑年大十歲赤城廣備倉吏目一員安吉年五十六歲各官年老目昏精神疲倦難以收糧是實所據告要守支一節查得先該臣等看出直隸保安等州萬全廣積等倉副使張本等闕茸悞事奏乞選官更替該吏部奏准選官更替將張本等原收糧斛交沿與見任新任官員收掌支銷其張本等送部定奪去後今照吏目王鑑安吉雖有經收糧斛緣俱係先今守支見任該倉副使眼同經收不係接管更替今各官既已年老不能管事若不照例起送又令守支誠恐虛糜廩祿未便及照隴鸚堡倉收糧吏目逯清于景泰四年五月內為事問送都察院長安嶺收糧吏目劉祥于本年六月內丁憂去訖龍門倉久缺收糧州官未經銓選今照口外各倉見蒙坐撥浙淮長蘆運司引鹽共四十五萬四千有餘該米豆一十八萬三千餘石及本年夏秋稅糧并贖罪等項糧料米豆數多數內除獨石廣積倉馬營廣盈倉龍門廣盈倉俱有直隸隆慶州判官一員管理收受乞勅吏部將吏目王鑑安吉合無令其守支惟復照依張本等事例選官更替原收糧斛交沿與見

任官員收掌將各官送部定奪及另行急選有
精力能幹州官前來各倉收受糧斛庶廩祿不
致虛縻邊備不致失悞謹題
景泰四年七月十七日
題爲守備官員事照得守備雲州堡沈禮見年六
十之上精神疲倦緣雲州堡係緊要地方必須
守備得人然後不致悞事況今賊情不測守禦
尤當加意會同總兵孫安計議得萬全都司隨
操都指揮使李剛年力强壯驍勇有爲乞　勑
該部令本官于雲州堡守備與同協同指揮陳

忠同心勝力以理邊務誠爲便益謹題
景泰四年八月初八日
題爲邊務事景泰四年八月初八日准兵部咨呈
抄出都御史李秉題照得近年以來迤北進貢
使臣皆在宣府住劄先該兵部爲因宣府軍馬
數少恐被虜賊覘其虛實奏准命將領兵前來
防範虜使出境壯觀邊城軍馬之盛潛消虜使
覬覦之心誠邊境之幸社稷之福也但緣宣府
官軍今年本處及出境採打秋青草止勾餧飼
騎操馬疋而年例草束僅勾抵待使臣馬疋之

用在塲蓄積草數不多加以今歲荒旱無收人
心憂懼虜使回還之際若用在京官軍前來未
免糜費糧草急難措置臣今年春與總兵楊能
前去白廟見會同副總兵孫安勘議修築墩堡
言及虜使回還動調官軍赴邊一節有孫安說
稱比先虜使將到口外官軍會調宣府擺列即
今口外城池已完軍馬頗多虜使來時照舊摘
撥人馬協助宣府擺列庶免疲勞京軍坐食糧
草臣今會同議得虜使貢期在邇防範之策固
不可不嚴糧草之費亦不可不慮若不預先處
置誠恐臨期悞事伏乞
聖裁勑該衙門從長計議合無今後如遇虜使往來
宣府總兵等官領行副總兵孫安量撥彼處各
城精壯官軍二三千員令的當頭目管領于九
月末旬量備行糧馬草聽候若遇虜使往回飛
報各官催調前來協助擺列以壯軍士之氣以
寒虜使之心候其赴京及出境之日各回本處
操守如此則軍容振肅而虜使知懼糧草有積
而輓輸不勞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所奏雖稱

前因緣宣府各城者京師之屏蔽而獨石一帶又爲宣府之藩籬也虜使數年以來朝貢往復俱繇此處其內外遠近事體緩急軍馬多寡無所不知兼且此輩名爲擾誠入貢實則窺伺邊境萬一動調獨石軍馬前來宣府擺列而彼處却有聲息則是城堡空虛人心危懼未免彼此不能應援別生意外之虞往事之失不可不監況獨石各城軍馬甚少若調去二三千員名必致欵軍守禦有此窒礙本部難以遙制定奪合無行移孫安葉盛再行計議及體問孫安比先曾無擺列其于邊情事體有無違礙如果相應調撥可保地方城堡俱各無虞倘有聲息彼處見在官軍自足捍禦守戰不致失機悞事宜從動調前來宣府擺列以壯軍威仍具數開奏若是事有窒礙難于動調及比先不曾許借軍馬亦將實情備繇回奏定奪務在處置停當有益邊務不許朦朧偏狥自取重罪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咨呈到府移咨准此照得孫安先在白廟兒會議築堡之時雖曾議論前因即非目今事體今該前因會同議得擬節糧草固爲

國之良規而保固地方尤邊境之重事今照口外八城雖係宣府地方南界長安嶺西隔龍門關山岡陡峻路程窵遠緩急之間往來不便以此擺列接送使臣先年雖曾動調自經捐棄復守以來其宣府擺列止是摘撥附近萬全蔚州等處軍馬不曾動調口外又況見在軍馬數目不及往年只因糧草措辦艱難未敢請乞增添亦不敢撥發別用且各城又係極邊孤懸虜衝向來屢報烟火近日聲息尤多目今整搠所部人馬專備早晚守戰況虜使之來誠爲難保平居尚且戒心此時尤宜加意所據前項宣府擺列官軍有此逐項窒礙難以動調謹題

景泰四年八月初九日

題爲馬匹料草事景泰四年八月十六日據萬全都司呈抄蒙都御史李秉案驗准戶部咨仰將馬匹料草每年自十月初一日起關支次年四月初一日止就便住支備蒙具呈行據隆慶左等衛操備指揮朱通等備旗軍朱回兒等連名狀告俱自宣德年間選來操備馬匹料草俱自

連年關支今將馬料自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
四月初一日止除去一箇月料苴馬吃枯草日
漸瘦弱誠恐悞事等因具題抄出到部節該本
部查得舊例在京操備馬匹每年自十月初一
日起關支料豆至次年四月初一日止住支其
草束令各軍自備喂養正統十四年間爲因賊
虜入寇中外戒嚴軍士不得採草馬匹不得收
放是以暫改舊例將京邊操備馬匹有自九月
十六日起關支者有自九月初一日起關支者
是皆一時之宜非爲經久之例卽今虜寇感化
邊方寧靖腹裏人民供給疲弊已經奏准通行
各邊總鎮及管糧官員將各邊官軍騎操巡哨
等項馬匹料苴俱照例每年自十月初一日起
關支至次年四月初一日止就便住支其草束
仍令各官軍採積喂飼若有不遵妄費邊儲並
聽鎮守并管糧官將該管官員指實具奏舉問
去後今該前因參照前項馬匹料苴關支起止
該支給料苴另行定奪施行具呈得此會同都
督孫安議得卽日秋高天氣嚴寒又況今歲雨
少七月十七日以來節降嚴霜荒枯備盡馬草
無處採打騎操馬匹見今膘息比之往年十分
不同若再減去半月料苴未免愈加瘦損有警
必是悞事再照口外地方極臨塞北山高風猛
節令不同難比口南腹裏又兼獨石馬營連日
累報瞭見人馬聲息儻賊侵犯全賴馬匹追勦
若不關支料豆實恐有警不堪馳驟調用不前
失悞大事審得都指揮鄭祥等稱正統年間楊

洪奏准每年自九月十六日爲始關料至次年
四月十五日止住支欲行查例緣文卷已于正
統十四年擾攘拋棄無存如蒙准題乞　勑戶
部查照先年口外奏准已行經久事例關支料
苴喂飼庶使馬匹膘壯不致悞事臣係守邊官
員不敢坐視馬匹疲損亦豈敢妄費不惜邊儲
謹題

景泰四年八月十八日

葉文莊公邊奏存藁卷三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藁

孫衛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走回人口事據守備西猫兒峪馬營周賢等呈備袁能等呈蒙差出境哨探賊寇與魯或掃
呈備袁能等呈蒙差出境哨探賊人臨時的確
道具實回報蒙此依蒙于本月初一日晚從厦
兒嶺門出境分爲三路至初二日未時哨至地
名龍王堂衝口瞭見達賊精兵人馬約有一百
餘騎往來打圍別無與魯及瞭得本衝迤西山
梁東西人馬掃道一條備報具呈得此案照先
准本府咨前事已經行令哨探及行宣府總兵
官過與等會議間今呈前因會同議得出境勦
賊方畧除宣府一帶將官地方徑自調度處置
其口外八堡雲州鵰鶚長安嶺人馬止勾守城
新舊馬五千餘匹內新馬二千以上存留守護
城池難動合用隨征聽調精銳頭撥馬步官軍
馬營合調一千員名獨石合調五百員名龍門
衛合調四百員名赤城合調七百員名龍門所
合調四百員名管領頭目張林周賢之外合令
守備都指揮鄭祥黃瑄張傑等內定用神
鎗火器合行欽差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內官亏
勝陳莊管領俱各整點隨軍什物糧炒等項齊
備刻時定日起等身先督領一路于馬營厦兒
嶺境門內一路于赤城野鷄山境門內取齊先
行分差乖覺夜不收再行抓探賊人臨時的確
去處或可以遇夜劫營或可以乘便追殺又在
觀時應變不可執一預定至期或約會前進或
分道兼行遇賊當先奮勇以圖成功其發兵日
期合候請　旨至日容切施行再照前項瞭見
打圍賊衆多是兀良哈部落觀其東西往來牲
必不止于此中間有爲也先腹心鄉導者有被
伊搶散做賊偷馬打圍過活者有假託打圍窺
覘埋伏勾引我軍者況其圍場去處散漫不一
今朝明日迄無定向中間譎詐事機實難輕易
測度些小孤軍既不敢輕易舉動必須選調各
堡精兵亦不過三千有餘守備城堡官員須用
提兵聽調仰賴
朝廷威靈將士効力必保萬全然又不敢不爲之得
之慮萬一此賊聲東擊西勾引我軍出境別有

意外侵犯結連逆虜即今口外衣堡脩復未
如病人作起如破器再完鷲散之人心未能團
結疲竭之人力未得精强少有不周急難措置
又況此輩殘賊向來俱各苟全喘息不敢犯邊
縱使掩襲一二不足雪耻復讐待其罪惡貫盈
庶幾滅亡在有日兼且賊酋也先陽託和好今又
貢期在迥尋伺釁端不可不愼再三計議得賊
若不行犯邊上緊操練軍馬加意休息士卒養
威蓄銳耀武揚威謹愼烽火嚴飭邊防常如寇
在目前不許斯須怠忽設若此賊敢犯我邊或
過近夾牆則理直在我衆曲在彼兵出有名師
行無敵恭行天討此其時也古人有言曰敵加
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應者勝其此之
謂歟臣等職在守邊非不欲建立功勳希慕爵
賞但有前項合當計議定奪緣繇不敢苟且邀
功輕易生事具實回奏謹題
景泰四年九月二十日
題爲謝　恩事景泰四年九月十八日臣在赤城
有奏事夜丞收劉王留順賫本年八月二十五
日欽給臣前任兵科都給事中并父母妻室封

贈　勑命二道前來臣謹率官屬郊迎進城拜
讀訖天恩寵光增貴山谷玉音褒嘉及于一門
凡在存亡靡不懽悅伏念臣腐儒末學徒守朴
忠愧無卓異之才能乃有特恩之　勑命恩浮
望外榮與憂并瞻望
天顏倍深感激謹當益堅初志强勉後功庶竭螻蟻
之私用答乾坤之造除望闕謝恩外謹奏
景泰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題爲撫服殘寇事據走回人王剛稱原跟達賊阿
者俺等一百餘人爲受也先部下達賊葦干帖
木兒使喚不過因此逃出被也先部下達賊趕
來殺了四十餘人一向在東北里河邊住在營
聽得達賊說稱我每北邊又怕也先差人尋殺
南邊又怕南朝軍馬怎得一個人與南朝邊上
人說我每只在邊上躲避也先迹水草打聞過
活我又不去犯邊等語及宣府入境進貢使臣
說被野達子驚散迷路進來及野鷄山墩下達
賊帶領黃狗將弓箭解放約遠五十餘步打話
墩上人不曉番語等因臣與副總兵孫安議得
我國家之與逆賊也先誠萬世必報之讎

朝廷念邊備未充人力未裕故問罪之師未即興舉
皇上之心即古先聖王待時而動動在萬全之心也
斯世幸甚臣等切照兀良哈等衛達賊在北虜
最爲精悍驍勇兀剌等部下人馬皆所不及
祖宗以來設衛安插寬撫得宜不曾爲患後來逆賊
也先潛蓄異謀妄加吞併搶擄迫逐不能寧居
加之處置乖方或邊將貪功生事殺掠戕害使
之進退狼狽計窮力屈不得已脅從也先往年
逆賊入寇皆此賊爲前鋒蓋其善用兀良哈殘賊故也今聞
則視爲異類一則使之雪其宿憤逆賊之得以

一時僥倖者蓋其善用兀良哈殘賊故也今聞
賊中有信受也先約束跟隨往來爲腹心之人
者有因受逆賊酷虐偷拐馬匹前來沿邊一帶
苟全喘息者十百爲群各帶騎馬家小東西往
來趁逐水草打圍過活近來邊墩上瞭見人馬
及所謂野達子皆此輩也王剛所說前項情繇
以意揣之未必虛詐臣等編謂此賊殺之既有
可矜且不足謂之雪恥復讐不殺則恐在邊日
久窺覘稔熟又復被脅歸之也先其爲患害實
是不小臣等欲乞　朝廷特降安撫殘寇木榜

諭以
祖宗設衛羈養之恩與近來撫馭失所之故若能糾
衆歸順　朝廷必爲區處安插腹裡地面如其
執迷不悟或聽別部指使沿邊往來窺覘侵犯
則立調大軍通行勦滅上以宣君父之德意下
以離逆賊之腹心且既得其人可以先知虜情
虛實因而取勝亦可羈養日久因爲我用從此
聲罪致討滅恥除兇臣等愚昧未知可否伏望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仁擴王者無外之量特召在廷
諸臣詳定可否務使殘寇見之必堅歸順之心

逆賊得之亦無藉口之釁然後降式施行無面
前爲直書後爲夷字臣等依式刻成木榜選差
敏捷夜不收乘夜將前項木榜離墩三四十里
之外有水草去處安放若此賊果有生道來降
臣等則當另行奏聞處置設若此賊執迷不省
仍復在邊出沒別爲搆結侵犯之謀臣等奏請
會兵夾道奬率三軍搜捕殘寇使無遺類如此
庶得問罪有名而受殺之人亦無怨無悔上全
皇上之德以合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兵法亦曰微哉微哉無

所不用間也惟
皇上念之而已所據大同宣府等處各邊可用去處
亦乞裁處緣係邊情重事伏乞裁示施行謹題
景泰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夜五更據
題爲進貢事景泰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夜五更據
守備馬營周賢等呈備瞭高軍人宋敏報本日
申時瞭見境外達子五人騎坐騾八匹到墩欲
要放砲打他說我是林指揮來進馬等因具呈
行間二十七日未時又據本官呈據差去夜不
收百戶李長目兒前去探得前項達子稱是也

先差來朶顏衛腹兒不花鬼軍下那林指揮等
五名馬七匹騾子一頭說稱大沙窩來行走四
日到邊見在墻外等因本日一更時分又據本
官呈據瞭高軍人夏良本日辰時分瞭見境外
達子四人騎牽駝馬到邊稱說我是通事米贊
的使臣虎達別的等四人尋駝回還審實隨即
驗放入境備呈得此會同副總兵孫安議得前
項使臣既稱係進貢例該驗放祇待送京已差
鎮撫李興前去鎮門墩驗驗放去後及照先據周
賢等呈據通事米贊說稱境外尚有六人尋趕
駝走駝馬等因令來又只四人前後不一況連
日進貢使臣前起未行後起隨至及據鎮撫李
興回還賫執番書一紙呈送前來所據各項夷
情中間恐有譎謀除行各堡加意隄備并行宣
府總兵等官知會外具本題　知
景泰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題爲撫服殘寇事景泰四年十一月初二日節該
欽奉
勑得爾盛等奏今兀良哈等衛達子在邊往來恐其
爲患要出宣諭木榜散在邊上誘其來降等因具

悉今特准所言領去宣諭一百道至日爾等即照
所奏施行欽此欽遵會同副總兵孫安議得前項
宣諭欲便刻榜緣宣府節報朶顏衛達賊見今
在邊誠恐遲滯悞事又恐翻刻差訛已經星夜
贊造紅油木筒各長二尺三寸內用油紙包裹
榜文行令守備官于沿邊地方內議擬可以安
放榜文處所并于夜不收內揀選慣熟乖覺敏
捷者賫領榜文并木筒前去擇定于本月初尽
日出境或照依本堡墩臺每墩三座安放一處
或量擇達賊經行下營水草處所俱要離境三

四十里眼目看見所在埋立標竿懸掛榜筒去
人回日俱要里數地方及記號回報仍差委的
當官員曉諭沿邊墩臺守瞭官軍不可因見榜
出輒便怠慢務要比常加愼凡遇達子近邊解
去弓箭說是來降者馳報定奪行間續准都御
史李秉照會會同鎮守總兵内外官員議得宣
府迤北境外俱係口外龍門衛迤西地方今有
衆頗衛達子在彼出沒要將臣等宣諭木榜内
量存十道齎送宣府差人出境安插曉諭等因
爲照宣府與口外境界相連事體相同雖臣等
欽奉　勅山不曾開發宣府緣口外俱係擇定
本月初八日乘夜分投出境安放若候奏請至
日發去不惟遲滯候事亦恐難作兩次施行當
將榜文除發各堡外已行差官賫捧二十道前
去都御史李秉處交割一體斟酌施行外續據
口外守備張林等呈據夜不收曹旺等呈依奉
將領到榜文木筒各于本月初八日晚分投出
境遵依懸掛停當本月初九日早入境訖具呈
開報得此案照前事已經通行去後今該前因
欽此欽遵照會前來臣欽遵勘議得都督孫
安委于景泰四年十一月初一日與臣在赤城
東門外館待使臣那林等回還止因恕氣急性
尤邊境之遠圖除遵依　勅上
腹裏官軍比常加意爲備相幾處分外謹具題
知
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題爲整飭邊務事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承准
兵部照會前事内府抄出守備内官亏勝題總
兵孫安患病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所奏雖稱
前因緣都督同知孫安係于守邊將臣及查無
彼處協贊軍務右參政葉盛具奏緣錄即日又
係口外龍門衛迤西地方今有
係虜情變詐之際邊將不可輕易未經勘議難
便逢制定奪合無鋪馬差人賫文與協贊軍務
右參政葉盛從公查勘副總兵都督同知孫安
是否患有前項疾病堪否管治守邊應否作何
處置務在勘議明白星馳具奏定奪既不許輕
易紛更沮撓邊務亦不許因循苟且致悞邊備
具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照會前來臣欽遵勘議得都督孫
安委于景泰四年十一月初一日與臣在赤城
東門外館待使臣那林等回還止因恕氣急性

原患中風病症又復舉發至今一十三日雖是未出管事臣日至卧内看視所患見其手足漸能舉行未是十分沉重今該前因臣惟獨石等八城孤懸口外委係緊要邊方將臣所繫誠爲不輕今内官弓勝所奏益以孫安有病乞與代去但臣有不敢不盡者今日　朝廷將官臣疎遠不敢妄議若以宣府懷來將官言之分守已定決不可動地方隔絶又難兼理此宣府懷來將官不可代孫安也若以口外將官言之臣前與都御史李秉共舉獨石都指揮張林馬營都指揮周賢但張林長于殺懷鎮靜周賢長于勇敢當先若令協同孫安則可若必令之代替行事則張林周賢勞績未著聲望稍輕又非孫安之比此口外將官未可代孫安也且孫安歷練有年實係舊臣老將幹辦軍事頗爲用心但其爲人褊急多疑是以素與弓勝不和亦與張林欠合若非調和規正關訐已久使其清心省事除去褊急多疑濟以寬大垣率善處弓勝勿與猜嫌寬待張林勿求其細故則疾病亦可漸去至德同歡衣被之仁謹具奏　聞

今須再爲優容令其調理平復目下倘有調發出戰等事臣當與之坐運籌策臨期處分口外戰將張林周賢之外如黃瑄張壽王榮鄭祥等皆可授以成算領軍取勝古人與疾以討賊與屍而走敵意亦可見伏望　聖明念極邊重地念將材難得乞　勑兵部行令孫安當思　朝廷付託之重以古名將自期私怨小忿勿留于心躁性暴氣勿見于事上緊用藥調治務在日下痊安以理邊事以報　國恩如果孫安所思前疾向去有增無減不能臨下管事使臣出境之日恐失觀瞻臣另行具奏乞代取自上裁謹

題

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奏爲謝　恩事兹者　朝廷以臣等口外地方脩復城守　聖恩廣大亦及凡庸欽蒙特賜銀十兩紵絲二表裏謹已拜跪祗受訖切惟項城守脩復皆　朝廷威德將士効力所致顧臣何功受此上賞下承

天寵中切氷兢敢不益勵微忠永固金湯之域奉宣

聞

景泰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題爲邊務事照得北虜今年進貢使臣于大同陽和宣府馬營等處分道而來其躐踏路道窺視軍馬逆謀奸計昭然可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切惟進貢一事中國近年自與虜刺通好以來止是大同宣府兩處大路許其出入蓋兩處係是總鎮地方錢糧軍馬蓄積屯聚皆非所屬城堡可比及至臨期又調所屬城堡軍馬壯觀以振軍威以懾虜心今一旦虜人分道入境如虜使從此入境若不與之戒約遵守舊規聽其自行來去竊恐非惟城堡軍馬被其掣制拘得難以調發及邊方虛實被其偵伺愁熟他日託此爲繇分道入寇重爲邊患且自此以後凡事不循舊規無所忌憚騎騁縱恣妄自尊大無厭之求非分之欲其爲禍亦豈小哉臣在宣府館待入境使臣那哈赤及卜花奴侍郎時曾問及以爲爾等今歲來朝不依常年事例不循入境故道各邊分道入貢或稱係也先使臣或稱係主張各衛使臣共皆他寇使令主張那哈赤等答以並不係也先使令主張俱是各衛各自因其所住地方取便入來等語臣惟此言譎詐難不可信而機會則有可乘臣議得前項事情干係邊務乞　勅兵部將前見在京使臣諭以常年事例入貢故道使之遵守照舊俱從大同宣府出境仍行口外馬營所收亏箭着落原收官員送至宣府聽候原來使臣回日交割仍乞　聖明于使臣回還之日通行請　勅也先今後務遵舊規戒約部屬凡有進貢使臣各要仍從大同宣府大路入境若仍似今年聽從各衛部屬擅自主張各因所住地方取便分投入境即係犯邊已令邊將供不放入止知按兵斷殺而已如此庶使虜酋知愧奸計莫施而背約違盟其曲在彼唯　聖明留意謹

題

景泰四年十二月　日

葉文莊公邊奏存葉卷之四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孫衡州府同知　夢洪較定

題爲固結人心節省邊儲等事案照節據萬全都
司經歷司呈抄蒙都御史李秉案驗該戶部奏
准將宣府各衛所相去沿邊各城堡哨備官軍
若有家小隨住者就將該支俸月糧米開於哨
備處所關支住支行糧果有父母年老不能前
去者俸月糧米仍在衛所關支哨備處所關支
行糧通行遵守知會等因查得口外獨石等八
城見守官軍一萬五千有餘數內衛所居住老
弱等項官軍不過七千之上河南輪班客軍二
千有餘其精兵馬步軍六千有餘俱係宣府在
城前等衛并長安嶺迤南保安隆慶左等衛調
來哨備之人景泰五年正月分食糧案內查出
前項哨備官軍六千有餘數內旗軍二千有餘
俱在衛所關支月糧哨備處所關支行糧臣嘗
竊求其故口外係是居庸屏蔽　朝廷所必守
之地而極邊苦寒東西北面不通往來止有長
安嶺往南路通保安隆慶非宣府懷來通達地
方者比故前項哨備軍人若正夫妻二口每月
支糧八斗衣食頗足開於哨備處所支糧過活
但有男女父母者支糧八斗難以贍用故單身
在邊行糧過活其父母妻子存留衛所以圖月
糧養贍甚至有妻子暫赴哨備處所看望而衛
所即便開糧及至歸家衛所有行勘收糧之擾
又有哨備軍人迯回看望父母妻子而城堡官
員動受棰楚及衛所隣里百方挨捕之苦切詳
前項軍人室家係念食用不周平居無事尚且
迯竄不守設若緊關而欲望其死守豈不難哉
邊方壞事皆繇於此今查得前項官軍舊例有
支糧本色一石三斗者一石一斗者累因撙節
邊儲減去至于月糧本色八斗行糧本色五斗
雖共該本色一石三斗而彼此不得兩全公私
不得兼濟若不區畫定奪非惟邊軍無固守之
心實則邊儲無節省之實乞　勅戶部從長計
議不爲長例前項口外調來哨備官軍開去哨
備處所關支父母妻子隨住若有伯叔兄弟本
重本情願分房居住者聽照依一石二斗事

例支與本色則每一月可省本色米六百餘石
每一年可省本色米七千二百餘石如　朝廷
俯念守邊軍苦父母妻子不霑衣食量與一石
二斗支與本色則月省米三百餘石年省米三
千六百餘石其止夫妻見在哨備處所關支月
糧八斗者量添本色一斗共支九斗其前項所
添斗頭或准於折色除豁則窮軍得沾實惠且
有所顧戀得以盡心守邊而城堡免捕亡壞事
之患衛所免開收勞擾之弊邊儲有蓄積之益
誠爲利便謹題
題
景泰五年正月初三日

題爲陳言邊務等事照得近節該欽奉
勑比聞虜剌也先擅自易其名號此其心已不可測
矣今歲差來朝貢使臣不依往年此其奸計必有
所在欽此欽遵臣惟虜酋也先中國與之所謂萬
世必報之讐加以也先近來篡殺其主脫脫卜
花王殺戮之慘及於骨肉自古僭逆如亡金亮
者渝盟於宋兵號百萬南侵其母諫止殺其母
以威衆然不久卒爲其下所殺今也先之惡不
在亮下反狀已具必有侵犯之謀天道禍淫豈
無滅亡之日顧吾所以應之者何如耳則夫內
政之脩治外邊之整飭貢使往來經久計慮
皇上其可不慎重而加之意哉前年春也先遣使以
既殺脫脫卜花王報知　朝廷在兵科亦曾
上言正恐大義若不昭明大惡無所忌憚夥竟
之言已蒙留納今照虜使在京將還調劑區處
之術謹始圖終之道坐令國勢崇嚴虜心嚮附
朝廷必有廟謀神斷臣不敢妄議然犬馬之忠
竊復以爲堂堂天朝完如金甌養兵養士將及
百年忠義材勇豈無其人雪恥除兇必有其日
又況中國之於夷狄亦如正道之於異端撫馭
之道不徒在於攻擊要在脩其本以勝之伏望
皇上德愈隆而益求其隆敬已至而益求其至從天
叙以迓天眷察人言以收人心無益之事既絕
矣而常防其源講讀之功既勤矣而力至其極
而又進君子而退小人斥陰邪而獎忠直簡外
之任求如吉甫如孔明立朝之士求如張仲如
韓允殿實嘗罰蓄積錢糧責之守臣軍強馬壯
戰勝攻取責之將帥嚴守禦以爲終歲之常熟
戰陣以備一時之用來犯則弗釋既去則弗追

勿使開釁致兵勿貪近功小利上下一德内外
一心如此則雖百也先復何爲哉虜書有曰無
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其
此之謂歟不然非臣所知也惟
皇上留神省察天下幸甚再照今年也先等進貢使
臣不從往年大同宣府大路乃分道兼進大爲
非便臣與都御史李秉會議備陳利害具奏外
乞　勑該部查照諭以常年入貢故道使之遵
守仍行大同宣府如口外馬營所收弓箭俱送
宣府候原來使臣交割出境仍乞通行請　勑
也先今後務遵舊規戒約部屬凡有進貢仍從
大同宣府大路入境如仍似今年各衛部屬各
因所住地方入境即係背約意在犯邊已令邊
將俱不放入止知按兵厮殺而已仍乞　勑各
邊知會遵守施行臣職守邊方義難隱默謹題
景泰五年正月十五日
題爲軍務等事照得先節該欽奉
勑諭軍中一應奸弊爾須嚴切關防痛加禁約毋令

占官軍廣種庄田一事即如口外八城堡比之
各邊尤號艱苦兼之新經復守瘡痍未瘳官軍
上下衣食不給若使管事官員稍能撫恤令其
休息牧放屯種之時各自經營生理養活家口
庶幾銳氣可生戰心可鼓弟往年無事之先總
兵鎮守内外文弐官員專一役占官軍廣種庄
田多至千餘少亦百數守墩臺者不及看莊出
餘者之多執犁鋤者不比操弓演箭者之少附
近肥饒地土盡屬官豪寫遠沙薄山崗纔及軍
士軍不惟無力可種亦無暇得以自種即年

豐歲稔而窮軍下人未免有啼饑號寒者大官
巨室千倉百廩錄是而應召納粟則關給官銀
糴與鹽商則多沾重利無非供苞苴賄賂之用
益子女玉帛之娛不顧剝削軍士之脂膏耗損
下人之氣力以此銳氣日減怨氣日增一遇緊
關人心渙散禍胎病源已非朝夕矣臣前年初
到口外之時爲見此弊盡將各官舊日莊田踏
勘查出派與領養官牛軍士又得都御史李秉
建言申明整飭與塩商則令各處拒
守堡官軍且耕且守以固邊備今該前因參照
弓勝受　朝廷之厚恩當邊方之重寄不圖報
國惟務身謀敢弄貪縱機關甘蹈前人覆轍營
幹私事役占軍人不知旗軍樊名韓得辛等俱
是食糧官軍近又　朝廷賞賜銀兩即今虜情
不測傳聞草青馬飽四五月間必來犯邊乃
朝廷養軍之心弓勝不知今日邊關之事弓勝
不理日惟着落將官撥軍管庄種田且弓勝見
在獨石居住却乃遠往雲州置立莊田則獨石
莊田不言可見玩法欺公全無忌憚成法具在

重典難逃再照樊名韓得辛等親管頭目不能
鈐束以致各軍投託管莊種田俱合有罪乞
勅該衙門行令巡按御史將弓勝拿問明白治
以重罪警戒將來其獨石雲州都指揮等官張
林張傑沈禮陳忠等查照各軍是何管屬若有
故縱實情通行拿問發落庶使貪汚知懼奸弊
永革謹題

景泰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題爲急缺邊儲事照得口外獨石等八城堡先年
捐棄之時積有糧料柒拾萬有餘棄毀無存復
守以來都御史李秉與臣已嘗節次具奏伏蒙
朝廷設法措置轉輸可謂至矣今於三月初五
查據八倉報到見在料糧止有伍拾餘萬石目
下又放四月分糧料畢日已不及伍拾萬之數
即如馬營極爲緊要地方本倉先年棄毀糧料
二十一萬有餘今止有九萬一千有餘儲積多
寡昭然可見今看得各倉新舊節次開中淮浙
長蘆鹽糧俱已報完爭先上納雖納至月中可
以盡絕然會計糧料數亦不多緣今各邊節報
聲息四五月間逆虜要來犯邊而口外地方又

非各邊之比深山峻嶺孤懸在外一有邊警道路梗絕臣叨受邊寄若不先事再言一旦警急糧餉缺乏軍馬疲困雖有高城深池能無悞事此時言之罪將何逭伏望

皇上軫念窮邊　勑諭該衙門從長酌量計議或設法僨運或將下年鹽課量爲開中別爲轉輸長策以爲足邊固本之謀豈唯臣區區之幸臣不勝惓惓

景泰五年三月十二日

題爲緊要邊備事據守備雲州堡都指揮沈禮呈

云云具呈得此會同副總兵孫安協同都指揮周賢議得口外八城堡內長安嶺鵰鶚二處下係居中大路南接懷來保安往年達賊經行即今使臣來往皆繇於此其雲州一處緊抵獨石馬營往年失事此爲最先口外屯聚軍馬固爲不多而三處尤稱數少雲州本城官軍除墩堡差占實在止七十餘名而本城堡口計有三百六十鵰鶚本城官軍除墩堡差占實在止一百餘名而本城堡口計四百餘長安嶺本城官軍除墜堡差占實在止一百二十餘名而本城堡口計有九百九十有七前項官軍城堡分守尚且不足出戰不言可知況且長安嶺鵰鶚二處城垣未曾磚包目下方行僨工因將河南備禦都指揮僉事王勝調去協守雲州撥四百餘名鵰鶚撥六百一十餘名官軍雲州撥四百餘名鵰鶚撥五百餘名相兼守備併做工程然各長安嶺撥五百餘名相兼守備併做工程然各軍單身獨力春來秋去既無顧戀豈能固守而前項地方委係緊要必守去處若此處設備嚴固則腹裡地方可無虞往年獨石馬營等城俱係修理堅完樓櫓壯固倉儲廣積器用全備又有精壯官軍帶有家小分投守備遇警尚且捐棄今該復守凡事不及往昔況今賊寇在邊不遠變態難測似此官軍城堡實爲可憂臣等智慮短淺弗稱任使若不先行懇言增添軍士迨至誤事獲譴于　國何益如蒙准題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合無將腹裡軍多衛所軍人連家小發來補實前項三處城堡惟復將今後問擬充軍囚犯各連家小送臣等處轉發各堡收管着役待後軍多之日雲州另設守禦千戶所或隸之開平衛其鵰鶚長安嶺軍人俱屬懷來衛中千戶所俱係萬全都司管轄即于本處推

遊官員管領屯操守戰庶使邊境得以固守國
事有所裨益謹題
景泰五年三月三十日

題爲邊務事照得先該都御史李秉奏稱副總兵
孫安病未全愈該兵部官議擬奏准行委都指
揮周賢協同守備獨石等八城地方緣今虜情
變詐之際早晚出戰之時若不請乞
上命使之遵守奉行非惟難責成功猶恐因而誤事
所據臣與孫安先受制諭令無再與增添頒給
惟復請　勑周賢令其常川往來八城地方操
練軍馬脩理器械申嚴號令整飭行伍務
要士氣激昂馬匹膘壯衣甲鮮明矢刃銛利一
有邊報即與臣等計慮籌畫如果堪可出戰勦
殺事出萬全隨即統領所部官軍聽其節制以
破逆賊以取成功謹題
景泰五年五月初四日

沈禮協同指揮陳忠近爲聲息事已行巡按御
史提問況沈禮先因年老具奏未蒙准理今又
爲事難再任用會同副總兵都督孫安等計議
得前項城堡缺人合當急爲措置看得赤城隨
操把總王榮龍門所協同指揮沙泉俱各年力
相應曾歷邊事堪以守備協同雲州堡管事及
着得王榮原領官軍二百餘員名合就併與隨
操把總指揮吳昇管領乞　勑該部計議行令
各官管事施行庶得地方不致缺人任用允爲
停當謹題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稾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蕖梓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題爲電雨打傷田禾事據守備雲州馬營等堡都
指揮等官沈禮張林等呈依奉親詣本堡地方
原撥屯軍種過田畝并各拒敵屯堡被傷田禾
處所從公逐一踏看今將電雨傷重并泥淤無
根苗應該翻種并傷輕應該存留各色田禾頃
畝數目開呈得此案照先據各官呈據管屯指
揮等官張琥等呈該軍人張珪等告稱先蒙差
撥本堡軍餘照依撥到土地領給官牛前去原
派地方趁地耕種即今五月將終各色田禾俱
已茂盛不期本月二十三日午時分忽被暴風
驟雨冷霧大電傾下至酉時分方止平地起水
并冷水約有三尺餘深至雨罷前去履畝周圍
逐一踏勘所有各色禾苗俱被打傷淹澇淤死
根苗無存除高岡頗有些須十不及一亦被水
衝係干官撥地土牛種秋成上糧見被災傷告
乞轉達定奪便益據告具呈得此爲照雖稱前
因未委輕重虛實及照即日正係佈種蕎麥之
時前項田禾若是委被電傷尚可翻種蕎麥已
經通行定委守備等官躬親前詣被傷田禾處
所逐一踏勘翻種回報去後今呈前因審勘是
實除再通行着落各該官員將勘實被災傷重
并淤衝無存田苗共一十八頃九十九畝用心
翻種蕎麥務臻成効外謹題

景泰五年六月初　日

題爲請乞醫士事臣以迂疎叨忝任使奉命於口
外獨石等八城管事緣臣風寒舊疾時發時作
窮荒絶漠之地既無藥餌又乏醫家如赤城都
督孫安等處雖有醫士而雲州馬營龍門衛鵰
鶚長安嶺等五城俱無然各城軍馬錢糧動以
萬計巡歷整理不敢稽違往來之間未免有醫
藥不便之苦及照前項五城中間且如雲州一
城係近日奏准收發新軍并脩守犯人數多去
處臣近日巡歷本城點視軍役中間患病不能
行履者四十餘人蓋緣前項軍犯俱係新近編
發憂愁困苦貧窮凍餒及南方不服水土之人
兼無親識看視亦無醫藥治療奄奄氣息坐待

死亡如此等人尚不能為平居之用安望其為
戰守之資深可哀矜亦當計慮為此除行令守
備官員設法採取本處產出藥材易換別味就
於本城藥房收貯及選取軍餘習學方脉外伏
望 聖恩憐憫特命禮部行撥精通方脉醫士
一名前來臣處整理醫藥如臣平復就令於雲
州等城堡缺醫去處看治患病官軍及教習軍
醫應用照例半年給藥一年一換施行如此豈
惟愚臣一身感激大恩凡窮邊之人得保天年
而無枉死傷生之患者皆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德也謹題

景泰五年七月十八日

題為脩守犯人冬衣布花事據守備獨石等城堡
都指揮張傑等呈備開平等衛鎮撫呈該劉敏
等各告係為事犯人在京發來開平等衛所帶
管脩守上年得蒙給賜冬衣布花禦寒穿用存
活性命今奉明文不准今年關給各人思得雖
是犯罪發來見蒙撥去輪流守瞭墩臺下班又
蒙撥隨伍做工日外苦寒地面無人供送盤纏
衣鞋破碎十分單薄一交冬寒仍恐凍死乞為
轉達照依上年事例關給布花便益等因備告
具呈得此案查近承准總督邊儲右僉都御史
李秉照會准戶部咨稱河南山東連年水旱該
徵布花停免數多況邊庫收貯有限各項支用
無窮誠恐缺乏不無悞事緣前項犯人雖稱與
同官軍一般瞭望先已違法犯罪於理正宜及
照上年給與布花係是奏過不為常例難再給
與等因備行承此已經通行去後今呈前因會
同鎮守都督同知孫安等議得前項脩守犯人
委與正伍旗軍一般守瞭墩臺脩理城堡不得
休息又無家小隨住極為苦楚兼之口外地方
十分寒冷較之宣府已是不同比先正因各犯
例無冬衣布花止支口糧三斗以此節次轉達
艱難實情荷蒙 朝廷厚德准令支糧四斗上
年關布一疋花八兩救濟饑寒得全性命不勝
幸甚今年又因雲州軍少奏准將新軍并前項
犯人收發備禦臣等近因公幹到彼親見新來
軍犯上無衫襦下無褌袴形體瘦削與死為隣
若無冬衣布花交冬必致凍死況且前項犯人
僅止千人其數不多伏望

皇上憐念窮邊孤苦乞　勅該部計議將前項脩守
人犯照依前例每名仍給綿布二疋綿花八兩
以禦冬寒以養銳氣遇警與同官軍併力殺賊
以圖補報實爲便益謹題
景泰五年七月十八日
題爲軍中興學事洪惟　聖朝祖宗以來最以興
學爲重天下有司既有儒學矣慮武臣之一於
武而不能兼於文也爲置武學焉置衛學焉又
慮閭巷邊徼之不能皆有學也又命置社學焉
良法美意愈久愈光治

皇上中興撫運文德誕敷平定之餘尤重斯典是以
四方萬國文武之材屢見迭出亦既盛矣今照
臣近因整飭軍務出巡往往詢問難軍職官
舍人等多有全不識字者弓馬勇力雖出天資
方畧謀猷終寡學識已往者既不可及方來者
可無教乎及照口外獨石等八城先年止有獨
石城有廟學一處見存當時　朝廷設置除授
學官教育生徒軍中子弟累有魁經領薦之士
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所謂何地不生才所
謂十室有忠信理固然也今欲照舊興舉但緣
則照　朝廷因念邊備裁革邊方學官未久未
敢煩瀆一則獨石止是一隅雖有學官而各城
亦不得兼通利便臣愚欲照社學事例每城隨
其大小量撥官房各置社學一處公同鎮守守
備等官就于各城內推舉年高罷閑致仕或守
城項下官員或軍人等項及曾繇科目仕宦過
誤遷謫郎今才行可取文學優長者一人爲之
師其官軍之家一應弟男子侄舍餘人等但有
屯操餘暇工夫情願入學讀書者許其入學每
日授讀小學四書孫吳等兵法并習寫字爲之

師者教訓講解開諭化導語以忠　君孝親親
上死長之道脩己治人之法及　朝廷儲養作
興以期文武全才之意使之感激奮勵夙夜盡
心所學他日居官任事皆爲有用之材中間果
有能習經學願應科舉者照例准令起送如此
則因人用才而不廢權賞隨地有學而可收成
效　朝廷興學禮典顧不偉歟除行整理外乞
勅兵部禮部照詳定議行令管理軍務并巡按
御史等官經過去處躬親考較求其實效
責其成功庶幾奉行無闕經久不廢謹題

景泰五年八月初八日

題爲邊務事准宣府副總兵都督同知孫安等手
本准後軍都督府咨准兵部咨呈兵科抄出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張鵬題切照口外鵝鸛北接
龍門千戶所南抵長安嶺西連赤城東臨狄境
正係達賊出没緊關要害之地頃刻不可乏人
操守訪得守備本堡都指揮僉事申義久患風
病不能動履今止協同指揮姚瑄一員管事萬
一有警誠恐缺人調度軍馬臨期有悞軍機未
便乞　勑兵部於在京各營帶操都指揮内選
調年力精壯熟于戰守者一員前來代替申義
仍將本官送回都司養病痊可之日照舊帶俸
差操庶使操守得人邊方有備具題景泰五年
七月初七日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奏稱守備
鵝鸛堡都指揮申義久病不能動履要於京營
差官代替一節緣在京各營都指揮等官俱係
選撥十營操練聽調及領軍放班公差等項數
多急無相應官員堪以那調代替及照鵝鸛堡
係是衝要邊境即日聲息警急守備爲重非得
諸曉邊境之人安得濟理軍務今申義既已久
病合於彼處另舉相應官員代替爲當就行咨
呈該府轉行宣府副總兵都督同知孫安等公
同右參政葉盛於本處見操晉事并帶俸隨操
官員内推舉年力精壯曾經戰陣諳曉邊務善
撫士卒都指揮或指揮一員令其前去本堡更
替申義回還督令醫治隨操如果久病不堪差
用公同看驗是實行令該衛保送應襲兒男赴
部襲替母得指此爲緣因而希求管事自取罪
累仍將推舉過官員徑自開具職名回奏定奪
施行咨呈到府移咨手本前來准此會同都督
同知孫安等看得鵝鸛堡委係緊要邊城爲照
本堡城垣俱係石壘不爲久計已經行仰守備
都指揮申義協同指揮姚瑄燒磚包砌即今已
完三分之二正在用人成事之時今該前因除
帶操都指揮口外查無及暨治申義另行外看
得永寧衛指揮陳忠先在雲州堡協同爲事被
提臣等爲照雲州一日不可缺人又數内守備
都指揮沈禮年老難以任用已經具奏委官代
替管事今照沈禮等俱該巡按御史問擬杖罪

運米復職數內沈禮年老已令襲替其陳忠見
今復職歷俸綠本官先年李家庄兼操曾包本
處城垣近年雲州堡協同又包本處城垣多効
勤勞深知緩急撫恤軍士得其歡心又兼年力
精壯弓馬慣熟累經跟同前總兵官楊洪等出
境殺賊自立戰功歷陞前職口外指揮官員鮮
有出其右者本官守備前項城堡於事體相應
於地方有益乞　勅該部行令指揮陳忠守備
鵰鶚堡與協同指揮姚瑄同心一力管事以脩
未了城垣以爲將來堡障便益謹題

景泰五年八月初十日

題爲請乞醫士謝　恩事照得臣近因自惟多疾
及因雲州等城官軍等項患病數多缺欠醫藥
請乞醫士前來跟臣整理醫藥并往來雲州等
處藥房看治患病官軍等因具題欽蒙　聖恩
俞允差撥醫士吳安將帶藥餌於景泰五年八
月二十二日到來辦事查得近該雲州城報到
即今患病官軍男婦一百三名口除令吳安前
去看治外謹具奏稱謝者伏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允惟仁者之心　聖人一視而同仁上合天
心之妙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成湯祝網之大德屢周文斃骨之至慈
有如愚臣質比草茅叨忝邊人之上官軍人等
材惟甲胄征行敵境之中每慚末役之空疎敢
慕洪恩之眷念名醫特下良藥與俱發政施仁
初無間於遐邇博施濟衆端有繫於死生喜氣
彌天歡聲動地生死骨肉知結草報恩之有人
文恬武嬉冀折衝收功于不日臣無任感激抃
蹈之至謹具奏稱謝以　聞

景泰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官會保王林前來代替張林守備臣等訪得王
林委的才堪任用允如所保乞　勑該部行令
都指揮王林代替張林前來馬營守備便益謹
題
景泰五年九月初四日
題爲邊務乞留官員保障邊人事據西猫兒峪馬
營堡開平等衛指揮千百戶等官并旗軍王鐸
等連名呈告切照本營守備都指揮張林自景
泰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勑守備本營操練
軍馬切思本官性資鯁直撫士多方外貌堂堂
中心烈烈尤且歷邊年久深知邊情地利撫下
咸得其宜人皆欣服不勝感仰咸忘邊戍之勞
俱樂雍熙之治可謂　朝廷邊圖之得將臣也
伏聞欽調本官別用合城官軍老稚無不驚訝
號泣若喪考妣如蒙准呈轉達乞留本官仍前
提督本營不失邊人之望不勝感戴爲此具呈
乞爲憐憫轉達施行等因到職行間隨承准兵
部照會該鎮守宣府等官題稱柴溝堡萬全左
右懷來蔚州衛地方緊要守備必在得人看得
馬營守備都指揮張林熟於戰守嚴於紀律素
有聞望人心畏服乞將本官量加副將名色更
代都督江福守備往來提督前項衛分等因題
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總兵官過興等并總督都
御史李秉會同巡按御史張鵬俱題前事該本
部參看得合無准擬請　勑張林令充宣府右
參將前去萬全右衛代替江福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照會到職除欽遵外參照守備馬
營都指揮張林既已宣府鎮守提督總兵等官
連章合辭舉保欽准加充將官名日提督管事
恩命未至而馬營官軍訪聞宣府奏保連名合
辭稱道張林善處要乞轉達保留兼且情詞懇
切聞者感動雖　聖斷已定恩命已行難以乞
留但王鐸等連名呈告憐憫轉達一節一則可
見張林平日爲將有以服衆及人一則可見王
鐸等平日事上有以好賢服善兼此二美可勸
多人激勵作興所繫非小爲此除行獨石等八
堡守備協同等官并指揮王鐸等及行欽差宣
府口外鎮守提督總兵守備等官并右參將張
林知會外謹題

景泰五年九月初四日

題爲邊務事照得龍門衛係緊要邊方守備協同不可缺人今照協同守備指揮孟桓見今年老令男孟瑄替職缺官協同會同副總兵都督孫安等計議看得赤城隨操把總指揮同知吳昇年力精壯弓馬慣熟堪以協同都指揮黃瑄守備及看得赤城管操指揮杜旺宣府指揮鄭友遞年在邊深知賊情合將各官代替吳昇分管原領官軍指揮杜旺管領萬全左右二衛官軍指揮鄭友管領本衛官軍操練聽調庶爲允當

謹題

景泰五年九月　日

題爲撥制攪邊務等事景泰五年九月十二日

西時准承兵部照會前事云云備行承此參照內官弓勝都督孫安專弄口舌彼此不和衆所共知已非一日今該前因訪得羅榮委係平昔行止不端之人曾跟內官弓勝寫發所爲未善理有必然及訪得都督孫安近因聞得獨石軍人陳別四掘得老桶內官錢四十餘個不得收用要調各官軍審問平落而弓勝手本回稱亦有雲州軍人陳車頭等先年獲到散賞給事中金達所賫被賊驚散官銀八錠首送孫安處亦無下落以此抵當挾制將軍伴陳別四等不發守備官員回稱弓勝不肯發下無從呈送等因臣惟弓勝孫安俱係　朝廷內外重臣遇有前項消送理藏遺失之物自合公同計議或該送官或聽收用却乃互相隱匿以致下落不明引惹事端交關口舌及照孫安係受制諭官員調取軍人而守備內外官員回稱不發則是孫安已失總戎之體已乘馭衆之方設若警急動調軍馬時刻不可遲慢事情而兩人似此各持私忿一則強梁不發一則號令不行其爲悞事何可勝言今照向來正因各官不和　朝廷已經兩降璽書令其改過其奏詞　旨意切責戒飭之言又經數次近因查照兵部奏准事理禁約不許差遣官員赴京奏事始得是非稍息昨者又因臣與右僉都御史李秉會奏　朝廷又降璽書令其備省奈

　上言之諄諄諄而各官聽之藐藐　璽書纔降爭奪又興況內臣邊將處處有之何獨弓勝孫安乃

敢故爾不肯畏法尊　君不義不忠無廉無耻
上負　朝廷委託下失將士觀瞻宴頒之徒誠
爲可惡今若止是懲治羅榮等一輩而於各官不
爲務本之區處不作經久之計慮則是弓勝孫
安倩忌愈重嫌隙愈深視爲尋常恬不知改平
居無事不時被其擾擾倘遇警急又有莫大之
憂直至壞事而言於事已無補益兼之人如李世
勝多係比先寫本寫狀發來充軍之人如李世
榮韓俊等不守本分臣累曾行取問斷懲治奈
此輩違順不常出沒難保又且弓勝瑣碎頻頻
羅瑛是否與父一同寫發及拘陳別四陳車頭
等審問銀兩數目虛實下落另行外乞　勅兵
部都察院計議行令巡按監察御史將弓勝孫
安并羅榮重加懲治以爲邊方內外官員方命
不和之戒其隱匿費用入已官私銀兩追送入
官雜米足邊仍乞
聖斷念弓勝爲貴近之職孫安有脩復之勞早爲處
置各官使之各得保全名位亦免他日致壞

國家大事臣切受委託邊方事重不敢不言謹
題
景泰五年九月十三日
題爲軍務等事照得口外獨石至長安嶺八城堡
地方原有都督同知孫安充副總兵鎮守臣盛
協贊軍務分守赤城都指揮僉事周賢協同守
備分守獨石俱各不妨往來各城堡管事孫安
與臣原奉　制諭一道周賢原奉　勅諭一道
近該孫安患病回京已將　制諭賫繳訖今照
欽命周賢代替孫安充右參將提督守備仍在
赤城指揮同知吳良代替周賢協同守備仍在
獨石所據守備內官黃整內使陳莊原奉　勅
書并臣原奉　勅諭俱係孫安等姓名在內有
礙公文行遣及周賢與臣等未業換給　制諭
吳良未奉　勅諭誠恐緩急之間誤事未便乞
勅該衙門將黃整陳莊及臣原奉　勅書并
勅諭更換請給及照例周賢等換給　制諭
吳良請給　勅諭各得欽遵奉行謹題
景泰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爲陳言　聖學事臣聞宋儒眞德秀有言大學

一書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而君天下者之
律令格例也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
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故嘗推衍其義作爲大
學衍義一書其間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道
術人材治體民情靡不備具以致崇敬畏戒逸
欲謹言行正威儀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敎戚
屬大綱細目本經援史參以先儒之格言益以
忠愛之正論凡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
盡在此書字字著蘊言言藥石後雖有作無以
加矣百世不惑至今傳焉況其卷帙簡少易於
歲月用功非如群經諸史一時難以徧讀伏惟
皇上親政中興天下仰德所謂無一日不親近儒生
無一日不講劘道義

皇上誠有之矣然臣愚竊謂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自
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興學爲先務之急況以
皇上春秋鼎盛正養德進學之時上項書籍所當留
意臣愚欲乞
皇上於每月經筵及每日早儒臣進講五經四書資
治通鑑之外再於每日午朝之後未申之間就
次政事之餘不問寒暑定立日程擇端良純實
文學近臣更番入直仍兼同師保重臣入侍左
右進講此書一堂之上難疑答問終卷之日周
而復始心領而神會之身體而力行之或措諸
事或警諸心或謹其始或圖其終其於
聖躬
治道必有裨補臣又伏覩五倫書所載
太祖皇帝嘗命侍臣書此書於新城內殿兩廡壁間
日前代官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
豈不愈於丹青乎及聞之故贈太師楊士奇云
仁宗皇帝監國之時常於翰林院取閱此書即命翻
刊頒賜臣下此又
列聖賜臣之
皇上祖宗家法尤當留意臣愚欲乞
皇上特詔近臣檢會上項書版或新別翻刊模印完
全賜及羣臣將見朝行之士欣戴
聖恩感化
善道賢良加勉儉邪華心可以使知勉輔之方
可以使變中常之質亦足以表古人爲君爲臣
皆不可以不知大學之深意
皇上盛德垂之千萬年之遠而無窮矣茲蓋伏覩
皇上自登寶位以來言路大開近日尤爲盛美臣言
脩政立事之方或言安夏攘夷之策此足以見
皇上之有以來言者而言者之足以允副

皇上而無負矣疳邊聞之不勝慶幸臣切以為　朝廷之上君臣之間一德一心以立其本則天心效順人心感孚庶事可不勞而自理夷狄可不戡而自服故臣迂闊之見　皇上獻焉然亦非臣私言求治不如正君規過不如　聖學為養德先儒程頤氏之言也臣自違侍從職分之外不敢輕易他有塵瀆茲者蒙　恩授以邊事凡所陳請多見俞允然皆瑣細事功之末無以為美官厚祿大藩重任受　恩之報以此區區

愛戀不能自已復進狂言伏惟　聖神留意迹遠言近無任兢惕之至若夫不學小見之人謂臣有出位之嫌加臣以希進之毀臣不復有所辭避也具本

景泰五年十二月　日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昆山葉盛存稿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為鎮守巡撫等事案照先據萬全都司經歷司呈前事該抄蒙右僉都御史李秉案驗該少保陳循等題稱各處鎮守等官暫止議事有同方面等因該會官計議奏准各處鎮守總督提督參贊協贊軍務文職自遼東至大同一年一次俱於景泰六年四月初一日到京議事等因抄

賫轉行欽遵到職欽遵案候間今照臣先於景泰三年三月初六日蒙恩陞除山西布政司右參政本年五月初十日到任隨往大同宣府等處管事本年十一月初九日欽奉　勅諭令於獨石馬營等處協贊軍務今該扣至景泰六年四月初十日連閏該歷三年考滿例該赴京給繇緣臣亦係協贊官員前考滿日期與議事日期相近若不預先請乞定奪遵守奉行誠恐臨期有悞未便伏乞

聖裁事合無照依協贊事例於四月初一日到京議

事就於初十日考滿給綵惟復另行給綵謹題
景泰六年正月初十日
題爲勦殺達賊事景泰六年正月十四日准總兵
官過與等手本爲抓探聲息等事據原差出境
夜不收官軍百戶劉安祥等抓報瞭有達賊近
逢等因手本行移到職照依兵部奏准事理遵
守再行選差垂覺夜不收哨探的確行事及令
臣再選官軍五百餘員名與左參將夏忠官軍
五百餘員名俱整搠齊備策應等因准此會同
內官及右參將計議分作兩路出兵及依先次
提督軍務等官會議事理斬殺賊徒之際對敵
之人聽令盡數斬殺不許爭論首級致悞殄滅
其老弱婦人幼小子女俱要生擒通行號令將
士依期會合殺賊數內黃整周賢將領官軍一
千五百餘員名從干營兒紅山兒兀房溝等處
堵塞險要去處指揮王昺等將領官軍五百員
名從獅子溝順路巡哨俱約于議事臺會合本
月十五日據原差哨探夜不收官軍千戶袁能
等回報瞭有達賊人馬在于龍王堂兀房嵯二
處往來駐劄照得臣等人馬已在境外切近賊

人駐劄去處當即分調輕騎一千餘員名分佈
外首緊要處所暗伏據險指揮王昺等原領官
軍五百餘員名臣原領都指揮王林鄭祥等官
軍五百餘員名共一千餘員名俱於本日夜分
投前去龍王堂兀房嵯暗伏至十六日卯時報
有達賊不知數目仍在龍王堂西順路駐劄王
昺王林鄭祥官軍人等向前各賊將官軍百戶
周欽等傷重各官軍奮勇當先交鋒厮殺至巳
時分殺敗賊衆生擒賊人一十三名斬獲首級
五顆收獲到賊馬三十二疋其餘賊人奔命逃
遁山林緣山險樹密恐有埋伏不曾追勦臣先
領官軍五百餘員名防護擒獲人馬回還遇有
左參將夏忠策應官軍一同入境周賢黃整候
至本日未時分據原差指揮吳昇與同夜不收
戚雄等報說哨探直至紅塘口不曾瞭見宣府
官軍及瓜無聲息又兼陰霧雪深難以久住收
兵於本日夜仍從原出厦兒嶺門前後俱各全
軍人境臣等審據見獲賊徒係是兀良哈殘寇
參照此賊爲也先腹心爪牙爲患已非一日
朝廷恩德招撫不從又令其於三百里外牧放

不許一人近邊致有巡兵勦殺今復近邊爲惡
如宣府張家口趕殺出哨夜不收俱是前項賊
虜茲者罪惡貫盈人怨天怒致被殺獲此皆
朝廷威力所致除將生擒賊人并斬獲首級馬
疋軍器等項另行開坐謹題
景泰六年正月十七日

題爲抗拒不服毀罵內臣等事景泰六年正月二
十四日酉時承准兵部照會前事內府抄出欽
差守備奉御黃整題節該欽奉　勑臣守備獨
石兼管領神機銃砲往來馬營雲州提督官軍
日親臨馬營操練人馬因見官軍數少隨取各
隊手本看得協同指揮王鼎名下役占軍人五
十二名把總管步隊指揮劉俊手本內開軍伴
一百五十四名不開跟隨是何官員顯是瞞朧
作弊欲將本官俵軍令處治不期王鼎劉俊抗
拒不服毀罵奔走訖若不具題誠恐下人倣
效調度乞將王鼎劉俊拿送法
司明正其罪以警其餘查得馬營原有內臣守
備仍乞照舊推選能幹太監一員前來馬營鎮
守禁革奸弊爲此具本景泰五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所奏前緣
獨石馬營等處地方達賊犯邊所在城池俱各
捐棄不守該本部節次議奏欽命文武內外官
員前去將驚散官軍人等收集逐一脩復迄今
四五年來城堡頗已堅完守具漸有次第及照
獨石等處已有奉御黃整提督龍門一帶又有
內使陳莊守備而赤城等處見有參將都指揮
周賢提督守鎮右參政葉盛協贊軍務其各該
城堡俱有奏定都指揮分投守禦數多若於馬
營再差太監一員前去鎮守非惟欽差官員太
多下人難於承奉抑恐彼此矛盾邊務因而廢
弛矧今邊報未息瘡痍未瘳凡事樽節減省猶
恐衆情不堪若再生事更張是豈備邊良法所
奏難准其稱馬營協同指揮王鼎把總指揮劉
俊役占軍人軍伴朦朧作弊抗拒不服處治一
節合當查究合無行移都察院轉行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將指揮王鼎劉俊逐一查提到官明

白鞘問有無役占軍人等情如果所犯是實徑
自依律照例發落仍拘出所占軍人着令操守
若有別項情繇具繇回奏景泰五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奏奉
聖旨是所奏指揮王鼎等一面詞不必拏問行文書
去與葉盛體勘明白奏來處治欽此欽遵合就照
會前去照依奏奉欽依內事理欽遵體勘施行
承此除欽遵外案查先據守備馬營都指揮使
王林呈爲挾私陷害等事准本營協同指揮王
鼎手本前事照得本職輪該景泰五年十二月

十六日前赴赤城發放於十五日晚前去不期
有欽差內官黃整於十六日到營有都指揮王
林隨差指揮張順等管領官軍迎接到城下馬
隨問王鼎緣何不來接我有王林回說赤城發
放未回有本官言說我前日差百戶王鑑來討
軍人譚俊等六名打牲他怎不與我便去稟葉
大人知道後本職回還參見不期本官嗔怒喝
令軍牢揪倒要打是鼎分說不知有何罪犯有
今官自行將棍亂打等因又據開平衛指揮劉
俊呈稱亦於本日有內官黃整發放俊說我着

百戶王鑑來揭你要五箇新軍使用怎麽不與
我你却將旂守等項軍犯與各官做軍伴不繇
分說喝令軍牢要打一百等因備繇轉呈到職
行間准欽差內官黃整手本爲軍務事內開景
泰五年十五月十六日到馬營操練于教場內
見得官軍數少隨取各隊揭帖看得協同指揮
王鼎名下役占軍人五十二名其把總指揮劉
俊名下役使軍人一百五十餘名欲將本官責
罰其王鼎劉俊抗拒不伏撒潑毀罵等因准此
續又准本官手本爲抗拒不伏等事內開前因
備赤城都指揮鄭祥呈依奉行據馬營各把總
管隊等官指揮方整等呈體勘得云云備繇同
執結具呈得此照得先據指揮王鼎等轉呈
被內官黃整責打等情及內官黃整手本開稱
王鼎等抗拒本職龍門衛公幹因見係干守邊
內外官員彼此交辦各執一面情詞次日回至
赤城卽欲調取王鼎等前來審量事情輕重虛
實責罰發落當又續准黃整手本內開具題去

乞爲照既已具題不敢擅自發落合候　聖斷施行因將前後情詞俱各停候在案後臣密切體訪審勘前事無有重情面會黃整已嘗調和勉勵其王鼎等來見則又戒飭禁制近又該臣等奉命出境殺賊回軍於厦兒嶺境門內駐劄其黃整因見王鼎軍前頗效微勞躬持酒肉犒勞別無猜嫌今該欽遵體勘前因查黃整平日在邊與臣等同心協力辦事止是一時稍迫未能待下以寬其王鼎武夫亦係得力將官止是一時不曾心悅誠服不能事上以禮是以交搆情詞未免皆有過當別無重情伏乞

聖裁施行謹題

景泰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題爲走回人口事景泰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申時據守備獨石都指揮張傑等呈本月二十四日朱將分據提調整臺開平衛指揮丁堅呈備嘗整百戶杜成甫呈該鎮遠大堅聆高夜不收劉政報本日午時聆見境外男子三人騎牽馬六匹逃走申途殺獲一匹行走六日到邊又說跟隨各賊頭目逃先部未毛那孛平章指揮羅孛平章見今扶着脫脫卜花王的娘子與六歲的兒子在營裏人馬約有二萬常被兀良哈火偷他馬匹數多以此怕他近日與他合火住

主母娘子見今併毘鄰等等前項聽發放說要
青草長時出與南剌忽郎院斷殺及據各人騎
來馬孤自有照例貨賣訖參照各人被擄年久
今脫走回所信未委虛實又恐中間別有虜情
除行內官黃整陳莊協同守備指揮吳良知會
及行各堡守備都指揮等官整搠軍馬聽候調
用仍嚴督沿邊腹裏整飭墩敵堡宮軍人等晝夜
用心嚴謹瞭望提備獲有警急相機行事并行
宣府鎮巡等官一體行屬隄備外謹題
景泰六年五月十五日

題爲來降虜夷人等事景泰六年三月三十日午時
據守備龍門所張壽呈本月二十九日夜五更
時分據提調墩臺把總指揮王忠呈本夜二更
據管墩百戶張榮呈該孤石口墩瞭高夜不收
宋永祥等走報本日酉時分瞭見境外西南
達賊十人騎麥馬三匹從東往南行走離墩約
遠五里隨放砲一個射打本人近墩叫我是好
人見無隨身器械撕繞放入連人呈送等因案
查先據守備龍門指揮張傑等呈爲烟火事
本月二十五日夜四更時分據提調墩臺指揮

曹旺呈據管墩百戶楊興呈備仵戎墩瞭高夜
不收陳貴走報本日夜二更時分瞭見境外磚
墻見迤東火光一處又瞭見大松林迤北火光
一處離墩各遠一百餘里未曾息滅具呈本日
申時分又據張傑等呈爲走回人口事本月二
十八日未時分據提調墩臺指揮丁堅呈據管
墩百戶趙忠呈備鎮門墩瞭高夜不收馬頭驢
走報本日午時分瞭見境外步行二人近墩隨
即放砲一箇本人叫說我是走回人口當就放
入連人呈送等因又據守備雲州堡王榮等呈
本月三十日五更時分據提調墩臺指揮徐脅
呈備管墩百戶李敬呈備守陸文衝墩瞭高夜
不收軍人王圯走報本月二十九日夜二更時
分瞭見境外火光一處離墩約遠一百餘里未
曾息滅各具呈到職已經節行隄備并案候間
隨各據送到夷人并走回人口前來會同守備
叅將周賢審得一名李羅年二十五歲係遠東
女直人景泰元年在本處亦剌的地方被脫脫
不花部下達賊把禿不花知院搶去一向隨賊
在于曲綠地名住過失記月日被也先殺散復

搶在于孛羅平章處隨住爲因過活艱難十本
年三月二十二日夜偷騎馬二匹脫走行了七
日到邊在營時見得達賊約有三萬餘人三個
頭目過活十分艱難常被兀良哈賊偷了馬匹
又說怕南朝人馬征殺常時防備等因一名白
哎住年一十四歲係開平衛後所千戶白四侄
有叔父見在府軍前衛帶俸正統十四年七月
內在于雲州龍門口庄上被阿剌知院部下達
子把禿搶去在于不知地名住過因見達賊那
營不記日月脫走回還婦女一口脫脫碗禿年
二十五歲係也先部下達子兀言帖木兒妻有
夫因被阿剌知院殺散被兀良哈達子搶去隨
住思得艱難不記月日逃走行至中途遇見白
哎住一同商議往南行走到邊據供得此除孛
羅騎來馬匹瘦乏自行照例貨賣訖參照白哎
住被虜年久走回孛羅并脫脫碗禿係來降夷
人及看得孛羅并脫脫碗禿語言動靜俱各伶
俐乖覺中間恐有別項虜情況今東作當興各
堡連日節報煙火數多防範之策不可不嚴除
行內官黃整陳莊協同守備指揮吳良知會及
行各堡守備都指揮等官整搠軍馬器械糧炒
聽候調用兼督沿邊腹裏墩臺敵堡哨守官軍
人等晝夜用心謹愼瞭望遇有大小聲息聽探
的實星馳飛報以憑相機行事并行宣府總兵
等官一體行屬隄備外謹題
景泰六年三月三十日

題爲勦殺達賊事景泰六年三月十六日承准兵
部照會前事要將提督守備獨石等處右參將
都指揮僉事周賢所造殺賊功次冊再行從實
將擒殺賊級官軍人等逐一體勘明白果有不
當開報就便盡數除去將着實有功之人照例
原擬奏事理重別造冊要見何人生擒何人斬
首何人爲首何人爲從明白造冊繳部等因承
此行據馬營等城領軍出哨都指揮等官王林
等各將依奉重別從實逐一明白體勘到各項
官軍職役姓名并先據各官呈該簡舉差錯改
正等項緣繇同不扶結狀粘繳到職除審覆相
同存結備照并造冊繳部外臣切惟景泰六年
正月十六日我軍守龍王堂西殺賊彼時官軍
人等上有宣府總兵提督等官奏奉出境殺賊

之命下有各官分調路道刻定期約及臣等奉行之令甫出境門便遇强敵而此賊招呼醜類敢抗王師蓋在彼勢不相容在我兵非得已以此憑仗　朝廷威靈將士心力致有殺獲成功已經具題去後今該前因臣按原冊并今重別從實體勘得軍馬出境之時南北二哨分行南哨官軍正於龍王堂西遇賊厮殺數内生擒斬首被傷官軍指揮張順等八十四員名委的俱係當先有功員役若是擒斬一人一級止以一人爲首功則啓爭奪賊人首級之弊軍前壞事

他日之憂故臣具以前項官軍爲首其都指揮王林等六百四十九員名亦係當先有功之人蓋用兵之際必須大勢人馬衝入賊陣殺敗賊衆方纔得以下手擒斬只因該部參駁累以人衆爲言故臣以前項官軍爲從查指揮王鬥李引路功尤足稱特以其爲領軍頭目不曾報在擒斬之列其北哨官仵指揮安全等一千七十四員名雖是不曾遇賊俱係敢勇精兵逢振軍聲不爲無助出境之勞則一遇賊之時適殊故

石都指揮王林鄭祥俱身先士卒内王鬥設謀是臣愚不能欽承將順掠美貪功私心未安與論不協故敢先事陳情惟

陛下照臨之不勝幸甚謹題

題爲給錄事准本布政司咨内開准係本司管理

景泰六年四月

糧料官員例該支俸辦事牌冊齋徼除照例將
任內收過糧料草束數目并應該造報事蹟依
式類造須知并功蹟功業牌冊完日具本差人
齎　進外令將例不該造軍馬等項備開回咨
徑自施行等因准此案照先為鎮守巡撫等事
承准吏部照會該臣題前事合無照依協贊事
例于四月初一日到京議事就于初十日考滿
給銀惟復另行給銀等因具題該本部官節該
欽奉
聖旨着四月議事來就給銀欽此照會到職欽遵已
將臣任內該造牌冊事蹟取勘後奈本司類造
去後景泰六年三月初一日又承准兵部照會
為總督邊儲等事該本部擬奏臣所管地方節
報達賊出沒差人舖馬齎文與臣令照舊在彼
且不赴京議事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是欽此照會到職欽遵今該前因除本司照例
齎徼牌冊并臣照例自景泰六年四月初十日
三年考滿以後仍前支俸辦事外今將任內獨
石等八城堡軍馬等項數目開坐具本
官軍二萬四千八十三員名

馬共千四百六匹
糧料五十七萬七百七十六石七升五合二
勺
草六萬三千七百五十五束
景泰六年四月初十日
題為聲息事景泰六年四月二十日酉時節該欽
奉
勑即將差來各頭虜使再三研審是何部落務在得
實星馳奏報欽此會同守備右參將周賢查得本
月巳時該委官指揮李實回報事情本日午時
恐該兵部照會前事本月初一日又承准兵部照會
館待所說語言俱已節次具題去後今奉前因
又據臣等先差諳曉夷語軍人并指揮王鼎等
回報欽遵研審得後起虜使皮兒馬黑麻等內
各人說稱有原係也先部下頭目孛羅平章毛
那孩平章猛可平章將阿剌知院人馬殺散了
將寶奪了又將脫脫不花王母兒子娘子并也先
的娘同他娘子兩箇兒子都搶在身邊又搶了
九個白毡帳子令孛羅差我每來有好的言語
到　朝廷纔說回去時還與阿剌厮殺務要殺

他敗纔罷又先依奉抓辦得前起虜使哈達等
一十三名内一名原係劉僧太監家人漢話潛
地說稱土木搶去原在地先部下有地先因阿
刺知院去殺他時被他自家部下的人殺死了
有實原在他娘子處因亂跟了孛羅平章走脫
見在不曾在阿刺處奪來今孛羅人馬家小約
有二三萬多半行走牛馬瘦少車輛全無伯顏
帖木兒同歹通實罕老小人馬約有一二萬見
在西邊孛羅常有信去要待青草長時會合與
阿刺厮殺阿刺人馬約有五六萬見在北邊牛
羊車輛都被他得了想必青草長時也要來與
孛羅厮殺料必孛羅殺他不過如今孛羅的人
見在涼亭一帶林子裏藏住十分艱難沒喫的
火子裏自家偷馬殺喫人馬也有餓死的又兼
日夜驚慌前面後面都怕人去殺他不得已假
進貢報喜爲名一則討衣食養活一則止軍馬
殺他又聽得脫脫花的兒子兒在營裏要照
舊扶他做王等語通行回報得此臣等恭照所
報事因雖虜人多詐未委虛實大槩劉僧家人
之言或有着實情其虜使之言多是粧點浮

誇誦辭大話虜情關繫不敢隱畧謹題
景泰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題爲收留馬匹事據守備獨石張傑等呈景泰六
年閏六月二十四日未時分據鎮門墩瞭高夜
不收羌景和報本日午時瞭見境外東北山有
青白空馬二匹離墩約遠二里往南行走等因
得此衆差夜不收官軍百戶王俊等前去本墩
抓見前項馬匹在於長城脚外水門東邊喫草
隨即收趕前來等因具呈得此會同右參將周
賢等議得節據走回人口說稱兀良哈殘賊離
邊不遠或言馬上半日可到或言一日可到及
先據韭菜南等墩節次瞭見或三塊或五十隊
或約有幾百人皆是此賊先該　聖恩覓大許
其二百里外牧放今却指此爲緣託名圍獵不
肯遠去往來出沒即如前項收留馬匹虜情多
態雖不可定以意度之或是那營往來一時走
失或是設伏下賺引誘我軍益此賊向來雖云
散漫各邊俱有但卜等地方名爲口外數内赤
城龍門衛所俱是往時犯邊大路獨石馬營二
城孤懸在外況今耕牧在特人畜徧野馬營精

兵一枚其有水草場俱在城北見今牧放馬羣
恐尺邊墻之下長膽活命全靠此時不得拘救
置之他處臣等愚見今日虜賊其醜類佻殺未
已所謂大舉入寇目下或未必然惟此種殘賊
最號强勇而來互相趕殺又最艱難切恐聽其
近邊日深月久狠子野心不顧恩信或俟朝暮
空隙或乘嵐霧晦冥或齊庄衝或撲牛馬羣竊
狗偷旋復散去雖爲小患亦必驚疑人心臣等
目前之慮此爲最先若不先事懇言萬一不虞
言之晚矣伏乞 聖明勅該衙門詳議指示長
遵奉施行

兼合無於兀良哈等衛有何使臣回日請一勅
頭目朵羅干帖木兒等令其遵守先年
勅旨遠去二百里外若再故違邊將必不相容
則是自取罪愆並非 朝廷失信如此庶幾奸
黠知懼邊境可寧所據前項收留境外自行走
來馬匹合無就于本處給軍騎操發屬喂養聽
候并通行各城守備等官嚴督沿邊腹裏整備
晝夜十分加意隄備人畜瞭望聲息一面整飭
人馬專候有警調用及行宣府總兵等官無
施行外謹題

景泰六年閏六月二十六日

奏爲謝 恩事景泰六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該戶
部差進士王昇賫捧欽賞銀二兩采段一表裏
賜臣者照得先該兵部奏准照會令臣查勘龍
王堂西勦殺達賊有功官軍造冊繳報等因已
經欽遵將比先奉命出境殺賊根因及有功官
軍等第并臣不敢受賞情繇備詞具題去後今
皇上明並日月恩同天地臣强顏拜賜之餘第深感
激不敢再有辭免以黷 天聽所有上項賜物

白金文綺謹已祇受嚮 闕謝 恩乞謹奏

景泰六年七月 日

葉文莊公邊奏存葉卷七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衛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烟火事景泰七年正月十五日午時據守備馬營都指揮使王林等呈據提調邊墩指揮程通呈據守樺皮嶺墩百戶王成呈備瞭高夜不收王二哥走報本月十四夜一更時分瞭見境外迤北長海子火光一處離墩約遠九十餘里備報具呈案查本月十四日申時該據王林等呈郭六兒呈備本墩守瞭夜不收張榮走報本月十三夜四更時分瞭見境外興和迤北火光一處離墩約遠一百餘里備報具呈得此已行隄備去後今呈前因會同守備右參將都指揮僉事周賢議得前項節報烟火合當加意防範除行內官黃整等知會嚴督各城守備等官張傑等整搠軍馬器械糧炒齊備聽候調用緩急相機行事及行宣府總兵等官一體施行外謹題

景泰七年正月十五日

題爲聲息事景泰七年正月二十二日辰時據守備馬營都指揮王林等呈據提調邊墩指揮程通呈據守威遠墩百戶梁貴呈據本墩瞭高夜不收趙秀一報本月二十一日申時分瞭見境外西北達賊人馬一百餘騎離墩約遠一十餘里本墩隨放鐵砲一箇各賊往東去訖備報具呈得此會同守備右參將周賢查得近該萬全右衛地方節有賊寇往來雖賊情譎詐不測大率多是三衛殘寇除照依該部近日查奏永平山海等處舊例施行并行內官黃整等知會及行宣府總兵等官知會一體施行外謹題

景泰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題爲緊要邊城急缺官員事據雲州城管新軍正千戶汪宣等呈據已故新軍杜友妻陳氏告稱被協同指揮沙泉喝令軍牢用樺木大棍亂打傷重氣絶身死等因又據鎮撫汪海口告審供得守備王榮協同指揮沙泉等沉醉到於已故新軍杜友停屍處所親自手執藤棍往來街市

打人將伊責打五十餘棍等因行間又據王榮
呈有千戶汪宣暗令杜友妻在於各職門口叫
罵等因據呈得此會同參照雲州城係是獨石
馬營根本地方往年壞事實繇此處脩復以來
原守舊軍十不存五近因軍少奏准但係新編
發來充軍并脩守哨犯人俱各收發以實本
城另設管新軍官管理緣前項軍犯俱是謀叛
妖言强盜人命三犯竊盜奸欺詐僞小人挨閃
攘寇無日無之越城脫走不虛旬日舊軍數少
新軍數多地弱客强臣等所慮爲守備等官者
所當鎮靜防微尚慮生變乃敢酷暴煽酬又且
上下之間猜忌嫌疑自分彼此俱屬違法除已
處治并查照備行都御史李秉施行外緣王榮
沙泉汪宣俱難任用況王榮等事干人命係聽
候拏問另行定奪人員而雲州地方軍犯實爲
緊要不可頃刻缺官管理鈐束合當急爲處治
臣等公同推舉得開平衛指揮張琥保安衛指
揮程道俱各相應前項地方任用乞　勅該部
計議合無行令張琥程道二員守備雲州城其
管新軍正千戶猝難其人及照口外如龍門千

四日節該奉
勅諭寬恤恩宥事理內開軍職官有犯罪發立功哨守等項　勅書到日各還原職其犯科欽害軍等項者止令帶操不許管軍管事欽此除欽遵外緣源等俱係軍職官爲事蒙發立功等項乞爲轉達照依恩宥事理復職等因具呈得此會同守備右叅將周賢叅看得各告并查原發立功哨兩項內除周源等原係口北懷安等衛官員其仇英等俱係別處都司衛所官員衙門俸糧合當定奪及照楊林陳廣等係是脩守并充軍宥復職臣等不敢擅便定奪除備查各人原發粘連轉行兵部外乞　勅該部查照定奪以憑遵奉謹題

景泰七年六月　日

題爲蓄積邊儲事據孫榮等告各年甲不齊俱係官下軍民人等各告給文引買賣遇蒙戶部榜例開中口外鵰鶚堡等倉景泰七年分存積淮浙鹽課其鵰鶚堡倉每淮鹽一引八斗五升雲州馬營獨城廣備倉每淮鹽一引倶粟米八斗榮等遵依赴石三倉每淮鹽一引倶粟米八斗榮等遵依赴官告報鵰鶚堡倉淮鹽前往口南蔚州大同等處糴米運送前來該倉上納爲因蔚州等處相離鵰鶚堡地方程途寫遠山路崎嶇車脚艱貴每米一石并脚費共用銀七錢有餘每思景泰三年并景泰五年赤城龍門等倉開中淮鹽每引米豆止是四斗五升後因上納人少又行減作四斗三升其景泰六年分赤城廣備倉存積淮鹽每引止該七斗五升雖有報中之人而實行上納者少經今二年不能完足兼今口外地方霜早薄收米糧價高斗頭添重若不狀告實是有傷資本進退兩難乞爲轉達量減斗頭便益等因具告案照先奉節准提督都御史李秉照會已經通行去後今告前因叅照孫榮等所告景泰六年赤城等倉鹽糧比之先年斗頭添重延今不完今次鵰鶚堡等倉鹽比之景泰六年又加添重況口外等處霜早薄收米價高貴俱是實情又兼獨石馬營等處淮鹽并各倉浙鹽課鈔開例爲因程途既遠斗頭又重未經報

中查口外獨石廣積等八倉先年糧料共七十
萬零今年七月終實在糧料止五十五萬零數
內馬營廣盈倉并鵰鶚堡倉糧料尤爲數少未
勾蓄積正係緊關用糧之時若不照依先年事
例將前項鹽糧量減斗頭誠恐日久難完不敷
支給臣叨忝邊寄糧餉至重不敢避嫌坐視伏
乞　聖明特　勑該部查照前例從長計議將
景泰七年鵰鶚堡等五倉鹽糧量減斗頭惟復
通將景泰六年赤城馬營二倉鹽糧未完之數
一體量減庶得鹽糧易完邊儲有積今將各倉
相離路程遠近數目開坐謹題

景泰七年十月十三日

題爲陳言　聖德開廣言路等事恭惟我
皇帝陛下　聖德高厚廣大等于天地難可指名以
臣觀之則求言納諫一事尤爲
陛下盛德之首伏覩
陛下即位以來屢下　詔書及災異求言　勑有既
日許諸人直言無隱又曰若諸人直言極諫拳
拳切切以直言下望於羣臣以及軍民微賤此
　　蓋
陛下盛德遠法堯舜湯禹聖賢之君近法我
太祖

太宗

仁宗

宣宗列聖之德也今四夷賓服萬方乂寧何莫非
陛下盛德之效哉臣風聞得郎中等官章綸等近以
言事被繫未釋臣遠在邊方不知章綸等所言
何事意者各官列職朝行受　國厚　恩其所
言或不過　詔書所謂朝廷軍民中事有未宜
及利有當興害有當除等事但章綸等或係新
進或非言官草野之臣螻蟻之見不明聖賢大
道不識　朝廷事體豈無非所當言而言者乎
陛下之意無他不過欲其悔罪省愆改過安分而保
養玉成之爲　國家將來用耳此尤足見
陛下聖德之所以極其盛也雖然臣又竊嘗爲
陛下思之章綸等愚戇無狀罪過難辭然繫獄日久
未荷　天恩臣恐天下之人不能家喻戶曉旁
觀私議或者以爲章綸等發落與　詔書　勅
旨所喻稍異則于章綸等初無損益而　朝廷
未免有厭惡直言之訪豈惟言者將懷自全之
計而緘默無聞亦豈不足以上累
陛下始終之盛德哉臣一介寒微過承　寵命備員
臺諫亦既有年感恩思報夙夜虔切以此願竭
狂瞽少效萬分之一伏望　聖恩憐憫留中
覽俯垂採納必如舜禹之予違汝弼必如武湯
之從諫弗咈必如我
太宗皇帝之超擢言官而其後知府何忠之得以節
死都御史羅通按察使等官柯暹黎悟等之得
爲後日之用如
仁宗皇帝之寬容言者弋謙一詔實錄有光如
宣宗皇帝之不罪直言而李時勉得以榮名令終如
陛下龍飛之初之風厲言路而劉球之贈謚萬世同
休則言路開廣社稷之福而
陛下之盛德無窮矣臣雖瞑目有榮幸焉臣愚不勝
惓惓具本
景泰　年　月　日
奏爲褒恤事臣惟　聖人爲政以仁斯忠厚之道
所繫立賢否死而後定斯褒恤之典所繫行夫
臣子之賢本自常分朝廷必加之意而有所褒
恤者蓋所以伸公論慰幽魂亦以勸不賢而至

于賢一歸于忠厚而已切聞前宣府等處總督
邊備參贊軍務兼巡撫戶部左侍郎致仕劉璉
病故緣臣職在宣府等處監督收放糧料蓋任
之日今總督都御史李秉照會臣管理出給勘
合等事以議定規格授臣曰此皆劉侍郎已行
之法無有不善我等守而行之斯可矣及見宣
府鎮守總兵等官亦皆往往稱述劉璉之賢其
言曰我等與劉侍郎同事日久深敬服之人或
有所干請未嘗有纖毫苟且徇從而人亦無怨
言以其所行皆公道故也又曰做官管事如劉
侍郎之公勤廉謹不愧俸祿矣因又訪之邊堠
士卒無有間言蓋劉璉自爲御史累遷侍郎公
勤廉謹始終如一其在宣府前後凡二十有八
年各州縣衛所倉庫大小事務如收支糧草給
散布花銀絹等項一躬親理辦在官之物雖
朽斷繩索破棄蓆片亦皆變賣錢物入官一無
遺漏且恪有執持不畏勢要雖武夫悍將罔遵
禮法之徒聞其名者無不懾服正統十四年逆
賊侵犯路道不通之時劉璉與宣府守臣同心
協謀斥去浮議嬰城固守卒以保全亦以劉璉

皇上恩禮　大臣遵崇故老其忠厚之澤一何以至
于此哉蓋士乏全材久矣取人之道當先大節
當原本心至于精神所不及防範所不周雖古
賢哲或不能免況其他乎又況劉璉亦嘗累疏
乞骸而近侍言官有言其持廉不貪不負付託
者內閣大臣有言其在邊年久老成可任不必
更替者此又皆臣目所及見錄此觀之　朝廷
忠厚之澤施之有自而我
皇上之大德明見萬代之偉觀也今劉璉既死而宣
府上下之人情一時之公論如李秉等所言如

此雖山于好賢讓德之心而劉璉之賢亦自可見臣愚欲乞
皇上俯念劉璉邊境微勞積有年歲特　勅禮部于常例葬祭之外如近年恩例或量與追贈或別加優異使天下爲臣子者皆將曰賢如劉璉生而　朝廷釋其罪死而　朝廷重其恩　朝廷之待賢者如是孰不相勸于爲善哉則不特以厭一時之公論荅宣府之人心其慰賢勞于既死勸有位于將來多矣臣昔塵侍從今忝藩臣感犬馬未報之舊恩遵直言無隱之　明詔遇

事當言不能隱默謹　奏

景泰　年　月　日

題爲陳情給假乞恩事臣一介寒微累受國恩歷任山西右參政獨石等處管事臣有父封兵科都給事中葉春在原籍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今年七十歲與臣面不相見已經九年臣於近日得鄉人張吉附到七月家書內言臣父氣喘咳嗽等病苦楚賴臣兄葉鑒等扶持奉養未得安痊昨又得鄉人孫恭武附到八月家書內言臣父於八月初轉加氣痰逆病重在床醫藥無效臣父每言荷　國厚恩我死足矣但次子在任不得見面等語臣思父初娶湯氏生臣兄鑒後湯氏故娶臣母陳氏生臣其湯氏係臣前母實生臣兄實同母道以臣未曾陳請恩命未蒙追贈今思在京在外官員三年考滿陳情請給封贈并乞贈前母詰命洪熙年間以來有布政等官蕭省身等請給不爲常例封贈該部覆請定奪欽蒙特准恩旨臣今歷任右參政該於景泰六年四月初十日已及三年節因邊事未得到京考滿未敢陳情即今歷任將及五年緣臣父今年七十加之前病況重生死未保言之痛心臣又蒙恩在邊不敢給假回還原籍省侍但今備冬將過邊事稍寧已有提督軍務并內臣參將等官在任不致悞事臣欲乞　聖恩憐憫合無令臣給假赴京考滿臣當以前情另奏陳請詰命俾臣父未死之前得霑恩命過於他日受賜萬萬臣之志願畢矣臣即星馳到邊辦事圖報

皇恩志萬一臣以父母之故人子之情不得已七子

君父罪該萬死俯伏俟命之至謹題

景泰七年十一月初十日

題爲守制事景泰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在雲州
公幹本日戌時有表姊吳阿員送到家書內說
臣父封兵科都給事中葉春在原籍直隸蘇州
府崑山縣患病於本年九月初十日身故等因
照得本年十一月初九日家書內說臣父病重
臣已於本月初十日具題陳情給假乞恩去後
今又得家書知臣父已故臣係親男例應守制
緣臣奉　勑在邊不敢擅自離職暫行在任伏
候請　旨至日將卷籍等項咨呈右僉都御史
李秉處臣即日赴京順道回還原籍守制未敢
擅便謹題

景泰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成化間彭惠安公韶錄我
昭代名臣最慎許可得吾崑一人吏部侍郎文莊葉
公盛其序公勛業之隆奏議居多大而要者如
劾扈從之失律請居庸之固守是曰諫垣之疏
創邊墻築堡壘收新軍選土兵是曰上谷之疏
惟嶺南之疏未之槩錄稽古兩廣不在五服列
任囂尉佗得竊據一方秦皇漢高所不能臣漢
武開南粵始隸中土歷代相承入我
明聲華漸著並稱名省第嶺海之交民夷雜居撫綏
英廟再御　九五
獨難
詔起公于內艱面承
溫旨以行固
聖明之知人亦良弼之殊遇也觀公奏議前後數千
萬言規模宏大而條理詳密識見卓越而機宜
允當保釐勛業仰答
眷注此未之前聞茲倣菴中丞遂昌應公　以清
忠直亮歷歷中外朝野傾心頃自兩淮進撫兩
廣

簡在益隆平生尚友先哲尤拳拳我文莊公將錄其兩廣奏議較刻以傳是卽趙營平之治隗囂馬伏波之撫武陵韋西川之馴南詔將優爲之又進之爲神禹之舞兩階姬旦之來越裳佐以成功子寔有厚望焉文莊公平生述作頗多其子若孫已刻之家塾獨兩廣奏議未有刻本辱儆菴公以是見託而命爲之序不敢以不敏辭願就正于儆菴亦有光于文莊也已

嘉靖辛亥十月上浣崑山後學張寰誤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

卷一

乞恩終制疏
撫安事宜疏
急補缺官疏
查核軍情疏
薦舉大將疏
請熟貪將疏
備倭急用疏
題留入覲官員疏

卷二

錫蘭山進貢疏
酌定堿軍月粮疏
保留巡按御史疏
殺獲海賊疏
占城進貢疏
劾貪懦將官疏
報會兵日期疏
詳報會勦事宜疏

卷三

土司承襲事例疏
嚴禁需索土司疏
請給倫倭將官勑諭疏
劾總兵會勦違悞疏
再請會勦疏
查處復職官員疏
請湖廣軍兵會勦疏
禁革倉獎疏
調補缺官疏

卷四

土兵抗亂疏
流賊攻破縣治疏
推舉大將疏
慎選正官疏
劾怯懦將官疏
再劾貪懦將官疏
急選府正官員疏
請選大將征勦疏

卷五

覆查夷情疏
再請三撥會勦疏
請補軍政官員疏
擒獲鳳第吉等提音疏
緊急賊情疏
獻俘疏
流賊攻劫容縣疏
查參失事官員疏
截殺功次疏
請補將官疏

卷六

截殺功次疏
請補道臣疏
旌異官員疏
議勦呂趙疏
地方災傷疏
設處俸鈔疏
議勦雷廉流賊疏
再報會勦日期疏

卷七

擒斬海康草賊疏

流賊偷劫城池疏
殺獲功次疏
流賊攻劫縣治疏
急補流官疏
地方善後疏
查核班軍疏
卷八
截殺蠻寇疏
均平徭役疏
措置邊儲疏
查核逆党疏
巡撫事宜疏
卷九
緊急賊情疏
請設道臣疏
查參失事官員疏
勦賊太捷疏
請勦大藤峽賊巢疏
請停採辦珍珠疏
獻俘疏
殺襲海賊疏
卷十
飛報賊情疏
擒獲首惡妖賊疏
保留府佐官員疏
安撫流民疏
措置軍餉疏
保陞官員疏
分勦流賊事宜疏
二廣會兵疏
卷十一
大藤峽捷音疏
旌異官員疏
舉用謀勇將官疏
旌表忠義疏
大捷疏
結勘土司承襲疏
調用官員疏
奏留辦事人役疏
卷十二

汰黜貪懦將官疏
調撥各路將官疏
糧官守制疏
捷音疏
請留達官達軍疏
條畫事宜疏
獻俘疏
水災民患疏
請設梧州帥府疏
劾貪懦將疏
卷十三
摘撥衛所以資守禦疏
薦舉贊畫疏
勦滅夷蠻疏
處置軍務疏
薦縣丞陶魯疏
保陞陶魯疏
勦殺海賊疏
勦內官阮隨疏
卷十四
出城進貢疏
保任訓導侯亞疏
擒獲黨徒劉清疏
急補州官疏
撫安地方疏
流賊偷劫縣治疏
分勦流賊疏
卷十五
劾失職道臣疏
劾地方縱賊官員并自劾疏
尋請達官達軍疏
急催廣西會勦疏
劾新興失事將官疏
劾石城失事將官疏
計處地方重務疏
劾清遠失事將官疏
劾陽江失事將官疏
請兵會勦疏
卷十六
勦滅强賊疏

勦獲新興陽江諸賊疏
刻貪縱道臣疏
續勦陽江諸路流賊疏
保留給縣官員疏
修理城垣疏
患病自陳疏
兩廣奏草目錄終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一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葉盛謹
奏爲陳情乞恩事臣原籍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先任山西布政司右參政景泰七年十一月閒
父喪回還守制天順二年三月十四日奉
勑欽取到京本年四月初十日　欽陞前職巡撫
廣東廣西
聖恩如天臣不勝感激雖粉身碎骨莫能補報緣臣
服制未終伏望
聖恩憐憫許臣終制之日即當任事以圖報效臣不
勝感　恩悚懼之至謹具
奏　聞
天順二年四月十三日

題爲撫安兵民等事節該欽奉
勑諭朕惟廣西廣東近年以來賊寇未息地方未寧
官吏廢法軍民受害今特命爾前去兩廣巡視地
方撫安兵民操練軍馬禁防賊盜欽此除欽遵外
今照本兩廣之境見兩廣之民利害所關休戚

所在廣詢咨訪頗聞其畧中間官吏人等廉勤
可稱者固有而負 國廢事者爲多此等官員
不能爲 國保障不能爲民父母或尸位素餐
而全無寸補或欺公玩法而姦詐百端典兵衛
者私役賣放以操練爲尋常司民牧者吐剛茹
柔視承宣爲何事調兵勦賊本以除害也害因
之而愈多問刑刷卷本以革弊也弊乘之而滋
甚于俗在乎羈縻得體或垂事理而或利貨財
蠻夷貴乎威德並施或要功賞而玩寇盜海道
有明禁或居官而故違鹽法有重典乃徇私而

故縱事詔媚而剝削細民以奉承上司者有之
恣酷暴而黨庇檢小以虐害良善者有之甚至
交構縱容土豪大戶凶惡軍伴積年厮役或刁
詐里書而把持官府顛倒是非以致獄訟繁興
差科失當而怨嗟愁恨紛紜鬱塞者亦有之弊
病若斯遽難盡舉已往禍敗者比比皆然俾俾
未敗者或尚故在 勅諭所謂官吏廢法軍民
受害眞明見萬里者矣切詳前項官吏不過爲
身家之計爲富貴之圖金珠犀象貪得無厭賄
賂苞苴公行未已然神人共怒理法不容下非

身家之善謀上誤 朝廷之大事軍威不振人
心不和盜獞何繇而革心閭閻何繇而得所賊
寇何時而滅地方何時而寧何以副
皇上之心何以回
上天之意臣躬承
勅旨而來官吏之賢否許以獎勸黜罰軍民之便
利許以從宜處置委託之重夙夜憂惕務期安
養以寬
聖慮然治民必先治吏善始斯可善終再照節奉
勅諭賊盜生發調兵勦滅應與鎮守總兵等官
同者須從長計議而行欽此欽遵合併通行除
給榜行都布按三司備行所屬大小衙門官吏
人等今後務要洗心滌慮改過自新管軍者悉
心愛軍管民者悉心愛民免罹刑憲共樂太平
并行欽差鎮總等官俱照勅諭內事理欽遵施
行外謹 題

天順二年六月十九日

題爲急缺官員事照得兩廣地方相去京師路程
遼遠其大小衙門官員額缺雖有申呈公文六
時不能到部竊惟至小衙門但是委官署管便

覺弊病愈多下人受害況今大藤峽等處用兵
夾攻蠻賊正係用人之際方面官員差遣不敷
爲此除各處員缺查出另行外所有見查訪到
員缺乞
勑該部照缺除授前來管事便益謹題
天順二年六月十九日
題爲軍情等事訪得鎮守副總兵參將等官翁信
歐信等與同廣東布按二司參議熊鍊僉事季
駿俱于天順二年三月日期不等領兵前去大
藤峽等處照依　欽依內事理會合廣西土兵
人等勦殺蠻賊等因今照前項官軍前去日久
未審土兵會合有無齊備我軍糧餉是否勻用
即今見在何處班師約于何時殺獲蠻賊已有
若干或彼中事勢緩急或別有何計議緣繇爲
此通行除選差的當官員齎文馳赴各官軍前
查會各項事情至日另行外謹　題
天順二年六月十九日
題爲地方等事照得　臣　奉
命巡撫廣東地方實爲南方重地軍民蠻夷雜
處其中又兼路通番國百貨交聚頻年以來貪
官污吏裝運回家是以尚擁富厥之虛名累受
征求之實禍軍民日困地方不寧總兵等官苟
不得公廉正大謀勇兼備之人彈壓而拊循之
恐數年之後軍民失所重勞　宸慮臣雖叨撫
軍調兵之寄緣又往來廣西不能專撫一方今
訪得守備廉雷等處參將都督歐信將家之子
人中之英以守已言之則俸廩之外秋毫無犯
雖素明義利之儒或不能企及者以將材言之
則謀勇出群久立戰功蠻人畏憚至有流刼不
敢入其境界者臣辭朝以來自江浙入廣咨訪
今日與三司衛所府縣大小官吏軍民耆老詢
訪下情其稱道歐信者衆口一辭皆以爲若得
歐信于廣東總鎮地方太平可以立待人情如
此職司耳目豈敢隱默伏乞
聖明裁察令無將歐信量加將官名目請　勑鎮守
廣東凡事仍與臣等同議而行其廉雷等處已
有歐信所行定規臣等另行會官議委在彼守
備仍聽歐信往來提督殺賊如此將見蠻賊必
以平昔畏憚廉雷者畏憚廣東一方庶幾稍寧

又見將官之賢如歐信者　朝廷必超拔陞遷置之顯位則是

天威咫尺賞罰昭明亦足以格蠻賊之非心起遠人之嚮慕誠為十分利便地方有益再照廣東鎮守副總兵都督翁信在外年久未得一覲天顏合無照依大同宣府總兵官事例暫且回京侍從臣本凡陋愛恩過受　恩至深蔽賢之罪必不敢當亦必不敢謬舉以負輕舉之罪謹題

天順二年六月十九日

題為懲戒沮壞兵政官員事照得廣東都司都指揮千羽見為賄賂事發監候緣本犯賦性貪婪立心狡詐其作奸犯科非止一次累經都御史等官參奏處治又獲被其沮撓人心被其搖惑無廉往來進退兵政被其沮壞人心被其搖惑無廉無恥甚可鄙惡切今地方未寧軍民失所若使此輩又復倖免重獄仍在地方必致人無警懼壞事方來乞　勅該部嚴查本犯過惡狡詐倖免重獄仍在地方必致人無警懼壞事方來乞　勅該部嚴查本犯過惡狡詐倖情緊如果幸逃刑獄亦宜遷調遠方以為永戒庶幾懲一戒百兵政修明謹題

天順二年六月十九日

題為備倭急用事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呈近該賊人登岸將造完在塢千料大船放火燒毀該兵部具奏仍令張通會同按察司官不妨備禦海賊設法採辦釘板木料照樣打造千餘料大船不拘隻數造完給與出海官旗領駕備倭奉聖旨是欽此除欽遵外照得強賊座駕千料高頭大船在海拋泊勾引番賊叉駕雙桅艚船號為快馬張挂旗幟擺列軍火器械將沿海鄉村過往客商行劫本職除會同備倭張通嚴督廣海衛等衙所縣官軍民壯人等已將在海為惡賊

馬賊船二隻擒殺外尚有高頭千料大船因懼官軍追殺開洋未知去向目今正係汛期賊船回洋時候又況賊船樓櫓高大官軍船隻低小勢不相敵欲便設法成造千料大船一時卒難成功若不預為處置豈不臨期誤事切照欽差給事中等官前往古城公幹回還見有座駕四桅大白船一隻空閑拋泊原係軍衛有司備料成造除將千料大船另行設法打造外今係急缺用船之際如蒙准呈乞將前船撥與備倭官旗民快領駕殺賊實為便益具呈得此公同

鎮守等官看得前項占城公幹回還見在船隻約有六百餘料先年回還船隻難係官盖然停泊多年必致腐壞近年雖曾撥與番使亦非舊例況係中國成造出使船隻四面俱有防賊備戰地步不宜給與回國以啓釁端目今既係風汛海道防賊時月兵部奏　准打造船隻又難速成合當欽遵　勅諭內從宜處置事理將前船撥與備倭官旗民快領駕殺賊誠為十分便利為此通行除令選撥的當官旗領駕備倭殺賊外謹題

題

天順二年七月初四日

題為朝覲事照得廣東僻在海隅相去京師幾及萬里府州縣等衙門在任官員多因瘴癘水土死亡相繼又因丁憂考滿新除復任往來動經歲月大小衙門官多缺員事多廢弛軍民失所困苦難言況今廣州等府又有水灾民患肇慶等府又節報急緊賊情潮惠等府海寇不時出沒大軍會合廣西土兵征勦蠻賊督運軍餉日不遑給廣東事勢已屬危迫若廣西賊人流劫殺掠比之廣東尤甚其事勢又可知矣今天

四年正月初一日例該朝覲與鎮守巡按等官公同查得先該巡撫兩廣都御史馬昂等因見兩廣地方缺官悞事已經具奏令布按二司及各府官照例來朝所屬州縣造完須知文冊付司府官順齎類繳官府軍民事體俱得十分利便伏乞

聖恩憫念海隅特　勅該部不為常例行令兩廣所屬州縣官員俱將須知文冊順付司府官員順齎朝覲其州縣官員暫留管事庶幾事無廢弛

桅柁打折漂流粗沙地面打破沈水頭目番稍扶板上岸救護貨物頓放在岸呈乞附近大城千戶所轉行軍民人等前來圍護等因備關會同廣東布按二司委潮州府同知方述等親詣報指處所得見大船一隻桅柁俱折船底破壞沈水脚船二隻打損船內方物俱係使臣通事頭目番稍先自搬扛在岸不見方象隨據通事亞烈李剌麻蔭呈稱方象天順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干七洲洋倒死及據滿剌加國通事占把周三呈稱天順元年十一月內蒙本國王因見錫蘭山國使臣亞烈葛佛剌蔭等船來本國海邊灣歇差同使臣端的加剌查等順搭本船裝載方物資擎金葉表文同來進貢被風將船打破各人扶板救護方物上岸等情問據三

國通事各稱寶貝布疋等件不曾被渰乳香等物彼時因船未得被水渰濕委大城守禦千戶所鎮撫狄壽會官盈同使臣通事人等晒晾完恐遺有沈水在船委官盈狄壽等打撈並無遺下莊船剩量就近寄放廣州府庫收貯方物收貯封劄完整委千戶周榮等管領前項

押兵民壯丁等守護聽候開盤將方物數目備開呈報到院案查先據廣東都布按二司委潮州府同知方述等親詣三司備潮州衛呈稱錫蘭山國差使臣亞烈等佛剌蔭等裝載方象金葉表文進貢被風打破船隻已經行仰各司委官盤撈及具題去後又呈稱滿剌加國差使臣端的加剌查等順搭本船裝載方物金葉表文前來進貢除行廣東都布按三司等衙門行移原委官員照依原今事理公同開盤見數至日另行外謹題

天順二年八月初　日

題爲軍士月糧事據廣東都司呈照得廣州左等衛所軍士有係洪武初年從軍者月支米一石有係後來收集正貼二戶共當一軍者月支米六斗到今年遠中有正戶或貼戶人丁消耗死絕自當一軍無人貼補與舊軍一體征調令地方多事連年征差衣服器械無繇置辦妻子不能顧贍甚是艱難惟所屬潮州一衛收集軍餘有明文月支一石事體相同乞爲關支等因到院會同鎮守等官看得前項軍士委係艱難合當差余雖收集申間經隔年久或正戶或貼戶

題為地方等事照得欽奉　勅旨巡撫兩廣地方除欽遵外緣兩廣地方相去遥遠若遇兩處會議合行事務往來動經旬月所管軍馬錢糧兵民戶口動以萬計兼之兩處猺獞等賊不時流劫御史吳禎處事勤慎盡心乃職官吏有所則傚軍民有所倚賴但一年將滿交代在迩查得近年兩廣公幹都御史王翱馬昂等往來兩廣俱曾奏帶御史林聰亦曾奏差御史呂洪隨同差委往來以此各官俱無悞事伏乞

皇上念臣兩廣地方相去遥遠即今有事之日緩急往來恐有遲悞特乞　聖裁合無令御史吳禎照依呂洪事例隨同差委另差御史一員巡

廣西巡撫事甚地方事甚謹題

天順二年八月初一日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二

吏部左侍郎諡文莊崑山葉盛存慕

孫衛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葉梓

題爲殺獲海賊事據廣東按察司僉事謝瓚總督備倭張通呈天順二年月日不等節據廣海等衛東莞等所縣并各官烽堠報有賊船在海行使及據唐家麻子等處村鄉民人節告屢被海賊殺擄男婦牛羊孳畜家財等物本職等自本年月日不等節督廣海南海東莞香山等衛所大白船一隻雙桅白船一隻在于大井洋邊拋消雙桅白船一隻在洋行使據報隨即星夜兼程至初六日卯時哨到果見雙桅白船一隻追捕有在船近洋來就刻督令官軍人等船隻追捕有在船賊人揮旗招報洋邊三桅大船一隻雙桅白船一隻使帮一處分布賊徒桅船上下俱各擺執軍器鏢鎗竪立旗號鳴鑼擂鼓打紅羅銷金涼傘燒放大小火器齊聲哨指吶喊前來與官軍對敵賊勢猖獗本職等躬冒矢石申嚴號令督勵所部官軍敢勇餘丁民快人等坐駕大船直搗賊船相泊處所交鋒對敵自辰至午有軍

人蔡稅受等二十三名首先挺身過船與賊敵殺官軍民快人等齊聲吶喊奮勇過船其賊首嚴啟盛輪刀舞牌卒衆向前對敵被都指揮張通將本賊兩邊腮頰一箭射透本賊拔箭仍復舞牌前拒又被張通將本賊左手臂射訖一箭本賊抵敵不過就時奔潰落水逃命被軍人何亞達等撈獲官軍人等乘勝將賊衆殺敗生擒番賊二名殺獲賊級一百一十三顆餘賊落水淹死難以記數連船隻兇具賊伙家屬男婦全獲當即收軍回船隨將生擒前賊三名責據俘

獲被虜男婦馮七仔鄭三女等認稱數內被傷一名係賊首王喇嗒即嚴啟盛正身爲從番賊二名婦女一口梁三女係王喇嗒妻是實取訖畧供已差百戶蔡俊飛報并將擒貨等物公同封釘領軍指揮千百戶等官殺獲功次器仗及被傷官軍人等相驗是實通行起解等因到院會同鎮守等官衆照廣東海盜大患有二其一交通外夷引誘姦細貽患中國詳見降到敕聖旨榜文其二叛賊通番置貨往回俱在沿海東抵福建西抵廣西方數千里之內海面山澳地方不常出沒其賊首號稱喇嗒專一交攜無藉不法官員軍民及誘引客商之輩招集壯健惡黨名爲散仔快馬同謀爲惡衣食資本全憑刼掠沿海一帶居民村分名曰打村行刼去處老弱盡皆殺死婦女多被擄辱又擄壯健之人始則拘鎖在船聽其役使終則逼脅化誘相從爲盜連年以來擾害地方殺擄軍民爲惡已極況今獲賊首嚴啟盛原係福建漳州府重囚自景泰三年越獄下海因而潛引各番在福建則拒殺備倭王雄所統官軍拘留王雄奪去千料大船千料巡捕大船累及各官節被衆奏失機重罪至于主謀縱使海道往來白晝黑夜殺人放火刼掠財畜難以數計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有不忍言今者罪已貫盈神人共怒遂使都指揮張通會同鎮守等官衆照廣東海盜大患有二其一交通外夷引誘姦細貽患中國詳見降到敕聖旨榜文其二叛賊通番置貨往回俱在沿海東抵福建西抵廣西方數千里之內海面山澳地方

一旦殺獲有如縛鼠軍民稱快海道肅清伏望皇上念張通謝瓛等官軍効勞將功贖罪首賊量與褒嘉遷擢激勸將來則哲等既次

幸甚除將賊犯嚴啟盛等發按察司會查取問
明白照例審錄呈詳監候并將賊仗兒具送都
司大船快船二隻就令張通脩理領駕殺賊備
貨等項委三司堂上官會盤明白俱用木櫃裝
盛封記細軟犀角等物先行解京麤重肉豆蔻
胡椒等貨備行戶部待報起解并將張通等殺
獲首級梟掛功次勘驗是實行總兵造冊繳部
外合將賊犯并賊仗及首級功次等項數目開
坐謹題
天順二年九月十七日

題爲夷人進貢事據廣東都司備海南衛指揮僉
司呈天順二年八月初六日酉時據崖州守禦
千戶所申備瞭望小旗蘄榮并崖州通遠巡簡
司各狀呈該天順二年七月初六日辰時據三
亞烽夫報有雙桅大船一隻在于本境東路三
亞鹿回頭海面灣泊據報隨即會同巡簡司官
兵當地浦老蒲思麻印等坐駕採魚船隻前去
探問稱係古城國進貢船隻呈報到所已委百
戶何清會同羅州義寧驛驛丞楊仁督集軍夫
將前船接入穩便華潭港頓泊肯犀象二隻

着令番伴喂養照例驹收蓬舵搜簡番使人伴
上岸外有金藤表文係正副使究別陀朴等親
齎在館問據通事林安開報在船方物會同崖
州并各該委官人等眼同封釘完密如法苫蓋
着令軍兵守獲等因備申到衛摘撥旗軍守護
差人通行馳報據此係干外夷進貢船隻除內
官杜喬公同三司等委官照依上年事例前去
開盤見數運送赴　京外謹題
天順二年九月十七日

題爲被賊殺擄鄉民分豁田糧等事據廣東按察
司分巡僉事張昊呈問得犯人二名郭李受從
招出馬震名下原受楊記等銅錢三千六百
文單清等錢三萬五千六百六十五文陳良等
錢一萬八千八百五十五文李福等錢二萬五
千文及鐵叻珠一十八根雜木枋桁桐木共計
二百七十三根參奏行提至日追問未到趙
廣等俱另行又馬震索取吳通等錢一十九貫
倒銀一十九兩六錢當令百戶孟雄收貯見在
合行本所給與各軍吳通等收領取領繳報等
因備咨到院案查先據廣東布按二司并肇慶

府德慶州節次申呈猺冲州痈鄉軍民沈昇等
訴稱節蒙猺賊拾鄰渡江劫殺村民告報守備
都指揮馬震不行督軍截殺棄營入城避住門
禁非時關閉避賊入民不能投入逞散流離及
馬震自到守備並不操練軍士以致賊人窺覘
軍威不振全無忌憚縱横出劫荼毒良民乞請
智勇將官調軍勦殺等因及又訪得本官遞年
以來私殺官軍全不操練縱賊殃民已經會同
鎮守巡按衙門外官員另委都指揮徐昇代替馬
震守備領軍殺賊及仰分巡僉事張昊將馬震駐
劄已行去後今抄前因合無行移巡撫都御史
會同巡撫都御史計議區畫督同各該參將
守備等官上緊會調各處官軍土兵人等親詣
蠻賊流劫處所將前項賊徒抵巢勦捕盡絕永
除地方禍害務在彼此合謀併勢夾攻以圖成
績不許嫉妒功能互相顧望失悞機會如有遼
失令葉盛將逡巡無謀誤事將官指實具奏拿
問候勦平畢日星馳差人回奏奉
聖旨是便行文書與他每着上緊用心勦捕以除邊
患務要地方寧靖軍民安業悞事的不饒欽此欽
遵已行去後今抄前因合無行移巡撫都御史
葉令其會同兩廣總鎮巡按三司官員計議區
畫上緊催督各該參將守備等官調集所在官
軍民壯人等親詣蠻賊出沒處所運謀設法將
各項爲惡賊徒抵巢勦捕盡絕以安兩處地方
務在彼此合謀同心戮力以圖成功不許虛文
延調互相顧望致悞機務如有疎虞令葉盛將
懷奸避難官員指實參奏拿問治以重罪候撫
捕畢日星馳差人奏報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備行除欽遵外爲照近爲瀧水等處賊
府連山縣猺猺與廣西鄰界應該會合夾攻等因
真題該本部查得先該本部擬奏行令兪信等

前副總兵等官翁信等令其各照節奉　勑旨
內事理統領官軍并土兵人等會勦去後今照
瀧水雖稱廣西流賊終係廣東地方況兼廣西
會議相去路遠合于廣東總兵等官處行查會
議處置已經行移副總兵翁信等處查准先該
會同參將范信等官軍于木頭崗等處殺獲賊
首解京并官軍暫回听候會兵夾攻瀧水等因
到院會同鎮守等官計議得廣東都司合調在
衛所官軍二千五百員名隨哨等項官軍一千
五百員名守備官軍一千五百員名備倭官軍
三千員名屯田官軍四千員名廣西下班官軍
二千五百員名布政司合調各州縣原調民壯
俱要先年曾征受賞并今次回軍事故之數另
選精壯補足仍精選有謀有勇不貪不暴頭目
管領令其休息養銳照依期限地方會合調遣
不許科斂賣放并行廣西參將范信催調原領
官軍土壯五千員名知府岑鑑等目兵人等五
千員名隨令范信岑鑑照依彼處總兵官員行
事理管領俱于簿縣駐劄十月十五日早其范
信岑鑑等大頭目先到梧州府與廣東總兵等

官會議分合奇正虛實强弱進兵方畧廣西布
按二司合用軍前閱視堂上官共二員及總兵
等官處合差督發人員廣東合辦兩廣官軍人
民壯人等應用糧料草束軍前犒勞牛酒錢物
銀牌等項及僉運閱視官員已經通行去後續
該兩廣總兵等官并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公文
回報依期會兵各項緣繇前來今照都督翁信
近蒙取回今陞都督同知歐信充副總兵鎮守
臣等除于天順二年十月初七日起程前去梧
州依期會議分兵進勦成功之日另行差人馳
奏外謹題
天順二年十月初七日
題爲苗賊越境流刼地方事天順二年九月二十
一日臣在廣州府公幹審據廣西差到百戶劉
成等稟稱全州興安西延一帶賊情稍寧等語
案照先准都察院三咨俱該准兵部咨俱爲兩
廣地方賊情重事致勞　宸慮督責勦捕除備
抄通行外近據廣西都司并布政司等衙門會
呈及節准鎮守總兵官朱英等手本俱關行臣
前去廣西會議等因查先爲廣東瀧水等處賊

情緊急而兩廣總兵等官互有推調已經查照
兵部二次奏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會同議調
兩廣原調官軍赴
進兵然廣西進兵係是一處軍馬而瀧水進兵
係是兩廣恐有矛盾臣即日前往梧州等處查
候兩廣軍馬到日會議外參照兩廣地方不寧
生靈受害節奉　玉音一則曰上緊勦捕一則
曰不許互相推調一則曰再悞事都不饒為各
官者豈可尚欲徒擁重兵坐視民患自取罪愆
除廣東瀧水已有副總兵歐信左參將范信等
會兵先行訖其廣西賊情近奏全州興安最為
緊急連山懷集亦應亟勦若是虛文延調或止
委都指揮等官必致悞事查廣西見有總兵官
及副總兵官各一員合會一員督同都指揮岑
珙往全州興安一帶殺賊一員會同廣東副總
兵等官夾攻連山賀縣一帶其內臣御史從宜
量留固守本處總鎮地方臣仍往來嚴督官軍
但廣東軍馬見今俱住瀧水征進其廣西之兵
從連山賀縣殺賊者須于瀧水軍前約會以圖
并力夾攻庶得兩無失誤所據分投殺賊官員

該調官軍土官人等俱難遽制合行巡按御史
守鎮內臣俱會同總兵及都布按三司官從長
定議何人領兵于全州何人領兵于賀縣或當
併力合兵先抵全州後及賀縣該調某處官軍
若干某處土兵若干湖廣地方作何移會廣東
官軍約用多少剋期約于何日會合在于何處
俱要抵巢勦捕掃平窟穴凱旋之日依文會奏
若柳州等處地方不時賊情會行彼處守備等
官相機撫捕施行再照總兵鎮守并臣等為
朝廷之大臣領朝廷之地方奉朝廷之　勑旨
當以生靈未安為已事賊寇未滅為已責官軍
人等有功奏　聞陞賞不吝設或再有遷延推
調縱賊殃民玩寇壞事定照奏奉　欽依內事
理指實劾奏已經通行廣西總兵等官會議未
報今據前因參照全州一帶地方正係廣西暖
衿之地入　朝受　命取道于此況且密邇三
司首先列郡而此賊連年為患莫可名狀今者
雖稱稍寧正係此賊因兒各兵會集故意設計
潛伏俟我官軍懈怠將復橫肆猖獗誠恐總兵
等官不為計備必致中賊奸謀臣奉奏　准事

理督令官兵上緊勦除前賊直欲搗其巢穴以
絕患審以靖地方除行各官查照先行事理作
急會議整棚齊備刻期禡牙申嚴號令分道並
進一鼓成功其間察虛實知強弱用嚮導用地
脚或分或合或正或詐全在總兵等官臨時用
心隨機應變務出萬全按察司等官紀功閱視
務合至公布政司等官掌給錢糧不得有誤仍
須一面行令湖廣武岡等處軍衛有司衙門守
備等項官員知會不許縱放奔遁不行截殺如
有坐視故違定行重加參問謹 題

天順二年十月初九日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稾
孫衡州府同知 夢洪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 恩出于 上事近該廣西布政司呈報見
行事例內開欽奉 勑書事理廣西土官子孫
承襲俱聽總兵巡按等官查審就於本處冠帶
等因此欽
皇上憫念遠人之意 恩至渥也但 恩威子奪
朝廷大柄使臣下奉行至公至當尚有未安或
奉行非人 臣恐爲患非細況土官衙門一有爭
差便至仇殺如往年知府岑鑑爭襲一事至今
未妥可爲鑒戒伏乞
皇上日月之明察 臣愚言特 勑該衙門照依舊例
施行 臣地方不勝幸甚謹題

天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題爲禁約接受土官人等賄賂事案照天順二年
九月二十六日 臣爲照節該欽奉
勑諭朕惟廣東廣西近年以來賊寇未息地方未寧
官吏廢弛軍民受害今特命爾前去兩廣巡視地

方撫安兵民操練軍馬禁防盜賊欽此又節該欽
奉
勅諭朝廷以爾之才堪稱任使特專委託亦宜輸忠
効勞殫心竭力務使地方寧靖軍民安妥欽此除
欽遵外照得廣西設置土官衙門所以控馭蠻
夷撫安境土而土官則令世守祿秩管束土人
欲其相安無事共樂太平之治今訪得比年以
來各親臨上司委官人等不以
朝廷之心爲心地方之事爲重不思撫馭惟務賊
貪或因承襲職事或因爭占地方或以調兵爲

縱或以把飯爲名逼發土官土人出辦金銀饋
送其土官人等中間亦有不守法度違天害理
交結通同買求營幹以致是非頻倒事體乖張
官府被其籠絡爭鬬爲之不息蓋緣科索財物
一家所積有限未免科害土人科害不繼必致
搶扒地方何日寧靖軍民何日安妥方今
聖天子明如日月威如雷霆但有贓貪賄賂官員俱
已拏問極刑籍沒家産謀求買囑亦各追究治
罪中外臣僚無不警戒但恐貪鄙之徒尚不知
悛仍蹈前非又恐使令下人誘惑往來誰賫局

騙若不通行曉諭禁約不准貪愚部夫誤觸憲
條抑且邊夷遠人枉受苗害爲此除賊貪詎賫
官員人等另行體察已經劄付廣西按察司備
榜送都布二司轉發各處土官各衙門并村寨
常川張掛曉諭今後土官土人當知　朝廷恩
德當守　朝廷法度敬順　天道慰安人心各
守父母基業自在本分生理毋貪名爵毋越他
境毋違調遣毋好爭訟毋爲攘奪毋事詆訐再
不許交結官員私通賄賂因而科害土人發掠
激變其大小官員或公差人等不知悔改仍前

不公不法力難欺詐接受財物不分在京在外
各衙門官員許令指陳實跡赴本院告理以憑
拏問追給發落情重者奏　聞區處亦不許奸
詐小人虛揑情詞誣陷良善如有故違亦不輕
貸外謹題
天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題爲照例請　勅事照得廣東都司都指揮同知
張通見令總督備倭本官廉潔謀勇人所共知
遥該兵部奏奉　欽依內事理公同按察司發

地方東西公幹餘里所統官軍二萬有餘實爲
重任先年備像杜信原係奉 勅官員所據張
通等亦合照例請給疫得便於行事再照鎮守
廣西少監朱詳節該奉
勅令特命爾同總兵官武進伯朱瑛等鎮守廣西地
方凡一應合行事宜須與總兵巡撫等官計議停
當而行欽此除欽遵外今照鎮守廣東左少監阮
能原奉 勅書有副總兵都督同知翁信并參
將都督僉事歐信姓名在內緣翁信近蒙取回
歐信已陞都督同知充副總兵鎮守廣東亦合
題爲軍情事天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具揭給廣得便於行文謹題
天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題爲軍情事天順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臣在廣西
梧州府會同少監副總兵參將等議往瀧水進
兵間本日據廣西都司呈稱奉總兵等官朱瑛
等劄付十月十三日俱往柳慶等處巡歷等因
又據廣西按察司呈稱本月初八日奉臣劄付
備呈總兵等官會議欽此議差州進兵今照各官俱往
柳慶亦訖未經會議誠恐有誤回報呈乞照驗
等因到院查得先該廣東按察司呈該朱瑛等
劄付內開桂林府典安靈川興寧等州縣接連
湖廣武岡州所管楊蓬等峒苗賊見行出沒流
劫鄉村最爲緊要合當先勦其餘賊徒徐圖整
理又稱全州係通兩京大路實是廣西喉衿即
今秋月正宜用兵事干邊情密務行臣知會等
因又查得先爲全州一帶賊情該兵部擬奏行
臣斟酌賊情緩急催督總兵等官柴瑛等赴莊
調軍勦捕仍前延調誤事令臣指實參奏欽此
奉
聖旨是便行與他每着上緊勦捕欽此欽遵又因全
州賊情該本部擬奏行臣督令各官如有仍前
懷姦避難推調坐視延玩日月指實參奏欽此
奉
聖旨是再誤事都不饒欽此欽遵案查近爲苗賊越
境流劫地方事有朱瑛等節次來文及該部節
次奏奉 欽依內事理皆稱廣西賊情惟全州
最急其次賀縣又其次柳州等處故臣二次行
催各官併力合兵刻期進勦全州已於本月初
九日將備細緣繇具題又查得近准朱瑛等手
本內開湖廣苗賊互相糾合流劫全州等處地

方殺廣軍民益有年矣但彼此豁峒相接使湖廣官軍不相赴期抵峒會勦止調廣西一面官軍進取廣西所轄賊巢峒寨則賊徒未免奔遁湖廣武岡州所轄楊蓬等峒地方藏躲軍兵雖俘獲功不能永靖民害一旦兵散遺下脫捕窮寇豈不爲患愈深必須湖廣量調官軍赴期夾攻以杜奔遁之賊以免日後之患今雖着落總兵方瑛行令武岡等處守備官員整搠軍馬如遇殺敗賊寇奔遁本處潛聚令其設法截捕誠爲殄除禍根訪得彼處邊界爲惡苗賊峒寨犬牙連絡所至武岡豈止一日若非動調軍馬以振聲勢不能撲其巢穴鋤其强梗除欽遵整搠軍馬候催調左右兩江土兵齊日親統分道前進廣西所屬邊界行事外緣有前項窒碍事情煩請親臨廣西審度地方事勢會議處置等因爲照比先廣西總兵等官具奏之時其地方事勢已是審度周詳處置明白而該部覆奏所云前該總兵等官止是調弄虛文不行用心勦滅等項詞語誠爲切中廣西之病況又節次欽依在任爲人臣者豈可再有支吾再爲推調取罪戾況武進伯朱泰左都督陳旺身擁極品之貴手握百萬重兵苟能同力一心以誠信待人以公正率下恭承　上旨奮勇出奇鼓舞三軍振揚威武早爲會議上緊刻期出其不意搗其不備痛行勦殺使無遺類雖有一二奔遁殘孽餘寇方且首竄不暇尚敢再爲後日之患耶所據全州軍馬總兵副總兵事体歸一不須親督而瀧水係是兩處軍馬恐有誤事必待瀧水功成却當馳赴廣西再議別處征勦忠告之言必須領納拭目太平洗耳捷報又經行移各官并令廣西按察司備行鎮守巡按都布二司催請各官欽遵節次　欽依并查照先次節行事理即刻會議前去全州一帶併力合兵施行去後今據前因臣切詳兩廣軍窮民怨所在傷殘可憂可危非止一事以賊情言之廣東則有瀧水連山二處廣西惟全州最爲緊急其次賀賊即係廣東連山一起又其次柳慶等處而根源淵藪則惟龍山大藤峽最大臣平三詢訪斟酌緩急正謂今秋進兵廣東則有副總兵歐信兼同廣西左參將范信夾攻瀧水廣西則有總兵

官朱瑛副總兵陳旺痛勦全州兩處進兵各不
相妨不閱兩月全州瀧水俱各掃平方再行刻
期於來年春初兩廣會兵廣西從賀縣入廣東
從連山入三月之內可底蕩平然後休息軍士
養威蓄銳來年秋冬仍會兩廣軍馬掃平龍山
大藤峽蠻賊巢穴臣雖輸誠竭忠禁約曉諭更
得廣西總副參將以及三司等官皆如往年都
督山雲號令嚴明下人莫犯廉潔無私不與土
官交接則
天意自回人心自悅蠻夷自然向化歸復柳慶等處
俱合拳問謹題

天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題爲緊急賊情等事天順二年十一月初八日臣
在瀧水連灘哨營軍前本日未時據廣西桂林
府并都布按三司各申呈全州一帶自本年十
月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止緊急賊情殺死烟死
擄去人牛等項數目緣縣并賀縣等處賊情到
院案照先爲全州一帶賊情緊急已經節次通
行廣西總兵等官朱瑛陳旺等會議進兵續據
都按二司呈稱各官未經會議前往柳慶等處
巡歷并又呈稱全州等處賊情已經備錄各題
參奏并再行各官進兵去後近又准本院咨爲

地方賊情事該兵部奏、准先勦全州等處後
往賓州撫捕等因又經節次通行各官俱無回
報今又據呈前因恭照全州靈州興安灌陽義
寧等處地方相離廣西桂林府鎮城近者不過
半日遠者不過二三百里耳目之下戶廷之外
況係往來衿喉之地而此賊遁年爲惡難以盡
言總兵等官統領重兵　節次　奉
勅旨　明知秋高冬深若不
進兵賊必行劫又節次行催置之不理託稱巡
歷自行去訖致令賊人大肆殺掠逼近鎮城畧
無忌憚不知柳慶有緊急巡歷何等事務使其
十月初八日准　臣　進兵公文隨即整兵前去緝
不能殺賊成功此賊必不侵犯今自十三日至
二十七日被燒毀房屋禾倉牽趕牛畜搶劫粮
米殺死烟死并擄去人口有姓名者已踰百數
唐克寧又告殺擄四十一都男婦不計其數王
五等又告兄王四等奔走爲塘岩藏躲被賊放
火烟燒一岩人口俱各烟死等因其自二十七
日至今殺死烟死者知其幾何矣且逼近城池
事系可測守邊官員偏執自專失誤軍機罪何
可逃除再行各官令其查照欽遵節次　勅旨
當念地方倒懸作急親率官軍前去勦滅前賊
并將賀縣事連廣東連山地方賊情通行廣東
副總兵等官施行及將廣西司府等衙門報到
各起賊情公文抄粘備咨兵部查照施行外伏
乞
聖裁早爲區處庶免一方生靈久受荼毒謹題
天順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題爲杜絶贓官姦計事伏覩
皇上嗣正天位以來欽奉
詔書內一款今後文武官員人等爲事犯贓充軍爲
民降調者遇赦不宥永爲定例欽此欽遵天順元
年四月十二日欽奉
聖旨如今各處百姓艱難蓋因司府州縣官多不得
其人恁翰林院同吏部兩法司便將那比先有贓
放回復職的并見任操行不端政蹟無聞年老等
項及見缺的都查出來另選好郎中員外郎主事
給事中御史等官補缺將替出的都着冠帶閑住
欽此欽遵　臣　有以知
皇上至剛至明之　聖德撥亂反正之

聖心矣蓋如往年之閩浙即今之貴廣盜賊生發軍
民受害或別有繇大槩多因貪官汚吏不體
朝廷養軍養民之心剝削激變所致在武弁固已
難容而文職尤爲可惡以其號通詩書能知文
墨故也司府州縣不才職貪官員僥倖不發者
尚多而事發者亦復不少但姦詐小人閭知首
告職貪實跡事發慮必提解問罪預行脫逃或
躲回原籍不就拘拏或冊有實封不許邀截又
有提解到官雖已問結經年累月故意遷延解
京者妄訴冤枉贖罪者不肯運納專望
恩赦
復職即得遂其姦計切照貪贓事發者時多
任內被害小民首告及其遇
赦又得罔住其
原首之民被其挾讐報怨勢有必然致令民窮
民怨盜賊漸興地方糜爛於此參查得正
統間條例官軍官舉勦減糧賞發遣立功復職者
尚尹改調衛所登容文職僥倖復官者却容仍
罔原任伏望
皇上憫念生民疾苦特乞
聖斷着爲定例合無今
後司府州縣文職官員但犯贓罪被提因而脫
逃并罔結致已勘實在罪者雖經
恩宥復職
亦要調除邊遠不許仍復原任庶復照依元年
欽奉
聖旨內事理不許官事冠帶閑住則姦計不行杜絕
貪官之望貪官不用實爲生民之福謹題
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題爲緊急賊情事照得廣西全州一帶劫殺賊徒
固本處草寇多係湖廣武岡州楊峒等處苗賊
越境前來爲惡不知湖廣該管武岡州地方都
指揮等項將官所管何事縱賊侵害鄰境再照
廣西賀縣及廣東一帶獞賊固在本處地方爲
賀縣連山一帶但與湖廣錦田江華等處相通
若湖廣官軍不行夾攻必致奔通楊峒苗賊巢
穴勢須協勦方保萬全乞
勅該部計議將武
岡州縱賊都指揮等官量與懲治仍令湖廣三
司各委的當官爲堂上官分投於道州并武岡
洲等處督同守備官員統領官軍民壯人等併
力協謀抵巢勦賊并退截奔潰實在罪者雖經
恩宥復職
天順七年八月十五日

題爲禁約包攬錢粮廳官害民事據廣西布政司呈切照所屬桂林等府廣儲等倉所收遞年稅粮每被桂林中右二衛并護衛及臨桂縣無籍軍民沿途邀接各處部粮之人百方巧計攬稅粮入已連年拖欠不納及至事發追問軍丁哨瞭民人擺站因與官吏情熟旋復在倉挑攬粮米被其費用里甲因之負累姦弊種種積久未絶等因到院緣無指名合候訪察另行及訪據廣東布按二司屬潮州等府亦有包攬錢粮惡棍遇蒙赦宥僥倖免罪以致倉粮缺少等因黎照稅粮係民膏脂軍國所資莫重於此豈容包攬奸豪侵欺入已上廳官府不害小民查一應奸弊先年俱有聖旨榜文禁約以此人知畏憚不敢輕犯今經年久合再申明乞勅法司計議嚴立重典查照先年榜文通行請給禁約庶得奸人有警錢粮可完良善免致負累官府不誤供給謹題

天順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題爲緊要地方急缺正官事照得廣東肇州府地方係與米頭嗚等處賊巢鄰近迺年被廣西流賊出沒糾合劫殺搶擄未瘳人民困苦近本府同知一員先爲事爲民推官一員又爲瘴癘病故通判一員又因事簡裁革止有知府李遜今又爲事被提赴　京訖查本府戶少民貧而賊徒又出沒不常固不可日久缺官亦不可付之庸劣今訪得肇慶府同知饒秉鑑廉謹自守且有幹濟先因殺賊功次見支從四品俸伏乞

皇上俯念廣東邊遠緊要地方急缺正官特　勅該部將本官陞擢銓註本府管事謹題

天順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四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衡州府同知　夢洪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謀殺官長事天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

瀧水連灘營軍前據廣西都司都指揮岑瑛呈

前事參照所呈內奉　勅令岑瑛與同總兵等

官設法及不許泄漏一節宜從各官徑自欽遵

另行外止將爲撫安地方人民事照得都指揮

岑瑛呈稱知府岑鑑身故要行處治等因雖查

無三司公文緣岑瑛係都司官所呈諒已是實

但岑鑑係土官知府既已身故未見爭襲實蹟

亦無承襲公文難便定奪處治合先給榜撫安

人民不許驚疑譬殺并催取從公保勘應襲公

文爲當已經備榜劄仰廣西按察司行都布二

司并鎮總巡按等官作急公同將備去榜文再

行議看明白如果別無窒碍可行選委都布按

三司官員齎去該府撫安催勘通行具繇回報

若是訪有窒碍難行別有何項長策就便作急

計議施行務須事妥人安毋得推調遲誤委去

官不許仍蹈積弊致有受賊之名自取喪身之

禍去後本月二十四日又據軍前廣西左參將

范信差百戶高瑛順賫田州府印信手本爲緊

急賊情事到院除不到目兵已行總兵等官於

柳州聽調并都指揮岑瑛下另調訖所據呈內

開稱知府岑鑑身故衆心懇惶經歷司已行備

榜撫諭稍妥及會議已將印信委送岑鑑親弟

岑鐸管署待後岑玹長成襲繼似無爭競不必

再撫係是夷情難以遥制又經劄付廣西按察

司行都布二司并總鎮巡按等官查照原今事

理從長會議應否再行撫安徑自定奪施行不

得紛擾失誤去後俱未有回報今照都指揮岑

瑛所呈內除岑鑑身故事情目下既無爭競未

可相激啟釁合候其承襲公文至日另行其稱

奉　勅密切設法行事等因臣未經奉有原行

不知是何年月因何情節曾無完報已有各官

徑自欽遵外所據內開泗城州等處土兵于柳

州永福等處沿途奪人槍取禾畜殺傷人命捉

擄男婦要挾取贖及叫稱明年我每約衆不來

看你每如何奈何等語及訪據兩廣齎送公文

舍人王斌岑瑞等俱稱前項生兵經過去處館
驛鋪舍房屋未倉多被燒毀甚至殺死平民下
人驚疑號哭無伸總兵等官親臨在彼不能分
理等因已經行勘未報參照土官衙門雖是羈
縻邊夷自　祖宗以來悉聽地方總兵等官統
領管束俱各奉行號令不敢有違然蠻夷之性
有所違犯誅之則不可勝誅化之則未易從化
惟在撫馭將官有英武之才有廉潔之德英武
則必不怠慢廉潔則必不驟擾不怠不擾因而
宣布　朝廷　恩威申嚴閫外號令不待兵戈
而自然敬信而懾伏矣先年廣西總兵等官
多能無愧于此今者泗城州等處土兵跟隨總
兵等官一路同行肆無忌憚又有狂悖言語則
今日總兵武進伯朱瑛右都督陳旺等其不能
使蠻夷畏憚不能爲軍民分理有失觀瞻不稱
重託已自昭然可見但各官先因偏執不遵
勑旨前去全州進兵貽患至今未寧除先行參
奏及後次具　題并今行勘先到全州灌陽
三處殺擄人民三百餘人及又報到十一月十
六日蠻賊尚在靈州等縣劫殺三司公文抄粘
備行該部外若不再乞處置必致日漸日深法
度廢弛貽患不小臣叨耳目又係地方隱忍不
言養成禍患一旦事出不測則隱蔽緘默之罪
亦無所逃伏望
皇上俯念地方早爲處置不勝幸甚謹　題
天順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題爲流賊攻破縣治事天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在連灘營軍前據廣州府連州呈切照卽今
瀧水進兵賊首賊徒連日擒殺已見次第但緣
地闊山深又緣廣西土兵因知府舉鑑身故久
調不到未得搜捕盡絕若便掣軍前赴連州誠
恐兩相誤事及照連州所屬連山陽山二縣俱
係原無城池去處合添委都指揮分投固守截
殺爲此除再行都指揮尹通耿全等于各地方
嚴督官軍用心捕殺保固地方守護鄉村專候
瀧水事畢回軍之日會同廣西總兵等官統調
軍人赴期勦賊寧靖地方不敢生勞
奉　欽依參照指揮莫顯既領官軍在彼不行用心截
殺致有失機誤事合當奉問再照都指揮尹通
不行督捕亦當有罪謹　題

天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爲地方爲重事臣于天順二年四月奉　勑前
赴兩廣經過山東訪得平江侯陳豫在彼受任
事妥民服兼之絕不騷擾臣與陳豫絕無知交
但詢訪得　朝廷任用得人下民感戴
聖恩臣亦不覺感動今照廣西邊夷接連湖廣貴州
廣東俱係未寧地方況兼廣西一方軍窮民怨
所在傷殘可憂可危臣未得一一訪實不敢爲
皇上盡言即日又因全州遲誤進兵劫殺愈甚土官
岑兵公然悖慢已將總兵等官節次具　題外
切緣　朝廷用人得其人則一人有餘不得其人
雖多人不足廣西若得廉能總兵官一員老
成曉勇參將二員同心盡職可無誤事其山東
腹裏又且密邇　京師萬萬無虞伏乞
聖恩憐憫廣西一方事勢危急及察臣愚誠特賜裁
察委用地方幸甚臣過蒙
聖恩起臣于裏經之中委臣以耳目之寄責臣以地
方之重苟有所知若避嫌顧忌而不言是眞負
一個臣所不敢謹　題
天順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題爲慎選正官撫安地方事據廣東分巡僉事張
昊呈據孫繹狀告任廣東肇慶府德慶州知州
天順二年十二月廿二日三年考滿例該給繇
緣繹自天順元年以來染患山嵐瘴氣積成痼
疾見今兩目昏花難以蒞事理合具告乞爲轉
達等因具呈到院照得近爲德慶州所屬瀧水
縣地方逍遙等山猺賊鳳弟吉等劫殺人民二
千餘口已經欽遵奏　准事理統調兩廣官軍
勦捕至今尚未掃平一方人民傷殘之餘頗連
罹若平賊回軍之後遺下鄰近猺獞若非得人
撫安必致愈加失所今德慶州知州孫繹三年
考滿既已老病及查得瀧水縣知縣周剛扣該
明年六月九年考滿若候考滿方纔申缺除補
誠恐路遙急難到任而兩廣官軍回軍之後缺
官管理地方誤事未便除行孫繹暫行在任外
乞　勑該部于在選監生并進士內精選老成
廉幹之人除授前項知州知縣前來管事庶得
民夷得所地方無虞謹　題
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題爲退縮陷害軍情等事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二
日臣在瀧水連灘營軍前本日午時據廣西都
布按三司呈前事又准總兵官武進伯朱瑛等
手本爲勦除蠻寇事天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辰時准右參將孫麒咨稱近依會議事理回
營拘集各府州司族目曉諭申明號令追賊有
功重賞放回各遵前去到于洛容分布五哨行
仰指揮張顯李玉劉順千戶聞祥孟繼等領至
東泉分路各官呈稱前項官兵一開取路往柳
州柳城分散去訖等因除差官分投根趕欄當
各倚人衆行兇不服難以拘治官軍力寡不能
前進除令各官領軍各回照舊哨守外等因到
院案照先爲全州一帶賊情緊急兵部節次奏
准行令武進伯朱瑛右都督陳旺等統兵進
勦有各官不肯會議自往柳州巡歷以致賊人
隨即出劫殺死人民數多各官因見全州誤事
臣又節次催督纔領兵赴全州復被土兵于柳
州永福等處殺人放火等情臣已節次奏及
請乞處置去後今又據呈被賊殺死都指揮馬
等男婦四百餘名口及手本開稱所調土兵一
開各散等情及審據齎送公文吏舍廖福張輝
等稟稱十一月十四日全州殺死馬都指揮其
義寧等處亦俱失利我軍傷死數多十八日總
兵副總兵等官俱各回還廣西城內並不聞有
殺獲功次各處賊徒蠭起又往古田等縣地方
愈加猖獗廣西城外水東人家俱各驚疑搬移
入城等因又據廣西按察司解送爲事都司經
歷等官錢潤等審說相同參照武進伯朱瑛右
都督陳旺等膏梁子弟狐兎奸險幸蒙
當宁之時厚恩謬忝總戎之重寄不思保障惟務賊
貪欺天罔人有非一日尅衆剝下固非一端以
子女玉帛爲善謀以苞苴賄賂爲能事潛惡隱
愿蓋難盡言最爾蠻夷頃因作孽雖
皇上督責勦捕　命之已過于再三奈各官偏強冥
頑行之不見其一二本無事而往柳州巡歷于
士卒殺百姓如不知聞不得已而回全州進兵
于賊徒殺將官似無干涉百姓倒懸已極兩人
僅免而歸況且賊徒各處生發其奈土兵一開
散去處地方事勢如此十二府州生靈若何

求其根本源流實是賊貪壞事各官不思身爲
主將親領官軍調度乖方以致失陷都指揮馬
瑄等又不躬親策應追殺賊寇却乃臨陣先回
坐視民患失機至此罪不容誅再照右參將都
督孫麒護稱官軍力寡互相掩飾及退縮不行
救護策應指揮等官謝誠宋瑛等俱合一體查
提問罪除再行各官上緊勦捕前賊并將都布
按三司報到節次賊情公文二十四紙咨粘兵
部奏　請定奪伏望
皇上念廣西一方生靈塗炭早乞處置特命廉能智
勇大將作急前來總兵鎮守仍調湖廣廣東將
官合兵掃平楊峒等處賊徒拯救生靈謹　題
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題爲謀殺陷害激變地方等事據廣西按察司呈
到院案照近爲退縮陷害軍情等事該被殺都
指揮馬瑄家人馬聰告稱官軍退縮失陷等情
及准武進伯朱瑛等手本開稱所調土兵一閧
散去等因已將朱瑛陳旺等另本參奏外臣切
照近年以來兩廣貪風大盛而廣西尤甚其于
土官衙門取財壞事又爲尤甚如百戶劉瑛者
已經事發而其餘不發者不知凡幾也蓋因在
土之人肆行賊貪其餘土官衙門襲職者要錢
調兵者要錢及兵既到則有下馬錢拜見錢把
飯錢放回之時則有歡喜錢以致土兵輕視上
司全無畏懼前日柳州一路殺人之時今次一
閧散去之日聞之土兵各言大人每要得我錢
多了我不搶劫從那裡來你明年再休想要調
等語其他于廣東等處替班官軍新舊交換俱
各要錢若無錢時展轉遲留或指調徃艱難去
處如近日潯州一帶湖廣新班官軍二人不曾
到哨舊班官軍不顧城池空虛盡數差人取回
似此顛倒謬妄不能盡言其他信憑左右地脚
積年棍役訪出所屬衛所但有富官輒便差調
廣西百般舞弄或言調發征進或言留做旗牌
必飽婪壑方纔放回其于富軍亦然中間因有
官軍願就安逸者俱各投託在城鬧住以致在
下頭目官員互相倣傚上下同風又有把水錢
濫受　朝廷名爵又有總兵重柄行賂者既不

肯言被害者又不敢言欲行體勘無有踪跡兵到任日淺念各官俱係大臣重任言之辱　國姑爲包涵保全止用禁約曉諭冀其改過遷善勉圖自新臣先次爲撫安兵民事具　題榜文實緣于此不料廣西總兵等官畧不改悔致茲壞事臣思廣西地方若不解絃易轍仍爾容留毫無懲創俾得優閑退去享用多賦則後人全無警戒地方事未可知除將受財激變土官百戶劉瑛并已行廣東嶺西道奏提詐取獞人財物指揮張文等外再照贓貪壞事官員專倚兩廣離　京路遥拿問動是經年僥倖遇例宥罪以致猺獞通年劫殺地方不寧目今廣東瀧水等處首惡鳳弟吉等亦因巡簡張孟賠男張紃等哄誘爲惡又從而逼要銀兩所致伏望　皇上念邊方遥遠念地方事重特乞　聖裁處置令無今後兩廣不分文武官員人等但有接受土官財物者俱發邊衛永遠充軍官衙門并猺獞人等錢財貨物事發者合無請　勑旨定立重典從何處治施行仍榜諭土官衙門并猺獞人等知會庶幾大振已壞之事權新蠻夷之耳目可以調遣土兵可以撫安猺獞其廣西等處投託在城官軍人等查究得出悉治以罪退還原衛庶使姦貪有所警戒地方可以保全謹題

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題爲傷殘地方精選正官事據盧彰告係廣西潯州府知府年六十六歲見患兩耳風聾眼目昏花年老不能任事等因又據黃英告係梧州府知府見年六十一歲天順二年三月以來得患風濕病症兩目昏花等因又訪得慶遠府知府黃振亦年六十之上精神疲倦不能管事兵切惟即今廣西地方所在傷殘盜賊殺人朝出暮入人民戶口視洪武年間十去四五甚者已去大半遺民殘命甚可矜憐地方干繫甚可憂畏且近因廣西全州失利賊情尤爲緊急其知府係一方領袖州縣表儀若知府得人則州縣俱可料理人民有所倚賴庶事可以辦集地方可以保全雖廉能精力之人汲汲有爲尚恐難于支持若使老病之人苟且在任地方庶務不言可知今各官年老有病數内盧彰龍鍾已甚且朝覲在邇本府同知通判經歷知事俱各員

缺若又直待親到吏部察其老病方行銓補路
程萬里來往經年缺官地方必多壞事伏望
皇上憫念地方特　勑吏部于在京近侍風憲或部
屬等官內精選廉能有爲官員歷授前職不爲
常例馳驛到任以救生靈以安地方其盧彰黃
英黃振等聽其朝　覲到京之日勘驗施行實
爲地方之幸謹題

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題爲緊急軍情等事天順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巳
時據廣東肇慶府新興
縣腰古驛驛丞鄭禧呈天順二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蒙
總兵官武進伯朱瑛等并都布按三司交割依
蒙將前項公文已于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到各
衙門交割外當蒙總兵三司等官分付各有公
文順齎回復至十二月初九日申時有巡按御
史吳綽回還繞得討議公文停當彼時有總兵
少監等官俱在察院相望回家本日二更時分
有總兵官朱瑛忽染風證至十二三日不語公
文未得用印止領都布按三司公文順齎回還
等因　到院案查先爲田州府知府岑鑑身故
及瀧水進兵抵巢殺賊之際而田州府土兵俱
各不到因差本官齎榜前去廣西會議施行并
差軍前廣西僉事余泰前去廣西總兵等官處
坐調都指揮岑瑛部下目兵去後今據前因除
另行外照得先爲廣西總兵官朱瑛陳旺不遵
奏　准事理會議仝州進兵却調各處軍馬自
徃柳州巡歷以致仝州一帶賊人乘虛而起及
至回還又被土兵于柳州永福等處殺人放火
且義寧失利土兵一閧散去以致失陷都
指揮馬瑄等已備將情詞參　奏具題去後
今又據前因又據都布按三司各報近日賊情
及有軍前參將范信收有都指揮岑瑛稟帖內
言今年進兵一事皆是陳總戎固執偏見暗機
分哨即目蠻賊得勢實壞地方土官抗拒全無
忌憚瑛乞離廣西城願徃在外地方整守以圖
補報等因已訪得廣西各處蠻賊所畏者狼家
土兵通年殺賊多倚此輩今年各賊因見調來
土兵不聽號令總兵等官親督同行公然殺掠
及到義寧一閧散去遺下官軍數少調度乖方

致將都指揮馬瑄等殺死義寧傷死官軍尤多
遂令蠻賊窺伺因而四面蹿起連日賊勢有增
無減桂林城外軍民驚疑多已搬移入城軍民
男婦將各官唾罵衆所共聞一時輿論皆謂各
官向來惟是接受土官并官屬人等金銀竟至
壞事可爲痛恨蓋緣去調土兵之時多是坐定
數目派要銀兩及至到時又令跟隨爲首過錢
千戶易秦周裕等拘逼要拜見把飯等項銀兩
以故常年土官領兵者今年無一赴調如都指
揮岑瑛亦係土官俱惡各官如鴟梟避各官如

蛇蝎願離廣西別圖補報查廣西地方人民連
年被賊殺擄戶口數目比之洪武年間有十去
四五者有十去六七者傷殘未死之民朝不保
暮流離困苦專爲避賊之計或結巢于岩崖土
壁之上或晝夜乘舟往來于汀洲磯石之間或
在石峒又有燻死烟死之恐聞者不恐見者痛
心遞年全倚土兵出力協助官軍聲勢强勉支
持不料又被各官賊貪壞事各官罪犯雖死何
足以贖哉臣又訪得修仁荔浦等處賊徒村落
甚多最爲兇暴今者各處蠭起況土兵既已難

調而官軍又復數少朱瑛又有中風不語患病
難痊伏望
聖恩憐憫一方生靈
祖宗重地特發　雄斷處治各官以慰軍民憤怨之
心仍請　命廉能智勇大將一員星夜馳驛前
來梳救塗炭別給　勑旨或黃榜曉諭土官衙
門蠻夷人等遵守謂　朝廷已知貪官壞事其
土官衙門亦不當以貪待上官因而不聽號令
故違調遣及擅自散去今後若有此等貪官
朝廷作何處治土官人等若違調遣亦有重罪
不感動人心若不嚴號令新耳目則地方實是
難保他日伏望
主上勿以臣爲緘默不言臣受　恩　命至重今日
事情危急迫切不覺盡言不覺慣涕除行給榜
撫安并相機勦捕及將三司賊情公文并岑瑛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四

東部左侍郎謚文莊覓山葉盛存葉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題爲惡逆等事天順三年正月十一日臣在連灘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管軍前據廣西田州府申到院案照先據廣西湖廣永州府道州江華縣申到賊西連廣西懷都布二司呈又據都指揮同知岑瑛呈爲照案查先據岑瑛呈稱返墮呂趙之計殺害岑鑑等因內開　勑書事理已經備行原奉總兵等官武進伯朱瑛等轉行少監朱詳并岑瑛徑自欽遵施行及岑鑑既故合查應襲公文會議定奪又經給榜轉行會官看議給發撫安人民去後未報今又據前因參看得節次文移反覆不一其岑鑑既稱係呂趙計害又稱是岑鐸謀殺又稱是岑豹主謀竟無明白況係夷情難便遂制已經劄仰廣西按察司轉行鎮總等官并都指揮岑瑛徑自欽遵原奉　勑書施行仍會同巡按三司通行會議去後今又據前月兵臨賊境豈能遲待乃故弄虛文討船裝載無禮詭詐似未易調及照原奏會勦連山不曾開有湖廣官軍而連山路通道州江華必須湖廣會合庶得易于成功三處地方俱得寧妥除行都指揮耿全尹通等嚴加隄備相機截殺并取勘應襲公文已行鎮總巡按三司等官會議施行俱未准報除再行各官會議另行外謹題天順三年二月初一日

題爲强賊越境殺擄人財事據廣東按察司呈備湖廣永州府道州江華縣申到賊西連廣西懷都布二司等官議得連山一帶箇賊西連廣西懷集賀縣北接湖廣道州江華縣積年爲惡累次奏　准兩廣會勦但因廣西今年地方多事廣東亦見在瀧水進勦又因田州府知府岑鑑被殺土兵違期不到搜勦未能速了即今時氣瘴癘

行布按二司分巡官公同行事撫安人民外乞
勅該部議令廣西總兵等官嚴令土官調兵衙
門依期動調土兵不許推託違期及擅自退散
仍乞通行湖廣將官如遇兩廣總兵等官赴期
到日依期會合勦賊成功以靖三廣地方便益
謹題
天順三年二月初一日
題爲急缺官員事准本院咨准兵部咨該鎮守廣
東阮能題照得廣東都司都指揮使胡英已該
兵部奏　准事理委往整理廉雷地方徐寧係

帶俸近又失機被提雖有都指揮同知僉事耿
全等九員俱差往各處備禦不得在司管事乞
勅該部精選廉潔幹濟歷練老成都指揮使
一員或都指揮同知僉事一二員銓註本司到
任管事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又該巡撫都御史葉　及
副總兵歐信各題前事通抄到部查得近該欽
差巡撫都御史葉　咨爲申明軍政官員事開
稱廣東都司已定都指揮使胡英掌印管事等
因備咨到部參照所奏緣都指揮使胡英係邑

定軍政掌印官員于例難以別樣差遣及照廣
東都司都指揮數多在京各營急無相應官員
亦難選調所據廉雷地方缺官守備合行推舉
委用相應通行移咨該院轉行巡撫都御史葉
盛會同該總兵于本都司都指揮內推選堪以
任用一員前去廉雷地方守備備咨到院會同
查得都指揮使胡英原係都司軍政官員近該
奏准事理會委前去廉雷高州等處代替參將
歐信提督守備今照廉雷高州一帶邊方鄰近
廣西流賊巢穴連年侵擾民不聊生近又據高
州等衙門報稱流賊攻打城池已經備行胡英
督軍截殺去後今該前因除照例行取胡英回
司掌印管事另行所據于本都司都指揮內推
選一員前去守備一節查得本司都指揮雖有
九員緣中間多有管屯等項差占或失機見問
或病故見患或庸懦無爲難當廉雷高州一帶
重任況今賊情緊急不敢輕易任用臣等推選
得見隨胡英在彼守備惠州衛指揮同知石鍠
老成幹濟兼有謀勇遞年隨同歐信胡英在彼
守哨熟知彼處地方堪以委任及照石鍠節次

于廉雷木頭峒及今道遙山等處殺獲首級功
次數多未蒙陞賞伏乞
聖明　勅該部查照量將石錦陞授都司職事仍請
勅一道令于廉雷高州一帶往來提督各城官
軍守備殺賊庶任用得宜地方不悞謹題
天順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題爲捷音事准副總兵歐信等手本前事據廣東
廣西領軍都指揮使胡英韓瑄等各呈先奉總
兵歐信等劄付爲緊急賊情事准巡撫都御史
葉　手本該會同鎮總參將并巡按御史都布
按三司等官欽遵兵部節次奏　准事理會議
統調兩廣官軍前去廣東肇慶府德慶州瀧水
縣逍遙山等處積年爲惡首賊鳳第吉等賊巢
夾攻會勦依蒙赴期于天順二年十月十五日
俱到廣西梧州府會兵聽令至期止有田州府
土兵不到都指揮胡英在陽春魚子水等處進
兵都指揮韓瑄在岑溪思慮新樂進兵都指揮
徐昇在雞骨嶺進兵都指揮韋俊在羅傍水口
逕兵各率官軍將帶山主向導人等分道並進
有各賊預集賊衆據倚古逢鳳凰石羊大力所

底等山地方廣闊山高嶺峻草木蒙翳深密險
阻累蒙連灘總營副總兵歐信左參將范信俱
各前來親督精兵斬伐木開闢道路齊力夾
攻直搗賊巢賊衆仍肆猖獗各持鎗弩開張旗
號吶喊迎敵又且累次裝伏掩襲官軍已將各
賊圍困積月殺伐數次奮勇捨死衝入賊陣各
用銅銃飛鎗弓弩齊發殺敗賊衆并用計誘獲
共該生擒斬首僞稱將軍等項名號賊首賊徒
鳳弟吉等三百四十五名顆其餘殺敗殘賊計
窮力盡奔遁山林遍將小男幼女生埋縊樹以
盡除將前後殺獲首級并生擒送兩廣分投督
軍僉運閱視等官看驗明白蒙發梟掛示衆外
呈乞施行等因據呈手本到院案照先該阮能
等題稱瀧水縣猺賊鳳弟吉等糾合廣西流賊
佔坐巡簡司衙門殺擄人口敵殺巡簡陳亮等
官軍民夫等因該兵部議擬行移兩廣總兵鎮
守等官各帶官軍土兵人等會合勦捕又該巡
按御史呂益題稱瀧水逍遙等山猺賊合當會

兵撫捕該兵部議擬令行巡撫兩廣官員會同
兩廣總兵等官設法勦捕以安兩處地方撫捕
畢日星馳奏報等因俱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調發前項官軍并將會調剋
期進兵緣繇具本題　知去後今據前因會同
議得德慶州瀧水縣等處逍遙等山廣濶深高
天險難悉已故猺賊鳳廣山專恃山險積年爲
惡屢服屢叛今伊男鳳弟吉見父爲惡幸而漏
網敢爲叛逆始因已故土官巡簡張孟曙男張
糾通引教令終乃大肆猖獗僞稱鳳二將軍名

號招集各山賊首盤白狗鳳光山駱民安李文
通等呼召各山猺蠻編爲旗手殺手等項名目
官仍將官軍功次查勘明白具
人張紃等會問監候生擒首賊鳳弟吉等一十
五名差人押解　獻俘外謹題
天順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題爲緊急賊情事准鎮守廣西總兵陳旺手本到
院又據廣西都布按三司各呈天順三年二月
初九日以前各起賊情內開慶遠府被賊殺死
領欵同知葉禎等思恩縣被賊捉去公差典史
鄧能祖靈川縣地方被賊殺死起復辦事官李

十五日官軍已赴期會兵而此賊尚敢使令賊
衆于十六十七等日分掠瀧水莫村九都等處
殺人放火愚頑兇暴罪不容誅今者　天命下
臨將士効力臣等官軍水陸並進直抵賊巢于
連灘立爲總營節制號令天道助順　皇威振
揚逆賊之首鳳弟吉等神奪其聰一一就縛區
區小醜漸爾削平寃憤得伸遠近稱快臣等無
任仰荷恩威之至除于天順三年二月十八日

及于附近營堡添調官軍固守防範副總兵等
官仍將官軍功次查勘明白具　奏定奪其犯
人張紃等會問監候生擒首賊鳳弟吉等一十
五名差人押解　獻俘外謹題
天順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題爲緊急賊情事准鎮守廣西總兵陳旺手本到
院又據廣西都布按三司各呈天順三年二月
初九日以前各起賊情內開慶遠府被賊殺死
領欵同知葉禎等思恩縣被賊捉去公差典史
鄧能祖靈川縣地方被賊殺死起復辦事官李

福山又將差去與安縣哨守廣西指揮徐尚并
舍人軍伴捉拿鎖項往東去訖等因又據巡按
御史吳綽呈據桂林府全州永福縣等衙門申
被賊將山寮驛建安驛橫塘驛衙門卷宗鋪陳
什物等項盡行燒劫除查勘另行等因到院案
照先該廣西賊情緊急臣已將總兵等官武進
伯朱瑛等悞事并患病緣繇已經節次恭奏具
題去後至今未奉明降今又節准前因恭照
廣西各處賊徒鑾起殺人放火有殺死府同知
者有捉去典史者有鎖縛官舍者甚而官吏軍
民人等備轎銀兩官馬送賊贖命者言之可恥
聞之可恨地方已壞事勢已急臣添巡撫一方
而民患如此固已知愧爲方面者典兵柄者能
不動心雖然病源禍胎其來有日固非一人一
事所致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據手本內開各
賊叫罵官吏索要銀兩大意可見除劄付廣西
按察司會同總鎮等官并巡按御史都布二司
各當省躬思過推誠罪已以圖上回天意下附
民心作急從長計議行總兵等官相機調兵保
全地方救護生靈如手本內開領軍五七日

不行哨捕指揮霍昊等即以軍法施行務使號
令嚴肅不許坐視民患失機悞事如果總兵等
官兵力不敷去處宜從會議或量給榜撫安務
須地方寧靖以紓朝廷南顧之憂及臣見同
兩廣總兵參將等官軍于廣東瀧水連灘抵巢
勦賊天順三年二月十八日班師具　題訖星
馳前赴廣西桂林等處會同各官撫捕另行外
伏望
聖慈憫念廣西生靈特　勅該部查照臣節次奏
請施行謹　題

天順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題爲　獻俘事近該鎮守廣東副總兵歐信等手
本據領軍都指揮使胡英韓瑄等各呈月日不
等統領官軍于廣東肇慶府瀧水縣逍遙山等
處生擒斬獲賊子鳳弟吉等緣繇到院已經公
同鎮總等官會議于天順三年二月十八日班
師仍備將地方徭獞致變奏姦弊禁革緣繇出給
信帖給付出官向化脅從改過之人執照回山
及于附近營堡添調官軍固守防範副總兵等
寧仍將官軍功次查勘明白具奏定奪其犯人

張紃等會問監候已將各項緣繇并捷音具本馳奏外所據生擒賊首鳳弟吉等一十五名合行起解赴京　獻俘具本專差百戶吳慶親齎謹題

計開生擒首賊一十五名俱係德慶州晉康鄉逍遙等山猺賊

僞稱鳳二將軍一名鳳弟吉

僞稱總管六名盤白狗　鳳光山　邵宗富　盤文總　盤地丑　鄧窮腸

僞稱把山總牌二名

劉癸戌　鳳弟吉二

僞稱旗手殺手六名

劉安　周張慶　劉卯弟　陳賴皮　黎狗賴　陳弟橫

天順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題爲蠻賊攻劫城池縣治等事據廣西都布按三司呈該梧州府申據容縣申前事云云備呈到司呈該梧州府申據容縣申稱前項被劫賊情緣由備呈到院恭照容縣守禦千戶所及哨守等官千戶何琛等領軍在彼明知盜賊生發不行嚴謹隄備都乃視常忽忽守備不設以致賊人攻陷城池殺擄人財數多又不隨即具實申報恐是即信疎失或有別故除劫去官私財物并殺擄軍民等項及前項不行申報緣繇另行查勘外所據各官俱合查提問罪謹　題

奏爲强賊劫擄鄉村殺害人民等事天順三年四月初四日據廣西都司呈云云備呈到院行間又據廣西都按二司并巡按御史各備繇呈到俱前事案照天順二年十月十四日臣在廣東軍前准廣西布政司咨呈該承兵部勘合前事該廣西臨桂縣民周弁奏稱前項被劫賊情緣繇該兵部官議擬行臣并廣西都布按三司巡按御史公同計議委三司堂上各官一員親詣彼處從公體勘周弁所奏事情如果是實一面會同各該總兵等官調兵相機撫捕及將隱蔽賊情并哨守不嚴官員指實具奏處治等因奏奉

聖旨是便着從實體勘奏來欽此欽遵爲照臣在廣東已經劄仰巡按廣西御史吳綽公同三司行委官員依文親詣體勘間續于天順三年三月

十六日據御史吳綽呈奉都察院勘合爲陳情
事該准兵部咨該鎮守廣西左少監朱詳題將
前項賊情先于備細開報陳情認罪緣錄該兵
部參看明白仍行臣照依先次擬奏事理會同
三司御史委官體勘隱蔽賊情并哨守不嚴官
員指實參問干碍朱詳朱瑛等亦要具實奏
請處治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經通行去後今准前因除前項
地方賊寇出沒不常節該總兵等官會行撫捕
及另行開奏外會同巡按御史并廣西都布按
三司等參照指揮劉胤既承調遣領軍殺賊却
乃畏縮不行截捕稽留之跡既著失機之罪難
逃及照左少監朱詳武進伯朱瑛并都司朱瑛
布政使何瑄參政錢奐參議曾序按察使計澄
僉事張本端等俱受
朝廷委任各司兵民職
務既是地方賊寇生發自合備開緣繇具本奏
聞令却因仍怠慢致將前項被劫情繇混同具
奏所據各官俱合提問謹題
天順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題爲截殺功大事照得節據桂林等府全州等州

縣各申報地方蠻賊出沒流劫鄉村殺擄人牛
等因已經會同鎮守廣西副總兵陳旺等計議
各照地方通行左右參將范信孫麒等嚴督該
哨撫捕并調遣廣西在城官軍分委都指揮李
瑛葛宗蔭指揮孫震舒鏞袁福等管領前往全
州靈州平樂富州楊朔荔浦脩仁等處協同所
在哨守官軍相機截殺去後續據岑瑛等呈天
順三年五月以來日期不等依奉各領官軍于
有賊去處截殺斬獲賊級共九十二顆奪回被
擄人民男婦二十二口牛一十九隻解報除賊
級委官辨驗明白轉發耍路梟掛人口牛隻給
主收領并行查功次明白通類造冊具奏外謹
題
天順三年六月初一日
題爲地方急缺官員事照得廣西係西南極邊地
方廣濶蠻夷雜處叛服不常全賴都司官員專
一調用撫哨會同鎮總查得本都司止是見有
都指揮五員數內郁指揮使彭英都指揮同知
杜衡俱各年老不堪當替雖有署都指揮僉事
三員數內葛宗蔭不時患病黃鉞又爲地方慌

等已該會官奏去訖止有韓瑤兒守爵林州另有都指揮僉事一員花琛見在廣東推稱具奏存留至今行取未到緣即今各處賊情未寧缺官調遣及堪近因全州靈州一帶賊徒出沒會官訪得柳州衛指揮僉事孫震年力精壯頗有謀勇調取前去彼處殺賊本官乃能悉心用命親率官軍不及兩月先于楊撞灘殺獲賊級九顆又于大埠頭會同指揮舒鏞等殺獲賊級三十三顆以此賊徒知懼軍民悅服伏望聖恩憫念邊方缺官調用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于

署職令其益加激勵殺賊報効地方幸甚謹題

天順三年六月初一日

四川湖廣等都司地方亭靖都指揮數多去處量調前來廣西都司管事仍將指揮孫震量陞

等統領官軍追襲截殺前賊續據孫震等呈本年六月初五日將領官軍分作二哨前進孫震哨官軍哨至全州地名白沙鋪據緝事軍人走報有賊二百五十餘徒出曾塘山口過列水橋去建安江埠劫船得報親領官軍隨後追襲至建安會合指揮舒鏞哨官軍初六日辰時各賊開旗發喊前來迎敵職等領督指揮宋瑛等官軍奮勇向前殺敗賊衆斬獲執旗賊人一名從賊三十三名共二十四顆餘賊潰奔次山去訖將賊級呈解到院除再行孫震等嚴謹防緝相

機行事并將賊級行發閘視等官會驗發去要
路泉示統候查勘功次明白另行類造文冊具
奏外謹題
天順三年六月初八日
題爲急缺官員事據分巡左江道僉事龍澄呈前
事天順三年四月内巡歷至太平府查得本府
同知劉震九年考滿通判推官經歷俱各員缺
已久照目簡較又各爲事未結止有知府林貴
在任見年六十七歲精力衰憊耳目昏瞶況本
府又係邊方要地若不呈達誠恐妨誤未便等
因到院臣再三詢訪得僉事陳濂有爲有守軍
民信服緣本官即今六年考滿赴部給繇去訖
邊境所屬十九州縣止崇善一縣設有流官其
餘俱係土官不時讐殺尤難撫諭今知府林貴
既已老疾同知通判推官經歷又各缺員誠恐
邊方一時有警誤事乞　勑該部查照欽遵　詔書内事理定奪施
行事理施行
題爲地方事據廣西布政司參議等官朱驥等呈
各據田州府族目岑朝盧郝等一十八名告稱
天順二年十月十六日夜有友日呂趙令男呂
宗等進入臥房將本府知府岑鑑殺死遺下男
岑珏不期天順三年正月十八日得染痘瘡又
行病故呂趙聽信本府流官經歷周錦捏詞撥
置將呂綱幼男呂嬰冒作岑珏頂名爭襲私自

管事扣套祖母岑氏姓名具本妄奏情繇本官
接授金三百兩銀三千兩事成另行相謝有朋
與頭目盧郝等切詳田州府世係岑氏祖業承
襲土官鎮握地方其岑鑑岑鏞爭官俱係已故
知府岑紹存日所生之子今岑鑑授職知府被
呂趙殺死尚有原保知府岑鏞見在廣西聽調
數年才猷歷練目民信服應當告保本官回還
管事豈被呂趙搪塞妄將呂姓子孫頂名冒襲
職事意奪岑氏地土是朝等衆情寧死不伏致
趙嗔恨起兵圍殺朝等負命走脫上隆州避命
聽候遣有祖母岑氏等在府亦被呂趙等差兵
圍困逼勒扶同濫保倚勢占權變亂職官擾擾
地方乞拘首惡呂趙等懲治將原保知府岑鏞
送回本府管事庶得撫恤人民實爲便益具狀
令頭目羅保抱告轉呈到院查得節准本部咨
該兵部官議擬奏　准行催總兵等官擒捕兇
犯呂趙又據原奉　勑都指揮岑瑛節次呈稟
呂趙罪惡乞行總兵等官用兵擒捕等因已行
去後未報今據前因會同鎮守總兵并巡按都
布按三司等官計議得　國初開設土官衙門
各守疆界無敢違犯後來稍有一二不靖或改
隸州縣或籍沒處治或法司提問在監身故法
度具在近年以來地方官員不務遠謀惟圖苟
安又或與之交通賄賂遂致土官驕恣法度廢
弛既無忌憚反有倚恃養成罪惡互相吞併刼
殺官府莫敢誰何舊例兵糧無一整辦去年土
兵不聽號令至此極矣即今土官衙門元惡大
患莫如呂趙本犯一屠宰小人始則刼挾其
主之子岑鑑使上拒其親父已故知府岑紹下
逐其嫡弟已襲知府岑鏞當時官府因見呂趙
鎮安府旋逼奪奉議州于是殺虜南丹侵占向
武又助兵稷那地等州復因岑鏞娶妻刼東蘭
州矣又欲吞占鎮安府使錢買求要依假外生
目頂岑璧姓名官男岑元全至今不敢承襲矣
尤而効之思明府官族黃震私據府治不納知
府黃道今已數年事無定奪且呂趙又將上隆
州恩城州知府岑鐸岑欽拘留在府近又逐出
岑鐸母妻女妹俱被囚占視同奴僕其餘上林

等縣亦各累受其害悉聽使令益呂趙二特繼
夷荒遠山谿巢穴之間且視金銀如糞土視人
命如草芥交結貪婪賄賂錢物動至百千不以
爲事抄簡殺戮靡所不爲又擅造鉄鈎吊掛等
項殘忍慘酷之刑甚而主使廣東越獄犯人韋
保將帶軍器興販私鹽以及僞稱名號私通交
趾等事已有先次奏發情詞難以盡言近因人
心離叛不肯從惡起兵圍殺上隆恩城等州至
今未散又且百計千方希圖官府准令岑玆名
目襲職則呂趙便爲得計府權在手岑氏宗嗣
必被殺絕今日吞一州明日併一縣既假岑玆
復假岑玆日漸日滋爲惡非小兵部雖有節次
奏行公文催督擒捕地方官員互相疑忌不顧
朝廷大事動以賄賂爲心以此苟延久無完
報今日此賊罪惡貫盈　天人共怒衆叛親離
滅亡無日臣等固不敢輕易驚激亦豈敢坐視
容縱益蠻夷土人欲急于用法則法難盡行若
置之不理則後將難制必須早爲處置庶不有
悞事機照得總兵官劉深上奉天威號令方新
左右參將范信孫麒頗知地利欲乘今歲冬春

進兵回軍之際密切會議停當聽總兵官劉深
公同少監朱詳督該哨參將及都指揮岑瑛知
府岑鏞相機隨宜先假別事或于賓州南寧等
處住劄耀武揚威欽遵先次　勑旨內事理若
媒囚可得則從宜設法施行如果必須用兵明
白數賊罪惡榜示各土官衙門并田州府部下
民目人等但有能擒殺此賊者重加賞勞合兵
誅討罪人斯得俟此賊或擒或遁地方平靖就
令知府岑鏞入府管事如此則諸土官衙門俱
各聞風警懼　國威可振人心可服邊事可望
底定兵糧可望無違而廣西一方小小猩獞不
難平矣謹題

天順三年七月初一日

題爲旱傷等事節據廣西布按二司呈該據桂林
等府備仝州臨桂等州縣申呈據里長黃應鍾
等連名狀告又據柳州平樂等府備柳城平樂
等縣申據老人禮惟信等連名告稱等因節次
備申到院續該參議朱驥及都司杜衡僉事董
應軫俱差往平樂梧州潯州南寧等府公幹回
還親見各府地方賊情旱災相同會議得廣西

所屬地方連年蠻賊猖獗殘害人民今本年四月以來又兼亢旱無雨旱晚禾苗俱各槁死人民艱難除行委司府官員存恤體勘至日另行題爲邊務事准廣西都司咨呈據廣盈庫申該外謹題

天順三年八月初八日

奉劄付准廣西布政司咨據桂林中右二衛指揮千百戶等官折色俸鈔自景泰元年正月起至天順二年十二月終止俱未關支中間多有征纏艱難戶下舍人家人選點操哨家口衆大徒操遞年在外哨守地方軍器損壞馬匹倒死盤有關俸虛名未沾實惠無計存活缺食度日萬分艱苦乞爲轉達有司官庫將前項未支俸鈔量行關支以甦饑窘照得來咨内開稱桂林中右二衛官員俸鈔二百二十萬一千二百五十四貫九百八十文備仰本庫官攢人等即查桂林等府州縣各年實徵戶口食鹽課程鈔貫等因備咨劄仰作急申報到司查得本司合屬桂林等州府縣每歲實徵戶口食鹽該鈔八萬七百五十六錠六百七文及查遞年造報支用錢糧文冊内開廣西都布按三司并各屬及　靖江王府將軍等項歲用共鈔七十四萬三千五百八十八錠三貫五百文今照得廣西都司咨文内開桂林中衛官員一百三十員自景泰元年正月起至天順二年十二月終止各支不等共支鈔一百一十二萬三百貫五百文桂林右衛官一百二十員自正統十四年正月起至天順二年十二月終止各支不等共支鈔一百八萬九百五十四貫四百八十文二項共鈔二百二十萬一千二百五十四貫九百八十文外有前項二衛所旗軍折色鈔錠并廣西護衛及柳慶等衛所官吏旗軍各年分該支折色俸糧鈔貫動以萬計其所屬桂林等府州縣各年實徵戶口食鹽課程鈔貫中間又遇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及本年七月十二日節該欽奉　詔書内事理蠲免止是起解在官之數其小民拖欠未徵者各屬有司已經照例蠲免今廣盈庫回申見貯各項鈔少三百九十貫折該四萬四千七百八十錠回申

支給不敷即曰缺鈔支用呈乞定奪等因到院
案查先又據廣東廣州左等四衛千百戶等官
趙福等亦各呈告合得俸鈔逋年不得關支行
該各庫藏缺鈔無從支給及查得兩廣在藏庫
藏收有布絹器皿等項雜物并廣東收有胡椒
蘇木數多又查得先年戶部先該縣丞姜珂陳
言見行有例庫藏贓罰金銀段布皮張并入官
馬驢等項清查見數具於歲報等冊內作數造
報凡遇買辦軍需物料并官軍折色俸糧就彼
明立文案支用又查得先因給事中等官下番
回還各人自用盤纏兌換番貨烏木等件俱該
奏　准照例俱令給還各人又查得廣西戶口
食鹽鈔鄉都小民近該折米徵納百姓累告艱
難要照舊例納鈔等因在卷今據前因臣切照
即今兩廣賊情未寧軍職官員晝夜調發十分
勞苦今各官本等合得俸鈔動經百萬爲因官
無收貯無從支與虧負下人殊爲不便伏望
聖恩憐憫邊方軍職特　勑該部從長計議合無行
令布按三司遴委廉幹官一員將兩廣各處庫
藏除金銀珠寶細軟或該解送京庫或該存留

支用俱不動外其餘不分賦罰等項若有綾羅
紵絲段絹布疋衣服器皿錢鈔并番貨胡椒蘇
木等項但係年久容易朽壞及收貯無用物件
估計時值價貫明白仍將各軍職合得例該關
支俸鈔逐一行查是實給令自行變賣養贍其
戶口食鹽折鈔仍照舊例收鈔以備支給或別
於有鈔去處查發鈔貫前來給散實爲便益謹
題

天順三年八月初八日

題爲地方事照得近該欽奉　勑書令臣會兩廣
鎮守總兵等官計議督調官軍勦捕肇慶等處
流賊及照廣西近因指揮孫震都指揮葛宗蔭
等官軍連次截殺賊衆即今賊情稍覺寧妥而
秋期在邇急當會勦以絕後患其廣西見有協
贊御史吳禎已到公同總兵等官行事即今廣
東廉雷等處又報廣西流賊在彼出沒除欽遵
　勑書內事理於天順三年九月初一日起程
星馳前去廣東巡撫并會同廣西分守潯州參
將范信及廣東總兵鎮守等官
事宜另行馳　奏外謹題

計議會兵

天順三年九月初一日

題為會兵事臣於天順三年九月初一日廣西起程前往廣東巡撫會議進兵已行具　題去後今照兩廣廉雷潯梧橫州一帶木頭峒曹村大藤峽并肇慶連山賀縣等處累因賊徒出沒未寧節奉　勑書并兵部奏　准勘合內事理俱該兩廣會同夾攻勦捕其陽峒錦田湖廣隣近去處又該湖廣官軍會勦除節次勦殺外今會同鎮守廣東副總兵歐信協贊廣西監察御史吳禎鎮守廣西左參將范信等議得事有緩急兵有機宜今廣東廉州等處賊情至爲緊急正係前項賊徒出沒關繫廉雷高州三府地方急當會勦以絕邊患除再行選委都指揮等官尹通陸忠等添調官軍於連山肇慶等處往來巡哨聽候連州回軍另行會勦及行廣西湖廣將賀縣錦田等處賊徒加意撫捕外臣等照依近准廣西總兵官劉深少監朱詳并御史三司等官會議事理統率兩廣官軍會合尅期於天順三年十月初十日於廉州等處會兵勦賊另行自具奏外謹題

陳　奏其廣西總兵等官劉深等進兵緣繇徑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六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七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衡州府同知　蔡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走報緊急賊情事據委官雷州衛鎮撫顧雲呈近蒙巡撫都御史葉　牌據署都指揮石鏞呈稱海康縣草賊唐子汪等聚衆流劫拒敵乞爲多調官軍早來撲捕等因到院督同採珠公幹都指揮使等官張通等議得此賊若不早爲設法撫捕撲滅必致貽患地方爲此公同議委鎮撫顧雲齎榜撫諭合行事宜悉聽顧雲公同府縣等官從宜處置并行都指揮石鏞雷州衛所各哨守等官公同顧雲相機設法調度勦滅又蒙鎮守監丞阮隨容差小旗王鈳前來督捕并署都指揮僉事石鏞備副總兵歐信帖仰容切計議務要成功依蒙與海康縣掌印主簿李振容喚老人黃鍾等議稱若將榜文前去招撫各賊知是撫諭必致設備拒敵若再遲延調軍尤恐逃遁山林出沒爲害雲當即容給賞勞信帖省令民人李頠李端陰去召募遠近鄉村軍民總甲民壯人等及令老人黃鍾透與被害軍民招集前來當經李端緝探得唐子淵等弟男見在王宗瑛家寄賣贓牛未回唐子汪等聚集人衆倒牛祭神欲圖出劫本月十七日晚雲躬率原領旗軍張魁等并募到敢勇舍人家人民壯鄧玘等一千餘名各帶軍火器械同主簿李振星夜前去一更時分到于地名鳥樹垸取齊雲再三申明號令勵誓同盟令李端等率領總甲民壯分爲右哨張魁等率領軍民舍人分爲左哨俱各潛踪容去賊人巢穴周圍按伏雲自領旗軍民壯胡深等從中道直馳至五更時分到彼分布軍兵不期唐子汪等知覺吹鳴大小銅角燒放神砲火器各執鎗刀槊弩器械擂鼓吶喊突出迎敵雲奮不顧身躬冒矢石催督所部軍民齊力向前有左右哨李端張魁等亦皆起伏四面攻敵各用飛鎗火器對打敵至午牌時分雲衝入賊陣將首賊一人殺死斬獲首級餘賊稍退當時李端張魁等併力齊進乘勝追趕殺傷賊人黃公還等生擒僞號都總管將軍賊首唐子汪唐子通并僞稱班頭軍頭主案書

吏等項賊黨蕭燕等五十二名當場奪得騎坐馬七匹并被擄男婦陳阿徐等六名口牛一百三十六頭連獲旗皷銅角器械兇具等件其餘殺敗殘賊俱奔山林收兵回劄十九日五更又督領李端等前去王宗瑛家追捕唐子淵同王宗瑛亦率領弟男王暹等各持鎗棍迎敵被軍兵李端等奮勇齊進就日擒獲賊首唐子淵等二十八名通前共計八十名除賊級認係同徒敢勇當先賊首吳尿首級及將唐子汪等親解雷州衛府審係正身監候其未獲殘賊另行外被逼脅從之人并被害博界等二十四村驚疑人民依榜撫諭令其各安生業奪回人口馬牛召主給領外將生擒并斬首賊人姓名同贓仗器械及奪得人口男婦牛馬等項數目備開呈報到院會同鎮總查得先節據守備石鏘把總馬政等呈各據雷州府備海寧縣申報本縣第七都積年警跡賊首唐子淵同弟唐子汪等招集異縣逋逃及有名强賊蕭燕等四十餘家立作一十六村居住自天順二年十月以來專一特强聚衆日夜流刼各都村屯軍民張亮等家財物牛隻及强虜各村男婦回家勒財贖放今復聚謀置立旗號銃刀沿處刼害逼挾鄉村招集人民朋黨數多號爲門夫不聽官差又據雷州府備海康縣申據唐克恭狀首同戶房弟唐子汪兄弟等先年爲盜事發問擬擺站充警不改前非聚集各處逋逃警跡崔尾等二百餘人强刼鄉村打死軍餘張進强姦軍妻慎阿呂謀殺被害告人何時旻事發不服提問輒起謀心設置黃藍等色旗號銅角銃刀弓弩銃砲議稱唐子汪爲都總管大元帥子淵等爲將軍先鋒等項名目分管各村號爲十六營僞立兇徒崔尾爲掌營巡簡等各節次分部沿村逼挾平人爲盜虜掠人口取財贖放又與舊賊李鑒王宗瑛等往來相通流刼鄉村財物牛馬趕往廣西博白縣交通猺賊發賣本年九月初旬猺賊前到橫山駐劄十三日子汪等率賊崔尾等一百餘徒各執旗號器械前去拜見計謀攻打雷州府城不期官軍固守同賊流刼鄉村賊去方回只今置立排柵據險操習發放下人稱伊事已做大官府都知左右不避但有官軍來捕聽我

中營舉號齊心殺退論功封賞又據廣東都布
按三司各呈前因該抄蒙巡按御史白佩案驗
內開前項草賊生發備行火速會議處置等因
在卷已經會議選委雷州衛鎮撫顧雲齋榜撫
誘擒捕去後今據呈報前因臣等會議得積年
首賊唐子汪本以頑民節次爲盜問發充警稔
惡不悛乃敢聚集兇徒大肆刼掠交通猺賊逼
脅平民惡著一方罪該萬死其交通猺賊謀打
城池一節情罪尤重蓋猺賊流刼不過剽掠財
物隨卽散去若令此賊交通得計日久患深實
爲地方心腹之害今鎮撫顧雲官軍人等不負
委託容用智謀奮不顧身直搗巢穴不動聲色
元惡就擒逆醜爲之膽寒闔郡爲之稱快勤勞
若此實爲可嘉除再給榜撫安督捕殘賊及將
殺獲首級驗發梟掛其生擒首賊唐子汪等行
發軍前三司副使等官楊宜等會問明白監候
呈詳并行副總兵將有功官軍造冊齎繳外仝
勑該衙門查照計議將首賊唐子汪等就於
本處明正典刑斬首示衆及將鎮撫顧雲等定
奪壁賞激勸將來謹題

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題爲昏夜被賊偷刼城池事據委官廉州衛百戶
等官王琯等呈前事到院會同鎮總查得先據
守備石鏞呈准把總孫旺報據緝事軍人李廣
等緝遇王同知家人說稱本年十一月十一日
夜四更時分有賊一宗偷刼信宜城池等因已
行委官會勘及行石鏞孫旺督軍追殺去後今
該前因參照信宜守禦千戶所并原調守備千
戶等官杜瑛王勗等守禦一方不行嚴督旗軍
用心隄備致賊昏夜偷刼城池殺虜軍民失去
印信及照把總都指揮孫旺并守備石鏞平日
號令不嚴失於提督致悞事機俱合拿問以警
將來除行兩廣總兵官嚴督各該地方官軍勦
捕前賊并將被刼人民設法撫安賑濟外謹題

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題爲殺獲功次事天順三年十一月據守
備王英呈該本年十月二十一日據封川縣申
并緝事旗軍劉受等報有廣西流賊越境分宗
各從德慶州金林等鄉多披等嶺前至本縣歸
仁文德等鄉羅爛西河等村駐刼殺虜人財等

因係干賊情重務本職親督官軍合會策應指
揮張元并本縣典史甘堡等各項官軍民壯人
等前到報賊處所果遇前賊各執旗號鎗刀藥
弩向前迎敵當即分布官軍與賊對陣殺獲賊
級二十五顆生擒賊人二名奪回被虜人口賊
械等件餘賊遁回廣西山界去訖除將殺獲賊
級公同甘堡等辯驗明白行發梟示生擒賊人
牢固監候被虜男婦給親完聚賊械鎗刀等件
給與旗軍領用取領附照外備呈到院案查自
天順三年二月以來日期不等節據把總守備
等官尹通等呈報廣西流賊聚衆入境刼掠鄉
村殺虜人財包攻城堡等因屢經通行嚴備截
殺續據各官呈開節次親領官軍民壯與賊對
敵衝入賊陣斬獲賊級間有逃遁粘踪追捕及
設機裝伏生擒賊人并殺獲首級通計一百三
十七名顆各已行發所在府州縣將賊級辯驗
嚴不行用心殺賊以致失機悞事合當拿問以
明白發行梟示生擒賊人監候會審奪回被虜
人口審實遞送原籍給親完聚賊械收庫及給
軍領用備呈案候類奏間今又據呈前因會同
鎮總計議得前項官軍民壯節次殺獲賊級并

生擒賊人功次合當通類具　奏定奪陞賞除
行副總兵歐信將各起官軍姓名造冊另行奏
進　外今將擒殺功次并奪回男婦總數開坐
謹題

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題爲蠻賊攻刼城池縣治等事據巡按廣西御史
吳綽呈奉都察院勘合劄付准兵部咨該本部
參照容縣千戶所并哨守等官何琛等失機悞
事欲將取問如律照例發落如有重情監候奏
請再照左參將范信不行嚴督該管地方官
聖旨是欽此欽遵除何琛等查題外具呈到院除欽
遵外參照左參將范信該管地方被賊攻破縣
治搶殺人財燒毀文卷顯是本官平日號令不
嚴不行用心殺賊以致失機悞事合當拿問以
警其餘謹題

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題爲急缺官員事案查先爲前事爲照廣西田州
府原設流官同知等官俱各員缺即今反賊呂

趙等俱已擒捕地方稍寧土官知府舉鏞受事之初必得老成端厚廉潔有守流官與之協同管事撫治夷民整辦兵糧方爲妥便又據潯州府申稱本府知府李華天順四年正月二十日丁繼母憂守制去訖已經備咨吏部去後再照思明鎮安二府向各有流官同知等官因逋年做做呂趙地方不寧土官知府黃道官男岑元全等不得管事襲職以致流官亦多員缺今各府寧靖可期按之經久事體流官萬不可缺乞勅該部查照定奪急爲銓補謹題

天順四年二月二十日

題爲地方事准鎮守少監朱詳手本據協贊御史吳禎呈開殺獲反賊呂趙等緣繇具　題報捷通行到院案查先爲前事已經具　題續奉勅書又經節行督捕今准前因臣切惟兩廣賊情廣東以海賊爲甚廣西以猺獞土賊爲甚而近年廣西猺獞土賊爲惡未正典刑互相倣倣肆無忌憚越過廣東糾合山猺爲惡海賊則無如呂趙皆是積年首賊極惡窮徒幸賴天威遠被自前年殺獲嚴啓盛以來四遠商民通番小人皆知鑒戒海中強寇幾至絕跡今年廣西殺獲呂趙而土官衙門頓然怖懼猺獞小寇亦皆膽寒軍民人等無不稱快兩廣之人心已定一方之境土漸寧此雖將士微勞實皆

皇上　聖德　神武所致但各處賊徒皆因地方官員或因賄賂或因怠忽養成禍患日漸日深節

覩　欽降禁約交通外夷貿易番貨并禁接受土官及猺獞人等錢物

聖旨榜文誠爲　明見萬里大哉

皇言遠微邊人不勝慶幸臣竊聞法立貴乎能守居安不可忘危寇攘雖曰祛除豈敢因而忘忽況瘡痍之民十分艱難未得甦息諭詐賊情朝暮難保當嚴防範除再通行申明欽遵節次

聖旨榜文并將呂趙罪惡備榜曉諭各土官衙門各山猺獞夷民及軍衛有司等官愈加遵守

朝廷法度改過革非憤固封守以圖共享太平之福

謹題

天順四年二月二十日

題爲軍務事據廣東都司等衙門官刻英等呈到

院案查先准都察院咨准兵部咨該　內府抄出少監朱詳等題據廣東都司呈委都指揮高啓應否代替馬震領管領天順二年上班官軍二千五百一十二員名前來廣西聽調會同總兵官武進伯朱瑛等查點得廣州左右前衛并惠州五衛原征官軍減去四百一十六員名內將邊海潮州衛海豐所官軍補數中間多係老疾軟弱不堪調用數內逃故三十六名又比原調欠少七名其海豐千戶所官軍五十一員名日久不到責據都指揮高啓回稱今班官軍原係都指揮馬震領征臨期改委及查原征指揮千百戶廉珍等一十九員俱係久征知識地里官員今俱更換蓋該官吏徐寧尹通等故將領征是廣東都司當該官吏徐寧尹通等故將領征都指揮秦亂差調及馬震畏懼廣西地方繁難緊要營求本境守備要將馬震等提問等因該兵部參照所奏都指揮馬震等前項畏避征進及秦亂差調等情律合究問但邊報賊情緊急干礙提問軍職恐妨備邊重務未經查勘明白難便准擬定奪合無行移都御史葉公同兩廣巡按御史將朱詳等奏內事情從公逐一查勘

聖旨是欽此移咨欽遵行據廣東都司呈勘得所奏前項廣州左右前後德州五衛減調官軍卷內先蒙副總兵翁信等會案照得先據肇慶府并德慶州及新興所縣屢報廣西流賊越境劫掠鄉村殺虜人財聲言攻城賊情緊急會官議調廣州左等四衛并惠州守城及廣西替班回還官軍前去截殺該據新興瀧水二縣申該哨守官軍數少不敷調用已將調來廣州左右前後惠州五衛廣西回還指揮等官席珍等摘撥在於二處添同哨守外今照班期在邇會同左少監阮能巡按御史呂益計議得廣州左等衛所

官軍調出各處守邊哨守數多見在數少無軍
撥補查得潮州衛海豐千戶所見在官軍數多
合行該衛所調替會案仰都司差人前去潮州
程鄉碣石海豐衛所將原選定操候指揮韓泓
等官軍四百九員名前去廣西替班哨守地方
俟賊情寧息之日另行定奪及稱原征廣西都
指揮馬震蒙副總兵翁信等會案爲地方事議
委本官前去肇慶府地方把總守備去訖後本
司照該缺官領征呈蒙副總兵翁信等會委都
指揮高啓管領廣州左等衛所該班官軍操候
依期前去廣西替班續該鎮守廣西總兵官朱
瑛劄付開催該班官軍令都指揮馬震管領赴
班爲照改委都指揮高啓更替節有通行回報
又該劄付開催海豐千戶所官軍百戶羅英等
五十一名不到批差舍人許智前去催處該所
申稱除拘到官徑送軍前本司仍差舍人許智
等直抵廣西軍前查准都指揮高啓咨報俱已
收發雙魚堡哨守再照前項改調存留領軍官
員俱係副總兵翁信等會案調換不係都指揮
徐寧尹通柔亂作弊等因具結呈繳前來已經

公同巡按御史吳綽參看得雖稱前因緣未見
看稱兌調潮州等處官軍是否老弱疾小不堪
調用有無相應等項緣繇難以回奏已經駁行
去後今據前因公同巡按御史白侃議得廣東
例該前去廣西輪班官軍年來因流賊侵擾肇
慶等處地方故廣東副總兵翁信等會同鎮巡
等官將都指揮馬震守備肇慶續委都指揮高
啓領軍替班并將指揮等官席珍等改調存留
新興等有賊地方哨守因將潮州等衛所軍多
無賊去處議調撥補頗爲允當其廣西鎮守等
官因見不係常年原守官軍恐是都指揮馬震
畏避并都司徐寧尹通等柔亂作弊因而參奏
今既勘稱馬震高啓席珍等俱有總兵等官會
案明文改調撥補及該班官軍並無欠少其潮
州官軍亦俱精壯堪調別無定奪乞　勅該部
計議行令兩廣總兵等官知會今後廣東該班
替換之時務須查照賊情寧息去處衛所仍令
原守官軍前往廣西替換不許仍借今次改調
爲例因而推託如果賊情未寧其廣東輪班官
軍在廣西將官亦不得仍拘原守若中間果有

欠少數目及老弱幼小不堪之數許令指實參
奏如此庶使事體各得其宜地方兩無所悞謹
題
天順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七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八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題爲截殺蠻寇事天順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臣在
南雄府公幹據分巡副使田崇呈該准參將孫
麒手本等因照得近又據廣西都司各呈并廣
東都指揮安福等呈俱開天順三年十二月并
天順四年正月二月不等於各處賊行要路超
截殺獲賊級并器械牛馬及奪回被擄人口等
因到院案查先據廣東守備王英等各呈報截
殺流賊功次已經具　題外續又節據各處報
到賊情節次會同兩廣總鎮等官嚴督各該參
將等官用心追截殺獲解報去後今據前因參
照前項截殺賊徒正係或行出劫或係劫回爲
惡兇徒俱係各官軍捨死忘生交鋒對敵殺獲
功次既無冒濫疑誤之弊又有震驚警伏之威
不比別項投山功次合當乘興以勵後功除人
口器械牛馬頭級各坐內俱已備開處置發落
緣繇別無定奪所據各官軍節次截殺有功例

該墜實笘　欽此欽遵備行該部查照定奪欽得人心知勸
士氣激昂區區蠻賊不足平矣謹題
天順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題爲均平徭役事案照先據廣東布政司呈查得
所屬造到均徭文冊中間事無定規兼多弊病
如潮州府潮陽縣自有廣盈庫庫子本等齊賸
夫外又立聽用名目高州府電白縣歲辦稅鈔
不過伍百餘錠而僉巡欄二百七十六名較之
別邑十分冗濫衛所首領官有奉上司明文僉
撥皂隸又有全不僉者遞運防夫儒學庫子有
止寫隨糧量撥不定數額例者又如南雄韶州
等府人少役多預編五年俱係見丁着役代替
消耗十分艱難其編役之時通同里書作弊田
糧丁口止憑先年黃冊多有不實者有將大戶
隱下丁糧充編府縣皂隸貼戶至三四名者有
馬夫朋僉至三十戶者有將貧難人戶當差殷
實人戶作餘剩者又有巧立櫃子榜夫等項名
色者其不均難以悉舉及照各屬巡司弓兵鋪
舍司兵舊例附近編充消乏告替後因一年一
換或係寫遠生疎之人以致有悞遞送巡捕未
便呈乞照詳等因得此爲照所呈作弊官吏人
等犯在革前俱合改正又准廣西布政司咨呈
照得節該戶部奏　准通行均徭事例在卷今
訪得各屬府州縣徭役弊病有因無當役凡歇
役年分混擾拘役人難遵守民受其害者有馬
頭積年不換因而出入衙門移貧改富及挾制
淩潤者有官員皂隸因無坐定州縣鄉都名數
泛濫多僉者亦有皂隸巡欄不定相應人戶應
當却科里甲轉科小民以一科十者有舖兵防
夫等項僉點不一及又巧立名色役占小民者
有州縣官吏通同里書殷戶放富差貧者又以
戶役等錢爲名將貧難小戶排門逼要錢物者
蓋難悉舉等因得此爲照均徭一事實養民致
治之良法最便貧難小民但此法一行則事
定規其官吏里書富實頑戶無繇作弊以此奉
行者少今廣西地方未寧若不均平徭役誠恐
富者强而愈欲吞貧貧者怨而轉相爲盜固非
地方之美事亦豈富者之善謀已經公同兩廣

巡按御史布按二司查照本處舊行參酌均徭事例并欽奉　勅書内從宜處置事理將各項徭役查理明白處置停當并擬立當役歇役年分大約如人戶極多州縣十年黃冊每戶當役一年歇役九年人戶極少差役數多州縣十年黃冊每戶當役一年歇役二年内弓兵鋪兵等役仍照舊例俱令附近殷實之家應當各量地方人數多少或令三年五年之内告替其皂隸防夫弓兵禁子巡欄齋膳馬夫等項雜役俱令一年一換每年布政司選各府的當府官一員

管督照依上年事例編役大率各量差役輕重定立等第丁糧數多殷實之家應當重役丁糧數少以次之家應當輕役其貧難小戶務爲優恤不與差役編定之日各寫戶役姓名備榜張掛知會其應役榜仍存卷備照如有放富差貧那移作弊事發吊榜查照處治庶貧者得以甦息富者雖勞不怨生民皆可被福詞訟無緣而興蓋兩廣年來有司多將均徭事例奉行不至以致富者貪緣在閑貧者困苦應役小民十分艱難蓋均徭良法不利於貪官汚吏不利於富豪奸里惟利於貧難小民然　朝廷仁政正欲保養貧民不令失所俾至殷實盜賊自息地方可寧今兩廣均平徭役一事廣東已行二年廣西已行一年凡公廉正大官員良善貧難人民無不稱便謹題

天順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題爲措置邊儲事查得廣西布政司開報天順三年歲終糧數柳州府大軍倉實在糧七萬有餘慶遠府糧二萬有餘緣各府皆賊徒出没不常用兵之處本年又因亢旱災傷而在倉糧米數亦不多照得各府先年該巡撫侍郎李棠具奏開中鹽糧得以接濟即今亦合設法措置庶免有悞軍糈乞　勅該部計議查照斟酌定奪將柳慶二府缺糧倉分開中鹽糧召商納米庶得邊儲有積軍餉不悞謹題

天順四年四月十二日

題爲邊務等事案照近據廣東廣西都司各呈開該兵部等衙門查照議擬奏奉　欽依内事理將石亨親戚指揮石寧等註調前來兩廣衛所差操等因又查得先據廣東海南衛呈稱廣東

都司田積管屯科斂等情已經行仰廣東按察
司勘問果有干碍田積徑自具　奏挐問外緣
臣訪得署都指揮僉事田積亦與石亨關親不
敢不言伏乞　聖裁　勅該衙門計議合無將
本官查照處置謹題題
天順四年四月十二日

題爲巡撫等事天順二年四月二十日欽奉
勅諭令臣巡撫兩廣除欽遵外續該戶部奏　准行
臣每年照例赴京議事爲此今將兩廣地方軍
民利病合當興革事件開坐具題

一件撫安逃民事廣東南雄韶州潮惠等府地
方寬濶去處有福建江西等處流民動以萬
計多因艱難逃來依附富家田主容留住種
州縣里老中有貪利之徒每以趕逐及取討
供狀爲辭科斂百端亦多有住久家富遂與
田主讐殺貽患地方查得韶州府英德一縣
報出願候造冊照例附籍并寄住者共一千
七百餘戶五千九百餘丁口其他府縣可知
切廣東地惡人頑且此逋逃之民先年必係
爲惡貽患地方者今既積聚數多若不早爲
設法區處日久月深既無歸着又加科害恐
生他變卽今攢造黃冊亦一處置機會查照
東地方廣闊額設官員數少必須得人專理
方得事妥人安前件乞　勅該衙門會議合
無照依河南撫管流民事例添設廉公有爲
端厚鎮靜布按二司堂上官二員賫　勅撫
安禁約科害就便親詣地方審查願附籍者
照依　詔書事例附籍原籍有人情願往來
住種當差者亦要處置稽考免致科害激變
其內若有違碍之人事發另行定奪庶得流
徙無虞地方有益

一件築城久計事看得廣東接連廣西隣界地
方地勢險惡民夷頑獷如肇慶府開建封川
四會新興等縣地方俱係流賊出沒之所亦
有先年招下獞人納合本處徭人爲賊因無
城堡節被攻入縣治其開建縣自景泰至今
已經攻破二次劫殺官民荼毒特甚其餘有
城堡去處如瀧水縣雖累被賊首鳳弟吉攻
打緣新城堅固不致疎虞以此觀之利害可
見但查無城去處數多工程浩大民力艱難

前件乞　勑該衙門會議合無選委廣東都
布按三司堂上廉幹官員親詣合當包城地
方嚴督軍衛有司聽其便宜設處人工物料
或乘農隙起倩軍民夫匠併工脩築酌量緩
急每年完一二處其委官不許營指別項差
占因循推調致妨成功近城軍民占住房屋
有碍修築者即便搬拆城內地土有豪强官
員軍民强占塍隴收籍造房養魚者官爲開
墳給與軍民居住庶爲勞出一時利存經久
一件番船擾民事查得正統年間事例該戶部
會議今後海外各國使臣進　貢如故將朽
損舊船駕使前來意在換修新船以啚利益
者聽令自行修理如原船板木新鮮堅壯委
被風浪損壞令番使自備物料於附近衛府
量撥夫匠修理後又該侍郎揭稽等奏今後
各國使臣頭目不許多帶人口及買違禁物
件船隻損壞令自修理等因既不絕其効誠
之心亦已破其貪饕之計行之年久國體軍
民俱爲便利近年以來各國番使又復滕朧
奏告船隻損壞要令修造費用不貲且此輩

得計頻繁而來交結通蒼商販賣違禁貨
物耗損中國糜費錢糧有損無益況今廣東
蠻賊出沒軍民艱難前件乞　勑該衙門會
議行移該部着落布政司知會今後番使朦
朧奏　請換修船隻以啚利已擾害軍民者
令其自行修理果有損壞止撥夫匠令其自
備物料悉照正統年間事例施行庶得奸黠
革心邊方被福
一件土官宰人事照得兩廣遞年有舉保撫猺
撫黎除授州縣并巡簡司等衙門官員名爲
土官查此俱軍民等籍正與陰陽醫學官員
相同既非蠻夷種類又非世襲官職多是營
求舉保始則招撫買求以啚官名
激變以壞地方景泰年間因見奏是土官名
色疑爲世襲衙門遂有以夷治夷之議奏定
事例初犯贓罪納米復職再犯監候奏　請
發落以致幸而脫罪恣肆貪饕地方壞事前
件乞　勑該衙門會議合無除蠻夷世襲土
官衙門州府縣長官司所管土人土民除官
及原係猺獞夷人外但係有司軍民等籍保

除爲土官名色者有犯贓罪依律照例發落
庶得奸貪知警良善獲安
一件鹽法便利事照得舊例行鹽地方廣東鹽
課司東北止於梅嶺南雄府西止肇慶府其
附近梅嶺以北江西南安等府地方例該兩
淮運司行鹽又有廣西梧州府以西地方例
該海北鹽課司行鹽緣廣東鹽課司止於本
境行鹽而客商中到引鹽堆積數多難以發
賣動經歲月虧費財本因此不顧身家故違
禁例貪夜馱載北過南雄梅嶺西過梧州發
賣加倍取利其應捕人員如近日事發奸貪
暴橫軍民丘瑜李逵等每鹽一引索銀四分
公然賣放越過南安地方除已拿問訖及照
江西南贛二府相去兩淮寫遠廣西梧州等
府又因海北鹽課司地方不寧鹽商少到軍
民仰給廣東故商民最利不顧法度今若聽
其越境則有碍鹽法而利獨歸於商人若禁
其越境則久滯鹽商而利又歸於奸捕查照
廣東所屬地方多事邊倉急缺糧餉前件乞
勅該衙門會議咨無不爲常例暫行廣東

布政司令見在支鹽客商人等今後支出官
鹽有願裝往江西南安贛州并廣西梧州等
府地方發賣者先將鹽數備開狀赴布政司
報名每鹽一引定于沿河缺糧倉分納米若
干取獲實收至日布政司給與印信文憑付
照聽其過境發賣倭地方稍寧邊倉糧足各
照舊例地方遵守或公同選委司府廉幹官
員就于南雄梧州專一管理庶得商民兩便
利歸于官
一件急缺邊儲事據廣東布政司呈照得所屬
肇高雷廉等府并廣州府連山等縣地方隣
近廣西流賊爲患各該衛所官軍俱各調邊
哨守妻子在營者既支本等俸糧官軍在外
者又支行糧四斗通因地方連年不寧人牛
消耗耕種失業錢糧難徵軍餉浩繁所在邊
儲俱各急缺腹裏倉分亦無積蓄查得各屬
每年秋糧共該九十八萬零內除折銀米四
十五萬石解部外止存本色米五十六萬零
每年官軍并官吏人等俸糧歲用米七十八
萬零歲徵不勾歲用其屯種子粒承佃軍旗

亦多調出操守遞年子粒未完等因係干急
缺邊儲軍餉前件乞　勑該衙門會議合無
暫將下年實徵前項秋糧折銀解部四十五
萬石數內量存二十萬石行移布政司徵收
本色均派邊倉缺糧去處收用接濟侯寧靖
糧足之日照舊折銀起解庶得邊儲有備緊
急無虞
一件裁革冗官事據廣西潯州府申本府三縣
共計八十五里人民稀少原設知府同知通
判推官四員經歷知事二員照磨簡較二員
司獄一員官多事少乞照例裁革通判知事
簡較三員省免各官名下馬夫皂隸爲民便
益等因緣廣西人民稀少原設官員數多合
當裁革前件乞　勑該衙門會議合無行令
廣西巡按三司等官查照如潯州府等衙門
果係人多事少官員數多妨民應役去處從
實具　奏定奪裁革冗官送部定奪庶貧民
得所設官有用
一件歸併學校事據廣西平樂府申本府四縣
共該一十五里通計二千餘戶各屬俱有額

設名役但人民稀少名役數多致令一戶充
當數役即今府學廩增生員止有三十五名
附郭平樂縣學僅有二十一名外縣生員俱
不及數乞照江西南安府裁減歸併事例將
平樂縣學生員歸併府學等因緣廣西州縣
人少役多學校生員不及額數所有除授教
官俱給齋夫等項實爲曠職勞民其潯州慶
遠亦有合當歸併去處前件乞　勑該衙門
會議合無行令廣西巡按三司等官將各屬
學校如平樂府縣等處從實勘議果有人民
稀少生員缺多合當歸併去處　具　奏

定奪庶得官無曠員人無勞擾
一件荒田糧米事據廣西梧州府申照得本府
所屬一州九縣如蒼梧縣秋糧該一萬七千
有奇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被大藤峽龍山
各處逢賊流劫鄉村殺死人民并逃絕人戶
鍾奎兒等八百一十四戶遺下無徵秋糧三
千餘石每年俱係見在人戶賠納其田地荒
蕪五七十年有生合抱樹木者有山水衝決
久成空坎者節次奏奉戶部勘合徵糧如額

節將荒田撥與逃戶招撫復業然一聞撥田
俱思逃走以致逐年賠納貧者子女賣盡乞
將前項瀕州縣無徵秋糧從實開豁等因查前
項荒田負糧累民前件乞　勅該衙門會議
合無行移廣西巡按并布政二司選委堂上
官員公同該道按察司官嚴督有司親自沿
丘履畝從實踏勘果有積年逃絕拋荒是實
量與開豁以蘇民困其有堪佃田畝准令折
徵銀兩兼支俸給庶得錢糧易辦困苦得甦
一件食鹽鈔貫事據廣東廣州等府新會等縣

申近奉勘合鹽鈔鄉民納米市民納鈔查得
本處細民薄田三十畝該糧一石而家有七
口者該納鹽鈔米一石軍戶不得拆戶十口
二十口者有之又全無田糧納至二三石者
有之似此納米實是艱難乞照舊例納鈔爲
便等因勘得前項鹽鈔今改納米大爲不便
況兼軍衛有司俸給鈔貫比因收積鈔少連
年不給前件乞　勅該衙門會議將前項戶
口食鹽鈔貫照依舊例不分鄉市一體納鈔
庶得鈔勾支給人無嗟怨

一件精選官軍事照得各邊官軍俱有隊伍以
上等精銳者爲頭撥聽調殺賊次等爲次撥
守城公差等項差用以此官軍有制人人得
用兩廣先年官軍隊伍不亂近年有官員名
下役占買閒輸納月錢者有衛所隱蔽數目
不清者有賄營差使經久不役者有投充圍
子手名色專一跟官都司以下不敢差用領
調者甚至有才堪管領隊伍精銳官員因見
地方不寧往往投托跟官不出者雖是先年
殺手隊伍專靠殺賊精兵亦有容情營求差
無忌憚雖經整理未得歸一前件乞　勅該
衙門會議合無照依申明軍政官員事例行
令巡按等官并推選廉公有爲曉暢軍事按
察司等官路遠衛所分投前去各要公同內
外官員將衛所各隊伍官軍照依食糧案卷
逐一清查點選上等者編爲頭撥次等者編
爲次撥置牌填寫專備查點調發仍要造冊
回　奏一面送總兵參將及鎮巡等官處備

照遇有調發聽憑全隊調撥其頭撥內後有事故在外許參將等官就于次撥內選補仍行總兵等官知會其跟官軍伴併一應輕重公差止許于衛所守城及餘幼等項內差用若有隱蔽數目及再將頭撥聽調殺賊官軍紊亂隊伍賣放差用者治以重罪點選風憲等官不行用心革弊及大小官員占悋不公者通行參究問罪庶得軍政修明地方寧謐一件達軍殺賊事照得廣西遞年以來蠻賊猖獗往往越過廣東其廣東高廉肇慶等府亦有本處猺獞爲惡案查廣西先年有貴州精兵一萬湖廣精兵一萬又有廣東輪班官軍二千五百員名湖廣止每班二千五百員名其貴州俱各不到緣兩廣地大賊多官軍數少即今貴州賊已殺敗及訪得達官達軍熟于弓箭能制蠻賊見在南京等處食糧在閒前件乞　勑該衙門會議合無于貴州湖廣等處照舊撥軍赴廣西聽調復于南京等各處在閒達官達軍內精選一千或五百員名連家小差官統領管送赴兩廣總

兵等官處交割安插聽調殺賊庶任用得宜盜賊可滅

天順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題爲緊急賊情事該據瓊州府備瓊山縣縣丞蕭
時春呈天順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夜三更時分
城内四散火起人聲吶喊打進縣門燒劫公廨
卷冊及造成進貢蜜煎檳榔子廉州供應採
珠廩給白米牢内囚犯等項吏卒被傷無人救
護本職止帶得本縣印信越過衙後院墻見賊
勢兇大殺傷人命官軍不能抵敵本職趁混脫
走出外賊人閉門在内延燒公廨軍民房屋等
因轉呈到院行間又據永安守禦千戶所呈抄
蒙太監吳昱等案驗據瓊州府申開本日夜有
海南衛不知名軍舍二百餘徒先將本衛指揮
石鑑家劫起當殺人口及取伊家器械鎗甲等
件次劫牢獄放火燒殺聲言府家不要動作與
你無讐天明時候該衛指揮等官軍與賊對敵
不過被賊占坐衙堂發放有本府知府葉鳳同
經歷陳樸等思得城内俱係官軍住坐金無百
姓護手賊勢兇惡皆在附郭鄉都起集民壯撫
安百姓等因又據廣東都司呈奉副總兵歐信
劄付該據海南衛無印信呈文亦開本日夜被
賊一宗約五百餘衆攻開城門殺死軍民男婦
不計其數進入本衛指揮石鑑家搶去銅牌印
信軍器燒毀房屋劫放囚犯占奪城池天明認
係本衛後所舍人邵宣并左右等所在逃旗軍
許清戴毛兒等爲是本衛軍餘蒙調大征採珠
等項數多見在數少不能抵敵即今前賊住劄
在城僞稱總兵名目等因據此照得先該欽奉
勅書事理議調屯守官軍同監丞阮隨親率會合左
衆將范信所統軍兵于永安珠場勦捕賊寇防
護採珠近據守備石鋐等官節報廣西流賊不
下萬數越境分宗攻圍高州化州遂溪神電吳
川等處城池流劫鄉村殺擄人財猖獗尤甚各
率官軍勦殺間令據前因會同議得所報前賊
合于軍前殺賊官軍内摘調五百員名并調海
南衛原調守備隨捕指揮李翊趙鑑等官軍九
百員名共一千四百員名委指揮僉事張豫管
領前去策應勦殺合劄本司即行總督備倭張

通星飛前往該衛督捕前賊等因各具呈到院會同巡按御史都布按三司官衆看得府衛情詞雖有不同俱係地方賊情重務除都按二司正官止有署布政司事副使鄺彦譽見在合委本官齎榜并行委韶州公幹衆政龔毅等星馳前去撫安相機擒捕及又議得珠池與瓊州府相近其見在彼處採珠衆議朱英在司年久熟知彼處事情況係警急重務差人星夜齎文前去令其公同副使鄺彦譽撫捕行事其布政司珠池事務暫委僉事陳濂公同僉事黃隆管理体勘的實事機另行馳奏外謹題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二十四日

題爲區畫邊務事據廣東按察司呈照得廣東先因地方廣濶政務繁多正統年間布政司添參政二員一員巡察邊務一員整理粮儲按察司添設副使一員巡察海道景泰年間爲陳言減省事例革去前項官員廣東累被廣西蠻賊越境流劫額設官員分理不周錢粮海道缺官整理呈乞照詳等因到院行間又據廣東都布按三司等議得廣東地方廣濶政務浩繁錢粮拖欠倭寇出

過海訪問船甲口稱賊人每月出城搬取柴米擄掠人口止有五十餘人鎗刀衣甲整齊彼中無大施爲但以必得石指揮到手便散爲詞有總兵歐信又差都指揮安福統領官軍一千員名前去截殺等因各報到院復會同都布按三司并巡按等官議得各城堡精銃官兵俱先該總兵等官調在廉州流賊生發地面城池空虛難再掣調除臣于新會等處添選民壯軍餘躬親統率兼程前去嚴督勦捕前賊撫安軍民及体勘的實事機另行馳奏外謹題

沒不可無官專理乞
勅該部計議照舊添除歷練老成有爲有守參政副
使各一員馳驛前來管粮巡海謹題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二十四日
題爲謀叛攻城殺擄人財等事案照先據廣東都
司等衙門呈該鎮守副總兵歐信等劄付案驗
內開天順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夜有反賊舍人
邵瑄并逃軍許清戴毛兒民人周春等占奪城
池僞稱名號刼擄人財等因到院會同巡按御
史三司等議得除節次行委三司官員撫捕体

勘并近該都指揮等官安福等報到勦平前賊
克復城池捷音另行具 奏外參照海南衛掌
印指揮僉事石鑑不行設備固守致賊攻陷城
池合當拏問及照在衛指揮千百戶等官俱各
不能防禦儆備致有誤事令賊雖勦滅亦合查
提問罪以警將來謹題
天順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題爲捷音事天順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據廣東都
司呈奉鎮守副總兵歐信劄付本年閏十一月
二十五日申時據都指揮僉事安福呈先蒙議

委前到海南于本月初二日嚴督官軍與賊對
敵殺獲總兵旗牌學士等項首級生擒僞總督
張欽等有僞順天王邵瑄大
向定安縣路隨調指揮趙鑑等領軍黏踪追勦
本職全軍入城駐守撫安軍民俱各復業本月
初四日官軍追至葫蘆港賊人搶船出海官軍
追逼勢窮力盡棄船登岸初五日追至賓宰驛
初六日追至丫髻嶺初七日追至梹榔根初八
日追至莫村節次與賊交鋒對敵獲有功次初
九等日賊人駐劄水表等村本職嚴督指揮張
豫等官軍連日追殺賊衆退往西黎田凹大小
駐劄本月十六日官軍進逼有賊首邵瑄等仍
領賊衆據險迎敵官軍奮勇齊進奪其險阻衝
入賊陣時有旗軍陳雄等斬獲邵瑄等首從賊
級餘賊潰散隨督官軍民壯土官黎兵人等追
勦本月十八日到地名水尾又行斬獲許清戴
毛兒等首從賊級解報公同衛所府縣等官召
集軍民人等逐一辯驗是實具呈到職會同左
監丞阮隨議行安福解送首級至日差官獻俘
并取勘功次及有功官軍姓名造冊另行備縣

轉呈到院案查先據瓊州府備瓊山縣縣丞蕭
時春呈及永安千戶所申抄蒙太監吳昱等案
驗并副總兵歐信劄付俱稱本年十一月十一
日夜有反賊舍人邵瑄逃軍許清等占奪城池
等因已委都指揮等官安福張豫領軍勦殺并
行總督備倭張通督捕等因已經會同巡按御
史都布按三司計議具　題行委副使鄺彦譽
恭政龔毅等撫捕及臣于新會等處添選民壯
軍餘勦捕前賊本年十二月初三日臣在新會
縣本日節據都布按三司呈揭內開本年閏十

一月三十日酉時據廣州府南海縣備典史周
文郁里長歐陽宣等呈報本日辰時有廣西流
賊不計其數分作三宗流劫附近廣州府胥江
三江官窑等處十分猖獗要乞親督都指揮張
通等大勢官軍策救危急等因又據定安縣申
稱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已將反賊邵瑄賊黨
鍾璇等殺獲及又據張通稟有都指揮石鐫書
報海南軍舍謀叛占奪城池官軍征勦已平臣
當就督同都指揮張通等官軍星夜前赴廣州
府行據都指揮張通等呈本月初六日各准本

司咨開該臣會案依奉統領官軍民壯同閱視
會事戈立等就夜行至初七日寅時俱到三江
據緝事旗軍報稱各賊聞知大軍前進預于初
六日三更時分放火燒毀民房逃遁據報隨即
督軍陸路黏追賊衆驚張從四會大山僻路奔
遁去訖又據胥江等處里老人等稟稱蒙官軍
追逐流賊遁走又蒙安管撫鎮避賊人民俱已
復業墟場買賣亦各如故等因及節據指揮官
廬源等并巡簡老人等節次解報殺獲流賊首
級并生擒流賊及奪回被擄人口男婦前來俱
驗發梟掛收問及給領該訖今據前因會同巡按
御史三司官等議得海南衛及賊廣州府流賊
雖各勦平奔遁緣猶猥衆軍民合應撫安流賊姦
詐合當嚴備除行兩廣總兵官襲捕并查都司
止有帶俸差操張瑀見在令于胥江等處操練
隄備殺賊及行原委副使鄺彦譽等加意撫安
照依先行体勘各項緣繇并查官軍功次至日
另行外謹題

天順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題爲請兵殺賊安民事案照節據高廉雷肇等府

呈據化州等州茂名等縣申據里老人民節狀
告報天順四年八月內被廣西大藤峽龍山西
峒等處強賊三四十宗動以萬計分投流劫鄉
村殺傷人命燒毀房屋捉擄人口逼要銀兩家
貧無措者盡將田產典賣贖命無人取贖者俱
被殺死擄去賊勢猖獗人民受苦又據廣州府
南海新會等縣申報本年閏十一月內忽被廣
西强賊流至胥江官窖蓮塘等處殺擄人口燒
毀房屋乞調大軍勦捕等因除另行外會同鎮
總巡按御史都布按等官議得雷廉高肇等府
接連廣西鬱林博白桂平懷賀等州縣所轄地
名大藤峽龍山五屯曹村等處徭獞先年彼處
守鎮得人兵力强盛此頻稍或蠢動即便痛加
勦捕雖是出沒不常終知畏懼官軍後來守鎮
者不得其人或務行姑息或貪賄貨利法度廢
弛土兵逃叛兵政不修軍威不振如大藤峽一
處自總兵官柳溥征後未經征勦以致賊徒日
衆賊勢日强且貴州湖廣原守廣西出戰精兵
二萬即今止有五千又將廣東沿江官軍分撥
別處致賊侵入廣東地方賊人所過又有地方
無知民徭招來野獞乘機趁亂隨從爲惡蜂屯
蟻聚動至千萬甚而披帶盔甲器械騎坐馬匹
僞稱總兵將軍名號部伍號令往來殺掠今年
乃敢深入南至新會相去省城不過二日北至
官窖相去省城僅止半日猖獗更甚臣等查得
自正統十三年至今前項流賊節次攻陷偷劫
廣東州縣城池排柵已該一十餘處雖經隨行
修復人民荼毒已多臣遵奉
勅旨節次親督官軍于廉雷等處珠池地方往來截
殺防護採珠奈緣軍少賊多不無顧此失彼雖
是節行三廣會兵勦捕而彼此地方多事未克
成功但此賊根源巢穴全在廣西延及東省使
廣西若不勦平廣東終無寧靖又兼前項賊巢
山深林密兩廣地方延袤千里所在官軍除摘
調守備各處城堡外實在數少縱能會合分布
不敷兼以兩軍同事彼此頡頏不相統一徒費
錢粮難以成事若非大舉全師拔除根本則盜
賊日多百姓日困官軍日疲由地拋荒錢粮缺
納邊儲匱乏戰守難爲抑恐所在殘破釀成大
患上勞　聖慮臣等此時言之晚矣伏乞

皇上俯念地方生民　勅該衙門計議特遣大兵統
調兩京漢達官軍再調鄰近湖廣江西原征廣
東反賊官軍各令彼處將官統領前來與同兩
廣官軍公同撫按三司等官查議將廣西大藤
峽五屯等處積年爲惡有名賊巢村分申嚴賞
罰責以成効相機設策痛加勦殺務在搗巢覆
穴嘯類無遺庶幾蠻夷知畏地方得寧謹題
天順五年正月十八日

題爲採辦珍珠事據廣東都布按三司委官右參
議朱英等會呈各據雷州等三府委官知府等
官呈據採珠夫蜑連名狀告天順五年月日不
等各蒙起倩前來白沙珠場起盖廠房聽候採
珠彼時因被流賊萬餘分宗入境殺擄人財燒
毀房屋攻逼城池驚散夫蜑不能用工後蒙官
軍勦賊稍退方得採木起廠至十二月內開水
採珠延至交春夫蜑瘟病死亡相繼天順四年
三月以後幸蒙罷工放回傳染瘟疫有全家死
者有中途死者不下一二萬人又有中途遇賊
截殺隨來放火燒毀珠廠本年六月內蒙起倩
人夫船蜑前來永安重造珠廠將完九月初十
日又被狂風將珠廠寶亭盡皆吹倒船隻人口
盤纏什物盡皆飄流及淹死夫蜑李三等人衆
續蒙着令修造置辦復被流賊于近阪鄉村殺
擄人口驚惶不息後至本年十月內蒙
欽差太監等官到廠十一月初一日督令開水採珠
間又因流賊刼擄人夫半被驚散且瓊州府反
賊邵瑄等攻陷城池該府軍夫俱各驚回遺下
船隻負累五府原存看鋪夫蜑撥去代駕採珠
海洋廣濶節被漂流船隻淹死軍夫兄兼各人
家鄉又被流賊攻圍殺擄久住不退父母妻子
流離失所不能相顧即今春近瘴發人多生病
十二月以來又加連日大風阻滯船隻切思各
處珠池逓年被盜又經上年採捞已過今歲稀
少名雖珠池實係大海見蒙日逐比較討螺不
得苦楚難當乞轉達憐憫等因行該太監吳昱
等案仰三司委官會同知府等查審得各府地
方人民累被流賊攻刼焚燒畧無寧處雖有官
軍勦殺而賊多軍少顧此失彼況且風潮衝涉
瘟病不息死亡相枕骨肉流離耕種失業飢寒
迫身民情困苦難以盡言非惟貧不聊生抑恐

釀成後患及查得原倩採珠船隻在海遭風飄壞一百二十五隻漂流并淹死坐船百戶楊聚等軍民夫蜑六百九十六員名被賊驚散及陸續逃躲軍民夫蜑二千七十一名瘟病纏染死亡二百三十七名中途被賊殺擄五十五名審據監船採珠委官指揮河泊等官結稱訪得各處珠池被賊偷盜又係上年採捞已過今次日螺交官十分苦楚再查永安倉粮支過起解并動連日刮風漂泊船隻海邊夫蜑凍餒在船無逐撈選送厰珠螺嫩少捞取難得即日春氣發將殺獲僞稱天王首賊邵瑄僞大王許清戴毛兒首級三顆用櫃裝盛生擒僞總督張欽張殷二名牢固枷鎖委官管解前赴鎮總軍前告交

採珠軍夫兩廣殺賊官軍土兵行粮口粮共一萬九百六石其原撥各縣該納秋粮因被前項賊交盜連年追納未完等因具呈及查得先又該據雷州府遂溪縣申天順三年珠夫病故并逃竄死絶一萬九十八名徐聞縣申珠夫在厰病故男子四千三百一名海康縣申珠夫在厰死絶人丁四千八百八十三丁等因會同鎮總巡按御史都布按三司等官議得廣東地方人民其餘賊級五百六十六顆驗發梟掛等因續據本衛鎮撫呈稱賊首張欽張殷陸續在監病故相視明白斬首同首賊邵瑄等首級俱用櫃裝盛交付千戶張政管解前來會同鎮總巡按御史都布按三司官案查先據海南衛府等衙門報稱反賊邵瑄等僞稱名號占據城池已經議調官軍委署都指揮僉事等官安福等管領前去撫勦續據本官呈依奉督同指揮張豫等官軍擒殺首賊克復城池節次斬獲首從賊級解報公同衛府所縣指揮知府等官召集軍民逐

一辨驗明白識認數内三顆委係首賊邵瑄等頭級并生擒張欽等差人另解等因已將捷音緣繇會本具題外續又該會官看得張欽等未經會問賊級未經驗發梟掛恐有未的及有首惡共謀脅從之數未經体勘又經通行去後今據前因除官軍功次并体勘首惡共謀脅從緣繇催報至日另行叅照首賊邵瑄張欽等聚衆反叛謀爲不軌一方大惡罪惡滔天今既官軍擒殺斬獲首級見在合當面首解京獻俘爲此開坐會本謹題

天順五年二月初二日

題爲殺獲海賊事據廣東都布按三司呈依奉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案驗劄付内事理會官將備倭張通等殺獲到海賊首級辨驗是實發沿海新會等處梟掛兇具送都司收貯聽候番貨盤送廣東布政司官庫收貯開呈數目緣繇到院會同鎮守等官案查近據廣東都司等衙門呈前事天順四年九月十五日申時據廣海衛指揮周昊呈該緝事旗軍烽堠民夫鄭寬等走報本月初六日瞭有三桅大船一隻双桅白船二隻单桅槽船四隻從海洲洋行使至境地名上川山小屯灣抛泊縱使快馬船隻往來在海劫殺鄉村搶擄新會香山二縣過往民人余顯保等人口船隻等因據報行准本司咨抄蒙巡按御史等官會案備行本職會同副使楊宜查照先年擒捕海賊嚴啟盛事例量調官軍人等相機勦捕依蒙會調南海等衛所備倭官軍民壯人等整撥軍火器械坐駕戰槽船隻公同兼程至閏十一月初八日卯時到于小屯灣果見三桅大賊船一隻白船六隻幫作一處擺執軍器

竪立旗號燒放銃砲齊聲吶喊來與官軍對敵通等申嚴號令督勵所部官軍人等與賊交鋒對敵奪得雙桅快馬賊船大小三隻生擒番賊七名殺獲賊級四十五顆餘賊淹死難以計數各賊對敵不過就駕原來三桅单桅大小船四隻乘風奔使出洋逃遁去訖緣係無邊大洋又兼風迅不便當即收軍回船除將擒殺賊級名顆及獲到賊船并番貨胡椒等物公同貯收差官起解令將生擒番賊及殺獲功次兇具等項同有功官軍等姓名備開差百戶郭珍管解乞

爲照驗等因已經會官查議通行去後今據前
因除將見獲審賊送按察司會問明白差人解
京船隻仍發張通等官軍領去使駕追殺未獲
餘賊官軍人等功次另行外謹題
天順五年二月　日

兩廣奏草卷九終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十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孫衡州府同知　夢洪較定

題爲飛報賊情等事天順五年二月十九日據廣
東潮州府等衙門各申據揭陽縣鮀浦巡簡司
呈本月初七日有賊船一百五十餘隻進入司
前溪東港當督官兵對敵被賊殺死總甲劉五
等燒毀溪東等村房屋并本司衙門及河泊所
賊人劄營與逢州千戶所官軍對敵後去攻圍
逢州城池又稱審據見獲賊人辛戊七等供係
揭陽縣民在海做賊蒙捕獲賊首李斌等問結
有戊七等逃走未獲合同賊人魏崇輝等搶奪
碉石衛大花三桅等船做賊等因府司參照前
賊流劫鄉村殺死人命燒毀文卷衙門房屋攻
圍城池申乞施行到院會同鎮守等官查得先
據本府并潮陽縣節申前賊出沒爲照總督備
倭張通先因殺獲反賊邵瑄起內具　奏事理
往海南衛及沿海地方公幹未回止有輪委巡
海副使楊宜見在已經節次會委本官并于附

近碣石衛調撥指揮宋鵬管領官軍五百員名
行催提督東路備倭指揮李福星馳前去調督
撫捕續據潮州衛府報有賊船七十餘隻在牛
田等處行使又經議將廣州左等衛所廣西該
班官軍摘調六百員名委都指揮高啟管領并
行催糧參政劉煒各即前去及催督張通星馳
回還報賊地方會同撫捕後又據本府申稱各
賊先被巳獲賊人逼脅懼罪要乞招撫又經給
榜賫去撫安及照布政使陳豐公差回還在彼
經過熟知彼處民情又委本官公同招撫再將
惠州衛廣西該班見在官軍指揮閻華等四百
五十員名添調前去聽高啟等調捕去後俱未
據報今據前因臣等會議得前項賊徒多係彼
處居民必知地利若不乘急勦捕撫安誠恐日
久滋蔓貽患地方除行催原委各官作急調督
原續調去官軍一千五百五十員名并所在軍
衛有司官軍民壯更甲火夫人等將前項爲惡
賊徒從長設法撫捕一面再差人催取備倭張
通作急前去潮州相機行事將緩急緣繇回報
另行馳奏外謹題

天順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題爲擒獲首惡妖賊事據廣西左參將范信呈先
據廣西按察司分巡蒼梧道副使雷復呈爲官
軍失機賊陷城池等事蒙巡撫都御史葉　案
據本道呈該鄒學文等連名告係梧州府藤縣
在廂民籍有本縣峒頭村賊首胡趙成自稱湖
南得道仙童竪立旗號遍遊太平感義鄉村造
妖扇惑潯州大藤峽賊山聽信主令一遇到處
斬殺人牛祭拜集衆攻打城寨于天順四年十
一月初七日打破藤縣城池燒劫衙門印信卷
籍錢糧及官民房屋殺擄人口告乞轉達洗勦
爲惡土賊等因備呈到院參照所呈係干惑衆
重情難容遲緩滋蔓案仰轉行左參將范信親
詣彼處相機撫捕務在不動聲色禍患消除不
許泄漏輕易驚激壞事備呈到職行間又准鎮
守廣西總兵官過典咨會同少監朱詳協贊御
史吳禎議行本職亦同前因又該都御史葉
公同巡按御史劉淵案驗開兵部具奏該梧州
府藤縣奏本縣太平鄉峒頭村首賊胡趙成自
稱湖南李王出世造妖煽惑賊山本犯先曾事

發問充軍役遇　赦放回不改前非愈作威福
動至殺牛斬人祭旗發兵于天順四年十一月
初七日透入縣城殺虜官民男婦黃瑞等二百
一十七名口要乞應時征勦杜絶妖讖該本部
議擬行移鎮守總兵巡撫等官量調所在官軍
土兵民壯人等上緊設法撫捕相機勦殺等因
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轉行到職會同蒼梧道副使雷復
咨議尅于天順五年四月初九日抵巢攻勦至
期蒙都御史葉　親至梧州又令巡按御史劉
淵同副使雷復督軍前進都指揮韓瑄整兵策
應本職親領指揮張錦張能王銘等官軍分布
水陸並進至地名淘水口有首賊胡趙成聞知
官軍到來披髮仗劍部領首從賊徒列陣拒敵
恃險不退本職設計立賞選募敢勇官軍據險
埋伏官軍各用火器飛鎗弓弩攻打賊纔敗潰
奔走被埋伏官軍四起奮勇向前生擒首從賊
人胡趙成等三十三名賊人被傷竄走落水淹
死者不計其數獲到行兇鎗旗刀弩等件并本
賊原殺寶家寨巡簡司巡簡譚慎達刼去銅印

一顆見在當將附近創建妖祠三十餘處并黃
紙書寫李王名號祭奉牌位俱各燒毀全勝回
軍仍曉諭但係脅從之人悉令改過向化復業
及將獲到器仗就與原獲官軍收用并有功官
軍人等取勘明白另行造冊繳報外今將生擒
首從賊人胡趙成等并寶家寨巡簡司銅印一
顆解送施行備呈到院案查先據蒼梧道呈及
准都察院咨該准兵部咨俱開梧州府藤縣前
項首賊胡趙成等造妖煽惑攻陷縣治等因已
經節次行令擒捕去後今據獲解前來臣等參
照首賊胡趙成本係賊囚發充軍役遇　恩宥
而不知感激集逆黨而愈肆猖狂刼殺官員印
信便爲已有攻開縣治茶毒所不忍言雖妖妄
成風連年嘯聚幸官軍奮勇一日生擒凡在地
方無不稱快除將生擒賊徒胡趙成等劄發巡
按廣西御史劉淵會同見在軍前都指揮韓瑄
副使雷復會問明白首惡情重人犯解　京其
餘監候呈詳待報及案仰梧州府將寶家寨巡
簡司印信在官收候除有官員至日領發外謹
題

大順五年四月十八日

題爲告保官員事據廣西太平府申據本府三甫
十冬里老歐金慶等連名狀告本府前任同知
劉震自正統十一年二月内到任以來撫民有
道治政有方公務易完兵糧無誤坊廂州縣人
民畏服切思本府地方枕連交阯所屬州縣俱
係夷人若去本官如失父母乞爲轉達將本官
陞任本府管事撫安邊民等因行間又據南寧
衛守禦太平府後千戶所亦申前事據千百戶
所旗軍老弱陳辛二等連名各告切見太平府

與本所表裏衙門先年除授知府劉瑩林貴等
節次不復水土病故獨有舊任同知劉震係廣
東部州府英德縣人自到任以來秉心廉謹撫
民有方新除知府鍾順到府未及半年又行病
故即今州縣兵糧公務愈加荒怠土人訟生競
爭漸起急缺正官撫治極邊地方今思同知劉
震見行赴部九年考滿告乞保留陞任管事等
因各具申到縣據此案查先爲廣西太平府知
府鍾順病故已行移咨吏部銓選去後未報今
據前因除將告詞抄粘移咨該部查照施行外

天順五年七月初六日

題爲安撫流民事照得廣東部州等府有別處流
寄種田之人動以萬計惟韶州一府最多又係
廣東瘴癘之地數内英德一縣曾經知縣杜宥
撫勘取數約計五千九百餘丁口即今俱聽本
縣管束不敢爲非其餘縣分地濶人多屢有爭
占田土讎殺等事防微杜漸不敢怠忽會同鎮
守等官議得流寄之民必須得人專管整理庶
保無虞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將英德縣知縣
杜宥量與府官職事專一撫管本府各縣流民
務期事妥人安流移得所候有成効之日另行
具　奏定奪謹題

天順五年七月十二日

題爲措置軍餉事該戶部郎中陳俊節奉
勑令命爾前去廣東廣西管理殺賊官軍糧餉爾宜
會同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并督同兩廣都布按
三司各委堂上能幹官員查勘軍馬經過駐劄去
處除見在糧儲勾用外如有不敷之處宜從各官

落湖廣江西都布按三司各委堂上官員親詣附
近兩廣州縣有糧倉分或該年民納糧米量爲支
撥起倩軍餘民夫運赴兩廣缺糧去處交納接濟
欽此欽遵查得兩廣緊要用兵去處倉糧一時雖
發支給俱各不多已于廣州府見在倉糧二十
五萬六千四百五十一石內量先運五萬石前
去廣西隨軍協助支給及將廣西布政司在庫
官銀內量支五千九百一十七兩二錢五分五
厘運送梧州平樂二府糴糧備用又令廣東布
政司于折收鹽糧等銀內量支一萬五千兩運

去雷廉等府收糴折放儲積撙節以備支用及
訪得各處客商中到廣東鹽課司引鹽爲因行
鹽地方北止南雄西止肇慶俱係鹽賤去處難
于發賣往往違例通同無藉之徒貪夜載去梧
州南安等處發賣積弊有年但禁之則久滯鹽
商而利歸奸貪之手不禁則有碍鹽法而利歸
商販之家又據廣東布政司呈蒙巡天順五年
實徵秋粮內有南京庫收折布米五萬石緣廣
東地不產布逓年俱往江西買納往復艱難會
同戶部郎中陳俊議得梧州以西地方又係海

北鹽課司行鹽南雄以北江西南安等府係兩
淮行鹽今海北地方連年不寧江西南贛三府
去淮窵遠溪河灘險鹽商少到軍民食鹽全仰
給於廣東合斟令廣東見支官鹽客商有願裝
往梧州等府發賣者每引定於梧州府倉加納
米二斗裝往江西南贛二府發賣者每引于南
雄府倉加納米一斗以助軍餉候地方寧妥軍
餉足用之日照舊施行及將原派廣東天順五
年起運南京庫折布米五萬石改派江西徵納
將廣東原派布米俱徵本色存留本處供給軍

餉准作江西該運廣東之數俱照依　勑書內
從長區畫事理欽遵通行外緣軍馬屯聚數多
該用糧餉浩大況用兵久速既難逆料而兩廣
地方連年盜起人民缺食錢糧難徵各處陸路
深遠糧運不通多者或支半年少者僅支一月
雖行設法措置僭運亦止接濟一時若不廣爲
措置誠恐有誤軍餉再照納米冠帶給授散官
戶部先因湖廣缺糧已有奏　准事例又吏典
兩考役滿納米赴部免其辦事考試就撥京考
先亦有例近已停止但今兩廣用兵缺糧別無

措置長策乞　勅該部照例行移附近兩廣布
政司并本處于富實官舍軍民之家量加勸諭
有能自備糧米運赴廣東廉高二府并廣西慶
遠府倉上納者量其出米多寡定立則例給授
散官以榮終身及將兩廣各衙門兩考役滿吏
典量與定奪任用其數暫不爲例有能自備糧米運
赴前項缺糧府分上納者一等赴部免其辦事
考試就撥京考一等免其兩考赴部就于本布
政司撥補三考滿日起送赴部免考照例冠帶
仍乞再將准折積鹽課量撥多寡從輕定擬
斗頭召商於前項缺糧倉分上納庶爲軍餉之
助謹題

天順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題爲地方等事照得廣東潮州府係地方廣闊阻
山濱海人民頑惡近年已故賊人李斌等聚衆
出沒即今賊徒雖已聽撫防範行事全在用人
緣本府知府周宣係隣近福建漳州府人原籍
任所地方切近未免難于行事本府通判曹銘
又已丁憂去訖未經除補地方關係不敢不慮
會同鎮守官等訪得韶州府仁化縣知縣羅俊
惠州府長樂縣知縣潘鏞俱歷任廣東有
知地方民夷事情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
任知府周宣照依吉水縣知縣張亮廻避原任相
奏調事例調任別府管事仍將知縣羅俊潘
量與定奪任用謹題

天順五年二十五日

題爲勦滅夷蠻事照得臣等欽奉　勅旨統調漢
達官軍征勦兩廣賊寇臣等欽遵於天順五年
八月十六日期不等兵駐廣東廣州府地方當
據兩廣軍衛有司等衙門開報除猺獞內有出
官領牌向化外即今廣西流賊見在廣東高廉
等府流劫并潮州府亦有山海賊情緊急合飛
報到職會同監丞楊敬總兵官顏彪并遊擊將
軍和勇等議得廣東請兵原奏內開廣西一州
等府兩廣交界地方大藤峽五屯等處正[illegible]
關有名積年爲惡賊巢合先抵巢痛[illegible]
山懷賀等處係通賊要路合分兵據截防
突高廉等府流賊出沒潮州府山海賊情俱合
分兵追逐截其歸路搗其巢穴其餘地方給榜
曉諭分別善惡且撫且捕或分或合又在臨期

相機調度庶爲先後得宜彼此不悞賊黨可除
兵威可振大功可成爲此除行臣等會同往來
節制其都指揮章能廉忠廣東副總兵歐信監
丞阮隨并廣西左參將范信等分南哨都指揮
楊麟廣西總兵官過興少監朱詳協贊御史吳
禎并右參將孫麒分北哨各同各該巡撫監察
御史都布按三司督軍儹運閒視等官取路分
道並進刻期會哨搜勦大藤峽等處賊巢仍行
都指揮張瑤等於陽山懷賀等處往來防截賊
徒及行遊擊將軍和勇副總兵歐信先往高廉
等處追殺流賊仍於南哨會合都指揮安福等
往潮州府海賊徒俱於本年九月初六
等日發哨進機行事候捷報至日另行馳
奏外謹題
天順五年九月初六日

題爲强賊越境殺虜人財事准鎮守副總兵歐信
手本內開先該左少監阮能題稱廣東連山一
帶廣西賀縣等處并湖廣江華縣等處賊徒出
沒乞會調三處官軍勦殺兵部議擬行令各該
總兵等官方瑛等計議區畫會兵夾攻等因天
順三年三月十七日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爲因連年地方多事不曾會合手
本知會施行到院會同監丞楊敬總兵官顏彪
等議得近奉　勑旨命臣等統調漢達官軍征
勦兩廣賊寇除欽遵另行外今准前因查連山
縣治一帶見有徨賊多係廣西懷賀等處前去
住種賊徒切近湖廣江華錦田等處連年出沒
爲患三廣不得寧靖今欲勦滅前賊必須照依
先次　奏准事理三廣會兵則賊無逃遁可保
萬全況今湖廣已寧兵精可用乞　勑該部計
議請　勑湖廣等處總兵巡撫等官李震等令
其精選所部官軍并各地方精銳土兵鈎刀手
等項官兵盡數調到俱于衡州永州等處操習
候今年冬盡春初臣等兩廣進兵事有次第可
以移兵之際刻期會合分道竝進夾攻勦殺庶
得兵有成功賊無遺類謹題
天順五年九月二十日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十一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菓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堅華彙梓

題爲捷音事准總兵官顏彪手本該准廣東副總兵歐信等廣西少監朱詳等并都指揮廉忠章能叅將范信等手本呈各開天順五年九月初九日期不等發哨兵營直抵廣西潯州等府地方進勦大藤峽等處賊巢并廣東高廉等府流賊出沒地方該總營征夷將軍總兵官顏彪監督右參將都指揮僉事孫鏞分投哨探賊情及調官軍征剿兩廣賊寇已經欽遵刻期發兵先行具　題外今該前因叅照各山蠻賊惡六廟等峒仙女關通天嶺等處賊衆大敗潰散投崖落澗難以數計又據各該都指揮知府等官節次殺獲共該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藍用陸弗公立等三千二百一十七級攻破賊巢寨七百二十一處燒毀房屋禾倉一萬七千二百間追奪賊船五百三隻奪回被虜兩廣良民男婦五百三十一名口牛馬五百二十頭匹器械五千七百一十件備行得此臣等查得先奉　勑旨統調官軍征剿兩廣賊寇已經欽遵刻期發兵先行具　題外今該前因叅照各山蠻賊惡稔罪盈自取滅亡今者將士人等殺賊獲功是皆

皇上　神武

聖德所致除將生擒賊徒斬獲首級發布按二司閱視等官鞫問審驗明白監候梟掛賊屬牛馬器械量給有功官軍被虜人口支與口粮伴送寧家給親完聚官軍功次案候類　奏併將附近各哨官軍奮不顧身連日對敵斬殺生擒積年驚疑夷民再行撫安其脫捕奔潰賊徒嚴兵困爲惡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回兩廣被虜男婦等合勢追勦另行外謹　題

焚燒攻破老鼠道袍石門紫荊金龍等寨白崖

天順五年十一月三十六日

題爲旌異事伏覩先節該欽奉
詔書內壹款有司官果有廉能幹濟超出群類善撫
人民政有顯蹟者聽巡撫官及巡按御史該管上
司指實舉奏以憑拔擢不分三年六年先給與該
得誥勅旌異欽此除備行欽遵外近據得廉州府
申案查先准知府饒秉鑑關爲隄備盜賊事將
各州縣人民編立火夫分委本府官吏人等管
領殺賊今於天順五年八月有賊一千五百餘
名於百勞等村分投刼掠火夫人等奮勇向前
屢敗賊衆斬獲賊級五百一十六顆彼有都指

揮林清等賞賀本官而本官分賞有功等因到
院又查得先節據本府申報大埔等村殺獲賊
級二百餘顆及於龐家村等處節有殺獲功次
在卷公移廣東布按二司官議得廣東廉州府
係兩廣邊界地方軍民久受廣西流賊之害最
爲憸酷人民不勝艱苦所賴知府饒秉鑑有守
有爲夙夜盡心勤勞民事又能畧次督率官吏
火夫人等殺敗賊服賊爲少却民得稍甦若使
各該知府等官及軍職人員皆能如饒秉鑑殺
賊則地方竝得安戢揆之本官政蹟委的超出

題
天順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題爲開讀事准本院咨該准兵部咨該本部擬
奏欽遵　詔書事理除大同等處并兩廣有邊
事去處外其山東等處行衛所都布按三司巡
撫都御史等官廣詢博訪不拘指揮千百戶鎮
撫等官中間果有才兼文武謀勇出衆或諳曉
兵法武藝熟閑練達戎務識見優長才貌出衆
堪爲舉用者即便從公具實　奏保等因奉
聖旨是便行文書去着從公舉來各邊上有好的也
着巡撫等官具名奏聞欽此除備行欽遵外會同
兩廣都布按三司等官訪得廣西都司署都指
揮僉事孫震廣東雷州衛鎮撫顧雲各官俱各
謀勇出衆練達戎務識見優長堪爲舉用兼且
孫震先在柳州後守西延軍政修明蠻賊知畏
顧雲雖在軍衛而有司百姓一聞調用輒便乞
留告保有廉平之譽似此軍職允合欽遵　明
詔舉用及照孫震於西延等處斬殺蠻賊數多
顧雲於雷州等處擒殺賊首唐予汪等俱有節

次殺獲功次在官未蒙定奪陞賞今兩廣用人
殺賊滅賊之際如顧雲又以職分卑微難膺重
任乞　勑該部量與定奪陞擢委任以展其才
實為邊徼人才之幸謹　題
天順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題為旌異忠義事據廣西按察司等衙門呈據委
官柳州府經歷周涓善等呈勘得慶遠府同知
葉禎天順二年七月到任廉幹恤民因見本縣
人民連年被賊殺虜設法整治本年九月生擒
積年首賊韋公强等奪回被虜人口牛隻給與
被害何羅等收領及獲得韋父强先年殺死羅
指揮減銀馬鞍等件天順三年正月賊首韋公
同等將被虜人口并民人常蔭等圍在旗山民
人蕝初等赴城告報同知關呈府哨不肯發軍
二十三日早同知不忍坐視親領民壯火夫人
等前去策救與賊對敵救出被虜男婦并韋蔭
等下山間賊人望見人少又無官軍策救復來
趕殺有同知伊男葉官慶并佐葉公榮并報効冠帶舍人韋叔
民壯總甲周昌等六十八名當先與賊對敵俱
死陣中本月二十五日民人韋文旺等赴府縣

及把總官處告報被賊攻圍雞刺等寨危急二
十七日同知起集民欵一千餘名并借東蘭那
地二州目兵及呈請把總都指揮黃鉞移開本
府會同策應黃鉞與知府黃振等在府學飲酒
俱各不理本日申時黃鉞止差緝事軍人朱興
兒將木牌前往賊營勸諭賊愈添多二十八日
早同知并男葉官慶民壯總小甲璩用和廖昇
等率領民壯目兵人等分作東西二路前去策
救衝至柳青鋪人頭山下被賊截路同知奮勇
與賊對敵親殺賊人一名當被賊衆將同知并
伊男葉官慶璩用和廖昇等及那地等州兵目
韋恨等殺死共三百餘名並無一軍救護本日
夜雷電交作雨雪尺深賊人驚駭棄圍退散雞
刺等寨人民男婦約有一千餘口方纔得脫本
月三十日同衆尋得同知并伊男身屍回城禎
屍經數日神色不變今衆審勘委的同知葉禎
帶男葉官慶并侄葉公榮率領民壯總小甲璩
用和廖昇等捨身救民患難與賊對敵交鋒相
繼死於賊陣闔郡軍民盡皆哀憫中間並無虛
詐將勘過緣由并印信官吏里老結狀備繳轉

呈到院會同巡按御史劉淵都布按三司等官
查得先據廣西都司呈該都察院奏稱同知葉
禎本以文職尚且奮勇領軍殺賊父子三人死
於鋒鏑人皆憐憫其都指揮黃鉞等不行領軍
追勦合行提問仍勸葉禎父子如果相繼死於
賊陣忠義可嘉具奏旌異以爲人臣之勸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在卷今據前因除黃鉞等提
問另行參照兩廣卽今蠻賊未盡寧息正在激
勸忠義用人戡賊之際其慶遠府陣亡同知葉
禎父子奮志滅賊死於戰陣忠義之心凡在兩

廣衆所共知今又該三司委官結勘明白回報
前來乞　勅該部查照先行奏　准事理定奪
旌異庶使死者懷　恩生者知勸其於名教實
非小補謹　題
天順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題爲捷音事先次大藤峽等各處擒殺賊徒
三千二百餘級於天順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馳奏訖續該會官議得兩廣賊巢大槩以交界
江西湖廣沿江等衛所兩廣官軍上兵民
達并江西湖廣沿江等衛所兩廣官軍上兵民
壯欵夫報効官吏人等直抵潯梧藤潮等府靈
山程鄉平南貴縣五屯大同等里曹村等處遞
年爲惡有名賊巢攻剿有各賊携妻負子奔入
高崖峻嶺深菁密林結爲巢寨築立排柵四圍
挑坑穿塹暗下蒺藜旗簽專待山險明則滾木

擂石暗則裝塘設伏搖旗吶喊架弩持標列陣
對戰其潮州民賊僞稱名號妄擬官爵結聚數
多尤爲猖獗當督官軍人等或用計誘致或攻
圍追殺衝目瘴毒伐木運土搭橋塡路奮不顧
身捨死忘生殺敗賊衆燒毀巢寨賊徒投崖落
澗溺死漂流者不計其數擒殺首從賊徒奪回
被虜男婦人口俘獲賊屬子女牛馬器伏等項
節次解送捷報前來通查得擒斬過首從賊徒
廣東潮州府首賊羅劉寧張福通等水頭峒等
處首賊劉公照劉公悤等廣西五屯等

處首賊周優王貌度等龍山等處首賊陳公壇
覃公仲王父齊覃公臘等共五千六百一十四
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二百二十五名口牛一千
六十七隻馬五十七匹賊使器械并僞稱都督
總管等名色文書冠帶等項共二萬一千八十
七把條件奪回被虜男婦一千四十七名口除
將生擒見在積年爲惡首賊周優王貌農等監
候　獻俘斬獲首從賊級發兩廣軍前布按二
司官閱視明白梟掛賊屬人口內揀選堪中小
男進用其不堪幼男婦女牛馬等畜給賞有功

皇上　神功　聖德所致地方幸甚謹　題

天順六年三月十三日

題爲承襲事准征夷將軍摠兵官顏彪手本據廣

西思明府忠州申該頭目郭典等呈勘得本州
土官知州黃能文于景泰六年九月內患病本
官正妻王氏所生嫡長親男黃溥年一十九歲
應該襲替目民信服別無爭襲之人亦無違碍
將目老凌賢等供結備申去後有黃能文於景
泰七年四月內病故申蒙委官南丹衛鎮撫孫
英等案驗該承吏部子字四百三十六號勘合
將黃溥送部承襲因病未曾起程今蒙總兵官
顏彪坐取黃溥領兵征進依蒙加添目兵領赴
兵前聽調將本人親供宗枝圖本同目老人等
保結申乞照例襲職便益得此會同議得黃溥
既是領兵見在況今正係用人殺賊之際已經
進申行據廣西布政司呈備三司委官左參政
錢真等勘結明白緣由回報前來及據太平府
江州申奉府帖備奉廣西布政司劄付拟蒙鎮
總等官過典等案驗為襲職事依蒙行據頭目
韋偕呈拘集族目鄉老黃郎內黃安等體勘得
本州知州黃能廣風癱等症已成痼疾不能管
事見有正妻王氏所生嫡男黃海年一十七歲
目民信服別無違碍及爭襲之人將本州官族

鄉老人等保結同宗枝圖本連黃海領兵前赴
軍門聽調及行替職等因據此又該太平府茗
盈州申為保襲事先據本州族目鄉老農悴等
連名告稱本州土官知州李懋齡于天順三年
內累奉總兵官鈞批坐委領兵前赴廣東欽廉
等處征進忽患赤痢風濕等症不能管事告保
本官嫡男李季東年一十六歲應替父職申蒙
廣西布政司委官本府同知陳鑑等到州勘得
的係知州李懋齡正妻許氏所生嫡長親男應
該替職戶內別無爭襲之人一州人民信服取
具供結宗圖繳報去訖今蒙坐調李季東征進
除領兵親赴軍前聽調外查具本州官吏人等
結狀圖本粘連申乞替職等因各據此隨于別
宗卷內查得先准前軍都督府咨該吏部咨呈
開廣西鎮安府等州縣土官知府等官舉元氣
等疾故行勘各官弟男子姪舉元全等如果應
襲應替就便冠帶跟隨殺賊令都布按三司回
奏等因奏准移文到職已經會官勘明將知府
等官舉元全等冠帶襲替見在軍前殺賊獲功
另行外今節據前因手本會議等因到院臣等

復會官議得忠州官男黃溥江州官男黃海茗
盈州官男李季東各因伊父土官知州知縣等
官疾故領兵見在殺賊多効勤勞又且結勘明
白應該襲替但不係吏部原奏之數難便給與
冠帶乞　勑該部比照岑元全等事例行令黃
溥黃海李季東等照例就便冠帶襲替令其殺
賊畢日到任管事理辦兵粮聽調仍令廣西都
布按三司照依前例經自會　奏實為便益謹
題
天順六年三月十三日

題為更用官員保全地方人民事據廣西布按二
司右布政使等官熊鍊等呈照得梧州府博白
縣管轄三十二里地太人衆但僻在兩廣交界
廉梧二府邊境四面皆高山峻崖民猺雜處逃
年流賊越境又兼本縣人民賦性梗拘積年構
黨行刼毒害生民結構詞訟攪擾官府拖負粮
差事務繁劇素稱難治前項為惡民賊聞知官
軍征勦糾合猺獞夷蠻竄入高崖據險藏躲不
得盡絕須得廉能幹濟才調優長官員設法撫
治招安庶為經久長便盜賊化為良民今會看

得本縣知縣陳旭僅可管理簡僻難治繁劇若
不轉達取回調用另選廉能幹濟知縣前來撫
治則地方終難寧靖呈乞照詳到院會同議得
所呈傅白縣民賊徭蠻除調右參將孫麟公同
總兵官歐信等分兵剿戒及將知縣陳旭起送
赴部定奪暫委鬱林州同知郭信署掌縣事外
查本縣委係難治邊方用兵之後必得有為有
守材幹出衆之人庶幾有濟臣等訪得江西泰
和縣縣丞係章九年將滿俟治繁劇乞　勑該
部查照銓選前來本縣管事謹　題

天順六年三月十　日

題為巡撫事近該本院咨該經歷司案呈該吏部
文選清吏司手本開送辦事一員顧完轉
來跟隨辦事半年送部照得臣見督率兩廣總
兵參將等官征剿各處蠻賊未畢軍馬錢粮等
項文書浩繁其辦事官顧完原係經手書辦令
史今辦事已經半年例該送部挨選乞　勑該部
查照定奪不為常例仍令本官跟臣辦事候征
剿事寧之日另行起送謹　題

天順六年三月十三日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十二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菓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地方事照得廣西左參將哨海梧等處地方俱係蠻賊巢穴叛服
不常緊要重地年來蠻賊愈加猖獗　欽命總
兵等官會同兩廣官員征勦除各官分兵不在
外會同總兵官顏彪協贊御史吳禎看得左參
將范信右參將孫麒俱各年老且有貪名數內
孫麒征傷有疾范信貪名尤著各官累次失機
誤事俱曾參奏拿問並蒙
聖恩宥免所據各官難再任用況今蠻賊已經殺獲
地方稍寧正號令一新之機人心望治之日若
不選用賢能誠爲非便會看得廣西都司孫震
見守溥梧軍政修明人心便服都指揮同知邢
斌近於柳州等處殺賊有功去馬熟悶諳曉軍
務俱才堪委用伏望
皇上念邊方重地特　勅該衙門會議合無於在京
或於孫震邢斌內量與任用請　勅令其提督

守倫照舊分守地方俱聽總兵等官節制其將
官名目候各官殺賊有功地方寧靖之日另行
具奏　定奪范信孫麒照例替職註調廣西在
城衛分不許仍在原守地方生事取罪謹　題
天順六年五月十二日

題爲地方事照得廣西地方總兵官等中軍分管
桂林平樂懷集等處而左參將則分守柳慶蒲聰中軍總理成規已定各
參將則分守柳慶蒲聰中軍總理成規已定各
無推調今會同總兵官顏彪看得廣東地方比
之廣西數倍廣闊先年無事之時僅設海道備
倭都指揮近因反賊黃蕭養及廣西流賊越境
出沒復設副總兵等官今各府有賊地方目下
征進稍寧終是出沒不常止有副總兵恐信儻
聞東西警報人船水陸往復經月不能得到豈
不有誤事機雖有總督備倭張通專管海道亦
因沿海路遠東抵福建西抵廣西相去曲折并
瓊州海島周圍八千餘里往來不便照頭不周
若不因時制宜邊備終非久計乞　勅該衙門
計議合無比照廣西事例副總兵等官分管附
近廣州肇慶韶州南雄四府地方其見在總督

備倭都指揮使張通并守備石鍋俱係奉　勅
官員數內張通稍優合無令其分守廉雷高瓊
四府地方石鍋分守潮憲二府地方俱仍聽總
兵等官節制其各官分守地方俱不妨提督官
軍民壯撫安民夷防截盜賊兼管各該海道備
倭其張通地方係兩廣交界即今尚勦流賊事
體甚重本官節次有功未蒙陞賞乞量與將官
名目實爲便益謹　題
天順六年五月十三日

題爲軍務事據廣西梧州府申抄蒙戶部郎中陳
俊案驗前事先奉　勅差往廣東廣西管理殺
賊官軍粮餉除欽遵會同巡撫右僉都御史葉
盛并督同兩廣布按二司官將軍前合用粮餉
區畫僨運量勾供給不期收到原籍福建莆田
縣家書說母鄭氏於天順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病故係是親男例應守制奏乞差官更替續奉
本部劄付准吏部咨開稱郎中陳俊既聞母喪
例該守制緣奉　勅督運粮儲今左監丞楊敬
等奏稱正係抵巢殺賊之際急用僨督粮餉已
行本官欽遵原奉　勅書內事理督運合無暫

准所議轉行陳俊仍前僨督候滅賊事妥之日
另行具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今照各處倉粮俱已有備大藤
峽龍山五屯等處賊巢又經勦滅總兵等官統
領官軍回駐梧州粮餉不必僨運合照例回還
守制除具　奏外抄申到院會同總兵官顏彪
等查得先于大藤峽抵巢殺賊之際該郎中陳
俊聞喪要行守制會官議得緊用粮儲供給軍
士已經會奏該吏部奏　准行令本官仍前僨
督粮餉等因通行去後今據前因復會議得各

處賊徒已就勦撫其郎中陳俊自進兵以來僨
督粮儲晝夜不怠勤勞居多今既稱各處倉粮
俱已有備要行照例守制再照軍前粮餉各有
布按二司等官僨運阻見在粮儲約勾支給不
曾有誤謹　題
天順六年五月十二日

題爲捷音事天順六年月日不等節次准左參將
范信及廣東副總兵歐信手本各開公同遊擊
將軍和勇都指揮等官及協贊廣西御史吳禎
等分投各會同湖廣總兵等官李震等并嚴督

各該地方等官於賀縣北鄉里松五屯連山陽
山廉州靈山潮州程鄉等處分布官軍款壯刻
期進兵照依先行會議事理勦殺逓年為惡賊
徒將各巢寨房屋攻破焚燒賊屬雜畜俘獲給
賞有功官軍兵器收貯奪回三廣被虜良民男
婦人口給親完聚及將撫安過脅從向化夷民
人等緣由手本開報前來會同左監丞楊敬總
兵官顏彪查得先為請兵殺賊安民事并續為
強賊越境殺虜人財等事已經節次會議通行
去後節准各官開報生擒首從賊徒賊級功次

十次共該三千二百一十七名顆一次又該五
千六百一十四名顆俱先差人馳奏外今該
前因查得見今殺獲解報首從賊徒賊級又該
四千五百五名顆俱照先行發軍前兩廣按察
司等官審驗梟掛示衆及鞫問明白監候數內
積年有名首賊差人管押　獻俘另行外謹
題

天順六年五月二十日

題為請兵殺賊安民事准總兵官顏彪手本同臣
欽遵　勑書于天順五年九月初六日覩統率

漢達官軍將各逓年貽患出沒流賊并山峒巢
寨猺獞夷民為惡賊徒俱各粘踪抵巢勦殺節
次獲功前後三次捷報并獻俘斬殺生擒首從
賊級賊徒除湖廣另行外兩廣共該一萬三千
三百餘名顆俘獲賊屬器械船隻牛馬牲畜等
項無算奪回三廣被虜男婦不計其數臣等會
同查議得兩廣為惡賊巢如龍山大藤峽五屯
大同武宣東鄉何目大富走馬坪潮州湯田高
廉等處俱曾痛加勦殺其莫徃述見三都皂嶺
朋化立山三江石田德慶懷賀等處賊徒多係

聽撫向化即今兵威大振地方稍寧但天道炎
熱瘴疫已發官軍跋涉遠來不服水土又且進
兵已餘十月扒山渡澗攻營打寨晝夜勤勞十
分艱苦疲弊困乏病亡相繼遠來客兵似難久
駐況兩廣之賊叛服不常必須各地方官員乘
此聲威用心防守設法整理俟至秋冬仍會隣
境湖廣等處官軍就近合兵撫勦再照明盛達
官達軍賊所最懼稱為白帽天兵若得存留前
項達官軍兼同本處官軍防截行事庶為經久
為此除暫欽兵休息及通行安撫曉諭加意防

截外備由手本到院伏　望
皇上俯念邊方特　勑該衙門計議合無將總兵等
官顏彪等原統調南北二京沿江江西等處官
軍定奪進止仍行湖廣將官秋冬仍前約會兩
廣撫勦及量將南京達官軍除事故外見在三
百餘員名暫留兩廣官爲起蓋房屋撥與軍伴
歲給衣鞋帶支粮賞安揷住坐俱聽總兵等官
優待調用殺賊有功一體陞賞實爲便益謹
題
天順六年五月二十日

題爲處置軍務邊情事照得先在大藤峽總營會
同兩廣鎮守總兵協贊參將等官議得兩廣越
界流賊梧州至廣西桂林府係中軍所轄有脩
仁荔浦立山五屯流賊越過廣東肇慶連州等
處爲害梧州直抵南寧府係左參將所轄有五
屯龍山大藤峽大同朋化柳州象州武宣慶遠
遠事務繁冗雖有分巡官員不能徧歷以此下
情多滯錢粮少完軍馬缺人整督官吏無所畏
憚如先年廣東總兵官翁信等奏稱潯州沿江
鄉村人民隨賊攻劫及駕船渡賊往回者亦有
守備頭目與賊通知聽往鄰境擾害者緣無實
跡難以追究與其泛言於既往孰若防制於未
然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行令兩廣總兵等官
遵守今後每年照依常例勦賊中軍督同右參
將哨統調右江泗城州等處土兵於中軍并柳

處等處殺賊左參將哨公同廣東總兵等官統
調左江并田州府土兵於兩界地方會合殺賊
及行廣西布按二司照依日北遼東等處管粮
官事例挨次輪流每年另委本司官各一員專
在潯梧南寧三府地方沿江等處一帶往來巡
察撫安夷民催徵錢粮整理操練作興士氣紀
功殺賊禁革軍中地方一應姦弊但有似前縱
賊流劫貽患鄰方彼此不靖等情輕則照例施
行重則指實奏聞每年終交替各巡察整理過
事宜會本回　奏方許回司若有仍前視爲虛

文一年未滿輒便回司者許巡按御史等官參
問治罪如此庶得兵有定規不敢互相推調事
有防制不致養成禍患謹　題

天順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題爲　獻俘事照得總兵官顏彪欽奉
制勅前來兩廣會同臣等殺賊欽遵會同本官并鎮
巡都按布三司等官自天順五年九月初六等
日分投躬親統領漢達官軍土兵壯款人等征
勦賊寇節據龍山大藤峽武宣大同五屯連山
陽山懷集賀縣廉州潮州等處各哨陸續俘獲

蠻賊解報除斬獲到首從賊級并生擒病故以
次首從賊級俱仍斬首閱視辯驗是實發各處
梟示訖參照生擒見在積年爲惡有名首賊徧
人周優黃貌庾并臨陣斬殺及在監身故斬取
首級猺獞夷民首賊羅劉寧等俱專倚山深地
闊劫掠爲生屢服屢叛出沒不常自景泰年間
以來猖獗尤甚倡亂流毒糾率醜類僞稱官目
千百成羣搶船奪馬殺人放火流劫擄掠徧擾
廣西蔓延廣東連年不靖曾經倫陷兩廣城池
一十餘處殺傷人命何止千百罪大惡極　天

地不容是以臣等奉　命專征戰勝攻取數月
之間屢獲捷報逆黨授首元惡就擒其各處曾
經倫陷城池地方俱各復加脩理照舊固守拋
荒田地人民招撫復業耕種并官軍功次等項
另行具　奏外所據斬獲到首賊羅劉寧等首
級共三千五顆俱用木櫃裝盛寫記明白并徧
人首賊周優黃貌庾等既就生擒合同俘　獻
臣等不勝仰荷　恩威之至謹　題

天順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題爲水灾民患等事據廣東布政司等衙門呈據

廣州府備東莞縣申據里老仇英等連名各狀
告本縣去歲旱澇相仍禾麥失收今年三月小
麥將熟又被久雨浥腐人民缺食老弱死亡少
壯四散幸蒙官司勸借稻穀賑濟僅得存活不
料五月初旬以來驟雨如注晝夜不停積成澇
漲瀰漫滄浸各處居房倒塌隄岸衝破旱禾吐
穗滄死晚禾秧苗腐爛人民窮窘無種翻耕比
之舊年灾患尤甚即今人民近山者採取薯菜
傍海者拾取螺蜆十分困苦缺食不能聊生及
思天順六年秋糓在邇告乞寬恤以甦民困備

申案查先據本府南海番禺等縣高惠潮州等
府各備呈到院參照廣東廣州等府州縣地方
節次申呈前項水灾係干民患今除行委都布
按三司堂上官分投出巡修理倒塌城垣隄岸
勸諭布種晚禾生理養贍設法勸借賑濟及將
催徵未完拖欠錢糓等項暫從寬恤慰安人心
并踏勘被灾田禾實數另行外謹　題

天順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題為地方事准鎮守廣東副總兵歐信手本天順
六年十一月二十九等日節據各處飛報廣西

流賊分宗水陸前來肇慶新會等處流劫且聲
言刼掠官窖廣城等因除軍前官員分兵不在
外會同　欽差總兵官顏彪等議得兩廣先年
止有廣西猺獞久為民患因有征蠻將軍掛印
鎮守後因宣德以來廣東官民不為後慮招引
廣西獞蠻越境佃種空閑田地自此漸生流賊
勾引出沒近年廣東黃蕭養作耗始設副總兵
鎮守查得猺獞蠻賊二十年來攻破兩廣州縣
二十餘處雖即退散修復軍民受害已極前年
廣西攻破北流藤縣廣東流劫珠池官窖事勢

危急伏蒙　欽命大軍特下斬首萬餘今半年
之上僅得稍寧軍民稍甦不料今秋廣西自撲
古河毛峒賊遂驚疑扇動又聞復征各拋棄巢
穴流過廣東行劫與昔無異臣等切惟廣西賊
巢其于附近鄉村人民屢經遭刼家既貧薄又
多防備兼之本處官軍時常與賊厮殺素號強
勁又有土兵狠兵賊頗知懼其廣東地方比之
廣西數倍寬闊山川隔遠經賊尚少富庶猶多
人民輭弱兵力亦然且全無土兵狠兵其所在
官軍僅勾守城所以流賊行劫如蚕食桑廣西

心偏潛過廣東避強就弱由近及遠益亦理勢之常又兼兩廣將官各無統攝東省惟曰廣西流賊貽害廣東失機之罪廣東受之西省則言各守地方止能本處勦賊不能照管別境東省若謂廣西撲勦致賊流劫西省則言界內賊徒如何不勦甚至廣東以西將為放賊廣西以東將為怯懦謗毀日增遂成嫌隙爾我不顧若非臣等極力調和誤事不待今日今臣等看得廣西梧州所是兩廣交界地方北抵會城南抵交

此程各半月東抵廣東省城順流而下僅逾七日最為緊關中路控扼兩廣喉襟之地流賊往來必繇梧州北南兩江水面偷渡因無將官重兵總制其間又因先年原守廣西地方貴州湖廣官軍一萬五千俱不赴調舊守營堡俱各廢棄以此不能守把賊人肆志除分調漢達官軍殺獲數千餘級及調廣西左右參將前去廣東流賊去處追殺累報獲功賊徒奔遁另行類

奏外切查即今賊情事勢比昔迥異征夷官軍還來暫住數既不多況今不服水土死亡隨繼不及萬數終非久策今日之計若非因時制宜作一經久遠圖則是兩省嫌隙日深軍馬日疲錢糧日削人民日弊益賊日繁終無寧宇臣等愚昧地方事重不避斧鉞血誠上懇伏乞

皇上憐念邊方特　勅該部多官會議合無於梧州立為帥府掛印征蠻將軍總兵官鎮守節制兩省會官專管軍馬盜賊事務其兩廣各止設副總兵一員廣西柳慶潯梧等處照舊設立左右參將二員廣東高雷廉州設左參將一員肇慶韶州設右參將一員悉聽鎮守總兵官調度如此庶得耳目一新號令不變將權歸一地方行事繞得爾我相和彼此相顧仍照先次會奏存留兩京達官達軍并令兩廣會合降近先年原守廣西習服水土熟知地利湖廣貴州等處將官軍壯土兵相機會勦實為經久便益謹　題

天順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題為不法玩寇貽患等事照得廣西地方雖稱叛服不常近年以來多因官非其人以致蠻賊猖獗右參將孫麒俱是貪官數內范信貪名尤著

但其賊貪蹤跡詭秘如近日北流縣所奏賊人供稱舞賊一名要銀三錢縱容渡江行劫等情行委都布按三司官員體勘又無實跡難以舉奏其各官累次地方誤事罪曾叅奏拿問俱蒙聖恩宥免近因欽命總兵等官統調大軍征勦蠻夷如范信所管桂平縣龍山大藤峽等處孫麒所管武宣縣東鄉等處官軍於蠻賊家下搜出良民男婦七百餘名口俱是逓年被各官所管地方賊人劫擄在家即此可証大槩二弁分轄地方不知防守蠻賊流過不知追勦若謂賊已

出境打劫便已無與彼事以致此賊搆結廣東土賊逓年貽患邊方近年於廣東地方擒到賊人內多柳慶潯梧蠻賊此亦可証叅照都指揮使范信都督僉事孫麒俱以犬馬小才叨承調遣任用自合感　恩思報邦乃怠政失機養賊通賊已及二十餘年良民被害無慮數千百萬兩廣遭殃一方不靖原其情犯死有餘辜今者天威下臨將士効力獲出被虜人口各官罪狀昭然若不明正典刑無以永爲警戒乞　勑都察院行令巡按御史將各官拿問明白監

請發落謹　題

天順六年十二月　日

兩廣奏草卷十二終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題爲保障地方城池事照得廣西逓年以來所屬
藤縣北流陽朔柳城平南永淳等縣累被蠻賊
攻破殺擄官民燒毀倉庫蓋因前項縣分原無
設立軍所不曾築砌磚城惟是曠野土墻有警
無憑保障以此被賊窺伺乘虛失陷近該藤縣
具奏兵部奏　准行令臣等勘議要見築城人

夫當於何處起倩設立千戶所官軍守鎮合於
何衛調撥等因臣等欽遵會議先將藤縣平南
永淳三縣當賊要衝縣分築立土城設法措置
燒造磚灰採打石料募倩人工如法包砌磚城
藤縣已完平南縣將完永淳縣土城將完陸續
包砌餘是人心賴以少安但緣俱無官軍守禦
城池空虛誠恐遇警不能固守會同鎮守總兵
巡按都布按三司等官議得廣西奉議衛并向
武千戶所原在奉議州南丹衛原在上林縣俱
近土官衙門後因各衛所官軍不服水土死亡

數多先該廣西鎮守等官奏　准將奉議衛并
向武千戶所移在賓州安插
然貴縣賓州俱各自有本處千戶所守禦城池
又添前項衛所一城涸住遇有調撥差遣城守
等事彼此互推官多事擾紛更不一今藤縣平
南永淳三縣必須各立一所官軍職專守禦無
事則防鎮地方以消姦宄有警則督軍戰守以
保萬全亦可節省每年撥去哨守官軍行糧利
益實多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以近就近將向
武千戶所移入平南縣城內并於奉議衛摘調

一所移之藤縣南丹衛摘調一所移之永淳官
印俱各仍舊永久守禦保障實爲邊方幸甚謹
題

天順七年正月初三日

題爲　開讀事節該欽奉

詔書內一款天下之人有才兼文武學行異等者許
所在官司開具姓名實蹟奏聞以憑徵用欽此欽
遵會同總兵官顏彪游擊將軍和勇看得和勇
原　奏帶軍前儒士陳洙係浙江紹興府諸暨
縣人文學博贍履行端恪猷爲幹濟卓有可稱

又據軍前廣東布按二司呈稱陳洙才識過人智謀超衆練達治體諳曉兵法一向隨軍在于兩廣各哨勦殺流賊凡百籌畫允合事機查得都督和勇下節次殺獲賊級二千九十餘顆多其贊畫運謀具呈到職除查訪是實外今照儒士陳洙見今隨軍回京乞　勅該部計議量授一職庶得才任用謹題

天順七年三月十一日

題爲勦滅夷蠻事准總兵官顏彪手本照得近因廣西流賊越過廣東廉高雷肇新會等處流劫該總兵官顏彪左監丞楊敬并臣節行廣西總兵官陳涇左少監朱詳御史吳禎親詣廣東有賊地方會同顏彪等與廣東左監丞阮隨夾攻會勦又調廣西左右參將范信孫麒帶領土狼官兵前來高廉等處會合和勇都指揮章能廉忠廣東副總兵歐信等合勢并力搜勦追截又調協同都指揮楊麟等前去潮州會同都指揮張通等追截海賊顏彪與臣等往來提督節制各官軍或水陸粘踪截殺或包圍營寨痛勦節次與賊交鋒奮不顧身生擒斬獲首從賊徒先後二次開報其四千七百九十五名顆餘賊多有逆遁回巢問有潰散出沒仍行各哨追截及通行着落各該地方等官用心加意撫安丁寧告戒使知　朝廷恩威禍福改惡爲善及將各官軍功次造冊類　奏外謹題

天順七年三月二十日

題爲處置軍務事據廣東都司呈承奉總兵官顏彪劄付節該欽奉

勅賊慮彼處蠻賊遁入深山難以盡勦況地多烟瘴官軍不宜久住勅至爾等即與兩廣鎮守總兵巡撫等官計議斟酌賊情緩急分撥彼處官軍據守蠻賊出沒要害去處使其不得恣意侵害良民須要處置停當爾等然後帶領京軍回還其調去各處官軍俱放回原衛欽此欽遵查得未奉之先該顏彪等爲照兩廣將官各守地方廣西有湖廣官軍土兵狠兵兵力稍强廣東兵力軟弱流賊數多終非久計已於天順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在肇慶軍前會本具　題及查照兵部奏　准事理會同兩廣總兵等官將兩廣交界梧州南

軍照舊守江添廣西湖廣同廣東官軍共七千
員名駕船於要害地方巡哨去後今該前因除
欽遵將各衛官軍發回原衛京軍帶領回還外
會同鎮守總兵都布按三司等官參照廣西流
賊遁入山林難以盡勦誠如
聖諭然其爲患于廣東者在正統年間止到欽廉數
亦未多景泰初年已到雷肇新興等處數年以
來則過肇慶衆至千萬直抵官窑離廣東鎮城
僅僅半日然猶止于剽掠不至大患者益得兩
廣軍馬合勢追勦兩年又得大軍在彼且如去

年若非京達官軍并頗鹿等與兩廣鎮總官督
調廣西左右參將軍馬從廉州肇慶分投追殺
此賊未必不到鎮城也查流賊巢穴實在廣西
而廣東地方廣闊軍少且弱僅可守城且流賊
之外又有山海賊寇時時出没故流賊侵境必
得鄰兵追粘援應又必得兩廣將官同心一力
不相推調則事體歸一撫安把截必能十分盡
心撲勦防備必能彼此相顧庶幾少寬　皇上
南顧之憂不然廣東年年告急煩瀆　朝廷臨
時奏　請纔調鄰兵策救緩不及事爲患愈深

畢竟難於整理乞　勑該部查照顏鹿等先次
備細奏詞合無量與定奪兩廣將官添設參將
每年與鄰近湖廣等處官軍會勦仍將原在兩
廣征進達官達軍量定數目令其撤取家口前
來住坐聽總兵等官調用廣東先行益造房屋
什物完備加意優待存恤實爲經久長便臣等
俱叨　恩命親見地方事勢不敢苟且隱蔽緘
默及係奉　勑處置軍務事理謹題

天順七年三月三十日

題爲保固地方事據廣東都布按三司等官各呈

天順六年九月初六日未時據廣州府順德香
山新會等縣坊都鄉民里老人等胡勢寧等七
百四十八名連名狀告切見新會縣縣丞陶嶠
自到任以來幹濟超卓設施政事俱有成績先
年本縣斗峒等處强盜猖獗結連海寇犯城數
次後得本官協同官軍勦滅渠首親冒險境撫
安得宜賴以寧妥其順德新設縣分雖經大軍
勦後殘黨不時出没本官見今九年將滿乞爲
轉達將本官量陞府官職事專一管束本府順
德新會等縣民壯往來殺賊安民等因備呈到

院又據新會縣申天順七年二月初六日據禮義等坊都耆老許良廣等連名狀告天順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早被廣西流賊攻城本官統領民壯追至祿峒等村累次殺敗賊衆奪回被擄人口先有順德香山新會等縣人民胡勢寧等四次千百餘名告保未奉明降今本縣知縣楊懋丁憂去訖本官考滿起程緣今流賊未寧告乞轉達驗功陞授以慰民望等因到院公同巡按都布按三司等官查議得先據都布按三司等官胡祺辰等各呈據民人胡勢寧等告保本官已經具　題去後今民人吳復周等又行告稱知縣楊懋丁憂要將本官陞用等因查新

若非急調本官管領民壯協同官軍殺賊人民受害尤甚查新會係廣東重地本官人民信服効勞年久節有功次在官未行陞賞即今盜賊未寧用人之際乞　勑該部照查計議量與陞授職事專督壯勇協同官軍殺賊實於地方有益謹　題

天順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題爲民情事據廣州府新會縣坊都鄉民人等吳寧都積年賊黨本官親入撫捕

寧妥天順六年十一月廣西流賊攻城本官統領民壯追至祿峒等村累次殺敗賊衆奪回被擄人口先有順德香山新會等縣人民胡勢寧等四次千百餘名告保未奉明降今本縣知縣楊懋丁憂去訖本官考滿起程緣今流賊未寧告乞轉達驗功陞授以慰民望等因到院公同巡按都布按三司等官查議得先據都布按三司等官胡祺辰等各呈據民人胡勢寧等告保本官已經具　題去後今民人吳復周等又行告稱知縣楊懋丁憂要將本官陞用等因查新會係廣東繁劇縣分難治地方陶嶐在官九年有功支從七品俸見該赴京考滿本官勤勞幹濟殺賊有功人心信服見今流賊土賊不時出沒用人之際除行本官照舊管領民壯殺賊聽候外乞　勑部計議定奪量將本官陞用以慰地方謹　題

天順七年六月初二日

題爲勦殺海賊等事據廣東都司呈備都指揮使胡英咨該會同巡視海道副使等官議得先因潮州府揭陽縣厦嶺等村海賊生發會統官軍

攻破巢穴殺獲功級餘黨逃出沿村劫掠又調
民快人等前來協同截殺間蒙總兵官顏彪等
會榜招撫殘賊向化納棄船隻器械行令府縣
給帖安插地方稍寧近據廣海衛呈稱瞭見雙
桅船五隻在海行使合將續調民快人等委官
千戶李通等前去截殺等因到司案查先該都
指揮張通會統官軍船隻抵巢截殺生擒并斬
獲賊級一千一百二十一名顆餘賊開洋去訖
都指揮使胡英張通先調提督東路指揮李福
率領官軍一千三百四十七員名陸路截殺天

順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據揭陽縣呈報賊船二
百七十餘隻攻圍縣治仍令原調指揮李福官
軍及續調指揮韓泓陳立等官軍俱趕至蓬州
內韓泓往鄭塘截殺陳立往海陽截捕指揮李
福宋鵬任義等官軍照舊往揭陽往來追賊本
月十七日巳時追至本縣城邊橋頭果遇賊人
在彼駐劄指揮李福等當督官軍與賊對敵不

西流賊一宗將原擄去本所小旗黃裕妻陳氏
逼打三更時分引從西南城角千戶田宏私開
偷珠路上進至城下用竹梯偷架上城吶喊將
在城官軍人民沿門劫掠殺死軍民男婦林汝
苟等五十四名擄去內使梁端千百戶軍民男
婦田宏等一千餘人并海北鹽倉銅印記二顆
蒙都指揮徐寧會同廣西參將孫麒統領官軍
土兵民快追至十五日早就在山口坡殺敗各
賊斬獲賊級九十一顆奪回內使梁端并千百
戶田宏等軍民男婦一千三十員名及北海鹽

倉銅記一顆有千百戶田宏等走往海賊船上
至天順七年二月繞方招回到所本所印信銅
牌倉庫錢糧文卷等項俱各存在止有百戶傅
泰守字五百號銅印一顆本官遺失見尋不獲
其賊人越過西南城面正係百戶傅泰分守地
方等因又據本司備雷州衛呈該指揮僉事宋
賢關該會同雷州府簡敎林泾前去海康千戶
所取勘得天順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夜三更時
分有廣西流賊數多包攻本所城池彼時係千
戶張鉞掌印百戶黃錦領軍備禦百戶王舒等

守禦軍少賊多抵敵不過致賊從西門外百戶蔣傑所管地方搭梯上城殺死小旗麗斌等及將本所關領包城門扇鐵葉價錢四十貫并廣積倉折色糧銀四錠劫去又將厰經并本所承行文卷放火燒毀無存軍餘男婦被賊殺死三十三名口擄去三百一十名口本所衙門公廨太小官員印信銅牌等件俱各存在等因各回報到院會同鎮守總兵巡按并都布按三司等官查得先據報到揭陽海賊殺死指揮李福等及永安海康千戶所被廣西流賊昏夜偷劫城池恐有未的已經行勘去後今據前因復會官參照指揮李福等不能相機行事致被殺死即今前項海賊已被官軍節次擒殺撫捕稍寧永安海康千戶所被賊昏夜劫陷其廣西流賊隨被官軍殺敗中間被擄官員人口印信俱已奪回存在城池隨即照舊復守但軍民地方多受其害守禦官員罪不可逃除行兩廣鎮守總兵并彼處哨守等官將逃遁賊人追勦及行都指揮等官胡英等再行設法撫捕務在地方寧靖外所據查出永安千戶所千百戶田宏等海康千戶所千百戶張越等俱合提問謹題

天順七年六月初二日

題爲不法害人等事切照鎮守廣東左監丞阮隨本以小才叨膺重任軍馬大事公然不理盜賊出沒如不聞知僞言僞行欺天罔人已非一日苦害軍民非止一端臣念地方多事阮隨又係內臣未敢輕瀆

聖聽累用忠言勸戒不意阮隨不知改悔反成怨恨惡狀愈加人不堪忍臣荷

皇上厚恩叨忝言官若再隱忍臣罪益重今將阮隨不法害人事件開坐伏乞

聖裁明正阮隨之罪以慰一方軍民之望謹題

計開

一慫誹　朝廷據阮隨凡與臣等會聚多是酒醉每發大言自稱景泰年間在浙江甚好因與吉太監之親都督李信不和改差珠池因此不爲照管如今却還著鎮守等語又以進貢爲緣分外生事以殺賊爲名私造火器被工部等衙門參奏

皇上憐念不加重罪止是降勅切責阮隨得

勅之後愈生怨望又或酒醉執刀坐罵布
政司門下或跳坐酒卓之上致去年賊情緊
急却令自占官軍五百餘人欄當城中住宅
四街巷口不許往來其城池地方俱不照管
驚疑人心貽笑官吏衆所共知難以盡言
一誣辱大臣所謀不測據阮隨自稱圍子手將
官軍五百餘員名買閉私占不容調用又於
宅後置小教場操演私鑄銃砲火器工部奉
奏送都司交收却乃收家不肯交納蹤跡謀
爲不可測料又與副總兵歐信不和每見多

已半醉地方之事一言不及爭長競短講論
是非但與計議事情輒稱不准至問其如何
處置則茫無主見且以　勅書開載未重爲
詞卽議票送看終不標行臣等會議諸官因
慮稽遲悞事勉爲標發而又有不與會議之
詆因節將歐信教場爭罵機褻之語不堪聽
聞又甚而謗臣挾私舉保殊不知臣與歐信
初不相識但見衆口稱其驍勇因此具實奏
保阮隨以此誣辱大臣甚失下人觀瞻實難
行事況且廣東盜賊未寧人心搖惑似此鎮

守官員所爲不測兵將不和爲患不小臣不
敢不言
一酷刑妄打無罪官員據阮隨聽信跟隨撥置
小人妄打職官難以悉數如將番禺縣無罪
主簿郁誠打六十駕鶩大棍聞知郁誠將危
乃向臣言郁主簿若死必然具奏差官體勘
儻軍衛有司從實回奏日後必置于死你與
巡按三司若不回護當卽以沮當進　貢上
奏今幸郁誠調理漸好未經事發但如此酷
暴要挾人誰敢言實是一方受害

一不容操習民壯近因流賊數多官軍不敷廣
州府呈要召募操習民壯已經會官議行阮
隨因惟私占跟隨報効民壯陳政麥宗等首
應召募操練辱罵管操通判黃諫將麥宗等
各決打八十餘棍不許赴操及將習演拳棒
試場至今封記不許開門似此官員如何禦
賊地方何所倚賴
一不遵　勅旨沮壞便宜處置倉糧事近因年
時饑荒缺食愚民揀擇銅錢錢法不通阮隨
乘機射利不分虛實妄拿三文五文行使發

難軍民枷號罰錢又聽跟隨軍牢何宗慶受
財代報私讐將無罪良民何演榮叔姪指作
揀錢枷項罰錢訴告到臣發行按察司收問
故將何宗慶藏匿不放及又批衙收幫本犯
月糧又里者總甲陳紹祖等具告呈稱積穀
大戶揀錢指糶要照先年流通錢法事理聽
將揀擇銅錢送官支米后將所收銅錢給與
大戶以陳易新抵斗還官十分利便阮隨不
肯施行臣欽遵原奉
勅書處置事理會同御史三司等官議得廣州

見在倉糧三十萬石而前項設法救民不過
二三千石且抵斗易新倉糧無缺隨復假撥
節倉糧爲名將委官并倉官楊文等禁閉私
家一夜兩日不許放糧以致軍民齎錢支米
者饑餓哭泣怨聲動地楊文被阮隨逼打難
以忍受於本年六月初二日自縊身死掣肘
事權害人致死爲患非輕
一專指進　貢爲名剝削民財　查廣東天順
初年內官阮能鎮守凡進　貢所用扛索等
項物件俱是本官設法將城外沿河店房月

錢自行置用公務不悞軍民感戴自阮隨鎮
守將前項店錢私收入已合用物件行縣派
辦因而侵尅解來禽鳥一死隨即罰錢數倍
枕椰木果品等項擅取多科進用十止一二
如南番兩縣除遞年不計外查自天順七年
正月起至四月共以進　貢爲名支用銅錢
一十四萬五千餘文其實用者十不及一俱
係阮隨侵尅入已
一偷珠賣軍以壞地方據阮隨初守浙江銀場
坑匿金銀難以數計其謀取已故太監李文

鴉鵲寶石玉器金銀尤多不知厭足今看守
珠池專務偷珠據軍牢老軍蘇里弟何原蛮
老吳旻舍人韋旺等節首按月送珠各起共
算該珎珠八百四十兩有奇又令百戶韋勝
領單施敦林等私船六隻日逐偷珠不計數
目又令軍人蘇里福設計候交阯偷珠賊船
招引於沙上定價每顆價直二三千文大珠
一百八顆以爲念珠內有一顆十分圓淨重
三分五厘隨狀首官秤收進　奏外又蘇里
弟首詞內開稱近報採珠太監來省阮隨因

慮事發令百戶韋勝誘捕裴敦阮店等指爲
倫珠夷賊奏解意圖遮掩等因阮隨奸黠欺
罔至於如此又自天順四年以來私占各處
軍人如永安千戶所占精壯旗軍阮福等通
年辦納月錢銀數百兩俱係交通流賊失機
千戶田宏送辦卽今年春季阮福送銀共六
十兩因此本所官軍俱各解體夜間不肯守
城去年被賊刼陷內使梁端亦受其害揆厥
所繇阮隨及田宏等倫珠賣軍所致罪不可
逭照得阮隨倫珠雖在革前其謀取太監李

文實石玉器等項并倫採入已珠數多合
追解京
天順七年六月初三日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十四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孫衛州府同知 夢洪較定

題爲進 貢船隻事據雷州衛呈抄蒙
欽差鎮守總兵等案驗先據海南衛呈報占城國進
貢白黑象隻方物船隻到泊崖州三亞海面隨
到泊船處所會同廣東都布按三司委官將前
船照例開封方物盤秤見數封號責付各司委
官領運象隻於天順七年五月十五日到於雷

州府會同守備廉雷高州府地方官看驗得原
報白象一隻皮淡赤色毛灰白色黑象一隻原
驗毛色相同等因到院會同鎮守總巡都布按
三司查議得先爲前事節經會官議調官軍民
壯共二千五百餘員名會合都指揮石鏞等官
軍防護去後今據前因審得雷州衛差來總旗
黃銘說稱象隻於本年六月初一日已到高州
臣等復議添撥指揮李祐先調領去新會策應
官軍三百員名前去陽江等處與同石鏞等官
軍民壯沿途接護象隻前來照得自高州至廣

城一千餘里候象隻至日另行謹題
天順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題爲民情等事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僉事毛吉呈
據潮州府程鄉縣東西等廂軍民陳諶智等狀
告天順五年反賊羅劉寧等臨城放火殺人民
皆驚散彼時有本縣儒學訓導侯亞蒙上司坐
委督民修理城垣堅固天順六年二月初五日
羅劉等攻城本官率領民快設法固守城池保
障軍民後同官軍勦滅前賊又蒙巡視海道副
使陳濂等行委署掌縣事處事有方人皆信服

今本縣又有義化等都强賊及隣境福建上杭
縣反賊猖獗人心驚疑本官見今考滿在迺任
內已有申式舉人李素考中歲貢生員曾文璿
等爲此保乞陞任以慰民望等因備錄轉呈到
院會巡按都布按三司等官議得潮州府地方
即今雖稍寧緣與福建江西上杭等處隣近間
有草寇出沒人心未安用人撫治之際今程鄉
縣里老民人告保訓導侯亞曾經禦賊保障人
心信服要行陞用查得侯亞景泰五年十二月
到任扣該今年九年考滿但本縣已除有知縣

等官在任照得附近惠州府興寧縣知縣舒韶
景泰五年三月到任亦扣該今年九年考滿本
縣亦係賊徒出沒不常去處其侯亞才堪陞用
又熟知彼處事情除仍令本官在縣管領民壯
操守城池外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查照訓導
林錦陞授靈山縣知縣事例定奪任用謹題
天順七年七月初十日
題爲禁捕鹽徒事據廣東按察司呈該抄奉本院
等衙門官會案前事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
將應該解京首賊劉清等從實會審要見的確

來歷緣繇及備開節次盤獲過贓伏數目有功
官軍弓兵人等職名通行呈報會議施行奉此
該會審得劉清供年四十三歲直隸邵州衛右
所已故副千戶劉全男先年同堂兄劉順弟劉
斌男劉俊姪劉浩義男劉鳳劉傑劉得劉欽家
人朱釗陳宣等在於兩淮興販私鹽得利後又
招集無藉軍民官舍逃囚陳勝等二千餘徒多
造河船哨船擺列應禁軍器旗號等物僞稱蕭
王等名號廣買私鹽於沿江上下轉賣遇有客
人及沿江官軍船隻輒便搶扣拒捕後蒙奏調

官軍前來追捕繞方懼怕逃走回家帶同妻子
義男家人共死氏等駕船到于湖廣布政司河下
及長沙府益陽縣安化縣改名李雄在彼躲住
又恐事發詐對平日交通經紀人蕭三等說稱
往雲南生理潛回直隸安慶府城下躲住陸續
買得不知名人原給安化縣并安慶衛空引共
四紙填作李順及朱順等姓名在上影射天順
六年十月內清等又駕船到于江西城下及到
臨江府清江縣永泰鎮收買布疋遇見彭宣盧
元即謝禧亦在彼買布就行糾合同船至天順

七年正月內到廣東俱各隱情投在廣州右衛
已故指揮劉桓家人湯深等家住歇因見上司
緝捕緊急是清等又行改易姓名結交外處客
人譚文獻戎本張弘俱各不知清等的實姓名
與清往來及借清銀兩生理有同徒湯瓚亦行
逃來隱情在於民人王鑑家住歇被緝事軍人
吳三仝等緝捉送廣東都司都指揮尹通處審
出前情差人捉拿間是清同劉俊劉斌劉順劉
浩等潛躲駕船往惠州府龍川縣要得取路往
別處潛躲蒙差人將妻死氏等連衣籠器仗捉

獲送鎮守等官處盤點收候及陸續捉到謝禧
陳福等俱監候間本年七月十一日清等行至
龍川縣桃紅峒被原差緝捕官軍趕上起集更
甲人等拿捕是清同劉斌劉順等各執刀鎗弓
箭向前抵敵劉斌用鎗戳傷火夫凌仲祖右腿
被千戶周瑄等督同軍兵人等殺死劉斌劉順
將清等男婦一十七名口生擒及將劉順劉斌
斬取首級并衣盒衣籠等物行克器仗解送通
將各犯轉呈巡撫等官處案發會官審出各犯
前情相同備錄呈送到院會同案查先據廣東
都司呈備都指揮僉事尹通咨節該欽奉
聖旨榜文犯人劉清陳勝龐欽龐林等招集無知軍
民官舍逃囚人等二千餘徒置造河船哨船百十
餘隻擺列應禁軍器旗號等物在上遞年下海貨
買私鹽於沿江上下轉賣遇有客船就行搶奪及
致官軍緝捕輒敢逞兇拒敵今已獲鹽徒二十餘
人鞫問明白除將首犯陳勝龐欽龐林籍沒家產
斬首梟掛示衆其餘交通知情者亦各拏問如律
恁都察院便出榜去沿江一帶及各該鹽場通行
張掛曉諭除爲首鹽徒不宥外中間有被哄誘脅

從者許赴所在官司首告免罪凡官吏軍民匠役人等有能擒獲爲首鹽徒者重加陞賞欽此當蒙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督令緝捕間又蒙巡撫等官著令照依兵部奏　准請　勅南京都察院奏　准責令原捕官劉璧楊榮戴罪緝拿劉清等其守備南京魏國公徐承宗叅係僞稱名號反叛首賊重罪通行挨捕解報等因本職欽遵依奉設法差委分布官旗

人等緝捕續據原差官軍人等節次擒斬盤獲人賊首級見在轉行通呈前來隨據龍川縣并龍川守禦千戶所申呈俱同前因已經會官議行都布按三司會審查理去後今據前因臣等復會同將犯人劉清等逐一研審相同叅照鹽徒首賊劉清劉斌劉順劉俊陳福等父子兄弟義男家人糾同已決極刑犯人陳勝龐欽龐林等動輒招聚逆民逆囚無藉强徒數千餘人僞稱名號謀爲不軌因而打造哨船擺列軍器與販私鹽搶劫船隻拒敵官軍遺患江淮肆無忌憚幸蒙

皇上明見剛斷調命官軍早爲撲捕數内陳勝龐欽龐林等俱正典刑其脫捕元惡首賊劉清等又蒙

聖恩給榜緝捕被誘賊徒許其自首免罪乃劉清等以作惡渠魁陳福以陳勝親弟輒敢仍前糾同弟男人等包藏禍心私帶軍器冒給各處文引沿江通往安慶湖廣江西等處直至廣東蠻賊出没有事地方窺伺延住不行改過首罪原其本心實欲乘機竊發重爲地方之患繇是人神共怒　天地不容致令私謀泄露臣等調度官軍民壯分投緝捕尚爾逞兇拒敵幸都指揮等官尹通周瑄汪智等盡心用命運謀設策奮勇當先遂使此賊頃刻之間俱各授首成擒元惡既除人心始定此皆

皇上威德遠被所致臣等無任感荷之至伏乞

聖恩念都指揮僉事尹通等能效微勞殄除劇盜照例量與定奪陞賞還擢激勸將來臣等地方幸甚所據首賊犯人劉清等審供恐有朱盡情詞除行廣東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遴委的當軍

民職官添撥防護將劉清等男婦人口殺獲首
級并節次獲到各犯隨身家財兒具等項牢固
嚴密管解赴京及將湯深等會問發落其官軍
民壯人等功次勘實備行總兵官造冊　奏繳
外謹題

天順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題爲急缺官員事天順七年閏七月初六日據廣
東肇慶府申開德慶州知州周剛丁父憂照例
回家守制等因到院照得德慶州係兩廣接境
重地所轄封川開建瀧水三縣地方廣闊與廣

西懷賀等縣相近流賊出沒刼掠人民且本處
猺獞叛服不常若非熟知地方民夷事情官員
難稱厥任會查布政司簡較李瑛節次殺賊又
修復城池有功開建縣知縣黃瑜徵比有法勤
賊多勞見今在任臣等議得簡較李瑛知縣黃
瑜俱各有守有爲曾經殺賊俱有功次在總兵
官具　奏冊內可查且熟知本州地方民夷事
情人心信服堪補前缺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
於李瑛黃瑜三員內查照定奪選用前來管事
庶爲任用得人地方有益謹題

天順七年閏七月初十日

題爲勦平海賊撫安地方等事據廣東都司呈准
廣東總督備倭張通咨案照節准本司咨該奉
總兵官顏彪等劄付案驗爲飛報緊急賊情等
事節據潮州衛府等衙門呈報天順六年五月
內揭陽縣蓬州都夏嶺等村賊人復發鴈船五
百餘隻攻圍本縣并圍頭等營殺傷官軍人等
往來海揭潮三縣鄉村燒毀房屋刼擄人財十
分猖獗會同欽差巡撫兩廣都御史葉　議調
本職與都指揮使胡英同遊擊楊麟等統領漢
達官軍前去照依兵部原行事理相機撫捕敵
賊畢日回報等因依奉到於潮州會同海道副
守至十六日夜三更賊首黃治吳六哥等挑選
兇惡賊徒坐駕大船乘潮順流衝圍襲本職等
厲官軍用神機砲口等項火器及弓弩矢石齊
進夾攻官軍奮勇過船斬獲賊級三百一十四
顆生擒二十二名其餘賊船敗走去訖十七日

本職等設策進攻岸上排柵斬獲首級五百四
十七顆生擒三十一名餘賊盡逃出海將夏嶺
等二十三村賊巢盡行燒毀自後水陸分布官
軍民快陸續殺獲功級船隻器械呈報去後其
節次殺敗下水淹死者不計其數尚有殘賊駕
船在海逃生督軍追捕間蒙總兵都御史官等
會榜及欽遵天順七年三月十三日　詔書事
理招撫有各賊畏威懷德情願納棄船隻器械
携帶妻子上岸但其原居夏嶺等村地方俱臨
大海四面阻水恃此險阻自洪武永樂以來積
養成今禍必合乘勝區處以絕後患議行府縣
給與錄帖分撥潮陽揭陽二縣腹裏地方良善
鄉村安揷惟賊首林宜盛自生驚疑不聽招撫
駕船走往廣海等處海面劫殺人財本職等又
行分調官軍民快追殺賊級四十六顆生擒林
宜盛等五名奪得賊船四隻今前項海賊撫捕
盡絕地方寧靖其擒殺功級審驗明白衆示久
口變賣違式船隻兒具軍器燒毀拆卸給領收

賞有功官軍民快人等及撫過人口安揷地方
各另造冊另行等因會案備咨具呈到院會同
鎮總巡按都布按三司官等議得夏嶺等村海
賊屢撫屢叛爲患一方雖其人習兒頑實恃地
形險阻今仰荷　朝廷威德覆其巢穴殺獲已
多其逃散餘徒欽遵　恩詔悉從招撫分撥潮
揭二縣腹裏鄉村居住誠爲地方久安之計所
據夏嶺等村勦捕戶絕并招來安揷腹裏之人
多係鹽丁該納鹽課不過一千餘引合與分豁
又恐安揷人內面從心異或被害之家挾讐擾
害爲此除鹽課移咨戶部查理定奪并嚴行該
府縣衛所當該及原委官員務要時常嚴密防
範加意撫安外謹題

天順七年閏七月二十日

題爲被賊偷切排柵縣治等事據廣東廉州府靈
山縣知縣林錦報帖據緝事火夫丁理庇報天
順七年閏七月初五日午時有廣西流賊五千
餘徒攻打石康縣排柵縣治官軍敵退至初六
日夜子丑時分打聽巡哨官軍睡熟各賊從北
門縛草塡壕併力打開柵門攻入縣治知縣羅

紳走脫擄去守備軍職并提舉等官未知存亡
等因又據本縣申據被擄走回老人梁住告被
流賊捉去沿村打刼凡遇祝神稱係廣西柳州
府馬平縣武羅靈竹等鄉人越境流刼又申據
廣西永淳縣關據南里鄉巡簡司提獲流賊一
名廖任親供係桂林府脩仁縣向化鄉古樂鎮
人越界流刼隨有流賊一千餘徒到縣新東門
包圍退往廉州行刼等因到院會同鎮總巡撫
都布按三司議得石康縣原無城池係埋立木
柵今被流賊攻入殺擄官民印信合行查勘的

數前項流賊亦合通行追捕守備軍職合行查
問外再照流賊係廣西馬平縣右參將孫麒地
方其脩仁縣係總兵官中軍地方俱係遞年未
及征勦去處今流賊出没俱從左參將范信地
方越過廣東爲患不已查各該地方俱有哨守
官員乞　勑該衙門計議合無將石康縣守備
軍職查問治罪以戒將來仍乞　勑廣西總兵
參將等官嚴加督屬禁捕前賊便益謹題

天順七年閏七月二十日

題爲賊情事據高州府呈天順七年四月三十五日據茂名縣申據赤水巡簡司弓兵關尚泰等

告狀本月二十日被强賊一宗來攻本司擄去
巡簡周成帶有印信一顆及本官家人男婦一
十口弓兵渡夫三十七名所有文卷盡行棄水
無存又據吳川縣申准寧村巡簡司牒呈據茂
暉塲鹽課司攢典王瑄等告狀爲因强賊趕逐
有本塲石康批驗所大使孫鑑身帶本塲印記
一顆同家人及瑄將本塲文卷并妻小男女等
躲入許永泰船上五月十八日夜有賊船四隻
一百餘衆及兩岸賊徒各執鎗刀喊殺本官帶

印同客商安俊及瑄并妻小竈丁男婦人等俱
跳海溺死王瑄浮水至天明上岸回家叫同隣
人何目林等前去跟尋打撈本官身屍并印記
不獲等因行間又據雷州衛呈五月三十日有
廣西流賊一宗約二千餘徒各執旗號鎗刀乘
馬至遂溪縣苦竹村分宗散刼本年六月初一
日又據樂民守禦千戶所報有流賊二宗至赤
水等村駐劄一宗起營前來同城村刼擄又據
陽江守禦千戶所呈六月初二日有流賊二宗
約七百餘徒在太平驛地名磨刀村駐劄二宗

約一千餘徒内有騎馬四十餘匹越來林村等
處駐劄流刼又據海朗守禦千戶所呈六月十
四日據那湧屯軍人關榮狀告有廣西流賊一
宗不知其數分宗騎坐馬匹各執鎗刀藥弩包
圍本屯男婦驚走被賊殺死鄧寒仔等捉去關
榮等男婦六名口取銀贖命關榮走脫回屯告
報又據廉州衛鎮守靈山後千戶所呈六月二
十一日有廣西流賊一宗約五百餘徒攻打北
門包搶新城東門官軍民壯人等各用火器矢
石對打賊人退往姚家等村駐劄捉擄人牛二

十五日另賊一宗六百餘徒打開火綠寨捉擄
男婦牛隻聲言約會前賊合攻城池又據高州
府呈六月二十七日據信宜縣申本月二十五
日有强賊公猛公王等約三千餘徒分作四哨
臨城攻打當有指揮張熊督領長男張頊百戶
蕭誠等統領軍壯出南門外與賊對敵殺獲賊
級四顆被賊殺死舍人張頊僮兵陳永海軍人
馮亞儘本日又據電白縣報稱本縣見有流賊
四宗一宗賊首公標等約有一千餘徒一宗賊首公崖等八百餘徒一宗賊首公律等一千五

百餘徒一宗賊首公刼等一千餘徒俱係廣西
流來結構各處土賊圍困本縣人民不敢出入
農務過時又據茂名縣申據各鄉里老洪廣澤
等狀告本月二十七日流賊一宗賊首公椽等
約一千餘徒一宗賊首公蠻等三千餘徒一宗
賊首陳穩等五百餘徒一宗賊首公臺等三千
餘徒俱各騎坐馬匹張打旗號稱爲總兵左右
副將擺列隊伍吹動響器各帶頭盔衣甲鎗刀
弓弩遍歷鄉村殺害人命刼掠財物本月二十
九日又據化州申有廣西木頭峒等處購首龔

三等二宗及逼脅土犬約四千餘徒殺擄人民
十分猖獗又據廣州府新會縣呈六月二十七
日准望高巡簡司牒呈報廣西流賊一宗約千
千餘徒在名象欄等村一宗約千餘徒在本縣
平康都等處殺擄人財又據雷州衛呈七月十
二日有廣西流賊一宗約二千餘徒各執旗號
鎗刀到海康縣第四都駐劄又據海康守禦千
戶所報流賊約五千餘徒至那感村四散流刼
又據高州府呈七月十二日廣西賊首公愚等
帶領土賊一宗約三千餘徒騎坐馬匹張打五

色旗號稱總兵等官從本府古潘驛哨來卒至
南門城邊呐喊攻打城池官軍出城對敵至未
時被賊射死會丁五名各賊退回附近康峒等
村屯劄聲言聚合別宗圍攻城池又據肇慶府
陽春縣申七月內流賊二千餘徒越來本縣接
連陽江界駐劄殺擄人民易旺陳成有等家男
婦一百餘口劫去錢財牛畜等因各呈到院已
經節行把總守備及僉事等官嚴督官軍民快
相機截殺查勘被賊殺擄官員印信人口的確
緣繇去後未報會同鎮總巡按并廣東都布政

三司議得前項地方連年被賊流劫人民不得
安生今賊動以萬計越來遍劫鄉村殺擄官員
印信人財攻打城池地方不能寧息除議委廣
東都司安福督同指揮等官張穆等統領原調
去高州府接護占城國進　貢象隻回廣官軍
前去同新會陽江等縣縣丞陶曾典史嚴璿等
及行守備都指揮石鑪等同高州府知府等官
劉海等俱量起民壯親領前去前項報賊處所
相機截殺及欽遵　勅書內事理再行通催廣
西總兵等官刻期前來流賊地方夾攻會勦外

謹題

天順七年閏七月二十日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十五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衛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題爲風憲失職事據廣東按察司呈會同都布二
司問得犯人梁衡招係廣東按察司典吏跟隨
本司管屯僉事鄧順書辦天順六年正月二十
七日到於惠州府嶺東道安歇有衡隔墻對惠
州衛老軍蒲妙善等說若要禀准停免天順三
年四年屯糧須送一百兩與大人我三十兩皂

隸三名六兩小伴當一名一兩有指揮王誠等
轝借得銀九十七兩二十九日晚是衡探得僉
事鄧順睡詫收接前銀止將六兩分與廣東帶
去皂隸聶安等三名一兩分與小伴當劉英其
餘是衡詎收入已將梁衡等問擬減等徒罪發
落鄧順無干等因到院案查先據惠州衛指揮
王誠等呈首前因已行會問去後今據前因又
查得香山縣民人張傑等東莞縣民人阮英等
俱告稱僉事鄧順將田地人命偏斷不明等情
除行勘問外參照按察司僉事鄧順帶同典吏

梁衡下屬催徵屯糧不能關防嚴謹致被假名
詿騙銀兩雖無人已贓私實是有乖憲體又兼
節次被人牽告人不信服似此官員難居風憲
乞　勅該衙門查照令無將本官照例改調別
用以爲警戒謹　題

天順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題爲地方事節該欽奉

勅爾仍協同顏彪調度軍馬賛理戎務務要督率各
該總兵參將等官奮勇殺賊如有逡巡畏縮抗違
軍令者爾宜指實奏聞欽此除欽遵外照得臣一

介腐儒荷蒙
皇上恩起臣於父喪之中付臣以巡撫之寄比因
兩廣地方已壞事勢已急臣已於天順三年二
月二十二日具　奏備言自是以來撫恤疲民
擒捕劇盜戰兢夙夜勉強支持期展分寸但才
踈德薄裨補未能至如奸賢嫉惡臣竊自謂不
敢有媿古人如廣東副總兵馬良歐信廣西協賛御
史吳禎臣皆未嘗識面但聞衆道其賢臣即時
薦舉期於報　國不料兩人者一則非統馭之
才一則非忠良之士臣爲其所誤且受其陰邪

巧險傾毀甚多煩瀆　天聽不敢盡言臣念地
方事重惟務包容畧不與較期於濟事而已且
如　欽命征夷將軍總兵官顏彪提督兩廣殺
賊其廣西今年要勦古河毛峒並不行文顏彪
與臣等知會徑自會合叅將孫麒軍馬撲勦一
功不獲搖動諸蠻即令流賊爲患廣東復似往
年未能止息吳禎之罪有不可逭其歐信統兵

將及半年坐守雷城閉門玩寇主帥如此一方
柰何再照廣西叅將范信孫麒挾詐懷姦縱賊
貽患雖嘗舉奏未正邦刑查廣東流賊俱從廣
西中軍并范信孫麒地方流劫東省近審生擒
流賊供稱賊在山峒亦知廣東官員頗恨廣西
縱賊流劫而廣西官員復恨廣東縱賊之語其
間賊劫廣東付之不知且有喜色地方不幸一
至於此難容默默緣臣才不足以定亂明不足
以知人罪該萬死使臣與范信孫麒吳禎歐信
不蒙正罪臣恐兩廣地方終難寧靖所據都督
歐信孫麒都指揮范信御史吳禎并臣俱合問

題爲緊急賊情事照得天順七年六月初四日節
該欽奉
勅已勅廣西鎮守總兵巡按等官調領官軍土兵民
快人等約會爾等合勢夾攻務須同心協謀以靖
地方以安人民不許自分彼此互相推托玩寇長
奸重貽地方患害欽此欽遵已經會同廣東鎮守
總兵巡按并都布按三司等官計議調集官軍
操候差官賫文馳請廣西總兵等官照依欽奉

勅內事理欽遵前來會勦續該廉雷高肇等
府并連州連山陽山新會等洲縣及神電信宜
等衛所及把總守備地方署都指揮等官石鏍
等累報廣西流賊動以千萬計越過廣東遍歷各
該地方流劫鄉村攻打城壘殺擄人財又據守
備徐昇呈准守備稽州都指揮葛宗蔭火牌飛
報廣西流賊從大黃江等處過江前往廣東地
方行劫等因節經會官通行各該都指揮等官
并又添調都指揮安福等統領官軍分投前去
有賊地方相機追殺及再行催請廣西總兵等
官會勦至今未准回報會同鎮總巡按都布按
三司議得廣東所屬地方先因廣西流賊越境

侵擾不已累經具奏致勞　聖慮　勅命兩廣
總兵等官會兵合勢攻勦捕除已欽遵并將
續報緊急賊宗起數節次差人賫文約會廣西
總兵等官未能會合廣西流賊舊者未退新
者復來日甚一日逼近廣城事勢危急臣等照
得上年征夷官軍殺賊之時見得蠻賊惟長達
官達軍再照管領都指揮廉忠號令嚴明官軍
畏服驍勇當先累著奇績若得本官管領達官
達軍前來公同殺賊誠為有濟伏望
皇上憐念地方生靈持　勅該部計議催督廣西總

兵等官趁今秋冬之際多調官軍自兵尽等處
領前來有賊地方會合勦捕仍乞　聖恩量調
善能騎射達官達軍各帶家小令都指揮廉忠
督領前來廣東住坐官為蓋造房屋備辦什物
馬疋每年量給衣裝糧賞加意存恤遇警調用
庶幾流賊知懼地方寧輯謹題
天順七年八月二十日

題為會兵事該鎮守廣東副總兵都督歐信准鎮
守廣西總兵參將等官欽遵　勅內事
理領軍前來會兵夾勦去後今准咨報前因今
廣東地方節報賊情除起調土兵行左參將范

信統率照舊守備潯梧南寧三府地方殺賊仍
令嚴督都指揮孫震守截江路及遇廣東地方
有警量度彼此緩急約會軍馬合勢夾攻及稱
本官同左少監朱詳右參將孫麒領軍於柳慶
賓州等處振揚軍威等因又准左參將范信亦
咨本哨賊情不寧軍兵自守不敷其田州左江
土兵皆係征蠻將軍印信掌行調遣本職亦難
動調若令遠征倘賊攻陷城池顧彼失此負罪
等因各行到院會同鎮守等官查得節該欽奉
勅爾等即與鎮守等官會議調集官軍民快人等將

所在賊徒逐一勦除已勅廣西鎮守總兵巡按等
官調領官軍土兵民快人等約會爾等合勢夾攻
務須同心協謀以靖地方以安人民不許自分彼
此互相推托玩寇長奸重貽地方患害欽此欽遵
為照廣東廉雷高州并肇慶廣州所屬新會高
要等處俱有廣西流賊分宗切殺已經節行都
指揮等官石鏞安福等分投勦殺及將所報賊
情節行廣西總兵參將等官欽遵　勅旨內事
理領軍前來會兵夾勦去後今准咨報前因今
廣東地方節報流賊聲息十分緊急除起調土兵行左參將范

年六月十八日以來感患瀉血病症行仰高州府醫官楊億等調治未痊又行取江西吉安南昌等府醫人陳魁舉等前來醫治即今稍可扶病管事候痊可之日前往軍前調度及議行鎮守阮隨副總兵歐信於九月十三等日起程前去肇慶等處截殺流賊及候廣西總兵官陳涇官軍土兵人等至日合勢夾攻外伏望　聖恩憐憫邊境生靈荼毒仍　勅該部催督廣西總兵等官統領軍兵依期前來夾勦以除地方患害謹題

題廣參事　卷十五

天順七年九月十三日

題為飛報緊急賊情事據肇慶府備新興縣申天順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夜三更被流賊倫入新興縣城池守備指揮席珍隨帶在哨官軍棄城逃訖被賊殺虜官旗軍民四百二十八名口并遂溪縣部糧典史歐安及百戶丁海石敏所印信二顆燒毀房屋六十一間等因各申呈到院會同鎮守等官議得新興縣并縲民千戶所俱係昏夜被賊倫入城池守禦官員席珍劉鉞不能協心守敵乃敢棄城先逃其在城者不聞一人奮勇設謀保障截殺以致賊人殺虜官員軍民數多及擄去衙門印信俱合問罪除委官領軍隨即照舊復守城池及行兩廣總兵參將等官將前項賊人追勦務在盡絕及行都司差人挨究席珍劉鉞外所據席珍劉鉞等失機悞事俱合查提問罪

題廣參事　卷十五

天順七年十月二十日

題為飛報緊急賊情事據守備署都指揮僉事石鏬備把總指揮使馬政呈報天順七年九月初六日夜二更時分被廣西流賊八百餘徒潛來都城千戶所緝事架砲旗軍王源等失報守把城百戶劉庸及守把內城千戶張端俱各逃走被賊入城殺死軍民一十二名口虜去五百七十三名口及百戶戚斌所印信一顆燒毀

軍民房屋六十四間驚散軍民并棄城千百戶
張端劉庸等官軍俱撫回城安居固守外至本
月初九日夜本賊密會知縣歐琳等選督官軍
兵壯至初十日早徑擣賊劄處所前賊大肆迎
敵嚴督官軍民壯向前殺賊獲級八十二顆奪
回被虜倉官傅榮并軍民大小男婦五百一十
八名口騍騾馬十匹餘賊潰散山林去訖等因
到院除欽遵　勑書內事理行移兩廣總兵官
會剿前賊外會同鎮守等官議得石城千戶所
被賊偷城守把百戶劉庸千戶張端既不飛報
能嚴督官軍用心緝事守城致賊偷入城池燒
毀房屋殺擄官旗軍民印信俱合問罪但指揮
馬政隨能奮勇設謀嚴督軍民殺獲賊級奪回
被虜男婦況今石城地方正係流賊出沒要害
馬政又係把總官員如蒙乞　勑將劉庸張端
等俱查提問罪指揮馬政督令用心把總固守
城池截殺流賊候地方稍寧之日提問庶幾滛
冷昭明地方有賴謹題
天順七年十月二十日

題爲地方重務等事節該欽奉
勑所討逹官逹軍不准爾等仍照前勑會合廣西官
軍亟兵民壯將流劫賊徒務要勦捕盡絕以靖地
方欽此欽遵又該　欽差錦衣衛千戶金璋舍
人宋鑑傳到太監牛玉等節該傳奉
欽依恁每去督着看着他每殺賊兩三陣回來還要
他每殺賊方略的本恁兩箇帶來欽此欽遵臣等
俱以凡庸叨膺任使不能殺賊安民又兼識見
淺短煩瀆　聖聽罪該萬死　威命下臨不勝
悚懼緣先節據守備指揮等官王芳等飛報廣
紅行劫聲言要於先年脅經偷渡脊江三水等
處江面前去廣城劫掠等因臣等已行會議進
兵內鎮守廣東監丞阮隨副總兵歐信都布按
三司安福等統領官軍進至肇慶等處截殺及
巡撫都御史葉盛巡按御史王朝遠都布按三
司都指揮徐寧等分投提督巡哨脊江一帶江埠海
道守把截殺有千戶金璋舍人宋鑑到日親詣
肇慶軍前督看副總兵歐信等官軍於天順七
年十一月初十日至十四日節次於四會高要

、等縣地方羅坑逕等處與賊交鋒對敵并胥江
哨緝捕共生擒賊人六名斬獲賊級二十三顆
奪到賊馬三匹并攻城竹梯四十六輛奪回被
擄良民男婦九十四名口有功官軍人等另行
造冊類　奏此皆
皇上顧念邊方　威德遠被所致不勝感戴其殺賊
方畧除於各城堡那緩就急摘調官軍暫委備
倭都指揮張通等統領一千五百員名自新會
至清遠一帶水道往來巡哨遇有偷渡流賊粘
踪截殺及委署都指揮僉事安福統領三千五

百員名隨同總兵歐信等於陸路沿山鄉村有
賊去處徃來追勦并行催廣西總兵官統領官
軍士兵前來有賊地方或分或合相機另行外
會同鎮巡三司官等議得廣東附近廣西地方
連年不寧實因廣西大藤峽柳慶修仁等處猺
獞賊徒流來爲患偷攻劫陷州縣城池不止數
處殺虜官員軍民男婦荼毒不可勝言蓋此賊
正統間止到欽廉數亦未多景泰以來已過雷
肇新興等處天順四年流劫官窖相離廣城不
踰百里天順六年又過新會虜去內使今年廣

東又曾虜去方面官員其近日廣西總兵等官
俱在梧城此賊尚肆猖獗偷破本城況廣州省
城池此賊乘涎已久今又據生擒賊犯梁亞猴
等供稱賊首藍頭目等商議搶船渡江直到廣
城若不得渡明年約會各山都來等語切地方
實潤軍弱數少流賊百數十宗每宗約一二千
將官止有副總兵一員僅可支持一路查先年
尚守兩廣交界梧州江一帶今棄此江不守退保廣東肇江九江倘此江復致失守則
此賊竟抵省城又查高雷廉一帶止有本處官

軍守城別無策應救援惟是支持照顧廣城尚
恐不濟設若賊人得志深謀大舉遠則來年近
則目下分道而來一時並進則雖廣城亦難戰
守先該臣等爲照地方多患畫夜焦勞寢食弗
遑無能報　國惟照廣東之患全爲流賊鄰省
若湖廣若廣西兵力強盛而湖廣爲尤如廣西
賊巢以西延大藤峽爲首其西延賊人前湖廣
總兵官李震統鈐刀手土兵一過勦殺遂得寧
息又賊人最懼達官達軍其次廣西土兵故臣
愚見累與征夷總兵內外官員并兩廣鎮守總

兵等官節次備將此賊貽患情繇乞令湖廣將
官秋冬約會撫勦又乞令兩廣總兵等官每年
照依常例勦賊廣西中軍督同右參將哨統領
馳請廣西將官至今未經會兵竟成虛望乞
勅該衙門會同府部院等衙門查照臣等節次
備細奏詞請乞　聖斷以救邊方臣等無任感
戴　天恩之至謹題
天順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題爲流賊攻破城池等事據廣東都布按三司呈
備廣州府清遠縣申准本縣知縣謝智關天順
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據總甲李志名等報有流

參將一員隆慶韶州設右參將一員悉聽征
將軍總兵官調度又乞照先次奏詞量與定奪
兩廣將官每年與鄰近湖廣等處官軍會勦仍
量留兩廣征進達官達軍事情俱已會本陳奏
今廣東地方事勢十分危急廣州會城亦已迫
切難保臣等俱受　朝廷厚恩俱有身家利害
不避斧鉞之誅再將節次乞　恩處置畧節緣
繇通類昧死上言但前項事情若止令兩廣將
官會議則將權不一甲可乙否即如今年奉
勅會兵廣東總兵等官隨赴梧州等候廣西總

兵參將不行赴會而流賊已突入肇慶清遠等
處及至　欽差錦衣官舍督兵同還趕賊節次
馳請廣西將官至今未經會兵竟成虛望乞
勅該衙門會同府部院等衙門查照臣等無任感
戴　天恩之至謹題
天順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題爲流賊攻破城池等事據廣東都布按三司呈
備廣州府清遠縣申准本縣知縣謝智關天順
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據總甲李志名等報有流

拒敵官軍數少抵敵不過被賊殺死人衆燒毀
城樓官民房屋搜劫財物至十一日辰時賊人
退回太平鄉駐劄未散各職復進本衙見得庫
房監房并六房鎖鑰俱各打破將原收在庫贓
糧并細糧折色銀兩稅鈔銅錢等項并監內輕
重囚犯劉細弟等盡數劫放合關本縣煩爲轉
達等因各呈到臣當即會議調清遠一帶巡哨
水道指揮姚英等官軍前去策應再委都指揮
徐寧統領官軍民壯會合副總兵歐信等官軍
追勦去後隨據清遠衛指揮陳輔呈稱先蒙廣

東都司委差　王府等項回至本衛就與各官
分守地方前賊在於鎮撫岳甫翟貴百戶徐通
地方搭梯過城其南西等四門俱各燒毀惟有
本職與千戶莊諒等備東門督同軍舍人等固
守地方與賊對敵救護清遠縣印信并廣濟倉
厥俱存有把總領哨指揮僉事王瓚掌印指揮
使祁宣見賊登城先已過城走躲等因又據清
遠衛呈稱前項流賊搭梯從西北角攻入官軍
敵至天明賊有三千餘徒官軍僅止七百對敵
不過被將城樓營房燒毀衛鎮撫監房錄梱亦

被打開盡將見監囚犯蕭長安等脫走去訖止
存東門城樓一座衛縣衙門倉厥俱在殺死軍
民指揮馬龍等房去都指揮尹通僉事王鼎衛
知事謝意并軍民男婦數多至本月十一日退
回地名白米鋪駐劄等因又據都指揮徐寧等
呈解生擒賊犯梁亞額謝惠聰等并脫監强盜
鄧茂等前來數內梁亞額謝惠聰等供稱前項
流賊係是廣西北三北四象州武宣炭山藍頭
目竹踏山頭目龔公成龔公政引來各頭目商
議搶渡胥江等處直抵廣東若渡不得明年約

會各山都來等因行間又准副總兵歐信手本
開稱本職親率官軍追殺偷城流賊到於地名
崗谷村等處奪回被虜都指揮尹通僉事王鼐
并官軍男婦五十五名口見在除行清遠衛另
委指揮趙瑄等領哨掌印撫安驚散人民招集
旗軍舍餘人等復守城池地方查勘衙門印信
銅牌倉庫錢糧殺虜官員軍民的確緣繇至日
另行及行都指揮徐寧等緝探賊行風路相機
截殺并備行廣西總兵等官會合攻勦外參照
把總領哨指揮僉事王鼐掌印指揮使祁宣明

知流賊入境行劫已至城下而守備不嚴致賊
昏夜掩襲又不堅固守先行逃竄及分守西北城
角岳甫等不行用心守備賊既搭梯過城全不
知覺以致失陷城池殺害軍民所據王璣等并
合問官員俱合查提問罪謹題請　旨
天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題爲緊急賊情事據廣東都司呈天順七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辰時據守備海朗指揮朱勇備海
朗千戶所呈本月初十日未牌時分據緝事軍
人譚滿等走報本日早陽江被流賊偷劫入城
殺虜軍民數目不知其數賊人就日退劄木盤等村
及部州等處已經會同鎮守總兵巡按御史三
司官節次將見有流賊地方行催會兵及行守
備等官分兵勦殺去後續據守備新會指揮李
祐并知縣陶僧各呈十一月二十五日於地名
何村等處擒殺廣西流賊二百一十一名顆奪
旭被虜人口七百五十餘口行開天順七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准廣西總兵官泰寧侯陳涇咨
稱會同鎮守僉左參將范信統領田州等府泗
城等州土兵官軍人等前來廣東會兵十二月

仍未六旬衙至梧州府藤縣地名野猩嶺哨遇行
劫廣東新興回還流賊敢殺賊級一百六十三
顆奪回新興等縣被虜人口二百一十口仍令
本官前進會合廣東官軍勦殺流賊等因各官
仍回廣西有賊地方撫捕左參將范信統領官
軍土兵前來廣東復會官議得高廉清遠韶州
等處流賊至今未退合當分投勦殺除行廣西
左參將范信并廣東都指揮徐寧石鏍等前去
高廉追勦流賊及行廣東鎮守等官督同都指
揮安福等於韶州清遠等處一體截殺成功之
日另行具奏外謹題

天順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昆山葉盛存葉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工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勦滅强賊事據廣東按察司呈會同布都二
司問得楊明道卽楊四招係潮州府程鄉縣民
有賊首楊輝沈全曾玉先年招集隣近福建汀
州府上杭縣賊徒高安同姪高賢并賴缺牙等
江西贛州府安遠縣賊徒黃仲英黃仲貴陳剖
耳等三千餘徒專一往來安遠武平上杭歸善

程鄉長樂興寧龍川等縣刼殺官吏軍民財物
及攻打城池天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有被
察司僉事毛吉親督官軍民壯直抵賊巢石坑
峒有曾玉等三千餘徒與官軍迎敵曾玉等又
將婦女男扮并幼小賊徒頭戴藤笠手執刀鎗
在後擁陣敵至午時被官軍擒殺首賊曾玉沈
全并四等二十三日又進龍歸峒上寶龍下寶
龍與賊對敵擒殺賊首謝塋楊輝等及從賊高
賢賴缺牙等情到院案查近據分巡僉事毛吉
呈先准總司關爲强賊刼掠鄉村等事奉鎮總

撫按等官會案據惠州府衛三呈各稱賊汚楊
輝等糾集一百餘徒開張旗號鳴鑼流刼龍川
歸善等縣鄉村牽趕牛馬放火殺人備行撫捕
等因照職已經抄出楊輝曾玉楊四等送發復
業訖續據龍川守禦千戶所呈稱天順七年八
月二十四日有復業賊人楊輝等二百餘徒騎
坐馬匹前去包圍地名張坊監生鄧猷房屋殺
死報効民快卓畨福等二十餘人虜去鄧猷家
財婦女本月三十日楊輝等仍開旗號復回程
鄉縣賊巢不時出没續又節准總司關奉鎮守

等官會按該鎮守江西太監葉達等奏稱據江
西贛州府安遠縣等衙門申稱福建廣東賊首
高安楊四等糾集賊徒各執器械張打旗號攻
破安遠縣治刼掠官民財物虜姦婦女强刼獄
囚殺死人命放火燒毀申明亭軍民房屋打開
官庫砍毀　龍亭儀仗等情該都察院官議擬
覆奏行令江西福建廣東巡按御史三司委官
及鎮守等官勦捕等因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該江西布政使王恕等呈稱前
賊殺死板石司巡簡楊伯顒并民快人等搜搶
印信燒毀營房并燒老人趙
一路流刼等情俱備行到道
差人節招各賊不服曾玉沈
據石坑峒謝瑩據龍歸峒
龍天順七年十一月十三
縣地名石窟寨等處人財
期定本月二十二日午時
會齊攻打本縣城池本職
募敢勇生員吏役人等親
直抵賊巢石坑峒與曾玉
生擒賊首楊輝等前後擒
缺牙黃仲貴潘猴狗陳割
四百二十七名顯捉獲幼
奪獲馬牛其楊輝曾玉等
將賊級閱視明白發屬梟
價被虜人口給親完聚有
行造冊繳報外今將見在
錄呈解等因已經會官查

州府衛節報賊首楊輝楊明道即楊四曾玉沈
仝等爲惡情繇及准都察院咨爲强賊殺人玥
囚等事該江西奏要勦捕前賊俱經節次通行
分巡僉事毛吉會同都布二司委官相機撫捕
隨據呈稱殺獲前賊已經發問去後今呈前因
會照賊首楊輝楊四曾玉沈仝謝坐等逃牟糾
集本處并福建江西生杭安遠等縣賊人高賢
黃仲貴等數千餘人在於鄰近上杭武平安遠
程鄉興寧長樂龍川歸善等縣地方殺虜官吏
軍民人財攻打縣治刼奪獄囚姦淫婦女今僉

事毛吉率領官軍民壯及能出奇制勝首賊既
皆擒斬餘黨亦已殄除功有可嘉即今地方已
靖軍民獲安蘇業總兵官勘覆明白仍行具奏外仝題
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

題爲會兵事據廣東都司呈奉鎮守廣西參將范
信劄付照得欽奉　勅書及准總兵官征蠻將
軍太寧侯陳涇咨會同鎮都布按三司官議調
官軍及起調田州等府土兵前來移咨將領徑
行約會廣東軍馬夾勦賊寇依准催調分撥官

軍相兵統領前到廣東肇慶府准廣東總兵獃
信爭奉該會官議得新興連被賊刼又聞偷刼
陽江及雷廉高州等處俱見有流賊數百成羣
圍困城池催請大軍救解等因備行本職往高
廉地方追勦流賊准此隨領廣西官軍土兵并
廣東都指揮徐寧等官軍同閱視布按二司官
進至新興縣據本縣申稱原刼本處城池鄉村
各起流土賊人俱先退散回巢即日地方皆寧
無憑勦補天順八年正月十一日至陽江縣連
塘驛差據緝事旗軍體報原刼陽江千戶所城

池賊人聚劄第八屯年餘未散據報當即悉衆
追至彼處不期賊已知覺起營前去晝夜兼程
粘躡十四日卯時至神電衛黃姜屯大山追及
前賊據險設伏拒敵軍兵山等深陡戰至申時
賊尚不退本職立賞選募敢勇申嚴號令親率
向前攻敵槍死突陣殺敗賊衆當場斬獲首從
賊級二百八十顆奪回原刼去陽江縣印一顆
被虜官吏軍民男婦千戶趙等八百五十四
口俘獲賊屬行兇器械馬匹牛隻餘賊奔潰深
山負夜去訖當分軍兵四散搜捕賊蹤遠遁難

以窮追十五日全勝收軍續該把總領哨都指
揮等官徐寧張瑛等各將功級被虜人目印信
等項呈解到職會同廣東都布按三司議係倉
兵殺獲攻打城池賊衆功次除賊屬并牛馬器
械仍各給賞原獲有功官軍目兵領用外所據
賊級送閱視官布政張瑄僉事戈立辨驗明白
同被虜俱仰陽江縣收審發各府縣梟樹給親印
信發與該縣收領外備劄轉呈到院會同巡按
三司等官議得先該鎮總巡撫等官欽遵　勑
書會兵事理爲照胥江四會并英德韶州等處

已有廣東鎮守等官督同都指揮安福等陞備
截殺外其左參將范信見領到廣西官軍土兵
合照原議事理廣東委都指揮徐寧并守備廉
州桂福統領官軍五千員名聽左參將等官調
度嚴督都指揮石鏞等官軍民快敢勇人等將
各處分宗流刼賊徒追勦盡絕解報去後今該
前因除行參將范信覆勦殺功官軍人等功次
員名數目造冊另行　奏繳仍行徐寧等官軍
直至原議一帶地方哨截餘賊殺功解報外謹

題

牌陸青千本司民人吳昶家借銀五兩交付餘
慶送與鄧順不合親手接收入已當有跟隨本
司書吏今在官周成祖在傍知見本月二十二
日鄧順又到同縣五斗口巡簡司亦要點開弓
兵器械本司因舊役弓兵俱各在逃新役弓兵
行拘未到鄧順仍令梁成等通說前情有已故
巡簡李觀同今在官該吏張錠懼怕責打李觀
自備銀二兩又不合科取兵牌邵泰名等一十
名出銀一兩共轝銀三兩送與鄧順又不合親
自收訖周成祖當亦在傍知見後鄧順聞父喪
去訖時因夜黑追殺不獲次日各該把總等官
致蒙將餘慶等通提前來對證明白取問罪犯
除將各犯依律議擬照例發落外備呈到院案
各怕前項科斂事發有罪又不合隱情朦朧前
後各呈察院并巡撫都御史葉　處併行本院
查先據南海縣黃鼎巡簡司并五斗口巡簡司
各呈前因已行去後今據前因會同御史王朝
遠參照僉事鄧順身任地方憲職乃索所屬銀
兩事干違法合當問罪緣本官丁憂回籍乞
勅都察院轉行四川巡按御史提問發落謹題

天順八年正月初六日

題為會兵滅賊以安地方事天順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據廣東都
司呈奉廣西參將范信劄付本年正月十四日
于地名黃姜屯大山殺賊搜捕事畢十九日晚
進至陽江縣大平驛駐劄據緝事旗軍體報前
被殺散殘徒透出地名立石取路回巢隨督軍
兵追至三更時分方遇前賊軍兵奮勇殺敗賊
衆奪回被虜軍民男婦二百七十四口俘獲賊
屬并行兇器械各賊潰散進入深山夤夜脫捕
去訖時因夜黑追殺不獲次日各該把總等官
解奪回被虜并賊屬器械解報三十二日至神
衛據緝事旗軍體報高化等處地方流賊未
敢隨即倍道前進三十五日至高州府據守備
化州指揮黑璉星報首賊胡公威等二萬餘徒
聲言近村久住務要困逼城池以致牛畜不能
放牧柴薪不得採取滿城人民盡皆缺食另賊
二宗廖公友等二千餘徒駐劄北腮主鐵等處
勢猖獗十分危急若無大軍
來救人民必致順賊城池未免困奪等因三次
欽此進至地名黃竹坡又據指揮黑璉差人走

報前項賊衆於本日早臨城圍困據報當同布政使張瑄僉事戎並統領官軍星夜追至三十七日寅時已到化州來期前賊知覺擊徃地名都和大山據險屯駐就時粘追丟明至彼各賊開旗列陣迎敵嚴督官軍目兵人等向前戰至申時賊恃人馬勢衆久敵不退本職奮不顧身親率敢勇軍兵衝入賊陣殺敗賊衆當場并四散追殺斬獲首從賊級五百六十二顆奪回被虜良民男婦四百九口獲到賊屬并賊牛馬器仗餘賊奔潰乘夜遁由遠遁難以窮追全勝收

軍續據把總徐寧桂福林清張瑛鮑愷劉政等各將功級被虜器仗等件解報到職會議將所獲賊屬器仗馬匹牛隻給賞原獲有功官軍目兵領用其功級同二起奪回被虜共五百八十三口俱送布政司張瑄僉事戎立將賊級辯驗明白梟掛被虜人口審發完聚外備開轉呈到院會同鎮巡三司等官議查得先該鎮總巡撫等官欽遵　勑書兩廣會兵事理通行去後續該左參將范信率領都指揮徐寧等官軍族目斬兵半本年正月十四日追至黃姜屯斬獲賊級二百八十顆并奪回被虜官軍目兵人等功次員名數目通類本職前奏外今又該前因除行衆將范信覆勘前後殺功官軍目兵人等功次員名數目印信緣繇已經會造冊另行奏繳仍行各官軍哨截餘賊殺功解報外謹題

斬獲首從賊級五百六十一顆

奪回被虜軍民男婦五百八十三口

陣亡軍人目兵七名

傷故軍兵四名

一被傷官軍目兵五十一員名

天順八年三月初一日

題爲民情等事據肇慶府申據陽春縣里老李明等連名告留本縣九年考滿知縣李福海仍留在任終惠於民等因又據陽春縣申准本縣知縣李福海與指揮景泰五年正月初三日到任天順八年三月十六日止九年考滿例應給繇查造牌冊將印信文卷等項移關本府照得陽春縣城池兵事理通行去後續近年節被廣西流賊攻打知縣李福海與指揮僉盛設法有備卒以無虞軍民有賴況本官熟

知民情長于幹濟不急不緩牧民有體吏民信
服今地方多事本官既已去任恐別除新官不
知地利民情與夫苻備之法悞事非小申乞照
驗轉達俯順下情將本官量陞一職仍留陽春
縣管事庶使令得其人民有所依地方有益等
因到院會議得陽春縣係邊方縣分即今流賊
出沒用人之際知縣李福海熟知地方人心信
服除暫令在任管事外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
將知縣李福海量陞職事仍留本縣以慰民情
謹題

天順八年四月初九日

欽奉

詔書內一欵各處一應造作脩理城垣倉厰運河所
司指實具奏定奪外其餘內外衙門并殿宇寺觀
塔廟房屋墻垣等項造作一應不急之務悉皆停
罷與民休息洛衙門不許擅自移文興工在外軍
衛有司非奉朝廷明文一毫不許擅科一夫不許
擅殺欽此欽遵洛同鎮守總兵歐信都布按三司
查得天順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該戶部會官奏

准將廣東有賊地方四會英德等處脩築城
池保障軍民防禦賊寇續該廣州府在城永豐
倉急缺收受邊備倉厰又節該欽奉
勑諭凡學內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即辦料量工脩理
欽此欽遵臣等俱先已欽遵會議從長設法措
辦物料僱倩夫匠陸續脩理將完不敢科取民
財擅役軍民今奉前因除欽遵外謹題

天順八年四月初九日

奏為患病自陳乞 恩事天順八年八月十四日
伏蒙 聖恩陞臣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臣感
戴 天恩雖粉身碎骨莫能報稱伏念臣綵正
統十年進士累受
英宗皇帝厚恩天順二年夏驛召臣於喪制之中陞
臣右僉都御史授臣以巡撫之寄維時兩廣地
方事勢其詳備見天順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臣
所具奏中臣雖駑鈍感激 聖恩晝夜思惟不
遑寢處極力支持衝冒瘴癘躬履危險綏撫疲
民殄除兇逆糾治貪虐舉用賢能臣雖恥於自
言亦嘗圖報萬一惟是仍重材疎資性愚拙急
于求治而未必其皆治勇于薦賢而未必其皆

賢蓋臣既無定亂之才又乏知人之識兼之不能猶狂誑惑以自媒不能辭色假人以要譽是宜全無積效乃或謗毀繇興若非英宗皇帝俯察至愚則臣螻蟻之軀孤危之跡其亦何能保全臣知自咎之深而亦自信頗篤一切不敢惟以盡心盡已驅勉職事自期不意去年六月頓發瀉血奇疾幾至于死醫云勞思過度憂畏鬱積之故綿延數月病勢益危直至江西延醫二人僅保不死本年九月十三日鎮總等宮兒臣病體不能馳赴軍前營合辭具奏未蒙

聖慈矜憐放免緣臣自患前病已逾一年更醫已及數人服藥三百餘劑至今面色黃瘦大非昔比手足酸軟無力時或眩暈不支血氣耗傷不能復舊加以臣前任獨石之時感患左膝寒濕不時舉發今而益甚以此遠近出入不能乘馬臣竊自念强壯之時無能報　主今衰病若此尚復何用且宣府邊方虜情不測又非兩廣之比贊襄軍旅俱係重務必非血氣耗損不能乘馬之人所能幹辦臣若貪冒寵祿蒙昧不言則妨賢病國不知廉耻不顧清議貧

罪萬死莫贖仰惟

皇帝陛下　至仁　大德如天如地御極以來海宇臣民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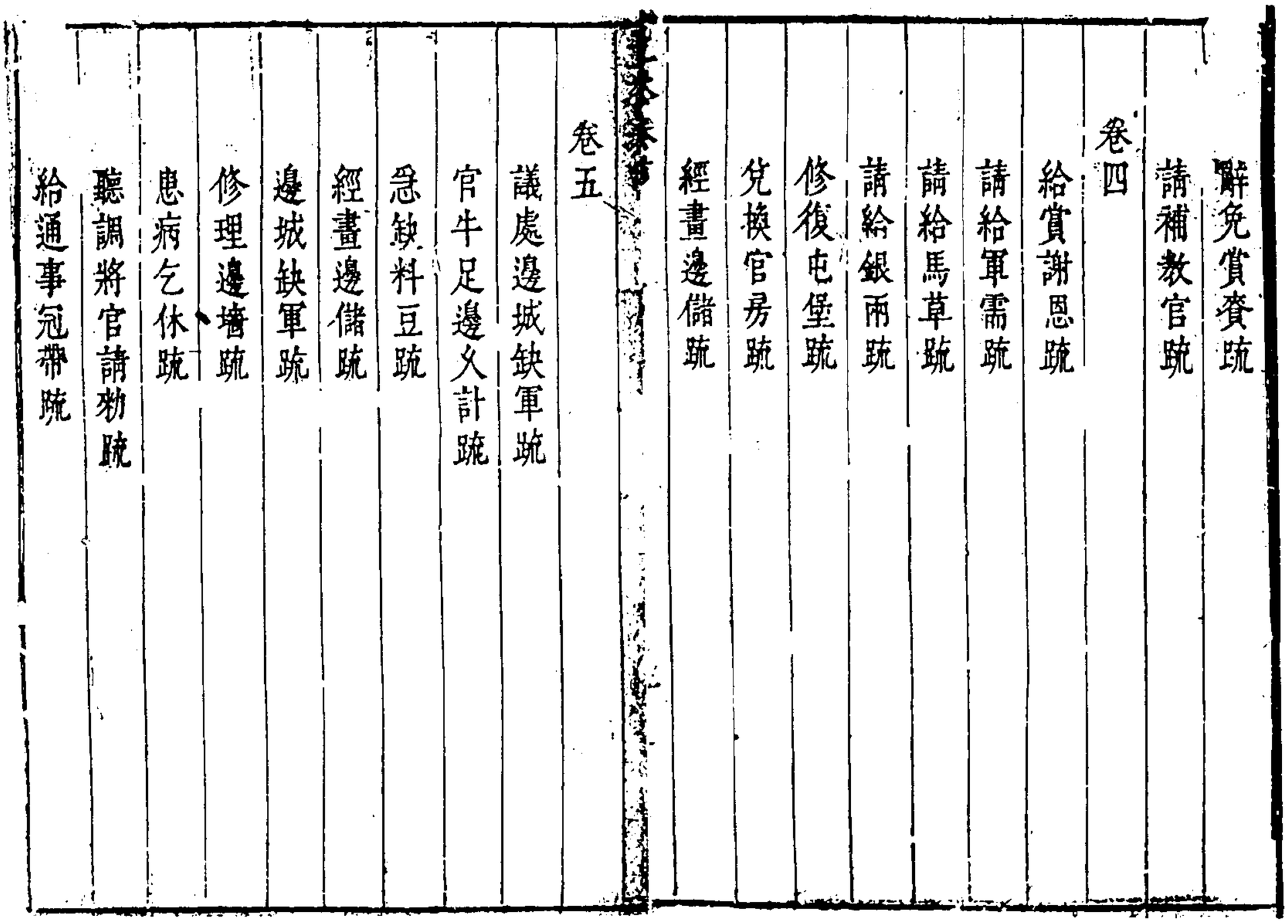
天恩物物得所伏乞　聖恩憫臣衰病不能行事別選賢能收回　成命照依近例　賜臣閑退以全餘喘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無任感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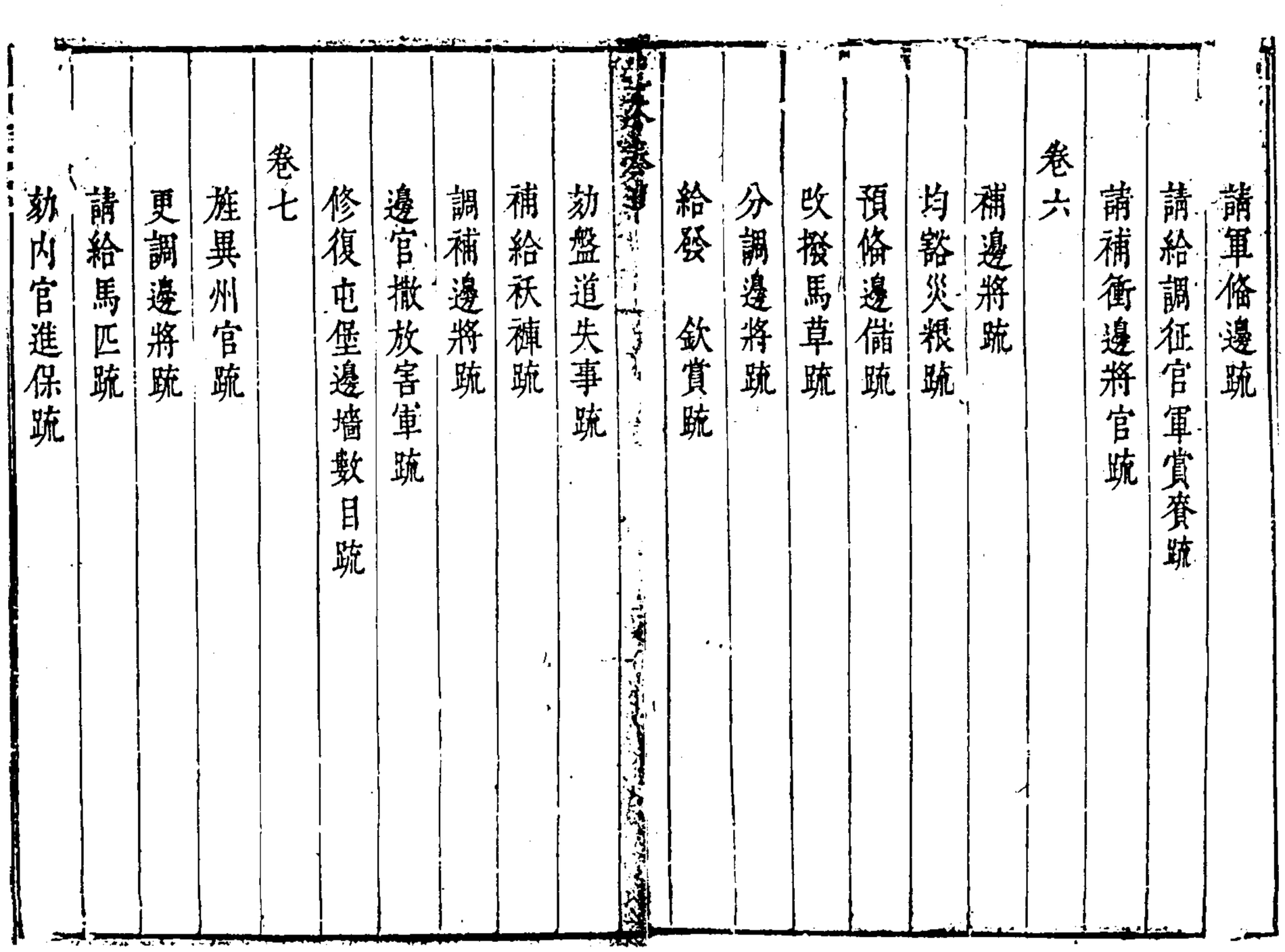
天恩之至謹具奏

天順八年八月十五日

葉文莊公兩廣奏草卷十六

葉文莊公奏議　上谷奏草
卷一
請給墩軍襖褲疏
查理銃炮疏
邊官妖妄撓政疏
邊務疏
議處邊備疏
議給馬草乳
議補邊將疏
議給通事冠帶疏
急補邊將疏
卷二
預備接待貢虜疏
議謫遴將疏
修築邊城疏
調補邊將疏
白陽堡失事疏
整飭邊備疏
議補邊將疏
特給厥鐵疏
勅貪將郤佐疏
地方災傷疏
修築墊墻疏
請給衣甲疏
請給銃炮疏
請給協贊文臣疏
急補永寧守備疏
補給衣甲疏
勅守備内官李順疏
卷三
陳言修省疏
請黜貪虐武官疏
災異疏
陞賞有功疏
議補官牛疏
查革冗員疏
查汰軍政官員疏
議補粮儲官員疏
議補將官疏
買補馬匹疏


卷四
辭免賞賚疏
請補教官疏
給賞謝恩疏
請給軍需疏
請給馬草疏
請給銀兩疏
修復屯堡疏
兌換官房疏
經畫邊儲疏
卷五
議處邊城缺軍疏
官牛足邊久計疏
忽缺料豆疏
經畫邊儲疏
邊城缺軍疏
修理邊墻疏
患病乞休疏
聽調將官請勑疏
給通事冠帶疏


請軍餉邊疏
請給調征官軍賞賚疏
請補衝邊將官疏
卷六
補邊將疏
均豁災粮疏
預備邊儲疏
改撥馬草疏
分調邊將疏
給發　欽賞疏
勑盤道失事疏
補給秋褲疏
調補邊將疏
邊官撤放害軍疏
修復屯堡邊墻數目疏
卷七
旌異州官疏
更調邊將疏
請給馬匹疏
勑內官進保疏

分俸養親疏
考滿疏
復職謝恩疏
再劾進保疏
舉用邊將疏
修理堡墻疏
卷八
推舉邊將疏
關給馬匹疏
修省謝恩疏
請撤守禦京軍疏
保任邊將疏
地方災傷疏
再請撤京軍疏
請給祆褲疏
請補邊將疏
分調邊將疏
陳言邊務疏

葉文莊公上谷奏草目錄終

葉文莊公上谷奏草卷一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葺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欽差巡撫宣府等處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葉盛謹題爲邊務事准總兵官顏彪等手本准鎮守右參將黃瑄咨據獨石馬營等八城堡守備把總等呈該隊官旗軍等連名狀告俱係原選領養官馬神銃砲在邊操守及守瞭沿邊并腹裏敎堡夜不收等項身役晝夜在墩瞭望但有聲息烟火不避風雪星馳走報其馬步操守等項官軍常川在外修理長城墜堡挑掘壕塹墝塌窖賺坑及分守城門樓舖等項日則架砲哨瞭夜則坐冷支更遇警出哨披堅執銳臥雪眠霜勞苦百端無時休息因是此處天氣嚴寒正統年間荷蒙

聖恩憐憫每三年一次給與官軍毛襖或胖襖褲鞋襪寒穿用俱各破碎無存自景泰二年至今一十三年未蒙關給切思本處山高風猛寒冷至極每遇隆冬時月墮指裂膚寒苦尤甚又兼地

僻無從生理況且賊冠擾攘不得安生風霜早降田禾無收委的艱難如蒙准告乞賜憐憫轉達關給毛襖等件庶免單寒失所等因備呈移咨行間續准鎮守右衆將李剛亦咨前因備咨手本到院會同鎮總照得宣府等處操守備禦等項官軍數多誠恐襖褲等件不敷臣等不敢一槩請給會議得惟有極邊墩臺守哨官軍切近虜境迎風冒雪設伏瞭望寒苦尤甚先蒙給賜毛襖等件已經年遠無存實是艱難今旗軍趙傑等所告情詞懇切伏望

聖恩憐憫乞將沿邊墩臺哨守官軍每名給與胖襖褲鞋或毛襖各一件照例運送宣府等處唱名給散穿用若有事故即扣還官明白支銷實爲便益謹題

天順八年十月初三日

題爲查理銃砲事准鎮守總兵顏彪等手本近准後軍都督府咨經歷司案呈准工部虞衡清吏司手本開各關各邊鎮守總兵等官及陝西等都司取勘到節次關去及本處原有神鎗神砲并手把銃砲口盞口等砲按月造冊到部備照外今照前項銃砲年遠中間恐有損失及新關之數合再通行山西等都司及鎮守大同等處內外官員從公查勘先年關去各項火器等件各若干即今見在若干分給是何城堡關口備用各另造冊繳部等因手本案呈到府備咨行據萬全都司呈將各該城堡分給神鎗銃砲火器等項數目繳報到司造冊開繳據宣府左衛守把北門指揮使楊俊呈稱查得本門守城銃砲除見在外原有拾營神鎗七十把內少三十六把城樓門窓鎖鑰俱各不動查無下落緣係神鎗火器呈乞轉達等因備錄手本准此會同鎮總參照神鎗銃砲係干　朝廷重用緊關火器今稱收貯神鎗三十六把查無下落益是守門指揮楊俊及該衛掌印指揮黃瑾怠惰偷安致前項遺失除令本都司嚴限挨究外如蒙　准題乞將各官拏送法司追究下落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再照該都司都指揮僉事張壽等失於提督亦合查問

謹題

天順八年十月初三日

題爲邊官妖妄奸貪惡暴攄撓軍政事據萬全都司呈有宣府左衛指揮僉黃瑾縱酒誹謗妖言不止一次曾被前總兵官楊能懲治强奸軍婦罪名跳城赴京奏告捉回決打一百又於帥府門外叫罵發去守墩今又不改白日黑夜披甲持刀統街捉人決打口說要殺等因又有先曾事發勒要强姦弟婦施氏節次强姦軍妻賈氏彭氏郭氏樂婦妙秀兒等并剝削害軍尅減糧銀等項重情一時不能備呈等因到院會同鎮總查得近因總兵官查理不見本官管下神鎗三十六把已經會本參奏未報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拘審見得本官顚狂撒潑口出妖言恐有傷損人命不便況係邊方見報虜情人心易搖之際除量情責罰連腰刀一把行令都司收候外參照指揮黃瑾邊境屬官不遵號令姦貪酷虐靡所不爲惡暴兇强累犯不改名雖曰人實同夷狄失去該管神鎗數多罪已難逃累次口出誹謗妖言惡尤顯著若不嚴加懲戒邊方何以用人伏乞

聖裁拏送法司重加懲治以爲邊官不法之戒庶使

地方知有法度不致做傚悞事謹題

天順八年十月十二日

題爲邊務事准鎮守總兵官手本先節該欽奉

勑卽今秋深草木枯槁正當燒荒以便瞭望　勑至爾等卽行萬全左右二衛及各所屬照依上年事例差撥敏捷官軍分投出境將賊經行之處盡行燒燎以破賊寇潛伏之計其燒過地方并撥過官軍數目明白開奏欽此欽遵行准右參將李剛手本及據鎮守守備等官陰傑等各呈稱分撥官軍將各該離邊地方野草焚燒盡絕備開撥過

官軍燒過地方手本到院會同鎮總議得各邊境外地方野草雖稱焚燒盡絕今正係備冬時月除行各城堡整搠軍馬及督沿邊哨守官軍晝夜用心瞭望隄備外今將差撥官軍出境燒過地方開坐謹題

天順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題爲急缺邊儲事據王瑄等三十九名告係陝西等布政司府州縣軍民等籍近蒙榜文召商中納鹽粮各報獨石馬營等四倉天順五年兩淮存積官鹽思得各倉界臨極邊地峽山廣路嶮

途危發運艱難又兼宣府一帶年來秋霜早落穀苴青傷枯糙收成微薄羅買鉄貴其獨石馬營等倉原坐米苴八斗不等斗頭太重欲行上納有虧資本恐悞邊儲乞照天順三年淡字號事例獨石上粟米六斗馬營六斗五升具告到院會同查得前項引鹽召商日久止有告報淮鹽客商數亦不多其兩浙長蘆河東之鹽全無告報及訪得中間多有願折銀兩而獨石等處常例間月折銀買用糧料亦頗利便行准戶部咨令會計斟酌明白具奏行間今各商支告

前因臣等會同議得宣府地方節報達賊近邊事在不測而獨石等倉糧料不多料少尤甚且如馬營倉見在料苴止存三千餘石不勾兩月支用委因本處今年霜早米苴少收價值日貴又因近日山東山西等處民納糧米收羅數多米價愈騰其客商雖有收到米苴實因斗頭太重有虧資本延今日久無人上納若不俯就衆情量爲減擬折收必致急無成効有悞支給乞勅該部計議定奪量爲減輕行令遵守收受實爲便益謹題

題爲聲息事據宣府把總管操都指揮等官傅嚴等呈備旗軍侯友諒等連名告稱俱係馬隊神銃見操聽調身役見因大同軍馬出境殺賊宣府青邊口洗馬林等處連報達賊近邊聲息蒙令整搠人馬晝夜伺候聽調出境牽緣今春缺雨經秋霜雹野草未長兼且地方窄狹山沙灘巇稍有採積從秋至今喂飼馬匹及家下餘丁又蒙坐派年例草束俱各借納用盡見今邊報緊急節差巡邊等項每日操候不得暇日霜早

草枯天氣嚴寒無從扒採馬匹瘦弱恐悞追勦乞爲奏　請關給草束一冬喂馬僅脹遇警不致悞事等因具呈查得先據馬步旗軍馬均一等告稱霜早採草艱難要乞馬草俱以三分爲率上納二分免其一分養馬操備軍餘人等宜給一分喂飼官馬以備征戰等因已經會議具奏今又呈前因臣等會同議得宣府地方今年春夏缺雨霜早草枯先曾具奏乞行量免及宣爲支給不蒙准理故將備冬馬草盡數那儘上塲取獲年例草束通關完足見今備冬喂馬草

東其實不敷況節報達賊近邊事出不測見調
各該官軍馬匹晝夜攢槽喂養專候警報朝暮
調遣出境若不飼喂不及恐事未便查得宣府在官草
場收積草束未免陳壞伏望
聖恩俯念邊境重地乞　勅該部不爲常例准關備
冬十一月以後三箇月草束攢槽喂馬贊脹備
警庶使馬匹不致瘦損官軍不致失所邊事不
致有悞謹題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題爲邊方用人事照得宣府會鎮邊務方殷用人
之際而見在管操官員不敷調用即今順聖川
先築城堡二處俱各未經包砌完備又有屯種
餘丁三千餘名必須得人管領庶早完城堡以
爲保障而屯種之人亦可以收成効且見在都
指揮梁泰年老該替會同鎮總查得柴溝堡見
有奏保前來都指揮許寧保安新城見有保安
衛指揮郭瑄俱有才畧足可守備其柴溝堡守
備都指揮文瑄年力少壯堪以調用保安守備
都指揮楊文歷練老成堪以提調管事乞　勅
該部合無行令都指揮許寧守備柴溝堡指揮
郭瑄不妨軍政守備保安所城都指揮文瑄取
回宣府管事聽調都指揮楊文守備順聖川二
處城堡庶使彼此得人不致悞事謹題

天順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題爲邊務事准總兵官顏彪等手本備後軍都督
府咨經歷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總兵
官顏彪等題據通事童歪頭告稱生長邊方在
邊聽用一十餘年並無纖毫悞事要照通事舍
人江成授以冠帶以榮終身以面補報等因抄

出節該兵部議擬緣無巡撫都御史具奏緣繇
難便定奪奏奉欽依行令再行巡撫等官會議
停當果應冠帶別無違碍各另具　奏定奪等
因手本案呈到府備咨到院會同鎮總等官議
得童歪頭在邊年久曾効勞力別無違碍伏望
聖恩憐憫乞　勅該部計議定奪將童歪頭照依通
事舍人江成事例給與冠帶以榮終身實爲便
益謹題

天順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題爲邊方用人事照得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張

壽江山見爲查理銃砲事巡按御史提問去訖
會同鎮總議得本都司係緊關邊鎮即今邊事
未寧虜使往來之際都司掌印必須得人今照
本司管屯都指揮同知周玉年力精壯處事老
成材堪委任除都指揮張壽等原係守備等項
官員候爲事復職之日另行奏　請定奪外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行令都指揮同知周玉不妨
管屯作軍政官掌管都司印信庶使任用得宜
、邊備有益謹題

天順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菓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進　貢事據萬全都司呈該抄蒙禮部主事
萬翼案驗該本部奏　准遼北使臣合照例沿
途備辦日用飲食接待將用過官錢開報等因
又奉總兵等官劉付該兵部奏　准各處軍民
艱難措辦館待羊酒等物令所在官司於見
收官銀內酌量支給兩平收買應用不許靠損
軍民等因到司令照大同入境虜使不下五千
所據沿途接待查得宣府地方應該懷安萬全
左宣府保安新城懷來五處舊例每處每達子
一人日支肉半斤酒半瓶柴新廚料米麵在外
除米麵已行具呈支給柴新廚料自備外所據
五處接待各用羊酒數多先年俱於官庫支給
近年曾於設法措辦餘粮銀兩支用緣今年災
旱餘粮不敷亦無賑罰等項在官錢粮誠恐有
悞接待呈乞施行等因據此會同鎮總查議得
今年虜使數多合當預爲措備緣宣府邊方即

今並無在官別項錢物其餘粮亦因歲歉買補
官馬尚且不敷將何支給乞　勅該部合無於
宣府萬億庫在官折粮銀內聽巡撫管粮等官
斟酌量爲支給接待庶無悞事謹　題
成化元年正月初四日
題爲邊方用人事准兵部咨該鎮守總兵等官會
題前事本部參照既已鎮守總兵等官會議明
白議擬參同准行今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周
玉不妨管屯於本都司掌印管事僉都指揮僉
事張壽江山爲事畢日於內推選一員徑自具

奏協同管事等因備行到職會同鎮守總兵官
欽遵議得都指揮張壽江山見行復職數內張
壽相應協同周玉其江山曉勇能幹查得口外
獨石龍門所二處係宣府緊關重地獨石今止
右參將黃瑄龍門所今止守備王祥警急未免
有妨出戰其獨石守備指揮程道長於綏撫乞
勅該部計議令都指揮僉事張壽協同
周玉管事江山守備獨石指揮程道協同王祥
守備龍門所庶使住用得宜事體允當謹　題
成化元年正月初八日
題爲邊務事據守備順聖川都指揮楊文呈稱本
川築立新城一座未曾結砌原撥河南備禦軍
士燒造磚九十七萬七千八百二十箇石條二
百二丈搬運城壕周圍三面堆垛尚有磚四十
二萬三千箇并石灰俱在窰廠堆放若不預先
處置慮恐虜賊入寇臨城就將前項磚石堆砌
上城深爲未便呈乞定奪又據鎮守懷來等處
都指揮僉傑呈稱所管保安舊城除先年包砌
外尚有四百五丈并周圍垛口未完又隆慶州
城除先年包砌外尚有八百六十丈未曾脩砌

等因到院會同鎮守總兵官查議得前項城垣
俱先該臣等會同總兵等各官建議築脩已定
惟是包砌未畢今呈前因查係緊關要害處所
保障軍民急務除着落都指揮僉楊文指揮
郭瑄汪溶千戶王曦等并隆慶保安二州設法
量撥空閑屯守軍餘民人協助採打柴薪燒造
措置磚灰等件陸續包砌完日另行具　奏外
謹　題
成化元年正月初十日
題爲邊務事准右參將黃瑄手本議代萬全左衛

指揮姚瑄會看得萬全右衛既有參將李剛左少監阮化州鎮守又有都指揮胡觀守備其協同鎮守指揮張順合當比照獨石協同都指揮李廷分守馬營事例令其兼管乞　勅該部計議行令指揮鄭祥代替姚瑄守備鵲鵲堡其指揮張順不妨原奉　勅書協同李剛鎮守仍兼管守備萬全左衛城池地方嚴督守堡把總并該衛所等官管事庶使任用得宜邊事不悞謹題

成化元年三月十一日

題爲聲息事成化元年三月十二日辰時據大白陽架砲軍人死通走報十一日三更時分有達賊從五臺子西空拆墻入境搶掠頭畜等因臣等議令右副總兵張璘守備張遐調官軍都指揮傅嚴等二千員名星飛前去襲蹤追勦尤恐賊勢猖獗總兵官顏彪親領官軍一千員名隨即前去策應到邊據防邊指揮高寧小白陽防邊指揮曹琮俱係會調前去防禦官軍不能會合追截殺獲雖稱奪下牛隻終係失悞事機所據各官俱合拏問以警將來再照鎮守總兵等官顏彪等督備不嚴亦合查問謹　題

成化元年三月十三日

題爲整勅邊備事案查先該兵部奏　准各邊墻

去襲蹤追趕其賊因見官軍追趕緊急驚怕將原搶牛隻并賊原帶銅葉廂口木梳一箇拋棄仍從五臺子西空處所出境去訖比欲窮追因見樹木蒙密恐有埋伏賊人遠去孤無去向收軍將追下牛六隻同指揮曹琮趕回到於原搶處所拘集失主認領木梳送萬全都司收貯外數內止少趙州堡屯軍呂大驢等牛三隻驢一頭等因據此會同鎮守總兵官巡按御史議得此賊多係朵顏三衛殘賊指以　朝廷許其在邊住牧爲辭出兵勦殺則稱失信啓釁聽其住牧則黑夜入境偷竊除通行整兵相機行事外參照提調隆門開指揮王俊五臺子守墩千戶孟璽瞭望不謹致賊入境搶掠頭畜大白陽防邊指揮高寧小白陽防邊指揮曹琮俱係會調前去防禦官軍不能會合追截殺獲雖稱奪下牛隻終係失悞事機所據各官俱合拏問以警將來再照鎮守總兵等官顏彪等督備不嚴亦合查問謹　題

成化元年三月十三日

題爲整勅邊備事案查先該兵部奏　准各邊墻

垣屯堡墩臺壕塹等項土石易爲傾頹坍塌淤
塞備行內外官員公同計議區畫就撥官軍脩
築疏濬務在高厚堅固深闊陡峻不許畏懼蹈
涉虛應故事等因在卷會同鎮守總兵官巡按
御史粮儲郎中等議得宣府地方廣闊險易不
等雖有原設屯堡尚多缺少去處其邊墻壕塹
止行在邊官軍脩理不曾添調多軍整治以致
多有頹塌淤塞去處若不調軍併力用工即今
虜情不測實恐悞事未便除口外八城堡并野
狐嶺以西及永寧等處行各該參將分投督軍

脩理外所據龍門關至張家口一帶中軍地方
尤爲緊要必須一面巡哨防護一面脩築用工
爲此合當調撥宣府在城衛所軍餘附近屯田
住種軍餘并本城及腹裏懷來保安蔚州等處
馬步官軍俱支口粮通行太監王受等守鎮城
池臣與同總兵官顏彪右副總兵張瑀長隨張
遐統督委官都指揮張壽傅巖等擇於三月終
旬先築大小白陽等處屯堡四月中旬邊山凍
解土融之時脩理築塞斬削邊墻崖壁壕塹務
期高厚堅完賊徒不敢輕犯以固邊方以爲保

障事完之日通行回　奏謹　題

成化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題爲邊備事據萬全都司呈守備龍門衛指揮吳
昇并本衛指揮張鐸等三員互相許告違法事
情已行提問等因到院會同鎮總議得龍門衛
係口外八城堡緊要邊城守備不可缺人況兼
地方頑惡止下爭訐全無體統吳昇難令再往
彼處守備必得位望相應之人庶稱厥任看得
宣府把總陶洪年力精强謀勇相兼堪以委用
乞　勑該部計議查照署都指揮許寧等事例
將指揮使陶洪量陞署職星馳前去守備龍門
衛庶使體分相安邊備有益謹　題

成化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題爲邊務事照得宣府中軍青邊常峪等口大小
白陽等處新築拒敵屯堡七處修理將完除磚
灰木料等項俱係自行設法採辦外所據堡門
合用鐵葉包裹本處不係產鐵去處難以派辦
行間又准鎮守東西二路參將李剛黃瑄手本
亦稱新築大小屯堡共二十處堡門缺欠鉄料
成造包裹等因到院會同議得先因達賊出沒

犯邊已經查照兵部奏　准事理通行具奏脩
築墩堡去後今該前因行令軍匠李整等計料
得大堡一十七處每堡門一座二扇共門一十
七座每座用鐵一千三十斤該鐵一萬七千五
百一十斤小堡二十處每堡門一座二扇每座
用鐵四百九十六斤該鐵四千九百六十斤共
鐵二萬二千四百七十斤委係軍前急用物料
無從措置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于遵化
鐵廠照數關給差人送至宣府三路打造鐵葉
包裹前項沿邊堡門以安人心以固邊疆實爲
題爲違法事據萬全都司備斷事司呈問得犯人
趙孫兒招係永寧衛中所軍見在本城領馬操
備有本衛旗軍該支天順八年十二月分并成
化元年正月分二箇月折粮銀共八百二十九
兩三錢八分差百戶等官惠清等赴宣府萬德
庫關領回衛俱送守備都指揮同知卻乃節次
散月日不等有卻佐將前銀分給本官不合指
以接待使臣答應爲名於內二次扣除銀四十

二兩三錢四分侵欺入已有軍人桑彥什思係
各人折粮銀兩被其剋減赴宣府具告當有百
戶陳旺不合趕至隆慶州城北勸回是孫兒與
各隊旗軍吉從道等置酒勸和了當卻佐又散
本年四月分粮銀有軍人毛成與桑彥什等又
秤分少銀一錢五分桑彥什在街叫罵被卻佐
嗔怪將桑彥什拘提責打發衛監問有卻佐知
得桑彥什挾恨要告一向監禁不放却將前二
次侵剋粮銀送與百戶陳旺收去公同把總各
隊官員給還各軍有陳旺訪知桑彥什令伊男
告狀將銀收候不散被卻佐令各所掌印千戶
陳泰等拘集應支扣除粮銀旗軍李保兒等給
還收領致被桑盟將伊父桑彥什前項情繇具
狀赴巡撫都御史葉處訴准蒙行都司提將趙
孫兒等委官審勘明白取問發落外照出卻佐
等事有干碍備抄招擬轉呈到院參照都指揮
同知卻佐既承守備自當撫練士卒設備守禦
却乃節次侵剋粮銀故禁邊軍迫閙告發將銀
給散似此貪虐合當究問及照百戶陳旺阿附
私和亦合問罪乞　勅都察院轉行巡按監

察御史將郤佐等提問發落以警其餘謹　題
成化元年六月初四日

題爲風雹災傷苗稼事據萬全都司備宣府前萬全右等衛所呈申准管屯指揮等官軍唐海等各狀告稱各在泥河等處耕種夏秋田苗俱於成化元年五月三十日天降冰雹盡行打傷無存思得子粒并地畝糧米至秋無從辦納告乞分豁等因備呈到院案查先據順聖川管種官田千百戶楊雄等呈及准鎮守獨石參將黃瑄手本開馬營雲州等處所種各項田禾俱於本年五月十一日天降大風雨雹亦將苗稼盡行打絕等因俱行委官踏勘未報今又呈前因會同議得節據開報風雹打傷禾苗除再差官分投勘報至日通將被災田禾頃畝并停納糧米數目另行奏報外謹　題

成化元年六月初四日

題爲整飭邊備事節准鎮守獨石等處參將黃瑄等手本各將所管地方脩斬沿邊崖壁墝墽及相度緊要處所築立牀敵墩臺欄添築墩臺及相度緊要處所築立牀敵墩

得沿邊地方雖稱脩整堅完但今邊報聲息不絕不可因而怠忽除行各該分鎮參將并守備等官嚴督所屬守哨官軍加意隄備外今將脩築過沿邊整臺等項并丈尺數目開坐會本題知

計開

宣府中軍地方脩築過

墩堡一十六座

新添整墩一十三座

墩臺九座

整臺九座

補脩舊堡三座
邊墻壕塹共四萬四百七十六丈
邊墻二萬六百九十四丈
石墻一萬二千一百二十二丈
土墻八千五百七十二丈
壕塹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二丈
右參將黃瑄所管獨石等八城堡地方脩築過
整堡一十九座
新添一十五座
墩一十二座
石墻四百九丈六尺

拒敵堡三座
展脩并包砌四座
墩一座　拒敵堡三座
崖墻壕柵五萬六千二百八丈七尺
崖三萬五百二十丈九尺
墻九千八百四丈五尺
石墻六千三百九十八丈五尺
土墻三千四百六丈
壕一萬五千二十二丈四尺
柵八百六十丈九尺

右參將李剛所管萬全左衛等五城堡地方脩築過
墩一十四座
新添一十二座
墩臺七座　拒敵堡五座
補脩臺堡二座
崖墻壕塹三萬七千二百二十二丈一尺
崖二萬一千二百四十八丈五尺
墻四百八十三丈六尺
石墻四百九丈六尺

土墻七十四丈
壕墩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丈
參將陰傑所管永寧脩過墩墻
補脩舊墩五座
石墻一百一丈二尺
成化元年六月十一日
題爲邊務事據把總都指揮牛璽備管操指揮陳
溶等呈據旗軍郭大等連名狀告各役原關本
衛衣甲通年往來截殺防邊等項晝夜披執年
久衣裏損壞止存甲葉欲要重新自行釘置緣

各役連年災傷荒旱家道口食不周實是艱難
無從措辦告乞宥為處置開給便宜等因備呈
到院行間又准右參將李剛黃琖等手本亦為
前事會同議得所呈前項衣甲係是緊關什物
年久損壞不堪修補緣邊軍艱苦逼迫不便其
備所歲造不多給與新添續補隊伍且不
無從領用查得宣府各城見操馬步隊旗軍
等不下三萬有餘除步隊陸續整理不開外其
馬軍係當先聽調之數合當量與措置伏望
聖恩憐念邊軍重用什物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於

京庫照數關領回還官為置造給軍披執効勞
守戰實為便益謹　題
計開
宣府各城見操聽調馬隊神銃等項旗軍二萬
二千七百五十九名每名甲一副每副用青
布八尺白布一丈六尺大約每布一疋四丈
長共用布一萬三千六百五十五疋一丈六
尺
青布四千五百五十一疋三丈二尺
白布九千一百三疋二丈四尺

成化元年六月二十四日
題為邊務事據萬全都司備守堡并提調邊墩指
揮等官羅鎮等呈照得新築墩堡將完除撥官
軍守瞭外所據合用戰守銃砲若不呈乞關領
過警恐誤拒敵等因備呈到院行間又准參將
李剛黃琖等手本前事案查先因邊墻頹塌及
缺少墩堡等項已經會議奏　准修築去後今
據前因會議得新築前項墩堡俱係緊關要害
去處若非火器防守有警不無誤事查得本處
原有火器俱各分布已定無從添領乞　勅該
部計議照數關給備用實為便益謹　題
計開
宣府中軍并東西二路沿邊新築墩堡五十九
座共用盞口砲二百九十八箇銅銃五百九
十六把
成化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題為邊方用人事照得宣府地方接禦胡虜初近
京師實為北門屏蔽而口外獨石赤城等八城
堡孤懸境外尤為宣府重地往年延慶人寇守
將匪人雲州失守人心動搖從而擊回獨石馬

營人馬以致憑陵無忌並犯居庸使當時八城得人固守必不至此錄是觀之其爲重地可知已但八城相離宣府寫遠蓋自正統景泰以前俱用副將分鎮仍有文臣一員在彼協贊行事故得事體周當兵食有方前後行之已有明効然所用文臣又必管理軍中事務若止管粮亦爲非便今看得彼中分鎮右參將都指揮黃瑄號令頗嚴素有執守可倚得人惟參文臣協助辦理未免規畫朱周臣雖濫叨巡撫不能專在彼處即日虜酋變詐聲言入寇且龍門所侵犯三次獨石馬營累有奸細踪跡雖即退回其謀不測況八城堡連年霜雹爲災獨石馬營柴薪日遠生理全無危險苦窮軍弱卒十分艱難別無顧戀緩急之際難保無虞訪得監察御史張鵬曾經巡按口北戶部郎中王育曾在赤城管粮兩人俱負才能俱有深操口外軍人領慕風采臣一介庸府素不知人但爲賢爲國區區寸誠可對　天日伏望

聖思軫念邊方重地用人重務特　勅該衙門會同看詳臣言倘無妄謬將各官定奪一員量陞職

事名目仍照往年事理實　勅前來管事兼管粮儲則邊方之幸也謹　題

成化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題爲違法事准懷來參將陰傑手本該守備永寧汪宣手本開守備卻佐爲事提問去訖遺下永寧城池最爲緊要缺人管守該會同本官推着得永寧衛把總馬剛練達老成曉暢軍旅衆所悅服堪任其事除暫委本官不妨管馬分理守備事務外手本到院會同議得永寧守備卻佐遞爲剋減月粮告發被提今彼處鎮守守備會議推委指揮馬剛堪任守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行令指揮馬剛守備永寧地方便益謹

題

成化元年八月初四日

題爲邊務事准總兵官顏彪等手本備後軍都督府咨經歷司案呈准兵科抄出臣等題該本部備行從實取勘本處衛所旗軍若干河南輪班操備若干何年月日關領衣甲即今是否損壞不堪被用如果是實先將本處旗軍損壞衣甲內并宣府前等就於萬全都司原報實在衣甲內

一十九衛所歲造數內兌換應用其河南操備
旗軍下班之時就令帶回原衛兌換新甲等因
備咨行據萬全都司呈查得天順元年冊內原
開京庫并所屬衛所成造甲二萬八千九百九
十五副除操守官軍舍餘節次領去外實在成
造甲二千四百三十二副京庫甲六千八百一
十二副共甲九千二百四十四副等因備呈手
本到院會議得除萬全都司步隊官軍數多并
河南輪班官軍衣甲例該本衛兌換原奏未經
開數外查得本都司所屬城堡見操神銃馬隊
旗軍二萬二千七百五十九名係緊關操備聽
調殺賊人數原關衣甲係先年本司等處陸續
關領不等爲因連年禦賊晝夜披執即今甲葉
雖存表裏布破不堪應用其見在收貯青甲係
是備用新添續補官軍急缺支領之數不曾兌
給今該前因除將見在青甲九千二百四十四
副依擬查議領換外尚欠一萬三千五百一十
五副未經兌領甲布無從措辦伏望
聖恩憐憫乞　勅該部計議定奪合無將缺欠衣甲
照數關領青白布疋回還官爲置造給軍戰守

實爲邊方孝甚謹　題

成化元年八月初四日

題爲邊官違法不和請乞定奪事據守備周隆呈
稱長隨李順將本城大小官員每日拘集門首
伺候日中不赴本職處辦事及將伊伴當人等
捉拏苦拷長勢潛藏恐被傷害等因隨又准守
備長隨李順手本開稱據張福告有兄張通被
周隆嗔恨掣出軍伴將舉燒號火爲繇決打四
十身死等因到院案照先准李順手本內開周
隆違法事情一十六件俱係扣剋軍粮催車搬
運磨房本植起蓋房屋强奪舍餘青苗受賍賣
放犯人剋落折粮銀兩勒要新軍銀布等項重
情又據周隆呈李順違法事情二十三件亦係
故勘人命私役操軍辦納月錢占種庄田散放
科斂搬取淫婦在家等項重情行間爲照當據
本城懷安保安右二衛俱稟稱李順等已是具
奏去訖合候明降勘理今又各呈手本開稱前
因會同議得懷安柴溝等處係千一城一堡兩
衛所緊關衝要極邊地方即今鄰近天城失機
人心未安賊情不測各官不務本等辦事公然

於官廳攜帶厮鬧殊乖體統及致具奏又不
俯候明降待罪聽理乃互相揑詞呈告各項情
詞雖未委虛實但俱受重托不畏法律矛盾不
和且共處一城終非久計若候勘理定奪恐致
邊城誤事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請　旨定奪
另選謀勇官員代替各官守備庶無誤事謹
題
成化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葉文莊公上谷奏草卷二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　盛存菓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陳言修省事准本院咨該浙江等道監察御
史吳遠等題稱災異游臻皆繇兩京大臣曠職
廢事及在外巡撫官員因循誤事所致該吏部
等衙門奏　准通行一體痛加修省各陳弭災
救荒之策及因循悞事者徑爲具　奏施行等
因到院除另行外緣臣智識短淺學術迂疎過
蒙　朝廷太恩叨受邊方重寄既無滅賊之才
能加有累年足疾病因循曠職久妨賢路伏乞
聖恩矜憫臣愚特令罷免別佳賢能則臣區區感戴
天恩生當殞首死當結草臣無任戰兢俯伏待罪之
至謹

成化元年九月初一日

題爲違法事據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卻俊呈蒙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周凝徒罪納豆還職緣係
奉　勅守備永寧官員呈乞施行到院會同議
得都指揮卻俊守備永寧之時剋減官軍月粮

官銀四十餘兩又行故禁被害邊軍告發提問已該守備王宣參將陰傑推舉永寧衛指揮馬剛堪任守備臣等具　奏該兵部議擬奏　准行令臣等再勘得馬剛材堪守備已經通行遵守去後今呈前因緣永寧已有馬剛守備其還職都指揮卻佐貪虐害軍過惡顯著難再令其領軍守備除行卻佐歷俸聽調不許希冀守備仍前害軍及將原奉　勅書徑自　奏繳外謹題

成化元年九月廿二日

題爲災異等事據萬全都司呈成化元年九月十七日午未時分有雷從西南發聲初微漸震凡五次又有暴風從西北來揚沙晦冥至晚微雨等因備皇到院會同議得秋暮雷鳴恐干災異臣等愚昧不識推驗除重加警省謹愼邊備外謹題

成化元年九月十八日

題爲陳情乞　恩功次事據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江山等呈切照山等先於天順二年七月內各准本司咨奉鎮守宣府等處總兵官武强伯楊能等劄付欽奉　勅命事理備行山等選領宣府前等衛所精銳官軍一千員名隨同都督周賢前往陝西等處截殺達賊本年九月內到於寧夏十月初一日欽奉　勅命周賢統領原調官軍暫赴彰武伯楊信處操守備冬殺賊欽遵領兵回於榆林城駐劄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蒙總兵官楊信准鎮守延綏等處左參將張欽咨報達賊二萬餘騎從安邊營地方入境四散搶掠山等與都督周賢統領原調官軍分投晝夜前進二十七日哨至地名硝池兒可可川等處節次遇賊對敵生擒虜酋鬼力赤等十七名斬奪旗幟喇叭等件在於安邊營拒賊安營二十九日會合定遠伯石彪等軍馬至天順三年正月初一日至初三日連日分營列陣拒賊至初四日哨到地名野馬澗半坡墜等處正遇賊首毛里孩賽罕王等人馬擅營前進山等處節次生擒賊人脫木兒特知院男察阿來等四十七名斬獲首級五百一十三顆餘賊大敗追至昌平墜出境去訖餘合轉戰六十餘里就於陣前生擒賊人脫木

獲到駱駝六十七隻馬五百一十匹被虜人口驢騾牛羊二萬餘數軍器等件及在陣將官軍都督周賢等被傷身故將捡斬賊人首級同所獲駝馬牛羊人口軍器旗幟等件盡數於總兵等官石彪陳友楊信都御史徐瑄等處告交明白彼因領兵都督周賢陣亡無處告報功次山等已將有功官軍備開都司衛所職役姓名數目告蒙總兵官楊信處造冊繳部去訖今統兵將官陳友與陣亡官軍都督周賢等俱蒙

聖恩重加陞職外山等一般奮勇當先擒殺賊寇有功人數一向在邊征操至今未蒙陞賞乞照應天府照磨蔣麒建言事理奏　請憐憫山等官軍捐軀汗馬之勞量加陞賞以圖補報等因具呈到院會議得都指揮僉事江山等呈稱先該宣府總兵官奉　勅令其統領官軍隨同都督周賢前去陝西硝池兒可川等處殺賊有功造冊繳部未蒙定奪要照建言事理定立等第

蒙

聖恩陞賞其江山等委係一同効力有功人數伏乞

英宗皇帝聖旨戶部參看停當來說欽此該本部欽遵查得前項官牛係是本部議行并總督邊儲右僉都御史李秉建議節次奏　准行令彼處監收粮料參政等官葉盛督運勘給整理去後緣前項牛隻給與各軍自種均收餘粮入官易買馬匹措置軍裝等項本以優恤邊軍且耕且守今參將周賢奏稱前因未審有無相應合行彼處總兵等官及本部管粮郎中會議前項牛具如果獨石等城堡軍人領種上納餘粮聽候買補馬牛措置軍裝等項於軍有益仍照舊例

施行若是有妨各軍操守就便取勘原額缺牛
屯軍及復業舍餘從公給俵耕種等因具題天
順元年三月十七日本部右侍郎楊鼎等奏奉
英宗皇帝聖旨是欽此行該總兵官都督楊能會同
鎮總粮儲郎中議得且耕且守經國遠謀不可
輕廢況且大同宣府自經兵以來人畜蕩盡田
廬荒蕪幸而
朝廷大發帑金特差京官於河
南山東等處買牛給發以爲足邊之計其數不
敷又發邊庫官銀充買數年以來邊儲稍積人
得聊生夫何法立方行便益良多而立法之人

去尚未遠何乃奏稱勞軍未便要行改廢余會
議得未可遽棄合照舊例施行等因在卷臣令
會議得臣等於成化元年分公同巡按御史馮
昱管粮郎中龐勝等通查得前項口外并宣府
合屬地方先年原買前項官牛共該五千餘隻
中間有例前例後倒死老弱變賣不曾買補及
官員役占倒死之數俱各查勘得出設法陸續
買補又將舊有餘粮添買牛隻見在共分爲一
千八百餘具嚴行參將等官督令各該守備守
堡等官摘撥馬步隊無馬軟弱不堪出戰軍人

那允給領耕種官田今年雖有災傷亦頗收成
查得軍中騎操戰馬自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
日　詔書例後至今年九月十五日止名哨征
傷衆砲倒死應該買補還官騎操官馬共該二
千六百餘匹此係緊用征操每匹或用銀七八
兩或十餘兩纔可收買常年各處俱於原領軍
人名下杖併買補中間貧苦邊軍計窮力屈朋
合科斂或不得已而典兒賣女又不得已而除
粮扣粮究竟馬匹難完十欠六七軍士逼窮十

常二三上下難爲公私俱困今年因有前項官
田餘粮設法斛頭運差官於山西保定等處
買馬約二千匹之上即今秋田粗細粮食量除
牛料子種等用次運再行發買雖有欠馬計亦
不多而官府不煩杖併之勞貧軍不知朋合之
苦不動聲色邊事可了此皆官牛官田所致明
効大驗然非
英宗皇帝日月至明豈部當時衆議祥明白宣府總兵
等官楊能桓瑩徐敬等力持公論則良法美意
廢壞又矣臣等切惟立法非難守法爲難蓋在
官用人更代不常而流言異說易於搖惑伏乞

聖明特　勅該部計議前項軍中官牛官田事宜請
勅宜府邊方守臣著立定規其見在官牛務要
時常禁革妍蚩雙用心查點革收設法買補不失
原數所收餘粮嚴切稽考買補官馬及買補事
故官牛置辦軍裝養濟貧難等用不許役占侵
欺各官不得假公狥私因而沮壞則貧軍有賴
邊事克濟而
先皇帝之良法美意永永不隳謹　題
成化元年十月初八日
題爲減除冗員事據萬全都司呈奉總兵官等劄
付依奉行准守備蔚州李綏咨公周巡按御史
馮昱委官太同府同知周謙及蔚州知州郭瑾
蔚州衛指揮使江勝前去蔚州所轄原奏各該
巡簡司五處從公逐一會勘得衙門地方遠近
山口寬窄道路衝要平坦應否存革緣繇明白
備開及本職并各委官不扶結狀咨繳到司開
坐呈繳施行到院案查先准本院咨前事該巡
撫右副都御史李秉題乞將蔚州所轄地方石
文兼相離本州不遠無碍應咨裁革
鴈塞泊巡簡司永樂十二年添設在蔚州東北
北廿里勘得本司道路廣闊雖通宣府等處
天順元年蔚州衛添設馬站委有官軍守堡
源係平坦地面無碍應咨裁革
成化元年十月初六日
華去兵部官議擬奏　准備行鎮守總兵巡撫

題爲陳言事准本院備兵部咨該戶科給事中李
森弁太僕寺少卿李侃等各奏言本部議擬奏
准通行各處撫按將都司衛所軍政官員考察
平日廉能老成武略精通者存留管事如或立
心貪汚剝削軍士操行不端敗壞風俗者革去
管事帶俸差操及年老無爲者襲替所據缺員
就於本都司衛分推選歷練老成廉能幹濟善
撫軍士堪以管理軍政者開具職名奏　請定
奪等因備咨到院公同巡按御史馮昱議得宣
府邊方軍職中間無恥過犯者多廉能無過者
少僅有比衆稍優都司都指揮僉事二員張壽
江山先該兵部奏　准推舉一員張壽協同周
玉管事其江山見把總奇兵管操除將考察過
犯係貪汚剝削等項如萬全左等衛所指揮等
官張文等革去管事帶俸差操及年老無爲等
項一體施行其餘官員若有不係管操管事者
俱令輪流管理整堡等項雜差外今將推選過
合量存留管事軍政官員開坐謹　題

成化元年十月十五日

題爲保留官員事准戶部咨該河南信陽衛千戶
王泉奏保宣府管粮郎中龐勝常川管粮等因
該本部查得先該巡撫都御史王宇奏稱宣府
有戶部郎中一員奉　勅管粮固爲良法但事
久弊生人久熟玩合無三年一替庶爲經久等
因本部會議奏　准通行欽遵去後今奏前因
未審有無相應移咨煩勘應否存留常川在彼
管理徑自具奏等因備咨准此查切惟邊方管
理粮儲規矩已定其要專在關防奸弊而奸弊
出自官豪勢要衛所官軍爲多是以
英宗皇帝有各邊總兵等官不許干預邊儲之旨
聖人之慮深矣今管粮郎中既有會官奏　准
三年一替定例若又倩憑軍職官軍和同妄保
見任官員切恐無知之人以爲他日攬粮攬草
賣恩之地雖管事官員未敢妄爲而希冀干求
理有不免詬言後患難保必無防微杜漸不敢
不愼副都御史王宇所謂事久弊生人久熟玩
誠亦先見之明不易之論今照龐勝三年將滿
例合更替一應粮草俱該交洽接管乞　勅該
部計議仍照原行奏　准定例差委郎中一員
前來接管照舊行事庶得事例不致紛更邊儲

可以無弊上下得以保全謹　題

成化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題爲邊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議擬奏稱守備懷安等衛兼柴溝堡長隨李順爲事已蒙

聖斷差官代替外所據守備懷安等衛周隆問擬受財枉法絞罪不許管軍管事行移臣等就於彼管操等項都指揮内作急推舉歷練老成堪以委用守備者一員開具職名年歲差人星馳奏　請定奪等因具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准此會同推選得宣府馬隊管操都指揮江山備官送　京祇待使臣等用照數關馬前來給軍騎操惟復令各軍聽其變賣臣等仍量支與官田餘粮銀兩貼輳買補還官騎操聽調如此庶得料無虛費馬得實用謹　題

成化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奏爲乞　恩辭免賞賚事成化元年十二月初六日該送到禮部奏　准以臣前在兩廣殺賊獲功　欽賞鈔二千貫綵段四表裏者臣伏惟前項殺賊功次是皆　朝廷威德將士勤勞臣一介書生贊理其間愧無分寸裨補敢受駢蕃之

獸醫人等逐一從公看驗除尚堪醫治馬匹仍令各軍用心喂養僨腠聽調外其軍人薛道同等馬二百餘匹老疾瘠瞎不堪醫治操哨是的臣等議得不堪操調馬匹大約計之宜府一方東西各哨不下五百餘匹俱係關支料草喂飼每月料豆該支五百餘石實以有限之錢粮養無用之馬匹若不另爲處置不惟虛費料草亦且無益邊備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合無行令臣等并分鎮參將等官公同各該内臣將不堪醫治久病老馬從公看驗明白住支料草俱令

賜無功之賞臣實汗顏除望　闕謝　恩仍賞
候外伏乞
聖慈俯察愚誠收回　恩命使臣得安愚拙之分少
逭負乘之譏臣雖丛狀誓當銜結以報　國恩
臣不勝悚懼俯伏俟　命之至謹具奏　聞
成化元年十二月初七日

題爲學校等事照得萬全都司雖臨邊境在城三
衛一所儒學生員不下七八十名設有學校一
向缺官管理各生學問疎淺久無成効今會同
訪得所屬宣隆慶州民人張升原籍遼東都

司定遼中衛軍餘縣舉人任本都司儒學訓導
天順四年爲事問發本州爲民今遇例欽回原
籍臣等看得本人學行老成諳通經史堪任教
職比先因人註誤別無貪淫脏犯違碍情繇乞
勅該部合無將本人量復原職除授前來管事應
使邊方訓誨得人諸生學有成効謹　題
成化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葉文莊公上谷奏草卷四

題爲邊務事據萬全都司備宣府前等一十九衛
所官劉瑛等呈稱自天順元年分關到硫黃五
千斤成造火藥連年累該征操官軍領去截殺
巡哨操演及沿邊領用盡絕雖蒙摘撥軍餘採
辦焰硝緣硫黃土無出產又係應禁之物無從
收買呈乞轉達關給成造備用等因具呈到司
查得本司原關硫黃俱已量給所屬衛所各照
地方設局造辦火藥以備支用及行守備內外

官員提督掌管客切關防去後今稱硫黃年久用盡官無收貯呈乞奏　請關給等因備呈到院會同議得宜府所屬中軍并東西沿邊俱係通賊要路即今大同迤西境外俱有達賊近邊住劄在彼入寇鄰近宣府又兼地方散闊墩臺城堡接連火砲　神銃等項該用火藥數多合當常川客切成造如法安頓專備緊急應用無幾有備無虞今稱硫黃年久用盡見今急缺土無出產無從措辦乞　勅該都計議合無於京庫仍照先年事例依數關給運送萬全都司題爲急缺馬草事據宣府管操都指揮等官傳巖等猶管隊官等告稱各役原關騎操馬匹累蒙差遣巡哨防邊等項時刻不暇又去歲春夏亢陽至秋陽青草未實至秋風雹嚴霜早降禾草皆枯日逐飼喂不敷飼即日大同等處累報聲息拘集各役在城操候聽調近又降雪深厚米消無處飼喂樓野草若不告鳴轉達關支草束喂飼誠恐馬匹瘦損有誤征調未便等因備告具呈到院行間續准各哨參將等官李剛等手本亦稱前因會同議得宣府地方去歲春夏亢陽至秋多被風雹又兼霜早禾草乾枯無從採辦即今告急若不俯就下情春初青草未發軍士十分艱難無從措辦看得各城在場穀青草束堆垛數多年久未免腐爛不得實用伏望　聖恩憫念邊方累報聲息軍士艱苦正在緊關防禦之際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不爲常例將各場見收穀青草束量關兩月每馬日支草一束相兼料豆價喂馬匹聽調遇警得以濟用庶爲幸甚謹　題

成化二年正月十五日

題爲邊務等事准鎮守副總兵張瑀手本據管操都指揮等官傳巖官軍等告稱蒙調前來大同截殺起程緊急又兼家貧缺少盤纏衣鞋思得大同征哨官軍已蒙鎮巡總兵等官會議預支俸粮三月各得銀一兩二錢又蒙　欽賞銀一兩福等比與大同官軍事體相同告乞轉達將各役成化二年三月分該支月粮預先准折銀兩給

用等因備告具呈手本到院案照先因萬億庫
銀兩數少已咨該部未見運到今准前因查得
本庫見在京運折粮銀止三萬三千九百餘兩
及山東山西折粮等銀數亦不多本處官軍間
月告支尚有不敷今旗軍趙福等要乞比例折
支三月實緣庫銀數少難以准理但今累報聲
息不絕誠恐有悞支給乞　勅該部量爲撥運
銀兩前來貯用謹　題
成化三年正月十六日
題爲修復屯堡保障軍民事查得宣府各備禦舊築
修展冊內該奉總兵官武安侯等劄付永樂四
年四月二十一日節該欽奉
勅諭屯堡務要壕塹堅深日夜遣人望高哨瞭不可
頃刻少息欽此永樂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節該
欽奉
勅各處城池務要十分整理得堅屯堡務要修理得
停當擺佈如法便如一座城一般朕將親來巡視
欽此永樂二十年十月初八日節該欽奉
聖旨但是沿邊及各難守屯堡即將人口頭匹盡數
收拾入堅固屯堡內居住務在堅壁清野使寇無
所得必然就擒欽此臣等切惟戎狄爲患自古有
之欲聲其罪狀則不可勝誅欲絕其種類則勢
有未可久安長治之策惟在備禦之有其道耳
伏觀已上
太宗文皇帝　勅旨諄諄功効可見自後承平日久
有司奉行未免懈怠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如
河間涿州等處因是城池不固尚自驚疑不守
其餘屯堡不言可知臣等近因巡歷邊口詢審
年高退閑見在庄屯居住軍旗人等共稱本年
賊搶之時其屯堡或有牆壁稍完人畜藏躲在
內賊人雖是窺伺不敢進入亦得保全但棄家
上山者不分險易俱被搜殺慘毒難言又如近
年毛家溝達賊入境凡本庄牆壁完好者人畜
無虞無牆去處即被慘掠以此觀之屯堡之有
益於人多矣臣等竊料虜酋即今肆志搶掠西
邊目下各邊難保無虞操軍練馬固是本等而
脩理屯堡誠亦急務宜府一方沿邊一帶自副
總兵孫安脩復至今遞年於緊關要害去處脩
築堡子通計五十餘座俱係附近屯種軍民在
內各有梁頭敵臺撥軍相兼固守名曰拒敵堡

亦頗周至惟是四散及腹裏屯堡因循年久牆壁未完愚民習懶不爲後慮若議脩築僉謂勞人妨農不知一勞永逸且被賊殺擄較之勞一時妨一業者其輕重何如欲乞
聖明特　勅該部計議行令嚴督都司衛所屯守等官省令此等原有屯堡及庄噇去處趁此春和土融及秋成農隙之際各隨見住居民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或酌量并輳俱要高築墻壁脚闊五尺頂收三尺其願有築整桃壕及申稟上司築立拒敵堡者聽各爲保障晝夜謹愼有警之時量賊多寡或併力固守或一時解閃乘間投及城堡庶使賊旣侵境野無所掠且知有備不敢深入亦可少紓生靈荼毒之苦其各邊并北直隸先年原有屯堡今見有村庄去處合無十體責成脩理謹
題

成化二年正月廿六日

題爲免換官房兩便事據萬全都司呈照得本司屬官經歷斷事司獄各司官吏共五十餘員名原無設立公廨各於四散街市賃房住坐按月出租頗稱艱苦又兼遠近不等往來衙門不便多致誤事看得本城沒官房屋一所共六十餘間先該大隆福寺住持道堅奏　准給寺圃放
聖明特　勅該部計議俯擬免換彼此有用兩得利便謹
題

成化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題爲經畫邊儲事成化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欽奉勑朕惟思患預防國家至計近因各處水旱災傷賦稅免數多戶部已行節次議擬通行區畫去後

第恐有司視爲泛常輕不究心勑至爾　督同司
府官員照依戶部節次議擬淮安保定等府并兩
廣四川納米事例通行斟酌出榜召人於缺粮去
處上納以備官軍支用且爾巡撫一方則一方安
危係爾一身可不思患而預防乎凡可以安民弭
盜之術聽爾熟思審處而行之必使人民安妥盜
賊屏息斯稱巡撫之職爾當念朝廷叮嚀告戒之
意毋怠毋忽欽此除欽遵并查例出榜另行外伏
念臣本衰病庸才謬膺邊寄伏蒙　明詔下臨
竊窺
望上宵旰焦勞之盛心臣奮激之餘繼以感泣自惟
區區職分乘旧既無報稱茲承　聖訓督責若
猶隱默則臣負　國多矣罪其何能逭臣竊聞之
經曰窮則變變則通言理道貴乎變通也唐虞
之治蓋莫不然我朝　列聖所行多亦從時損
益臣一方雖小莫非王事累奉
勑旨曰聽爾從宜處置曰聽爾熟思審處而行之臣
亦自謂苟利　國家不敢避事但緣邊儲事宜
委官人等類多拘守常例惴惴焉惟是畏攖該
部參駁雖欲興利除弊難見諸行事臣謹經
畫數事開陳未知可否伏望　聖明特　勑該
部看詳計議定奪苟利於　國亦乞從宜邊方
幸甚臣言直計愚不勝戰慄待罪俟
命之至
計開
一件以陳易新免壞草束事臣惟管理錢粮固
是煩難管草一事更無善法以其難於蓋藏
易於朽爛故也邊方草有二等一爲備冬馬
軍自備草不出通關餧馬半年隨馬隨了於
中則有役占懶惰有馬無草之弊一爲預備
積蓄草出給通關有警方支不許擅放俱緣
邊方俱係小城小堡中間上納堆垛既無京
師慣熟之人其或警急無聞軍馬不到無緜
動支雖經年年補苫蓋坐見朽爛循環之
虛數尚存在場之草束無有負累收草官攢
數十餘年不得了結或告體勘燒窯糞田或
經　赦宥免追免問糜費錢粮甚爲可惜前
件合無今後不拘常例以陳易新抵數收放
且如宣府在城馬軍隨馬自備草束每年不
下二百萬束秋期採打完日即令送場上納

堆垛出給通關聽候有警支用別將遠年挨
陳草內酌量抵數放支喂馬則備冬之弊可
革官攢之累可免馬得飽騰草得實用新草
得以耐久舊草得以支銷不致委有用爲無
用公私有益經久可行
一件收糴糧料利於蓄積事查得正統十四年
夏季宣府糧料二百一十一萬九千五百九
十三石五斗五升今成化二年春糧數相等
惟是欠少料豆二十五萬有餘合當多方措
置務及先年之數及照尚書年富都御史李
秉先在宣大時將官庫銀兩或春初給發耕
種之家至秋還納糧料或秋期出榜收糴納
獲通關後領官銀俱隨時價定立斗頭上下
利便蓄積數多近戶部因防官豪貪利作弊
有例停止臣惟地方官豪不過鎮守總兵等
官其各官若敢仍前作弊既有臣濫叨巡撫
又有巡按御史及戶部管糧委官犯有常憲
孰敢容私未可因噎廢食致悞錢糧大事但
須似往年發運官銀纔可勾糴臣先已移咨
具奏請乞撥銀前來奉明降前件合無
俯就邊方發運銀兩仍照舊例許照時糴糙
以爲防患蓄積之計候糴有餘糧該部查照
量減山東山西艱難遠運其利不小
一件暫折遠草官民兩便事查得宣府預備積
垛草束正統十四年夏季不過一百萬有零
初不以爲少今成化二年春六百六十六萬
七千之上猶不以爲多而恒慮其少者以嘗
時犯邊賊少不動京軍今則賊屢犯邊動調
京軍故也每歲坐山西納草五十萬束草束
粗重難於遠運初年本處運來車摧牛斃十
分負累近年亦民賣價自至宣府地方近者
本處遠不過蔚州等處買草上納州縣科斂
盤纏使用其弊已多及其既到或奸貪軍舍
或官豪勢要從中包攬其弊尤多入場之草
有數彼此之弊百端疲民不勝遠勞官府赦
其攪擾今年太原縣委官能幹本縣該納草
二萬五千束每束止收雜銀四分五厘一併
封赴宣府具告令其買納極爲省便前件合
無今後前項草束行令彼處巡撫等官於本
布政司每草一束折收足色白銀四分煎銷

成錠委官送至宣府官庫交收候秋收之際
臣等酌量時價許令諸色人等先上草束納
獲通關後領銀兩若遇價高另行議添徵補
若價賤積有餘銀本庫作正支銷倘值宣府
年歉草少之時仍令徵運本色如此庶任官
在民兩得便利山西小民可以少蘇而草場
亦可以絕包攬之弊

一件量減鹽根足給馬料事照得戶部先因口
外獨石等四倉急缺粮料奏開淮浙長蘆河
東官鹽共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引止
因斗頭太重無人上納臣曾具奏亦已蠲減
若使有人上納亦可得粮四十餘萬今查得
自開中以來將及三年止有淮鹽上納過米
豆三萬之數其浙江長蘆河東之鹽竝無一
人告報上納訪得宣府上鹽比之大同不同
宣府淮鹽每一千引用銀五百兩以下大同
止四百兩以下若益緣宣府軍衛地窄粮少而
產豆更少又兼口外山路險遠非大同路道
平坦地方寬闊人民繁庶之比其獨石馬營
先因宣府官軍在彼駐劄殺賊支盡料草至

收放三年將滿守支盡絕起送蓋緣錢粮重
事而倉場官攢職小名輕易於挾制亦易於
自盜添一名分稍重之人互相關防最爲良
法迨尚書金濂等以各倉屬軍衛管轄作弊
多端具奏改隸直隸隆慶保安二州其經歷
改作各州判官吏目倉粮弊竇十去四五後
經裁減近年雖爲缺官提調奏添判官四員
分投收放但每員分管四五倉道路往復動
百餘里奔走不便故放粮等候則官軍有過
時飢餓揭債之苦收粮等候則山東山西遠

運前來有待若歲車買草價房經月不了之
苦欲委衛經歷等官既妨本等職守又且不
係守支愈加作弊查得天順五年獨石倉官
攢爲包攬奸人挾制虛出通關事發都御史
韓雍委郎中王育前去查盤虧折粮米一萬
七千有餘切照判官吏目一員每年俸給銀
布本色米不過二十餘石今以一倉官攢作
弊幾至虧折邊粮五萬得失多寡較然可見
前件冗無仍照正統間事例戶部行移吏部
每倉除授判官或吏目一員前來提調收放

封識倉鈐官脫與結罪保勘庶免通同作
弊收放滿日起送赴部得旨糧斛收放遠運稱便吏部

成化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史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　盛存葉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題爲邊城缺軍守禦事准鎮守懷來參將陰傑手
本據守備四海冶堡指揮焦玘呈照得本堡極
邊外通大小興州寶山寺等處內接黃花鎮天
壽山密雲重地先該　欽差錦衣衛呂貴具奏
節該兵部議擬奏　准定撥河南官軍四百員
名前來守禦緣本堡係新築城池工程浩大人
力寡少合行照前項官軍例該三月內到堡呈乞早爲撥軍守禦等因又據守備隆慶州
班呈乞早爲撥軍守禦等因又據守備隆慶州
指揮汪溶及保安舊城千戶王曦呈先該具奏
蒙撥河南官軍包砌城垣將及下班乞爲撥軍
脩砌未完城垣保障軍民等因備呈手本到院
行間又准參將黃瑄手本開稱所屬獨石等八
城堡俱臨虜境地方孤懸先因缺人守禦該鎮
總巡撫等官奏　准摘撥河南官軍一千員名
分撥各城防守歲爲定規如雲州堡止原守官
軍一百六十餘名鵰鶚堡止原守官軍一百二

十餘名俱撥河南官軍相兼守禦若將見班官
軍放回即令沿邊節報聲息不絕誠恐賊寇糾
集侵犯缺人防守誤事未便手本准此案查近
准本院咨該兵部議擬開河南下班官軍盡數
調往荆襄等處殺賊去後今春該班之時未得
依期赴操若將各邊見班官軍放回不無缺人
防守恐致悞事合無行令各邊鎮守總兵等官
將見班該放官軍暫且存留操備候下班殺賊
官軍事畢赴操之日就便依例放回等因奏奉
欽依該放的官軍都照例放去欽此 欽遵備咨到

院欽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會同鎮守
總兵官議得宣府所屬沿邊一帶地方外通虜
境內拱 京畿其四海冶堡切近 天壽山後
先因本處防守官軍分撥不敷奏撥河南官軍
在彼及照口外雲州鵰鶚等堡遞年以來各因
人少亦撥河南官軍相兼備禦俱係緊關用人
防守地方且包砌城池未完今若將見班官軍
放回不得輪換缺人防守一旦有警誤事非輕
臣等濫司邊寄不敢不言伏望
勑該部從長計議合無將
恩憫念邊方缺人乞

見班河南官軍暫且存留候下班官軍赴操依
例放回惟復照數另發京營官軍前來分撥各
邊防禦如此則邊城不致空虛有警得人固守
庶保無虞謹 題

成化二年二月初十日

題爲官牛足邊久計事成化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欽奉
勑鎮守宣府總兵官都督同知顏彪巡撫左僉都御
史葉盛近得爾等奏稱查照舊例買補官牛撥與
軟弱軍人耕種今年頗有收成就將餘粮買補官

馬數多足見爾等用心邊備但此法行之既良固
宜著立定規不可輕易改廢勑至爾等宜嚴行所
屬一體遵行若有官吏代亦須相沿交割明白以
爲經久之計其見在官牛一千八百餘具仍令爾
盛時常用心查點孳牧有虧損者就令設法補足
務要不失原數每年耕種所收餘粮會計見數另
項收貯行移戶部原差監督粮斛官員如數委的
當頭目收支明白止許以爲買補馬匹置辦軍裝
等項公用不許一毫侵欺及指以答應上司耗費
爾等嚴加關防稽考不許官豪勢要之家將官田

官牛借貸占用此法永爲定例以後總兵參將等
官不許假公徇私因而沮壞違者罪之故勅欽此
除欽遵外案查先爲前事已經會議備錄具
題去後今該前因會官計議查得各城堡官牛
官田所收粗細雜糧從宜會計除存留今年夏
秋田種子牛隻料豆修補犁鏵繩索等用及幇
貼買補倒死老病牛隻買辦軍裝等項公用其
餘俱照原奏從長設法易換銀兩差人前去山
西保定等處收買騎操馬共該一千七百餘匹
會看明白給軍騎操外謹　題
計開
成化元年分宣府各哨官田餘糧實買過兒騸
馬共一千七百一十九匹
成化二年二月二十日
題爲急缺料豆事查得宣府見行事例萬全都司
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總小旗舍人吏
典知印承差犯徒五等俱照例送獨石倉納豌
黑豆贖罪其雜犯死罪并杖笞罪名俱於缺草
去處納草贖罪今照各處草束比之正統十四
年頗多惟是料豆尚少二十五萬有餘數內獨
石倉尤甚近者雖奉　勅旨揀文召人上納而
邊境去處富實仗義者少至今未見告報急缺
料豆措置艱難乞　勅該部計議除徒罪豆數
照舊外合無將雜犯死罪以下一體定立則例
行令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并直隸隆慶衛保安
隆慶二州蔚州及本都司合屬衛所斷事司等
衙門今後問發軍民職官旗舍吏典知印承差
及有力軍餘民人等項俱令於獨石倉分上納
黑豆以備官軍馬料支用候本倉勾支三年另
行改撥缺料倉分上納今將各項數目定擬緣
由謹　題
計開
徒罪二年原納黑豆六斗每半年加五石各
照舊
雜犯死罪原納草一千束今擬合納黑豆五斗
石
杖笞罪每十下原納草三十束今擬合納黑
豆一石十下已上照數加納
成化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題爲經畫邊儲事准戶部咨山西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戶科抄出該臣具題思患預防等事內
一件照舊添設管粮州官事查得宣府倉場二
十餘處正統年間每倉添除衛經歷一員提調
收放三年考滿守支盡絕起送嗣後改隸直隸
隆慶保安二州將經歷改選各州判官吏目隨
經裁減去訖近年又爲缺官提調奏添判官四
員分投收放但緣每員分管四五倉道路往復
仍照正統間事例每倉除授判官或吏目一員
前來提調收放其見在判官就與註定倉分俱
照例收放滿日通送等因抄出該戶部查照明
白開稱合無准擬仍行本官查議各倉收放粮
草多寡某倉合除判官某倉合除吏目其見在
判官合註某倉徑自具數奏　請照缺銓選等
因具　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到院除欽遵將見在判官楊
斌等量擬註定倉分其內有永豐等倉俱在各
該州縣共居一城不必添官就令提調知州等
官監督收放宣德等倉收粮數多合除判官柴
溝堡等倉收粮頗少合除吏目乞　勑該部查

照見缺倉分照缺銓選前來俱令職專提調公
同該倉官攢斗級收受粮斛出給通開一體會
書候三年滿日守支盡絕依例給繇庶得奸弊
可革經久便益謹　題
計開
直隸保安州所轄倉九處
見有判官二員
楊斌合註宣化倉
王珪合註萬全廣積倉
永豐倉係本州在城
合除劉宦五員
宣德倉　宣政倉
新興倉
萬全廣盈倉　懷安廣備倉
合除吏目二員
柴溝堡倉
直隸隆慶州所轄倉一十一處
見有判官一員
林榮合駐龍門廣盈倉
本州倉係本州在城

永寧倉係永寧縣在城
合除劍官四員
懷來廣阜倉　龍門倉
獨石廣積倉　馬營廣盈倉
合除東目四員
長安嶺倉　鴈鶩堡倉
雲州堡倉　赤城廣備倉
成化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題爲邊城缺軍事准鎮守懷來參將陰傑手本開
稱四海冶堡原有奏　准河南官軍四百員名
在堡協備雖皆蒋訓練緣彼處切近
金陵山後最爲緊要重地設若有警俠事非輕
等因行間文推鎮守參將黃瑄手本該旗軍趙
文貴等連名告稱近蒙特恕領河南官軍馬
匹切思各役俱係守邊守口屯田等項人數盡
夜不遑今蒙給領馬匹雖開官草俱已喂盡每
日趁草放牧故實是艱辛若不告鳴恐悞哨備屯
種告乞轉達備錄手本准此及據管屯都指揮
張壽呈蒙將屯田軍餘借撥暫領河南官軍馬
匹喂養即今東作之際誠恐有悞收子粒呈
乞定奪等因到院會同鎮總官查議得宣府四
海冶并口外鴈鶩雲州等處先因地方緊要各
備缺軍節經奏　准調撥河南官軍見班四千
員名前來守備近蒙取回各官俱稱缺軍固守
已經會本具奏未蒙准理又該班數內騎操馬
一千餘匹例應存留各城比因無軍領養借撥
軍餘暫令守備喂養外今照前項借撥軍餘一
千四百有奇俱係守邊守口及守城屯田之數
即今東作正與農事已舉況值草青馬飽防賊
之際若不再行奏　請定奪其於哨備及徵收
錢粮子粒悞事未便伏望
聖恩憐念邊方重地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暫
撥腹裏官軍守備前項城堡領養馬匹候土班
官軍到日照舊取回庶使邊備得人謹　題
計開急缺守禦并領養馬匹官軍一千四百八
十八員名
成化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四海冶守禦官軍四百員名
各城領馬官軍一千八十八員名

題爲脩理邊墻事照得宣府中軍并口外及東西二路俱有邊墻壕塹等項去歲雖經脩理經年風雨漸致頹塌淤塞數多會同鎮總官等議得即日土脈將融合當再行脩理除照依常年脩邊事理量撥附近城堡馬步官軍俱支口粮各委的當都指揮等官管領臣等酌量行令於四月初旬分投統率一面巡哨防護一面脩築整理務在深闊陡峻高厚堅固俟事完之日另行具奏謹題

成化二年閏三月十七日

奏爲患病陳情乞　恩事臣錄正統十年進士出身歷官內外伏蒙

英宗皇帝勅召臣於憂制之中陞臣都御史之職

皇上即位之初又蒙進官左僉都御史　朝廷之恩高厚弘深實同　天地臣犬馬之心雖切圖報奈迂疎淺薄無補分毫加之寡祐莫甚於臣前者天順七年六月臣在廣東感患奇疾九死一生不能前赴軍前已於本年九月與鎮守總兵等官會本具奏自來宣府又因先在獨石梁患左腿膝風濕等病不時舉發亦於成化元年九月具奏請乞罷免俱荷　聖恩未曾免去但臣舊病積年精神俱耗加之風濕病症旬月一發發時痛不可忍不能行走累該總兵等官送到醫人膏藥等項調治終難除絕此一方鎮巡等官下屬軍民所共知見不敢卓安陳竊計宣府邊方設有聲息必須服習鞍馬督軍出戰臣隱忍誤事罪將何逭又且臣先父母俱亾止有繼母自幼教養今年幾七十不能隨任侍養老病艱苦旅寓先人墓次言之痛心臣之寡祐多病無能報　國既已不能効忠若又不陳此情忍心害理是爲不孝有臣如此　朝廷將焉用之謹

此具奏請乞罷免俱荷　聖恩未曾免去但臣舊病積年精神俱耗加之風濕病症旬月一發發時痛不可忍不能行走累該總兵等官送到醫人膏藥等項調治終難除絕此一方鎮巡等官下屬軍民所共知見不敢卓安陳竊計宣府邊方設有聲息必須服習鞍馬督軍出戰臣隱忍誤事罪將何逭又且臣先父母俱亾止有繼母自幼教養今年幾七十不能隨任侍養老病艱苦旅寓先人墓次言之痛心臣之寡祐多病無能報　國既已不能効忠若又不陳此情忍心害理是爲不孝有臣如此　朝廷將焉用之謹

此日夜憂思冒昧上言伏惟

皇上仁恩至德敷洽天下物物得所欲乞

聖恩憐憫別選賢能重臣任用將臣或依近例罷免就閑或放回養病使得終養老母萬一病痊之日則未死之年尚圖補報臣情事迫切冒瀆

天聽罪該萬死不勝感切祈　恩之至謹　奏

成化二年閏三月二十五日

題爲邊務事節該欽奉

勅爾等公同計議於宣府等處各選精銳馬步官軍

共五千員名坐委的當驍勇官員管領就於各城操候至期別有勅旨調遣即便統領前去聽所命總兵官分布前進勦殺虜賊欽此除欽遵於宣府并口外東西二路選精銳馬步官軍共五千員名各委官員管領及推選得都指揮僉事江山都指揮同知劉政俱各驍勇督領把總指揮吳昇鄭祥吳信秦林等整點鹿角拒馬鎗等項齊備操候聽調會同鎮總官議得前項軍馬數踰五千沿途經過去處支領粮料禁約騷擾必須號令嚴明庶幾人安事妥乞　勅該部計議合

無請　勅一道付都指揮僉事江山等賫捧申嚴號令約束下人實爲便益謹　題

成化二年六月初十日

題爲邊務事據萬全都司呈依奉查得先奉總兵官過典劄付准後軍都督府咨該兵部參照行勘舍人江成既已鎮守提督總兵等官會議明白除承襲父職無例難准外緣本人既在虜中走回諳曉虜情合無不拘常例量爲冠帶月支米一石五斗跟隨總兵等官操備遇有警急令其探聽夷語鄉導虛實有功之日另行奏請定奪景泰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本部官奏　准通行將江成註本都司宣府衛中所支粮見在具呈得此案查近准兵部咨該准臣咨據童歪頭告係本司典和守禦千戶所百戶童聰弟先於宣德年間被賊搶去隨同住過二十六年至景泰四年五月內思想家鄉拋棄妻男潛走到邊蒙鎮守薊州都太監奏送兵部審放寧家彼時因兄家窘雖諳弓馬不曉營生情願軍前聽用告蒙總兵官過典等試驗得歪頭年力精壯弓馬慣熟知識鄉導諳曉夷語堪作通事會本奏准將歪頭收作通事月支粮米一石五斗在邊聽用切思歪頭緣係官下舍人要乞轉達照依通事江成授與冠帶以榮終身備情告蒙總兵官具奏續奉後府勘合該兵部議駁緣無巡撫官各另具奏緣繇難便定奪行文各官蒙會議歪頭果應冠帶別無違碍各另具奏定奪經今一年未蒙明示今思歪頭生長邊方在邊聽用一十五年並無纖毫誤事累差征哨不缺所支粮米足勾養贍身家乞再轉達明降授以冠帶隨同軍前効力補報具告移咨查照定奪等因

到部查得先該宣府總兵官顏彪奏前事已行
查勘續准吏部咨該宣府鎮摠巡撫等官回奏
前事本部查無江成冠帶事例及無軍功已經
立案今又咨前去會同鎮總等官計議通事童
歪頭如果無碍相應給與冠帶就查舍人原給
與冠帶事例備錄各另具奏定奪等因到院已
經行查去後今呈前因復會議得童歪頭虜中
走回在邊年久諳曉虜情曾効勞力向與冠帶
舍人江成俱月支粮米一石五斗別無違碍乞
勅該部計議照依江成事例給與冠帶便益謹
題

成化二年六月初十日

題爲邊務事據都指揮僉事傅嚴備該旗軍舍餘連名
告係宣府前等衛所官旗　指揮慕昇等下舍
餘原係在官操練并帮貼官軍人數近於成化
三年三月内爲因官軍不勾蒙將河南下班官
軍騎操馬匹分給廣等領養時不摘離切各役
家貧無措重併艱難逃亡無路不能存活告乞
轉達俯念下情奏取原在宣府備禦河南官軍
前來交還馬匹庶免逼抑失所等因備呈到院
會同鎮總官查得先爲河南輪班官軍摘調前
去荆襄殺賊遺下馬匹摘那前項舍餘人等領
養節告艱難已經二次具　奏撥軍領馬備禦
未蒙　准理今照宣府見摘馬步官軍五千員
名隨軍征西缺軍已甚邊報不絶難保無窠又
打草在邇本戶官馬備冬草東尚恐負累若令
其重復採打他太馬草必致逼迫逃竄貽患邊
方伏望
聖明特　勅該部照前撥軍備禦或暫量撥京軍前
來領養馬匹採打備冬草東無人採打
成化二年六月十六日

題爲乞　恩賞賚征哨邊軍事據都指揮江山備
把總吳昇等呈該旗軍石弘等連名狀告節蒙
差調各役巡哨防邊等差今春又調大同操守
殺賊在彼住劄三月有餘今又遇調前去征西
連年艱辛時不得暇切思去歲春夏亢陽至秋

霜雹田禾無收十分困苦不能存活今蒙選調未免彼處過冬寒衣路費即今青黃不接家道艱難無從置辦思得先年曾蒙憫念邊軍寒苦三年二次關給胖襖褲鞋以備禦寒之用自景泰初年到今止是守瞭官軍關給毛襖二次各役不蒙給賜乞爲憐憫轉達關給量加賞賜庶得存活等因備告轉呈到院會同鎮總官查議得近該欽奉　勅書選調馬步官軍五千員名操俟聽調已行去後今據前因查宣府邊方官軍操哨不得休息十分艱難且去歲亢旱霜雹田禾收合旗軍又弘等所告前項艱苦委係實情況今數千餘里遠出征哨更可憫念伏望

聖恩垂憐征行軍士勞苦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不爲常例將選調征西官軍照數給與胖襖褲鞋仍量加給賞賚以禦冬寒以資貧難軍裝路費邊方幸甚謹　題

成化二年六月十八日

題爲邊將缺員事照得宣府原有副總兵都督僉事張瑀近奉　欽調大同見今缺員宣府重地將官參佐不可久缺看得口外獨石等城右參將黃瑄駁下嚴明公勤不參西路萬全右衛等城右參將李剛精力驍勇累經陣戰陣且各熟知地利俱有將才堪以重用但兩人聞望陞遷亦有次序先用黃瑄後用李剛誠爲允愜公論伏乞　聖明裁察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黃瑄李剛定奪一員前來宣府協同總兵官顏彪行事實爲一方之幸臣衰病之餘一無所長惟是薦賢爲　國不敢避嫌隱默若有偏私罪甘萬死謹　題

成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衡州府同知　婁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邊將缺員事成化二年七月初二日未時准兵部咨本部具題該臣題稱宣府見缺副總兵奉保右參將都指揮黃瑄李剛俱堪重用本部請　旨定奪一員等因奉奏

聖旨葉盛薦的這兩人固好但獨石亦是要緊去處還着他推舉堪替黃瑄的一員來看欽此移咨到院臣欽遵看得宣府都指揮等官如黃瑄李剛如許寧如馬管守備將良又如協同鎮守指揮張順俱熟知地利驍勇有爲並堪任用近者許寧已蒙　朝廷特加委任　明見萬里足爲邊方之勘查獨石委係宣府重地誠如　聖諭今推舉得見充西路右參將都指揮使李剛堪以代替黃瑄臣愚無識知對越　聖訓不敢不盡伏乞　聖裁謹題

成化二年七月初二日

題爲照例減免糧米事據萬全都司呈伏覩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詔書內一款成化二年稅糧十分爲率俱免三分欽此欽遵及照屯田子粒亦蒙奏　准照例俱免外切緣本都司所屬衛所并直隸隆慶等衛州縣軍民人等尚有該納地畝及佃種等田糧米俱不該載以致官糧官例後亦要徵納呈乞定奪到院參照軍衛有司地畝佃種等糧爲數雖少俱與民間稅糧屯種子粒事同一體但係干錢糧未奉明降乞　勅該部查議定奪合無通行都司衛所直隸衛州縣將成化二年分軍民人等地畝佃種等項糧米一體照例俱免三分庶使貧難下人均霑　恩澤謹　題

成化二年七月初七日

題爲預備邊儲事據萬全都司萬億庫申稱見在折糧銀共七萬八千七百三十餘兩內二萬九千三百八十餘兩又係口外運來寄庫折草之數開報到院查得宣府用糧浩大先該戶部遍

月糧米數多不敷支給乞　勅該部查照撥運
前來貯用庶免誤事謹題
成化二年七月初七日

題爲軍儲事成化二年七月十三日據山西布政
司呈稱欽遵　勅書內事理將原坐起運宣府
草場折銀草五十萬束俱改撥榆林庄等處軍
前送納等因開呈到院公同管糧郎中張遂查
議得宣府征操馬共該二萬一千之上若有警
急每馬歲支草一百八十束今查得各場見在
止有草六百七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五束中

查得萬億庫見有獨石等處備折草料價銀二
萬九千三百八十二兩五錢二分三厘值今秋
成將畢買草在邇難再遲緩乞　勅該部計議
前項草束合無不准改撥嚴限山西布政司照
舊徵納或念緩不及事恐悞買草先將前項折
草料銀內支出二萬兩赴趨時買草積梁備用仍
於該布政司徵銀補還原數謹　題
成化二年七月十四日

題爲邊將缺員事成化二年七月十七日欽奉
勅旨黃瑄克副總兵協同鎮守宣府李剛克左參將
鎮守獨石缺此除欽遵外會同鎮守總兵官議得
都指揮使李剛原係萬全右衛等處鎮守右參
將今既奉　勅鎮獨石右衛一帶亦係緊要地
方參將不可缺人令臣等會看得馬營守備指
揮僉事蔣良素有謀勇在邊年久練達老成洞
馬營本城見有協鎮都指揮僉事李延并協同
守備王鼎二員已足任事但良係指揮職事名
分稍輕伏乞
聖恩憫念邊方重地特　勅該部計議將蔣良量陞
署職加與將官名目代替李剛鎮守仍令馬營

城都指揮僉事李延不妨協同鎮守彔管本城
守備事務庶得任用合宜邊備有益謹　題
成化二年七月十七日

奏爲邊務事節該欽奉
勅朕念調去延綏等處殺賊官軍艱難已將京營調
去者每人賞銀一兩并衣鞋一副其宣府調去官
軍三千員名俱照例給賞勅至爾即公同管糧官
將彼在官折粮銀兩照數支出會同總兵等官每
人給賞一兩務要唱名給散人受實惠不許該管
頭目總領侵欺有負朝廷之意賞畢仍將給散過
官軍姓名造冊奏聞其衣鞋待查部
差人送運至日給散欽此欽遵案照該總兵等官
欽奉
勅已經會選各該城堡馬隊神銃官軍
共三千員名交與遊擊將軍許寧統領續該看
得懷來永寧保安蔚州等城官軍內有不堪遠
征選北千戶楊文等三百五十員名就於萬全
右衛并柴溝洗馬林二堡照數揀選精銳兌換
完足前去征進行據把總都指揮江山開具選
定官軍花名手本到院會同鎮總官并管粮郎
中將萬億庫折糧銀兩依數支出秤盤停當拘

集官軍逐一唱名給散外令將給散過官軍姓
名并銀兩數目備造文冊謹　奏
成化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題爲聲息事據都指揮同知周玉呈依蒙躬親會
同馬隊都指揮傅嚴勘得成化二年七月二十
三日早有指揮俞勝千戶劉智所管東盤道臺
西中空五更時候韃賊約一百餘騎入境本臺
不曾知覺至大白陽堡邊指揮祝雄等官軍對
敵間有小白陽堡指揮白振等官軍并葛峪堡
都指揮李璽等官軍到來賊人退走當有副總
兵黃瑄軍馬方到教有宣府總兵官顏虎等官
軍相繼前進賊人驚通出境比時整臺瞭見邊
墻外又有韃賊二百餘騎增添駐劄差夜不收
二名溫士全吉善及管夜不收百戶郭榮夜不
收李小的總甲陳懺兒等五人分投飛報不期
中途遇見出境韃賊躲避不及將李小的溫士
全吉善三人射傷身死及有整下送米老幼二
名馮成驢馱帶柴回還亦被傷死赶驅幼男驚
走無存及勘得自白陽堡直至迤南趙州等二
十餘堡門俱未曾開並無搶掠人畜結呈到

院會同鎮總查得近因盤道一帶衝要通賊重
新修築城堡添撥官軍防禦本日節據炮火飛
報賊人入境臣等隨即整理人馬星馳追截并
馳報副總兵黃瑄會合本日午未時分軍馬俱
會到邊賊人已是遠遁恐有設伏誘謀收軍回
還節據牛璽俞勝等各呈前後不一已經委官
勘覆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議得前項賊徒多
係三衛殘賊志在搶掠去歲以來大同累次侵
犯四月間致傷官軍百餘員名今年七月忽於
宣府新立臺入寇復從水溝臺四更偷入又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遇賊寇連年侵擾不得安生且遞年春夏亢陽風霜早降田禾無收十分艱難乞賜憐憫轉達照依正統間事例關給胖襖袴鞋窩用庶免失所等因備呈行間續准東西鎮守參將等官李剛等亦稱前因會同鎮總照得宣府各該沿邊守瞭并征西官軍已蒙關給不開外及查步隊等項官軍數多臣等不敢一槩請給會議得前項神銃馬隊有馬官軍專備緊急殺賊及輪換防邊巡哨等項待用人數先蒙給賜胖襖袴鞋等件年遠無存十分寒苦自應體恤今旗軍所告情詞懇切伏望

聖恩俯念邊士乞將前項聽調宣軍照例給與胖襖袴鞋運送宣府唱名給用邊方幸甚謹　題

計開宣府等城操備馬隊神銃官軍舍人二百一千五百六十六員名

成化二年八月初四日

是爲邊方缺官事照得蔚溝堡係宣府西路衝要極邊重地屯宿重兵專備截殺不可缺人且非其人亦難稱職本堡守備許寧近奉勅充遊擊將軍征西去訖會同鎮守總兵官看得兼管萬全左衛守備奉勅協同西路鎮守張順出自行伍年力精壯累建邊功歷陞前職膽畧驍勇紳有可稱先次　奏令分守萬全左衛一年之間城池樓櫓百廢具興下人信服再照萬全左衛守備頭原係老成官員衛稍近腹裏都指揮僉事楚禎原係都指揮職分輕微其所統屬並堪委寄但張順係指揮職事伏乞　聖明俯念多係都指揮等官難於行事將張順量陞署職緊關邊鎮特　勅該部計議將柴溝堡仍協同右換給　勅諭令其兼管守備柴溝堡仍協同右參將蔣良鎮守萬全右衛等處地方便令都指揮僉事楚禎守備萬全左衛如此庶使任用得宜有益邊備謹　題

成化二年八月初十日

題爲邊官撤放害軍事查得先該巡撫副都御史羅亨信題稱體得宣府大同有等豪勢官員富實軍民將銀兩布絹等物撤放與各衛所及管隊管屯官旗分與該管軍餘每雜銀一兩要米十石以上至八九石者有之每行使布一疋要米一石至八九斗者有之又要車輛赴該倉上納關領官銀入已衛所官吏與各官旗畏懼權

勢不敢阻當一槩承應撤放秋成之日其頗過者照數送還貧難者不免起利揭借糧米顧車運納軍餘受害無所控訴衛所被擾不敢聲言係干邊患臣已行各該官司將此等債負停止外切慮衛所長懼權勢仍逼軍餘運送受苦不過定致逃竄邊境缺人守備等因具奏該都察院官覆請於正統十四年二月初七日奏　准出榜張掛外經今年久又且關外地方多經捐棄榜已無存人無警戒近訪得所屬權豪勢要官員亦令管家官旗將銀兩等物妄借買賣爲名撤放與人因有不才守備衛所等官不惟聽其指使又且乘機亦將私財混同撤放指一要十指十要百追收米豆害軍不已甚者逼使官車官牛運送私家或赴官倉交收弊難枚舉近如宣府右衛管屯指揮王杲以弟男爲名將每貼直米二升燒化紙錢撤與屯軍每貼要豌豆二斗柴一車除王杲　奏提及訪察另行并通行將撤放錢債各停止外今邊方旱雹爲災人多缺食修餙邊備差役艱難如又違法非理撤放債負苦害貧軍必致衣食不克邊備不嚴亦多縣此乞　勅都察院查議照前出榜前來都司衛所州縣屯堡等處永遠張掛曉諭禁約除革前弊實爲邊方軍民大幸謹　題

成化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題爲修復屯堡保障軍民事據萬全都司呈准都指揮僉事張壽僉本司咨節蒙總巡案驗會同議該兵部奏奉　欽依內事理備行議委本職將所屬柜敵屯堡悉行修理其應新築屯堡查勘明白照依原議修築回報備咨通行所屬各該守備管屯委官人等逐一踏勘遵奉今次明又取便大以成大小以就小俱本身墻高一丈二尺底闊五尺收頂三尺墻上垛口高三尺堡大者築四角敵臺四座堡次等者築調角敵臺二座每臺一座周圍八丈本身高一丈五尺垛口高五尺上盖敵房一間安立門戶仍要每門上盖門房一間勘議明白會式畫圖圖省令各該委官人等嚴督所在任種之人以春秋二時不妨耕佈修築取數在官外續該所屬衛所并所在直隸州縣委官各稱管築屯堡俱各依式修築完備結報到職將修築過屯堡數目備咨呈

繳到院會同鎮守總兵官查議得先該臣與總
兵官顏虎巡歷邊境看得先年屯堡多有廢弛
整飭邊方莫先於此成化二年正月間因查出
先年纂修底冊內有永樂年間
太宗文皇帝憫憫倚重屯堡節次　勅旨彼時爲照
久廢之餘一旦修復正恐惡勞習懶愚民不爲
遠慮動以勞人妨農爲言以此具奏備陳此情
兵部依擬覆請行令修理完日將屯堡尺丈開
奏稽考幸蒙　聖明諭允通行各邊一體整理
當卽會官選委都指揮僉事張壽管屯巡歷所屬又且前項屯
堡正與屯種事體相因張壽不負委託晝夜勤
勞多方區畫及開導撫恤致有成功伏望
皇上俯念邊方軍民重地保障爲難特　勅兵部查
照原奏計議合無請　勅宣府邊方守臣遵守
特　勅勉勵都指揮僉事張壽令其不妨管理
屯種往來提調前項新舊屯堡六百餘座任種
軍民餘幼人等每年再於農隙之時編行巡歷
但有墻壁缺損去處不時修飭增補或添掘壕
塹或添設器械其或生聚蕃息願添築者卽令
添築務在多方設備永遠不許廢壞其餘悉照
原奏事理遵行大抵賊寡藉以固守躲避賊衆
且本年七月內適有達賊累次侵犯俱到永威
賊與夫狼虎皆不得入人畜之利益亦多矣又
藉以拘那入城倉卒之際咸得保全務使賊人

野無所掠不戰自困如
大皇帝聖諭所謂必然就擒者庶免長驅無忌老稚
遺殃以弭賊頻來之患以伐賊深入之謀實爲
屯守經久保障之討除造冊備開丈尺數目并
畫圖貼說封　進臣已咨行該部外謹　題
計開宣府鎮萬全都司所屬一十九衛所并直
隸隆慶保安三州永寧縣其城池三
十一處舊有修理并今奉明文修築
過拒敵屯堡共七百三座
舊有新修過拒敵屯堡一百三十一座
今奉明文修築過屯堡五百七十二座
成化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葉文莊公上谷奏草卷六終

葉文莊公上谷奏草卷七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旌異事伏覩節該欽奉
詔書內一款有司果有廉能幹濟超出群類善撫人
民政有顯蹟者聽巡撫官及巡按御史該管上司
指實舉奏以憑按擢不分三年六年先給與該得
誥勅旌異欽此除欽遵外近據直隸保安州榮恩
等屯民人王真等連名告稱本州知州俞澤持
身廉謹處事公平愛民如赤于民愛之如父母
本州人民自驚移以來復業者必聞知本官深
加撫恤復業者一百五十有奇本州原無屯堡
本官設法修築一十七座原無預備倉糧以禮
勸借粟穀一百五十餘石及初興祭祀文廟山
川社稷等壇創舉鄉飲尊賢養老之禮即今本
官三年考滿赴部誠恐陞除別任有失民望等
因具告到院會同巡按御史展毓訪得知州俞
澤公勤能幹庶事修舉人皆信服緣本官即今
三年考滿赴部給誥乞　勅該部查照　詔書

內事理量加旌異以爲激勸謹　題

成化二年十月初十日

題爲緊要邊城用人事照得口外獨石等八城實

爲宣府要衝而獨石尤爲緊要今看得本城見

有參將李剛等而協同都指揮程道長于撫綏軍士

營緩不及事其守備指揮程道長于撫綏軍士

悅服不負委任但獨石元係都指揮鄭祥守備

自本官失機之後止是指揮在彼誠爲未便況

今本邊達賊窺伺出沒不敢不爲地方之慮今

會同看得守備保安郭瑄膂力驍勇騎射過人

頗有智謀常流等及累經征戰久著勳績而保

安稍遠腹裏有警亦得設施臣等切惟用人貴

當其材庶乎邊備有益乞　勅該部計議將郭

瑄量陞都司署職前去獨石代替程道守備其

程道就令代替郭瑄守備保安新城實爲便益

謹　題

成化二年十月十八日

題爲苦害邊軍事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展毓呈

奉本院劄付備仰勘問等因依奉行據萬全都

司經歷司呈解犯人晉英等到院問得晉英招

係本都司保安衛右所軍見在獨石城備禦天
順八年六月内有未到官鎮守獨石等處奉御
進保不合私役今在官軍人常得興等六十一
名分作兩班號爲小伴當名色每名各置鐵骨
朶一把進保又不合私自擅置杏黃令旗五桿
紅漆令牌五面着令未到官千百戶舍餘緻忠
吳敬王俊宋昇潘昇號爲旗牌官舍各亦不合
依聽每遇下教場并整點人馬着令常得興等
懸帶張打擺列有進保又不合分付但是官人
每立站回話不齊的便着這鐵骨朶背上打若
殟了不要你認等語有進保首到獨石地方又
不合索要開平驛軍伏侍主禮等五名每日送
蠟燭五對有在主禮等無處措辦每人月辦銀
二錢買油蠟澆燭點用至成化二年九月終止
各人共出過銀二十七兩俱是進保收接入已
本年七月内有進保又不合私役獨石軍人董
旭等一十一名每名月辦銀二錢馬營堡軍人
王官音保月辦紵絲帽二頂劉成孫月辦箭五
明史通二等四名每名月辦狐皮四張于祖禮
一月辦鐵盔三頂于驢兒等七名每名月辦稻米
三斗梁穀米一石于趙雄兒等一十六名每名月
辦猪肉十斤劉添驢等四十八名捕打麋鹿鷄
兎趙禧等一十六名在于東猫兒峪地方燒炭
及有馬營堡軍人王虎甘海水因無銀兩出辦
各將自已牛三隻與本官耕種有進保明知枉
法各不合收接入已賣放各軍歇役本年九月
内又進保又不合私役軍人韓春兒在閑不當
本等差役每月出辦紵絲小帽一頂有韓春兒
艱難出辦不前成化二年正月内在逃一向捉
拏不獲有進保怪恨到于赤城堡教場内對衆
喝罵各官既不與我捉拿及去宣府巡撫衙處
告我等語將指揮徐福去衣用大棍責打一十
千戶李宣責打二十總旗朱子名責打三十軍
人樊奴兒責打四十訖有朱子名爲因杖瘡舉
發本年三月初九日身死進保得知畏懼人命
事發令百戶姚淵逼令未到官百戶張原亦不
合依聽捏做傷寒病故相埋訖本年十月内進
保又不合私役軍人郭太平等一十五名各騎
本身官馬前去赤城遞南地名癩馬站等處放
鷹打圍有數内軍人畢全兒被馬跌死進保令

千戶郝得等相埋訖成化二年閏三月內有
進保又不合差令軍牢崔友才等押送在逆家
人高寬赴開平衛鎮撫收監有高寬平昔懼怕
進保責打克惡將小尖刀一把自于頸上抹死
有進保又不合分付地方火甲鄭興等一十二
家各出不等共米八斗買板八塊葬埋訖本年
七月內進保又不合差令未到官千百戶祁俊
白貴周海蘇文軍人單六十錢聚同伊家人進
秀各亦不合依聽各領銀不等散與指揮孔源
等共散過銀八百八十四兩三錢該米豆二千
卷百九十九石六斗其進保散與守備指揮等官給
與軍人等糴買就令在官車牛載送入已各處
撒放米豆已收過五百四十三石七斗其餘三
千三百石有零俱未收完成化二年月日不等
有進保又不合差令醫獸蔡仁前去各城堡緝
訪好馬報與進保得知有蔡仁亦不合依聽强
捧千戶彭昇軍人季加加李通項三哥闕道兒
奉差兒董壯兒馬大王道安各馬一匹有進保
明知俱係在官騎操馬匹各不合强捧入已騎
用仍又不合分付各該管識字軍人趙貴等開
作倒死於內止與馬大銀一兩作變賣之數本
年月日不等有進保又不合將自已不堪騎坐
老馬五匹令蔡仁捧去龍門等衛換到操備千
戶趙英夏禮軍人杜敬先劉醜驢四騾俱是在
官肥壯好馬有進保又不合恃强抵換入已騎
坐本年二月日期不等有進保要得多取債利
肥已又不合令蔡仁并識字軍人金佛等將自
已馬九匹派與所屬城堡千戶夏禮等軍人張
鐵驢等共馬九匹共賣銀一百一十兩止該賣
銀六十六兩于內多取銀四十四兩入已本年
閏三月內有進保又不合私役軍人郭來僧等
在獨石城等地方侵占官司地八十七頃二十
五畝四分役　軍牢小伴當及各色人匠管種
莊田等項共五百二十五名實情有樊奴兒又
不合添揑虛詞混同具狀赴巡撫都御史葉
處告發轉行巡按御史行提晉英等一千人證
到院再三研審訐出前項虛實情詞尤恐不的
又蒙行委本司都指揮周玉傅巖親詣各該城
堡逐一審勘相同取具官吏委官人等不扶重

甘結狀回報在卷有進保自知情犯深重又不
合節具手本開稱周玉傳嚴體勘前情俱有公
論中間多係指托本職名頭四處生事擾人至
今事發方知用人不當以招其禍煩請隨宜定
奪免致舉奏等因轉行到院除將晉英等審
勘明白羈候外備呈到院查得節該欽奉
勅諭若内外官員及權豪勢要之人有沮撓屯種等
項者審勘的實具實奏聞處治爾爲風憲重臣毋
得畏避權勢負朕重託欽此欽遵通行外近據被
害軍人樊奴兒告前事已行勘問去後今呈前
因參照鎮守獨石等處奉御進保猥以庸遭
逢聖世荷蒙寵任鎮守一方正當夙夜寅
恭以盡乃職顧乃恃懷姦擅作威福僞造令旗令牌一十件借用鐵
骨朶六十把出入擺列虛張聲勢懷私譬而故
將平人捶死逞私忿而逼死無辜家人廣占莊
田八千餘頃參役軍士五百餘名强要官馬揑
作倒死數目撒放銀兩多取價利肥已打靡打
麗致邊軍死於非命辨肉辨銀逼軍士徃徃在
逃衆心嗟怨莫敢誰何邊備墮廢實繇於此伏
此貪饕兇狠之徒於律合當究治及照開平等
衛千戶祁俊白貴縱忠百戶周海蘇文吳敬張
原各亦不合阿附權勢助彼爲惡倚仗豪强靡
所不爲所據各官亦合拿問謹　題
成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題爲分俸養親事照得臣有繼母封太淑人沈氏
在原籍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依傍墳塋居住年
幾七十老病動履艱難不能就養乞　勅該部
照例行移南京該衙門知會仍行令該縣將臣
該支俸内本色糧米自成化二年正月初一日
成化二年十一月　日
題爲考滿事照得臣是年四十七歲直隸蘇州府
崑山縣人縣正統十年進士正統十三年四月
二十七日欽除兵科給事中歷陞本科都給
事中景泰三年二月初六日　欽陞山西布政
司右參政奉　勅於獨石等處協贊軍務至景
泰六年四月初十日該從三品三年考滿又至
景泰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又歷俸二十個月零

三日聞父喪守制天順二年三月十四日奉
勅起取赴京本年四月初十日　欽陞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廣西仍支從三品俸後
奉　勅贊理軍務後又奉　勅巡撫廣東廣西仍支從三品俸後
五年三月初十日該正四品三年考滿天順八
年二月初九日該正四品六年考滿俱歷從三
品俸本年八月十四日蒙陞今職九月二十日
又奉　勅巡撫宣府衙石等處成化二年十二
月十二日蒙　恩仍舊支從三品俸今扣至成
化三年正月初九日歷任正四品九年考滿例
該前赴吏部聽候奏　請綠回見令奉
勅在邊巡撫未敢擅便謹　題
成化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題爲謝恩事准吏部咨該臣具題錄進士歷陞兵
科都給事中景泰三年三月蒙陞山西布政司
右參政至天順元年三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仍支從三品俸天順八年八月陞今職今扣
至成化三年正月初九日正四品九年考滿例
該赴部等因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准他就彼考滿着復職照舊巡撫該部知道欽

此移咨到職伏念臣本孤陋庸愚久叨厚祿謬
忝臺官拙鈍無補奄及書滿之期又復蒙　恩
免臣造　朝俾仍舊職感　恩有自兢惕愈深
除欽遵管事及望闕謝　恩外謹　題
成化三年正月初九日

題爲邊城節次打死人命　請乞定奪事據守備
獨石指揮郭瑄呈准把總保安衛指揮馮鑑等
手本據管隊百戶張雄等呈備孫氏告係本衛
左所軍人顧阿孝即顧俊妻有夫顧俊于成化
三年正月初八日被鎮守本城內官進保使令
軍牢霍五等來家將夫顧俊捉入宅內喝令前
項軍牢將夫去衣毒打四十大棍攙扶到家臥
炕不思飲食日夜聲叫不止與氏言說因赤城
軍人樊奴兒告發進保事情未曾掩飾盡行開
報體勘官處以此挾恨責打至二月二十六日
卯時棒瘡舉發兩腿肉盡氣絕身死遺氏在營
孤苦無倚切進保生事暴橫無比將夫打死乞
爲轉達辨明庶不屈死無辜等因備告具呈手
本轉呈到院除軍牢另行外會同鎮總等議得
進保自被樊奴兒告發之後往往挾讐打傷官

軍數多日外邊邊城重地人心驚懼倘有激變不
測臣等難逃罪責伏望
聖恩憫念邊城重地早賜定奪處置保全軍民謹
題
成化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題爲緊關邊境用人事照得宣府西路内柴溝堡
實爲萬全左右懷安新河口洗馬林西陽河一
帶喉襟重地東接宣府中軍西連大同天城陽
和地方地稍坦易先年達賊累從此處入境近
日拆墻攻墜窺覘尤甚必得謀勇將官職專操
守巡哨庶幾緩急有賴會同議得見充延綏巡
哨遊擊將軍許寧原在本堡守備驍勇有爲人
心信服戰守方畧成績可觀實堪委用伏望
聖明俯念邊境要地需人特　勑該部計議合
無候延綏軍回之日請　勑本官令充遊擊將
軍不妨鎮守柴溝堡往來巡哨凡事仍與鎮守
總兵巡撫參將等官計議而行有警行事其宣
府西路官軍悉聽本官會合調遣務圖成功以
剛委託如此則虜賊不測之患庶乎有備邊方
至重之地庶爲得人謹　題
成化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葉文莊公上谷奏草卷七終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葉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藁梓

題爲緊關邊城用人事照得口外獨石馬營二城堡係極邊重地馬營堡已有守備張壽協同王鼎布置已定惟獨石城止有守備郭瑄而協同官員尚缺會議得即今虜情不測用人爲急指揮使郭瑄會經臣等奏保本官膂力驍勇弓馬慣熟累經征戰久著勞績材堪陞用未蒙　准理及看得征西將軍都督僉事董興鎮守甘肅總兵官都督僉事許寧鎮守延綏總兵官都督僉事王勳鎮守寧夏總兵官都督僉事劉寧鎮守固原總兵官都督僉事周尚文鎮守遼東總兵官都督僉事李杲鎮守大同總兵官都督僉事秦紘鎮守宣府總兵官都督僉事神英鎮守薊州總兵官都督僉事楊能鎮守保定總兵官都督僉事趙輔鎮守山海總兵官都督僉事王通鎮守甘肅副總兵官都督同知李祐鎮守寧夏副總兵官都督同知張安鎮守固原副總兵官都督同知房能鎮守遼東副總兵官都督同知劉祥鎮守大同副總兵官都督同知王瑛鎮守宣府副總兵官都督同知李瑾鎮守薊州副總兵官都督同知劉玉鎮守保定副總兵官都督同知李文鎮守山海副總兵官都督同知王璽鎮守甘肅參將都督同知劉祺鎮守寧夏參將都督同知王鎮鎮守固原參將都督同知王傑鎮守遼東參將都督同知王泰鎮守大同參將都督同知王勇鎮守宣府參將都督同知王鎮鎮守薊州參將都督同知王信鎮守保定參將都督同知王璽鎮守山海參將都督同知王鎮鎮守甘肅遊擊將軍都督同知王鎮鎮守寧夏遊擊將軍都督同知王鎮鎮守固原遊擊將軍都督同知王鎮鎮守遼東遊擊將軍都督同知王鎮鎮守大同遊擊將軍都督同知王鎮鎮守宣府遊擊將軍都督同知王鎮鎮守薊州遊擊將軍都督同知王鎮鎮守保定遊擊將軍都督同知王鎮鎮守山海遊擊將軍

軍連年征哨艱難困苦既難賠補虜情不測緊
關用馬將何措辦伏乞
聖恩憫念邊方重地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前項
未關并征傷倒死馬匹照數關給騎操庶使邊
方軍馬得用緩急不致悞事爲此開坐謹　題
成化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題爲修省謝　恩事節該欽奉
勅地道屬陰陰者兵象也夷狄象也爾等所職者兵
所當攘却者夷狄然而兵備怠弛不修以致夷狄
侵侮無所顧忌今者地震正在爾等所守之處其
時修築補完武藝未精熟宜趁時操練以爲禦寇
之計無得徇私忘公因循度日爾等失今不圖事
至之時而後圖之亦何及哉朕非不常時告戒尔
等然恬不介意今天地譴告而爾等猶不悟豈不
慮罪之將及耶勉補前過勿貽後悔欽此欽遵照
得成化三年四月十二日與五月初八日有前
項地震臣等久負　國恩上懼　天戒省躬思
過不敢掩匿隨以修省飭備緣繇具　奏外今
蒙前因臣等伏讀　聖訓諄諄懇懇丁寧告戒
之詞有以見
皇上宵旰焦勞克謹　天戒及保全臣下之盛心臣
等曠官苟祿之深咎憂危戰慄如涉淵氷心切
感　恩人思効死敢不夙夜省愆愈益詳慎改
圖加勉以副　宸衷除通行闔屬一體修省外
謹　題
成化三年六月初八日

題爲邊務事准都督同知鮑政手本節該欽奉
勅爾政所統官軍五千仍於宣府照舊操備遇有警
急會合彼處官軍相機守戰俟達賊遠遁邊報寧
息爾與彼處鎮守等官公同計議具奏定奪欽此
欽遵會同議得宣府中軍自本年五月十五日
具　奏人馬聲息之後至今不見達賊人馬近
邊雖窺伺出沒旦暮難料但軍士在外日久即
日瞭無聲息況守邊久計撙節糧草爲先所據
京軍在邊照舊操備一節伏乞　聖裁謹　題
成化三年六月十二日
題爲邊情保任官員事據萬全左衛左等所旗軍

姚海等連名狀告照得本衛東至居庸西抵大
同孤懸衝要處所先年凡遇往來進　貢虜使
及一應軍需等項因無措置俱各科派該管官
員又不奉公守法以一科十糧賞不得食用軍
餘受害飢寒所逼以致逃竄抑且城池樓舖公
館等項俱各倒塌諸事廢弛軍餘不得安生近
蒙鎮守巡撫等官奏　准行令協同鎮守指揮
同知張順到衛兼管以來幹事公勤善能措置
差役均平下人無擾城池公館修整一新人皆
受惠切思萬全左右等處係緊關衝要地方本
官係協同鎮守官員尚係指揮職任各城難以
鈐束都指揮守備等官累次告保未蒙明示即
今正在防秋乞爲轉達奏　請將本官量陞署
職下人有望等因具告到院會議得即今虜情
不測防冦時月正在用人之際其協同西路右
參將鎮守指揮同知張順曾該臣等奏保本官
年力精壯膽畧驍勇材堪陞用未蒙准理今旗
軍姚海等又告前因緣西路一帶委係緊要邊
方所屬各城多係都指揮守備本官係協鎮官
員止是指揮職事實難統束緩急之間恐悞調
度伏望
聖恩俯念邊方重地特　勑該部計議將指揮同知
張順量陞都司署職照舊協同右參將鎮守西
路地方實爲便益謹　題
成化三年六月十六日
題爲災傷事節據萬全都司備宣府左等衛呈稱
左等所屯田軍餘李思讓等各狀告稱所種夏
秋田苗成化三年六月日期不等天降氷雹盡
行打傷水淤無存備呈又據宣府前等衛屯田
軍餘王成等各告自春耕種子在地久旱無雨
出土者火間有禾苗焦枯不得滋長又據本
都司呈准管屯指揮李綬咨據宣府前等衛指
揮孫鎮等呈稱屯田軍餘各告所種各色青苗
春夏無雨盡行旱死及于六月日期不等又被
暴雨狂風吹打漂衝淤泥俱各無存時已交秋
不能翻種晚田各役該納子粒等糧無從措辦
告乞轉達分豁等因到院參照節次呈申屯田
等項災傷合行委官踏勘除行本司委官公同
各該衛所管屯官員前去屯所拘集原告指引
地段逐一踏勘如果被災是的徑自從實備開

山禾頃該兒糧草數目造冊具　奏
，開若有輕災及該趕時翻種晚田督令
設　勘種外謹　題
成化三年七月初一日
務事准
左右　將都督同知鮑政手本節該欽奉
鮑政所統官軍五千員名仍於宣府照舊操備遇
有警急會合彼處官軍相機守戰俟達賊遠遁邊
報寧息爾與彼處鎮守等官公同計議具奏定奪
欽此欽遵外續該宣府總兵巡撫等官并本職具

奏節該兵部擬　奏合無將都督同知鮑政所
統官軍五千員名仍存在彼以防意外之虞惟
復取回以節糧儲之費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待聲息寧靜時來說欽此欽遵節據五軍三千
神機等營把總都指揮陳善等呈該所領官軍
內告稱多有先調荊襄征進回還不及一月又
蒙調來大同殺賊及又該下班人數未及替換
離家日久俱各衣鞋碎破等因況今宣府地方
白七月以來並無聲報聲息而前項官軍苦告
懇切手本會議施行等因到院會議得宣府東
西沿邊自七月以來委無報到聲息差人出境
抓探亦無人馬踪跡所有前項官軍告係下班
人數及荊襄纔回又調大同殺賊在邊日久等
因亦係實情謹　題
成化三年七月十九日
題爲邊軍寒苦乞　恩事准鎮守左參將李剛手
本據守備郭瑄等呈該旗軍連名狀告本處係
臨極邊切近虜境所守沿邊長城崖塹城堡等
項數多遞年被雨淋漫坍塌每年自四月興造
至七月終尚未報完就督下塲採打備冬馬草
況兼常川差調隄防追勦春夏衝風冒雨秋冬
臥雪眠霜被堅執銃時無閑暇又兼地方寒苦
先年備邊軍士三年一次關給胖襖褲鞋襪寒
各得保全身命自景泰初年至今未蒙給賞又
無人丁營運平居若無銳氣遇警豈能盡力況
本年六月內連降驟雨氷雹風氣寒凜山水泛
漲致將軍餘唐三等三名衝死及七月二十日
又遇寒風冷雨凍死樵採軍餘王伯榮等五人
夏秋尚然冬寒可畏若不告乞轉達賜給胖襖
鞋褲禦寒穿用邊軍必致失所等因具呈到

議查宣府各城除屯田官軍六千九百五十員
名各驛走遞并局匠庫斗等項二千八百六十
四員名雖係邊軍恐碍數多不開外其前項操
守馬步神銃等項官軍專備警急殺賊及輪換
防邊守瞭巡哨架砲等項緊關得用人役比衆
不同臣等先據各軍具告累經會議奏　請未
蒙關給今旗軍等又告前項寒苦艱難的係實
情伏望
勑該部計議將前項緊關聽調
操守官軍照例給與胖襖褲鞋運送宣府等處
唱名給散禦寒庶得用命　題
成化三年八月初四日

題為邊務事照得廣昌守禦千戶所城雖隸宣府
遠在蔚州內有山西大同府所屬廣昌縣軍民
雜處又兼代州一帶連年京軍經過必須守備
得人方稱委任會議得前委指揮孫晃已經黜
退後委指揮宋質材力不堪而本處別無相應
官員今會推得宣府前衛把總指揮使高寧方
為熟閑練達邊務才堪守備乞　勑該部計議
行令指揮高寧守備廣昌所城其宋質把總管
理隊伍便益謹　題
成化三年八月初十日

題為邊務事照得宣府懷安城係與大同天城接
境內有懷安保安右二衛口外龍門千戶所城
接連獨石馬營俱係極邊要害城堡用人守戰
地方今各城俱止守備官一員而協同守備員
缺倘遇有警誰為出戰誰為守城恐有不敷誤
事臣會看得把總管操指揮張纓于昇俱各年
力精壯方馬慣熟堪以守備及照把總指揮吳
信近日跟隨遊擊將軍許寧征西回鎮有許寧
極稱吳信驍勇膽畧果敢當先衆所不及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行令指揮張纓前去懷安城
一于昇前去龍門所城俱作協同守備官其指揮
吳信前去柴溝堡遊擊將軍許寧處把總管督
本堡人馬操練聽許寧調度殺賊實為允當謹
題
成化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題為陳言邊務等事臣以至愚待罪邊方濫預臺
職十年于茲顧瑣瑣事功無能効報衰病之餘
似忘言責仰惟

上宥太聖之資行孝之　德有制
敬　天法　祖之誠共於調和
親崇賢良疎遠邪佞豫防逸欲
又新宵旰圖治安養軍民委任百工
延以緝熙　聖學日乎　臨朝以躬
天心之所在人心之所欲　祖宗之
已効者必悉舉而無遺矣宜今畧擬
條例上陳太馬之心勿荷
其迂腐而察其願忠俯　賜採納
戰懼俯伏俟　命之至謹　題

計開

一件優恤被虜走回人口事照
走回被虜男子在虜年久或頗知
奏送赴京送審畢　御馬監驗充勇
厮若貌陋軟弱不堪發回原籍應當本
差役係是見行事例臣惟被虜走回之人
俱吾赤子邊臣不能保障以致被虜連年
陝西等處被虜人口不下萬計多有父母
妻子已被殺死孤子一身沒入腥膻之地
捶打使令百般苦楚故思慕中國
回聞有走至中途被賊捉回殺死其走回
者百中一二耳今者發回應當差役倘遇
軍衛有司不知艱難不加憐恤差役煩擾
愈加苦楚致其自悔逃回甚者投黠之徒
能覘虛實復走虜地因而作孽若宋范仲
淹之才智尚致張元吳昊叛歸西賊亦不
可不為之慮再照走回人口問有拐帶馬
匹回者因無定例多令隨回送京或因走
傷中途倒死更為累負公私無益前件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今後聽其自行貨買盤
纏或令所在官司價買給領騎操支遞其
走回人口不堪充勇士者沿途給與口糧
遞回原籍該管官司識認完聚除糧稅征
操正差外免其終身雜泛差役庶使再生
之人知感天恩而被虜之人聞風而歸矣
一件申明奉行養老　恩詔事伏覩天順元
年正月二十一日欽奉　詔書凡軍民年
八十以上者所司每年給與絹二疋綿二
斤米一斗時加存問欽此天順二年正月
二十八日欽奉　詔書凡民年七十以上

者免一丁差役有司歲給酒十瓶肉十斤
八十以上者加綿二斤布二疋九十以上
者給與冠帶每歲設宴待一次欽此欽遵
但緣宣府係軍衛邊方邊儲之外別無措
備所司一向奉行未至今年官牛官田夏
糧熟後會同鎮守總兵等官查出向年之
人奉行　恩詔據萬全都司呈送軍餘老
幼一千名之上除八十以下不論外數內
王貴等九名俱年九十歲姚旺九十一歲
倪本等三名俱九十二歲陸敢孫九十三
歲陳三九十四歲許和葉事遷瓶俱九十
五歲杜敬禮九十八歲緣各人係屬軍衛
未曾冠帶臣伏讀　明詔見
皇上繼志述事止體　先帝之心而孝養兩
宮推及天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盛
矣哉　聖心之純孝也今宣府邊城一方
有九十以上者十九人內九十八歲一人
要亦稀有之事天下之大若此多矣尤足
以見　祖宗仁厚之澤涵煦之深生此人
瑞伏乞　聖恩特與照例凡年九十以上
者不分軍民一體冠帶使天下之軍衛有
司高年耆老　均霑　恩典誠亦　皇
明百年盛事之一也伏候恩旨
一件旌勸大臣事照得前鎮守宣府總兵官
永寧伯譚廣逮事
太宗皇帝功在漠北賜號譚家馬
仁宗皇帝命守宣府二十餘年邊境寧謐修理
邊防遺跡猶在後人得以因而整飭且其
公忠寬厚謙達大體謹壇壝之祀崇學較
之政至今兒童婦女皆知其爲賢將然未
聞本官得有世襲臣因西征而流涕感舊遂筆
日所及舉其一二如廣西都督山雲渡江
都督許寧寧夏都督張泰等皆有賢名皆
不知其後何如又如政事文臣中純誠扶
忠如王直胡濙高穀等清德正學如儀制
薛瑄楊翥吳訥等風節凝峻如錢習禮柔
時勉等廉恭體國如師逵古朴顧佐王賢
眷穆李宗楊信民軒輗王守等公勤才望
如金忠張本魏源張駿羅汝敬劉中敷鄺
埜王佐王晉侯璡徐琦王士嘉李嘉段民

陳璉等宏金問薩哥王恂張鳳沈翼年富
買銓等監學模範如胡儼陳敬宗吳溥等
他如魏驥陳泰李敏馬謹等未知存亡要
皆恪盡臣職出於流輩又有歿於王事有
足矜念如都御史等官鄧棨等亦皆未知
其恤典之詳洪惟我　國家有道之長盈
百年矣仁賢輩出中外大小皆有其人臣
寡陋之下不能悉知惟譚廣之賢後來將
臣勳績未居其上不得世襲至于文臣
先朝曾有贈諡蔭敘者雖曰一時特恩寔
皆可行盛典茍非編集其事何以傳信後
之其爲書與
仁宗命侍制等編定宰臣丁度沈
括等事迹凡五卷
列國以至于宋兵家成敗將帥得失皆在
焉俱有據依非他書比誠兵將所不可不
知者朱熹亦嘗教下此書以教武舉所令
詩書禮樂之將固有其人然備豫以爲他
日之用必先教養乞　勅該部計議請
命儒臣看詳此書舉加較定刊刻模印分
給武學官舍人人講習流布中外誠亦兵
戎之一助臣又惟大學衍義一書字字精
純言言要切儒臣進講之餘　聖心默

成得多矣臣以爲今日之事人所知莫先於攘夷尤莫先於弭災然乍義所載辦人材恤田里正綱常勵風俗如此等事駸駸之法固在其中甚所謂修己之敬事天之敬則弭災之道又無不備凡此皆今日所急況又伏覩　五倫書所載

太祖皇帝命特臣書此於新城內殿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乎又聞

仁宗皇帝監國時

翻刊閒暇取

皇祖宗家法伏乞　神留

簡會之頃

欣戴　聖思感化善道賢者加勉不肖者革心可以使知輔導之方可以伸愛中常之質亦足以表古人爲君爲臣皆不可不知大學之深意

皇上之盛德大業無窮期矣

成化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葉文莊公上谷奏草卷八終

晉溪本兵敷奏一

〔明〕王瓊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三年廖希顏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一九四毫米寬二八八毫米

少保王恭襄公進士起家
郎官歷朝四十餘年中間補
遷轉徙凡六歲餘皆公致用
日也所值不同而諸所建白
樹立皆具存牒記故在水部
則有漕河圖誌若干卷在戶
部則有四科十三司條例若
干卷在戶部尚書有戶部奏
議若干卷
賜環為三邊總制有環召新疏
若干卷正德乙亥迄庚辰公
在本兵是時
武廟巡幸屬海內多故內憂外患
並作公處大事決大疑嚴居
守之策驅內侵之虜靖宸藩
之變消權璫之憂震倚
為安而天下恃以無恐此其
為力孔艱而居功不細稽諸
奏議可考而知也然梓不終
篇未及傳布有志於
卒以購求為難余入
訪嗣子都事內泉君蒐緝餘
牘屬太原守江君濬
之通前為卷凡兼四部兼京畿
次遼薊次宣大三關次陝西
延寧甘肅次山東河南四川
南畿兩浙湖廣次江西次閩
粵兩廣雲貴又次則清軍驛
傳馬政而以雜行類終焉
呼備矣鴻創遠思遂獻傑識
上之而昭德塞違下之而安

夏攘夷如公可不謂人傑也
哉古今稱立德立功立言者
為三不朽而皆有次第然而
不可以無今所存皆言也所
言皆事功也蓋行之而後言
言之而必行非章句腐儒剽
掇前人之緒餘以資天下後
世之口實而無益於理亂興

衰之故者可同日語也若是
而謂之立功與言不亦可乎
余什褐公為冢宰選除
命下而公卒海内方嘖嘖然十餘
年來疆埸多警
皇上有拊髀之思而經營四方之
士往往嘆公不可復作此豈
無本而能然乎哉或曰公為

秀才時即慨然有志當世之
務讀書繹文務明體適用不
數老生常談舉進士與虎谷
白巖諸君子潛心理道有河
東三鳳之稱晚年自跋亦云
學道未成為仁不熟汲汲之
心蓋可見也其甚者樂人攻
已之過迺抗疏論救言官不
欲以已故累臺省駸駸乎作
法於貞光裨臣節矣然則公
曷嘗不先事於立德也哉余
固表而出之後有作者可以
得公之不朽云

嘉靖甲辰仲秋吉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
提學副使荼陵廖希顏撰

晉溪本兵敷奏序

晉溪本兵敷奏序 一

迺正德乙亥太原晉溪王公以大司徒轉大司馬迄戊寅凡三歲天下以地方事告者薊州有朶顏之變大同有打魚川之變晉法惡香爐山之變浙之孝豐則湯毛九閘之變江西有醴源之變江西有橫水俯則武廷章而府江兩岸郴桂漳州則磨師富山西之孝義橫水俱各以變至公悉條奏得宜師行未幾相次削平宿患既除太平有象于是庫部郎中陶君心彙集成帙名曰本兵敷奏錄予以己卯年七月入兵曹獲覩全書中間如朶顏花當戕我邊將守臣相視莫敢誰何公獨以為漸不可長襲福全擅亂郴桂守臣匿不以聞公因晉史之奏究問備至橫水翁源樂昌諸處稔禍滋久公以為非重守臣之權不可得濟或有欲執招撫之議者公以為宜剿或有欲申犂庭之計者公以為宜撫事不中機責在守臣如雷電震燿威照並行萬里一息霧實有功則多方陳請褒廕交豐雖循常格而翁鬱節沛豁然開明以故入樂為用而成功甚速今觀敷奏之詞文不加點治體詳明事無贅語

隱括自在蓋定事在志裁事在識成事在量公造詣深密趨向卓殺其志剖論議弘濶處斷奇中其識遠而包羅巨細藏納垢汙其量大自古以奏議名家者唯唐宣公陸氏宣公以文學之長而發之政事為有餘出之文學固不多讓也然宣公在唐始合終違予嘗病其不能收拾人心以自隔阻公當

國家負荷之寄而繫中外倚重之望位日益崇譽日益盛居前不忌蓋宣公遇上不驕處其難而才通其易為不同也予嘗論之公之比漢之子房而其攻取之策皆公運籌決勝可於調食足餉又公户曹之所優為也然則公兼三傑而有之矣庫部欲予序諸首簡故本其所集者説其大意如此若夫公自筮仕至今日其所樹立大書特書自有太史紀載焉

明正德十有四年冬十有一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新都楊廷儀正夫拜手書

晉溪本兵敷奏目録 卷一
京畿類
卷二
薊州類
遼東類
卷三
宣府大同類
卷四
山西類
卷五
陝西延寧類上
卷六
陝西延寧類下
卷七
甘肅類上
卷八
甘肅類下
山東類
河南類
晉溪本兵敷奏目録 卷二
四川類
卷九
南畿類
浙江類
湖廣類
卷十
福建類
南贛類
卷十一
江西類
晉溪本兵敷奏目録 卷三
卷十二
兩廣類
雲貴類
卷十三
清軍類
驛傳類
馬政類
卷十四
雜行類

晉溪本兵敷奏卷一

京畿類

宋史云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喻關喻關之東乃金人来路凡此數關天限嶮峻可保然關內之地平濕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濕隸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庶京儲不至耗費國計可以撙節實為便益伏乞聖明鑒察俯賜施行正德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具題

奉

聖旨這新添軍匠免裁革以後再不許添補雜用跟隨人役月粮每石准折銀四錢欽此

為砲火聲息事

看得京營總兵官新寧伯譚祐會同太監張永尚書王瓊計議要挑選精銳官軍馬隊二萬員名步隊一萬員名常川操練預備調用少馬一萬七千一百二十五匹先年奏准未領馬二萬三百一十三匹速行太僕寺作急調取給軍領養聽征及行戶部支與本色草料僨餧膳壯合行事宜各該衙門徑自查照預照得錦衣等衛查勘過私

備如再聲息緊急該部請
命將官統領庶便啓行等因見今宣大守臣節報虜
賊近邊駐牧聲息重大侵犯之舉難保必無該營提
督內外官新寧伯譚祐等前項所議事宜俱係先年
舊例急當舉行其要請
命將官統領一節尤為當今急務合無本部會官推
舉謀勇素著曾經戰陣堪充總兵官者二員堪充左
右參將者四員請
旨各簡命一員請
勅前去團營將見操馬步官軍三萬員名常川操練
預備調用中間號頭把總管隊盔甲器械等項壹應
軍中合行事宜悉聽今任總兵官用心籌畫選擇調
補取用應具奏者奏請定奪本部行文太僕寺上緊
調取堪以出戰馬一萬七千八百一十五匹照例印
烙交兌見在營不堪馬匹并以後缺馬陸續再取補
給行文戶部依擬處置本色草料按月支給儹餧臕
壯前項選將練兵事宜專為振揚威武拱護京師若
非虜賊大舉入寇不可輕出虛費邊儲待候秋冬虜
賊遠遁聲息寧靖本部另行議奏照舊施行正德十
一年三月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是堪充總兵官的會推兩員左右參將共推四
員来看欽此

為審大計以重本兵事

看得工科給事中翟瓚所言添設提督以振軍旅等
四事俱係京營要務合就查議明白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正德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提督官不必添設其餘准議欽此

計開

一添提督以振軍旅前件查得正統十四年為
因北虜犯順
欽命太子少保本部尚書于謙不妨部事總督軍務
景泰三年該于謙會同武清伯石亨等議得
北虜也先背逆天道聚衆近疆若不預為設
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不識將意將不識
軍情恐號令不一誤事合無於五軍三千
神機營揀選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選
揀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等往来
提督等因奉
景皇帝聖旨是欽此天順年間邊方寧靖十二營罷
立總督官亦不復設成化三年為整飭兵備

事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奏該本部議擬復
立十二營團聚操練會推大臣一員提督本
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白圭兵部尚書不妨部
年四月二十日具題節該奉
事提督十二營操練欽此成化十一年白圭
病故該太監懷恩傳奉
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王越不妨院事
着提督十二營操練人馬欽此以後本部尚
書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閻仲宇劉宇曹元王
敞何鑑陸完并今臣瓊俱不妨部事奉

勅提督十二團營令給事中翟瓚奏要查照景泰天
順成化等年事例添設或尚書侍郎都御史
一員為總提督常川在營會同操練不妨以
他務不奪以他官無非欲委任專一整飭軍
旅之意不為無見但查前項節年事例于謙
等俱以本部尚書不妨部事提督內王越以
左都御史不妨院事提督今要添設一員專
管提督係干事體重大臣等擅難定擬伏乞
聖裁

二慎選舉以重將材前件查得先為選將領以
寶武備事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奏該本部議擬復
營坐營侯伯都督等官比較馬步弓箭詢其
韜畧大意次及大小號頭把總官員一體比
較試驗馬步弓箭分別等第量加罰治中間
若有年力不堪官員亦就罷黜若仍以每年
春秋二次閱視不無太密若用五年一次又
恐太疎合無斟酌疎密以後每遇三年之期
兵部奏請照例舉行等因正德八年九月二
十三日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通行欽遵外正德十一年八月初該三

年閱視之期令給事中翟瓚奏稱把總以上
等官闕葦不材者十常八九要行本部尚書
會同內外提督大臣嚴加考選把總號頭等
官貪墨太甚者盡行汰黜謀勇素著會中武
舉者盡行收用遇有分守守備官缺以次推
用所言誠為有理但查今年正該閱視之期
合無至期本部尚書公同提督大臣照例考選閱視從
欽差司禮監太監等官依其所擬照例推用及查
公進退務令得人遇有員缺照例推用及查
坐營坐司侯伯都督等官舊例俱該本部會

同各營提督武臣推舉上請簡用原無會同
內外提督考選事例合無亦候閱視之時公
同考驗果有馬步弓箭不能開熟戰陣絕衆
不知大意素無謀勇應該罷黜者亦就開具
參請定奪
三重伍兵以謹團練前件照得近年各營操練
委的徒事虛文全不精銳一遇有警皆不堪
用追剿流賊則隨處敗走出征宣大則浪費
邊儲給事中翟瓚所言深切時弊臣等近日
痛懲宿弊大懼誤國會官議推左都督劉
暉等預行選練振揚軍威正欲兵將相識有

警得用伏乞
聖明天語叮寧戒諭劉暉等務要用心揀選嚴加訓
練中間合行事宜遵照欽奉
勅內事理着實奉行不許因循顧忌致誤大事
四禁占役以實營伍前件查得先為整飭兵備
事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該司禮監太
監懷恩題本部查得京營提督內臣軍伴一
百名掌營內臣總兵官各六十名坐營官十
五名把總官六名俱於五軍等三大營取撥

又查得成化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節該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練兵講武是國家最重的事但承平
日久中間私弊多端有名無實近來將五軍
三千
神機三大營官軍簡選頭等精壯的分為十二營團
操次等的仍留三大營操練慮恐日後人不
知警私弊復生仍令兵部便出榜禁約自今坐
營把總以下官但役占五名以下者降一級
五名以上者降二級甚者罷職充軍仍發邊
遠守禦如或容情故縱不舉奏者事發一體

治罪不饒欽此欽遵外今照前因合再為申
明役占六名即為五名以上役占一名二名
三名四名俱為五名以下俱照前例降級一
名二名以上積至六名者各通論從重併數
減降數至十名以上此其甚者或罷職或充
軍論罪之日取自
聖裁其提督總兵及點軍等官明知前弊容情故縱
不即舉奏者事發一體參究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兵部裏便將今定事例出榜去營
內張掛曉諭欽此已經出榜於各營張掛曉

諭欽遵外令給事中翟瓚奏要查照前例出榜曉諭以憑改正遵守合無本部再行申明行移各營內外提督等官一體欽遵仍要嚴督各坐營把總等官但有仗占者通行改正遵守舊例若有仍蹈前轍者聽黜軍科道官訪出指實參奏

為精兵衛任將官以保障重地事

看得巡按御史王九峯所奏大意謂京師迤南其地不為不重原設一十九衛除京操外尚有三萬餘人因無立法以致武備廢弛要添設總兵官一員并連

紫荊等關悉聽節制等因無非欲專任將官以興舉武備之意不為無見但查得興州中屯等一十九衛內除保定左等五衛京操官軍存留在衛者見該參將盧英統領操練外其餘衛分食糧正軍俱各輪班京操止有舍餘軍餘守城操練數亦不多況無月糧多不堪調見該本部議擬題准推舉在京堂上官分投前去京師迤南地方將各衛軍舍餘丁并州縣民兵通行揀選操練其順天及保定等府巡撫都御史俱令專一在於邊關防守內外相應俱有倚託今若於保定添設副總兵一員所管不過見任參將盧英之事必須照依前項弘治十八年事例將盧英改調別處萬一新推副總兵猝急未到或雖到號令未得便行軍士聞知參將盧英更替不服號令盧英因而解體兩相牴誤若將盧英就留在彼協同管事不惟查無舊例又恐官多民擾若就將盧英改充副總兵照依先年韓玉張勇等責任重其事權但盧英見聽都御史臧鳳節制調度防守邊關一旦改陞副將協同行事非惟盧英心有未安抑恐臧鳳或難駕馭反覆參詳其在此時猝難施行臣等愚見排難解紛固在乎急速計處而隨機應變尤貴乎整暇有序合無

本部行文都御史臧鳳督同盧英照依巡按御史王九峯計慮處患深意用心籌畫加謹隄防務俾封域慎固郊畿奠安軍務事情便宜施行待候賊情寧息本部將所奏添設副總兵事宜另議施行其所奏要將保定等處達官軍量行賞勞一節緣彼處達軍委的驍勇可用屢有戰功賞未酬勞今欲防禦處寇必須獎勵賞勞庶可得其効力合無行與巡撫等官依擬賞勞施行事寧照舊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達官達舍既曾為國効勞着巡撫都

御史隨宜賞勞他欽此

為修舉近郊武備事

臣等議得京師東西關隘俱已設有總兵參將守備等官又有都御史臧鳳李璧專一整飭近又遣都督傅凱張輳都指揮李琮分路防守頗為有備但郊畿近地雖係臧鳳李璧無巡撫見今各官尊在沿邊關口往來巡歷顧理不周今年七月十三日虜賊七萬餘騎離宣府城不遠剳營縱賊四散槍殺白羊口并西山齋堂等處去京不及一日之程俱報聲息可見點虜有輕視遼鎮之意近聞虜營尚在近邊住牧未見遠退秋高馬肥大舉深入難保必無近郊武備急宜修舉合無本部會官推舉在京堂上素有才望着實幹事官四員上請

簡命二員一員前去保定順德大名廣平五府一員就在順天并去永平河間二府專一整飭兵備嚴督所在分守守備兵備府衛等官除臧鳳李璧所管在關人馬防守民壯并保定參將盧英所領官軍及盧鏜等見選達官軍仍聽臧鳳等管束調用不必干預外其各衛所官軍舍餘并各府州縣原有民兵堪為用心揀選如法操練若府衛州縣掌印官內有才員就令兼管選練事充易舉其官軍舍餘并民兵已經精選造定文冊仍令各在原衛所府州縣操守遇警剋期調集方為省便若通州一帶各馬房地方密邇古北口等處遼關真定遼山州縣密邇龍泉關等處遼關應該相視要害屯聚官軍民兵以防不測就便從長計議調集防守中間置買什物供給口糧等項本部所擬該載不盡一應事宜悉聽本官便宜施行應具奏者仍須奏請定奪前項軍餘民兵雖為專一防禦處地方寇若過地方盜賊竊發乘機作亂就便緝捕撫安干碍城池亦聽督修完固凡有合行事宜務須慎重詳審既在武備着實修舉又須處置得宜民無擾害斯稱委任如或鹵莽從事致有乖方顧此失彼逼民逃移咎有所歸事寧具奏回京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堪修舉近郊武備的便各會推兩員來看欽此會同太子太傅成國公臣朱輔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陸完等從公推舉得刑部右侍郎馮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金獻民俱堪順天等府工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趙璜工部右侍郎
俞琳俱堪保定等府各整飭武備伏乞
聖明於內各
簡命一員照依該部原擬責任請
勅前去欽遵行事如用馮清俞琳仍各量蒸憲職合
用巡視整飭武備關防各壹體行移禮部鑄造給用
符驗各一道及書吏家人各二名照例查行關領應
付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趙璜着整飭順天等三府武備俞琳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整飭保定等五府武備各寫勅與他
欽此

晉溪奏議卷之一　十三

為捉獲姦細事
看得紫荊關捉獲姦細人李法順供說猴兒李指揮
差來打細要於八月十五日大勢達賊往南搶虜等
情臣等覆審本犯所說俱係實情切詳宜大二鎮并
山西三關紫荊居庸密雲倶各原舊設有邊備
近日又節次議擬具奏整兵防禦但近年北虜強梁
又被猴兒李指揮誘引設使果如姦細所言八月十
五日擁衆分道入寇邊鎮各該將臣又如潘浩等束
手無策任其縱橫搶殺近裏一帶關隘亦如白羊口
守備指揮丘泰等不能阻殺縱放入口又恐整飭邊
備御史臧鳳李瑾計慮不早號令不嚴以致各口
官軍失守被賊侵入關內倉卒之際將何支持況今
京營人馬臣等節次具奏選將練兵尚未舉行且援
李法順所供八月十五日即欲入寇事在眯急不可
不慮合無本部將解到姦細李法順送都察院牧問
各另分投馬上差人齎文交與平虜將軍總兵官劉
輝等及宣大二鎮總兵官時源潘浩等并鎮守薊州
山西副總兵戴欽郭錦等整飭邊備都御史臧鳳李
瓚等各照節次題准并節奉
勅旨事理比常十分用心整飭調集官軍多方哨探
相機戰守如有因循怠忽致悞事機罪不輕貸再乞
勅提督團營新寧伯譚祐等上緊照依本部原擬整
飭團營人馬操練聽候及請
勅戶部多方區畫粮草以備供給正德十一年七月
二十八日具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

晉溪奏議卷之一　十四

為傳奉事
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早該司禮監太監賴義
傳奉

聖旨團營西官廳官軍出差數多見令各遠累奏聲
息不絕著兵部同許泰等會議何項人馬以備自警
應用欽此欽遵臣等會同監督團營西官廳左都督
許泰等議得五軍三千
神機三大營并團營查出本年七月分官軍除差占
等三名合無將各犯送法司究問明白照依律例議
出哨防守等項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二員名做工四
萬八千八百八員名外五軍營見在京衛官軍及殫
忠効義二營舍餘共四千六百七十五員名外衛官
軍一千二百四十九員名三千營見在京衛官軍二
千一百六十九員名外衛軍六十七員名

神機營見在京衛官軍四千五十二員名外衛官軍
一百九十二員名團營見在京衛官軍四萬六千三
百三十三員名外衛見在一千三十三員名以上三
大營并團營見在官軍舍餘共五萬九千七百七十
員名俱可以備有警應用除團營見選騎兵一萬五
千步兵一萬員名推舉將官管領操練聽用外其餘
官軍并三大營見在官軍及五軍營內殫忠効義二
營舍餘合無乞
勅各該提督官各整點操練聽候調用合行事宜各
另議定奏正德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具題本月初五
日奉
聖旨是這官軍并舍餘便着各該提督官整點齊備
聽候調用欽此

為捉獲姦細事

看得整飭邊備都御史李鐩奏解捉獲姦細王得來
等三名合無將各犯送法司究問明白照依律例議
擬奏請發落原差獲姦細百戶張銳千戶耿宣行令
分守指揮孫璽先行賞勞本部查例具奏陞賞及照
姦細王得來說要八月十五日月圓大舉入馬前來
隆慶州永寧等處搶掠等情合無本部馬上差人齎

文交與侍郎丁鳳火速會同太監張忠左都督劉暉
計議禦虜方略布置設伏或截其衝或邀其歸務使
隆慶一帶地方不受殘害虜賊大遁剿卹仍通行宣
大山西薊州保定各該鎮巡等官一體整飭防禦嚴
加盤詰但有捉獲姦細牢固解京原擊官員通行賞
行賞勞待後問完本部議擬奏請從重陞賞若有故
不用心縱放姦細出入往來事發供招經過地方官
員通行提問重罪正德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具題本
月初六日奉
聖旨是這姦細送法司究問明白

先行賞勞再議陸賞整飭防禦等項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為急處邊務事

看得太監張忠侍郎丁鳳左都督劉暉會本具奏捉獲茲細王得方等說稱達子頭兒郭那顏要到八月間月兒圓時還來往南搶掠大同迤西地方空閣兵勢單寡不能支持臣等應援不及誤事匪輕再選謀勇將官添調人馬發來大同與總兵官時源會合截殺一節具見各官同心協力計慮深遠但要另選將官添調人馬誠恐緩不及事合無本部行文提督都御史彭澤會同東西二路總兵官并遊擊將軍陶珣等計議查看如果東西二路關隘哨探虜賊離遠都安張椿等各能防禦將今次出征人馬量撥精銳於紫荊關住劄及將原撥守關虜鏜等所統達軍一同在關整點犒勞一遇飛報大勢達賊西入蔚州一帶搶掠逼近倒馬紫荊等關地方就聽都御史彭澤等運謀設策一面會委臧鳳嚴守關隘一面督領堪戰官軍出口相機截殺應該與劉暉時源等人馬會合策應亦聽從宜施行若哨探虜賊往東隆慶一帶搶掠紫荊關外報無聲息仍於東西路一帶關隘防禦悉聽都御史彭澤等計議便宜施行本部再差人馬上齎文交與張忠丁鳳劉暉設法遠哨探務要預知賊情向往如賊勢東行則備其東照依原擬按伏邀擊若賊西趨大同蔚州地方則擊其西縱不能阻其来亦可以截其歸仍預設健卒快馬一遇有警四散傳報各關隘口通知本部再差人馬上齎文交與馬錫王憲時源羅簪李鉞郭錦等各整所部人馬遇警會合截殺務使聲勢聯絡彼此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失誤事機及看奏內開稱茲細王得方等供稱到於德勝門水關迤西娘娘廟馬善友家住了九日買針一百仍舊出境一節係千茲細潛入京城事理合無行文錦衣衛并巡城御史嚴督五城兵馬司各照地方排門粉壁挨查但係流移潛住之人俱徑送順天府解發原籍收查發落審出来歷不明人犯送法司究問發遣伏乞

聖裁正德十一年八月初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五城地方有流移潛住并来歷不明之人着錦衣衛巡城御史并兵馬司用心體訪處置其餘事宜依擬行欽此

為傳奉事
議得京城內外先年設立五城兵馬指揮司職專禦
風火察姦盜及錦衣衛官校巡警夜禁緝捕盜賊監
察御史巡城禁革姦弊在外通州良鄉等處各設有
軍衛委官巡捕其後通州等處又設分守涿州良鄉
又設守備又三年一次差御史錦衣衛官分路巡捕
孔治元年為因盜賊生發奏准於三千營選撥官軍
一百員名於彰義門外義井兒及良鄉縣并清河高
碑店四處每處二十五名隄備盜賊正德初年京城
內添設把總官二員委官八員各分地方每委官十

員管領馬軍二十四名步軍二十五名共四百員名
京城外添設把總官二員每員領有馬官軍五十員
名委官七員每員管領馬軍六十名共四百二十名
正德十年會議京城內每委官一員各添馬軍二十
五名步軍二十五名共軍七百九十二名馬四百匹
京城外每委官一員各添一百名共軍一千一百二
十名馬一千一百二十匹把總并委官俱一年一換
城外把總該領官軍全給盔甲海巡馬軍給與一半
八十副今年又奏差工部右侍郎趙璜專一整飭武
備挑選河間等衛舍餘交與分守通州都指揮表傑
及涿州守備崔澄添撥官軍各給馬匹嚴謹巡
捕壩上良鄉等處正係表傑崔澄等地方立法
不為不密責任不為不專但京城內外人烟輳集遊
食者多壩上良鄉等處軍民艱窘差役繁重以此盜
賊隨捕隨發難得盡絕自去年本部會官議添巡捕
官軍數多定擬條格賞罰嚴明又給與盔甲火器馬
匹草料以此一年之間把總官捉獲強盜二百餘名
錦衣衛坐委官校及各該緝事衙門亦皆輯捕數多
柰何世情艱難財重命輕致厪
聖慮屢降
明旨着落官軍用心挨拏未得寧息今又奉
旨令臣等從長議處停當奏來定奪臣等愚見若欲
從長計議處置停當必先撫恤軍民輕徭薄賦人得
安生則盜賊自少前項節年議處捕盜事宜已極周
密今若不先撫安專立嚴法搜捉摘捕誠恐法網太
密致有激變前代漢武帝時為因山東盜起遣官衣
繡持節發兵擊斬至萬餘級盜賊愈滋至不可禁正
德四年添設巡捕御史帶領家眷專一督捕盜法網嚴
密賊勢愈熾兇惡之徒棄機倡亂肆行劫掠至動邊
軍入剿逾年始平是其明驗以故捕盜之法固不可

寬縱亦不可太嚴令將弭盜根本及先年捕盜事件
開查明白合無照依弘治元年事例本部會同錦衣
衛并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再行計議應否施行奏請
定奪正德十一年十三日具題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是這先年捕盜事宜恁部還會官議處了來說
欽此欽遵今將原擬捕盜事宜開立前件會議明白
及另議合行事宜逐一開款伏乞
聖裁正德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高謙盛瑾孫浩鄭文各着把總巡捕其餘准議
欽此

計開

兵部原擬捕盜事件

一弭盜根本近年捉獲盜賊多係當差軍民
原無產業又被管軍管民官員不肯撫恤
惟知科害以致艱窘衣食不給饑寒切身
甘心為盜視死如歸合無請降
勅旨令各營并在京各衛所順天府及在外直隸保
定等府州縣衛所管軍管民官員今後非奉
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擅起一錢不許擅科敢有故違
科害逼迫軍民失所許被害之人指實陳

倚勢窩藏不報挨查者該城兵馬司具呈
錦衣衛并巡城御史參奏處治
一京城內外人煙輳集去處盜賊強劫皆由
夜禁不嚴巡捕不謹所致合無今後但有
強盜明火持杖強劫人家財物出入自由
火甲不行傳報救護巡捕官軍不在地方
巡歷追捕將巡捕官軍并該管兵馬司官
吏各手火甲人等俱參送刑部問罪若地
方被盜火甲知覺傳報救護及巡捕官軍
見在地方巡歷遇賊追捕者不在此例前

件依擬

一弘治元年百戶王敏建言要於京城內外小巷路口置立柵欄夜間關閉本部會官計議題准先於城內關廂試驗令巡城御史督同兵馬司計算工程先儘財主勸出銀兩如法成造果為有益城內另擬後因兵馬司官奉行無法一槩科取騷擾地方又行禁止其已修完柵欄亦不如法不久損壞今照京城之內大街小巷不止一處巡捕官軍止有七百餘名未免巡歷不周

一聞有盜昏夜追赶小街曲巷輒被藏匿合無除寬街大路不必置立外但係小街巷口相應設門去處各置立門柵遇夜關閉如遇追逐盜賊不得委曲隱蔽本部仍委官一員會同巡城御史督同兵馬司官相視計議如法修置合用工料勸倩本巷得過之家情願出辦不許強逼科害致生怨議別有良法具奏定奪前件先年已行未免騷擾地方今不必舉行

一京城外東北巡捕見有把總都指揮王佐通州一帶見有分守都指揮崔澄各有原該巡捕官軍壩守備都指揮崔澄各官該管地方又該工上良鄉等處皆是各官該管地方又該工部侍郎趙璜奏准許令奏傑帶領河間等衛舍餘五百員名太僕寺撥馬五百匹又行令崔澄揀選官軍舍餘五百四十二員名太僕寺撥與馬一百五十匹盔甲腰刀選給三百副合無本部再行整飭武備右侍郎趙璜并巡撫都御史李瓚嚴督奏傑崔澄等本部督令楊昺王佐等各照地方務要比常加謹用心緝捕如遇追襲強賊走出訣管地方亦聽乘機掩襲會合剿捕但不許一槩搜捕妄拏平人驚疑地方事發從重參究前件依擬

一各巡捕官軍捕獲強盜或地方失事正德十年會議賞罰條例俱係斬輕行近已革去除陞賞遵照舊例施行及京城內外失盜照依前例查明送問外但係通州良鄉壩上等處在外地方被盜強劫失事仍照正

德十年會議事例把總官委官一年之內該管地方被强盜嚴響馬打劫一次全無拏獲委官積至五起以上降一級十起以上降二級不及數止委官每一起罰俸兩箇月分守守備把總官每一起罰俸一箇月捕盜該陞者照級准贖其罪庶使人心知警不敢玩怠前件依擬每年終一次兵部查奏

今另議合行事宜

一見今京城內東西二遠把總巡捕官下共有馬步官軍八百員名京城外東北西南把總巡捕官下共有馬官軍一千一百員名但京城內外地方廣闊街巷數多巡邏不週合於城內每總添撥步軍一百名城外每總添撥步軍一百五十名共五百名與原撥官軍分作兩班派定地方輪流巡邏不許私役賣放

一捕盜陞賞事例必須申明通行庶使人知激勸查得近該兵部議得合無今後務要照舊例兵部委用

著委曾相與對敵人所共知行該地方覆查得實者方准照例陞級其餘緝捕零賊并買求他人所獲轄數捉作兇惡聚衆數十人以上兇惡顯著曾經對敵人所共知覆勘是實的方許照例陞級不許將緝捕零賊并計買捉轄的一槩朦朧奏撥欽此又查得兵部會官議得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江西等處遇捕都指揮王佐俱各謀勇未聞難責成效俱合更換今不為常例會推得原委西南巡捕都指揮高讓堪替楊昺原委城外巡捕都指揮盛瑾堪替王佐指揮孫浩堪替章縉指揮鄭文堪聽謝素伏乞

聖裁候命下之日仍令各官把總巡捕以後事故仍

聖旨是今後擊獲强賊果係聚衆數十人以上兇惡顯著曾經對敵人所共知覆勘是實的方許照例陞級不許將緝捕零賊并計買捉轄的一槩朦朧奏撥欽此又查得兵部會官議得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江西等處遇

有官兵人等擒斬賊級若與賊對敵就陣擒斬有名劇賊一名顆不願陞級者賞銀三十兩擒斬隨從强賊者每名顆賞銀十五兩陣亡者重加優恤若不係對敵止是緝捕强盜者每名顆賞銀十兩若擒獲僞稱名號首賊者又不拘定數目聽候各官斟酌加賞其不係應捕人員一體給賞等因正德六年三月十七日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王敞等具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這賞罰事例既議擬停當都准行通行出榜省諭各該地方官員人等知道欽此前例合再申明通行着京城內外把總巡捕官及在外分守守備等官遇有擒捕緝捕强賊查勘是實照依前例陞賞有能運謀設法擒捕强賊數多地方寧靖功蹟顯著者聽巡撫巡按官奏保陞級兵部遇有相應員缺不次推用

一大明律內一款凡强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皆斬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共謀者行而不分贓及分贓不行但分贓者斬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

皇親功臣管莊家僕佃戶人等勾引外人之人窩藏為盜坐家分贓者問發邊衛充軍其該管家長參究治罪又一款知强竊盜贓而接買受寄若馬騾等畜至二頭匹以上銀貨坐贓至滿貫者俱問罪不分初犯以上不拘再犯枷號一箇月發落若三犯以上不拘贓數多寡與知强盜後而分贓至滿貫者俱免枷號發邊衛充軍竊詳立法之意止欲禁治窩藏盜賊之家及接買受寄之人不敢窩藏寄貨則盜賊無所藏匿寄放易得事發但今盜賊事發到官窩主及接買受寄之人多從寬發落以致人無警畏合無兵部轉行法司今後盜賊窩主并接買受寄盜贓人犯務要照依律例從重問擬枷號充軍等項發落

一錦衣衛原有領馬校尉一百名務要不時往來各該地方督同兵馬火甲人等緝捕盜賊遇有强盜打劫會合巡捕官軍併力

擒捕如有設事聽本衛提督官比較處治

為軍務事

查得在京差出將官有例奏帶參隨人等其在外遊方調取策應參將等官原無奏帶事例今蕭滓奏帶錦衣等衛官旗軍舍餘五十八員名違例過多中間多係應支廩給人數見今宣府錢糧十分缺乏若准奏帶前去坐支廩給品糧難為戶部供給況若遇賊縱使帶去官員臨陣對敵亦必有冒報功次之疑合無照依陝西延綏等處徵調遊奇兵馬事例俱不准帶惟復量准帶十餘名跟隨應用伏乞

聖裁正德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上還准他帶去欽此

為水患異常輒設兵備等官預防盜賊事

議得事有常變患當預防今年水災異常五穀不收目下人民缺食過冬及春青黃不接必不聊生聚集為盜勢所不免合無查照近年事例直隸大名等府山東武定州等處各暫設兵備官一員行移吏部推舉風力才幹之人不拘俞事副使請

勅專一提督操練官軍民快防捕盜賊保安地方前項兵備按察司官雖各分定地方專管捕盜但恐盜賊一時蜂起聚眾延蔓兵力寡弱不能防禦除南直隸河南另議外合無於直隸河間府地方暫設總兵官一員鎮守照例請

勅關給

符驗旗牌就於河間三衛并保定等衛不拘官軍舍餘軍餘并達舍軍餘內挑選精銳官軍二千員名撥給馬匹盔甲等項如法操練振揚威武彈壓奸頑除河間府地方強賊徑自剿捕外其保定等七府并山東地方盜賊生發不多聽本處官司自行剿捕但係聚眾三十人以上乘坐馬匹懸帶弓箭數極兇惡本

處官司力不能制一面申報本部具奏處置一面徑直飛報鎮守河間總兵官酌量事勢差撥官軍設法追剿務要即時得獲毋致滋蔓合用行糧草料行移戶部議奏撥給若河間府倉場無積合無行令各官軍於德州倉內關支及訖關料豆亦於訖納德州倉粟米內改撥支給庶為便益候

命下之日本部會官推舉謀勇威望素著官二員上請簡用令其上緊前去庶事有預處盜患可弭前項兵備并鎮守官俱候明年麥熟盜息民安之日具奏裁

革臣等再議得修舉武備固可龍服奸頑賑濟撫恤

尤能培植根本伏望
皇上節財省費布德施仁應有賑恤之典特
命所司及早舉行地方幸甚正德十二年八月初六
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鎮守將官并兵備官俱暫准添設欽
此欽遵除兵備官吏部照例推用外臣等會官推舉
得右都督郤永謀勇素開威望舊著都督同知張璽
曾經戰陣軍功得陞伏乞
聖明於內
簡命一員充總兵官鎮守河間等處地方兵部照例
請
勅令其上緊前去操練官軍振揚威武殫壓奸頑緝
捕盜賊其控制地方挑選官軍并合用
符驗旗牌行糧料草等項悉照兵部原擬施行正德
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張鼐著充總兵官鎮守河間等處地方寫勅
與他欽此
爲申明捕盜禁例事
今將捕盜禁例事宜查議明白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合無本部刊印榜文通行給發山東直隸地方
司府州縣衛所兵備等衙門各於人煙輳集去處常
川張掛曉諭庶使法令明布人不敢犯正德十二年
八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捕盜事宜恁每既開議明白着各欽
鎮守兵備等官依擬行還給榜張掛曉諭欽此
計開
一今年爲因水災重大誠恐饑民聚衆劫掠河
間府地方暫設總兵官一員領軍鎮守及武
定州大名府暫設按察司官各一員整飭兵
備與各處見有兵備等官專一爲追捕見今事

發爲盜之人其先年被賊脅從招撫復業之
人並不追究敢有奸詐之徒生事搜求乘機
詐害者許被害之人赴所在官司陳告即與
受理將生事詐害之人治以重罪若官司故
不受理致令一縣驚疑罪有所歸
一強盜未發自首依律免罪若能捕獲同伴強
盜送官亦得免罪又依常人一體給賞
一捕獲強盜照例每名賞銀十兩若係二三人
以上同捕獲者分別首從酌量分給領軍官
并巡捕官所管旗軍民快人等每捕獲強盜

一名賞銀一兩總兵官部下并兵備按察司
官所管地方捕獲強盜一百名以上賞紵絲
二表裏銀二十兩二百名以上奏

請定奪

一該用賞賜銀兩各於所在官庫贓罰銀兩內
支給如無見在銀兩聽將囚人贖罪紙米折
納支給其見獲盜贓內有無主應該入官者
聽總兵官并兵備按察司官從宜給賞捕盜
功多及把總巡捕等官內謀勇出衆之人以
示激勸

一鎮守河間總兵官所領官軍編成隊伍遇有
河間府所屬地方強盜生發徑自設法擒捕
其順天保定等府所屬地方盜賊生發不多
聽本處官司自行剿捕但係聚衆三十人以
上乘坐馬匹懸帶弓箭執持極兇惡本處官司
力不能制一面申報兵部具奏處置一面徑
直飛報鎮守河間總兵官酌量賊情輕重或
發一二隊或發十餘隊火速前去追剿每隊
於河間府出給印信勘合一張開寫官軍花
名收執經過止宿去處照例應付行糧料草
若遇追賊緊急各該官司量備包草乾料并
熟食應付不許遲誤其捕盜官軍亦要預先
自備基炒以備緊急追賊之用

一新設總兵官并新舊兵備按察司官務要號
令嚴肅鈐束所部秋毫無犯專在殄盜安民
不許干預別事如巢盜息民安方稱委任如
或誅求放肆地方受害盜賊蜂起不能禁治
聽巡撫巡按官并本部指實糾奏

為強盜聚衆百人以上拒敵殺傷官軍事

看得前項強盜係是聚衆百人以上張打旗號騎坐
馬匹持執兇器拒敵官軍劫奪囚犯重情除行鎮守
河間總兵官都督同知張璽照依本部題准事理統
領所部官軍前去剿捕外臣等議得今年河間等處
水災重大百姓十分艱難不獨今歲前項賊情誠恐
以後各處盜賊蜂起深為可慮雖設有總兵官張璽
所統官軍不過二千員名況行糧草料并盔甲器械
未曾處置支給已經本部議處具題未奉
明旨緣官軍無糧馬匹無料又無盔甲器械豈能禦
盜近年剿六等賊作亂困處置遲慢致成大患伏望
宸斷速將臣等所議處置糧草軍器等項事件依擬

施行庶不誤事再乞
勅巡撫保定都御史李贇將參將盧英所領官軍二
千七百八十五員名并管領達官都指揮盧鐘指揮
安欽等原選達官軍舍餘四百五十六員名於內揀
選驍勇精壯之人作急從宜處給馬匹盔甲器械行
糧草料作養銳氣令於詼管地方不時巡邏遇有報
到强賊即便依律會合剿捕再乞
勅整飭薊州都御史臧鳳督委兵備副使王玹將各
州縣原有民壯快手等項人役但係慣能拏賊之人
挑選團聚亦就從宜給與盔甲器械整點齊備但有

賊情連謀詼策相機剿捕前項各詼捕盜官軍惟以
殄盜為主亦不許分外生事激變地方再照律例不
許隱蔽賊情本部屢經申明通行遵守豈期所在官
司玩法畧不遵依巡撫官亦不能振揚舉行如前賊
聚衆行劫已非一日京城巡捕官解恒報来其固安
等縣官員如罔聞知若不重加懲治何以警戒其餘
合無行令都御史臧鳳查勘前賊生發出入去處詼
管地方官員即時拏問擬罪明白監候奏請發落仍
再通行各管地方申明晓諭以後不許似前隱蔽如
有故違一體究治再行各詼巡按御史但有賊情即
時具奏隱匿官員衆奏提問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
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强賊聚集人衆早宜撲滅張霽官軍糧草
軍器等項已有旨了着上緊依擬揀選遇有報到强
賊即便會合剿捕不許互相推調各州縣民快人役
也着王玹挑選團聚加謹防禦各詼巡撫都御史務
要嚴督所屬振揚威武不許因循怠玩致令滋蔓山
東河南附近去處兵備等官都着用心把截隱
蔽賊情不行奏報的本當拏問查勘明白住了俸待
捕盜有功来說恁部裏還通行申明與他們知道欽
此

為黨惡强賊拔帶盔甲縣帶弓刀戕拏長鎗騎
坐馬匹聚衆中途刼囚搶奪捕盜人役馬匹等
事
看得整飭天津兵備副使胡文璧奏稱處賊張鉞等
住居羽林前衛屯堡倚恃京衛往往結黨為緣刼掠
人財非止一次今乃恣肆率衆拒敵刼奪被獲黨賊
勢衆兇惡若不早為撲滅誠恐滋蔓釀成大患貽害
歷輕乞要行令詼衛親管官員設法擒捕或差官調
度人馬撲滅盡絶以靖地方一節近年劉六劉七齊

彥名等賊亦係近京霸州等處屯住軍民初起甚微
為因官司隱匿玩忽遂致釀成大患今副使胡文辭
要將劇賊張鉞等早為撲滅誠為有見但要行令羽
林前衛親管官員設法擒捕誰以施行查得見設鎮
守河間等處總兵官張璽本部原擬專為預防饑荒
群盜蜂起而設張鉞等賊正宜責成本官設法督捕
合無本部行文該府馬上差人齎文交與總兵官張
璽選委驍勇智謀官員各量撥官軍分投前去東安
等縣公同設縣官查訪敬生屯居住知因之人用為
鄉道連謀設法尋蹤查風路務要將強賊張鉞等一起
賊犯日下捕獲以靖地方有功之人照例陞賞仍通
行巡撫都御史李贊減鳳嚴督撫屬地方軍衛有司
及分守兵備守備等官一體用心挨拏不許自分彼
此致有奔逸事發查究重罪其差出捕盜官員令張
璽叮嚀分付所至去處北以襲捕見發強賊張鉞等
為事不許乘機搜求別事驚擾地方及指稱追贓妄
拏平人事發亦治重罪總兵官張璽亦難辭責正德
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賊盜着總兵官張璽巡撫都御史李
贊減鳳各依擬上緊嚴督所屬用心襲捕務在日下
盡絕不許自分彼此致令奔逸有功之人照例陞賞
欽此

為盜賊生發事

議得盜賊初起其端甚微以後猖獗為患甚大蓋因
今年水災百姓十分艱難一人扇動千百成群最為
容易賊盜中間豈無奸雄窺見
聖駕巡邊精兵俱帶出口京營人馬不敢擅發以此
肆志猖獗萬一聚衆突逼京師內外驚擾各衙門官
束手無措咎將誰歸仰惟
皇上英明威武胡虜數萬畏威遠遯最窩盜賊撲滅
何難伏望
聖駕還京簡命謀勇將官量帶西官廳精銳官軍分
道四出相機剿捕盜賊悉平地方寧靖則
皇上神功武烈天下傳誦臣等不勝忻願祝頌之至
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預盜安民事

照得先該本部為因近年各該官司隱蔽賊情不行
督捕以致滋蔓釀成大患以此節次議奏申明律例
但有賊盜生發隨即申報緝捕不許隱匿坐視又因

今年河間等處災傷慮恐人民缺食聚衆為盜又奏
准添設總兵官選揀官軍一萬二千員名鎮守地方近訪得盧溝橋迤南良鄉涿州一帶地方強賊聚衆劫掠及武清固安永平一帶地方亦有盜賊生發各該官司既不火速申奏又不設法督擊若不通行查究何以弭患將來及照巡撫都御史專以弭盜安民為職未聞申嚴號令禁防盜賊亦難辭責合無請
勅巡撫都御史臧鳳李瓚嚴督軍衛有司并兵備守備分守等官比常十分加謹整搠應捕官軍不時往來該管地方巡邏如遇鄉響馮強賊務要跟襲擒捕不

必拘定地方自分彼此致賊脫走仍要互相傳報會合剿捕其巡捕官軍合用行糧料草馬匹軍器巡撫官務要用心區畫撥補應付必先養其銳氣庶可責其效力各官內有謀勇廉幹者以禮將勞關苴害人地方屢次失事又隱匿不報者參奏罷黜再乞
勅鎮守河間總兵官張輿務要委用領軍頭目得人選練捕盜官軍有法遵依原議但遇報到賊情聚衆三十人以上量撥官軍追襲剿捕出給力照例應付行糧料草務使威武振揚盜賊屏息不許委用非人縱賊不擊或別生事端騷擾州縣甚至妄擊平人追取贓物驚疑軍民激成他變各必有歸仍行各該巡按御史從公訪察果有前獎不分巡撫鎮守分守兵備守備等官具實奏聞區處及照京城內外近日米價騰貴乞食饑民徧滿街巷乘機搶奪賊盜漸多合無請
勅錦衣衛嚴督本衛該管地方官員旗校并五城兵馬司嚴謹夜禁防察奸宄及行團營將原撥巡捕官軍馬匹盔甲逐一查點內有老弱瘦病損壞不堪者作急更換撥補嚴督把總巡捕都指揮比常加謹晝夜來往該管地方巡捕不許怠忽臣等又議得荒年

禁盜理固當然但恐軍民迫於饑寒為盜者衆將不勝該加以捕盜官員恐罪及身過於搜求羅織以致法網太密盜無所容激成他變至不能禁豈非臣等謀慮不審之過罪將焉逭伏望
皇上長慮却顧預患未然急降
詔旨先將畿內饑饉艱難地方軍民一應征料不分新舊俱暫停徵待明年麥熟再議征收敢有故違逼徵者聽巡按御史將應問人犯就便拏問其餘不係艱難饑饉地方不在此例然後酌量財用多寡再施賑濟之令京城內外乞食饑民亦乞處分量為賑給

餓死者官為掩埋毋令暴露即令来價甚貴或預支月糧或和買平糴或別有良法草為議處庶可以弭京城內外盜賊之患前項賑濟事宜乞勅戶部查例奏請施行正德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盜賊生發各該巡撫及鎮守官不行設法防禦好生誤事且不查究便着上緊嚴督所屬互相傳報用心緝捕併力追剿不許自分彼此怠玩故縱致生他變罪有所歸其餘俱依擬行欽此

為下情乞憐休息地方告乞軍餉等事

看得叅將蕭滓呈稱遼東官軍舊歲四月內調往宣大地方殺賊將及一年見在涿州等處住劄委的離家日久衣鞋破壞地方盜賊稍寧錢糧匱乏乞要疎放回家休息一節臣等議得各邊軍士無事休息得所有事方得其用若暴兵露師一年在外必然疲困遇賊不能奮勇攻戰合無請

勅一道齎付叅將蕭滓將原領人馬帶回遼東輪放休息罷辦軍裝完日仍照本部前擬於遼東地方團聚操練聽候有警調取殺賊其涿州霸州等處地方盜賊稍寧合行鎮守河間等處總兵官張勲等如遇

盜賊再起照前督捕防禦正德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具題未奉有

旨

為轄設提督捕盜官員防禦盜賊事宜

今將

聖駕巡還京城設行事宜開具款目議擬明白伏乞

聖裁正德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提督捕盜官遇有應議事宜着於團營西廳會同兵部從長議處施行其設用官軍張忠朱泰着各領一千五百員名王憲於團營內撥與二百員

名桂勇賈鑑還各照他原營官軍數目領用欽此

計開

一提督捕盜官遇有應設捕盜事宜必須會議合無於鎮國府或別有相應衙門會議行事伏乞

聖明定奪

一提督官設用官軍并左右叅將設領官軍伏乞

欽定數目行令各官照數揀選操練聽用

一選官捕盜官軍合用盔甲軍器馬匹草料并

一應事宜聽提督官計議照例關領支給應
具奏者奏請定奪
一京城內外把總巡捕官軍聽提督官調度節
制遇有賊情即時稟報
一京城內外窩藏强盜及奸細若一應人等有
能緝訪得實緊切逮捉督處告報因而得
獲强盜一名者賞銀十五兩獲奸細一名者
賞銀五十兩
一賞報事人合用銀兩如有追出無主一應盜
贓准折給賞若無盜贓於太僕寺收貯缺官

皂隸草場地租等項銀內支給
一提督捕盜官遇有京城內外報到賊情連謀
設法量賊多寡擬官軍相機剿捕或分差
把總等官或差
施行
一提督官差遣官軍一百名以下出百里之外
追賊赴督理軍
付齎執經過官
為奏辦熟食及
以便應付易於

內明白填寫使知遵守
一直隸河南山東等　處地方遇有報到草賊生
發聚衆數百人之　上本處官司不能擒捕本
部臨時議擬奏請　命提督等官統兵征剿請
勅侍郎侯觀隨軍督理軍
勅所在巡按御史隨軍紀
緝捕盜賊得獲送
依律議罪發落回
賞
一前項暫設提督捕盜官員俟京城內外及直
隸山東河南等處地方盜息民安之日具奏
裁革各照舊管事
為捉獲積年糾衆逼近京城殺人放火大肆兇
惡有名劇賊事
衆照賊首王琦本以京縣編民非由饑寒所迫乃敢
不畏
國法肆意行兇糾合賊首趙祥申寨頭李鉞趙雲劉
堂吳風子等流刼涿州良鄉房山固安一帶地方殺
人放火刼庫刼囚靡所不為又曾自書攞列馬隊前
来宣武門外菜市刼取人財官軍追襲而敢拒捕殺

傷禁兵搜捉而敢倘洋不避本部先因各賊生發地方饑荒慮恐奸徒乘機倡亂釀成大患節次議奏督調總兵官張塑統領河間官軍剿捕又奉

旨發遼東叅將蕭滓人馬住劄涿州等處餘黨多已就擒賊首尚未得獲通者復議發西官廳人馬防禦及通行緝事衙門各該巡撫都御史督委官兵會合

剿捕幸頻

天威遠布各官官力叅將宋斌等擒獲趙祥申案頭目臨清巡捕官擒獲李鉞等緝事衙門擒獲趙雲等巡撫都御史張潤擒獲劉堂吳風子等今把總指揮趙

明又擒獲王琦等旬月之間倡亂賊首相繼擒獲地方安靖道路通行臣等不勝慶幸除將王琦等送刑部收問外臣等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條者引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轉達刑部議定奏聞欽此今照犯人王琦等殺人放火拒捕強奸劫庫劫囚所犯非止一死比附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條例猶似減輕若止照常問擬強盜殺人斬罪梟首實有餘辜及照強盜該斬決不待時正欲明正典刑以示懲戒先年罪重人犯決於市曹或圖形榜示惟

欲曉諭衆知不敢輕犯今王琦等若不連死獄中及照常於京市處決涿州一帶為惡地方人不知見恐無以示戒將來合無乞

勅刑部將王琦等一千為惡人犯上緊問完依律比附奏請定奪量撥官軍防護押赴涿州刑部差主事一員會同巡按御史錦衣衛巡捕千戶就彼監視行刑仍圖形出榜於涿州人煙輳集去處懸掛曉諭其捕盜有功官軍趙明等本部另行查例議擬陞賞具奏施行正德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強賊趙祥申案頭王琦等罪大惡極死有餘辜法司便上緊問擬奏請定奪各起捕盜有功官悩部裏還通行查擬陞賞他欽此

為議處土賊以靖畿甸事

看得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張潤奏稱巡歷地方見得渾河以東往復六百餘里中間村鎮盜賊蟠據殊為巢穴蓋由漢達雜處軍屯鱗列所以盜賊易起難安欲於前項地方適中去處建立衙門摘撥通州涿州精兵分番按伏所屬巡檢司量行那移選委文臣一人居中節制一節查得本部原擬行巡撫官督捕盜賊別有長策火速具奏今都御史張潤議奏前因

緣在京七十餘衛屯田俱坐落武清東安等處地方
雖有縣官在彼其屯田軍餘不屬管轄以此難於禁
制今要於適中去處建設衙門調撥通州涿州等衛
官軍前去按伏選委文臣一人常川管理誠為有見
但調撥別衛官軍去彼誠恐慫擾人情不順及添設
文臣有礙官制俱擬難議擬差得前項本部原奏事
山左衛指揮僉事王瑾在屯巡捕事有成效人心歸
服已經奏奉
欽依見管巡捕但詭用應捕人役未經處置及犯盜
屯堡強盜方法亦未定立又因王瑾與各衛管屯指

揮職分相等難於行事以此不能展布合無本部移
咨都御史張潤行令原委捕盜通判駱用卿親詣揮
河以東地方會同巡捕指揮王瑾從長勘議就於相
應屯堡設立公館一所在彼住劄仍查勘各衛屯大
小并坐落遠近各編立火甲互相管束就於各屯軍
餘內點選精壯餘丁充為應捕合用馬匹器械或聽
其自行備辦或別為處置俱從宜議處具呈巡撫都
御史張潤查照定奪務在人情順便事體停當方准
施行其指揮王瑾既委提督各屯捕盜合無照守備
官事體許令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各衛管屯官旗人

等俱聽管束候
命下之日本部備將捕盜責任劄付本官遵依行事
若本官果能盡心禁捕盜賊寧息照例陞賞如或怠
慢失事擾害地方參問罪黜本部另推相應官二員
請
旨簡用更替其通判駱用卿仍令不時往來督理有
功一體陞賞其勘議畢日巡撫都御史將議處過管束
屯堡禁捕盜賊事件開奏查考正德十三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王瑾准照守備官體統行事其餘事宜各依
擬行欽此

敷奏卷三

京師東至薊州又東至山海關其地北面山川險阨綿亘千餘里古營平之地

國家於薊北設鎮以控制外夷又於境外建朶顏泰寧福餘三衛以示羈縻為中國藩籬三衛夷人每歲入貢處待有常規不可因其挾求賞踰常格而啓輕侮之心若入境寇掠備禦亦有常法不可輕議增兵而使百姓困於輸輓此守鎮之道也

為緊急邊情殺傷官軍事

恭照薊州一帶邊境地方先年建議相視要害設置關營屯聚軍馬遠近聯絡星羅棋布又推用總兵參將把總等官及鎮守巡撫官員整飭預備專為防禦寇賊保衛邊疆百餘年來窮寇零賊鼠竊狗偷時或不免未聞輕騎深入殺害將官如蹈無人之境如今日者也況訪聞馬蘭谷地方外隔重關自来並無達賊進入顯是參將陳乾平昔號令不嚴隄備不謹一遇賊入寡謀輕敵致墮賊計及鄰近關營把總等官視常怠玩并各營官軍內有役占責放以致軍威不振遇警失事通合究問及照總兵官遂安伯陳鏸巡撫都御史王倬鎮守太監王忻俱職專總領紀律不嚴統馭無法亦合有罪合無本部鋪馬齎文交與陳鏸王倬王忻等嚴督所屬關營分守守備把總等官各要整搠軍馬加意訓練嚴謹烽堠晝夜隄防毋容怠忽但遇傳報有賊入境相機戰守互相策應務保無虞仍火速選差垂覺夜不收出境密切打探花當男把兒孫等所領達賊如果見在近邊駐牧不散要見賊衆或多或寡不探的確星馳具奏若是賊勢衆大不退本部臨時再議奏請發兵防禦其馬蘭谷已

死參將陳乾遺下該管人馬聽王倬等轉委謀勇官員帶管本部即便照例推舉相應官二員奏請簡用一員前去更替再行本部右侍郎陳玉一體提督本部查照先年事例行移團營提督內外大臣揀選馬隊官軍三千員名乞

命署都督同知金輔統領操練待報啓行合用軍器行工部馬匹草料行戶部各照例關領支給其料草俱支本色以儹膘息官軍啓行之日每員名照例賞銀二兩布一疋以備雇裝戶工二部各照例差官沿途預備粮料草束槽鍘鐮覆以備經過及駐劄去處

逐日應付不許失誤本部仍通行遼東山海永平宣
府獨石馬營永寧居庸古北口等處接連薊州一帶
地方鎮巡分守守備等官各要差人哨探賊情緩急
整搠人馬嚴謹隄備遇有交界地方賊寇出沒舉火
仍洛都察院轉行巡按監察御史親詣馬蘭谷查勘
何方搶掠應該何處關營官軍策應截殺各將失事
經該官員人等職名逐一查究明白再查彼時衆將
陳乾等出戰軍馬實有若干被達賊殺傷若干在營
未出若干并查地方被賊搶虜殺傷人畜財物各若

干其各關營墩臺等處原該官軍臨時失誤調發策
應傳報截殺中間有何私役賣放故縱輕忽情弊俱
要查究明白分別情罪輕重并干礙總兵官遂安伯
陳鏸等一併參奏再照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夷人自我
太宗文皇帝安插在彼授官降印畜為藩籬百餘年
來堅守臣節未聞悖逆自去歲以來奸夷造為小王
子結親之說敢為要求之計守臣輕信張大其事遂
致本夷肆志先要我以添貢
朝廷俯念夷情艱難暫從其請曾令大通事諭以禍
福令其效爾祖父永守臣節毋起反心若倚北虜和

等外示效順中懷悖逆以要求為得計以犯邊為長
策都指揮陳乾之死輕率寡謀雖其自取但奉
勅將官殞命於臣服小夷虧損甚大況事當謹微漸
不可長若復因循姑息置之不問誠恐
祖宗御夷法度自此陵替且以後三衛夷人難以處
待合無請
勅薊州鎮巡官從長計議選差通事并有智識官員
前去近邊地方拘集從當等責問
朝廷既節次施恩撫待汝夷因何面是背非陰縱西
子把兒孫領人馬到馬蘭谷搶掠射死衆將陳乾如

果花當不知就今花當將把兒孫捉拏解京或令自
行處治償命姑赦其罪如或通同故縱不問再來犯邊
朝廷必要興師問罪將京營并通州薊州天津保定
等衛精健步軍選調三萬各執短兵火器分路進入
套庭掃穴再調遼東精兵二萬攻其左宣府精兵二
萬攻其右汝失故巢進退無門追悔無及通將責問
過口詞會本具奏再行議處臣等愚見如此伏乞
聖明裁處正德十年五月　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失誤事重著巡按御史查參了來說
王忻陳鏸王倬紀律不嚴寇勦切責并各該分守守

備等官都著戴罪殺賊還將團營西官廳前營見操
官軍三千一百三十四員名就着都指揮同知桂勇
仍舊統領操練待再有報到啓行其犯邊達賊是否
從當部落鎮巡官便選差的當通事去責問明白奏
來處治欽此

為緊急賊情事

看得提督邊務本部左侍郎陳玉巡撫右副都御史
王倬各奏稱正德十年五月二十六日有馬步達賊
五百餘騎從板場谷二十九日一千餘騎從神仙嶺
六月初四日一千餘騎從水關洞俱拆墻入境殺虜

人畜已要調取遼東遊兵三千員名或將京營人馬
量數撥發及查河間遊擊將軍劉寶下原有官軍二
千員名行發前來併力截殺一節近因馬蘭谷地方
射死參將陳乾本部已經題奉
欽依備行彼處鎮巡等官仍探衆賊多寡星馳具奏
今文移未到具奏前因顯是賊勢擁衆侵犯相應速
為計處合無本部一面移咨提督邊務本部左侍郎
陳玉就令差來人賫文星夜前去交割會同鎮守太
監王忻總兵官陳鏸巡撫都御史王倬嚴督衆遊守
備并各該關營把總官員整搠軍馬嚴謹隄備同心

戮力相機戰守敢有似前怠玩失事挐解來京依律
從重治罪決不輕貸仍行各官查勘本鎮各關營見
在食糧軍內精銳堪以征戰軍人約勾一萬名并將
原管頭目職名造冊在官聽候調用其堪調軍人仍
令在各關營防守不許指以造冊在官推託誤事總
兵官將原選奇遊官軍六千員名再加揀選精銳在
彼如法訓練聽候調遣一行保定遊擊將軍劉寶將
原領河間官軍一千名整理衣甲器械齊備前去薊
州駐劄聽候提督等官調用不許時刻遲誤一行戶
部計議通行各該地方預備糧料草束毋致臨期缺

乏見奉

欽依就着都指揮桂勇將團營西官廳前營見操官軍統領操練待報啓將團營西官廳前營見操官軍操練待報啓

軍統領操練待報啓行查得桂勇在場牧放馬匹本月初九日纔回合行本官上睬前去但征討事重其行議奏定奪正德十年五月　日具題奉

桂勇應加領軍名目恐出軍各項事宜本部另行議奏定奪正德十年五月　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大舉達賊入境乞兵救援事

看得巡關御史張黎山奏稱朶顏三衛花當與失林孛羅謫詐驍勇彼欲增貢則增彼欲龍衆職則龍衆我既

墮其計中彼遂決為大舉今之畫計者有三曰增貢決不可從曰守亦不可也曰攻則忠臣義士之憤未可為非要調宣大遼東軍旬日之內速赴地方分布防守出其不意以攻之頓為必戰以禦之等因臣等竊觀自古制禦夷狄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況朶顏三衛世受

欽依着桂勇將團營西官廳前營見操官軍操練待報啓行查得桂勇在場牧放馬匹本部議處具奏但行兵之法謀算須預定庶功可成倉卒調發未免踈漏合無本部將調兵一應事宜逐一議處停當上請定奪正德十年六月初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調兵一應事宜便議處停當來說欽此

為邊情事

看得三衛夷情變詐反覆疑是彼處通事誘引其欵誑

正欲究察其欵今御史張黎山舉奏通事程理等交通指引侵犯邊疆情由皆有指實具見本官能發隱伏之奸足以泄邊人之憤及奏要選差謹飭老成通事前去著為定例一年一換通行各邊體訪查究一體問革一節尤為有理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御史張黎山將通事程理聶勇交付鎮巡官差官牢固押解都察院監候取問本部行移禮部

國恩進貢效順近日窺我邊備廢弛乃敢挾詐要求明白密切實封奏請定奪仍將程理聶勇交付鎮巡官差官牢固押解都察院監候取問本部行移禮部令鴻臚寺署正大通事金誠等選委平日行止端莊諳曉韃靼夷語通事二員應付廩給脚力前去喜峯

等關口聽用近奉
勅旨責問花當等事情就着新差通事同委官責
問奏報其通事一年滿日另行更替仍通行各邊巡
按御史將原設通事體訪查究如去官前獎一體問革
正德十年六月初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聽用通事便着大通事舍誠等選委相應
的兩員馳驛去就着照依前旨責問花當等務見事
情明白奏來處治其餘依擬行欽此
為緊急邊情殺傷官軍事
議得朶顏衛頭目花當等恃其詐力敢肆侵凌外示

效順中懷悖逆陰與通事程理等交結私通窺瞰薊
州一鎮將官懦弱邊備廢弛遂敢揑造結親北虜之
言以逞要求無厭之計一面進貢一面犯邊自去年
以來侵犯邊境殺虜人民數十餘次因
朝廷寬容不問以致黠虜之奸狀蒙蔽不露勢日猖
獗議者不思北虜小王子尾剌等部落世為中國邊
患去年深入崞代今年屢犯延寧固不假朶顏等衛
夷人和親而後敢犯中國亦不必自薊州一帶邊關
進入而後可以內侵也薊州一帶東西二路見有食
糧官軍四萬二千員名本處將官若能嚴加督率撫

恤簡練俾紀律嚴明烽堠謹飭相機隨宜運籌畫策
或設險拒守或會合策應雖不能不出此士兵亦
豈至喪失我軍之氣乃計不出此士兵增戍臨
渴挹井卒難施行今花當男把兒孫等救死叅將陳
乾罪惡既已顯著見今擁衆分路侵犯飛報屢聞臣
等先議待報發兵征剿荷蒙
聖明特命都指揮桂勇統領人馬操備近該提督侍
郎陳玉并鎮巡等官俱奏要調兵防禦兵科都給事
中等官安金等亦奏要本部速為議處發兵巡關御
史張鰲山極言夷虜侵侮之患當以攻討為急臣等
竊聞自古制禦夷狄之道貴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
可怯懦以求和況今花當部落糾合大羊之衆分路
內侵而本鎮將領非人軍不用命萬一邊關失守乘
勝突入禍機之發旦夕難測臣等採集群言度量事
勢當此之時
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勢不容已但兵戎重務臣等未
敢擅便令將合行事宜逐一開款明白伏乞
聖明裁處本部仍通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
理寺六科十三道官但有禦戎長策之
事理並聽各陳所見取自

上裁正德十年六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桂勇陞署都督僉事着充副總兵仍勅與他紀功官不必差官就着巡關御史隨軍紀驗糧草戶部便查處預備毋致缺乏軍前合用銀兩准支與三千兩其餘一應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計開

一桂勇欽奉

上命領軍前往薊州邊關征剿叛夷其薊州邊關官軍并各處調來軍馬須聽桂勇調度節制若不重其事權止以參將前去不惟無以威示

外夷抑恐難以駕馭諸將查得桂勇先於正德八年曾充副總兵官鎮守江西合無將桂勇改充副總兵官量加五府堂上署職照例請勅并關給符驗一道旗牌五面副前去統領京營并各處官軍征剿犯邊達賊凡用兵一應事宜悉聽桂勇運謀設策隨機應變事制而行遇有期會調發事件本邊總兵等官即須火速依從應撥如有怠玩不理或無故抗違執拗聞罪處都指揮以下官敢有不用命者輕則量情責

貪功速出致有殊虞各有所歸

一桂勇統領京營官軍三千餘員名并督調本鎮官軍到彼殺賊誠恐軍少賊多調用不敷查得保定等處達官軍舍保定都指揮盧鏜見領一千有餘定州指揮安欽見領五百有餘河間指揮孔璋見領四百有餘合無於保定軍內挑選五百定州三百河間二百共軍一千名關與盔甲器械各令盧鏜等統領各軍除領有官馬外原無馬者每官軍一名給與正馬一疋每二名共給駄馬一疋或騾一

頭保定河間就於各府定州於保定府各所
屬州縣寄養馬騾內分撥劉寶原領河間衛
官軍未領馬匹就於劉州等州縣寄養馬內
照前例給領每官軍一員名照例賞賜銀二
兩今調保定等處達官軍舍一千員名與先
調河間遊擊將軍劉寶所領官軍一千員名
共該賞銀四千兩本部查照正德八年調保
定官軍事例於太僕寺收貯馬價銀內動支
四千兩差官運送前去劉州收庫聽桂勇會
同巡關御史張鰲山紀功惟復行都察院
另差一員前去伏乞

聖裁

一軍馬未出先須預備粮草查得即今出征官

前項官軍該用行粮草料勘合行移戶部出給
一見今京營出征官軍馬匹內有老病瘦損不
堪騎坐并將官該給馬匹及每二人該用馱
馬一匹俱於太僕寺揀選膘壯好馬或騾頭
給領應用

一行兵之際合用門牒賞賜及官軍藥餌馬匹
藥餌并旗鼓什物等項損壞補置皆不可缺
訪得先年出征因無處置將官軍賞賜銀兩
扣除應用以致軍士嗟怨不肯効力合無不
拘常例於太僕寺收貯事例銀內動支一千
兩差官解送劉州寄庫聽桂勇支取給賞等
項應用仍行紀功御史知數查考畢日備細
造冊繳部

一舊例出兵征討該差監察御史一員請
勅前去隨同總兵官紀功凡將士臨敵親臨閱視有
功者從實開報以憑陞賞今桂勇出征合無
就差巡關御史張鰲山紀功惟復行都察院
另差一員前去伏乞

聖裁

一軍馬未出先須預備粮草查得即今出征官

軍不過五千人每軍一名日支口粮一升五
合一箇月不過用行粮二千二百五十石易
為供給正馱馬不過七千五百匹每馬一匹
日支料三升草一束重十五斤一箇月該支
料六千七百五十石草二十二萬五千束姑
以三箇月計之其費頗多況草係粗重之物
極遠地方原無積有草束去處難於搬運合
無行移戶部計算彼處粮草如不勾用作急
計處添運銀兩差官糴買預備供給果係極
邊原無積有草束去處聽差去副總兵官計

議定奪量支草價折銀聽各軍隨處採取青草喂養或暫時取便收放俱從宜施行但係近裏城堡住劄仍要逐日支給本色草束或間日放與折色亦聽軍便

今次出兵征討為因朵顏衛夷人花當等世受國恩賞賜通貢為我藩籬一旦背恩設詐要求屢次犯邊不已近又深入敉死叅將聲罪致討義不容已但訪得三衛夷人往來遼東前屯寧遠等處地方尤為密邇見今遼東鎮巡等官節次奏報海西建州等處達子在彼犯邊誠恐三衛夷人往來在彼勾引為患合無請勅一道齎付遼東鎮巡官作急計議挑選遊奇精銳官軍三五千名就聽總兵官韓望統領調度不探三衛夷人如果退往前屯寧遠等處徑來搶擄為患相機勦殺彼此夾攻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令遼東鎮巡官會委的當官員帶領通事於相應地方曉諭各種部落夷人令次朵顏衛頭目花當等設詐殺死叅將陳乾罪過其別衛夷人各安生理照舊進貢不許聽信花當謊言一聚驚恐若各夷有能擒了住殺死叅將陳乾花當男把兒孫的押送前来賞與織金紵絲十疋絹一千疋以酬其勞仍逐一曉諭明白取各夷知會文書回奏查考其遼東調動客兵該用粮草行移戶部查照添運銀兩預備糴買本部再行宣府鎮巡官嚴督分守東路叅將守備等官查勘本邊與劒州一帶邊外接連地方嚴謹隄備相機戰守若本處兵少量撥附近驍勇官軍前去協同守備事宜寧即便奉回

兩亟易鎮巡官員以保安重地事

看得御史汪賜奏稱馬蘭谷地方被賊搶虜人畜殺死叅將陳乾皆是太監王忻遂安伯陳鏸都御史王倬平日調度無方紀律不嚴所致若不亟為取回使之仍前恬然在任不免外夷覘我强弱將来之患誠不可測一節緣外夷犯邊殺死叅將委的事重若不將陳鏸等取回問罪不惟各邊將官聞風怠玩無所忌憚抑恐以後劒州一帶邊關官軍不知有法愈加放肆不肯用命効力以後陳鏸之罪益加深重難以自解今日不取各官固非

朝廷之福亦非陳鏸等之利也伏望
皇上軫念防邊事重俯察公論當從早賜
宸斷將陳鏸等取回究問則綱紀振肅號令更新庶
虜花當等易於征剿陳鏸等心亦得安正德十年六
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

為請究失事邊臣議處急切邊患事

看得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廣東等道監察御
史高公韶等各劾奏鎮守薊州等處總兵官遂安伯
陳鏸巡撫都御史王倬鎮守太監王忻守備太監將

廷玉兵備副使王弦等各負委任地方失事要將陳
鏸拏解来京治以重罪王倬罷遣王忻蔣廷玉取回
閒住王弦降調別用急選賢能官員前去更替又要
將提督侍郎陳玉切責等因查得各官失事先該本
部題奉
欽依行巡按御史查了來說并將王忻陳鏸王倬降
勅切責外今六科十三道官交章劾奏前因臣等切
惟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治天下之紀綱不可一日
而廢者也科道之官又所以振舉紀綱以扶持公道
者也陳鏸等既是各官交章論奏公論不容合無本

部并吏部作急會推堪任總兵官巡撫兵備官員并
司禮監奏請差內臣二員各前去更替陳鏸王倬王
忻蔣廷玉等接管行事將陳鏸提解来京送都察院
問罪奏請發落王忻蔣廷玉取回閒住王倬等罷黜
以正
朝廷之法以紓邊人之憤仍請
勅切責侍郎陳玉俾用心提督見在官軍勉圖後效
其餘失事官員與陣亡官軍應否優卹緣由再行巡
按御史一併查勘明白具奏定奪惟復將今科道官
劾奏陳鏸等情罪再行巡按御史通候查來至日奏
請定奪伏包
聖裁再照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奏要本部速
為議處務使全定安攘之策大興鼓聲討之師痛挫腥
膻之勢復我邊疆三軍常勝之威保我
國家萬世全盛之業一節與巡關御史張鰲山奏要
發兵攻勦事理相同見該本部題奉
欽依着桂勇操練團營西官廳前營官軍待報啓行
合無本部將出軍一應事宜另行計處奏請定奪正
德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失誤事情重大陳鏸着回京王倬王

忻蒋廷玉玉珏着戴罪殺賊待巡按御史查參至日
来說陳玉已有旨了其餘事宜陸續奏来處置堪
充總兵官的便會推兩員来看欽此

為緊急軍情事

看得副總兵署都督僉事桂勇奏稱遇有緊急軍情
必得親信之人應用庶克濟事奏帶官旗舍人一百
三十員名前去應用蓋因襲近年奏帶之例但臣等
竊詳總兵出征自有把總指揮千百戶親信頭目傳
布號令奉行軍法足勾應用若奏帶太多中間未免
混雜無用其本等把總頭目聞知帶多攘拍奪功生

心懈怠不肯用命不無誤事合無行令桂勇將前奏
帶官旗舍人數內再加精選果係智謀出衆驍勇慣
戰之人量帶三五十員名前去應用照例關與賞賜
并正馱馬匹及照舊例不分官舍俱支口粮到彼果
有臨陣斬獲功次聽紀功御史驗實造報陞賞正德
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具題奏奉
聖旨既是軍前用人照前旨着帶去欽此

為預計處以便應援事

看得副總兵桂勇等各奏稱遼東總兵官韓鄴統領
官軍五千員名在於廣寧屯住差人計稟發兵日期
伊等議得大兵西來本鎮粮草不足供應若在廣寧
駐劄有警不及救援乞要將三千員名分撥寧遠駐
劄遇警征調先將二千員名差委指揮等官統領前
来本鎮分作遊兵一節查得先該本部議擬止令總
兵官韓鄴挑選官軍三五千名統領調度仍探虜人
如果退往前屯寧遠等處搶虜為患相機勦賊應與
桂勇會合策應者約會截殺並不曾議及一片石關
外會合情節具令彼鎮官軍二次奪獲賊級五
十二顆奪獲達馬一百六十一匹訪知公差人員皆
說賊已遁去不敢近邊若如所奏遽調遼東官軍三

千員名前来薊州誠恐供給不敷徒勞無益合無本
部鋪馬差人齎文一面行移副總兵桂勇等仍照原
擬多差垂覺人役遠哨賊踪如果遠遁不煩征討或
虜賊陽為躲避陰實結構復圖再舉俱從桂勇等開
具明白具奏定奪一面行遼東總兵官韓鄴亦依原
擬整搠軍馬止在本鎮地方駐劄如遇賊退前屯寧
遠等處地方搶虜為患相機勦殺應與桂勇會合策
應者約會截殺正德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題奏
聖旨是還行文書與桂勇着查探虜情的確相機行
事遼東官軍准先調二千員名前來聽桂勇分布戰

守其餘仍在本鎮地方駐劄劉防禦俱不許失誤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巡關御史張鰲山所奏副總兵署都督僉事桂勇差舍人劉鼎遂哨虜境招撫朶顏衛達子把歹等六名赴邊答話功可紀錄一節切惟朶顏衛花當部落去年至今犯邊五十餘次又將叅將陳乾殺死因見近日提督侍郎陳王鎮守太監王忻巡撫都御史王倬巡關御史張鰲山等整飭兵馬斬獲數多大遣挫動異於往時又聞

朝廷遣副總兵署都督僉事桂勇統兵征勦大振

天威以此畏懼遠遁不敢近邊但臣等竊聞自古制馭夷狄之道叛則懾之以威服則懷之以恩所以本部原擬令次出征雖無擒斬之功能使虜衆畏服情願照舊入貢不為邊患或畏威遠遁不可窮追並聽開具事由明白奏請速行班師正欲恩威並用之意今桂勇乃能委用舍人劉鼎宣布恩威達于沙漠致其信服近邊納款誠可嘉獎但把歹等回還與花當等說知親来答話一節未知從遠難便定奪合無本部通行提督邊務侍郎陳王副總兵桂勇并鎮守巡撫巡關等公同計議如遇花當等親自到邊悔過

首服照舊入貢再不犯邊殺死陳乾之人罪有所歸就便督令王遠等譯審情詞問真實取具本夷親書番文上緊會本具奏本部再行議擬奏請定奪班師各官并舍人陳鼎通事王遠等功績另行查議具奏施行若虜情謫詐難信亦要設法隄備不可輕忽致墮賊計正德十年九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定地方專職業以圖補報事

看得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副使王玹奏稱原任專管密雲黃花鎮一帶邊備欽奉

勅內開凡事幸軍馬須與密雲內外分守官員協和計議而行今密雲分守內外官改為鎮守名目已要將勅內分守字樣改為鎮守以便行事及奏稱東路薊州永平一帶地方原擬止管屯田詞訟不管軍馬今欲聽東路鎮守并巡撫官委用管理軍馬邊務亦乞換勅遵奉而行將西路密雲軍馬事務不必干預一節查得前項原添設密雲兵備副使止管密雲黃花鎮邊備與分守官計議行事通管密雲并薊州永平等處屯田詞訟聽巡撫官節制今密雲內外分守官既已改為鎮守其兵備副使王玹原領

勅書相應改換及東路薊州等處遷備原擬不曾行
令副使王玹管理難以另又請
勅令其通管及查薊州永平一帶屯田見有户部郎
中一員奉
勅在彼專管彼時兵部議設兵備副使失於查照又
令副使兼管彼處屯田十羊九牧難以行事況係弘
治八年主事歐鉦建言添設不係舊例委的職掌未
明難以責委合無本部移咨巡撫都御史王倬待候
彼處事寧之日將王玹起送吏部別用以後不必再
設其原參失事情節候查勘至日另行定奪伏乞
聖裁正德十年九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王玹待事寧之日起送別用欽此

為速斷公罪以示勸懲以正軍法事

議得朶顏三衛夷人世脩職貢為我藩籬近自正德
九年正月至十一月深入犯邊者五十次殺死射死
官軍男婦共六十七名口虜去軍民男婦共一百六
十七名口被傷官軍男婦共六十名口又乃益肆猖
獗戕我將臣背德逆天勢甚兇惡自今年五月以來
各該提督等官仰承
勅旨惕勵圖新將士効力軍威大振節次斬獲首級
五十二顆奪獲達馬一百六十一匹自是虜賊破膽
關口百里之外哨無賊蹤不敢從前入境侵犯是皆
皇上聖武布昭付託得人之所致也今既該巡按御
史張鰲山查勘前來除有功官軍人等本部查照功
次文冊另議陞賞外其提督鎮巡等官宣力効勞委
宜甄錄伏望
皇上斷自
宸衷分別輕重將各官速加陞賞以酧其勞正德十
年十月初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提督等官有功可錄的陳玉王倬王忻各賞
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陳鏸王玹程漢張銘馬永各
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欽此

正德十二年三月內整飭薊州等處邊備都御史臧
鳳等奏稱參將馬永等督率官軍在於洪山口關等
處斬獲達賊首級三十顆

為料賊情酌軍馬撙節糧餉事

看得征進薊州等處副總兵桂勇奏稱義院口等處
駐劄官軍糧草全無人馬缺食節差夜不收并參隨
人役出境哨採並無賊踪花當悔過遣人來邊打聽
要於十月初間前來進貢若不計處不惟老師坐費

抑且糧餉不克又稱京營并調來官軍原帶馱馬山
險道狹相應發回以省供給若將本鎮見操領馬官
軍二千員名遼兵二千員名及原選按伏三千七百
員名并分守等官部下人馬相兼分布足勾捍禦乞
要議處十月初間夷人果來進貢就令京營并保定
等處官軍防送赴京惟復令行提督鎮巡等官將遼
東并本鎮軍馬分布防守先將所領官軍五千員名
制回一節除遼東葛蔓統領官軍二千員名已調往
陝西殺賊別無定奪外切照朵顏衛夷人近因擾我
邊境戕我將臣數甚狂悖

皇上赫然震怒特命副總兵桂勇統率京營官軍前
去征勦兵威厭境虜騎潛踪不敢近邊駐牧者兩月
有餘花當自知悔過遣人来邊打聽要来進貢是雖
無犁庭掃穴之功亦可以發舒華夏之氣臣等切惟
夷狄為患自古有之若彼既畏威遠避我却窮兵追
討不惟犯貪功之戒亦且非御夷之體況本部亦曾
議及若畏威遠避不可窮追聽其由開奏速行班師
不可老師坐費以致食盡難繼或貪功遠出致有疎
虞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副總兵桂勇酌處去後今桂勇既稱夷人
要於十月初間進貢又稱冬月將至水冷草枯縱欲
侵犯亦難大舉欲將所領官軍暫且撤回操候以省
粮儲所言有理但查無彼處鎮巡官并提督侍郎陳
玉奏到難便定奪合無本部行文提督侍郎陳玉會
同鎮巡官并副總兵桂勇查照本部節次題准事理
從長議處停當如果各夷照舊入貢依擬整飭兵容
沿途擺列一同班師若不進貢畏罪遠遁亦就班師
俱不必猶豫不決坐費邊儲仍行巡撫都御史王倬
會同總兵官戴欽鎮守太監王忻嚴督各該關營分
守守備把總等官務要整搠士馬振揚軍威遠近聯

絡加謹瞭望如遇夷人犯邊拆墻搶掠設法運謀相
機勦殺毋致失事一面星馳具奏果係賊勢衆大踈
期再調京營并遼東官軍前去征勦亦未為晚其守
邊官軍亦不許哄誘妄殺致啓釁端倘若計慮不周
失機誤事
國典具存難以輕貸及照提督遼務本部左侍郎陳
玉修邊圖冊久已進繳見今虜情亦頗寧息班師之
日合就回京正德十年十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事宜還著提督鎮巡等官陳玉等會同議
處停當具奏班師欽此

為料賊情酌軍馬錢糧特節粮餉事

看得提督邊務左侍郎陳王忻總兵官戴欽都御史會同副總兵桂勇太監信人小失台等告要進香仍於舊處住牧則本夷來廷一念終不能忘但懼誅罰之疑未能遽釋目今邊境肅清軍民安堵是皆我
皇上神武不殺之威仁恩照育之至而中外大臣謀猷審固處置得宜之所致要候本夷率衆入貢姑從寬處令與秦寧福餘二衛續到夷人一體驗放入關一面將酋文具奏處置若或阻或放羈留關外恐致

驚疑奔竄此後難於柔服副總兵桂勇人馬在邊三月有餘餽餉漸難暫令擊回真定保定原来馱馬一千匁給三屯等營官軍遊擊等官劉寶等官軍共二千員名暫留備禦待冬深無警放回仍預行遼東總兵官韓勳知會若有聲息許調遊奇人馬三千員名應援等因既該各官會同議處停當事理周悉別無定奪合無通行各官悉依所奏施行陳王就與桂勇一同回京其遊擊將軍劉寶所統官軍一千都指揮盧鏜等所統達軍一千暫留備禦聽巡撫等官調用候至本年十一月終地方事寧徃自放回原衛具奏

查考正德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既各官議處停當陳王桂勇着回京其餘各依擬行欽此

為傳奉事

看得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左僉都御史李瓚奏要於團營內挑選精銳官軍古北口二千員名居庸關一千員名白羊口黃花鎮各五百員名領將官一員分投防守待部啓行一節查得居庸關關口險隘本處見在官軍四千三百六員名足勾守把合無本部行令分守本關指揮同知孫璽將原有官軍整點齊

備用心防守不許賣放雜關歇役如果本處軍少不敷聽孫璽具奏定奪仍行守備天壽山指揮關廉一體嚴謹防禦其古北口等處各有原設守把官軍設使各官吕號令嚴肅常川操練亦勾守把但古北口道路頗闊黃花鎮守備羅奎等有整飭難獨當合無本部行移分團營提督內外官揀選精銳官軍古北口二千員名黃花鎮白羊口各五百員名臣等推舉得署都督僉事傅凱署都指揮僉事張安俱堪防守古北口指揮僉事福英韓奈俱堪防守黃花鎮指揮馬忠高澤俱堪防守白羊口伏乞

聖明於內各
簡命一員照例請
勅統領操練仍聽團營提督內外官提督待報啓行
前去各照地方督同彼處官軍防守事寧照舊其古
北口黃花鎮白羊口地方着落參將李清守備雒奎
丘泰探有聲息飛報前來以憑督發再行巡撫都御
史李贇督令兵備副使王玹親詣密雲古北口等處
詳議管地方不時徃來點閘整飭但有應詳計處事情
星馳徑直具奏處置正德十一年三月三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傅凱福英馬忠各依擬防守地方待報啓行
欽此

為夷情事

照得先該本部議得把兒孫犯邊殺死參將陳乾鬧
繫匪輕百餘年來所無之事以此奏請興師問罪惟
把兒孫一人不赦所以明大義正
國體非無故生事啓釁徼功外夷也今看得都御史
李贇等奏內明開審得孕顏衛頭目扯禿等說稱都
督花當差我們來賫着無印番文一紙及看番文內
亦開都督花當男都督失赤孛羅弟幹兒路阿剌忽
頭目把兒孫惧怕叩頭不曾開稱係把兒孫一人獨
自認罪進馬緣由各官會奏却要容令把兒孫進馬
贖罪編考前代求都汗梁王丹撥有恭地強盛識者
猶不肯示弱求和今若容令把兒孫以數馬贖殺死
陳乾之罪恐非所以尊中國而示外夷也合無本部
行文都御史李贇等督令原審通事王遠等再審扯
禿等果係都督花當差來進馬以禮摘發驗放入關
若係把兒孫獨自差人進馬仍照本部前擬相機行
事設法擒勦不可自示怯弱致生侵侮亦不可機謀
疎漏誤墮賊計其各關口防禦事宜比常嚴加整飭
以備不虞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進馬事情還着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
放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左僉都御史李贇容稱本
年五月二十日申時孕顏衛小失台等六名說稱把
兒孫差我們來叫扯禿等回去只在三四日要行作
歹是實等情又要將調到遼東官軍合無製回薊州
駐劄惟復仍留各該關營防守等因除遼東官軍已
奉有前項
欽依着分布各緊要關營城堡協同戰守外其叫回

進馬夷人一節緣朶顏衛夷人要來進馬都御史李
瓚等奏詞五月十八日方繞抄到今咨稱五月二十
日小失台等六名到關叫回要行作歹前後三日之
間不肯等候便要挾制依從且既以認罪為詞又以
作歹為說豈蕞爾臣服小夷所以敬事中國之體而
都御史李瓚等不能以大義責問輒便畏懼意欲
朝廷決從其請快小夷之志損中國之威萬一此虜
得遂其請肆其大羊無厭之求要我悖理難從之事
又將何以處之況都御史李瓚等先奏扯禿等說稱
都督花當差我們來今奏又稱把兒孫差我們來前

後不一止憑通事傳說之言不曾責審歸一實情及
稱小失台等說要叫回扯禿等三四日內作歹亦不
見聲說扯禿等即今是否回去及照朶顏三衛頭目
每年進貢自有常例去年因把兒孫入寇殺死叅將
陳乾其父都督花當已曾進馬認罪今又容把兒孫
放言挾制前來進馬是舍其父而交其子畏其強而
納其詐自古聖王制禦夷狄之道恐不如是之卑弱
也伏望
皇上將臣等前奏早
賜宸斷仍乞
勅薊州鎮巡官整搠軍馬嚴謹隄防固一不可徼功以
啓外夷之釁亦不可示弱以損中國之威倘或失事
罪有所歸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進馬事情還着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
放欽此
為夷情事
近奉
聖旨是這進馬事情還着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
放欽此欽遵
聖意蓋以聖人不治夷狄懷柔遠人故令巡撫都御
史李瓚等先奏扯禿等說稱
把兒孫差小失台等將進馬達子扯禿等
叫回只在三四日內要來作歹誠恐都御史李瓚因
見奉有
欽依惟知幸免目前無事不與鎮守總兵官公同計
議查審明白徑自任意將把兒孫所差人容令進馬
遂使
朝廷節次降到
旨意明文皆為虛詞以後夷人再不信服令無本部
行文都御史李瓚會同鎮守總兵官計議除進馬夷

人已回外若仍見在關外務要遵照
明旨查審明白果係都督花當等差来進馬以濟
芻驗放入關若係把兒孫獨自差人進馬相機行事
設法擒勦不可自示怯弱致生侵侮亦不可機謀疎
漏誤墮賊計其各關口防禦事宜比常嚴加整飭以
備不虞正德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具題奉

晉溪奏議卷之十二　二十三

為議處虜患事

看得巡撫都御史臧鳳巡關御史屠僑會議得紫荊
關修理新添隘口墩臺共九處應添常守軍人共一
百五十六名乞要本部查照各訣衛分依數定撥嚴
督各官火速一齊起撥前去各隘口墩臺一節誠為
防守之便但不開所撥官軍定屬本關何衛門管轄
歲用月粮一千餘石并冬衣布花定撥何州縣起運
徵納赴何倉庫收掌放支雖稱動支銀兩盖造房屋
未見盖造完備可以棲止若就定限火速一齊起撥
誠恐詭衛官旗乘機詐騙賣富差貧嚴督逼迫到彼

晉溪奏議卷之十二　二十四

安插不得其所致生嗟怨因而逃移況將腹裏安業
軍人全家遷發邊關隘口墩臺哨守尤恐人情有所
不便合無本部行文巡撫都御史臧鳳再行從長計
議躬親查勘某衛某所軍戶啟實可撥某隘口墩臺守
把隸屬何衛門管轄動支何項銀兩盖造房屋可以
安插得所不致逃移如果人情順便別無違碍就便
會計每年該關月粮布花實用若干定撥何州縣起
運撥赴何倉庫交納放支逐一議擬明白處撥停當
具奏臨時本部會同戶部議奏定奪正德十一年六
月二十二日具奏奉

聖旨是便着巡撫官議處停當来說欽此

為防守邊關事

看得都御史李璜奏要本部行令李琮將所統官軍
盡數分布緊要關營協同本鎮官軍防守其李琮就
令統領前項官軍隨路駐劄一節查得奏內都御史
李璜要將李琮所統官軍三千盡數分派一十二處
關口防守未審李琮今其統領何口官軍為是況鎮
巡等官未曾與李琮會議停當徑自分派以致李琮
有詞盖分據要害固是守臣之意而分兵勢弱又是
遊擊之責況薊州一帶邊關隘口甚多虜賊衆寡及

所入道路俱難逆料必須謀算預定指授明白以堅
壁固守責之主兵以相機截殺付之遊擊庶幾奇正
相生機變不失苟昧變通之宜執一偏之見萬一失
守戰亦無施債事誤
國誰任其咎合無本部行文薊州鎮巡官及遊擊將
軍李琮各要遵奉
勅旨凡事必須會同計議停當方許施行不可各執
己見致有誤事其李琮所統遊兵三千俱係有馬若
果零碎分撥每口二百三百專一防守委有未宜合
依李琮所擬將所統兵馬於三路衆將地方每路委

都指揮一員管領官軍五百員名與同彼處衆將人
馬會合隨宜緊要關口防守併力截殺其餘官軍一
千五百員名聽李琮統領於遵化等處隨便駐劄相
機行事若遇虜賊勢衆一路擁入亦聽李琮將原領
官軍二千通調一處併力衝殺本處官軍亦要火速
會合策應不許自分彼此逗遛畏縮致誤軍機自取
重罪其各關口原設守把官軍如果數少不敷別無
縱放歇役情弊巡撫都御史就便查照舊例徵調腹
裏操守軍舍餘丁并附近州縣民兵委官管領暫行
赴口協力防守事寧即便放回不許指以不准分布

遊兵為由推託誤事正德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防守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為復召募以實軍伍事
看得提督東西兩路巡關都御史彭澤奏據分守參
將馬永呈稱先年召募軍士操守地方不期去任萬
郎中吝惜小費革退六千餘名要行照舊查收及稱
准巡撫都御史李璜手本三路詵添兵三千名本處
召募不必徵調遼東京營人馬查得近詵戶部會同
本部議奏為因巡撫都御史王倬與管糧郎中萬斛
會本具奏指揮康臣等擅自召募新軍名雖撥在關

營實則不曾守把以此奏行巡按巡關御史覆勘明
白內止革退老疾等項四百六十二名其餘四千三
百餘名俱照舊存留今參將馬永妄言不實且敢指
斥郎中萬斛吝惜小費若果依馬永所言通召新軍
九千通計一年該用糧十萬八千石布花在外不知
馬永分派何州縣起運尚以為小費不惜而何費為
大可惜乎及查調取遼東官軍先因李璜具奏調取
後發京營官軍三千今都指揮李琮統領前去薊州
防守亦因彼處失事不能支持不得已調發今若又
依李璜之議不必調遼東及京營軍不惟京營官軍

見今聲息未寧難便製回抑且新召軍士臨渴掘井不能濟事所據馬永等識見俱有窒礙難以准行臣等再議得自古開邊增戍坐困中國若忽內治而專事夷狄未有不貽患者也我朝設置遼鎮屯聚軍馬東起遼陽西盡燉煌延袤萬里帶甲數十萬歲用糧餉以數百萬計為因水旱蠲免往往不繼告乏如薊州一鎮歲用糧四十餘萬計其歲入尚少八萬餘石減折銀兩放支軍多缺食以此添兵一事決有難行若使巡撫總兵等官撫恤有方調度有法平時慎固封守有事暫調別軍策應事畢罷歸不立新法以困百姓不執私見以亂成規惟務內修外攘自可長治久安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彭澤提督先差都指揮等官李琮傳凱張椿張安馬忠福英等續差金輔陳珣等先後共調發京營官軍一萬四千餘員名各照原擬用心防守遇有報到賊掣回仍在該營操練遇有警報照舊發出各口防禦提督各關左都御史彭澤亦令回京其都御史臧鳳李瓚照舊各關住劄會同鎮守總兵等官嚴督分守參將守備等官整飭原調外路官軍并本關原設官軍加謹隄備用心防守遇有警報星馳奏報發兵防禦待候燒荒邊情十分寧息另行議奏定奪正德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各該地方還着都御史彭澤提督差去都指揮等官李琮等照依原擬用心防守互相應援其關隘缺兵守把去處待邊事稍寧着陸續奏來照數查議添補欽此

為走回人口傳說夷情事

看得監督軍務太監張忠提督軍務侍郎丁鳳總兵官左都督劉暉會本奏稱據走回婦人張氏供說在虜營時聽得說衆達賊八月間要搶大同蔚州廣昌等處過山南真保定地方又說南朝打細的不見回来又有回来的說京營多多人馬在邊上俱起往北行等黃河冰凍西搶等項情節顯是虜賊遠遁查得榮荊居庸薊州一帶邊關京營差去防守官軍馬匹數多在彼住劄日久供費不貲況今天寒軍士俱無綿衣單寒合無將原發京營官軍并領軍官員通行掣回仍在該營操練遇有警報照舊發出各口防禦提督各關左都御史彭澤亦令回京其都御史臧鳳李瓚照舊各關住劄會同鎮守總兵等官嚴督分守參將守備等官整飭原調外路官軍并本關原設官軍加謹隄備用心防守遇有警報星馳奏報發兵防禦待候燒荒邊情十分寧息另行議奏定奪正德十

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既稍寧提督都御史彭澤着回京管事原發京營官軍并領兵官也着回營操練其餘依擬行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朶顏衛都督花當男把兒孫奏要認罪叩頭三十人進馬三百人數一節先該都御史臧鳳等奏要不為常例量增入貢已該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遵行未久今把兒孫番文要額外三十人進馬

合無本部再行都御史臧鳳會同鎮守太監總兵官督令通事走簿許鳳序班孟昇等同的當官員查照先題奉

欽依內事理除已明白曉諭外若把兒孫再差人答話即便再為曉諭大意謂四方萬國只有中國為尊爾朶顏衛一家只有都督花當為主爾把兒孫先引人来殺死叅將陳乾已有無

欽依內事理除已明白曉諭外若把兒孫再差人答話即便再為曉諭大意謂四方萬國只有中國為尊爾朶顏衛一家只有都督花當為主爾把兒孫先引人来殺死叅將陳乾已有無

君之心是為不忠今要於本衛常例三百人外自差三十人進貢是又有無父之心是為不孝在前朝廷已差副總兵桂勇統領定州等處達軍搗爾巢穴因爾遠遁朝廷念爾父祖世為藩籬并花當男把兒孫奏要認罪叩頭三宥班師不征今爾不受爾父花當教訓管束任意妄為姑且不問若再来犯邊朝廷必

勅爾父花當將爾擒拏解京治罪爾悔無及遇有花當差人到邊亦就省諭此意其剿州鎮巡官務要申嚴號令整飭武備遇有侵犯相機勦殺如或怠玩無備致有疎虞假以不准添貢為辭推託誤事咎必有歸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把兒孫既累次認罪奏乞進貢准他欽此

為夷人進貢事

叅照朶顏衛都督花當為伊男把兒孫撥置節次犯邊殺害將官要求添貢今次又獨要本衛三百三十人進貢不容泰寧福餘二衛一同前来及至守臣以理省諭假以黃毛達子要来搶殺保守家小為詞回還仍要待候無事前来補貢其泰寧福餘二衛夷人畏懼朶顏強悍初則不敢與之同来後方乘隙入貢以致過期中間必有情由合無本部移咨整飭剿州都御史臧鳳會同鎮巡等官作急計議嚴督分守守

備把總等官點閘各該關口原有守把官軍常川在
役比常十分加謹瞭望及將各關營官軍整飭操練
嚴謹隄備如遇朶顏達賊侵犯即便相機勦殺若擁
衆深入預為設備徵調各路官軍協同戰守再有聲
息重大星馳奏報調兵征剿不許似常怠忽縱放軍
人歇役離口失誤傳報及素不設備一遇擁衆深入
因而失事各有所歸若果以後朶顏悔過效順願来
補貢合無由赦其罪聽彼處鎮巡官一面照例驗放
一面具奏施行本部移咨禮部轉行大通事舍誠等
譯審泰寧福餘二衛見来進貢頭目塔卜歹等因何
過期不與朶顏衛夷人一同過關緣由及別有夷情
逐一審問明白具奏定奪正德十二年九月二十八
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傳報夷情事

看得整飭薊州遼備都御史臧鳳等奏稱通事主簿
許鳳等審得朶顏衛都督花當男打哈等說稱我父
花當同兄把兒孫差我們来報有都督失林孛羅說
稱累次差人告討六百人進貢不准要收拾人馬往
西邊做賊有父花當同兄把兒孫等闌當他了不知
他如何又說我們衆達子幾時来進貢好收拾馬匹
来關聽候等語許鳳等當時省諭照常於閏十二月
初旬来量給酒肉鹽米布匹等物撫賞回還等因具
本題知臣等切詳朶顏達子把兒孫惟欲要求添貢
造為交通北虜之說挾制中國今年
萬壽聖節乃敢不與泰寧福餘二衛齊来進貢意欲
聳動
朝廷俯從所請及本部堅執大義奏准不許因見所
謀不遂思欲来貢又恐
朝廷罪責不容放入以此假以報事為名歸罪於失
林孛羅逆探我意事雖遮飭終有悔罪效順之意係
是夷狄似不足較許鳳等省諭令其照常閏十二月
初旬来深得撫待夷狄之體合無本部行文薊州鎮
巡官將主簿許鳳序班孟昇并魏宗淵等以禮獎勵
督令用心等候如遇朶顏夷人前来進貢即便設法
省諭以為既是失林孛羅不順爾朶顏父子效順准
爾照常年事例入數驗放入貢其以前失誤進貢奏
請寬宥姑免爾罪一面嚴督各該衆將守備把總等
官督令哨守人役比常十分加謹隄備倘或設詐侵
犯就便相機勦殺毋失事機聲息重大本處官軍不

能禦敵皇馳具奏定奪不可因其來孛貢解施邊備致有疎虞各必有歸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廿三十日具題奉聖旨是這夷人既能悔過效順准照舊補貢還行文與鎮巡官着通事許鳳等省諭俾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

為夷人求討事

看得右少卿舍誠等審取夷情除寺兒并鮮崑等要殺伊父職事情由另行查議具奏外其朶顏衛頭目脫桶阿說稱本衛都督花當次男舍人把兒孫差来因進貢外進送被虜漢人男女張舍等二名又說牛兒年又進送被虜男婦二名通共進送男婦四名口都交與總兵官都堂收了討陞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倘他勢力奴婢每多秘他苦楚今奴婢大小人把兒孫罪在不赦中外共知去年把兒孫又來犯邊次不添憂来犯邊疑死叅將陳乾等本部節次議奏求入貢本部執奏不可准從以啓釁端蒙

特旨准他今把兒孫因見挾求得計又令其頭目脫桶阿假以進送男婦四名口為由討陞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若再輕准將来狠豕無厭之求有何紀極況朶顏衛部落人民自有伊父都督花當管束

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

為夷人求討事

看得泰寧福餘二衛頭目伯牙孩等奏稱有朶顏衛人民倘他勢力奴婢每多秘他苦楚今奴婢大小人民求討別處關口往来進貢出入便益一節查得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夷人進貢俱由大土喜峯口驗放入關係是舊例今泰寧福餘二衛夷人要別處關口驗放難准合無本部行文薊州鎮巡官以後三衛夷人入貢照舊於喜峯口一同驗放入關不許朶顏衛

夷人恃強占阻如朶顏衛夷人恃強阻當聽奏寧福
餘二衛夷人徑自與伊分理執論正德十三年二月
二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明大義以服遠夷以弭邊患事

查得朶顏等三衛自来進貢驗放夷人三百名係是
舊例正德九年准添六百人後復不准遂啓殺叅
將陳乾之釁正德十一年於朶顏等衛常例三百人
外又准朶顏頭目花當男把兒孫三十人進貢以後
守臣不能禁止將以為常今正德十三年九月驗放

夷人都御史張潤等乃能遵守舊規開明大義阻止
把兒孫非禮之貢誠可嘉獎其要本部於各夷回還
之日戒飭及請
勅彼處鎮巡宣諭一節見今来貢夷人將回未奉有
旨難擅戒飭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張潤會同鎮守
官員依奏召集省諭施行但撫順夷情固在曉諭明
白尤在防禦有道況犬羊夷性惟知貪利畏威非口
舌所能馴服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張潤等務要運
謀設策修舉邊備通達烽堠申嚴紀律一遇侵犯務
使痛遭剿殺不敢近邊斯為得策不可倚信夷人玩

忽邊備倘致失事咎必有歸其省諭各夷之時雖以
禮義為主必須示以兵威庶彼知畏仍將省諭過緣
由及修舉邊備方畧具奏查考正德十三年十一月
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遼東類

虞舜以冀青地廣始分冀州東北醫無閭之地
為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
國朝自山海關以東置遼東鎮周廻數千里蓋
兼古幽營之地而有之設都司一衛二十有五
州所各二以控制之其外諸夷各因其類設衛
三百二十八所二十四各授以官職令每歲来
朝以羈縻之每衛不過五人至於朝鮮遵奉正
朔歲入朝貢視前代獨為恭謹內安外順固無
足慮然以海西建州女直諸夷往往桀驁難制
成化以来議當勦者恒以姑息縱賊為害論當
撫者又以貪功啓釁為非然其機繫於本兵必
欲視順逆之勢得勦撫之宜而處之不差斯亦
難矣嗚呼金起女直遂中國遼東邊備其可忽
哉

為嚴武備實邊儲以防禦強虜疏
看得巡撫遼東都御史張貫等奏稱今無於開原輕
添兵備副使一員領
勅前來開原住劄整飭兵備操練軍馬查考錢糧清
理詞訟等項有事與分守官計議而行惟復止照本
部先議分守分巡等官每季輪派一員前去提督巡
視等因各官之意蓋謂以救弊而言轄設亦可以經
常而論不設亦得因無定見故持兩端不得遼東地
方先已設有布按二司官二員各與巡撫巡按官同
處一城不肯常川巡歷到彼以致開原遼備廢弛奏
禁革姦弊如有故違不去開原駐劄整飭遼務
參奏究問如此官無冗濫事亦修舉正德十年七月
三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炮火聲息事
看得在都督劉暉奏要兼程前去遼東挑選精銳官
軍三千員名前来近京緊要處所操候一節查得先
欽依調取遼東官軍三千員名限四月二十日到薊
州駐劄外今劉暉奏要親自前去挑選蓋恐彼處鎮
巡官員各為地方挑選不精誠為有見但劉暉奉
命充總兵官在於京營挑選人馬事方舉行難以遠
去合無令劉暉將遼東堪以領軍官員頭目從公推
舉開報本部轉行該府差官齎文馳驛星夜前去遼
東交與鎮巡官并劉暉徑自劄付所舉將官將見在
人馬逐一挑選停當開造年貌文冊寛限四月二十
五日前到薊州駐劄不許時刻阻誤其官軍仍依原
擬聽都御史李賛等調度防守以後賊情變動就聽
劉暉統領征勦臨時再行議奏定奪若所調遼東官
軍挑選不精不堪征戰罪坐原挑選之人其京營官
軍仍照原擬聽劉暉并桂勇賈鑑不妨原營西官廳
營務公同挑選操練備用及照總兵官劉暉合用跟
隨頭目軍伴人等合無行移該營保照提督團營總
兵官事例上緊摘撥應用正德十一年三月二十八
日具題奉
聖旨是遼東人馬便着劉暉推舉一以領軍的官一
員挑選停當前到薊州駐劄不許阻誤其餘依擬行
合用跟隨頭目軍伴人等還着劉暉酌量開具来說

欽此

為傳報睬急賊情事

看得巡撫遼東都御史張貫等奏稱本鎮輻圓千里夷虜環繞三面未及一月傳報數十餘次及稱滿蠻報說花當與大建子見結一處要搶廣寧聲勢頗大各城兵馬自正德六年以来徵調頻煩逃亡相繼見在雖有五萬有餘其實今不如昔近調薊州兵馬俱各零分營寨設伏是以遼東睬用之兵而守關西少緩之地彼賊何日而来我兵何日可回要將兵馬三千行令回本鎮防守以後不許請調一節查得遼

東官軍自来不曾徵調自正德六年調取以後遂襲為例誠有如張貫等所論者近日宣府巡撫都御史王純先奏要調遼東官軍口外殺賊薊州巡撫都御史李璜隨奏要調遼東官軍防守薊州邊關建議者又往往以圍營人馬不堪調用為言管營者又切切以圍營人馬不必揀選為意本部慮恐一時虜寇侵犯深入只得依都御史李璜所擬又因左都督劉暉奏准徵調遼東人馬二千在於薊州駐劄皆救濟一時不得已之計今若又依都御史張貫等所奏即便

朝廷而紛紜論列各係於藩鎮撫之政體甚非所宜合無將見調到遼東人馬三千仍依原擬薊州駐劄聽候調用待後賊情稍緩具奏製回以後務遵舊規不許似前擅擬奏調其遼東賊情行令總兵官韓璽等務要用心協力挑選精銳官軍相機戰守保固地方不可推稱調兵傚忽誤事再照奏內開稱本鎮食糧冊內雖有官軍八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員名見在實有五萬五百七十八員名一節切緣官軍八萬實有五萬其餘三萬數內未審為何俱不堪用及見在五萬數內又未審為何必待令調薊州三千方可戰守若使今調三千可以控制遼東三面夷虜則其餘八萬之數盡是冗食無用節年科道等官建言清查并近日給事中啟雲霄朱鳴陽等具奏事理正應各邊有此冗兵情弊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張貫督同管糧郎中并布按二司守巡官查照本部節次題准事理逐一清查回奏務使冗兵沙汰邊儲節省緩急得用不誤事機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具題奉聖旨是遼東官軍已調到薊州駐劄的查原擬行事寧具奏製回今後若無警急賊情不許輒議製調遣兵防守內地冗兵情弊便着清查了来說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巡撫遼東都御史張貫等所奏撫處夷虜防範事情似為周備但開原地方今年五月內失事見今查勘未報旨係分守等官平日疎於防範怯於戰鬪致使地方人民盡受其害今福餘衛虜酋聚眾三千乞討賞賜雖稱講和入市其實探我虛實邀求不遂必肆侵犯慮恐鎮巡等官計處不周仍蹈寢輟合無本部馬上齎文交與都御史張貫會同太監總兵官再行計處將制虜回遊擊兵馬隨宜督發前去協同防守如果各虜解放弓箭盡身入市必須整飭武備懾

之以威照例賞勞懷之以恩仍明白曉諭各修世貢勿聽奸夷誘引自取誅夷若果梟獍不服欲肆侵犯亦要振揚兵威相機戰守務挫其鋒固不可輕率寡謀墮於賊計亦不可懷疑示怯致誤事機如違責有所歸正德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處置防守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為討處夷情以靖地方事

看得遼東巡撫都御史張貫鎮守太監郭原總兵官韓璽奏要會官計議行令彼等挑選各路兵馬分為奇正哨按整搠齊備檄令各該副參等官統領分投

一齊出境直至犯邊賊營若係長壯達賊盡行誅戮脅從人口及被擄回者俱不許殺害其被擄婦女仍要設法救回如有殺害及故縱者查出一體治罪仍嚴督各官將軍士紀律務要秋毫無犯不許騷擾地方及將被擄人口財物搶奪回營違者一體治罪其有能斬獲賊首及救回被擄人口財物者查照原定賞例從厚賞給其有能設計擒獲賊首者仍加重賞務要激勸人心鼓舞士氣庶幾一舉而成功名可圖矣但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既議定即要行動不可遲延又要嚴督各官將軍士務要用心哨探賊巢虛實及其出入道路相機而動不可輕率冒進中賊奸計

無遺類去則置之不必窮追等語誠為至論近日鑿
陽等處節報賊衆三千入境斬首五十三顆
國威自振虜自知畏何必搗巢盡誅然後快心合無
照依成化十四年事例不必會議本部馬上齎文交
與遼東鎮巡等官督令通事人等於各夷近邊答話
及入市交易之時宣諭等世受
朝廷恩威大意謂爾等自作不靖犯
國恩每年進貢甚厚今速長加等自作不靖犯
我邊境
朝廷欲照成化年間事例整點人馬搗爾巢穴大加
殺戮使爾種類無遺事無難舉但念中間必有歸化
效順之人如都督脫原保等所說情詞不忍一槩誅
戮今後務須堅守臣節敬順
朝廷不許聽信奸夷誘引一槩犯邊各夷中間有能
擒斬速長加等曾經犯邊達賊者鎮巡等官審實具
奏大加陞賞以酬其功決不失信將宣諭過緣由回
奏查考其鎮巡等官務要協謀計議料度虜情調集
精兵預誤戰守夷人納款進貢交易照例施行倘来
犯邊督兵剿殺如近日鑿陂舊古河之捷陞賞自不
吝惜若戕敗散料無伏兵亦許乘勝追逐出境剿

殺但不許搗巢窮追妄殺無辜或墮賊奸計貴有所
歸本部仍通行府部院寺科道等衙門但有處置遼
東夷情長策本部計慮所不及者悉聽明白陳奏采
擇施行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宣諭等項事宜依每既議處停當著鎮巡
等官都依擬行欽此
正德十二年三月遼東鎮巡官奏報捷音勿守開原
右參將孫棠領兵追斬犯邊達賊首級九十五顆
為傳報逆虜戕害官軍請復本鎮兵馬拯救地
方事

看得巡撫遼東都御史張賁等奏稱正德十二年四
月二十四日達賊三千人馬從清河堡地方鴉鶻關
進入射死隊伍官軍周錦等次日卯時射死都指揮
徐政指揮班錯康繼宗等官軍不知的數及稱遼東
地方諸夷相鄰三面受敵一聞精兵剿州聽征乘隙
絡繹而来乞要計議如果只裏地方稍緩速將蕭滓
等官軍督發前来應援以救緊急待候事寧仍聽調
征一節參照鎮守遼東總兵官韓勳巡撫都御史張
貫太監郭原與副總兵孫文游擊林睿等明知建州
毛憐海西三衛達子陰謀搆結要来犯邊不行用心

謀議選調人馬申嚴號令預備戰守止憑文移轉行加謹防範以致衆寡不敵損折官軍通屬誤事俱合拏問但見今彼處賊情未寧緊關用人中間失事情罪輕重未經查勘明白合無請

勅切責韓國璽張貫鄭原孫文林賡等各令戴罪殺賊洗心滌慮加意籌畫查勘鄰近三衛達子地方城堡如果原設兵少不堪禦敵應詢作何調取備禦可保無虞應施行者就便從宜施行應具奏者奏請定奪仍要嚴督守把按伏等官令後務要嚴謹烽堠多方哨料賊衆多寡務在先知以為進止可戰則戰固不可嬰城自衛縱賊搶掠可守則守亦不可貪功輕出致隳賊計各官果能悔過立功亦可少贖前罪如或無功再有失事

國典俱在必難逭逃本部仍咨都察院轉行巡按遼東御史親詣前項地方查勘失事起根情由各官情罪輕重并有功陣亡官軍逐一明白具奏定奪應提問者就便提問干礙韓國璽等指實參奏施行及照遼東一鎮食糧官軍八萬有餘自正德六年以來節次調取二三千人前往山東河南江西等處殺賊前項事例委是存非由今日創始中間又曾調在山東

無事防守亦曾屢調劻州無事防守彼時未聞建州三衛夷人乘隙入寇去年九月內遼東鹽陽等堡達賊犯邊官軍斬首五十三顆彼時遼兵三千正在宣府殺賊未回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廣寧地方遶賊犯邊官軍斬首二十七顆彼時調來劻州官軍三千亦已起程前項二處獲功未聞籍此三千之數及查遼東官軍先年不過五六萬精銳可用歲用糧草除本處屯糧及山東麥價布花外京運銀不過五萬兩後因巡撫官員不能修復舊規往往生事召募軍添八萬有餘年例增銀至一十五萬兩又每年開中鹽課

常告缺乏臣等為因遼東軍多無用奏行查勘張貫等朦朧回稱除冬操夏種守臺步軍外止有堪戰官軍五萬本部又於去年五月內奏奉欽依行張貫等上緊查勘回奏延今一年之上廢格不行已詢本部別本參奏外今張貫等乃以清河堡失事歸咎於劉暉所選人馬要行發回不開清河堡官軍劉暉選帶數內有幾若依所奏發回亦必各散城堡其於清河堡有何相干顯是張貫等既無謀畧以防遼又假浮詞以遮飾變亂是非沮撓軍法尤為有罪查得參將蕭津原領見在劻州駐劄人馬三千

為因宣大守臣奏報虜衆入營近邊住牧見議本部
議擬奏請調去宣府防禦外張貫等所奏難准其奏
稱額運銀兩不得接濟乞要早發前来一節合行戶
部查奏定奪正德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夷人既已聽從宣諭不敢犯邊恁部裏還
行文與鎮巡等官着約束各該將領不許輕易出兵
待其来貢務要隨宜撫待使知畏威懷德其餘事宜
都着依擬行欽此

為缺衣禦寒事

看得遼東右參將署都指揮僉事蕭澤呈稱原選調
宣府征進官軍来時各穿夏衣即今八月天氣漸寒
缺錢買買綿花乞要給衣禦寒一節查得常年各邊
調来策應官軍原無另給胖襖袴鞋事例前項正德
八年延綏遊擊李愷官軍三千員名調来山西策應
正德九年遼東遊擊林厚調来薊州住劄俱該工部
并本部議擬奏
准給與胖襖袴鞋蓋念調征之苦時將寒凍不能自
備衣鞋所以不拘常例給與實非過也今遼東官軍
自遼東遠来調去宣府住劄創策應又非先年遊擊李
愷調在山西住劄之比若一不准給軍士受凍致疾將
何責其効力殺賊若遼東官軍既准給與其延綏官
軍連年調出在外比之遼東官軍勞苦尤甚若不一
敗散料無伏兵亦許乘勝追逐出境勦殺但不許搶

例准給誠恐
恩惠不得均普致生嗟怨合無本部咨工部查照
前項李愷林廣事例不為常例將蕭滓杭雄朱鑾周
政各領官軍俱照數查給胖襖袴鞋庶使調出在外
軍人不受寒凍緩急可用正德十二年八月二十八
日具題奉
聖旨是蕭滓并杭雄等所領遊奇官軍俱准照數與
胖襖袴鞋不為例欽此

晉溪奏議卷之二　兵九

為夷人買送被虜官軍乞要朝貢事
看得巡撫遼東都御史張賈等題稱夷人都里等先
在建州地方寄住今用人畜買贖官軍王良等送來
開原進貢查得舊例海西夷人逓年
朝貢不係舊規乞要從長計議合無俯就夷情暫令
今歲撫順入貢以酬其勞後不為例惟復仍照舊規
開原朝貢送到之人定與犒賞之資其王良等係臨
陣被虜送回人員准令各處夷人進貢放入地方俱有
聖裁定處一節照得付各處夷人進貢放入地方俱有
定所行之年久今遼東鎮巡官奏要撫順夷情暫准
忽石門衛夷人都里等從撫順所入貢事當謹始本
難輕准但都里等贖取被虜官軍而來情有可嘉又
稱恐海西達賊讐殺不敢往開原經過詞有可據況
談貢不過五名若就阻回恐失夷人向化之心合無
本部行文鎮巡官再加詳議都里等果因懼賊讐殺
要從撫順所入貢別無窺避違礙今歲入貢一
次後不為例其贖送官軍勤勞就聽鎮巡官酌計
議給賞犒勞務得其宜千戶王良軍人秦仲加力屈
降虜雖被贖回終屬有罪合無行巡按御史提問查

晉溪奏議卷之二　李九

議發落并查原將王良秦仲加捏作射死陣亡經該
人員一併提問施行正德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具
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

為傳奉事
本部欲便遵照傳奉
欽依內事理行翰林院請寫
勅書但今山海關見有守備指揮一季英及有主事黃
綬守把今又添分守內臣誠恐職掌不一設官過多
及查潼關係是陝西河南腹裏經行關口舊例不曾

設有內臣分守本部不敢擅擬責任合無山海關照舊令守備指揮與主事一守把潼關照舊令本衛官軍守把太監王秩黃玉侯有各處額設分守官員缺委用正德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已有旨差用了寇欽此

為朝貢事

看得巡撫遼東都御史張賈等題稱正德十二年閏十二月內有建州左衛都督脫原保等一百餘名到驛說稱賊首奏事九山等帶領三千人馬到章成寨請要講話等因隨令指揮劉尚德等速差通事佟斌

等出境分投前去建州等三衛地方曉諭各山各谷都已說過陸續各帶方物前来朝京及稱建州三衛等夷獍狠狼貪叛服靡定成化年間屢肆荼毒再煩王師財力大耗禍變方消正德八年海西加哈父等賊謀作不靖勞撫安之使費府庫之財荷戈之卒暫得息肩今建州賊首敵殺官軍剽掠人畜仰惟

皇上明見萬里採兵部建議之長假臣等撫馭之便是以威伸異域德化殊方皆我

皇上聖神廟謨宏遠之所致也必須處置停當方得夷情畏服及稱招諭指揮王綱劉尚德各能祇承德意事有成效指揮白本干戶董欽百戶許寧舍人佟斌王用白景等親冒危險收撫叛亂乞要遇有前夷到京再加從長議處分別善惡量加區處或照切責勅旨曲賜涵容其番文所乞情詞亦須審其情之逆順以理之從違諭彼遵奉永不藉口其劉尚德等仍查先年通事馬俊等事例應否量與

恩典以勵其餘

節年犯邊遼陽一帶被其侵擾咸無虛月鎮巡官憤因臣等議得遼東建州等衛夷人其怙惡稔亂奏欲徵調士馬為犁庭掃穴之舉本部慮恐勤兵境外非計之得故敢據理論奏荷蒙

皇上神武不殺特加採納俯賜施行都御史張賈等乃能盡心籌畫處置得宜故三衛夷人相率来朝既非啖之以繒幣又非示之以怯弱國體以正地方得安合無將今次来朝夷人候到齊之日本部照例會同禮部堂上官督同大通事等官於禮部明白省諭宣布

朝廷寬大之恩釋其既往犯順之罪與之更始以廣我推誠之道以堅彼效慕之心其求討事情待審文到日另行查議奏請定奪各夷例有管待下程賞賜等項各該衙門務要比常豐潔整齊以示優待如有

遲慢聽提督主事舉呈查究通事指揮白本千戶董欽百戶許寧舍人佟斌王用白永等親冒危險收撫叛亂及指揮王綱劉尚德祇承德意事有成效比與先年馬俊招撫事例尤為得體相應激勸但數內佟斌王用白永俱係舍人例難陞用合無行令鎮巡官動支官錢將通事白本等六員名指揮王綱等二員各厚加賞賚以勵將來再照正德八年海西夷人加哈父等叛亂特差大臣往彼招撫增賞添貢勞費今都御史張貫等無彼之體彼時鎮巡官俱得賞賚今都御史張貫等無彼之賞而有彼之功合無請

旨獎勵仍各量加賞賚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正德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來朝夷人待到齊之日省諭等項事宜都依擬行白本等并王綱等准各陞一級鎮巡官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三表里差還寫勅獎勵欽此

會同禮部省諭遼東進貢夷人詞語

比先

朝廷有例不許邊外殺你達子你每大意不肯照依常例進貢分外求討賞賜少不如意便來邊上作歹邊上人馬又不敢擅出邊外與你廝殺以此達子慣了常來犯邊正德十一年遼東鎮巡官奏要動調大勢人馬照依成化十四年事例搗巢殺戮朝廷念爾等係是外夷不知利害中間又有不作歹的一槩殺了不可特

勅遼東鎮巡官整點人馬但來犯邊就便痛加剿殺亦許出邊追殺若不犯邊不去殺你若來脫舊投順進貢也許你此

朝廷莫大天恩與你每外夷不一般見識這等做向後達賊又來犯邊官軍奮勇廝殺誅了多少達子你每都是知道的今你每畏懼

朝廷法度情願順服照舊進貢永不作歹

朝廷甚是歡喜今以禮管待你每回去

勅令省諭你每務要傳說與衆夷人知道今後各守本分不許再來犯邊也不許分外求討添人添貢為何中國錢糧有限進貢夷人數目是洪武永樂年間

太祖太宗皇帝定的誰敢輕易許你加添凡事只

常便好若要生事作歹挾制討便宜這事都壞了各要記着以後效順年久不作歹你為頭目的自有大恩典

為虜渠向化求討陞職事

看得遼東鎮巡等官都御史張貫等題稱會議得都指揮滿蠻番文內稱節次將賊達子搶的漢人神銷奪下送来在邊出力報事陞授職以来本枝部落沿邊勅書查欲討陞又稱本再發一帶並無犯邊忠信向化恪守信義合無俯念歸向之誠嘉其恪守之節不為常例別換勅書賜與以勉其勤勞或量與陞錄以勵其餘一節臣等議得夷人受職不過覊縻之法以堅其向化之念非如中國官職有禄俸之費也今泰寧衛都指揮僉事滿蠻先該遼東鎮巡官鄧璋等具奏陞職今遼東鎮巡官張貫等又奏換給勅書或量與陞禄皆以並無犯邊忠順向化為詞且如朵顏衛都督花當并其弟夫林孛羅鎮巡官奏與都督職事近年以来不時犯邊及至朝貢過期朝廷念係夷狄姑准入貢不問其罪今泰寧衛都指揮滿蠻自来不曾犯邊識認內附加授官職似不為過合無於滿蠻原職都指揮僉事上量加陞職請給勅書賫付鎮巡官處差人給付滿蠻收執今其管束各夷加罰治惟復一體提問伏乞

聖裁及照原来

勅書二道既有接補改洗情弊查無底簿顯有詐僞為朝貢事

看得委官員外郎遼寧主事趙伸會同大通事右少卿舍誠等譯審得夷人一名同忽納哈係建州右衛都指揮僉事交納長男又夷人一名阿捏哈係建州右衛都指揮僉事亦令哈長男交納已死亦令哈患病各頂名来貢各不知

勅書改洗接補緣由再三研審執稱前因別無證驗虛實難信等因參照指揮劉尚德通事千戶王鉞等既驗

勅書接補改洗不合不行省諭阻止以致各夷頂冒

令無本部差人將原
勅書二道齎送遼東巡撫都御史處交割會同鎮巡
官將見拘留夷人同忽忽哈納阿捏吟再行多方設
法譯審果各係交納亦令哈長男事有證驗省諭各
夷回衛鎮巡官明白具奏准其龍謄繳換
勅書若不係交納亦令哈長男俱係別夷頂冒再無
可疑責其罪過念係外夷姑容放回以後再犯參究
治罪接補
勅書二道送遼東都司收貯以備查照今後鎮巡官
驗放夷人進貢務要審驗

勅書明白真正方許放入如恐阻回嗟怨止許以本
等夷名驗放毋容頂冒官職致傷
國體亦不許指此一槩阻絶致生他虞如或處置乖
違各有所歸正德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是劉尚德等提了問劉恩等也當提問且饒這
遭還各罰俸四箇月今後夷人進貢着鎮巡官依擬
驗放欽此

為陳情辭理功罪乞恩比例分豁以圖後效事
查得俞雄原任都指揮僉事正德十年四月并閏四
月內該管地方被達賊二次虜去軍人三名該巡按

御史問擬守備不設罪名參稱情輕律重正德十二
年四月內都察院覆題奉
欽依將俞雄發邊衛充軍俞雄又於正德十一年四
月內被賊虜去臺軍七名亦該巡按御史問擬守備
不設罪名該都察院亦於正德十二年四月內覆奉
欽依將俞雄降二級緣俞雄正德十一年二次
所犯俱係被賊虜去守墩軍人都察院俱於正德十
二年四月內覆題奉
欽依將被虜三名者發邊衛充軍被虜七名者降二
級今因俞雄奏辯又奉

欽依於原職內降一級若以先犯充軍原職論係都
指揮僉事以後犯降級論原職係指揮同知今欲於
原職內降用合無於都指揮僉事原職上降一級與
做指揮使帶俸已降指揮同知原職上降一級與
做指揮僉事臣等難以定擬伏乞
聖裁正德十四年三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俞雄原失事二次先後勘問明白已有旨降
二級與做指揮同知欽此

晉溪本兵敷奏卷二終

晉溪奏議卷三　敕奏

宣府大同類

宣府南至居庸關不及二日之程北去虜地近者僅百里許故宣府守臣奏報境外虜衆住牧則京師亦當為之備正統已巳虜騎直犯京師由內無備也正德八九年間虜營移住威寧海子在宣府大同之間離邊不遠嘗由大白陽口入寇宣府遊擊將軍倪鎮張勳禦之敗死又由順聖川入寇蔚州等處又過鴈門寇太原本處官軍皆不能禦遣咸寧侯仇鉞都督白玉温恭相繼出征所統皆京營弱兵調遣分布不得機宜今右都御史叢蘭總制宣府大同山西三鎮軍務牽制大甚二年之間糜費鉅萬未得機會與虜一戰正德十年虜衆西移住牧河套為患陝西十一年春復過河東住威寧海子瓊得報即奏請於團營選將練兵陰為屯兵細柳之計是年秋虜賊又由大白陽口入寇逼近居庸時都督劉暉充總兵官桂勇贊鑑充左右參將俱在團營操練聽征已半年素已有備又邊東猶

等即統兵出關邀東兵外京營官軍出者不過六千亦皆精銳可用馬亦膘壯既出與宣府兵合軍威大振虜營西移住大同境外劉暉等亦襲而西駐兵大同虜忽起營北去近邊哨無煙火方議班師虜乃由大同西間道入偏頭關寇鎮西是時延綏勁兵驍將先已調山西三關內外按伏遂得合兵一戰虜賊大遭剿劒遁去雖曰天意謂無人謀不可也況自初出至班師首尾纔三月費亦不多虜賊自鎮西一敗五六年來不復敢近山西三關豈非有所懲哉正德十二年虜營仍住威寧海子本部預奏設備視正德十一年尤為周密大同鎮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機宜適

車駕幸陽和虜賊入應州邀東兵已在陽和待奏方發稽遲大同總兵官亦在陽和回遲抗雄等雖遇戰不獲大捷惜哉

為預防虜患事

議得宣大二鎮共有官軍一十四萬延寧二鎮又有官軍七萬歲費糧儲數百萬計專為防禦虜寇近年各鎮守臣因循怠忽不肯預先料度虜情運謀設

策調度軍馬相機戰守以致虜賊深入得利而去大
肆猖獗無所畏憚乃今至
朝廷命將出師彼賊已去留兵在邊等候為因邊地
虜賊過河必来侵犯倉卒計處必蹈往轍緩不及
事貽患非輕臣等愚見乞
勅宣府大同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會同計
議今年河凍虜賊過河駐牧作何設法隄備可保無
虞訪取熟知邊情地理之人密切審問先年虜賊進
駐劄可以正當賊衝截殺取勝於何地方按伏可以
邀其歸路追勦得功本鎮軍馬雖各散處城堡必須
量數挑選精銳官軍記名聽候有警調取會合勦殺
務在料敵先知算無遺策不可互相推倚因循苟安
及似常分調按伏不當賊衝虛應故事以致虜賊深
入搶掠出入自由定照葉椿姜彬高友機等事例拏
問取回降黜必不輕貸各將計議過隄備虜賊事宜
明白具奏不許含糊遲誤正德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具題奉

欽依行令右都督張洪到彼料賊情緩急或仍留
本部議擬題奉
或發回徑自定奪外今巡撫宣府都御史王純等又
奏前因緣本鎮先調余震遊兵三千今又調去宋瓚
下三千湛臣下一千俱往陝西殺賊委的本鎮精兵
數少有警誤事合無本部行移提督軍務都御史陳
天祥總兵官右都督張洪查照原擬如果陝西各路
軍馬足勾調遣或賊已過河東行即將余震遊兵三
千發回本鎮防守或隨賊聲勢所在應接截殺俱從
宜施行務在分布得宜毋致兩相失誤各有所歸正
德十年十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便行與陳天祥等知道欽此

為預防虜患事

看得巡撫都御史王純會同太監王喜副總兵陶杰所奏預防虜患事宜除大同三關延綏榆林倒馬等關俱不係宣府所轄軍機難以遥度及有礙舊例者俱難施行其言添選精銳援兵每軍一千推委慣經戰陣謀勇官一員統領編成司隊造冊聽候選差乘覺夜不收哨探賊勢多寡進入道路舉放砲火互相傳報分布人馬相機戰守一節近年為因賊至不得預知報到方調軍馬以致失誤事機前項所言選定

援兵傳報砲火二事深得禦虜之法其言軍前執旗掛牌記功及臨陣退縮立斬示衆俱係軍法舊例亦合准行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王純等再與總兵官潘浩計議停當就便依擬施行務在料敵先知調軍得勝隨機應變計出萬全又看得各官奏稱近日草枯馬無牧放賊不深入明年春夏之交青草茂盛必然深入京軍不必動調止調本鎮官軍相機戰守一節所言似亦有據合無本部行文監督提督總兵等官張忠陳天祥等會同計議如果虜賊過河腹裏草枯不敢深入探無聲息就便具奏班師京營操練待

聖旨是這預防虜患事宜恁部裏行移彼處鎮巡等官知會欽此

為軍務事

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王憲會同總兵官時源鎮守太監馬錫奏報正德十年下半年實有馬步官軍四萬六千二百七十四員名及查管糧署郎中陳溥開報下半年官軍五萬八千一百三十六員名中間恐有私役隱占冒支月糧等項情弊合無本部移咨都

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會同戶部管糧郎中弔取本鎮官軍食糧文簿從公查勘實在官軍的有若干其少報官軍如有私役隱占及冒支月糧開造差錯等項情弊應提問者就便提問應參奏者參奏施行正德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官軍實在名數着巡按并管糧官查勘明白来說欽此

為軍務事

看得鎮守大同總兵官左都督時源將陝西延安等衛所千戶等官李定完等五員關支廩給榆林等衛

所千戶等官李潤等十八員名不支廩給聽用一節
切照各處鎮守官員止許奏帶頭目五名今若准其
所奏仍外多帶各邊將官未免一槩比例濫乞奏帶
有壞舊規合無將原帶千戶李定兒等五員行令跟
隨本官聽用仍要嚴加鈐束不許生事擾人其李潤
等十八員名係例外之數難以准帶正德十一年二
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既在邊用人都准他欽此

為邊務事
看得巡撫宣府都御史王純等奏稱萬一虜賊整陣
長驅本鎮官軍衆寡不敵莫能捍禦各關以東軍民
勢必被害奏要先期挑選京營或動調遼東精銳官
兵行令謀勇將官如法操練候有警報督發前去各
該關口按伏防禦等因都御史王純等蓋見近年胡
虜強梁侵犯得利深憂遠慮故有此奏不為無見但
查宣大二鎮見有食糧官軍一十四萬諸民脂膏以
供軍費正為防禦虜寇之計談使鎮巡等官各能大
揚軍威布置得法虜賊雖有長驅之意寧無內顧之
憂若恃關內有備邊備稍忽賊來既不能拒賊去又
安能截如前歲賊過三關出入自由是其明驗合無

本部鋪馬齎文交與宣大二鎮鎮巡官員同心戮力
計處調度操練官軍振揚威武務使我軍有必戰之
勇彼虜有不敢深入之勢或遇其前鋒或邀其歸路
務期取勝勿失機會如有故違罪不輕貸本部再行
巡按鎮巡官照例將遊奇兵馬整飭聽候調取星馳
策應不許遲誤及通行整飭薊州保定山西邊備都
御史李瓚臧鳳李鉞親詣各該關隘點視軍馬戒嚴
隄備臧鳳仍要移在保定住劄以便經理其各關口
官軍除舊有外若應該添調別處官軍把截并一應
守口事宜查照往年事例應施行者就便從宜施行

議奏定奪正德十一年二月三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戰守策應經理聽調等項事宜係部裏便
行文與各該鎮巡等官都着依擬行有違誤的重治
不饒欽此

為北虜擁衆入境搶掠斬獲首級急請隣兵預
防後寇事

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王憲等奏稱本年三月初八
日達賊二千餘騎在於貝家造地方與官軍三千對
敵追赶出境要將有功被傷官軍照例行巡按御史
查勘一節訪得大同公差人到京說稱聞知大同走

路人說三月初八日達賊千餘從大同城東門搶至
地名花家屯將縢指揮羊一百二十三隻被賊一人
赶去本鎮聞知不敢發兵只在四門舉火賊到教場
門外殺人方纔發兵行至貝家造畏懼駐劄等情雖
是傳聞之言未知虛實但密邇鎮城之外達賊不過
千餘出入搶掠肆無忌憚雖稱發兵追勦未見斬獲
功跡顯着萬一賊衆大舉深入豈能支持合無本部
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監察御史將前項三月
初八日達賊入境搶掠事情并官軍迎敵有無功罪
查勘明白體訪得實具奏定奪仍行總兵官時源等
務要整搠軍馬嚴謹火候賊入之日相機追勦毋致
得利全歸重貽後患及看得各守邊要將原調延宣
偏頭守臣兵馬催促盡數督發前來聽其分布追勦
如果賊勢猖獗持久不退各鎮守臣亦該照例整搠
兵馬無程應援一節查得舊例各鎮官軍互相策應
止許徵調遊奇兵馬其鎮城官軍各守重地難以棄
離本鎮無程前往隣境應援及查偏頭等關原設官
軍數少防守本關尚不勾用原無調出關外策應之
例前年為因調出口外以致達賊越過三關搶掠以
此都御史陳天祥奏准三關遊兵不許動調遠出係

遵舊規難再改議其延綏遊兵六千宣府遊兵三千
各已奏到起程日期亦無別議合無本部行移都御
史王憲等從長計議將杭雄遊兵三千朱欒遊兵三
千從宜分布聽杭雄等隨機應變追逐截殺務使迎
合處衝過其來路不許故為遷延避賊鋒如有故
違失機誤事從重究治正德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具題奉
聖旨是這奏報并傳聞賊情及官軍有無功罪着巡
按御史上緊查明了來說戰守策應等項事宜依擬
行欽此

為急處將官早防邊患事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潞一甫所奏大意謂鎮守大同總兵官左都督時源夙抱忠勤屢立戰功但年老力衰又因　宗室相繼遣官勘問必不能安心展布行事見今大勢虜寇臨邊秉虛深掠匪朝即暮緊急用人之際奏要會舉威望素孚將官一員星夜馳代早防邊患所言誠為有理但既是見今大虜臨邊秉虛深掠匪朝即暮却將時源取回不用其新舉將官非一時能行臨敵易將必致誤事如近日郤永自宣府調寧夏潘浩自寧夏調宣府事如近日郤永自宣府調寧夏潘浩自寧夏調宣府已釋兵權而郤永在路未到虜賊由花馬池入寇平涼正當其時皆臨敵易將之所致也且時源自山西移鎮大同未久彼時會官推舉時源正為今日有事之用若無事時舉用而有事時遣去竊恐後來將官窺伺有警互相做傚失誤軍機貽患非細及照時源見被勘問事情臣等不知其詳該使所犯情重革任取回尚有餘辜萬一時源罪薄而因訴訐一至輒便罷黜亦非所以待大將之體重邊閫之意也合無本部轉行該府差人齎文交與左都督時源務要遵照近日欽奉

為邊賊入境搶掠事

正德十一年七月十五日酉時據西路方良口夜不收使馬忠稟本月十五日巳時據西路防守白羊口指揮李八常峪口夜不收王純報稱本月十五日巳時達賊滿川無數從岔道并懷來地方進入過口搶掠頭畜往南行等因到職與同守備白羊口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同知丘泰統領官軍相機截殺慮恐力寡不能敵衆有陷城池理合差官具稟乞為請兵星夜前来截殺施行等因具稟得此看係緊急賊情合無本部轉行該府差人齎文交與左都督時源務要遵照近日起程赴居庸

關防守再令都督桂勇統領原管人馬上緊前去白
羊口等處哨探賊情相機截殺戶部行管屠庸關倉
主事前去該關軍馬經過去處應付行糧料草毋致
缺誤該關賞賜盔甲馬匹等項各該衙門查照原擬
上緊應付臣等已會總兵官左都督劉暉遵照原奉
欽依事理差人星馳前去薊州調取遼東官軍三千
前来聽劉暉在於教場整點料度賊情隨宜佳剖或
出口征進另行奏請定奪戶部預先奏差堂上官一
員督理軍餉如遇出軍先行整理乞
勅西官廳監督左都督許泰等并坐營官署都督僉
事賈鑑等團營提督官新寧伯譚佑等各於教場整
揀人馬申嚴號令振揚軍威再有警報另行議處正
德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邊情緊急便着太監張忠監督軍務恭將桂
勇賈鑑各管領原擬西官廳聽調人馬即日起程各
便宜勅與他賞賜等項該衙門便給與他該部知道
欽此

為傳奉事

正德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午時該司禮監太監秦文
傳奉

聖旨令賊情緊急俟兵部便推舉各衙門堂上官一
員着量撥無宼職前去提督軍務寫勅與他欽此欽遵
戶等便推舉得刑部右侍郎馮清本部右侍郎丁鳳
俱各才望素著堪以任用伏乞
聖明於內
簡命一員量撥無宼職提督軍務候
命下之日請
勅并合用
符驗一道令旗令牌各十面副提督軍務關防一顆
照例行各衙門請給跟隨頭目官軍就於見調官軍
內選用家人吏典各二名公同提督軍務太監及總
兵官統領京營遼東官軍前往宣大等處征剿虜宼
凡行軍事宜俱要協和計議停當而行宣大等處鎮
巡以下并各路軍馬悉聽調度節制官軍敢有臨陣
不用命者自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務要紀律
嚴明將士用命謀筭預定早期成功如果賊宼遠遁
即便具奏班師正德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具題本日
奉

聖旨是了鳳着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便
宜勅與他欽此

為邊情事

臣等議得今春以來節據宣大二鎮守臣奏報虜賊擁衆近邊住牧不時侵犯本部惟恐夏秋草茂大舉深入倉卒無備近已會官推舉左都督劉暉操練人馬聽候調用本官奏調遼東人馬三千住劄薊州待報啓行近據守備白羊口指揮丘泰等飛報達賊已過懷來岔道并下常谷等處搶掠滿川不知其數顯是宣府官軍不能防禦以致失守若不發兵誠恐宣府既被蹂躪軍民受害又恐逼近關口擁衆突入況今歲涼草實馬肥易動之時縱使賊虜雖瞥出境入

九月間難保不復內侵近蒙

欽命太監張忠監督軍務又

命臣等推舉各衙門堂上官一員提督軍務除另行具題外合無照依本部原擬題奉

欽依內事理令左都督劉暉請領

敕掛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量帶團營官軍五百員名并統領原調遼東人馬公同監督軍務太監張忠并提督軍務文臣前去宣大等處征勦虜寇其見領遼東人馬千總都指揮段錦合無照例令其充右參將請

敕管領遼東人馬跟隨劉暉等殺賊一應出軍合行事宜悉照原擬施行仍乞請

敕一道齎赴宣大巡按御史劉澄甫不妨巡按隨軍紀驗功次正德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具題本日奉

聖旨是劉暉還照依前旨掛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馮恩鞫欽此

為劾奏鎮巡官失誤軍機不

恭照鎮守宣府總兵官潘浩巡撫都御史王純鎮守

太監于喜俱受

朝廷重託鎮守邊疆手握重兵幾至八萬歲費糧餉以百萬計尋為防禦胡虜保固地方近年為因各邊武備廢弛宣府殺死遊擊將軍倪鎮張勛又越過三關逼近山西省城又自固原深入平隴東狄之禍近所未有以此本部節次議擬請

敕鎮巡等官整飭邊備加謹隄防敢有似前怠忽失事不分鎮守總兵太監巡撫都御史俱提解來京依律治以重罪豈期潘浩素乏謀勇又敢不畏

國法先於大同寧夏兩處失事幸得無罪復轉官階畧不警悟玩愒自如都御史王純惟知大言以自寬全無經畧以防患太監于喜不能協謀行事以致虜

寇擁衆深入越過懷來地方遍滿山川下營住劄搶
至白羊口以裏殺掠人民驚擾地方震動京畿而潘
浩等若罔聞知既不見調兵截殺又不行星馳奏
聞失悞軍機貽患軍民論其罪過俱難輕宥合無請
勅切責潘浩等俱暫令戴罪用心殺賊果能悔過効
盡死力獲有奇功尚可少贖其罪若復怠玩再致失
事本部會官推舉相應官員前去更替將潘浩等俱
照節次題奉
欽依事理擊解来京送都察院問罪奏
請發落其地方失事情節應問官員待候事寧照例

差官查勘本部再於馬上差人齎文由紫荊關前去
大同鎮巡官處知會隄備正德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是今地方有事潘浩王純姑着用心殺賊以贖
前罪還寫勅切責他欽此
為達賊入境驚擾人民事
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巳時據羽林前衛正千戶
苗世英口報蒙委本職見在西山齋堂清水等社掏
取水和炭本年七月十五日卯時分忽有達賊數十
餘騎不知從何關口入境到於宛平縣地方清水社
齊家庫等村殺死民人張迪又到塔河村清水等村
殺死民人李敬進殺傷男婦六名口搶去男女十數
名口牛羊騾馬不知其數人去跟逐瞭見達賊不知
其數在於洪水口地面安營本日又有達賊二百餘
騎從沿口三岔等村搶去騾馬牛羊不知其數見在
地名黃會安營況係腹裏偏僻地方住居軍民俱係
宛平縣當差人數今被驚擾朝不保夕雖有邊口守
把官軍寡不敵衆以此稟知等因據報得此臣等料
得前項賊情即係白羊口同日犯邊達賊今已過五

日前賊或已退出況劉暉等統領軍馬出口遥振軍
威彼賊聞知畏懼截其歸路不敢深入但恐賊勢
大宣府官軍盡數發出彼已輕視不懼萬一闖知劉
暉等所發軍馬數不上萬創營不退復入侵犯逼近
京師若不急早預備不無倉卒失措合無本部差人
催促原差巡捕都指揮袁傑王佐等并順天府委官
上緊分投前去各口及前項齋堂等處地方往來巡
哨安撫人民但聞賊情星夜飛報本部一面差人齎
文送與都御史臧鳳督委官員但係通賊道路添軍
防守供給口糧不許失悞伏乞
聖明軫念胡虜勢衆軍情難料必須有備庶克無患

乞召提督團營內外官
面諭令其作急計議挑選精銳有馬官軍作為騎兵
每三千名委將官一員管領關給馬匹火器什物各
給與賞賜整辦軍裝戶部上緊措備本色草料儹齎
膘壯并合用基炒口糧俱預為辦完一遇警報即時
出城相機截殺仍多選步軍關領盔甲挨牌火器并
戰車就於教場演習下營預立陣法演習熟慣遇警
即發出征各關廂相視便宜地勢安營固守一則防
護關廂軍民不使擾亂一則將官所領有馬奇兵往
來截殺有所歸宿相機行事保無他虞前項統領奇

兵并管安步陣下營官就聽提督團營官計議推舉
奏　請定奪若見在團營內坐營官不敷許於各營
并見在京閒住等項堪以委用官內推用不必拘泥
常法本部通行各衙門大小官員除本部已奏行事
件外但有禦虜長策本部智慮所不及事宜并知有
應用將官俱聽明白直陳所見共濟時艱正德十一
年七月二十二日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恁所陳各項事宜便行與各該衙門官員着
一一依擬舉行共圖有備無患毋得輕忽誤事欽此

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若臨敵缺乏及領兵官已承調遣不
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
軍機者並斬欽此合無本部差人齎文送與都御史
李鐩督委的當官員或委副使王玹不時往來黃花
鎮等口嚴謀點閘加意防守仍行各該營衛將該口
秋班官軍起取赴關防守不拘班次其春班官軍至
期如有聲息亦不許放班再各請
勅一道差人星夜馳送巡撫山東河南北直隸都御
史嚴督都布按三司將京操秋班官軍預先整點如

原定京操官內有事故或不堪委用不拘常例調委
如無相應官員各衛所掌印官亦許暫委領班其軍
起程之日俱於常年總會地方務要點齊整肅隊伍
統領赴京不許似常縱容散行延緩原額京操軍人
內有羊遠逃絕一面佥補一面先儘見在軍人上班
不許似常虛捏詭名充數等待齊足彼此牽累其上
班軍人預支月糧或一二箇月或三箇月以充路費
此係徵調原有京操軍人防禦虜患重事三司以下
官員敢有似常玩忽八月終不到齊足各該巡撫都
御史就便遵照前項律條事理參奏聖問重罪其巡

撫都御史各將遵奉
勅旨督查上班官軍職名總數并起程日期先行回
奏仍行各都司備細造冊送部查考正德十一年七
月二十日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

為緊急聲息事

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酉時據居庸關分守指
揮孫璽報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寅時據懷來
城夜不收紀英齎守備本城指揮同知俞鎮報本月
二十一日申時據保安新城差夜不收蘇得恕口報

蒙總兵官潘浩差夜不收報稱本日辰時青邊等口
大勢達賊九箇頭兒入境傳報隆慶等因據報得此
近於本月十五日為因白羊口防守官軍數少致賊
搶至上常谷等處幾犯京師後遣右參將賈鑑統領
官軍三千員名前去殺賊本月十九日本官報稱賊
勢退往宣府柳溝等處劉營該監督太監張忠調遣
所領人馬出關追剿訖今報達賊又從青邊口大舉
入境白羊口雖有指揮馬忠官軍五百員名勢尚寡
弱恐其突入難以支持合無請
命坐營都指揮張安統領團營官軍一千員名請

勅星馳前去督同馬忠等協力防守務保無虞合用
軍器行糧等項行移各該衙門照例施行正德十一
年七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張安便着統領團營官軍一千員名上緊前
去督同馬忠等協力防守寫勅與他欽此

為預防虜患事

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酉時據分守居庸關指
揮孫璽報稱二十一日辰時青邊等口大勢達賊九
箇頭兒入境等因據此窃料以後聲息緩急雖難逆
料理當預防庶不誤事伏乞

聖明急召太監張永新寧伯譚祐與臣瓊計議推舉
堪以領軍將官五員請
旨委用每員管領騎兵三千每日教場操練整辦軍
裝什物器械火炮鎗銃等項俱要整齊堪用再乞
命都督許泰張洪等將團營西官廳見在軍馬一
體整點齊備聽用再照用兵戰守全賴犒勞供給
馬肥人飽方得濟事乞
命戶部將臨戰供給官軍飯食匹疋細草熟料事宜
預先計議措置毋致臨期失誤聽征官軍每名賞銀
二兩置辦軍裝暫將太僕寺收貯馬價銀兩那借支

給待候事寧戶部補還本部多差餘幹官員營換會
同館好馬如馬不敷於太僕等取撥自德勝門起直
抵居庸關止沿途擺撥輪流傳遞聲息頃刻可到其
馬夫馬疋每日支與飯食草料銀一錢亦於太僕寺
馮價銀內動支再乞
命太監張永等將做工軍士暫且歇工各營軍士除
前選定騎兵外其餘步軍量數多少結成步陣整理
挨牌火炮戰車等項預先於各關廂外安營周圍拋
墜以待騎兵出入且戰且守其餘事宜陸續舉行正
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具題本日奉

聖旨是堪任領軍將官恁每便會同太監張永新寧
伯譚祐議推五員來看團營西官廳見在人馬逐着
都督許泰等整點齊備聽用其餘都依擬行工程照
舊欽此

為請兵防禦虜寇事

看得提督軍務右侍郎丁鳳等奏要將盧鑾等原選
達官軍三千員名給與馬疋盔甲等項就令各官統
領前去昌平州住劄防護遇警聽臣等隨宜調用仍
乞
勅都御史李賛臧鳳任鑑各親詣該管關隘加意拒
守等因奏得本部先於本年五月奏行都御史臧鳳
預選堪用達官軍操練聽調續該本官奏報選定堪
調達官軍止有一千二百餘員名給與盔甲馬疋間
隨因聲息緊急將前項達軍見調易州住劄防守其
紫荊等處緊要關口官軍尚恐守把不敷又調保定
參將盧英所統官軍星馳赴關協同防守及查得昌
平州見差都指揮張寧帶領人馬一千員名在彼住
劄居庸關又有都督張椿統領官軍一千員名在彼
防守相去昌平州不遠可以互相應援今若又將盧
鑾等所統達軍調來昌平州住劄誠恐紫荊大關缺

人防守顧此失彼及查薊州紫荊等處東西關隘并
山西三關該本部節次奏行都御史臧鳳李賛李鉞
等所統達軍調來昌平州住劄誠恐紫荊大關缺
等加意防守外合無本部行文左都督劉暉等協同
討議將宣大二鎮見在軍馬設法調度相機戰守務
在拒遏虜賊不得深入不可專恃紫荊等關有備少
有緩怠以致失事責有所歸正德十一年七月三十
日具題八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宣大二鎮見在軍馬着劉暉等從長計議調
度戰守還着李賛等各親詣關隘去處督令加謹防
守其餘都照前旨行欽此

為計處邊務首効不職失誤等事

看得巡撫宣府都御史王純所奏大意謂虜衆我寡不能抵敵之意名雖自効意實遮飾查得前項虜賊七月十三日入境十九日方出六日之間從容搶掠而宣府官軍初出下營自以為哨探不的倉皇未齊復出追襲又以為連日鏖戰損折不多詳其都御史王純前項去年議奏禦虜許策預擬虜勢重大京軍不必動調自謂本鎮軍馬按伏觀變如吳起之善守夾攻掾巢如孫臏之解圍必不出虜賊之下等語人皆謂王純大言如此必有自負智畧宣府一鎮必可

保其無虞不意今日虜賊入寇王純嬰城自衛一籌莫展既謂衆寡不敵又不敢明言請兵救援且要本部從長議處特奉

聖諭所奏事情便看了來說臣等為照宣府一鎮設置將領屯聚軍馬百有餘年已有成規運謀禦敵皆彼處重臣之責但恐衆寡不敵以此議奏先於團營選將練兵正有深意以備今日之用而王純聞風附會不量廟謀屢奏沮撓不許發兵及至失事方要本部從長議處非惟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而用兵機宜亦非臣等所敢遙制合無本部再行太監張忠侍郎

丁鳳左都督劉暉等督同潘浩王純等從長計議隨機應變務在料敵先知隨宜戰守計出萬全事無一失有功陞賞不吝失事罪過仍依原議戴罪殺賊事寧查勘衆奏定奪

正德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王純還着遵照前旨戴罪用心殺賊軍中戰守等項事宜依擬行欽此

為糾劾失機守臣正國法以保重鎮以奠京師事

看得兵科等六科左給事中等官黃鍾等奏要

勑下錦衣衛速差官校將潘浩拏解來京將王純于喜取回罷閑降用并副遊衆將守備守口等官通勑巡按御史或照例差官會勘衆究即推堪為鎮巡者三員星馳前去代替等因實州等十三道監察御史牛天麟等奏要將潘浩王純于喜拏解來京速推相應人員前去接管其副衆遊擊守備防禦等官通勑巡按御史查明開衆從重究治等因臣等議得近日宣府守臣潘浩等失事委得情重比常不同今左給事中黃鍾等監察御史牛天麟等數其喪師失律之罪使潘浩聞之自當甘服及論　國法不可輕宥

之意撫之與論無不相同取不服者賞與罰而已有功
朝廷所以制馭萬方固取不服者賞與罰而已有功
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自古用法寛縱
威令不行以致人心輕忽百度廢弛卒之壞事誤國
遂不能救載諸史冊皆可考見近年各邊將臣失事
往往以有事之際藉口終逃刑憲遂使人不知畏因
循幸免如潘浩輩若有畏法憂死之心豈無先事預
防之策今既該科道官交章論劾似難再為寛處況
宣府地方見有太監張忠侍郎丁鳳左都督劉暉等
在彼本處副參以下將官皆聽提督其潘浩等雖是

暫留在彼垂首喪氣亦必不能有所施為伏望
聖明俯從各官所奏特
勅錦衣衛差官校將潘浩先行拏解來京其王純于
喜或一同拏解或取回定奪伏乞

聖裁法令一行一以慰安被害邊人紓其憤怨一以
震懾諸邊將帥得其死力事舉若輕所繫甚大其副
總兵陶杰以下今其遵照

前旨戴罪用心殺賊仍聽劉暉等調度約束果建奇
功准贖前罪如仍失事一體重治仍乞
勅司禮監奏請差內臣一員更替于喜吏部并本部

照例會推相應官各二員上請
簡用更替王純潘浩各令上緊前去其地方失事情
節仍聽巡按御史候賊情稍寧查勘具奏定奪正德
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失事情重比常不同潘浩便差人拏
解來京問理于喜王純姑免提還照前旨俱着戴罪
殺賊待地方事寧并陶杰等一併查參了奏來處治
欽此

為聲息事

看得提督軍務侍郎丁鳳等題稱聽見境外達賊大

營三處一處膳房堡境外興和城賊營東西約長四
十餘里離邊三十餘里及稱宣大二鎮節報境外達
賊或下營或行走居止無常變態不一恐如姦細所
供之言進來搶掠誠不可測等因臣等因見今年三
四月來宣府節報達賊近邊住牧必有入寇之舉所
以預先奏　請推用劉暉桂勇賈鑑選練精兵三萬
內馬軍二萬以備調用不意軍未選成馬亦中沮七
月內果有雞鳴山之禍近日節報達賊近邊駐牧臣
等竊料虜賊平素四散款塞逐水草畜牧為生若聚衆
近邊劄營必非無意況諮詢以前後姦細之言如出一

口以此節次議擬奏　請差人火速齎文督勵各邊
守臣加謹防禦及今腹裏搜捉姦細誠非輕舉以警
衆實乃慮患而預防今侍郎丁鳳等會本具奏前因
與本部所慮相同合無本部再行馬上差人齎文交
與各該邊鎮及行張忠丁鳳劉暉等協謀盡忠勉勵
將士振揚軍威共圖報國以拒強虜敢有懷奸不忠
之人陰持猶豫緩我邊備及縱容姦細出入自由窺
我虛實　國典具存決難輕貸再乞
勅左都御史彭澤查照本部議題急處邊務事奉到
欽依內事理作急計議督發金輔陳珣陸續先出各
邊關隘防禦馱馬未允後再補給成國公朱輔該領
官軍四千員名見在整點亦候允馬完日陸續前去
再乞
勅團營提督官催督撫寧侯朱泱安遠侯柳文上緊
操演步陣以備調用都指揮袁傑寸五員見操官軍
一萬五千員名本部照依原擬給賞賜銀兩置辦
軍裝日逐操練先儘出征官軍完馬足陸續領馬
騎操其前項馬步官軍應否關領盔甲器械亦行圖
管提督官作急計議奏　請定奪正德十一年八月
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都依擬行欽此
為瞭報賊營事
照得近年虜寇犯邊為因地方廣濶失於瞭望飛報
虜賊衆寡向往不能預知因而失事今太監張忠侍
郎丁鳳左都督劉暉自出征以來協心運謀選差得
人遠出瞭探虜勢衆寡及起營駐劄日期皆能預知
隨其向往調度隄備識得用兵之法有先事之備但
虜衆大勢既已到威寧海子下營相近大同邊外其
蔚州靈丘廣昌接連三關十八隘口等處地方俱該
嚴謹隄備及照大同副總兵朱振平素驍勇慣戰所
統人馬精強虜寇知畏近蒙充總兵官鎮守宣府誠
恐朱振聞
命即日起程赴鎮大同地方缺人防禦合無本部行
文朱振督領所部人馬暫且照舊在於大同地方防
禦如遇入寇相機戰守以安地方候賊營去遠及奉
到
制勅并新任副總兵到日方許赴宣府到任行事其
潘浩遺下兵馬合行太監張忠等計議如果坐營都
指揮孫琦堪以委用督令管領操候若孫琦才力不
及會委署都督桂勇暫且統領聽調戰守俱聽各官

從宜施行本部再行差人齎文交與提督山西三關
都御史李鉞提督紫荊等關都御史臧鳳提督東西
二路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彭澤等各照欽奉
勅內并本部節次題　准吏部咨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大同副總兵已有旨了朱振還着上緊前去
宣府鎮守地方其餘依擬行欽此

為軍務事

看得鎮守宣府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朱振等奏稱前

任總兵等官止是分司分隊立為營分聽候出戰未
曾精選以致強弱相攙今年達賊壓境搶殺官軍迎
敵因而僨事要將團操前後營馬隊官軍揀選等
者三千一百三十三員名立為前營聽其統領遇警
當先出戰次等者二千八十九員名及無馬步隊官
軍八百餘員名并隨營兵車俱立為後營探報聲息
緩急繼後策應仍每五人編為一伍互相救援一人
有功四人同賞一人有罪四人同罰果有畏避當先
艱苦實緣請託更改等項究問重罪等因本官鑒戒
前失欲圖後功故會同巡撫將官軍挑選精弱分別

營伍定立賞罰具見用心軍務選練有方合無本部
轉行朱振悉依所議施行仍咨巡撫都御史劉達并
鎮守太監劉祥務要與朱振協和計議依擬施行不
可偏執已見沮壞軍法以致朱振不得展布行事失
誤軍機如違聽巡按御史劾奏究治臣等又議得宣
府一鎮食糧官軍數幾八萬今主將所統不過三千
近日虜賊擁衆入寇動至七八萬寡不敵衆遂至失
事又近年建議者不知邊情方欲添設城砦以分兵
力又欲召募新兵以困百姓若不早為救正其弊不
可勝言及主將所統兵少亦當早為議處合無本部
通行宣府大同鎮巡官計議今後不許添立砦堡以
分兵勢亦不許召募新軍以致糧草不敷舊軍缺食
逃竄仍查各城堡見在食糧官軍內除已選本鎮團
操及奇遊兵外中間但係驍勇精銳軍人可以調用
殺賊者挑選見數編造文冊或臨時徵調策應或量
數取赴鎮城輪操務使總鎮城內常有精銳奇兵三
萬以備征戰其餘城堡官軍不必數多遇賊勢小則
追逐截殺若遇勢大則堅壁固守以待援兵前項事
宜各官計議停當徑自施行應具奏者奏
請定奪正德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具奏奉
聖旨兵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

為瞭報聲息督兵協勦事

查得監督軍務等官太監張忠等正德十一年十月

初九日奉

旨取回今報本年十月十一日辰時達賊約有三千

餘騎到於井坪城三山墩拆墻七處進入本日未時

又有達賊三千餘騎往南行走十三日申時已到山

西偏頭關往南鎮西衛等處搶掠顯是虜賊覘知宣

大地方邊東并京營人馬在彼有備不知取回故從

井坪朔州邊界軍少去處乘空進入直趨偏頭等關

搶掠計自十三日入寇至今二十三日已過十日山

西鎮巡官不見飛報必是又已出境都御史王憲已

行參將李淳遊擊盧卿孫鎮并延綏遊擊杭雄朱鑾

隨賊向往相機截殺又督副總兵張輗探賊緩急相

繼應援又諭宣府遊奇等兵無程前去分布防守倘

偏頭關十分緊急亦就督發救援詳此王憲所處深

為得策使抗維等各能聽受王憲指授協謀奮勇邀

其歸路驕虜散歸必遭剿劒今欲再發　天兵不惟

緩不及事抑且訪聞大同等處糧草十分缺乏供給

不敷切照近年以來虜賊強盛動輒深入得利出沒

無常實難料度各鎮兵馬東西調發互相應援疲困

已極添支行糧草料費用不貲近日延綏人馬俱調

大同已行奏　准放回行文未到適有今日之事此

時達賊雖未知消息何如但即目起風河凍大虜過

河入套侵犯延寧又恐延綏人馬盡調河東本鎮無

備致有誤事及查宣府境外近日亦報零賊出沒倘

或采虛分道並入亦難支持合無本部差人馬上齎

文交與都御史王憲等從長計議若是前賊已遁出

境行令杭雄等仍依前擬回還本鎮預備虜賊過河

入套設謀戰守差人催促王勛上緊赴任整搠人馬

固守大同地方或遇延綏徵調遊奇兵馬即時督發

其宣府地方將官多因失事被參未免懈怠及守備

等官緣事暫委多不得人都御史王純既已辭回尚

在彼處等候交代難以行事乞

勅都御史劉達上緊前去會同總兵官朱振等整理

邊務見缺將官作急會推委用不許遲誤及照山西

三關既留都御史李鉞整飭又節次奏行副總兵郭

錦等嚴謹隄備又將添設遊擊將軍張綺自大同放

回專守三關今大同巡撫官報來十月十三日達賊

萬餘偏頭關地方搶掠今已十餘日而山西鎮巡官俱

無奏報通屬誤事今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查勘偏頭關水泉營八柳樹并鎮西衛等處搶掠人畜多寡失事輕重及有無斬獲功次緣由逐一明白具奏處治其并坪城朔州等處係大同管轄地方虜賊經過失事情由轉行巡按大同監察御史一體查勘具奏施行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事情重大王勛受命日久如何尚未到任便差人催促他并劉達都着上緊前去管事毋致遲誤其餘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晉溪奏議卷之三　三十五

為聲息事

看得鎮守大同總兵官王勛等奏稱今年二月初二等日瞭見達子去来不常移營趁草漸往東行寇竊之舉朝夕難測已行副參遊擊守備內外等官領兵按伏及調宣府遊兵一枝分住天城陽和二城相機戰守鎮守宣府總兵官朱振等奏稱走回男子杜名供報醜虜要於三月初頭來搶大同并偏頭關地方大同總兵官王勛咨来要調宣府遊奇兵無程前去策應本鎮地方亦報有達賊臨邊下營住牧絡繹不絕緣新遊兵二枝先已調去大同今若又將舊遊奇兵二枝發去不無顧彼失此除行遊擊將軍時春統領遊兵三千星馳前去天城防禦若探知賊衆東行及宣府西路有警隨其聲勢前來應援等因咨奏前來臣等議得上兵伐謀去年宣大瞭見大勢賊營住牧本部預於三月內議奏選調人馬防禦若使事無阻礙虜賊七月入寇或可得利保守無事今據宣大守臣前項奏報顯是虜衆後過河東似有後警之舉若不預為設備未免後期失事合無本部行文左都督劉暉將所選官軍三千一百三十三員名整點齊備行文巡撫遼東都御史於本部發去馬價銀內動支每員名各賞銀三兩缺少正馱馬疋亦於前項馬價銀內動支買補若有見買馬疋亦准就彼免領免另差人解京就令劉暉擇日限四月以裏到於薊州住劄聽候調取及行延綏鎮巡官再查黃河凍開如果大勢達賊俱過河東查照常年事例預行恭將杭雄等整搠所部人馬聽候大同鎮巡官明文一到刻期赴偏頭關等處從宜住劄相機截殺務使謀算預定動合機宜不許互相觀望貪功失措再行提督山西三關副總兵等官調集兵糧亦預設備不許專倚延綏應兵少有懈怠以致失事再行提督禁約

關都御史選委謀勇官員將保定等處達官軍精加
揀選如法訓練編成隊伍奏給馬匹遇調發即時
起行再行團營東官廳參將傅凱張椿上緊揀選操
練務要軍強馬壯堪以征戰不許虛應故事揀選整
齊之日仍令提督團營內外官驗看有無堪用具實
奏　聞前項軍機事情既以預處停當候再有邊報
本部酌量緩急議擬具奏應否發兵取自
上裁正德十二年三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預防虜患事宜便行與各該鎮巡等官知
道欽此

為陳言邊務預防虜患事

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瓚會同巡按御史賈啓所
奏原情罪以責戰守嚴事例以推避體人情以省
支費養間諜以資探報明賞格以激人心添兵備以
專經畧六事皆修舉邊備之意不為無見今將所言
開立前件查議明白伏乞

聖裁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胡瓚所陳邊務事宜恁每既逐一查議明白
都著依擬行欽此

計開

一原情罪以責戰守前件查得守邊將帥守備
不設計為賊所掩襲攻陷城寨或被賊入境
搶掠人民俱有
太祖高皇帝欽定律條擅離職守及失誤軍機者
俱斬若守城堡原設軍馬數少止可固守城堡
不可輕出禦敵以致地方被搶其情與守備
設設計而故不設計者委有不同問刑衙門
不論有無計策可設一向俱引前律問擬充
軍又因事出不測或所搶虜人畜數少參稱
律重情輕奏　請俱免充軍降級發落依律
言之雖似減輕以情原之猶似過重所以都
御史胡瓚等奏要將各城堡軍少守備官被
賊入境搶虜人畜者止擬不應從重照常發
落不為無見但賊勢衆寡非守備官軍所能
支持者問擬不應猶似點枉倘賊少勢輕可
備而不備被其搶虜者止問不應發落不無
以後守備官員益加玩忽廢弛邊備合無通
行各邊巡撫巡按問刑衙門今後各城堡守
備等官可以設計而故不設計致有失事俱
依律問斷不許寬縱內有事出不測及失事

數少情輕律重者仍照例奏　請定奪若本
城堡人馬原有數少賊勢重大力不能支止
可固守瞭高守哨及撤調隣境兵馬等項俱
無失誤別無計策可設地方雖被搶掠力量
不能支持係干律內該載不盡事理參詳明
白引律比附具奏從法司再行議擬奏
請定奪其調來各城堡按伏住劄將領往來不常違
期畏縮失誤軍機自有本律難問守備不設
罪名
一嚴事例以防推避前件查得各邊守備員缺

多係彼處鎮巡官題名奏保中間亦有不曾
奏到本部慮恐缺人查照歷年賢否考語斟
酌推用今都御史胡璨等奏稱各官到任之
後因見地方多事往往推病辭任意圖日後
別用要將推病官員改調南方子孫就彼襲
替固是懲戒之意但律例已定輕難紛更罪
人不察恐失苛刻合無今後守備等官但有
推病避難者聽本處巡撫巡按官指實參奏
提問查照律例問斷發落以後不許再行舉
用

一體人情以省支費前件議得兵機最難遥度
用兵最忌偏執若使兵常散而不聚各保境
土豈不省費但料賊先知預先調集乃克有
功若都至纔發鮮不失誤所費益多合無行
文胡璨會同鎮守總兵官等料度虜營去遠
地方無事則散兵以自守若有擁衆入寇之
謀非大集兵馬不能防禦則依律調遣會合
策應或調或不調皆各官臨時從長計議使
宜而行不可著為定例致有拘泥貽誤大事
一養閒諜以資採報前件虜中走回男子聽鎮
巡官斟酌查取仍充夜不收名目委用不必
另立通事名目及一槩行屬查取致有驚疑
安生疑議
一明賞格以激人心前件查得先為邊務事該
大學士梁儲等條陳內一款大同宣府偏頭
關等處土著軍民舍餘人等中間多有材力
勇悍輕生善鬬之人若激之以利自能使之
鼓舞用命勝於遠調客兵查得先年兵部題
行宣大二鎮事例該本部議稱各邊土人有
能奮勇設謀斬獲賊首一顆隨即賞銀三十

兩願陞者給與冠帶名為義勇永免本身差
徭若能糾集鄉丁敵殺賊衆斬首至五顆以
上為首者加陞署所鎮撫奪獲被虜牛羊等
項四分充賞等因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便鋪馬禡文與各該巡撫官著好
生省諭鄉村軍民人等果有設謀舊勇斬獲賊級的
照例重加陞賞欽此欽遵通行外但原擬事寧停止
不為常例今虜勢猖獗比前尤甚合無令兵
部查照前例通行宣大偏頭等處三鎮揭示
一應人等知會有功照例施行蓋虜賊初入

勢合而強官軍既不敢輕與爭鋒及其分散
搶掠軍馬猝難調集應援若此策一行人人
踴躍庶幾隨地寓兵虜人知懼不敢恣肆等
因該本部依擬具題正德十一年八月初二
日節奉
聖旨這各項事宜便行與監督提督兼總兵官并各
該鎮巡等官都著依擬行欽此欽遵外今都御史胡
瓚等又奏前因緣上人斬獲賊首一顆賞銀
三十兩陞者給與冠帶五顆以上為首者
陞署所鎮撫奪獲牛羊等項充賞已有前項

題　准見行事例難以別議合行各邊巡撫
都御史將前項略節緣由徧發告示於各城
堡鄉村張貼曉諭務令悉知其要將轉賣首
級之人暫寬禁例一節難准
一添兵備以專經畧前件臣等議得各邊事務
固當修舉廢墜亦不可生事別有更張宣府
城堡最多止有二州一縣俱屬直隸先年原
無設有按察司官成化年間兵部尚書余子
俊奏設副使毛松齡吹毛求疵詞訟蜂起邊
境多事人心不安旋復裁革近年添設僉事
一員管屯亦未見其有益至於大同地方城
堡比宣府頗少州縣加多
祖宗舊制定為冀北道原設分巡僉事一員及布政
司分守官一員又有管操管屯等官往來巡
歷成化間巡撫都御史葉淇為因大同邊方
更替不常又奏　准許令守巡官帶家眷在
於大同常川住劄二年更換識者猶以為政
體紛更令若再添副使一員在於大同聽鎮

行文胡璨等遇有應行事務行委守巡官往
来督理各城堡事務仍令各城堡官就近分
理違誤者依律究問自可責成再照各邊政
務歷年俱有成規各年巡撫官員亦多效勞
經畫若不遵舊約束守而勿失惟務更張自
立新法誠恐議論多而成功少難以保終合
行巡撫都御史胡璨尼有邊務照舊修舉不
必更張
為聲息等事

議得宣大鎮巡官見奏虜營大衆近邊駐牧入寇之
舉旦夕難測延綏官軍已調大同遼東官軍見在薊
州住劄給有賞賜馬匹亦該同時調去今若遲疑不
決令蕭滓自行哨探又待宣府報有緊急方纔前去
必致坐失機會虛調無用查得近年為因謀慮不審
無事先調不即班師有事纔調緩不及事廢費錢糧
動以數十萬計前項南京兵科給事中周用等所論
切中時弊臣等深以為戒明白具陳誠欲為先事之
謀以弭患省費非敢偏執一見必欲自用也伏望
皇上俯察用兵機宜關繫最重見今宣大各報虜衆
逼境奸謀難測特　允臣等原議即令蕭滓統領人

馬過關隨宜住劄相機戰守有事策應兵精可得其
用無事徑回兵少亦不多費如此調度似為得宜若
必待虜犯宣府然後出口往返十日必不得用不如
此時即回遼東尤為省便臣等切掌兵政事有所見
不敢隱默再照團營官軍臣等原擬行提督官計議
應否挑選備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不曾奏要馬不
下場今奉
欽依團營下場馬疋照前收放則是不准各官會議
惟以戶部所議為主竊恐職掌侵越事難責成萬一
如去年虜勢猖獗大舉入寇軍令解嚴倉卒無措雖
是罪坐所由臣等終難辭責伏望
皇上俯念兵機最重委任當專許照臣等原擬行團
營提督官計議應否挑選備用奏　請定奪庶明炳
先機事無後悔不勝幸甚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七
日具題奉
聖旨是蕭滓便宜料與他着給與人馬前去隣近宣
府地方隨宜住劄相機戰守會合策應毋致誤事團
營官軍應否挑選備用悉聽會議停當來說欽此
看得大同巡撫都御史胡璨等奏稱大同各路大勢

賊營俱向東北去訖調到延綏參將杭雄所部兵馬
相應督發隨賊向往防剿除行本官於五月二十六
日就在大同鎮城啓行挨程前去宣府地方聽彼分
布殺賊一節伏乞
大明律軍政條內開事有警急及路程遥遠者並聽
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剿捕若定賊滋蔓應合會
捕者隣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并即申報
本管上司轉達朝廷知會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
申報上司及隣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並與擅調
發罪同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

告報軍期而違限固失誤軍機者並斬其官軍臨
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欽此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僭亂用兵如神故欽定律條若遇
事有警急及寇賊滋蔓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
不即依期發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處以斬罪蓋
用兵機會不可少遲故遇有警許徑自調發策應即
古人閫以外將軍制之之意今兵政為將帥者所當
欽遵佩服而不可違者也近年添設總制官員不論
地理遠近聲息緩急悉聽明文到日方行以致誤事
臣等節次申明律禁荷蒙

聖明允納上年延綏將官安國杭雄等雖奉提督等
官明文調遣按伏臨時寇至緊急皆山西副總兵郭
錦遊擊張綺等就近徑自差人約會及安國杭雄等
當即依期赴援所以不失機會致有克捷今大同鎮
巡官料探虜賊東行就令杭雄隨賊向往前去宣府
地方殺賊誠為得策但恐杭雄因見未奉明文難於
遵守合無本部通行宣大鎮巡副參遊擊分守守備
等官并延綏調來參將杭雄等遵東調來參將蕭漼

太祖高皇帝欽定軍政律條哨探賊寇緊急火速調
發策應其杭雄蕭漼等并本處副參遊擊等官不分
宣大地方隨賊向往即便依期發兵策應若如去年
偏頭關得功陞賞不吝如或自分彼此遲誤調發及
已承調遣違期不至以致失誤軍機聽巡按御史查
勘的實參奏依律治以重罪正德十二年六月初八
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依期調發互相策應等項事宜便行與各
該官員都依擬行欽此
為走回人口傳報虜情分兵防禦事

看得走回婦人張氏說稱達賊到六月二十五日要
往白城兒深入搶掠等情切詳張氏原在保安居住
去年七月搶去見年五十四歲熟知世事所說虜情
恐未必虛前項總兵官朱振等分布人馬似乎有理
但臣等尤慮兵分勢弱恐失事機合無本部鋪馬差
人齎文前去宣府交與都御史劉達總兵官朱振等
作急會議密拘詳曉虜賊逓年出入道路之人加意
詢訪今次虜賊若来入寇必從何路進入可於何地
按伏兵馬可以衝遏賊鋒及邀截歸路就便從長計
議將各路人馬聯絡一處以便策應若果入路甚多

難於料度亦須自料近邊各城堡何處城堡可落虜
有人畜必来搶掠何處城堡曠遠野無所掠雖来亦
無所得就於應該防禦之處調集兵馬協力防禦大
意虜賊既欲擁衆深入必須擁衆以待庶保無虞中
間分合進止要在相機隨宜亦不可拘執本部原擬
致有乖違仍令都御史劉達由明律禁傳示見分布
各路將官并管糧等官今後但有報到軍情敢有不
即刻期會合策應及供給行糧等料草因而失誤軍機
輕則聽總兵官就彼區處重則參奏拏問依律處斬
本部一行團營整點官軍催趲都指揮趙承序等上

聖旨是朱振等分布官軍按伏防禦仍令互相傳報
併力截殺所處已為得策卿等又慮賊或擁衆深入
我若兵分勢寡恐失事機欲令從長計議於虜賊必
經之路及應防禦之處多集人馬以待其来所見者
尤為深遠便宜勑與朱振等着遠為哨探相機戰守
分合進止隨宜處置不可執定一說以致違誤其餘
各項事宜都依擬行撫鳳李鉞等也各宜用心欽此

為經獲奸細事

參看得招內開稱正德九年六月內達賊一千餘騎
搶至獨石被賊目王倌子將馬小厮連所牧牛羊搶
去中間並不見聲說行文彼處地方查勘前項日月

曾否被賊入境將本犯搶掠情由及查得
大明律內一款境外姦細入境內探聽事情者盤獲
到官須要鞫問接引起謀之人得實皆斬緣本犯若
係王侅子差來探聽是實即該坐以斬罪今稱入境
打細思鄉不肯過邊回話難作姦細問斷不知出
何律條又查得見行事例盜掘銀礦銅錫水銀等項
礦沙但係山洞捉獲曾經持杖拒捕者不論人之多
寡礦之輕重及聚至三十人以上分礦至三十斤
以上者俱不分初犯再犯問發邊衛充軍其私家收
藏道路背負者止理見獲照常發落不許巡捕人員

逼令展轉攀究治罪縱使本犯盜礦是實
不在山洞捉獲況係任用使喚人數正犯未見面審
明白輒便問以充軍亦未知本何條例及又查得凡
充軍人犯在外係巡撫有行者巡撫定衛巡按有行
者巡按定衛今馬小厮係在外問擬充軍人犯却解
本部編發又於見行事例不合及審得馬小厮孰稱
家在安山住坐宣府後係指揮在山東追殺流賊之時
被不知名光棍略去與係指揮隨帶過口逃回並不
曾被賊擄去差來打細今驗小厮雖年一十九歲尚
未畜髮形體矮小瘦如柴似非姦細之人原招達

賊差來限一年回話亦非情實又查得兵備副使舒
展先次呈解姦細闌當李來安二名前來該本部審
得俱年幼小情不可鞫服已經題　准抑回巡關御史
勘問未見回部合召石將馬小厮仍令押發再問誠恐
連累致死有傷和氣合無本部將馬小厮咨送都察
院再行詳審情犯來歷不真參詳律例不合事有冤
枉即與辯理仍轉行巡關御史將闌當李來安上緊
從公勘問明白解送都察院參詳奏　請發落千礙
原拏原問官員一併參奏究治正德十二年八月十
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馬小厮送都察院再行詳審如有冤枉即與
辯理闌當等着巡關御史勘問明白來說不許似前
遲誤欽此

為聲息等事

看得宣府巡撫都御史劉逵等既奏逆賊大營先在
獨石等處壓境下營因防範周密起往西去大同并
遼東官軍俱隨賊往西防禦前項古北口白羊口黃
花鎮防禦官軍相應暫且掣回合無本部行文安遠
侯柳文等再行差人哨探口外賊營如果離邊將防
守官軍斬領回營照舊點閘聽候一遇離邊聲息等照原

擬地方統領前去防守未許時刻遲誤候冬初草枯
賊營去遠聚無踪跡各將原領
勅書符驗旗牌奏繳各照舊管事本部仍行整飭剿
州都御史臧鳳嚴督古北口黃花鎮白羊口守備等
官整搠原設官軍嚴加防守仍不時差人出口哨探
如見虜賊大營復來宣府近邊住牧即時飛報執以
憑督發前去防守如有失誤重罪有歸正德十二年
八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這防守官軍着柳文等各斬領回營聽用欽此

為聚急聲息徵兵防剿事
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瓚等奏稱正德十二年九
月二十七日達賊約有一萬餘騎從彌陀山迤東往
西行走勢甚猖獗比昔不同乞要請發延遼參將杭
雄蕭滓人馬并宣府奇遊兵三枝前来分布殺賊等
因九月二十七日起本今十一月十三日方纔抄出
訪聞前賊此時俱已退逐本部仰着覆奏事已無及
合無今後遇有聲息
聖駕在外聽各該鎮巡官就於
聖駕行在所奏　請定奪庶不遲誤正德十二年十
二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聚急聲息事
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瓚所奏聚急聲息正德十
二年九月二十八日達賊一萬餘騎從懷仁城堡谷
等口入境往東南直行今十月十二日方纔奉
旨令本部着了來說傳聞前項達賊此時俱已出境
但未據大同鎮巡官來報若得自本年春月以來本
部已將宣大二鎮調兵防禦事宜及紫荊白羊等關
口防守事宜節次議擬具奏奉有　欽依通行遵守
設使素無設備豈不誤事及奢得達賊大營七月以

前俱在宣府邊外住牧八月以後俱起往西北大同
境外住牧大同鎮巡官已曾遵守本部題　准防禦
事宜分布陳鉞大同左衛城周政威遠城朱鑾平虜
城張綺井坪朔州二城張規懷仁城孫鎮山陰馬邑
二城杭雄應州城鄭驃麻循高時各整所部兵馬相
機應援處置周密極為有備但未審前項達賊入境
原分布人馬有無獲功失事地方有無搶殺被害合
行查勘臣等又慮近年虜賊入寇多是詭詐乘我無
備突入今賊雖已出境倏忽復來入寇亦未可知尤
當隄備合咨本部馬上齎文交與宣大鎮巡官查照

本部節次題　惟防禦事宜加謹隄備不可少有怠
忽墮賊奸計真待河凍哨探虜賊過河入套住牧宣
大邊境方為稍寧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
貫啓親詣大同虜賊經過地方查勘前項原分布將
官各領人馬何官設誤奮勇禦賊有功地方保固何
官怯懦寡謀縱賊搶掠地方受害并將各州縣城堡
被賊搶虜殺害人畜數目逐一查明具奏定奪正德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為勝報賊營近邊事

照得每年黃河凍開虜賊住套不出必為患於陝西
若凍開過河東行則為患於宣大今大同鎮巡官都
御史胡瓚總兵官王勛會本具奏正德十二年閏十
三月初十等日大邊倚山沃河等墩墜賊拆墻進入
殺死小甲射傷官軍不開曾否差人哨探黃河有無
凍開虜賊大營是否過河不過的確緣由萬一哨探
不的妄調人馬不惟虛費糧草抑且失誤軍機合無
本部行文就令差來齎奏人馬上齎回父與胡瓚王
勛等作急差人哨探如果虜賊大營俱已過河東就
便照依常年事例再行斟酌時勢斟度賊情果有深

入侵犯之舉方可徵調各路兵馬策應防禦若草未
長茂勢難深入從緩調取以省勞費發兵情的確緣
由星馳具奏查考再照宣大地方近因調動客兵日
久住劄糧草費用盡絕軍民戶部無計措處今若再
不嚴加撙節預為計處宣大二鎮官軍不但不能禦
寇抑恐疲困至極自生內變臣等晝夜憂念同知所
措合無本部通行宣大鎮巡官務要撫恤軍士令其
飽暖得所無事休息不可令其晝夜聽候勞困喪氣
有事調遣庶幾精銳得用仍咨戶部轉行宣大管糧
郎中查勘各城堡見在糧料草束如不勾用急為處
議毋致臨敵缺乏有失事機再行延綏并山西鎮巡
官各差人哨探虜賊向往住劄處所整理兵糧嚴加
隄備如有誤事罪必難辭正德十三年二月十四日
具題奉
聖旨是哨探賊情撫恤軍士等項事宜便行文與各
該鎮巡等官都依擬行欽此

為邊務事

欽照宣府遊擊將軍時春違例奏帶錦衣衛百戶丘
文等六員名宣府前衛帶小旗曹永等五員名合
當有罪又該兵科參論前因合無將數內無礙冠帶

小旗曹永張碧冠帶舍人錢泰照例准其帶去聽用
本部仍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將本官提問
照例奏　請發落正德十三年五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都准他欽此

為邊軍缺食乞早議處以安地方事

看得巡撫宣府都御史霍烈咨稱各路城堡官軍擁門稟告月糧半年未支人心憂惶不能度遣將來冬深及春夏軍日愈貧飢日愈甚逃死亡日多墩堡空虛誰與戰守要草議處一節臣等議得會計邊儲惟由戶部職掌而軍士逃亡實與兵政相關且

祖宗朝開設邊鎮屯兵集糧百五十餘年俱有定規今一但匱乏如此若非原額虧欠必是浪費過多若不急為議處禁止軍士逃散失誤防禦關繫匪輕合無本部馬上齎文交與都御史霍烈等將缺糧軍人處置借支從權寬恤毋拘常法逼迫逃竄仍咨戶部作急查議拖欠者追補欠少者措撥及查近年不足之由今日足用之法議處明白作急陳奏定奪庶軍

聖旨是欽此

為預防虜患事

議得明年黃河凍開虜賊大營若在河東威寧海子等處住牧仰賴
皇上威武嚴督宣大將官整搠軍馬及調延綏奇遊兵馬相機戰守虜賊入境必遭挫衂但恐河開虜賊在套住牧擁衆深入延綏寧夏陝西地方廣闊兵馬分布不周難為戰守查得今之黃河套即漢河南朔方之地自古匈奴所居為患中國我

朝除以前年分不查外弘治十四年套賊大舉深入命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統領京營官軍勦殺又命工部侍郎李鐩督理軍餉弘治十八年套賊大舉深入正德十年又大舉深入預設總制都御史鄧璋調各路人馬防禦其賊俱至固原平涼下營分投搶殺官軍寡弱俱未能成功正德十三年套賊聞知固原有備闌鞏空虛却從乾鹽池西入蘭鞏搶殺今不及早議處虜賊在套陝西地方必又被害合無本部差人馬上齎文交與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各該鎮巡官各差的當人役哨探查勘黃河凍開之後虜賊大營若不在套在於河東威寧海子等處住牧宣大山西三鎮嚴謹隄備延綏遊奇兵馬聽調策應若不過河在套住牧待候草長田茂勢將深

入之時延綏遊奇等兵俱分布定邊安邊等營寧夏
人馬俱分布花馬池等處遇年虜衆經行之處遇虜
侵入會合剿殺陝西鎮巡官預先計處除環慶固靖
守備人馬及固原遊兵外再量調取腹裏衛所州縣
堪用戰陣官軍土兵民壯編成隊伍委官管領處置
盔甲馬疋并查照舊例預造戰車火器砲銃等項料
虜必由之路設伏隄備一遇虜入出奇奮擊或乘夜
斫營或截其歸路俱相機行事再行宣府大同甘肅
各鎮巡官各挑選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定委將官統
領俱約定五月以裏到於固原會合殺賊戶部奏差

堂上官一員整理軍餉本部另行議奏差官處置馬
匹聽候兵軍一應禦虜防邊本部今擬不盡事宜聽
各該鎮巡官作急計議具奏定奪如此庶謀有預定
事得先機伏乞
聖明俯念近年北虜大肆猖獗地方受害早
賜裁處特
勅各該鎮巡官遵守施行邊方幸甚正德十四年十
三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近年以來虜賊深入搶掠地方好生受害這
禦虜防邊事宜係部裏計處周詳議處明白便差人

馬上齎文着各該鎮巡等官依擬行不許怠玩欽此

今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在太原北境密邇虜地者也鴈門之東北為雲中即今大同府朝廷於大同也兵命將鎮守固足為太原之屏蔽然虜自西北馬邑而入則大同路遠亦不能為之援正德九年虜賊大舉過鴈門深入崞代逼近晉城大同諸路兵應援不及虜賊得利而出正德十一年春邊臣奏報虜賊大營移過河東威寧海子住牧山西亦報瞭見境外煙火五

十餘里邊籍料是歲秋必又入寇乃預為之備既申嚴宣府大同之邊備復奏令山西嚴設守備又奏請遣將出師差大臣督餉又奏調延綏兵馬過河於偏頭關等處住劄又奏留巡撫官不必改調又奏提宣府失事總兵官下獄分布既已得宜人心又知警懼是年十月虜賊大舉由偏頭關入寇諸將合兵擊殺遂有鎮西之捷虜賊百餘年来入寇於遭此挫亦足以少伸中國之威矣

為炮火聲息等事

看得山西巡撫都御史李鉞鎮守太監羅簫副總兵郭錦奏稱本年正月二十三日晚瞭見煙火東西約長五十餘里誠恐舉衆壓境而來三關地方駐劄會剿不能捍禦乞要預先請會延大二鎮鎮巡等官各將該鎮遊兵遇警徵調督發前来交界地方駐劄北虜遠遁班師未久而提督鴈門等關都御史李鉞等即奏本年正月内達賊三十餘騎拆口入境又稱瞭見煙火東西約長五十餘里顯是虜賊擁衆近邊駐馬牧若不嚴加隄備萬一此賊大舉入寇貽患非輕合無請

勅大同宣府延綏并山西各該鎮巡等官各照地方操練軍馬嚴謹烽堠及選察乖覺夜不收人役遠為哨探遇有聲息互相傳報相機戰守不許縱常玩忽失機誤事交界地方應該會合策應去處依律径自約會督令遊奇兵馬即時會合策應敢有自分彼此推奸逗遛因而失誤軍機依律參奏從重處治本部仍行提督團營内外大臣并西官廳監督等官查照往年事例選練人馬聽候虜勢衆大聲息緊急出征防禦各將選練聽征官軍事宜查議停當具奏定奪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各邊方戰守等項事宜近已有勅着各該鎮
巡等官預備處置了悉部裏還行文與他每知道欽此

為緊急邊情事

查得先因南京都察院操江都御史員缺會推得巡
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李鉞等堪以調用及推得浙江
左布政使任鑑等堪以陞用山西巡撫等因各題奉
欽依李鉞調南京操江任鑑陞右副都御史山西巡
撫訖為因邊方都御史有例等候交代方許離任又
該兵部行文將李鉞暫留山西巡撫等候交代外照

得即今捉獲姦細供稱虜賊要來大舉入寇臣等會
同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陸完等議得近調操江都御
史李鉞雖暫留山西等候交代但即目邊情緊急誠
恐三關地方官軍人等因見李鉞改調懈怠不聽約
束其任鑑就便到彼但任事之初號令急難展布誠
恐誤事合無將李鉞照舊巡撫山西用心整飾三關
邊備任鑑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操江請換
勅書欽此欽遵外事其李鉞領到操江
勅書徑自奏繳正德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具題本月
初三日奉

聖旨是李鉞任鑑各換勅與他欽此

為急處邊務事

看得提督三關都御史李鉞等奏稱提督軍務右侍
郎丁鳳等將三關遊擊將軍張錡官軍調赴大同聽
調剿賊今虜賊漸移向西倉卒乘虛突入鎮西岢嵐
等處逼近省城貽患非細況三關兵馬不多遊兵已
調大同截剿本關兵馬僉致單弱乞要從長計議調
取延綏人馬一二枝分布老營堡等處緊要地方住
劄及將遊擊張錡仍回本關協同防守一節切詳三
關遊兵原奉　欽依非有十分緊急不能調動遠去

況近該提督軍務右侍郎丁鳳等節報賊營漸移向
西則三關委係急當預備去處及查延綏入馬見已
調来但清水營止離偏頭關一日之程中隔黃河止
有渡船四隻倘遇有警擺渡不及不惟緩不及事抑
恐被虜邀擊其半深為不便合無本部移咨侍郎丁
鳳會同監督太監等官將張錡官軍發回本關防守
仍令延綏差来奏事人馬上齎文回交與王勛將原
調人馬過河在於偏頭關等處隨宜駐劄相機截殺
事寧各照原擬施行正德十一年九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炮火聲息事

看得提督鴈門等關都御史李鉞等奏稱點虜營巢一半已過河西尚未遠去遺留一半在於河東駐牧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二十餘騎潛伏偏頭關外地方射死墩軍二名射傷一名意其大遭剿殺之後復雖之舉難保必無代州三關地方窺伺兵力寡弱已經調請大同二枝遊兵一枝前来偏頭關住劄以備西北黃河二路警急一枝徑赴老營堡住劄以為兩鎮之援等因查得前項都御史王憲奏稱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達賊一半在於河東十二月初四日射死墩軍顯是虜賊謀犯三關未曾遠去若不預防必致失事即今立春已過黃河凍開在邇合無本部行文提督三關都御史李鉞作急選差乖覺夜不收哨探虜賊若是河開大勢俱過河東近關駐牧整搠本關人馬多方設法嚴謹固守仍照例徵調大同延綏宣府遊奇兵馬會合應援其賊情多寡遠近務須哨探得實方許酌量緩急隨宜徵調不許輕忽一縣妄調虛勞士馬顧此失彼責有所歸本部通行延綏大同宣府各鎮巡官亦要各差的當人役分投哨探本處賊情寧息及探虜衆大勢河凍未開之先如果俱過河東逼近三關住牧遇有山西三關鎮巡官請調明文到彼即便照依例期赴援亦不許逗遛畏縮互相推托失誤軍機及看奏內參稱守備都指揮傅鐸號令欠嚴千戶王輔提調不謹一節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山西御史查勘別無隱匿重情將王輔提問依律議擬照例發落守備都指揮傅鐸近已推陞寧夏參將又有斬獲功次見行查勘今因射死墩軍參稱號令欠嚴情犯頗輕合無依律免問伏乞

聖裁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王輔提了問傅鐸罷閒守應從等項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為捷音事

該鎮守山西副總兵都督僉事郭錦奏正德十一年八月初十日准本鎮遊擊張綺手本蒙提督軍務右侍郎丁鳳等會議鈞帖調去大同地方聽總兵官時源分布截殺臣見得本鎮地方廣闊兵力寡弱本關止有次兵一千有餘倘遇警報恐誤大事會同鎮守山西太監羅籥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李鉞具題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調取延綏精壯人馬三枝分布老營堡等處住劄及將遊擊張錡仍回本關防守該兵部議擬奏　准將遊擊張錡官軍發回本關防守仍將延綏總兵官王勛原調人馬過河在於偏頭關等處隨宜住劄後蒙監督軍務太監張忠等會議鈐帖因賊西行又將延綏奇兵副總兵安國分布偏頭關按伏至正德十一年十月十二日酉時分擄原差平虜衛小探夜不收李谷智走報本日卯時分平虜衛三山墩哨見達賊三千餘騎往西行走續擄守備偏頭關地方都指揮同知傅鐸呈據平良泉墩夜不收劉景原走報本年十月十二日戌時分瞭見達賊約有二萬餘騎張打旗號進入邊來道下營從水泉營紅門迤東梨兒墩等處拆開邊墻二十餘處至十三日寅時分進入邊裏分路南行等因備帖到臣當即帶領守備傅鐸會同副總兵安國并戰鋒營都指揮朱泉等統兵馬襲賊踪路前到地名土溝臣熟思此賊馬壯器銳悍加以衆多又況兵馬寡少勢甚難敵一面差夜不收李通朱名分投馳調老營堡遊擊張綺井坪城延綏遊擊朱鑾朔州城延綏遊擊杭雄星飛前来截殺一面差夜不收常青

馳調平虜城參將李淳遊擊盧卿孫鎮及代州守備朱綸密雲武關守備趙光各聯絡以備其東一面帖仰把總指揮李玠等管領本鎮步軍嚴謹防範城池門禁關廂地方一面行仰偏頭所掌印千戶偶威拘收附近人馬各入城堡山寨窖窨一面分布本所千戶李瀛等率領本關弱馬官軍前往拐柳堡截殺布置已定臣同副總兵安國等晝夜進兵輳踐向徃至十五日遊擊朱鑾杭雄張綺各統所部人馬俱至五所大寨合兵一處當會各枝將領慮恐賊知我兵聚會必然整伍防範臣因將前項兵馬匿形前進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至十六日未時分前来鎮西衛城西正遇前賊約有二萬餘騎搶掠牛羊馬騾離城五里於西川山莊坪等處下營臣當時會同副總兵安國遊擊朱鑾杭雄為左哨遊擊張綺都指揮朱泉為右哨臣為中哨各聯絡並進一面鼓舞軍士以報朝廷恩典一面督率官軍攻進其賊不意臣等兵馬猝至披戴盔甲張打旗號列陣吶喊五路来衝塵土蔽天兩兵相接矢下如雨渾戰一處鏖戰數十餘合賊尚未敗臣等奮不顧身督併官兵各用弓箭鎗砲一齊射打賊見我兵愈攻愈勁腹背受敵方纔潰亂

就陣斬獲首級奪獲戰馬夷器等件衆賊逃往北行至本日夜三更時分收兵入城暫歇餧馬至十七日寅時分臣等仍照前分哨分至地名許林溝趕上前賊披襲跡追趕十八日午時軍併力向前倍加勇狠衆賊對敵十數餘合殺敗賊衆就陣斬獲首級奪獲戰馬夷器等件餘賊乘夜逃遁去訖查得臣部下官軍一千二百員名斬獲首級二十六顆張綺部下官軍三千員名斬獲首級六顆安國部下官軍三千員名斬獲首級三十四顆杭雄部下官軍三千員名斬獲首級五十五顆朱欒部下官軍三千員名斬獲首級八顆朱泉部下官軍二千員名斬獲首級一十二顆通共斬獲首級一百四十一顆至十九日遊擊朱欒面兵原擬井坪城張綺面兵老營堡臣同副總兵安國遊擊杭雄都指揮朱泉田兵偏頭關節據各路平良泉等墩坐夜不收劉英等各報稱南來達賊陸續於各墩空經過答話你南朝人馬殺了我多多達達仰天哭痛悲聲不止共約有二萬餘騎俱往正北去訖等因備報到臣會同鎮守山西太監羅篇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李鉞議照醜虜近年以來累犯邊鎮剽掠人畜蹂躪地方未遭大創肆意猖獗無厭足今却擁衆入境臣等已悚在野人畜預行收斂因無所掠以致深入鎮西等處被我官軍奮不顧身勦殺大敗似若軍威頗振人心痛快非臣等所能實賴

皇上無疆之福廑臣廟謨洪遠之所致也除將奪獲被虜牛羊等畜劄發鎮西衛等嵐州各掌印官召主識認取領繳照斬獲首級俱送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處紀驗有功被傷陣亡等項官軍及奪獲戰馬夷器等件待勘明白至日分別等第另行造冊進繳等因續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澄甫奏稱正德十一年

七月內欽奉

勑諭命爾不妨巡按軍前紀録功次本年十月內節據大同傳報平虜等處地方虜寇萬餘深入搶掠臣隨聲勢西行查訪間准鎮守大同太監等官馬鈞等差人陸續報稱本鎮西路參將麻循及調來延綏副總兵安國杭雄等各部下共斬獲首級九十餘顆奪獲達馬數百餘匹軍威大振夷虜慴伏皆

皇上勇智天錫廑謀神授及廟堂元老本兵重臣訏謨定計之所致也及照監督軍務太監張忠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丁鳳充領兵官左都督劉暉總督糧

餉左侍郎揚澤分布人馬擒獲姦細勤勞頗多功似
難掩等因造冊奏繳該本部看得大同打魚王川并
鎮西衛南山莊坪等處斬獲達賊功次既經紀功御
史劉澄甫經驗覈勘明白造冊奏繳相應照例議擬
合無將斬獲為首為從并陣亡及衝鋒破敵當先被
傷占驗書辦等項有功人員各照後開擬目陞賞再
照近年以來北虜猖獗連年侵寇邊軍對敵動輒失
利致令長驅深入地方大被蹂躪　國威甚是虧損
今副總兵等官安國杭雄等乃能奮勇出奇以寡敵
衆戰勝克捷遂使虜寇數萬敗散奔走斬獲數多天

下人心為之痛快數十年來未之前聞是皆
皇上神謀廟算威武大振任使得人將士用命之所
致也所據各該統兵督兵等官副總兵安國郭錦遊
擊杭雄朱鑾張綺叅將麻循李淳都指揮朱泉均冒
矢石各効勞勳應合分別等第論功行賞但查各官
部下斬首功次杭雄五十五顆安國三十四顆郭錦
三十一顆朱泉一十三顆朱鑾八顆張綺七顆麻循
六顆論其功次等第杭雄安國功尤顯著似應超擢
郭錦朱鑾朱泉其功亦多張綺麻循各又次之及查
得冊開監督軍務太監張忠本部右侍郎丁鳳充總

兵官左都督劉暉預謀謀策布置制勝功實難掩尸
部左侍郎楊澤監督糧餉給軍不乏功亦可録大同
鎮巡官太監馬錫都御史王憲運謀調兵防禦敵
山西鎮巡官太監羅篇都御史李鉞巡按御史朱鑑
經畧得宜調度有方他如督兵戰陣分守太監李璟
監督神鎗有功太監李睿分督軍餉郎中陳溥分理
軍情山西布按二司守巡官副使等官張鳳邢等四
員先事贊畫有功官錦衣衛副千户王福協謀隨軍
殺賊武舉榆林試知事田雷及紀功御史劉澄甫亦
有隨軍紀功之勞因事督責之力以上各項官員均
有勞蹟可述俱合斷自
宸衷分別輕重各加陞賞或陞職級或加禄俸或進
勳階或賜賞賚以酬其勞及照監等叨任本兵愧念
長策不能先事預防致使上塵
聖慮無功可録外伏望
皇上俯照近年剿平流賊事例各量加
恩典以勸將來臣等又議得延綏管軍安國等九千
餘員名本部先因大同地方多事預調偏頭關防禦
客兵遠戍齊力破敵成此全功比之本鎮主兵固守
者不同合無除前項官軍所獲功次陞賞外其延綏

官軍每員名各加賞銀三兩不為常例借支太僕寺馬價銀二萬兩差行人一員請
敕齎帶前去延綏地方會同彼處鎮巡官宣諭
聖恩唱名給散內有陣亡者給與銀十兩優恤其家庶使人心知所激勸將來樂於効用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張忠等奉命出師軍威遠振及班師之後原奉旨調布官軍又能協謀勦賊建立奇功其各該領兵督餉等項官員人等亦俱有功可録令分別等第陸賞張忠歲加禄米二十四石廕弟姪一人做錦衣衛正千户劉暉一子副千户丁鳳一子百户俱世襲楊潭再廕他一子送監讀書馬錫羅篇各加禄米十二石賞紵絲二表裏王憲李鉞朱鑑各陞俸一級安國杭雄俱陞都督僉事朱鑾郭錦各陞三級李環賞銀五十兩李膚三十兩各紵絲二表裏麻循李淳張綺朱泉并王福陳溥孫清劉澤田畬劉澄甫各陞一級張鳳趾孔公才各賞銀二十兩梁震等俱依擬陞賞蘇鑾等并殷鉉等也照例陞賞他延綏官軍還各賞銀二兩陣亡的各給優恤銀十兩兵部大臣運籌建議累有成功王瓊加少保無太子太保尚書仍舊

提問令都御史李鉞太監吳經巡按御史牛天麟乃能遵奉
勑旨同心經畫嚴督守巡等官僉事徐暹等前後擒斬强賊共八十名俱在限期之內脫逃止有三名功勞委的可嘉合無將吳經李鉞牛天麟請旨獎勵賞賚僉事徐暹參政孫祿副使吳江僉事劉琛署都指揮袁勛各量加賞賚知州李棠典史于鵬劉孝吏目蕭敬巡檢鄭寧高忠并有功人員行令鎮巡官查明賞勞及縣丞李祥等十三員指揮張文愷等三員平時雖各疎於防範內華袞王鏕韓章李時

李祥譙東震白汝舟李滄督屬獲賊數多功堪掩罪
吳得中李本李時又已去任張文愷責任不專況今
大盜俱已平定合無通免究問賊犯武廷章等移咨
都察院參詳明白轉行巡按御史再行會審速正典
刑照例梟首以示勸懲未獲溫良茂高谷米龐瑀三
名嚴督各該守巡等官上緊緝捕務要得獲回奏查
考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強賊武廷章等嘯聚山險流毒地方烏合
不止百人刼掠非止一處吳經等乃能遵奉勅旨用
心謀畫嚴督守巡等官俱在限內擒獲脫逃止有三

名功勞良可嘉尚吳經歲與祿米十二石廕弟姪一
人做錦衣衛實授百戶李鉞牛天麟各陞俸一級都
寫勑獎勵徐邃等吾員各賞紵絲二表裏李棠等六
員并獲功人員着鎮巡官量行賞勞李祥等十三員
張文愷等三員免究問武廷章等再審無異便都依
律例決了未獲的着用心挨拏務要得獲欽此

為告領馬匹事、
看得鎮守山西太監吳經巡撫都御史張禴奏稱代
州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并禦冬河曲等處原額馬騾
九千六百八十八匹見在馬騾五千九百四十四匹

頭倒死未補馬騾三千七百匹頭無別項銀兩之例
止仗椿頭一項百年無可完之期父子相繼住俸無
可開之日要於太僕寺寄養馬內量撥二三千匹前
來給軍或於山西布政司暫開上馬事例補完原額
馬匹庶官旗俸粮得以關支一節查得前項成化十
四年本部題　准通行大同偏頭關等處查勘如果
與彼處人情土俗相宜照京營事例倒失馬匹出辦
椿頭銀兩買補不及八分者住俸追買如果未宜亦
要回奏弘治十四年本部題　准將朋合銀兩暫免
追收椿頭銀兩照舊出辦彼成化十四年初行之時
山西三關巡撫官失於查議應否回奏就照京營事
例追收椿頭銀兩買補不及八分者比較住俸又無
追收朋銀以致遺累至今如太監吳經都御史張禴
所奏若不依奏議處改正三關原領馬匹數多
官軍該出椿頭銀兩數少每年住俸決無完期所擾
成化十四年巡撫官不行用心查勘應否回奏轉使
依文轉行及照以後按管巡撫官員無辜住俸通合
查革以致三關官員因循坐視不知
衆又犯在革前合無通免查究本部行文巡撫都御
史張禴查照改正今後官軍倒死走失被盜馬匹例

該追收椿頭銀兩者該管官旗以十分為率追收銀
兩不及八分者照例住俸完日方許收支其收完椿
頭銀兩經由兵備副使查箕照依時價儘數收貫馬
匹不在八分不完比較之例以前住俸官員并正德
十一年以前負難官軍拖欠椿頭銀兩查勘明白俱
准開豁停追以蘇困苦及照三關地方險要以守為
主馬隊官軍已有七千未補馬匹不必補給行令都
御史張檜再查見在官軍的有若干堪以領馬騎操
若干不領馬步操防守若干將原有馬隊官軍
通融調撥務使戰守得宜公私兩便如果該添馬匹

另行具奏補給及查見在官軍若照京營事例通令
出辦朋銀與椿頭銀兩輳買馬匹人情有無順便亦
就具奏施行正德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比先失行事理著巡撫官查照改正其馬
步官軍應否通融調撥或該添給馬匹等項事宜也
著議處停當上緊奏来定奪欽此

為告領馬匹事

看得山西鎮巡等官都御史張檜等奏稱先年失行
事理已行改正見在官軍一萬五千餘員名止有見
在馬四千八百餘匹奏要於太僕寺見在寄養馬數少

不為賊所蹂躪若謂馬隊步隊難以通馳調撥恐未
喻本部建議之意亦未知本邊不習步戰之弊也合
無本部再行都御史張禮等從長計議合無傳報
聲息或追逐勢小達賊去處多設馬軍於虜衆必由
可以邊截阻剿賊鋒去處多設步軍務使奇正相倚
戰守並用以保萬全不必專恃馬力以求必勝其有
馬官軍官立草塲以便夏秋牧放預處草料以待冬
春支給務使馬無倒死不頻奏討斯為得策正德十
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動支銀兩買馬給軍等項依擬行其馬步官

軍通融調用事宜還行與巡撫等官知道欽此
陝西延寧類上
延寧者延綏寧夏三鎮也延綏云者延安府綏
德州也綏德在秦時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
鎮宋初沒於西夏元平章孔與擾守
國朝洪武二年平定陝西孔興北遁設綏德衛
屯兵數萬守之分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
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
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置榆林
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

十六營堡寧夏即古朔方地歷泆隋唐皆為郡
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宋延慶慶厭河分
界元置行省
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
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嘗放之漢文帝時匈奴寇
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郊以備之
未嘗窮兵遠討也武帝時匈奴連年入寇屢遣
衛青等擊之遠遁然兵退復入寇又大入破塞
外城障欲再舉兵而海內已虛耗不可再舉矣
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

騎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嘗以太宗之英武而
素不能為之備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
利政亂諸夷叛之又民大饑牛馬多死始遣李
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降衆雜處中國終唐
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
使其久遠不犯也值虜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
邊備論之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為邊衛東
自葭州黃河起西至寧夏界定邊營止七百餘
里中間岡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為守自移鎮
榆林綏德官軍多徙居之在綏德者不及什一

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男多荒無
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儲日益匱乏矣虜賊大
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犯慶入寇綏德或由榆
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入寇固原等處榆林之
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
則以路遠而不能援而綏德舊鎮則以兵寡而
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明矣惟
東自定邊營起西至寧夏黃河岸橫城堡止
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谿之險故虜
賊大舉多由此入寇故論者多欲於此地增築

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為今之計宜量撤
兵卒之半復還綏德使守險拒敵遏其深入又
可減省遠輸以甦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
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孤懸之勢
而移置其多餘者屯於定邊營要害之地委謀
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於花馬池住
劄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令原設總
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務在練其饋餉如料慶
將有大舉入寇之機定邊寧夏固原三路合兵
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足

看得巡按陝西御史常在奏稱總兵官侯勛傳報聲
息手本止開統領固原衛官軍七千達指揮孟澤等六
百七十員名延綏官軍指揮王詔陳等一百四十一員名
以一總兵官統領官軍尚不及一千之數則兵之不
足可知矣乞要從長計議轉行總制都御史鄧璋同
各該鎮巡等官急為精選人馬整飭器械但係套賊
緊關出沒處所各選智勇官員分投統領嚴加防禦
若有不足急為奏　請定奪一節查得近該巡撫陝
西右侍郎馮清等奏稱慶中走回人口王浩加報稱
慶賊欲到秋涼大舉入寇等情本部議得固原地方

兵力寡弱擬將河南秋班京操官軍撥調前去陝西防禦正恐臨時調遣緩不及事之意今御史常在奏稱鎮守陝西總兵侯勛統領官軍數少又稱今日套賊全陝安危所係甚重甚大至緊至急無非先事預防之意合無本部再行總制都御史鄧璋與陝西鎮巡等官從長計議如果陝西省城并固原地方兵力寡弱不能支持仍照本部原擬將河南秋班官軍量定數目上緊移文徵調前去選委驍勇將官統領操練防禦截殺不可循習故常惟知奏討京軍遠出勞費却以河南操軍為不堪用不行調取以致誤事咎有所歸若果陝西固原兵力足用賊勢稍緩不敢深入保無他虞不必調取惟在從宜計處不可偏執一見本部再行巡撫陝西右侍郎馮清查勘本省收貯軍器盔甲等項如果數少不敷給領速行巡撫河南都御史蕭翀并布政司將河南見造完軍器盔甲鎗刀等件給與聽調官軍領用本部行移巡撫河南都御史蕭翀等一體遵依施行各不許違誤正德十年八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北虜大舉入寇陝州亦卜剌賊衆侵犯洮岷

事情緊急請命將官統兵征討事

照得北虜小王子大勢達賊與亦卜剌賊衆俱在陝西寇擾先該本部逆料有此大患先奏要設提督太臣在甘涼洮岷一帶防禦又奏要預調河南京操官軍前去陝西備禦俱未蒙准行即今御史常在奏事勢十分危急若不議處誤事非輕合無於見在團營將官內請

旨簡命謀勇素著曾經戰陣將官一員請給制勅掛印充總兵官并　符驗旗牌等項俱照例給付聽本官於各營自行選帶驍勇慣戰頭目官軍五百員名正馱馬七百五十匹不許奏帶不堪征戰之人撓壞軍法限十日以裏啓行前去統領河南見操秋班官軍一萬員名再於陝西腹裏征調見在官軍民兵統領殺賊督餉侍郎馮清隨軍儹運供給其陝西鎮守以下官悉聽節制應與總制右都御史鄧璋計議者火速會議而行出征官軍馬匹合用賞賜并行糧草料軍器什物行移戶工二部照例關領應付仍各差官一員沿途預備供給本部差主事一員領勅前去河南陝西會同巡撫都御史選委廉幹官員會投處置收買馬匹查取軍器隨軍應付不許怠慢

失誤違者依律參究行移吏部撥史一名跟隨書辦照例應付本部仍通行府部科道等衙門如有禦虜長策悉聽各陳所見采擇施行務在切實明白不必虛飾繁文正德十年九月初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張洪着掛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前去陝西地方提督各路軍務寫敕與他原領勇士着許恭等管領其餘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為達賊大舉侵寇腹裏殺虜人畜殘害地方事

看得

韓王奏稱本年八月初二日辰時達賊大舉自西路至平凉府城外倚北山一帶駐營日間四散搶掠夜則蟻聚窠穴火光遍野賊勢驕橫深山僻野無處不到殺虜人畜不計其數暴屍原野甚為慘毒至初六日方回誠恐夷虜野心誦出百端將來事情未敢料度乞要早為裁處一節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常在奏稱達賊侵入腹裏地方搶殺人畜等情已該本部議擬題奉前項　欽依切責總制鎮巡等官用心協謀隨宜戰守又該本部議得北虜大舉入寇隴州亦卜剌賊衆侵犯洮岷命將官統兵征討議擬明白具題外今

韓王又奏前因臣等別無議處其奏稱殺虜人畜不計其數一節必是真實誠恐所在官司日久隱匿避罪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上緊查勘具奏定奪及照用兵禦虜糧餉當先近該戶部奏開生員納銀事例俱赴陝西布政司上納誠恐各處生員路遠倒文展轉遲誤合無行移戶部從長計議先查見在解到銀一十萬兩差官運送陝西交與侍郎馮清隨軍供給却將原開生員事例納銀改赴順天府陸續上納照數補還庶濟急用臨敵不乏如果此議可行徑自具奏定奪正德十年九月初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失誤事情待地方稍寧着巡按御史查勘明白來說解納銀兩事宜戶部便議處具奏定奪欽此

為北虜大舉入寇隴州亦卜剌賊衆侵犯洮岷事情緊急請命將官統兵征討事

看得右都督張洪奏要調取鎮國府左參將宋斌等管領下班官軍三千員名遼東千總官葛旻楊春等見領三屯營備邊官軍二千員名再行遼東千總官段錦并魯祥等挑選附近山海駐劄官軍一千共三千一百三十三員名統領殺賊及要將在監官犯馬驃等三十餘員名軍前當鋒哨探一節先該本部議

擬陝西將領不得其人以致失事必須另用謀勇大
將前去宣布
天威震慴夷虜安輯關中又恐此時虜賊得利已去
多帶軍馬路遠勞費以此議擬止帶驍勇慣戰頭目
官軍五百員名到彼量調各路軍馬及就近調河南
官軍前去應用今右都督張洪特蒙
皇上簡命授以征虜重寄利害切身因見鎮國府左
參將宋贇等所領宣府官軍驍勇可用本官生長遼
東又知彼處官軍健捷慣戰及知為事官馬驃等平
昔驍勇有過可使故有此奏查得宣府遊兵三千見

調陝西及近年遼東官軍亦曾調去江西殺賊成功
況總計動兵不過六千之數用將用謀似應准擬但
兵貴神速本部原擬限十日內啓行今已過八日合
無請
旨督責右都督張洪作急挑選精銳頭目官軍五百
員名關領賞賜馬匹盔甲齊備擇日
皇上早朝面遣張洪掛印上緊前去本部差官前去
宣府調取左參將李贇等所領入馬三千就彼起程
前去延綏等處聽調殺賊其先調去宣府余鎮遊兵
三千或仍留陝西或發回宣府防禦俱候右都督張

洪到彼相視賊情緩急甚酌定奪再各差官前去遼
東并三屯營等處依其所奏調取葛黃段錦等官軍
三千餘員名并為事官馬驃等開查的確姓名就交
與段錦等查束剋期起程俱赴右都督張洪處聽調
殺賊不許時刻遲誤但係右都督張洪統調官軍自
副參以下敢有不用命者悉聽以軍法從事前項遣
軍六千既已調用其河南官軍聽巡撫都御史蕭翀
於內揀選有馬精銳官軍約會右都督張洪調用不
必拘定原數又行提督遣務本部右侍郎陳玉副總
兵桂勇等挑選彼處賊情果有聲息緊急就便差官

賫文前去遼東總兵官韓璽處於附近關口駐劄軍
馬內調取二千星馳前來薊州各遣應援不許兩相
推誤如已畏服照舊入貢不必調取再照舊例總兵
官出征俱有督餉大臣隨軍儹運近年陝西地方為
因連年用兵災傷無收糧草甚是缺乏今右都督張
洪軍到去處儻缺供給貽患非輕雖有右侍郎馮清
在彼督理軍餉因本官職兼巡撫不得專一隨軍整
理近該戶部題准將陝西三遣年例銀一十三萬兩
送侍郎馮清處通融支給誠恐三遣得知係是本遣
該用之數又來馮清處支去今次出征官軍必無供

給急難應付合無乞
勑戶部照例請
勑差大臣一員與同右都督張洪一同前去總督軍
餉庶軍餉有備不致臨期誤事正德十年九月十六
日具題奉
聖旨是陝西地方虜情緊急着太監張忠監督軍
務帶領宋鑑下班官軍三千員名從北路去張洪帶
領原擬官軍五百員名并所奏馬驃等從南路去至
彼會同總制都御史調度各路軍馬殺賊務期成功
以靖地方葛臺等官軍不必動督餉大臣户部便議

推兩員來看欽此
為大舉達賊拆墻進入搶掠官軍晝夜對敵斬
獲賊首達賊夷酋等事
看得延綏鎮巡等官都御史陳璘等奏稱虜賊糾集
數萬擁入腹裏綏德等處地方搶掠本鎮遊奇兵馬
將及一萬總制都御史鄧璋盡行調去固原截殺見
在主客兵馬不上數千衆寡莫敵官軍奮勇斬獲首
級二顆陣亡官軍一十八員名重傷官軍三百三十
四員名射死重傷倒死戰馬三十九匹及烝稱把總
坐堡都指揮千百戶等官彭槭等各不能嚴謹設備
防禦以致賊衆拆墻深入損折官軍搶殺人畜俱合
有罪一節切照延綏一鎮軍馬素稱驍雄北虜畏懼
今擁衆數萬越過榆林直入米脂等處地方肆行殺
掠總兵官王勛巡撫都御史陳璘鎮守太監王竟俱受
朝廷重托專守榆林一鎮地方不能先事預謀留兵
自守以致失事委難辭責但見今虜寇未退緊急用
人之際況中間失事情節未經查勘數內重傷官軍
三百三十四員名恐有不實亦係陳亡之數又該陳
璘等奏稱本鎮遊奇兵馬將及一萬總制軍務右都
御史鄧璋盡行調去固原等處截殺見在主客兵馬
既不能為固原

所奏是實則是鄧璋所調延綏軍馬既不能為固原
之助又致失延綏之守合無請
勑切責王勛陳璘王竟加謹惕勵用心籌畫整飭軍
馬相機戰守并指揮彭槭等俱令戴罪殺賊各官果
能奮勇設謀建立奇功准贖前罪若復因循懈怠或
再致失事從重究治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陝
西御史會同差去給事中侯查勘固原等處失機事
情畢日將今奏前項延綏地方并陣亡獲功等項情
節逐一勘明各另具奏定奪干碍王勛陳璘王竟

并彭楓等指實參奏正德十年九月二十吾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失誤事情重大王勛陳璘王堯本都
當究治但緊急用人之際姑寓勒切責并彭楓等都
着戴罪殺賊其失事軽重并陣亡獲功等項人員還
着巡按御史會同一併查勘明白來說欽此
為大勢達賊擁衆深入腹裏地方大肆搶殺人
畜侵近城池為患等事
議得先年鎮守大同總兵官王璽許寧副總兵朱瑾
鎮守延綏總兵官陳瑛近日鎮守宣府總兵官姜漼
大同總兵官葉椿薊州總兵官陳鏸各官中間多有

謀勇素著累立軍功之人皆可愛惜為因失機干犯
國法不敢姑息俱已降級充軍革任等項處治發落
所以服人心防後患也今潘浩手握重兵專守寧夏
虜賊入境不能禦防法當究問而因已調用不加罪
責令其上緊赴任其太監張昭都御史遶憲比與潘
浩責任不同而反令戴罪殺賊不惟各遶將官失機
得罪者聞之不服張昭遶憲亦未免不服也況潘浩
先任大同副總兵與葉椿同有失事俱侍轉陞寧
夏今在寧夏矣事又得俱侍調過宣府誠恐各遶將
官聞風倣傚不肯輸忠盡職惟務俱侍苟免地方安
危關繫匪軽臣等懇懇言之誠以虜患不足畏歷
法大可忧也伏望
皇上公行大法斷自
宸衷令潘浩與張昭遶憲等一體戴罪殺賊其潘浩
仍照先年舊例降做為事官就令跟隨右都督張洪
調度殺賊以後潘浩果建奇功及差官查勘潘浩失
事情罪頗軽另行議奏准贖前罪或取回別用若失
機情重又無功可贖仍付法司依律問治以警將來
其宣府總兵官員缺本部照例會官推舉相應官二
員上請

簡命員前去鎮守庶法令昭彰人心畏服將士用
命虜賊可破矣正德十年十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潘浩已有旨了還着給事中等官待陝西軍
寧之日一併查參了來說欽此
為北虜大舉入寇陝西隴州亦卜剌賊衆侵犯
洮岷事情緊急請命將官統兵征討事
照得先該本部具題前事奉
聖旨着右都督張洪掛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提督
陝西各路軍馬續又奉
聖旨着太監張忠監督軍務又該本部會官推陞左

副都御史陳天祥提督軍務今照十月各官啓行計
至十一月間方可得到陝西誠恐遲誤又恐以後黃
河凍堅虜賊出套過河却乃宣大地方搶掠臨時計
處遲誤乞早擇日伏請
皇上視朝面遣右都督張洪掛印從南路去陝西如
遇虜賊入寇就便相機剿殺仍乞
勑太監張忠都御史陳天祥從北路上緊去陝西與
張洪會合一處計議用兵若到陝西亦卜刺賊已出
境黃河套賊過河往東宣大地方住劄各一面奏
聞一面統領原調軍馬并照例調取延綏遊奇兵馬

前赴大同等處地方料度賊情相機剿殺其宣大鎮
巡以下官并各路軍馬悉聽節制調遣如陝西之例
提督軍餉侍郎馮清亦同各官隨軍儹運俱不必臨
時奏請待報失誤事機各官務在殫心竭力運謀設
策料敵有准出師有功陞賞不吝不可鹵莽失策老
師費財咎有所歸其軍馬經行去處仍要紀律嚴明
部伍清肅所過地方秋毫不犯斯為賢能正德十年
十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黃河將凍虜情譎詐難以預料張忠着統領
官軍具在宣大地方住劄差人查探果有堅急賊情

前去會兵征剿張洪先從山西路去延綏與陳天祥
相機行事若賊衆過河東行一面星馳奏報都換物與他亦卜刺賊情只着陝西鎮
巡官隄備其餘依擬行欽此
為陳管見以禦虜安邊事
看得給事中任忠所奏大意謂出師而輒
朝廷命將出師固是禦虜之策但虜賊聞出師而輒
退見班師而復來徒費粮草不得成功莫如以守禦
為本明賞罰久任人邊備既修夷狄自畏臣等切念
近年以來為因守臣數易賞濫罰輕以致封守不固

胡虜內侵黎元受禍給事中任忠所言切中時弊但
今邊務廢弛已久虜賊強盛大舉入寇勢甚危急所
以本部建議
命將出師蓋欲宣布　國威振作邊方士氣如前代
細柳棘門壩上之舉實非得已惟若議論不定朝更
夕改機會一失必又勞費無功伏望
聖明再勑張忠陳天祥張洪料度虜情務期必殄賊
在陝西則為陝西之備賊過宣大則為宣大之謀闇
外之事悉以付之不必遙制務使賊勢頓挫不敢深
入內郡獲安不致擾害毋或失誤機會以致師老無

功若虜賊離遠住牧不來侵犯即便具奏班師以省
坐費其各邊守禦事宜聽各鎮巡官照舊施行不許
推稱節制失機誤事本部仍行紀功御史從公紀驗
以行賞及行給事中御史從公按覈以行罰除提督
軍務都御史係暫差外其各邊巡撫都御史賢能可
任者乞
勅該部查照成化年以前寧夏巡撫都御史賈俊等
事例須待六年以上方許陞轉并總兵等官聽本部
從公推舉亦須久任無故不必更調如此公行賞罰
久任責成本邊將士皆可御虜京營軍馬不必遠出

省費息民培固邦本當今急務莫先於此正德十年
十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禦虜安邊各項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為虜中走回人口供說賊情事
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常在奏稱達賊挈住米脂
縣生員張守約問延安陝西道路一節先該本部節
次議擬具題請
命石都督張洪統兵前去陝西征剿及行各該鎮巡
等官嚴加防禦外別無定奪其奏稱強賊百十餘人
執打旗號自永壽縣地方一路流刼本年九月初九

日午時到於扶風縣刼掠百十餘家本年八月十四
日忽有強賊七十餘騎到於靈臺縣地方學作番語
搶殺人財窓使探聽要來刼庫刼獄官民驚疑晝夜
不安等情顯是窮民乘機作亂其學作番語強賊恐
是各邊番賊流過平凉亦未可知若是腹裏賊盜豈
能便會番語係干群盜刼掠地方重情深為可慮合
無本部行文就令差來人齎與都御史蕭翀不必等
候新陞河南巡撫都御史李充嗣交代星馳前去陝
西巡撫會同總兵官趙文等整搠軍馬申嚴號令如
果前項番賊尚未解散即便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務
要盡絕毋致滋蔓一面將賊情緩急起發根因星馳
具奏以憑議處其巡撫并總兵等官必須用心籌畫
處置得宜不許鹵莽忽略致貽大患　國典具存決
難輕貸及照扶風靈臺等縣賊番聚衆刼掠係干緊
急軍情若非巡按御史常在奏報無由得知其三司
府州并巡撫總兵守備等官互相隱匿俱不依律飛
報奏
聞倘若前賊日久聚衆難滅失誤機會貽患非輕律
合究問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陝西御史
將前項隱匿不報賊情官員通查明白上緊參奏處

治正德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這各該隱匿事情着巡按御史通查明白來
說欽此
為招番易馬事
看得巡茶御史王汝舟所奏洮州地方夷情被大勢
達賊搶殺蹂踐極其慘毒所不忍聞又奏夷人說稱
我西番人想說官軍護救我們不肯叫人馬來着救
我們是我們走了可憐見不與我番人作主等語深
可矜憫御史王汝舟因見番夷被害慮恐易馬有虧
原額故有此奏臣等竊議正德九年

朝廷為因阿尔禿厮并亦卜剌達賊在於西寧等處
搶殺為患本年三月內既設總制五月內復設總督
相繼並至遠調延寧軍馬逐剿前賊以安番夷不意
達賊番過河南殺害洮州等處番夷非御史王汝舟
奏來彼處鎮巡等官通同欺罔互相蒙蔽何由得知
其受害之慘詳悉如此致使百年易馬番人失所倚
恃妨廢馬政誠非細故合無本部移咨巡撫都御史
蕭翀嚴督新設協守副總兵都指揮使鄭卿整搠人
馬嚴謹隄備如果前項達賊仍在洮州等處地方住
牧搶殺應該調兵剿殺相機行事設法追剿如果寡

不敵勢難進兵星馳具奏定奪不許仍前坐視隱匿
如有故違聽巡茶御史指實劾奏其茶易馬匹番人
既已被害許令不拘児扇騍馬量添茶斤易換以後
事寧照舊正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
為專委任以弭盜賊事
看得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蕭翀奏稱西安府申稱
咸長華陰等縣地方自本年九月十月以來盜賊生
發或五七成群或數十聚合騎坐馬匹懸帶軍器在
於各該地方刼奪財物甚至殺人及稱平涼衛軍餘

李通等各告有囉哩李景卑等招添二千餘人無人
禁阻往往刼殺人財必須專官總督緝捕除行各該
府州縣擒捕一節查得先於正德十年十月內該巡
按御史常在奏稱永壽地方強賊糾衆刼掠等因已
該本部題奉前項　欽依行巡撫都御史蕭翀等量
調官軍設法剿捕務要盡絕一面將賊情緩急起發
根因星馳具奏以憑議處及行巡按御史將前項隱
匿不報賊情官員上緊參奏處治正今三箇月餘都
御史蕭翀雖奏前因不見備有前項本部原擬題奉
欽依內事理及隱匿賊情官員巡按御史亦未查明

奏報臣等因見近年各處盜賊初起隱匿不報以致
滋蔓難治所以節次申明律例奏准通行嚴隱蔽之
法防未然之患前項陝西賊情既行鎮巡官剿捕又
行巡按御史查劾伏蒙
皇上明炳先幾特
命巡按御史通查明白來說今各官未見奉行而巡
撫都御史蕭翀鎮守太監廖鑾各奏前項賊情聚至
二千猖獗特甚係干地方重情不可忽視合無本部
鋪馬賫文交與蕭翀會同廖鑾并總兵官趙文從長
計議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務要盡絕毋致滋蔓一面

將賊情緩急起發根因星馳具奏以憑議處一面通
行河南山西四川湖廣隣境地方巡撫都御史會同
三司官計議防範把截以防前賊奔逸入境為害本
部再咨都察院行催巡按御史將前項隱匿賊情三
司等官查勘明白遵照原奉　欽依內事理上緊回
奏必實之法以警將來不許似前遲慢正德十一年
三月初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捉獲強盜事

看得撫治鄖陽都御史任漢及巡撫陝西都御史蕭

翀各奏陝西商州洛南縣地方盜賊事情係干聚衆
百人以上流劫地方重情未見挨拏盡絕合無本部
一咨巡撫陝西都御史蕭翀查照前項　欽定事例
通將各官住俸挨拏候至半年不獲不分司府州縣
衛所巡司掌印巡守巡捕等官俱聽巡按御史提問
照例降級等項發落回奏查考不許狥情隱蔽貽患
將來仍咨都察院轉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一體查
照施行一咨巡撫河南都御史李充嗣選委謀勇官
員容切體訪前項未獲強賊老吉秦紀等果係永寧
盧氏等縣人民見今回縣潛住窩隱嚴督守巡等官
設法撫捕務要得獲監問亦不許虛張聲勢一槩驚
疑激成他變仍查勘強賊老吉等果因守備署都指
揮呂璽撫馭無方以致強賊肆志礦徒竊發坐視不
拏就便指實參奏提問并干碍地方守巡等官一併
參奏處治通行具由回奏毋得似前因循坐視釀成
大患若前賊在於河南地方捉獲陝西地方官員臨
時具奏分豁一行撫治鄖陽都御史公勉仁公同副
總兵李瑾等用心查訪陝西河南湖廣三省交界地
方深山僻谷但有盜賊嘯聚兩相影射乘機出沒就
便設法防範相機撫捕應與各省巡撫等官計議者

火速差人径自約會施行毋得自分彼此互相推託
釀成大患取罪非輕正德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處置捕盜等項事宜便行與各該巡
撫等官都着依擬行欽此
為陳言急備邊務以保固地方事
看得鎮守陝西署都督僉事趙文條陳添設火器預
防虜患等五事俱係地方軍務重情合就開立前件
議擬明白伏乞
聖裁正德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准議欽此

計開

一添設火器預防虜患前件查得先為陳言事
該鎮守寧夏總兵官張泰奏稱守邊之兵單
弱天順六年奏准置造兵車一千二百兩遇
賊擁衆入寇臣等統調官軍駕御分作一營
互相掎角戰守每車一兩上置兩槍安小銅
砲三箇四門四角各載大銅砲二箇車上用
二人一人打理神槍一人燃砲火每乘用卒十
人推輓運車等因訖本部議得前項所造兵
車并車上合用槍砲等件俱合整理完備必

發兵車廠收貯遇有大舉賊情城下列陣萬
砲舉發等因固為禦虜一策但查會典事例
外省不該擅自添造合無本部移咨都御史
蕭翀會同鎮守總兵等官查議如果原降手
把銅銃損失或不敷給用照例具數回奏請
旨定奪其置造戰車一節聽各官查照先年事例径
自從宜置造
一請擬徵調鄉兵各蘇遠勞以便戰守前件查
得陝西原調遊兵三千員名在固靖截殺內
洮岷河秦臨五衛共一千七百五十員名平

涼原調官軍二千四百二十八員名在莊浪
備禦今署都督僉事趙文奏稱洮岷等五衛
去莊浪不過五百里去固靖二千餘里欲要
改調平涼官軍赴固原洮岷等五衛官軍赴
莊浪以近就近便於人情誠為有理及要於
階文等所抽選官軍六百五十員名補足莊
浪之數亦似可行但恐先年分撥別有所見
難便定奪合無本部移咨都御史蕭翀公同
三司官查勘如果依其所奏互相更調抽選
人情事體兩便別無違碍經久可行就便明

白具奏定奪若有違碍難以施行宜從照舊
中間弊病該法查處禁革亦不可因噎廢食
益致廢弛

一添設寨堡收斂人畜以保搶掠前件看得所
奏要於華亭隴州崇信等處修築寨堡以收
人畜添設墩墓以便瞭望一節誠為有理但
前項地方在延寧腹裏設使延寧地方慎固
封守虜賊不敢深入何待腹裏處處皆築寨
堡況寨堡墩墓之設必資財力而居民散處
家業已定拘集一處情必不堪至於添設墩

墓以便傳報前件看得所奏去歲套
賊俱由打狼等路無墩空地取徑奔固原人
不知覺要於打狼至馬剛堡彭陽城平涼至
鎮原縣起倩附近軍民修築墩墓以便瞭報
彼鎮見有古跡墩墓但工程繁多一節所言
似為有理但恐先年已曾修築後因地方寬
廣人力難守以故廢弛若又修成恐枉費財
力粮餉難供缺人守望又致廢弛況墩墓之
設宜在邊地而內地似非所宜禦戎之道宜
急安內而攘外似非所急秦築長城萬里無
補咸陽一炬假使添設墩墓不困民力臣等

豈敢過論合無本部移咨都御史蕭翀公同三司官計議如果依奏添設墩臺不勞民力不費兵粮浩大勞費財力姑且照舊不必添設坐困中國其哨探虜情傳報聲息事宜亦要從長計議作何處置可以先知不知誤事徑自從宜施行應具奏者奏請定奪

一增軍設所以實邊備前件查無都御史黃寶等奏詞抄出在卷合無本部移咨巡撫都御史蕭翀查勘弘治四年有無將添設紅古城守禦千户所緣由具奏仍公同鎮巡三司官計議即今應否設立明白具奏定奪

為慎選擢以重民兵事

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常在所奏疏通渠道以廣水利四事戶工二部查覆外其言更駐劄以防要害等六事皆禦虜安邊興廢補弊之意合就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伏乞

聖裁正德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准議欽此

計開

一更佳劄以防要害前件查得先為處置邊務事該總督侍賛并陝西寧夏延綏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寧晉伯劉聚左都御史王越太監劉祥王清少監張遴都督范瑾許寧都御史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章等會奏恭互議得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俱係平漫沙漠去處難以打墻挑壕賊易窺見虛實軍馬難以出入近年叅將錢亮於安邊營咫尺之遠被圍失利足為明鑑及鎮靖堡已行奏准那田塞門今議得定邊等四營堡俱合那移就險而守但定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營此固便利彼無鄰援合當照舊不動止將新興堡那於迤南地名上紅寺鎮靖中山城永濟堡那於迤南地名上紅寺鎮靖堡不必那田塞門却那於迤北白塔澗口以守則固以戰則利該兵部依擬具題成化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奉

憲宗皇帝聖旨准擬欽此欽遵緣安邊營係成化九年都御史王越馬文升余子俊等多官會議那移事理必有所見今要復田舊安邊營改

調官當工事體重大難便定擬合無照舊待年
豐事寧再議
一增兵禦以保地方前件看得所奏要將雲州
守禦千户所改為雲州軍民指揮使司東安
堡改為小鹽池千户所切緣每衛要設立五
所每一千户所又要設十百户所每一百户
所又要召軍一百名及選除軍職召募軍人
并合用盖造衙門倉厫定撥起運粮草俱未
見議擬作何區處緣由明白係干事體重大
難便定奪合行巡撫陝西都御史公同巡按

御史三司官計議停當應否施行具奏定奪
一設營堡以便防守前件看得所奏要仍將各
堡交界去處已築未完什字間轆井二城查
修完備各選委把總坐堡官員將各處免粮
土兵并原逃及召募軍人俱清及前來及再為
請給銀兩召募新軍在於二城修築就將附
近土撥軍屯種公館衙門倉厫草場一一
修復選官鑄印坐撥粮草等項事宜非欲
慎固邊防之意若果一舉事集有何不可
臣等所見開邊端成坐困中國自古興兵難興

工動衆勞費財力決非容易本部職司邊備
豈不欲築長城決大壑以限華夷為長治久
安之術歷觀載籍前古所行皆可以為戒況
今陝西連年災傷百姓窮困正當偃兵息民
不宜生事紛擾所據前奏合候年豐事寧議
處施行
一嚴事例以禁冒功前件查得買功賣功人員
已有法司會議奏准事例本部擅難別議況
律例責在遵守不在過嚴所以舊例凡遇用
兵必差御史隨軍紀驗以公賞罰若使各官
依公紀驗造冊奏繳則不必嚴法事自公道
合無本部通行申明禁約如有犯者照依律
例究治
一處墩軍以均勞逸前件看得軍士之苦莫過
於邊軍邊軍之苦莫甚於哨守今御史常在
要將各邊老家馬步軍人編定班次輪流守
墩亦均勞逸以憫人窮之意合無本部移咨
陝西各邊巡撫都御史查議無碍從宜施行
一選軍士以備征調前件依擬
為革冗員以安邊方事

查得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三邊先年各設總兵官一員掛印鎮守係是舊例其陝西省城并固原地方原無設立為因弘治十四年達賊大舉入寇方纔暫設副總兵一員於固原住劄不久裁革以後或留或革或兩員並設事體不一近年又將副總兵趙文暫移河州住劄原議虜寇息另議定奪見今趙文陸充總兵官專一固原住劄鄭卿陸副總兵更代仍在河州其亦卜剌等賊已過河西事已照舊河洮岷三州舊各有守備官一員足以責委今户部署郎中馬應龍奏要將副總兵鄭卿照舊裁革委的事理相應亦與本部原擬相合及照鄭卿先任甘肅遊擊將軍該吏部尚書楊一清保舉閫於弓馬習於戰鬥臨機有謀遇敵不怯以此本部會官推陸副總兵協守陝西今署郎中馬應龍奏稱本官在彼無事高坐罔恤軍民疾苦窮極剥削絲髮無遺頭目家人作弊百端等情合當究問但無指實合無將鄭卿革回原衛帶俸本部行移巡撫巡按官通行嚴加訪察禁治果有貪害實跡參奏奏治罪其鄭卿原任協守副總兵員缺不必推補河州洮岷等處事情聽巡撫都御史督同兵備副使并各守備官照舊施行正德十一年九月二

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鄭卿既罔恤軍民孽端百出便革了任著回原衛帶俸待查奏至日來說其餘事宜依擬行欽此

為傳報緊急聲息事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蕭翀等所奏今年九月二十日花馬池達賊七百餘騎從定遠營入境又二百餘騎從安殆墩入大鹽池搶掠參將閻勲人馬追趕出境等情切詳此賊恐是住套零賊或是近日找筏過河零賊皆未可知尚不足慮即日黃河凍合若大勢虜賊通過河西入套住牧擁衆南下深為可憂已該

本部前項議奏班師之時差人賫文前去延綏寧夏固原交與鎮巡等官各便查照往年事例斟酌今日時宜預先謀議應該作何防禦可保虜衆不敢似上年深入侵犯將議處方畧各另星馳具奏不許怠忽遲緩仍恐各官仍有輕忽不肯用心早謀又恐新任鎮守延綏太監干喜不肯協謀偏執誤事合無本部再行鋪馬賫文交與陝西寧夏延綏各該巡撫都御史查照前項本部題准事理務要預先協心謀議不許偏執自用若虜衆過河入套住牧應該作何防禦可保虜衆不敢似上年深入侵犯將議處方畧各

另星馳具奏不許怠忽延緩失誤軍機自取重譴及照固原總兵官趙文儒雅雖有可稱謀勇尚未自見都御史蕭翀用兵日久諮達有為合無行令蕭翀不妨巡撫前去固原住劄與趙文計議防禦虜賊事宜庶得專心戎務事能預支倉卒不誤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事重蕭翀着不妨巡撫暫去固原住劄以便計議行事其餘各依擬行欽此

晉溪本兵敷奏卷二四終

為計處邊務事

看得御史程啓充奏稱往年虜賊河凍則住牧水解則北渡今乃據有其地數年于茲禍機隱伏識者寒心於時去總制以建提督議者以為無益成敗三邊兵馬人各自擁勢分力弱不相為用八營固原適平隴西鳳之衝陝西鎮巡高居省城遥制可否卒然有如前日之虜乘虛旁午其利害得失何如眞令陝西巡撫總兵住劄固原以扼其吭俟設總制慎選才德係天下之望者任之俾之經畧邊務整理兵食一節查得自永樂宣德以来因各邊地方廣闊每鎮差都御史一員巡撫並無總制之名成化十年刑部主事張鳳建議創設總制

朝廷特改恭賛軍務左都御史王越總督軍務於固原住劄亦無總制之號至弘治十年復起王越始令總制甘涼各路邊務又恐事有掣肘就令王越兼巡撫甘肅地方取回原設巡撫都御史吳琚別用初無一官總制三邊之理亦無總制巡撫二官並設之例被時王越專制一邊尚無成功自後承訛襲謬添設總

制三邊官員矛寬死於鋒鏑張泰卒於憂勞多無成
効去年二月以兵部侍郎鄧璋總制陝
西軍務又自江西賑濟取回以諸臣之中而特擢鄧
璋可謂極天下之選又奪拯溺救焚之命不計數千
里徃返之難乃自江西取回可見廷臣堪總制之任
者無出鄧璋又慮甘肅危急恐鄧璋一人顧理不周
徃
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與鄧璋頡頏行
事可謂夾輔之有其人又因差總制而駸陞右都御
史其職不為不崇以一人而遥制三邊其權不為不

重自去年三月以至今日其任不為不久而固原隴
州殺掠之禍前此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由是觀之總
制之設無補於事已有明驗況鄧璋調用延綏軍馬
既不能為固原之助翻失延綏之守而巡撫陝西侍
郎馮清因專任總制難於自效無所設施鄧璋當虜
寇內侵時勢急之際方請于
朝欲專設巡撫於固原駐劄以分已責奏疏未至而
固原平涼已書被蹂躪矣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
曰在將軍君命有所不受言用兵機貴不可少有牽
制今以三邊數千里之軍務而獨專令于一人臣等

固知其不可也今都御史鄧璋總制失事去任未幾
而復設總制以踵其失臣等若不援引故實極陳利
害萬一復設總制於陝西自此諸邊戎務互相掣肘
彼此牽制將來失機誤事係於天下
國家之利害非淺淺也況陝西套賊近已過河東行
合無遵守
舊制再不必添設總制官員如遇賊情重大
命將出師自依常例差遣事畢回京其陝西事情仍
行巡撫都御史肅翀陳璘邊憲李昆四人各照地方
會同鎮守總兵等官經畧邊務整理兵食交界地方

應該會合截殺去處依律會合策應不許自分彼此
互相推託失誤事機其甘肅哈密土魯番事情及屯
克力亦不剌等賊情就着彼處鎮巡官查照本部節
次題准事理用心籌畫整飭防禦賊勢重大應調寧
夏等處軍馬計議停當酌量調取悉依原擬施行其
巡撫陝西都御史佳劄固原已奉有
旨行總兵官趙文見在固原住劄外別無定奪正德
十二年正月　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議處邊情事

看得巡撫寧夏都御史邊憲等奏要本部從長計議查照弘治十四年欽命內外大臣統調京邊官軍二萬在於寧夏辦監池下營事例及照弘治十八年總制都御史楊一清分布將官事例請
命督軍大臣一員燕程前去三鎮適中處所經畫議處預防虜患一節查得弘治十四年差太監苗逵都御史史琳總兵官朱永征西之時蒙欽鉅萬未見成功弘治十八年都御史楊一清承委總制事多紛更亦無實效況近年添設總制失誤事機衆所共知已

經本部查議明白屢奉
欽依通行遵守擅難別議及照都御史邊憲不以本鎮分內防禦事宜陳奏却乃故為異同沮撓國是維由私淑之誤終涉附會之嫌至於所奏脩舉廢墜相機戰守之說正邊憲職分當為乃託空言委諸督軍太臣似於邊務有所推託況前年虜寇由花馬池地方深入固原隴州捨殺彼時已有總制官在固原邊憲在寧夏不能協謀禦虜見今載罪聽參乃隱其誤事之迹復陳設官之議似此識見難委邊方重任但本官見已陞任合無本部行文新任巡撫寧夏都御

史鄭陽會同鎮巡等官查照本部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及
勑旨用心逐一遵依務在武備脩舉軍威振揚防禦虜寇保障邊疆凡事悉遵舊規不許妄議更張以後河開虜衆住套不出哨探的確星馳具奏應否
命將出師本部臨時斟酌議奏定奪其所奏缺少馬匹一節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巡茶御史查照舊例撥發如有多餘相應添撥給軍騎操就便從宜添撥具奏查考及稱本鎮錢糧缺之過濫誤事一節誠為切實急宜區處合無本部移咨戶部上緊查議

區處覆奏定奪庶不臨期調軍失誤供給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預防虜患事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蕭翀奏稱該管地方固原一帶委的兵寡戰守不敷及原有備冬召募舍餘土達民壯人等六千餘名近因有例除豁到邊止有三分之一奏要本部從長計議將備冬舍餘人等行令守巡官清解赴邊收操及稱虜衆河開住套不出暫將平涼原調莊浪備禦官軍存留固原各城堡住劄防

守再將甘涼前遊兵內調一枝前來蘭州分布防
禦候虜衆出套照舊各回地方一節查得前項御史
馮時雍原奏召募軍人丁絶不必另勾勞枝今因此
例一開止有三分之一到邊若不再行議處清解固
原等處地方廣闊將何防守況土兵最為得用又係
原額之數今無依其所奏行文陝西都御史責委守
巡等官將前項原額召募軍人除丁盡戶絶外但戶
內見有精壯殷實人丁空閒別無差占即便僉解補
役仍須量貼軍裝處置得宜毋容吏胥乘機詐騙增
益地方清解單日具奏查考及照黃河凍開在邇陝

西巡撫官務要移文延寧三鎮查勘的確如果虜賊
住套不出就便依擬將平涼原調莊浪備禦官軍存
留固原各城堡住劄防守行文甘肅鎮巡官查勘本
邊事寧將本鎮遊奇兵量調一枝蘭州防禦如甘肅
事未寧息不許動調兵等又議得調兵當審時宜最
忌偏執牽制見今甘肅四賊大舉入寇都御史李昆
等奏要調陝西寧夏等處官軍應援今巡撫都御史
肅卿慮恐套賊侵犯又奏要存留莊浪備禦及調甘
涼奇遊兵一枝前來蘭州防禦若非早為議定必致
臨期誤事合無本部通行陝西延綏寧夏甘肅鎮巡

聖旨是這備冬舍餘人等准照舊清理牧操調兵策
應事宜便行與鎮巡等官都着依擬行欽此

為緊急聲息事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蕭肅卿等奏稱正德十一年十
二月十三日有大勢達賊從番族列啞往南行走十
四日進入列啞等族地方十五日侵入惡藏腦住劄
一節顯是西海等處達賊過河侵犯洮岷地方但未
知河水已開此賊何處向往見今甘肅有事倘此賊
衆復回河西恐與回賊連合大擾甘肅固為可慮若
久住河東不回則洮岷地方亦又受害難為防禦見

今甘肅鎮巡等官徃
卿所管洮岷人馬若此大勢達賊尚在列哱等
搶掠未回洮岷人馬自顧不暇豈得前去甘肅應援
當此之時陝西各邊師役並興腹裏地方民困已極
各該鎮巡官員俱受
朝廷重託關繫安危正宜同心戮力共濟時艱合無
本部行文巡撫都御史蕭翀等查勘大勢達賊如果
見在番族列哱搶掠未曾過河嚴督兵備副使李璋
整搠洮岷河三處人馬援揚軍威相機戰守應有用
兵事宜火速議處施行若達賊已過河西亦就挑選

精銳慣戰官軍并管領頭目給與賞賜盔甲什物聽
候征西平虜將軍郤永等調取甘肅截殺再行延綏
寧夏甘肅陝西四處鎮巡官比常十分加謹洗心滌
慮撫恤軍民防危慮患不許一毫科斂害激變地
方敢有故違事有實蹟巡按御史即時具奏治以重
罪仍將所部軍馬應給衣糧如法訓練固結人心振
揚威武本邊有事自為防禦別邊有事刻期應援互
相傳報彼此協和務使邊夷畏遁地方寧謐斯稱委
任如或縱常玩惕致使武備廢弛號令不行仔情科
害人心離叛有壞地方急難救濟事必有由

王府第就舉指揮同知夏欽都指揮孫昌堪任待虜
賊出套地方寧靖具奏裁革一節查得先年事例哈
振原係涼州領班都指揮暫留守備平涼地方不係
添設其所管舍餘民壯旗校不過一千四百一十九
員名各止為防禦本處盜賊不為防禦徃套虜賊又
查得見今各處守備指揮恤軍息盜者少科斂害人
者多平涼府自来不設守備今若一旦添設誠恐住
套虜賊大舉入寇不能防禦創立新法勾擾軍民反
為地方之害況事干護衛群牧所尤為製肘又今甘
肅有事涼州備禦官軍豈可輕製事若謹始擅難准

該合無本部行文陝西鎮巡官嚴督守巡等官常行巡歷提調平凉府衛掌印巡捕等官將原該操守官軍舍餘民兵人等時加訓練督令緝捕盜賊撫安地方其邵王將軍以下如有出城生事者照例禁止若遇虜賊住套勢將入寇即照本部奏准事理整飭所部官軍加謹防禦及會各路官軍併力戰守行令守巡官督住平凉提督軍衛有司及護衛官軍民兵協同防禦事寧照舊正德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具題奉聖旨是這該道守巡官着輪流一人常在平凉居住以便提督防禦每三箇月一替不許違誤事寧照舊欽此

為黃河結凍事

看得巡撫延綏都御史陳璘塞報哨探得定邊等營達賊不時出沒一節題是大勢虜在套住牧即今五六月後草盛馬肥便於馳騁禾黍在野利於深入必將犯我環慶入我隴如正德十年之事前項分布防禦事宜雖經本部奏行遵守但恐各官狃於故常視為虛文先事不能為備臨事倉卒失措軍民受害咎將誰歸合無本部再行申明行文與陝西延綏寧夏巡撫都御史即會鎮守太監總兵官查照本部

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防邊各項事宜着各該鎮巡等官都依擬行不許違誤欽此

為防邊事

看得陝西巡茶御史李素奏本部查照先年差官事例暫設總制選才德係天下之望者任之坐鎮州住劄控制三邊之兵督理八府之賦往來甘肅等處經畧整理一節查得陝西三邊各設巡撫係是舊規又於巡撫之外添設總制係是新例弘治年間暫設左都御史王越總制甘涼等處軍務將巡撫甘肅

都御史吳琰取回其後王越無功裁革照舊專任巡撫近於正德八年暫設都御史鄧璋總制三邊又設都御史彭澤總督軍務鄧璋固原失事彭澤遣使與士魯審講好未寧先回致有殺死內寧侵犯肅州之禍今若再照前例暫設總制官員必致政出多門地方誤事事屬更張難擅依擬其奏要動支侍郎楊旦帶去官銀糴買糧餉一節已該戶部會議奏准施行別難再議及奏稱士魯審既已退避令復出將郡縣若之尤甚宜盡徵還以休息民力一節深爲有理但卻永等俱已取回不去及查勘甘肅失事守臣見有

差官在彼俱別無施行其奏要將巡撫陝西都御史蕭翀亟加罷黜以安地方一節查得蕭翀見已陞任不在陝西合無行移吏部查奏定奪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蕭翀已陞任了罷欽此

爲瞭見境外煙火達賊掏邊入境事

看得巡撫延綏都御史陳璘等奏稱斷頭山背陰冰先結凍之處虜賊過河入套先遣輕騎精兵探我虛實侵犯之舉期在旦夕本鎮奇遊援兵四枝俱調宣大策應所遺老家人馬不多倘遇侵犯無兵可恃乞要本部從長計議早賜督發面鎮分布防守一節照得即今黃河凍合虜賊擁衆入套住牧理所必有延綏一鎮人馬既已盡數調來大同等處設使北虜覘知虛實突入延綏環慶固原一帶地方無兵防禦失機誤事貽患匪輕合無本部馬上差人賫文交與宣大鎮巡官將原調延綏人馬盡數發回本鎮防禦不許推託遲延致誤事機咎有所歸各將回兵日期具奏查考正德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爲預防虜患事

議得先事貴於預防有備乃可無患寇料北虜大勢達賊近日在於大同應州等處搶掠被我官軍追逐出境誠恐以後黃河凍合入套住牧必爲患於陝西若不早爲預處一旦有警未免失措臣等謹將預防虜患事件開陳明白伏乞

聖裁內分布事宜合無通行延綏寧夏陝西各該鎮巡官從長再議如果相應依擬分布隄備若別有常策難拘一定徑自隨宜施行惟在謀算預定布置得宜逆折虜誤不得深入斯稱委任如或似常玩忽以致緩急無備失誤軍機　國典具存必難輕貸今將

議擬預防虜患事件開坐正德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具題正德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奉
聖旨今河凍已開恁所擬預防虜患事宜還議處了
來說欽此

計開

一禦虜當謹分布查得延綏寧夏二邊相連千
有餘里中間必有虜衆出入要害之處及有
城堡屯聚兵糧之處必須預先分布官軍在
彼住劄庶便進止若既已分布其領兵將官
又須聽其自爲謀畫或遠或近相機行事不

必遥制庶所布將官得以自盡其能合無待
後黃河凍開虜賊住套春深草長勢將深入
之時將朱鑾杭雄周政劉玉分布延綏西界
安邊營等處紀世楹馬大經以次分布而東
各擇便利城堡住劄柳湾住守鎮城相機發
兵寧夏地方總兵官安國守鎮城副總兵路
瑛遊擊李永定俱來清水營花馬池定邊營
高橋兒等處遇年大虜經行地方住劄與東
路參將各整搠軍馬多方哨探遇有聲息互
相傳報不拘遠近相機應援不許指以禀受

節制爲由故意逗遛避致誤軍機固原一
帶地方總兵官趙文與都御史鄭陽佳劄計
議防禦若趙文部下分管千總把總等
官不得其人聽各官會同舉保謀勇慣戰官
員委用軍馬數少作急區畫議奏定奪

一禦虜當謹徵調查得正德十年延綏人馬通
調固原爲因分布不定遥制不專以致失事
宣大遊兵調去延綏到邊亦未成功合無本
部今年通行宣府大同延綏三處鎮巡官將
各管遊奇兵馬預行號令整搠若虜不過河

則延綏聽大同調用如河開住套則宣大聽
延綏調用其取調之時務要查照往年事例
斟酌目前時宜既不可早調坐費糧草亦不
可後時失誤事機違者照依律例從重治罪

一用兵當備軍餉查得各邊主兵月糧頗勾支
持但遇調兵輒稱缺乏若不預先計處倘若
虜賊住套倉卒調兵糧草缺乏誤事非輕合
無行移戶部查勘延綏寧夏各緊要城堡并
陝西固原等處見在糧草除勾主兵支用外
可勾客兵幾箇月支用如有缺乏從長計議

差官整理預備庶不臨期有誤

為預防虜患事

臣等去年十月内具奏三事正欲宣大延寧四鎮總
兵等官預知調用之法早備糧草以待兵動支用庶
不臨期方來奏請失誤事機彼時河凍雖未曾開虜
賊過河不過河雖未可知原擬預行號令整搠若虜
不過河則逦級聽大同調用如河開住套則宣大聽
逦級調用不許早調虛費糧草亦不許後時失誤事
機如此議擬雖似有一定之法而實有圓活之機先
年失於預處以致臨期奏調推託躭誤或賊情未動

調取太早坐費糧草今奉
聖諭河凍已開再行議處臣等再議得今河凍初開
虜賊過河不過河未探的確未曾奏來若直待哨探
的確奏來方纔定奪誠恐逕誤合無鋪馬賫文交與
各該鎮巡官仍照本部前擬從長計議如果相應依
擬分布隄備若別有長策難拘一定徑自隨宜施行
惟在謀算預定逆折虜謀不敢深入斯稱委任如或
似常玩忽以致緩急無備失誤事機　國典具存必
難輕貸正德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預防虜患事宜恁每既議處停當着各該

鎮巡等官都依擬行欽此

為強賊勢衆攻打衙門燒毀文卷街房劫搶財
物傷人等事時鎮守太監廖堂打造帳房科害激變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奏稱西安平涼鞏昌等
府山陽隆德等縣強賊聚衆百人以上一夥打旗號流
刼地方放火殺人皆因迫於饑寒隨地竊發各該官
兵不能勦捕必須添撥兵力庶克濟事已行撫民參
議蘇乾守巡官參政張禴僉事王忠巡捕都指揮張
鵬寶等設法緝捕限二箇月以裏務要得獲等因臣
等詳其奏内各賊起發踪跡似非一旦驟起之盜訪

得去年陝西地方頗為豐熟都御史鄭陽既稱前賊
迫於饑寒所致自應設法賑恤弭患未然今賊已猖
獗又延至二月有餘方纔奏報中間隱匿失事情弊
難保必無所據鎮巡三司撫民守巡等官玩寇殃民
通合查究及照前項聚衆流賊非止一處宜當急為
撫勦不可怠忽今奏雖稱督令守巡等官量調官軍
緝捕觀其施為似無警策賊若滋蔓必致誤事合無
本部行文就令差來奏事人馬上賫回交與都御史
鄭陽會同鎮巡三司官作急查議如前賊已就擒獲
餘黨解散保無變動不必調兵若枝連蔓引勢益猖

獗本處官軍力不能制就照正德七年征勦浴川及賊事例調固原遊擊將軍雍彬或調寧夏遊擊將軍神撵統領人馬相機追勦以靖地方本部再行延寧二處鎮巡官如遇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差人賫文調取本鎮遊奇官軍依律調發會兜應不許阻誤若遇本邊報有聲息重大兵難擅發另查應調官軍各照地方申明律禁撫安軍民禁止科害敢有不奉朝廷明文擅科一錢擅起一夫逼迫小民從盜貽患地方聽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官就便拏問叅奏治以重罪應賑恤者量行賑濟招撫復業以絶盜源本部再咨都察院轉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查勘奏内各起賊情的於何年月日生發經過何處地方各刼財殺人事情輕重并故違律例運誤奏報及過限不獲有罪人犯逐一查勘明白應住俸提問者就便住俸提問應叅奏者指實叅奏提問通行叅奏查考不許遲延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各該地方盜賊生發便鋪馬賫文着巡撫都御史鄭陽會同鎮巡三司等官上緊查議處置不許怠玩仍要嚴督所屬申明禁例撫安軍民不許科擾

不曾設有内臣分守今添黃玉分守又奏要管理近關陝州等州縣地方緣陝州等州縣該鎮守河南太監管轄同州華州等處該鎮守陝西太監管轄蒲州解州等處該鎮守山西太監管轄令若又令黃玉通管十半九牧民必受害係是創行有礙舊制事理關繫匪輕臣等受

朝廷重托職掌在此不敢擅便准擬況查居庸紫荊等關分守太監亦止管理關口事件並無管理腹裏州縣事例伏望

聖明俯念事體爲重將太監黃玉留待別處分守有

缺委用廉爲穩當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黃玉分守潼關准照副使張論原籍地方管理
寫勑與他欽此

爲備禦虜患以保地方事

看得巡按陝西御史張文明奏稱正德十三年月日
到於葭州及固原等處搶擄及稱前項虜賊昔年大
舉侵犯固原深入平隴鮑得而歸未遭一挫今又大
衆侵擾各邊切慮連年兵荒兵馬寡弱糧餉不敷要
將防禦兵馬合用糧餉從長議處先事區畫一節思

患預防誠爲有見查得前項預防住套達賊侵犯事
宜本部節次議奏事已周悉別無議處但恐陝西延
綏寧夏等處鎮巡等官不行用心遵依急爲隄備必
致失機誤事合無本部再行差人馬上賫文交與陝
西延綏寧夏各該巡撫都御史會同鎮守太監總兵
官查照本部前項節次議擬題奉
欽依內事理作急議處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應
具奏者星夜差人奏請定奪如或因循遲延失誤事
機聽巡按御史指實劾奏罪必有歸其所奏合用糧
餉先事區畫一節本部雖已奏行鎮巡官查勘誠恐

往返遲延合無本部移容戶部查勘該鎮各城堡見
在糧草如果數少不敷客兵支用作急議奏處置或
差官賫運庶不臨敵缺乏失誤軍機正德十三年五
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你部裏節次議奏預防虜患事宜還再行與
各該鎮巡等官都着依擬行不許遲延誤事該鎮糧
草缺乏戶部便議處了來說欽此

爲虜中走回男子供報夷情事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奏要戶部查照原擬差
官一員無程前來整理軍餉惟復將陝西布政司開

納等項銀兩儘數留與本省以備兵糧之資一節合
咨戶部查奏定奪及看奏內開稱近又將兵部發下
馬價銀二萬兩那借運到固原糴買糧料一節切緣
馬匹糧草俱係重務都御史鄭陽擅將馬價銀兩那
移別用律合有罪合無本部移容都察院轉行巡按
陝西監察御史查勘明白參奏定奪其奏要本部馬
上差人賫文延寧二鎮鎮巡等官知會將遊奇兵馬
聽從本鎮臨時會調刻期應援勦殺一節查得大同
延綏地方俱隣虜境中隔黃河所以先年舊例大同
延綏二鎮入馬料探賊在何處許令互相徵調相機

策應若遼方萬一失守賊入腹裏在遼方者當設
以邀其歸在腹裏者當整陣以遏其鋒未有無事之
時先議撤取遼兵退保內地之理也近年賊入山西
三關大同總兵官葉椿擁兵入關尾賊之後無救於
事及賊由花馬池等處入寇延寧人馬先調固原赤
致失事皆徵調失宜戰守無策之所致也況都御史
鄭陽既稱固原一帶每一城堡糧草不過一千餘石
僅足支持主兵目前之用却又要將延寧二鎮遊奇
兵馬臨期調來應援掇之兵法俱有窒礙難便准從
合無本部行文延綏寧夏二鎮鎮巡官查照本部節
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逐一遵依分布要害設法防
禦隨宜調遣會合策應務使虜賊動遭剿殺不敢深
入久害地方萬一勢衆突入固原往南一帶搶掠務
要協同各路將官運謀合兵邀其歸路破其營壘以
決大勝不許遥望坐觀縱其出入自由互相推託各
圖倖免重罪其都御史鄭陽總兵官趙文亦要遵照
本部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將原有人馬并合用
糧草預先整搠隄備運謀設法相機戰守其賊衆多
寡出入道路務要料探先知與寧夏二鎮領軍官互
相傳報彼此通知以便截擊若延寧二鎮入馬四肢

大虜犯境月無虛日累經移文徵調延綏奇遊官軍
前來交界地方住劄以便截殺延綏巡撫官面咨彼
處亦有大虜不肯發已要將宣大兵馬調赴延綏
延綏官軍移於寧夏再將固原遊兵邪於草州萌城
等處及將甘州奇遊兵馬統至交界城堡住劄遇賊
深入內外夾攻等因臣等查議得今年宣大邊外雖
有達賊其大勢俱在陝西套內延綏寧夏二鎮領軍官互
達賊其擁衆深入爲寇多在延寧二鎮交界地方定
邊花馬池韋州萌城等處所以本部節次議奏禦虜
當謹分布事宜惟欲致謹於二鎮交界處賊必由之

慶自春以來王時中安國等盡忠謀議遵依本部原議分布副總兵路瑛等於前項要害之處果遇賊入頗能拒遏隱然已有長城之倚而延綏鎮巡官乃敢自分彼此故違　欽依事理不即督發又不火速奏聞進止自由若以爲本慶亦有大虜不知本慶總兵官副總兵所領人馬將何所用蓋是延綏總兵官戴欽等尚不知本鎮與寧夏交界地方係虜賊常年出沒之處宜當會合而乃任情自使畧無忘憚相應究治但查未有失事況緊關用人合無本部行文切責戴欽等務要洗心滌慮恪遵

成命將本鎮遊奇兵馬即日督發前去花馬池定邊營等處延綏交界地方隨宜住劄與寧夏所部將官同心合志哨探賊情互相傳報會合策應如仍故違已承調遣而違期不至或臨敵退縮故意逗遛因而失誤軍機依律參問斬罪悔難追及其延綏本鎮地方達賊亦必深入聽總兵副總兵運謀設備相機戰守除宣府人馬聽候大同有事策應外本部馬上差人交與大同鎮巡官即將本鎮遊奇兵馬上緊督發過河聽延綏鎮巡官分布住劄以爲延綏本鎮之援及照甘肅主客番事尚未寧息本部已有議奏存留甘涼備禦官軍前來固原聽總兵官趙文分布策應合再馬上差人行文催取務要早到固原不許違誤其甘肅遊奇兵不必徵調預備肅州有事防禦及着得安國等奏內要將固靖遊奇兵那於葦州哨城等處一節尤爲有理若寧夏地方嚴謹賊不得過其固原一帶自可保其無事但恐都御史鄭陽總兵官趙文等亦如延綏鎮巡官自分彼此不即如約督發深爲誤事合無本部亦於馬上賫文交與鄭陽等即便照依安國等所擬督發固靖人馬前去葦州哨城等處住劄候賊一入內外夾攻以取全勝如葦州等處積有糧草并將取來甘涼等處備禦官軍一同督發前去庶得併力殺賊再照即日已交七月初旬田禾成熟虜賊若謀深入必在七月內外倘各鎮官員不知兵機最重仍復違疑奏請必致僨事乞降

勑旨叮嚀戒諭本部通行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陝西甘肅八鎮各要遵守成算同心協力共圖禦賊不許偏執自用致誤軍機如有故違聽本部該科并巡按御史訪察劾奏從重究治若以後事有變動該隨時制宜各聽從宜施行亦不可固執原擬致有乖違但能保固邊疆從違又當別議正德十三年六月

二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分布策應等項事宜便行與各該鎮巡等
官都着依擬行不許違誤欽此
爲暫添將官以防大舉達事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奏稱本鎮原無千總把
總官員其固靖環蘭洮河岷西固階文等處設有守
備都指揮陶文等尤員內陶文安靖不援但謀勇不
逮陝西鎮屬邊陲一千餘里非總兵官趙文一人所
能獨理乞將革任副總兵鄭卿仍充副總兵前去固
原協守及將都指揮張鵬等更替陶文守備一節

查得陶文先已自陳有疾該本部查得巡按御史常
在奏保指揮趙瑛堪任將領推舉趙瑛更替陶文守
備訖及查鄭卿先該郎中馬應龍奏稱固恤軍民窮
極剝削頭目家人作弊百端又該巡按御史王光劾
奏鄭卿擅動軍民採取木植等因已經革任及認罪
回話免問又係副總兵例該會官推舉難准巡撫官
一人所奏復用外匠等查議得延綏寧夏甘肅三邊
各設武職大臣一員掛印充總兵官鎮守係是舊規
陝西雖曾設有總兵官鎮守原無掛印其固原地方
原無設有總兵等官弘治十四年爲固虜賊佳套暫

設參將一員分守固靖副總兵一員住劄固原遊擊
一員住劄慶陽以爲固靖等處聲援弘治十五年隨
將副總兵參將裁革止留遊擊一員仍住慶陽及令
都指揮二員請
勅守備固原靖虜二處地方見今設有總兵官趙文
專在固原住劄又有遊擊將軍雍彬并固原守備趙
瑛靖虜守備周倫令若再設副總兵一員緣無設有
副總兵該管軍馬將何責任及照總兵官趙文既任
主將遇警出征部下必有親統官軍方稱委任今都
御史鄭陽奏稱本鎮原無千總把總官員不知趙文

所管何事合無本部行文馬上賫與總兵官趙文會
同巡撫等官計議即照各邊鎮守總兵官事體於固
靖等衛見有相應官軍內量選精銳官軍二三千員
名定委千總把總頭目親管操練整備軍火器械遇
有警報親自統領出征會合遊擊等項官軍相機截
殺如或遲違以常徒擁虛名嬰城坐視失誤事機罪
不輕貸再照延寧二鎮入馬專備花馬池等處邊警
不可預先調入腹裏退保固原若賊擁入固原往南
平涼等處搶掠其延寧人馬只可整陣養銳邀其歸
路亦不可尾賊之後以致不能追及但趙文該管各

城堡軍馬未見具奏實有若干除守城堡外應該調
集出征截殺精兵若干倘所管軍馬數少不敷調用
虜寇縱橫將何防遏查先年虜賊住套將甘肅副
總兵魯鐸遊擊趙鉉官軍調來固原防禦又將秦肇
等衛原在甘涼備禦官軍存留固原以備截殺今照
甘肅事未寧息甘肅官軍難便調取合無將秦肇等
衛見在甘涼備禦官軍行文見該領班都指揮文書
到日即便盡數掣回置辦軍裝整點齊備作急統領
前赴總兵官趙文處定撥相應城堡住劄聽調殺賊
合用糧草馬匹軍器會同巡撫都御史鄭陽等作急

區處給付不許遲誤候虜賊出套事寧照舊甘涼備
禦仍相視地勢該用步兵拒守去處預備挨牌火器
設法拒守及行各府州縣衛所各將操守舍餘民兵
人等整點各自保守本處城堡先將選撥過人馬處
置過方畧田奏查考正德十三年七月初九日具題
奉
聖旨是這所奏事宜還行與鎮巡官看依擬行欽此

為黃河結凍事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總兵官趙文奏要從長
定擬使迄寧陝西三鎮合一而為一有事則共捍其虜

矢事則同當其咎如遇達賊入套迄寧二鎮奇遊參
協等兵各分布要害相機而待使賊前後左右無不
受敵等因今日禦虜方畧莫過於此誠為有見但前
項本部節次議擬奏准預防虜患事宜俱已詳備今
奏別無定奪合無就令原來人馬上賫文回還交與
陝西延綏寧夏各巡撫都御史會行鎮守太監總兵
官查照本部節次題准事理并令鄭陽趙文所奏方
畧遵依施行務在同心協力共保無虞敢有自分彼
此致誤事機貽患地方聽各該巡撫官互相糾奏從
重處治其奏稱師行攜食勢所不免即今倉場在在
空虛車藏官銀查支殆盡乞要戶部差官雜買一節
即今調撥人馬雖多分布雖周若糧草無積臨敵缺
乏誤事非輕合無本部移咨戶部從長議處或差官
整理或別有區畫作急具奏定奪正德十三年九月
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恁部裏節次奏行事理并鄭陽今奏事宜便
著令各該鎮巡等官都遵照施行毋致遲誤欽此

為大舉達賊擁衆深入官軍對敵斬
獲達馬夷器被虜人畜等事　特奉　敕
幸紹林

獲首級等項事情先該鎮巡官節次具奏本部已經覆奏行巡按御史查勘及巡緩鎮巡官故違
成命不發軍馬前去花馬池定邊營等處按伏防禦事情亦有巡按御史查勘外今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具奏前項賊情內稱巡緩遊奇等兵先奉兵部明文分布巡寧二鎮交界地方與寧夏所部將官同心合志互相傳報會合策應前賊進入既不會合出兵截迫又不差人傳報隄備以致前賊長驅腹裏一節臣等切詳今年虜賊侵犯邊寧夏鎮巡官安國等皆能遵守
成命分布人馬用心隄備効力戰守惟獨巡緩鎮巡
官戴欽陳璘故違
成命不行依期調發軍馬會合策應以致失誤軍機
紋害地方揆之法律合當重治合無請
旨切責戴欽陳璘令其從實回話本部仍咨都察院
行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先將巡緩鎮巡官違誤督
發巡緩遊奇兵馬前去定邊營等處按伏失誤軍機
一節上緊勘明具奏本部覆奏取自
上裁依律治以重罪以為後來不守紀律失誤軍機者之戒正德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戴欽陳璘故違成命不行依期調發軍馬策應以致失事本當重治但地方有事之際姑記其罪著勉圖後効再有違誤必不輕貸欽此

為黃河結凍事

看得巡撫寧夏都御史王時中奏要該部查照節次原奏添將增兵催取差漢班軍及於太倉收貯銀兩將今歲年例之外不為常例再借十數萬兩并題開事例從長議處早賜施行等因臣等自去年冬至今年春節次議奏預防黃河套內虜賊侵犯事宜惟獨寧夏巡撫都御史王時中總兵官安國等能着實舉
行竭力幹理號令嚴明分布周悉賊虜累次侵犯奮勇奪斬未全得利但我兵寡不敵衆又軍餉急缺難保必勝無敗今都御史王時中所奏俱係緊急軍機務要相應急為議處除添設參將調取軍馬事情本部又已議題外候
命下之日即便差人賫文前去交與各官欽遵施行其軍餉缺乏一節見今太倉銀庫空虛無從支給合無本部移咨戶部速為議奏差官前去陝西將今年夏秋稅糧該起運寧夏等邊收納糧草上緊儹運到邊交納以濟急用如有違違以致誤

機依律將督餉官員治以重罪其領軍官有因糧草缺乏失誤防禦者查勘明白准令分豁正德十三年十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乞治貪懦從賊失事將官以謝全陝生靈等事

看得兵科等科左給事中徐之鰲等及山東等道監察御史王佥等劾奏陝西總兵官趙文自任以來損軍失事乞要將趙文先行拏解來京從重問罪太監廖鑾都御史鄭陽罪亦難辭查勘究治另推又經戰

陣素諳韜略將官一員馳代總兵之任一節先該本部查得往年大勢達賊在於陝西黃河套內住牧至秋必有擁衆入寇之舉預於去年十月以來前項節次議奏行延綏寧夏陝西三鎮守臣分布人馬隨宜徵調設法預防及行户部預備糧草後該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奏稱虜賊侵犯必由延寧二鎮地方定邊營花馬池而入借使彼處力能攘却陝西固靖等處不過設備不虞而已本鎮人馬凋耗糧草缺乏乞要户部差官整理軍餉及要本部行文延寧二鎮如遇虜賊深入合兵邀其歸路及行鄭陽道文與延寧二鎮官軍互相傳報截殺鄭陽等又奏本鎮地方東西二千餘里兵分勢寡戰守不敷延綏遊奇等兵不遵兵部明文分布前賊進入既不會合出兵又不差人傳報以致前賊長驅腹裏等因又該本部議奏行巡按御史查勘外本年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趙文不必動七月十四日大勢達賊從花馬池深入臨鞏地方搶掠該巡按陝西延寧御史張文明及巡按臨鞏御史羅玉前項奏報俱稱候查明另奏

其虜賊多寡出入道路搶掠數目及事干三鎮中間各官有無設備及失事輕重俱未查明參奏見今陝西地方虜賊勢衆不時侵犯未見寧息合無將趙文做為事官行令戴罪殺賊聽候查考參提仍照正德十年達賊侵犯固原事例奏差給事中一員候賊情稍寧請

勅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吊取本部節次奏行預防虜患事宜及各該鎮巡等官節次具奏賊情原行案卷逐一查勘要見虜賊原有若干各於何年月日自何地而入何處鎮巡官可以設何法隄備而故不

該備何官已承調遣違期不至何官相應策應逗遛不進何官所管軍馬足以禦敵而怯懦不出及各地方被賊殘虜人畜多寡罪坐所由的係何官所致中間有因賊衆兵寡勢不能敵或糧草缺乏兵難久住以致失機俱要根究事實分豁明白內有能相機截殺功可贖罪者亦要查議明白各不相掩其已經題准預備軍餉故不處置以致臨敵缺乏失誤軍機尤當依律從重參究以戒將來趙文并廖鑾鄭陽等及干碍巡按寧夏鎮守官并參將遊擊分守守備等官通行參奏參問究治務使罪必加罰而無故縱罰必當罪而不濫及人心無不畏服將來亦知警戒不許徇情輕忽致乖公議責必有歸正德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趙文着戴罪殺賊以圖後効給事中不必差去待地方賊情寧息着巡按御史備查各該官員功過大小一併奏來定奪欽此

為強賊勢衆報警劫獄搶擄人財燒燬城門等事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等所奏賊情係干城池及聚衆百人以上劫獄放火殺人等項重情該管地方官員平時不早設備以致臨事不能防禦倶合重治及看得奏內開稱挑選官軍一千員名給與盔甲器械委指揮張鵬統領副使孫脩監督前去勦捕又行河南巡撫并撫治鄖陽各都御史及漢中府分巡官各調兵把截處置似為得宜但詳前賊聚衆二百餘人攻破縣治勢甚猖獗雖有都指揮張鵬所領一枝官軍恐地方廣闊往來奔逸一時難以撲滅及查得巡撫河南都御史李充嗣撫治鄖陽都御史陳雍俱陞改別任接管者尚未有官合無本部行文就令差來人馬上會同交與巡撫都御史鄭陽等即便嚴督各道守巡等官親詣該管地方督率軍衛有司量撥官軍民快設法隄備但遇追趕前賊到彼即便會合擒捕不許自分彼此坐視推託縱其奔逸其關南道撫民守巡等官并府州縣巡司等官照例住俸戴罪殺賊如能立功准贖前罪本部仍咨都察院火速劄付巡按河南湖廣各監察御史嚴督該道守巡撫民兵備巡捕等官整點官軍民壯如遇前賊流過一體防禦勦捕各將防禦過緣由回奏查考再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將關南道地方失事官員查照前例限滿不獲應提問者就便提問應參奏者參奏

提問若巡撫等官調度失策督理不嚴致賊滋蔓貽
患地方聽本部勘奏從重處治正德十三年十月二
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所奏事情便馬上齎文着都御史鄭陽等
嚴督守巡等官親詣該管地方設法隄備會合擒捕
仍行河南湖廣一體防勑不許怠玩其餘依擬行欽
此

為擒斬地方賊寇事

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文明先奏陝西布政司
撫治商洛叅議蘇乾等玩寇殃民曠職廢事有負委
任等因已該都察院覆題奉　欽依提問外今奏蘇
乾能激勵効勞督兵擒斬賊人賊級一十六名顆似
可以贖前罪及要將蘇乾仍提問罪別有定奪一節
查得蘇乾係添設專一撫民官員地方被賊攻破縣
治劫囚放火蘇乾不能預先設備禁治罪實難辭咎
原奏流賊四百餘人今止擒一十六名顆奏內又自
稱餘黨尚存難保不復為患若依所擬就准蘇乾以
功贖罪不惟功少罪多無以示警抑恐人心怠玩前
賊後熾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行巡按陝西監察御
史將蘇乾仍前住俸戴罪撫民捕盜如果再有擒斬
賊級地方安靖功可贖罪具奏定奪若日久不獲盜
賊復生仍照原奉　欽依提問依律議擬照例發落
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是蘇乾既有擒斬微功姑免提問還着照舊住
俸戴罪捕盜待地方安靖之日奏來定奪欽此

為陳情乞恩分豁奏留管軍防守要害地方事

查得陝西寧羌漢中二衛官軍先年撥赴寧夏輪班
備禦正以邊方軍少防禦為重所以遠調腹裏官軍
輪班備禦非但為邊方之助亦以令腹裏官軍習知
勤苦不至驕惰如河南山東山西官軍輪班前赴宣
大備禦河南官軍亦赴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輪班備
安等處官軍分撥前去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為重限隔華
夷俱係洪武永樂以來舊規皆以防邊為重情寧
夷使不內侵非細故也前項正德五六年間邊情寧
息內地草寇生發所以建議者掣回漢中寧羌二衛
寧夏備禦官軍在於故縣設堡屯戍以防盜賊乃一
時權宜非謂經久不可動調也見今北虜大營住牧
黃河套內擁衆數萬不時侵犯所以寧夏鎮巡官奏
要將漢中寧羌二衛官軍照舊輪班赴寧夏備禦本
部為料目前陝西虜勢猖獗京營并別省官軍尚當

調發併力防禦原在寧夏備禦官軍合當照舊督發
赴操及西安等衛備禦寧夏脫班官軍亦合查究以
此議奏題奉　欽依督發及將違誤官吏提問豈期
巡撫都御史鄭陽廢格不行半年之上未見督發咨
報今寧羌衛指揮王問卿漢中衛指揮王詔乃敢故
違　成命徑自具奏阻止惟知適已自便不顧失誤
軍機況正德七年新設故縣營堡內有掣回西固城
備禦官軍并召募投充軍人其寧羌漢中二衛軍人
亦是輪班在彼近年漢中地方無事前項官軍中間
必被指揮王問卿等賣放歇役一聞調取通同受囑

捏詞破調所撥王問卿王詔俱合究問合無本部行
文巡撫都御史鄭陽嚴督該道守巡官親詣漢中寧
羌地方查勘原額寧夏備禦官軍數內揀選精壯堪
備戰守官軍不拘數目定為秋班照舊選委指揮等
官管領定與限期督令赴寧夏鎮巡官處交割聽用
其餘選定春班聽候明年凍開哨探虜賊如不過河
一體赴邊備禦如賊已過河東照正德七年例存留
本處故縣營堡防守不必赴邊仍令按察司分巡官
將王問卿王詔提問依律議擬照例發落若查前項
防守官軍如有賣放歇役等弊從重問擬施行巡撫

都御史鄭陽將督發過寧夏秋班備禦官軍數目并
起程日期及取問過王問卿等招罪緣由通行回奏
查考正德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王問卿等姑免提問揀選官軍分班備禦等
項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為嚴武備以安地方事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會同巡按御史羅玉議
奏要於會寧地方添設守備官一員將臨鞏等衛調
去各邊官軍量為存留在衛守城并將安定會寧金
縣民快如法操練有事戰守及訪得指揮劉江黃寧

堪任守備一節臣等切詳都御史鄭陽因見今年安
定會寧金縣被達賊搶掠故欲於其地添設官軍以
為將來之備且見陝西固原軍馬路遠不能赴援之
意但查臨鞏等衛備禦官軍內輪赴甘肅備禦者其
來已久今年四月內本部議奏推用都指揮二員江
山孫昌分管臨鞏等衛官軍各請
敕前去蘭州住劄輪流赴莊涼甘州等處備禦仍令
都御史鄧璋揀選每班三千員名以待肅州有警從
便調發巡寧人馬非遇大警不必動調令要量留安
定會寧守城難以准擬及照各處守備官員能撫恤

軍士者以令若添設守備許令操練民壯難保必無
科害況雰寇深入動輒數萬繼使設一守備保守孤
城尚恐不能豈能抗敵強虜保無侵掠合無本部行
文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并巡撫甘肅都御史鄧璋
及各該巡按御史三司官并領班都指揮江山孫昌
等知會前項原定甘涼備禦官軍照舊在於甘涼備
禦若遇甘肅稍寧達賊在套住牧將備禦官軍暫留
本處備禦其官軍下班之時無事務要跡放休息不
許勾擾有事資給衣糧調取併力殺賊若河東河西
兩處有警酌量輕重取調不許各執已見致誤軍機

及領班都指揮原擬下班蘭州住劄令若那於安定
會寧住劄便於防禦聽巡撫都御史鄭陽等計議定
擬如果人情順便可以經久徑自依擬行令住劄若
有違碍照舊蘭州住劄不必更動其安定等縣民快
行令守巡官遇冬提督該縣官操練守城捕盜不許
私役及不時差占妨誤農業正德十四年三月初五
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乞恩憫念地方民害事

看得浦州民人李經等奏稱分守潼關太監黃玉提

銀二千六百餘兩其餘地方不知所取幾何若累李
經等所奏是實不無利歸於黃玉然歸於
朝廷合無將黃玉取回不必添設其違法事情俱係
法司掌行本部不敢擅專定擬合行都察院查議差
官體勘奏請定奪正德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黃玉且不取回軍民人等所奏事情亦暫免
查究令後着奉公守法欽束下人毋令擾害地方如
違罪不輕貸欽此

為公務事

看得分守潼關太監黃玉奏要將巡緝寧夏備禦旗

軍調回本關操練一節先年為因邊境缺人防守腹
裏地方軍多無用所以令其分班輪流赴邊備禦如
河南山東等處官軍俱撥宣府大同極邊備禦山西
官軍俱撥大同備禦陝西官軍俱分撥延綏寧夏甘
肅三邊備禦河南官軍亦有撥去延綏備禦者不惟
邊方得以資其用且使腹裏軍士習勤苦均勞逸不
至驕惰無用行之百有餘年已有定規今太監黃玉
創差守備又奏要創改舊例將潼關撥去延綏備禦
官軍一千六百七十一員名寧夏備禦官軍一百四
十七員名俱調回本關操練不知延綏寧夏為重潼
關為輕詳其本官之意不過欲為私役實放之舉非
有公心為
朝廷地方計也本官近該浦州民人李經等奏稱科
欽銀兩鎖提官吏地方不寧人心思亂等情兵科參
論要將黃玉取回已該本部議擬具題外今奏要調
回邊鎮備禦官軍關係事體重大擅難准擬正德十
四年三月三十日具題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你部裏再處了來說欽此

為添設墩堡保固地方事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奏稱礦徒聚集在於地
名黃龍洞竊礦官軍追捕拒敵擒斬一十五人已行
撥旗軍兩無妨碍人情順便可以經久待農隙之時
依擬興工陸續脩築通完之日具奏查考若計算兵
糧缺乏人難居守姑從照舊待豐年事寧再議定奪
不可執一徒致勞擾事無實效責必有歸正德十四
年四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墩堡應否添設還着巡撫等官再加
審處務要停當方可施行欽此

為擒斬拒敵礦賊事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奏稱礦徒聚集在於地
名黃龍洞竊礦官軍追捕拒敵擒斬一十五人已行

官軍人等把塞洞口如還前賊嘯聚為患夾攻追捕務期殄滅以靖地方等因臣等竊詳小民聚衆竊礦多因貧難不能過活意圖得礦少資用度以此不畏法禁捨命竊取比與強盜聚衆劫財殺人者情犯不同但不及早設法禁處未免致生他釁合無本部移咨巡撫都御史鄭陽會同鎮守太監同三司官計議於黃龍洞上築立墩營二座置放砲火撥人輪流看守遇有人民竊礦捉拏送官治罪若遇人衆舉放砲火着令原設巡礦指揮等官率領官軍民快鄉夫人等相機逐赶將為首之人擒拏問罪仍責委原設

撫民衆議蘇乾往來巡察專理其事此外別有長策具呈鎮巡官從宜處置不必拘執本部原擬如若似前坐視因循以致孳端不塞殺傷人命貽患地方罪必有歸仍令蘇乾將禁約略節緣由出給告示通行附近礦洞地方張貼曉諭以前竊礦人犯俱不追究今後洞口已設墩臺撥人守把及按伏兵快捉拏敢有再來竊礦之人捉拏問罪照例枷號三箇月發邊衛充軍同竊礦之人有能將為首人犯捕獲送官者與免本罪待禁處畢日將礦賊有無生發緣由回奏

聖旨是欽此

為預處邊患以安地方事

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羅玉題稱洮州地方孤懸極邊數年以來虜酋亦不剌部落侵入西寧西海漸侵洮州等處城池墩堡日久坍塌勢難保障查得本衛食糧官軍舍餘二千一百五十二員名內調涼州備禦三百五十四員名固靖遊兵官軍四百六員名本處分布東西北三路沿邊城堡防哨八百七十一員名在城止存臨鞏聽征官軍一百四十五員名紀錄老幼三百七十九員名不堪差操況原無給領盔

甲又查土官昝成等所部民夫數雖六百盔甲完具者不過三百餘名不敷戰守要將選調涼州固靖備禦等項官軍製甩防守仍於腹裏衛所各行選補一節切照甘州孤懸河外固靖逼臨河套較之洮岷一帶尤為難守況撤回前項官軍節該各官論奏俱經本部議擬題奉前項　欽依係干政體難再別議合無本部移咨巡撫陝西都御史督令洮岷兵備副使會同守備官於本處衛所舍餘人等內各聽情願招募選補及遇有警聽將備禦下班官軍從權起調截殺厚加優恤賊退照舊休息不許無事勾擾致令逃

避責有所歸正德十四年九月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達賊侵犯官軍追逐出境收送被虜走回男
子供報隣境賊寇那營事
看得巡撫寧夏都御史王守中等奏稱甘涼之賊轉
徙而北延綏達賊那營往西花馬池一帶四無險阻
應恐不久冬臨河水結凍前賊糾合大衆入套戰守
不敷臨期奏請往迈月久未免誤事乞要議處將延
綏遊兵督發於安邊定邊營地方固原遊兵前來聿
卅萌城各駐劄有警聽臣等調用往來截殺庶不誤

事一節臣等議得陝西三邊地方廣闊虜賊侵犯最
難防禦相應預為議處合無本部通行陝西延綏寧
夏各該鎮巡官候河凍之後哨探虜賊大營如果入
套住牧候春深草長勢將深入之時查照節年見行
事理延綏遊奇人馬分布於安邊定邊花馬池等處
緊要通賊去處設法防禦相機戰守固原遊兵臨時
料度虜不西行准調韋州萌城住劄截殺若賊勢變
動隨賊向徙相機應援不可拘執一法及無故妄調
徒費糧草既相應調取失於約會及已承調違違期
不至各因而失誤軍機並聽互相糾舉依律治以重
罪其甘肅遊奇兵馬并臨洮一帶甘涼備禦官軍若
過期時甘肅事寧固靖有警查照本部節次題准事
理徵調前來固靖等處應援及宣大遊奇兵馬達賊
住套延綏有警亦照舊例聽延綏鎮巡官調取策應
俱不許自分彼此失誤軍機再照陝西固原一鎮軍
馬數少并各鎮合用軍餉缺乏俱聽各該鎮巡官及
早議奏區處庶有備無患地方幸甚正德十四年十
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各邊遊奇兵馬着各依擬分布聽調應援不
許自分彼此致誤事機固原兵馬及各鎮軍餉着爺

議鎮巡官先事議奏處置欽此
為強賊勢衆挾讐劫獄搶虜人財燒燬城門等
事
議得先年為因陝西商洛等處地方與湖廣河南交
界山深路僻流民聚集為盜布按二司分守分巡官
不得常川在彼防守以此額外添設布政司參議一
員常在商州駐劄專一撫治流民禁捕盜賊今流賊
殺衆二百餘人攻破商南山陽二縣劫庫劫獄殺死
男婦八十餘名口虜去男婦二十餘名口失事重大
皆參議蘇乾不職所致及流賊二百餘人蘇乾失事

之後不過擒斬流賊七四五名其脅從餘黨俱係河南兵備僉事閻鉉等擒斬盡絶況指揮劉虎等已問死罪充軍知縣董儒楊章得蒙
聖斷革職為民國法大彰人心痛快若使蘇乾獨得以徼功贖重罪誠恐無以示戒將來合無本部咨都察院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將蘇乾提問起送吏部查照才力不及事例奏請定奪仍先推才幹官一員更替蘇乾撫民及着得前項奏勘招內開稱分守參政翟敬出巡潼關分巡副使楊鳳參劉州住劄防禦虜寇緣各官既各有差占合無免究問內楊鳳雖有斬獲首級不多亦難論功及照副使孫脩都指揮張鵬霄俱不係該道官員領軍追賊斬獲首級一十四顆餘賊奔散勤勞可録合無行巡撫陝西都御史將孫脩張鵬霄各以禮奨勵下手殺賊之人酌量給賞以勵將來再照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督率欠嚴以致撫民參議蘇乾怠玩被賊攻陷孫治殺虜人民亦難辭責但查正德十三年七月達賊大舉入寇錢糧缺乏鄭陽往來固原竭力處置內顧自有不周合無免究以責後效正德十五年七月初一日具題未奉

晉溪本兵敷奏卷五終

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為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降夷降者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漢初為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故又曰河西禦我得失莫詳於漢史而屯田便宜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為萬

世法者也哈密夷人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為忠順王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陝巴為土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

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征來則撫之叛則拒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遣田陝巴復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棄國走入土魯番番人據哈密遺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

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奉使者欲邀近功遣哈密都督冩亦虎仙等齎敕二千直造庭講和更許增幣取回金印虎仙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啓土魯番侵犯肅州之禍宋史云和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得便宜之術舍趙充國吾未見其可矣

為遣夷屬歸故土以嚴夷夏之防事

看得巡按御史馮時雍奏稱甘州等處寄住羌夷數多歷稱其害有伍要將各夷并寄住回舍發遣歸其本域以塞狂悖及今後夷人進貢止許本夷并方物入關有妻子者免其入貢不許擅買民間田土房屋事發本夷遣發出境賣者軍問發烟瘴民邊衛各充軍官調別邊衛帶俸差操等因援引故實反覆開陳其意欲謹華夷之辯消未來之患誠為有見但恐官司奉行未至此等夷人安土重遷激生他變係干夷情難便定奪合無本部備咨總制都御史鄧璋會同鎮守太監許宣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鑑巡按御史馮時雍將前項所奏事情再行從長計處如果事可舉

行保無後患夷情順服邊境獲安就將應行事宜開
陳明白會本具奏以憑上請定奪正德十年閏四月
二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着總制及鎮巡等官從長議處了來說欽此
為速定寇亂早徹兵馬以安久困地方事
看得巡按陝西御史馮時雍奏稱土魯番之酋長尚爾
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請罪之詞不聞於軍門
犯順之狀頗著於嘉峪遣使講好則大開其溝壑之
慾要我以難從之事乞要早為決策以平定賊番如
其不然地方之變故無形有非愚臣所能逆覩等因

果如御史馮時雍所奏則是地方事情尚未寧息與
御史燕澄所奏意不相同但燕澄巡按陝西腹裏其
意專為彭澤馮時雍巡按甘肅其意則為
朝廷倘臣等重違燕澄之論不恤馮時雍之言後有
誤事罪難逭迯且馮時雍所奏土魯番嘉峪犯順要
我以難從之事必有指實恐非虛妄況見今虜賊在
套擁衆侵犯鄧璋一人急難摘離而又使遥制甘肅
之事未免兩相妨誤合無行令彭澤仍照原奉
勅旨事寧之日具奏面京及節奉
聖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以後本
官事寧回京果建奇功大加爵賞以酬其勞亦未為
晚惟復仍照今奉
欽依取回哈密一應事宜都着鄧璋總理處置具等
俱未敢擅擬伏乞
聖明裁處正德十年閏四月二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彭澤已有勅取回一應事宜還着鄧璋照前
旨總理處置欽此
為遠夷悔過獻還城印等事
看得總督軍務左都御史彭澤等各奏稱土魯番速
壇滿速兒王等畏威悔過已將哈密合金印城池交付

都督滿剌哈三寫亦虎仙牧掌佳守近搶赤斤印信
亦已悔還頭目火者他只丁取回土魯番去訖虜寇
阿尔禿厥先遁出境亦卜剌下一枝部落一半往迤
西亦郎骨一半往迤南烏思藏去訖及稱速壇拜牙
郎尚在把巴义處為伊弟兄不和未經送出必須量
給賞物令伊自分族衆以相和輯事乃就緒除行巡
撫都御史趙鑑將原收見在段疋等物量為增給責
付通事馬驥等前去分給賞犒速壇速兒王把巴
义等并大小頭目寸取效順番文至日方將原捉獲
回夷虎都阿力等發回仍要候送回速壇拜牙郎至

日將速壇滿速兒王等一體賞賚差官押送賞賜前
來交付都御史趙鑑會同鎮守總兵差人分投給賞
仍請
勑諭令都督奄克孛剌等同心扶持速壇拜牙郎照舊
為忠順王共守國土惟復別有定奪一節除亦卜剌殘賊近已
南入川境本部已經題奉　欽依着總制都御史督
同各該鎮巡總兵及副參等官預先加意防守有警
調兵勦殺別無定奪夕其稱哈密金印城池已復見
令都督滿剌哈三等住守具見各官奉揚
上命經畧勤勞但徒有城印無人主管名聲雖若効
順弛張猶繫土酋今彼處鎮巡等官雖已增添賞賜
差人前去分給若速壇滿速兒果能革心悔過即便
送出有何不可但恐總制都御史鄧璋會同甘肅
無下落合無本部移咨總制都御史鄧璋會同甘肅
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從長計處姑俟通事
馬驥等回日果土魯番悔禍畏威將忠順王送回如
弘治年間阿黑麻送出陝巴到甘州事例別無變詐
等情依擬一面將原捉獲回夷都阿力等發回一
面星馳具奏以憑議擬上請賞賚若萬一夷情尚有
變動亦聽鄧璋等計處會奏定奪務要萬全停當保
無後悔及稱欽請
勑令都督奄克孛剌等同心協力扶持速壇拜牙郎照舊為忠順王共守國土惟復別有定奪一節除亦卜剌殘賊近已南入川境本部已經題奉　欽依着總制都御史督同各該鎮巡總兵及副參等官預先加意防守有警調兵勦殺別無定奪夕其稱哈密金印城池已復見令都督滿剌哈三等住守具見各官奉揚
上命經畧勤勞但徒有城印無人主管名聲雖若効順弛張猶繫土酋今彼處鎮巡等官雖已增添賞賜差人前去分給若速壇滿速兒果能革心悔過即便送出有何不可但恐總制都御史鄧璋會同甘肅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從長計處姑俟通事馬驥等回日果土魯番悔禍畏威將忠順王送回如弘治年間阿黑麻送出陝巴到甘州事例別無變詐等情依擬一面將原捉獲回夷都阿力等發回一面星馳具奏以憑議擬上請賞賚若萬一夷情尚有變動亦聽鄧璋等計處會奏定奪務要萬全停當保
無後悔及稱欽請
勑令都督奄克孛剌等同心協力扶持速壇拜牙郎照舊為忠順王共守國土惟復別有定奪一節除亦卜剌殘賊近已南入川境本部已經題奉　欽依着總制都御史督同各該鎮巡總兵及副參等官預先加意防守有警調兵勦殺別無定奪夕其稱哈密金印城池已復見令都督滿剌哈三等住守具見各官奉揚
上命經畧勤勞但徒有城印無人主管名聲雖若効順弛張猶繫土酋今彼處鎮巡等官雖已增添賞賜差人前去分給若速壇滿速兒果能革心悔過即便送出有何不可但恐總制都御史鄧璋會同甘肅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從長計處姑俟通事馬驥等回日果土魯番悔禍畏威將忠順王送回如弘治年間阿黑麻送出陝巴到甘州事例別無變詐等情依擬一面將原捉獲回夷都阿力等發回一面星馳具奏以憑議擬上請賞賚若萬一夷情尚有變動亦聽鄧璋等計處會奏定奪務要萬全停當保

朝之絶貢使中國自為中國土酋自為土酋彼雖包藏邪心而自不得朋因襲故智而自不得售等因蓋欲棄遠夷以省軍費誠為有見但見今朝廷責差總制大臣在彼經畧咯密之城印初復土酋之悔過方萌正向背未定之時亦事勢難期之際且所奏夷情與總督都御史彭澤等會奏事理多有不同干係事體重大本部難擅定擬合無本部移咨總制都御史鄧璋會同甘肅鎮守太監許宣總兵官徐謙巡撫都御史趙鑑巡按御史馮時雍從長計議姑俟差去通事至日有無送回忠順王及探聽夷情的確相應作何處置從長區畫會奏前來以憑集議上請定奪正德十年六月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事情還着總制官會同鎮巡等官議處了來說欽此

為虜中走回人口供報緊急聲息事

着得總制陝西軍務右都御史鄧璋據總兵官徐謙等報稱大勢達賊亦卜剌糾衆先過黃河遞往四川松潘今又回至洮州地方搶殺番族逼近洮州僅二百里其甘肅又報亦卜剌糾把巴歹糾合衆賊七克力等要來肅州搶掠訪得前賊因我調兵征勦又見小王子在套慮恐尋殺過黃河南走四川松潘全又回至洮州地方把巴歹數年以來仍在赤斤苦峪又與野賊七克力等以親連合赤斤每被擾害番夷不得安生及照赤斤苦峪乃

朝廷內屬之地為甘肅藩籬之倚今以把巴歹之窮寇兼與七克力之強戎同心合謀以衆暴寡赤斤苦峪勢必脅從甘肅一鎮豈能萬全況今將冬不久河東亦卜剌達子一枝賊衆不在歸德洮河必復西寧涼永與伊叔把巴歹彼此牽制兩路侵凌將見甘肅危急臣即欲前去甘肅并洮河地方往來督調牽延寧環固見被大虜壓境不時深入決難擅離顧彼失此等因臣等查得前項甘肅事情雖經本部節次議奏奉有

欽依咯密一應事宜都着鄧璋總理處置今詳鄧璋所奏大虜壓境決難擅離之言倘後失事不惟本官得以為辭抑且公論難以獨責鄧璋一人及照甘肅鎮巡等官總兵官都督同知徐謙等明知前項亦卜剌賊衆先過黃河遞往洮州地方搶殺番族逼近洮州僅二百里其甘肅又報亦卜剌糾把巴歹七克力等擾害地方係干本鎮重大夷情自合星馳具奏却乃隱蔽不奏轉行總制官員照詳其意惟欲無事得以佚俸有事方推諉鄧璋迹其玅

欺深為可惡合無本部鋪馬齎文交與新任巡撫甘
肅都御史李昆會同鎮守總兵官徐謙等將前項所
奏夷情用心計處嚴謹隄防一應戰守事宜既是鄧
璋不得擅離前去悉聽各官相機行事可戰則戰可
守則守務使地方安靜保無他虞應具奏者依律徑
直奏聞區處敢有似前隱蔽推託貽患地方從重究
治決難輕縱本部仍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
查勘前項所奏甘肅夷情有無緩急明白具奏并查
甘肅鎮巡等官如有隱蔽失機擅開邊釁等項情由
亦就指實劾奏施行正德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甘肅地方一應事宜便行文與李昆徐謙着
相機行事隨宜戰守有應奏請者上緊奏來區處其
夷情緩急并鎮巡等官有無隱蔽失機等項情由着
巡按御史查實了來說欽此

為乞恩奏討參隨人員以便差遣事

照得各處鎮守太監隨帶頭目五名係是舊例近該
鎮守河南等處太監吳忠杜甫廖鑒雖各奏帶人多
俱奉
欽依有廩給口粮的止許五名仰窺
聖明無非遵守舊例之意今鎮守甘肅許宣朱任分

守涼州奏帶錦衣衛官旗舍人一十二員名今鎮守
甘肅又奏帶錦衣衛官旗三十七員名前後共奏帶
官旗四十九員名比例太多況又不開數內支與廩
給口粮幾名難以施行合無比照吳景等事例定與
支廩給口粮官旗五員名其餘多帶官旗伏乞
聖明量加裁減以免後來鎮守官員一槩比例多帶
有壞舊例正德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為虜中走回人口供報緊急聲息事

議得甘肅一鎮孤懸西北哈密赤斤苦峪等夷皆內
附中國為我藩籬近年為因哈密忠順王被土魯番
拘留西寧等處地方又被阿爾禿厥等賊侵擾巡撫
都御史趙鑑具題科道交章論奏
朝廷慮恐肅州不守有失故地關繫非輕先將侍郎
鄧璋自江西取回陞右都御史總督軍務專一整理甘肅地方哈
命左都御史彭澤總督軍務專一整理甘肅地方哈
密等項夷情又將巡撫陝西都御史馮清陞戶部右
侍郎專一督理甘肅粮餉又添設郎中張鍵專在蘭
州糴粮轉運其為甘肅地方計慮可謂深遠矣今各
項官員俱各取回趙鑑熟知甘肅事情屯田得法又

改南京都察院管事近有甘肅差來舍人王昇九月十六日在彼起程說稱趙鑑已來蘭州李崑尚未到彼臣等竊詳各官所奏甘肅夷情不寧似不減於去年而先官處置大不同於前日萬一果如所奏土魯番夷交結把巴歹脅從赤斤苦峪等夷侵犯肅州加以西寧一帶米番夷搶掠道路不通餽運不繼我軍力不能支地方因而失陷被其盤據誠非細故合無本部行文就令差來人齎回交與巡撫都御史李崑會同鎮守太監許宣總兵官徐謙等整搠軍馬嚴謹防禦遇賊入境侵犯相機截殺毋墮賊計如不來犯揚

威固守亦不必遠出尋殺務在惹端逼迫反噬惟以保固封疆為重不以窮追遠討為功若果各夷糾合勢衆窺伺鎮城一面星馳具奏一面會行副總兵鄭卿量調人馬應援截殺若再執衆再行寧夏鎮巡官量調精銳官軍就委副總兵周誠統領前赴甘肅策應若過寧夏河州有警斟酌調發本部仍行寧夏鎮巡等官預議選撥聽調及行副總兵鄭卿將原調領附邊衛所漢土官兵民快嚴加操練修置軍火器械與甘肅官軍聲勢聯絡相機戰守一遇甘肅鎮巡官追仍前執迷不聽時常上路搶劫傷人又奉都御史彭澤鄧璋明文撫諭而各番公然恬然不悛先殺死百戶王朝復又殺死千戶嚴璽吳成等大肆悖逆愈

易調發再咨戶部轉行巡撫陝西都御史蕭翀嚴督布按二司守巡管糧官起運甘肅糧草上緊儹運完納及將調兵經過駐劄地方合用糧草整理預備毋致缺乏前項各該地方官員雖係有防邊事宜但係原奉　勑內該載及節次奏准施行者徑自遵奉施行不必作疑展轉推託貽誤事體重大者星馳具奏定奪如有故違因循不理或處置乖方致成大患聽各該巡按御史訪查的實劾奏處置正德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防禦應援儹運等項事宜各依擬行欽此

為西番出沒竊惡射砍傷死官軍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鑑總兵官徐謙太監許宣會本具奏西寧控制申藏隆奔等一十三簇土番天順年間總兵官衛頵等統領大兵剿殺之後四十餘年不敢犯界弘治年末生蓋日繁繼踵為患正德九年因思冬沙等族西番縱肆兇頑敵傷官兵節蒙總督總制都御史彭澤鄧璋各行總兵官徐謙統兵撫

甚於前公差商旅屯居人等不得安生道路不通從
宜行令右副總兵柳湧等選調各路官軍共六千員
名刻期會合取路前去撫督族頭將為惡正賊挨捕
總兵官徐謙量統甘州馬步官軍一千五百員名後
去涼莊駐劄防守若各番拒抗傷我人馬勢難再容
相機剿捕待事寧兵回另行具奏一節既該鎮巡等
官會同計議調兵撫剿事已施行別難定奪但照前
項西番為患已久總督都御史彭澤等在彼之時止
令撫諭不敢發兵蓋恐啓釁生事釀成大患今趙鑑
徐謙等調兵六千前去剿捕固非得已但恐勝負難

料致生他虞合無本部鋪馬齎文交與接管巡撫都
御史李昆等查照前項事理隨宜處置務要用心籌度相機戰守計出萬全事體重大星馳
具奏定奪如或處置乖方啓釁誤事各有所歸其奏
稱千戶嚴璽吳成等陣亡有功合當優恤歷賞指揮
等官黃欽等誤事合當重有罪一節合無本部移咨都
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查勘明白陣亡有功者上緊具
奏照例議擬陞賞雖表上請定奪有罪人犯就便提
問依律議擬照例發落其奏稱原委操守古浪副千
戶嚴璽陣亡暫委正千戶張斌前去操守本官練達

老成人心悅服乞要量加署職或復還舊職一節固
是激勸人心之意但千戶嚴璽等忠勇死事未蒙卹
典而張斌輒加陞職無以服人合無行移各官督令
張斌用心操守保安地方以後果立有功陞賞不悞
正德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相機戰守事宜依擬行陣亡有功人員着
巡按御史上緊查實奏來優卹陞賞黃欽等提了問
令地方用人之際張斌既人心悅服着鎮巡等官暫
加獎勵待有功之日准復舊職欽此

為慎選權以重民兵事

議得先年本部題准三年一次差官閱視各邊軍馬
城池正恐武備廢弛壅蔽不聞之意今巡按甘肅御
史馮時雍查點得甘州左等衛軍馬消耗城堡坍塌
軍器損失俱有實跡其經管官員合論法俱當奎問革
罷但各官中間歷任有淺深責任有輕重誤事者或
已遷官去任見在者或係新任未久及照清勾軍役
買補馬匹多由隔別官司整理人情艱難猝難完辦
城堡軍器脩理整飭必須動支官錢使用軍役不恐
非地方官員所敢專行今若將各官一槩提問誠恐
勤惰不分無益於事所以御史馮時雍奏稱即今地

方多事兵革未息合無照例提問慴復量為罰治不
為無見合無將永昌臨洮莊涼四衛武備十分狼狽
官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查勘原
任見在官員通行提問依律議擬照例發落遷官去
任者依律免問其甘肅左等衛指揮等官及分守兵
備守備等官合無通免提問內將各衛見在經該官
員重加罰治分守等項文武職官各量加罰治內有
遷官去任者亦各依律免罰其鎮守太監許宣總兵

勑切責令其與接管巡撫都御史李昆同心戮力將
御史馮時雍查出廢弛事務逐一計議應脩舉者即
行脩舉應具奏者奏請定奪毋得視為文具似前因
循以致邊備日益廢弛咎有所歸其鄰御史趙鑑既
已陞任亦合免究臣等俱未敢擅擬均乞
聖明裁處正德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永昌等四衛原任見在官提了問甘州左等
衛官各罰俸兩箇月分守守備官饒這遭內文武職
官遷各罰俸一箇月遷官去任的罰許宣徐讌冯勑
切責欽此
為被虜走回番婦供報聲息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題稱本
領殘賊先至四川邊境後回洮河近又洩令復至海西倒塘
地方住牧搶掠誠恐以後仍盤紮巴歹賊人馬策應恐
復為邊患欲請京營大軍及延寧固靖人馬相合
供給不敷愈致困敝要將甘肅副總兵秦臻平涼
等九衛該班備禦官軍九千七百二十一員名刻期
查發赴邊戰守一節查得先因剿殺亦卜剌等賊遠
調延寧入馬彼此兩失勞費無成今都御史李昆等
會議不欲徵調延寧之兵惟欲督發輪戍之卒懲戒
往轍深為有理合無本部移咨巡撫陝西都御史蕭

抑嚴督該道守巡等官親詣各衛將經該失誤官員
通行提問革去見任仍照例監候軍馬到邊完日方
許發落一面選委能幹官員查點撥補管領赴邊中
間應該處置事情徑自從宜施行以後但有該班不
到及逃回情弊巡撫甘肅都御史徑行巡撫陝西都
御史查照督發如再似前遠限不到數多指實參奏
究問其巡撫陝西都御史蕭抑將今次查補督發過
軍數并起程日期提問選委過軍官職名回奏查考
不許遲緩失誤脩邊重務正德十一年二月二十六
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各衛該班官軍便着督發前去戰守原經
該失誤官提了問欽此

為遠夷悔過獻還城印等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欲將本國主守
城印事宜計處但寫亦虎仙等并先差官通事使及
續差去土魯番送賞撫諭夷情火者馬黑木未曾回
還到關中間備細情由未得悉知輒難輕議等因及
看得譯出哈密夷人寫亦虎仙等稟帖說稱速壇滿
速兒調察力失人馬要來漢人地面被他每勸停止
及領去賞賜盡使用了將金印與了城池不與還要

段子一千五百疋伊等轝段疋馬牛羊隻雇去贖取
及速壇滿速兒差進貢使臣二百人到哈密了等因
臣等竊詳先該總督左都御史彭澤及今都御史李
昆等所奏皆謂哈密城印俱已送歸火者他只丁亦
取回土魯番去訖及看今譯出哈密寫亦虎仙等稟
帖則謂止歸金印火者他只丁尚在哈密城居住要
段子一千五百疋馬牛羊隻贖取各奏不一未知孰
是即今速壇拜牙郎未經撫出寫亦虎仙與原差官
通并續與土魯番差火者馬黑木未曾回還
到關以後撫處事情委難逆料輕議合無本部移咨

都御史李昆會同鎮守總兵等官照依原奉
欽依事理整撫人馬用心防守不可輕信寫亦虎仙
等所稟土番人馬被我勸止之言預備致墮賊
計仍候官通回還及寫亦虎仙等到關之日譯審哈
密國城有無歸還忠順王有無撫出緣由明白將主
守城印事情作急議處停當奏請定奪及看得見今
索要贖城段疋一節鎮巡等官不見具奏應否准與
緣由但恐寫亦虎仙與火者他只丁彼此交通往來
隱瞞實情假托土番要求重利事久不諧致生他釁
合無行令鎮巡等官從長議處停當查照先年事例

斟酌施行既不可嚴峻拒絕激變夷情亦不可示弱
輕許開啓漸端其土魯番果來效順進貢到邊之日
照依舊例放入加意撫待及嚴謹關防毋致疎虞正
德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撫處事宜便行文與鎮巡等官着依擬行
欽此

為夷情事

會官議得合無俯從甘肅鎮巡官所奏請
勑一道切責速壇滿速兒忘背恩德聽信他只丁之
言要求無厭但已獻還城印今姑不問量加賞賜令

其改過與把巴义協和一心將逮壇拜牙郎送回本國先得賞賜量分與把巴义以示協和之意再請勅一道宣諭把巴义爾既得蒙朝廷賞賜即將逮壇拜牙郎差人同去人送回本國凡事照舊如各不協和仍不送回

朝廷別有處置悔難追及其合用織金彩段絹疋就彼支給官錢量為措辦雖當稍從優厚亦不可過多啓其將來復為搶奪要求厚賞之心及選差土魯番進貢頭目同哈密都督頭目齎去土魯番仍至阿速城開讀交領等項事宜務要處置停當毋致疎虞

勅賞到彼將逮壇拜牙郎送回即便奏請給與金印照舊為王本國壞事故棄查奏處治若不送回就便照依弘治七年事例閉關絕貢不許往來將先今差來使臣遷徙南方邊衛收管亦即開具奏聞毋得猶豫仍要整飭沿邊封守遇有侵犯相機勦殺務要防禦得宜不許輕忽誤事其復立忠順王事情另行議處正德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會同府部科道等官具奏奉

聖旨依每議的是這城即既已送還夷狄又不足深究所據寫勅切責并宣諭賞賜等項事宜都依着行

欽此

為父戍遊兵廢堡申明精選復擴規專責任乞恩頒賞蘇困用圖補報事

看得甘肅東路遊擊將軍武振奏稱亦卜剌并阿尔禿厮達賊八千餘騎自徐家寨地方入寇臣領軍七百餘騎迎敵死戰射打中賊數多衝撲三四十陣全師無虞賊復遁去乞將該班遊兵官軍查照舊例量加賞犒一節切照兵家之事以克敵制勝為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為勳蹟武振以寡敵衆致賊敗遁軍無損傷若果是實功亦可嘉合無行移甘肅鎮巡官查

勘所奏如果是實將該班官軍量加賞犒武振具奏定奪其奏要將無馬官軍於今歲西寧衛招番茶易馬內照數給領騎操或給銀買補及於各衛庫歲造盔甲弓矢查給各軍披執應用及查涼莊西寧官軍內有更替不堪軟弱者行鎮巡官或巡按御史公同精選務足原額依期更換涼莊累調畏懼未到備邊官軍問擬如律等項事宜合無依其所奏本部轉行巡茶御史查照撥給馬匹或給銀買補及行巡撫都御史坐委按察司兵備等官公同武振查勘缺少軍器依數關給軟弱不堪官軍精選補足涼莊脫班官

軍嚴加比較務令依期下一班應問官員參奏提問俱
要着實舉行不許虛應故事武振又奏要將山永原
選遊兵六百照舊督發與各臣防禦西海賊情其
西路原缺官軍別為議處撥補一節其意正與巡按
御史馮時雍前奏兵分勢弱要將新設遊擊葦去之
意相合見行甘肅鎮巡官未查勘未報合候勘報至日
具奏定奪再照甘肅地方因亦卜剌并阿尔禿厮
賊衆連年擾害道路阻隔着漢不安今據武振之奏
顯是各賊猖獗未已鎮巡官未見號令防禦而新設
遊擊將軍苑寧前來視照依原擬不拘地方前來西

寧與武振會合併力截殺萬一此賊大舉深入寇掠
各官自分彼此致有損失遺患地方關繫匪輕合無
本部行文都御史李昆等務要用心籌畫調度經理
簡閱士馬脩完器具申嚴號令振揚軍威遠近聯絡
彼此顧援務使亦卜剌等賊聞風畏避番衆安業屯
軍得耕戰守隨宜計出萬全斯稱委任如或統馭無
方玩愒時日將官欲有為者而不能自專偏裨欲推
效者而幸得免罪人各為謀邊備日久患生咎
有所歸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武振能以寡敵衆致賊敗遁着鎮巡官再行

查勘如果是實所部官軍准量加賞犒武振還奏來
定奪其餘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為北虜納款隨宜處置防範事

着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北虜把巴孛差
達使虎蘭等二十九人逾到番文一紙帶白駝一隻
馬十四匹稱與三堂手信之禮欲便阻却恐失柔遠
之道除將達馬給軍騎操駝斬段絹衣服羊酒等物宴犒防護各夷出境住牧隨
辨段絹衣服羊酒等物宴犒防護各夷出境住牧隨
即分布官軍及行兵守等官各要整搠兵馬嚴謹關
隘傳諭赤斤川邊紫城一帶番夷頭目互相探聽但

遇此虜變動或侵犯地方或衝突南去就便合兵阻
截及飛報臣等相機擒勦誠恐此外或別有制馭遠
圖擒擣長策乞要從長計議明示壹節切詳把巴
孛納款効順自將駝馬禮物求見鎮巡等官委不可
拒今都御史李昆等俯從接受量為給賞照例宴犒
防護各夷出關又恐欲經我師乘隊他圖轉行兵備
等官嚴諱隄備計處已周別無制馭遠圖擒擣長策
況甘肅極邊以後夷情大部難以逼度合無移咨都
御史李昆會同太監總兵官用心整飭武備嚴謹烽
堠來貢則勿拒以拂其心去遁則勿追以墮其計戒

諭各該番夷頭目嚴謹隄備共保封疆毋聽引誘自
取滅亡正德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夷人効順事情鎮巡等官既隨宜處置停
當倭所擬善後之策還行與他知道欽此
為增兵要害以禦番虜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鎮羌堡及岔口
堡相去衛所窩遠按伏官軍勢孤力寡番賊不時劫
奪殺傷要於莊浪凉州甘州三衛選撥官軍一千六
百員名改調鎮羌堡備禦分為兩班一年一換設指
揮行都指揮事一員專在鎮羌住劄操守內撥三百

名調千戶二員承總領班於岔口堡按伏仍措給官
錢採打木料修盖營房二百間官廳一所及於本堡
添設倉場官攢鑄降印記合用粮料草束於民運也
田秋青草內量數改撥上納及訪得莊浪衛指揮同
知甘璽指揮僉事徐潮俱謀勇老成堪以本堡操守
千戶彭鑑孫璽俱堪承總等項情節盖欲增兵要害
以禦番虜不為無見若果無碍未必無益但要分莊
浪等處官軍前來二堡防禦雖稱從宜量撥其莊浪
等處官軍未免因分寡弱況事干創始修營撥粮糜
費財力恐難輕舉查得近年肅州西路添設游擊將

軍內容分撥永昌等衛官軍二千員名管領該巡按
御史馮時雍奏稱不便本部覆奏行文李昆等勘覆
前項新添遊擊勢分力單相應裁革今若又於莊浪
涼州甘州三衛分撥官軍一千六百前去鎮羌岔口
二堡防守亦又事體紛更人難遵守合無本部行移
都御史李昆等從長計議如果鎮羌岔口二堡地方
番賊不時出沒搶劫人財阻隔道路量調遊擊等官
或就委指揮甘璽等量撥官軍統領按伏相機截殺
候番賊知惧不敢出搶即便照撥舊不必分定數月歲
以為常以存莊浪等衛之兵勢以省鎮羌岔口二堡
之勞覈臣等又議得增兵積粮以備戰守最為有理
但增設太多難為供給及分撥兵多列城堡雖似處
處有備其實兵分勢弱難禦大敵查得遼東宣大延
寧甘肅等邊先年止設大鎮及十分要害去處方設
城堡後因節年差去官員計慮未審往往建議增置
城堡分軍召募以致勢分力弱一遇虜賊大舉不能
防禦原額供邊粮草不勾歲用處處告之軍士多逃
本部不次因事議奏不能阻止嘗考宋仁宗時陝西
總管鄭戩城洛水以通秦渭援兵尹洙以為前此屢
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奏罷其役鄭戩

論奏不已復城洛水尹洙改官韓琦是洙議亦外補
史臣惜之自古大政議論未定於
朝廷而能行於外蹙者未之有也今無本部通行各
邊鎮巡等官今後務要循守舊規修其廢墜遇有軍
情相機調發互相策應不許創立新法增兵置戍罷
敝中國其近年新設城堡有因事勢難行日又未完
者即為議奏定奪不必拘執原議正德十一年十月
二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各項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為緊急夷情聲息事

晉溪奏議卷之六　十五

會議得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內雖稱速壇滿速兒
假以賞賜未得貢使未回為由令火者他只丁占住
哈密城池牙木蘭撲搶境外屬番又稱哨探未得一
面選差夜不收密切探緝如果牙木蘭止因求討賞
賜委曲議處若果有侵犯出奇剿殺等因皆是疑似
未定之詞查得先該都御史李昆等奏報土魯番進
貢正使四名副使四名打剌罕三十四名哈密正使
一十名副使一十名打剌罕四十名伴送土魯番貢
使正使二名副使二名打剌罕六名哈尔差去土魯番
傳諭夷情送賞撫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

黑木等一十二名俱於正德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驗放入關今尚未到既以進貢為名豈萬里來王若遽
羈留不遣非惟有失懷柔遠人之意抑且非
朝廷待夷狄正大之體況土魯番哈密精順通彼
處鎮巡官尚涉疑似
朝廷豈宜逆詐輕處合無禮部待候各夷使臣到京
之日仍要遵照常例以禮館待賞賜表裏從宴筵項
務要齊備精潔兵部仍會同禮部督同大通事舍誠
等將兵部原會題准撫待土魯番哈密謹關畧節緣
由宣諭知悉回還之日仍照先年舊例選差廉謹通

晉溪奏議卷之六　十六

事序班沿途伴送以禮館待不許交通縱容生事擾
害地方如沿途各驛遞失誤應付聽差去序班行文
所在合干上司究治若差去序班交通各夷縱容生
事亦聽所在官司指實申呈合干上司奏聞區處待
到甘肅之日聽鎮巡官酌量彼處夷情查照先奉
欽依事理徑自從長議處務在處置得宜使夷人畏
服上不失
朝廷正大之體下不啓釁遠夷斯稱委任如或卤莽
處置乖方　國典具存難以辭責正德十二年正月
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邊方夷情徒每既議停當都依擬行欽此

為馳報緊急夷情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土魯番酋速壇滿速兒與奸夷火者他只丁等貪忿無厭益肆往圖一面差人進貢佯為通好一面侵占咨密陰謀侵犯探之天道人心十分難平今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等將蔣存禮反覆推辭議擬欲將奉到勅諭二道暫免差人往諭速將先今見在奸夷拘收發還及整飭邊備乃伺其來犯奮勇痛殺以報積年之恨言詞激切亦誠為人臣子許國敵愾之義志實可嘉理當准從除行咨將遊擊兵備官員哨探的實相機防勦原奉

勅諭責付行都司捧收候事勢稍定另議等因查得正德十一年五月內本部會官議得土魯番酋若將速壇拜牙即不即遣回就便照依弘治七年事例閉關絕貢不許往來將先今差來使臣遷徙南方边衛收管亦即開具奏聞毋得猶豫仍要整搠軍馬慎固封守遇有侵犯相機勦殺不許忽誤事等因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遵守今都御史李昆等不行恪遵成命果決行事却乃多張虛誕之詞尚為猶豫之論不知迂議當守妄稱副使陳九疇等志實可嘉理當准從以致事機不密軍情漏泄又督調不嚴軍失紀律見今報到遊擊將軍苟寧全軍敗沒致厪聖慮命本部會官推舉文武大臣上緊前去提督軍務合無候

命下之日將前項賊情備行各官查照議擬施行正德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傳奉事

查得前項先年撫處土魯番哈密事例自洪武永樂以來至弘治五年並無發兵征進土魯番緣由至弘治六年始差侍郎張海都督滕謙前去只是會同彼處鎮巡官講求安攘方畧亦無用兵彼處鎮守太監陸閭總兵官劉寧都御史許進議差副總兵彭清就調本處漢番兵不過二千三百員名征進哈密止殺其占住田賊數十人其首惡牙蘭亦未曾得因無粮草難以久住晝夜奔回喪失亦多未足言功其後閉關絕貢事自寧息正德九年謀臣不考故實輕主用兵既設總制右都御史鄧璋又設總

督軍務左都御史彭澤既差戶部郎中張鍵齎帶銀
兩蘭州糴粮又設戶部侍郎馮清專在陝西督理甘
肅軍餉遠調延寧人馬專爲逼絶土魯番夷克復哈
密及剿逐亦卜剌等賊不意亦卜剌等賊迂過河東
搶殺桃峴土魯番夷雖稱獻還城印忠順王未得復
立會延寧有事乃議製兵田救其土魯番夷理勢既
難加兵方議加賞撫處邊情重務前後異議而又委
任不專事多推諉以致番夷請求不遂陰懷怨懟節
次番文大意皆以不饋原許跍子一千五百爲詞啓
釁納侮事實有由今土魯番既已率衆侵犯肅州殺

死遊擊將軍苟寧挾之大義似難再興賞賜示弱求
和名欲似前謂兵又恐延寧地方虜賊窺伺乘機入深
顧此失彼況即今陝西臨鞏甘肅等處地方災荒軍
民十分貧困倘若償運粮草督嚴峻必致激變地
方夷外侵百姓內亂實難支持　合無詳
勅見差太監張忠都御史彭澤總兵官郤永上緊前
去甘肅督同彼處鎮巡官處置粮草賑恤軍士振揚
兵威撫馭屬番審度詳策相機戰守如土魯番賊已
回照依成化弘治等年事例閉關絶貢不許往來若
復來犯邊可戰則戰毋輕率失利不可戰則盡力固

守以逸待勞彼貢目道各官起程之日經過官司亟
切撫查土魯番差來貢使人等如遇在彼從長計議
或就所在官司設法拘留或帶去陝西聽管具奏發
落務在處置得宜毋或疎漏致有他虞各官到於甘
肅詢訪本邊故老斟度彼處夷情如果土魯番兵力
強盛蓄有異謀勢將深入奪占肅州不能固守徑自
從宜取調甘涼莊永等處官軍協力戰守如甘肅本
鎮官軍力不能支方許查照附近甘肅地方以次徵
調名該調寧夏延綏二鎮邊軍必須會和知會天延寧鎮巡
官查勘本處聲息寧息方許酌量起調前去應援若
輕易調發到彼不用失誤本邊防禦各有所歸各宜曉奉
上命經畧處置邊夷事情務在同心協力謀慮精審
應施行者許令便宜從事不可循豫不決展轉具奏
失誤事機應具奏者仍須火速奏聞
朝廷自有別處再請
勅三道就付各官齎捧前去宣諭赤斤苦峪哈密三
衛夷人都督令其照舊內附堅守臣節毋或彼其逼
脅黨逞爲患自取滅亡仍各量加賞賚固結其心使
三衛結合互相救援及隨從我軍併力戰守有功厚加
賞犒其餘屬番一體設法撫馭毋致叛逆生變其阿

尔秃厮尔卜剌等残賊尤須嚴加防禦毋致乘機與
上曾番應合大擾地方各官務候事寧之日方許具
奏回京其合用賞搞銀貼絹布并處置粮草等項事
宜行移户部查議奏請定奪再照前項差官處置土
曾番哈密事情係干地方重務誠恐本部前項查議
該載未盡合無通行南北兩京府部科道等衙門大
小官員及見差重臣但有安内攘外長策本部智慮
所不及者並聽直陳所見徑直奏聞取自
上裁正德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賊情緊急處置尤宜詳慎所擬各
項事宜并陸續奏行事理可哉在勅書内的還備行
與内外提督軍務官著上緊前去依擬斟酌施行鑒

為夷情事

看得譯出土曾番王速壇滿速兒番書内說稱你每
原許下的都昧了說了你一切反事都是你每引
起的我上馬前來了你承認不是有好了若不呵罵
出哈出苦峪三處人都調將來會合達子頭兒伯彦
猛可一處與
朝廷的人馬對敵甘州肅州已是我的你要好呵作
忌差人出來我與你好和若不呵將你地方城池時

間壞了等情查得近年差官處置哈密番事情
我的許與賞賜送出金印未曾了結以致番夷懷恨
糾口啓釁大舉入寇殺死巡將官并軍士數多虧損
國威今欲再與賞賜和好誠恐益肆要求難盡滿其所欲
貪婪無厭萬一乘此機會益肆要求難盡滿其所欲
前代增添歲弊之説可為明鑒若欲興師問罪大張
撥伐又恐地方艱難錢粮缺乏激成他變且據速壇
滿速兒所言要調三處人馬并會合達賊頭了伯彦
等一處對敵將你地方城池時間壞了等語似非虚
詐為今之計縱不往前征進亦當急為隄備合無請
勅見差提督甘肅等處軍務重臣上緊前去督同彼
處鎮巡官斟酌夷情緩急要量兵粮多寡或調兵剿
逐或併力固守悉聽便宜施行及查先前許與改正
之人因何輕許失信致啓邊釁就彼拏問明白辦京
發落干碍鎮巡等官參奏施行仍將拏問許與失信
緣由設法傳示曉諭速壇滿速兒使知非
朝廷自有處待若仍犯邊調集陝西各路人馬征剿
王速壇拜牙即復立奏聞
尔賊豈得保全一應事務并聽各官從宜斟酌施行

不必拘泥原議惟在事體停當內安外攘斯稱委任
有功陞賞不吝誤事責有所歸正德十二年二月初
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軍中一應事宜悉聽內外提督軍務官從長
議處施行惟在事體停當不必拘執原議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土魯番為因先許約絲一千五百疋取出金印
約絲未曾送去以此啓釁醸成今日之禍大壞地方
造謀之人合當查究及看前項番文正德十一年九
月初四日寫來今年二月初五日方到中間恐有稽
留規避情弊合無本部轉行見差提督甘肅等處軍
務重臣除督調官軍防勦外將前項譯出塔只丁馬
哈府等番文內事情到彼查究明白有罪人犯應提
問者就便提問解京奏請發落應參奏者參奏施行
務使罪人斯得以後使臣不敢生事遠夷懷奸誤國
正德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遲滯番文的着張永彭澤等到彼之日查
明問擬了來說欽此

為傳奉事

照得舊例凡遇

命將出師用武職大臣掛印總兵官奉
制敕行事所以重兵權專委任原無提督名目況今
差官專為征禦甘肅邊外土魯番延寧入馬本
邊無警相應調用但恐延綏寧夏鎮巡官因見各官
有提督三邊字樣凡事呈請失誤軍機合無請
旨定與邵永該掛將軍印信并符驗旗牌制勑就交
付太監張永參隨官員順賫前去陝西本部預先鋪
馬差人調取邵永前來陝西亭驛等處相應地方
候到交割其寧夏軍務斷聽副總兵陸瑛帶管新任
總兵官到日照舊再行延綏寧夏各該鎮巡等官但

遇本邊應行防禦戰守事宜俱照舊施行不許推稱
新設提督聽受節制緩轉呈請失誤軍機若遇征西
大臣會議調取本鎮遊奇官軍前去甘肅寧夏查議
本邊別無重大聲息即便依期應援不許遲悞正德
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邵永着掛平虜將軍之印其餘事宜各依擬
行欽此

為邊方夷情事

看得禮科抄譯出吟客衛都督滿剌哈三回回字票
帖一紙乃是稟甘肅鎮巡官的說話大略說許下番

壇滿速兒約緣一千五百疋不與又鎮巡官說哈密使臣許一年一貢止曾着使臣三年一貢撒馬兒罕馬來因見鎮巡官差人賫好文書到哈密火者塔只丁前去報知速壇滿速兒差人來哈密言說原許下我的一千五百疋定約緣何不與我還去作反又說哈密地方見被達賊擾害搶殺要差人馬前去同他毋勦殺等語禀帖內原無年月擾前項摠兵官史鏞奏詞內稱去年六月內都督滿剌哈三中哈密城已投順了土魯番則此禀帖在六月前已送到甘肅鎮巡

官處但未審何衙門奏繳至今年二月方纔抄譯出部合無本部備行兒罕征西重臣到彼查勘前項滿剌哈三禀帖彼時迤到甘肅鎮巡官處作何施行及查禀帖內所言三堂大人差人賫好文書到哈密是何等文書又許一年一貢三年一貢五年一貢是何大人許說去各查得實中間有無啓釁事情由宛

問明白有罪人犯解京奏請發落干碍鎮巡等官指實參奏施行正德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具題奏

聖旨是這等情也着張永彭澤等到彼查處了來說欽此

為大勢回賊入寇攻困堡寨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端等奏稱往途進貢未經到京夷使所賫方物馬匹已經進貢到京夷使回還所領賞賜欲要一併差人跟赶行令所在官司追收封進緣事干國體臣等未敢擅擬及照已經進貢回還在途亦有天方國撒馬兒罕地面夷人原不係坐

舉者一例為惡之人應否一併拘收再照未經起送進貢撒馬兒罕夷人并敢克孛剌進貢謝恩夷衆已到甘州住久先因起送土魯番哈密進貢夷使恐驛遞應付不便令其暫住今乃值有土魯番侵犯之變應否照舊起送赴京亦非臣等所敢輒擬乞要查照議擬的當早賜施行等因查得土魯番進貢夷使已該本部前項議擬題奉欽依各官起程之日經過官司查扶查玉象舉差來貢使人等如過在彼從長計議或就所在官司拘留或帶去陝西聽其自便奏發落今奏別無定奪合無本部再行左都御史彭澤等查照施行其撒馬兒罕并奄克孛剌進貢夷人既稱不係土魯舉一例為惡之人難以一併拘收合無行文本處等再行查訪果無交通土魯舉情弊聽舊起送進貢如有干碍亦從

差提督軍務大臣議處定奪　萬曆十二年二月二十
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撒馬兒罕井奄克孛剌差來進貢夷人還著
照舊起送其已經来貢回還在途的待張永彭澤等
到日再處置欽此
為久戍遊兵廢墜申明精選復舊規事責任須
賞蘇固用圖補報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奏稱彼時以為賊衆兵
寡武振等率能全軍退敵忠勇可嘉是以從宜量行
獎犒已為優厚若再量加賞犒或恐公論有所未平
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一節查得前項事情武振奏来都御史李昆等
未奏所以本部議擬奉
欽依查勘是實准量加賞犒武振還奏未定奪初不
知李昆等已行經自將賞犒又令量加賞犒也李昆等
自當具實回奏却乃反覆辯論以為公論未平是以
賞出於已者為宜而以出於
朝廷者為不宜也蓋是李昆因怪武振徑直具奏故
為強辯沮抑以快私忿云本邊賊侵犯却敵之
事亦嘗有之若俱以偶能却敵且陳叨冒倘有捘斬
之功何以加尚原本部原議兵家之事以克敵制勝
為全功不已斬首多寡為勳故李牧守雁門匈奴
不敢近塞非取其能斬首也今李昆等故為異同謂
前弊方少息如李昆所論不無又啓貪冒之風大沮
名將之氣如近日遊擊苟寧不能却敵全軍敗沒較
之武振以軍七百敵退達賊八千奪回人畜者豈當
事乎奉
旨諭將弁豈得為過及看奏內開陣亡軍每名賞銀二
兩征傷當先官軍每名賞銀三錢又有每名賞銀二
錢五分或每名賞銀四分俱不合賞格及武振神揖
郭韶雖各賞段一疋緣武振神揖俱係領
勑將官郭部係方面官原無鎮巡官不奏徑自給賞
事例況恩典必須出自
朝廷庶能使人心激勸見今甘肅有事用兵處這一
上裁量加賞齊行令鎮巡官就彼措辦給賞陣亡軍
人子孫照例級其余當鋒被傷官雲仍照例量輦
日具奏查考庶使沿邊官軍知所激勸謀勇將官不

至河沮正德十二年三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武振等各賞銀十兩紵絲二表裏着就彼給與他陣亡等項官軍該陞賞的各照例行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甘肅鎮巡等官都御史李昆等奏稱土魯番酋首速壇滿速兒率衆犯邊陰謀不遂差人求和見我不答復差親信頭目朵撒恰等懇求和好恐係虛詞故緩我師朵撒恰係彼緊要親信之人必不肯中道棄捐不日又將糾率賊衆前來叩關求和或乘隙入寇若彼專計入寇臣等相機剿殺若彼專計求和臣等義難聽受乞要本部詳加議處奏請定奪一節查得前項本部會官議處若土魯番夷尚在肅州等處犯邊宜當相機剿殺若以遠遁不來犯邊照依成化

年事例閉關絕貢不許往來若果自來告受撫諭格心歸向將哈密忠順王并金印送到肅州別無挾詐要求後患聽都御史彭澤等從宜撫處一面星馳具奏定奪等因已經議同題奉
欽依遵行今甘肅鎮巡官因見土魯番夷已退一面奏止調兵一面奏要議定撫剿二事以為遵守臣等再議得土魯番夷雖已退遁復寇之舉尚未可保誠如李昆等所慮者雖不加兵征討中間應議處事宜非止一端必須講求方畧處置停當庶可保無後患

合無請

勑李昆等查照本部節次題准并前項會官計議題准事理欽遵處置夷情相機撫勦務在事体停當地方無虞應施行者許令便宜施行事體重大星馳奏請定奪正德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番賊雖已退遁難保不再為寇還寫勑與鎮巡等官著查照恁每前後奏行事理量度夷情相機撫剿務在事體停當以靖地方事有可便宜處置并奏請定奪的都着依擬行欽此

為查訪夷人事

看得土魯番并哈密夷人先該本部題准令大監張永等起程之日經過官司密切挨查或就所在官司拘留或帶去陝西巡管具奏發落今照各官未行若不另為處置誠恐前項夷人聞知本種夷人犯邊得罪慮恐連累因而別生事端深為未便合無本部差官馳驛前去通陝道路密切體訪前項土魯番并哈密進貢夷人如遇到彼着落所在官司設法收管支待轉行該管巡撫都御史作急親詣彼處委官看守

牢固關防既不可寬縱致生他虜亦不可嚴急因而
致死本部行文甘肅鎮巡等官查議前項夷人應該
作何處置回報至日奏請定奪正德十二年四月初
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恁部裏便差屬官一員去欽此
為斬獲犯邊賊首級追逐遠遁事
看得甘肅鎮巡官都御史李昆等奏內開稱正德十
一年十二月內督調左副總兵鄭廉等并哈密等衛
掌印都督僉事克孛剌等統領番漢官兵在於瓜州沙
溝二處地方斬獲土魯番賊首級共七十九顆及稱

土魯番速壇滿速兒興師動衆謀侵邊鄙肅州寄住
好夷往來造逆生謀故敢捲土而來雖有游擊將軍
苟寧一敗之變此賊終不敢輒至肅州城下累次差
人齎書求和又被瓦剌達賊搶殺攻刼事在危急且
悔且哭交相怨讐即今地方已靖軍民復業除行各
官愈加用心隄備并行寧陝副總兵周詵等各將人
馬斬且停止候本鎮有緊急重大聲息另行徵調將
肅州寄住回夷解來甘州監候另行議處奏要本部
計議將前調取延綏遊兵斬且停止待後此賊復來
入寇聲勢重大聽臣等徑自差人徵調隨即起程前

來策應及行巡按御史將有功陣亡征傷番漢官旌
賞等項查勘明白照例陸賞一節既稱地方已靖軍民
復業及將原調寧夏人馬止回合無將見差太監張
永孔學都御史彭澤監察御史潘倣并原奏帶官軍
人等俱不必去各照舊管事卻永行令於隣近甘肅
方便去處統領原帶官軍暫且住劄候甘肅有警報
到即便迅援合用粮草於戶部見撥銀兩內措買供
給待甘肅地方十分寧靖彼處鎮巡官徑自移文卻
永知會將原領官軍即便放回本官具奏回京及照
甘肅地方粮草馬匹俱各缺乏侍郎楊旦并寺丞謝

瑞俱已起程前去合無本部行令謝瑞仍照原擬前
去甘肅處置馬匹勾用方許回京及咨戶部徑自議
奏轉行侍郎楊旦處置甘肅粮草以備調兵支用其
太監張永原奏帶去絲段二千疋織金花樣段二
百疋綵三千疋布五千疋今雖不去但哈密赤斤等
衛效順夷人并有功官軍等項亦合賞犒以勵人心
合無量減原數隨帶絲段一千疋織金花樣段一百
疋綵布各二千疋差官運送甘肅交與鎮巡官收庫
賞犒等項支用畢日具奏查考再照甘肅地方去年
十一月內土魯番賊殺死遊擊將軍黃瑾損折官軍

數多年前後夷情已經本部節次題准行巡按御史查勘今奏瓜州等處擒獲賊營斬獲首級并節次逓到番文內夷情亦令查勘處置地方極遠夷情難測彼處官司彌縫附會情弊難保必無若不差官前去查勘明白信賞必罰無以警戒將來合無請
勑差有風力給事中一員會同彼處巡按御史將去年十一月內肅州失事并各項夷情及見監候夷人但係本部節次題准查勘事件吊查卷案逐一勘問務見明白及查驗見今斬獲首級是否對陣斬獲真正土魯番長狂賊級并今奏內見拾留夷人及譯出

番文內夷情逐一查審有無虛實不分番漢有罪人犯應提問照依律例議擬發落應參奏者參奏施行有功官軍照例造冊奏繳以憑陞賞事
完之日回京復
命正德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回賊既已退遁地方稍寧張永彭澤孔學去甘肅隣近地方暫且住劄以便赴援事寧具奏回京哈密未斤等衛効順夷人并有功漢土官軍人等准於張永原奏帶領給絲布絹數內各帶一半去以備

當犒之用其餘客依擬行欽此

為夷情事

本部得速壇滿速兒番文五紙內情詞大意歸咎亦虎仙火只帖白及恐殺害親信頭目朵撒恰所以反覆論說只欲求和保全朵撒恰又欲約會把巴又等達子人馬二萬來討朵撒恰雖有投誠要求之意終有悔罪納款之情但差焉亦虎仙許賞及拘留朵撒恰俱係彼處總督鎮巡等官前後議處事情已該本部前項擬差給事中會同巡按御史查勘及
勑李昆等查照本部前後奏行事理處置停當會譯夷情別無定奪合無將譯出番文倫行見差給事中巡按御史并鎮巡等官查照各照原擬并欽
勑內事理欽遵查勘議處施行正德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恁部裏前後奏行事理并所譯番文便倫行與差去給事中着上緊前去會同鎮巡巡按等官查勘議處務要停當以靖地方欽此

為走回夷人供報賊情事

議得甘肅事情先因謀臣失策輕舉用兵挑啓釁端見事難成變為和議又輕許增幣中道棄捐及至大

舉來犯肅州殺損官軍寔鎮巡官員倉惶失措一面急調河東延寧人馬一面奏報賊情十分緊急
朝廷慮恐肅州失守肯從中出遣差內外重臣動支內帑銀五十餘萬兩又舉兒任鎮守寧夏總兵官卻永前往甘肅征進既而士魯糾賊引退本部料度此賊雖已退遁其情順逆尚未可保以此節次議差暫留卻永在於隣近地方住劄無事不為多費有事得以應急不為無見向使卻永亦就回京萬一如今脫忽所報士魯糾率來復來然後又差卻永前去必不能及所援卻永去留關繫地方誠非細故合無

本部差人馬上賫文交與總兵官卻永務要遵照本部前項原題奉
欽依內事理於隣近甘肅方便去處統領原帶官軍暫且住劄候甘肅有警即便赴援合用軍餉馬匹就於見差督餉侍郎楊昇并寺丞謝瑞處取用各不許駝託候甘肅地方十分寧靖欵鎮巡官徑自移文卻永知會將原領官軍即便放回卻永具奏回京其甘肅鎮巡官處置善後事宜已該本部會官議擬明白題奉
欽依節次通行遵守別難議擬合行李昆等逐一查照遵依施行倘有差失各必有歸正德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這地方賊情已寧卻永著照依前旨回京還寫務與他欽此

為查訪夷人事

看得署員外郎事主事孫繼芳呈稱前去河南陝西地方會同各該巡撫都御史將士魯畨并哈密該納留夷人查審明白轉行各該府州縣委官看守牢固關防設法收管支待外呈來施行一節照得前項土

密切體訪轉行該管巡撫都御史親詣彼處委官看守及行甘肅鎮巡等官查議應該作何處置回報至日奏請定奪已於本年四月初四日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此欽遵外郎孫繼芳體訪見在已行該管巡撫都御史委官看守緣無甘肅鎮巡官查議過緣由雖經本部節次行催未見回報若不嚴限完報誠恐各夷拘管日久別生他虞深為未便合無本部再行馬上差人賫文交與甘肅鎮巡等官照依本部原擬題奉
欽依內事理依急查議將前項夷人應該作何處置

繇由逐一明白報在目下回奏定奪不許違誤本部
仍行河南陝西巡撫都御史將見已拘留夷人督令
各該所州縣委官用心收管支待既不可寬縱致生
他釁亦不可嚴急因而致死各取所在官司不致疎
虞重甘結狀繳部查考正德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賑撫流亡保固藩籬等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甘肅二處并無
預備夷人賑貸口粮之數蕭州舊關開口粮夷人三百
餘數所乞口粮牛種夷人計以千餘若不從宜撫賑
有失衆心乞
勅該部計議粮米應於何項粮内暫且支給陸布應
於何項銀内暫且支買候哈密稍寧處之使去又要
審訪各種夷人撫其疑悍難過渠魁數百人各帶家
小取調甘州及山永涼莊之間羈住令其隨軍關支
口粮以分其勢事寧照舊發遣等因又看得巡按甘
肅御史趙春奏稱肅州見在倉粮料止有八千餘石
月支已不勾用若將夷人驅留養贍恐愈不數又慮
地方兵寡力弱夷勢衆多必須早為計處勉後患

乞　勅該部計議憐彼大羊不與計較收留安插斬
給口粮候回賊稍寧仍發該族住守或分散河西十
五衛所量撥地方安插造册支粮遇警調用等因臣
等議得自古聖王之治天下詳内略外謹中國之防
嚴華夷之辯自晉内徙五胡遂亂華夏我
朝鑒前代之弊建衛授官各因其地始示羈縻不與
俸粮貽謀宏遠萬世所當遵守者也近年巡撫甘肅
都御史趙鑑奏要動支布政司官銀二萬兩賑濟番
夷臣瓊時任戶部議奏恐啓無厭之求為將來之累
竟寢不行今都御史李昆等因見地方事勢危急不
及遠慮暫准支粮以繫番夷之心及見粮盡無處事
勢難行方纔會奏於何項粮銀内支給查得甘肅一
又支給但各官既以准給召集歸附若不從宜善處
遽加阻絶必生激變為患地方合無本部行文就令
差來人馬上西回交與李昆即便會同鎮巡等官從
長計議將見在歸附夷人選委的當官員明白曉諭
大意調爾等衛屬番自來俱是自種自收不納
粮當差原無給官粮事例近因土魯番侵犯務害
尔等離失故土鎮巡官憫念尔等遭難從權賑濟不

為常例今土魯番賊聲言復來沙州姑容尔等附近
安插尔等宜各自為生理不可專倚官粮過活見蒙
朝廷差侍郎楊旦賫帶銀兩段疋絹布前來專為賑
恤軍餉亦為賞勞尔罕東等衛效順番之用今尊
原奉
欽依酌量須賞尔等俱要感激
朝廷厚恩管束部落選定駾勇好漢聽候土魯番來
跟隨殺賊有功重加賞勞待土魯番遠遁尔等各回
舊土安住以後口粮俱難按月支給務要示以大義
恩威並用處置得宜不可輕許安插河西甘州山永

涼莊等衛致啓禍端其合用賞勞屬番銀兩段疋絹
布仍與侍郎楊旦公同計議動支既不可太濫虛費
官錢亦不可刻悋致生嗟怨事畢造冊奏繳查考本
部前擬事理或有未盡聽各官便宜議處不必拘執
本部原議惟在事體停當地方安妥如或國奉誤事
咎必有歸及看得各官奏內開稱土魯番速壇潘速
兒留下五六百人在沙瓜州住着要到七八月多收
拾人馬復來漢人地方做歹一節先因本部料度土
魯番弗雖是暫退恐有舉衆復來之情以此節次議
奏令總兵官郤永統領寧夏勁兵於附近甘肅地方
住劄以待其變茶家
俞允已將郤永取回軍回本鎮萬一速壇果
如奏詞秋後復來侵犯肅州勢必愈強逼
近一時難調不無誤事合無行文李昆作急與史鋪
許宣陳九疇等計議整搠軍馬十分嚴謹隄備見在
兵寡力弱聽於歸附屬番內挑選精銳好漢編成隊
伍臨用之時給與賞賜月粮盔甲器械聽本處領兵
官約束防禦土魯番賊併力勦殺有功厚加賞犒事
寧各回本族中間事宜亦聽各官便益施行正德十
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曉諭屬番量行賞賜并嚴謹隄備併力勦
殺等項事宜着李昆等各依擬隨宜處置施行欽此

為處置備禦領班官員事

看得巡按甘肅監察御史趙春奏稱舊例涼莊甘州
兩班備禦官軍各有陝西都指揮一員領班近年各
因缺員管領臨時旋委官員職權輕小不能約束乞
要於陝西都司都指揮內推委六員分為兩班赴邊
備禦其領班都指揮到於涼莊甘州行禮俱列於行
都司都指揮之上鎮巡衙門相待各官如陝西鎮巡
相待陝西都司官之禮等因切緣各衛不相統攝却

委指揮一員統領各衛上班官軍委難行事但陝西
都司見任都指揮掌印僉書僉官共四員今要額外
推舉六員甘肅領班原無舊例及查天下腹裏都布
按三司官巡撫巡按官相待體統自有舊規其各違
行都司官多以軍法相臨亦難比照前項臨洮岷
等衛輪班涼莊甘州倘禦官軍先該巡按御史馮時
雍奏稱逃亡不得實用奏要免其班　本處操演聽
調本部議行甘肅鎮巡官從長計議如果相應放回
當奏未定奪妙致違誤欽此

為計處馬匹以安地方事

看得巡按陝西御史趙春題要將寺永謝瑞買解銀
兩通解甘肅巡撫都御史李昆處查照無馬軍人給
銀十兩使之自買行令巡撫催完其餘銀兩仍收貯
庫待緩急支用一節查行本部前項原擬買馬會尚
巡撫都御史等官計議查勘坐委守巡等官收買不
許逼民包陪及一概抽撥地方合御史趙春奏稱臨
鞏二府買馬民情不便顯是寺丞謝瑞及巡撫官員
議處欠當合無本部行文謝瑞并巡撫陝西都御史
查勘臨鞏二府派買馬匹除已完者照舊解發甘肅
給軍騎征未買馬匹銀兩再行查議甘肅該用馬匹
多寡扣定數目解送巡撫甘肅都御史處轉發該庫

收貯照依御史趙春所擬給軍買馬餘剩銀兩俱發
所在官庫收貯聽候明文定奪不許所在官司擅便
那移別用過將買給過各項馬匹支用過銀兩及餘
剩數目造冊奏繳面京復
命正德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派買馬匹內有未買的准扣數給與
銀兩着軍人自買騎操欽此
為計處地方以修備害患事
看得巡按甘肅監察御史趙春奏止大軍不去乞要
動支銀三四十萬兩差太臣一員前去撫處措置錢

糧賑恤軍士等因查得前項本部節次會議題准事
理今奏事件俱已施行別無議處合無本部再行侍
郎楊旦并巡撫都御史李昆等查照本部前項節次
題准事理逐一遵依施行務使糧草充足軍馬強壯
軍士受惠番夷畏威事畢之日俾將行過事蹟開奏
查考臣等又議得湟中自古羈縻之地至於土魯番
尤極邊荒斷無用兵之理正德八年謀臣失策輕舉
用兵遠調遙寧人馬征勦河西番夷正當饑饉流離
之際乃為效功生事之舉言者但知希旨附和惟御
史馮時雍以為不可然竟寢不行啓釁納侮致有連

壇蕭速兒提兵犯肅之禍守臣具奏肅州事急
朝廷恐遂失守不得已
命將出師旋用臣等之議遂止不行今御史趙春不
知京軍已止不行具奏前因誠為有見與先任巡按
御史馮時雍所奏前後不約而同可見公論有在合
無本部再行甘肅鎮巡官今後務要遵守定論屯田
積穀脩明武備番夷來犯則相機剿殺去則勿追不
許再倡講好之說輕啓外夷之侮一應事宜俱照本
部近日會官計議題奏
欽依內事理恪遵施行如或乖違貽患地方聽巡按
御史指實舉奏處治正德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這處置錢糧軍馬并賑恤軍士等項事宜還再
行與侍郎楊旦并都御史李昆等着查照迭部裏節
次奏准事理隨宜議處施行毋得虛應故事欽此
為邊情事
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趙春奏稱原調寧夏遊擊
李永定統領官軍一千五百員名到於甘肅未經戰
陣每員賞銀四兩甘肅倉廩空虛無功浪賞要將原
賞銀兩免行放支或行寧夏官庫照常支給一節先

官軍李永定所領遊兵繞從延綏築應田鎮又往甘
肅赴援晝夜兼行情甚窘迫
朝廷憫念邊軍窮苦欲用其力俯從本部所議催與
賞賜非濫賞也況寧夏官軍調往甘肅原無舊例官
軍出征即與賞賜有例見行今甘肅巡撫等官廢格
成命不行給賞巡按御史趙春具奏前因若依所奏
不與不惟邊軍觖望有
恩典抑且
朝廷示大信於邊陲言出反吞人不信服巡按御史
趙春所奏雖似惜財終傷大體況本部原擬待後待

滿速兒做親依勢欲圖哈密為王求娶本王姨母為
妻許允寫亦虎仙嫌老不要又要娶王妹為妻速壇
滿速兒嗔怪要殺夬火者他只丁解勸許下王子段
一千疋又許與火者他只丁五百疋相謝則前項段
疋係是寫亦虎仙買免殺戮之物及查前後迤到番
文寫亦虎仙稟稱領去的賞賜盡使用了千難萬難
將金印與了城池不與滿速兒王要段子一千疋火
者塔只丁五百疋我每這裏轉下段一千疋牛馬各
一百匹隻還不喜歡塔只丁馬黑麻等番文亦稱
勑書來多許我每來因此將金印哈密城送還他許
我每一千五百疋約絲並不曾到來土魯番王十分
賜欽此

郎楊旦到日就於帶去京庫銀兩照數補還非專取
於甘肅官庫線李永定原領官軍見回本鎮合無本
部行文李昆等會同侍郎楊旦查勘李永定原領赴
甘肅官軍的確數目扣數放支銀兩差官押送寧夏
鎮巡官處交割查照唱名給賞仍將給賞過花名日
期造冊奏繳不許違誤務使人沾實惠庶幾
恩典不虛即今河東倘或虜賊入套調往延綏防禦
亦得其用正德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具題奉
聖旨是李永定原領應援官軍還照依前貢給與賞
賜欽此

幽恕及節次速壇滿速兒逓到審文情詞相同則段
疋專為求取哈密城印之用前後情節自相矛盾供
內既稱馮朮虎仙明知速壇滿速兒要行犯邊不合
不行阻勸又不差人傳報預備則馮朮虎仙似無造
謀之跡而參詞却稱引惹邊釁致失軍機勾連謀逆
應該題戮於市情罪俱有不合又看得奏內開稱已
未貢回夷人不下千數中間假姓冒名者居多要將
在京者就被查究在途者奏差官通一體查明不拘
名姓同否但係哈密土魯番等處回夷照依前擬分
別等第議處發遣既無各夷姓名亦無的數又不開
所犯輕重若果差官查報之日不知應該照何議擬
憑何等第為是似此處置亦欠詳細悉奏又稱火者
馬黑麻等一十一名原係撒馬兒罕天方國進貢人
數其間土魯番哈密冒名之人數多亦當還發腹裏
附近去處查得先該都御史李昆等奏稱天方國撒
馬兒罕夷人原不係土魯番一例為惡之人應否拘
收及與奄克孛剌夷人衆應否照舊起送乞要議擬該
本部議得既稱不係土魯番一例為惡之人難以一
併拘收合行李昆等再行查訪果無交通情弊照舊
起送如有干碍從實差提督大臣議處定奪題有前項
欽依外今未及議處一槩遷發誠恐無干人衆不無
愁懟及看得數內一名哈丹先該甘肅鎮巡官奏稱
係是把巴义部下達男被牙木蘭搶了帶來貨賣及
批仰陝西行都司伴送赴部查處並不曾聲說別項
干碍事情以此本部議發兩廣安插奉有
欽依收充勇士今奏要隨主遷發亦難施行奏內明
開會審得數內怯林乱兒的供稱前因計開項下亦
開年深狡獪挑惹釁端及知而不首應該幽死於獄
夷人二名怯林乱兒的火者哈只及看供內却稱牙
木蘭同阿剌思罕兒婬亦思馬因又差了今故哈密
田田怯林乱的兒前來打聽聲息緣奏內怯林乱兒
的並無重名之人不知即今見在或已病故亦屬含
糊況各項夷人中間多有名姓相同縱無籍貫可查
亦有年歲可辯今俱不見開寫明白日後發遣不無
錯亂係干處置夷情事體重大萬一情犯不真處置
失宜傷壞國體貽患地方誰任其咎況原行給事中
御史勘問未曾回奏今若即依李昆等所奏處置發
落以後給事中御史奏到情犯有不一僉致紛擾合無
併拘收合行李昆等再行查訪果無交通情弊照舊
起送如有干碍從實差提督大臣議處定奪題有前項
事中查照本部節次題奏

欽依內事理將前後遞到奏及見監夷人上緊逐一譯問明白取具歸一招詞分別情罪輕重議擬停當將情輕人犯斷發所在官司拘管情重差委的當官員沿途量撥官兵押解赴京送法司會官通行覆審明白參詳奏請發落及照署員外郎孫繼芳查過沿途見在羈候夷人火者馬黑木等一百二十七名合無行移各該巡撫都御史照舊支待牢固關防候勘事給事中回還經過之日轉行該管地方差官伴送赴京一併會審施行正德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具

題奉

聖旨是這前後遞到番文并彼處見監夷人還着差去給事中并巡按御史查照恁部裏節次奏行事理逐一譯問明白議處停當上緊奏來定奪其沿途羈候的各依擬行欽此

為別功勤以重地方事

看得巡按甘肅監察御史趙春奏稱去年西賊侵犯肅州總兵官史鏞不能先事防守以遏其來刻期制勝以攻其速去鎮守太監許宣盡心圖報巡撫都御史李昆公廉卓異今載罪如此邊事有所難行銓曹不敢推用乞要

皇上俯賜溫言重加褒獎李昆作速推陞或暫加俸級一節查得去年西州城外被西賊殺死遊擊蕭寧損折官軍七百餘員名該前巡按甘肅監察御史王光及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俱劾奏許宣史鏞李昆等膺鎮巡之重寄昧經畫之遠圖養成西賊之患大挫中國之威該本部議得甘肅地方緊關用人許宣史鏞李昆俱請

勑切責令其用心謀議相機戰守保固邊疆以贖前罪地方失事損折官軍殺虜人民事情行巡按御史查勘平礙鎮巡官一併參奏處治後因李昆等具奏瓜州等處襲搗賊營斬獲首級并節次奏到番文夷情本部慮恐彼處官司彌縫附會以此議奏請

勑差給事中黃臣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勘問回奏今御史趙春不見遵照本部前項題奉欽依原行亦不見聽候會同給事中黃臣勘問徑自奏來要將李昆等褒獎推用固是必有所見但肅州失事遊擊苟寧全軍敗沒恐非史鏞一人不能先事防守所致況前後處置夷情及後來襲搗賊營等項事情中間功過虛實當罰緣由必須逐件按問的實方可定奪合無本部再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

史趙春查照前項先任巡按御史王光并兵科都給
事中汪玄錫等劾奏及本部節次覆奏備奉
欽依內事理會同給事中黃臣逐一勘問明白會本
具奏本部臨時議擬奏請定奪正德十二年九月十
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着上緊查勘明白來說欽此
為夷人供報虜情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河南陝西拘留
夷人俱係土魯番未曾侵犯之前起送赴京進貢人
數換之目前踪跡若不與謀究其積年姦詭實有可

範尤當謹備及稱瓦剌虜酋把腮等乞要差人前去
彼亦差人來見照舊往來通好緣今官庫全無附餘
錢糧恐此虜來討無厭難以善後以此議同不必差
人前去待彼自來報事或求討賞賜臨期勘酌量支
犒賞一節照得土魯番回夷素稱譎詐叛服不常自
去冬瓜沙州挫敗之後一向不見消息今雖據本夷因懷必報之怨捏造求和之
忽供報前因但恐本夷因懷必報之怨捏造求和之
詞緩我邊備誠未可知合無本部行文甘肅鎮巡官
督同兵備分守等官務要加謹隄備如遇土魯番回
賊再來侵犯照依本部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隨宜徵調相機戰守毋容怠緩致墮奸
謀其瓦剌等虜酋亦要善加撫諭使各夷懷恩內附
為我鄉導中間如有似去年襲搗賊巢併力捍禦等
項勞勩臨時明白具奏厚加賞賚以酬其勞正德十
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隄備并撫諭等項事宜都着依擬行欽此
為查訪夷人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河南陝西拘留
夷人俱係土魯番未曾侵犯之前起送赴京進貢人
數換之目前踪跡若不與謀究其積年姦詭實有可
擄況火者馬黑木姦狡素著尤難輕縱似應仍照前
擬將火者馬黑木顯戮於市其餘姦夷就彼遷發煙
瘴地面安置以絕禍根其所賚方物馬匹行令所在
撫巡等官查照行都司原給印信執照數目驗記進
繳庶於事有歸結於理亦非過當若是預計速壇滿
速兒先既累次求和設使目下復來悔罪求貢又將
速壇拜牙即送出又行乞討前項虜酋進貢之人臨
時不無反覆難處亦合暫且就彼拘繫如今年秋冬
之間本酋不來悔罪仍肆侵擾即行發遣亦未為晚
及稱拘收夷人名數多少不同中間恐有逃故冒頂

情弊合行所在官司行拘原押官通查究必有下落
乞要再行議處上請定奪
命下之日備行知會一節照得前項夷人應該處置
事情先該都御史李昆等具奏本部因見供內情詞
不一議行彼處巡按御史會同差去給書中將前後
遞到番文及見監夷人逐一譯問明白取具歸一招
詞分別情罪輕重議擬停當將情重人犯押解赴京
送法司會官覆審參詳奏請發落沿途驛傳夷人候
勘事給事中田瓊經過之日轉行該管地方差官伴
送赴京一併會審題奉
欽依通行外今都御史李昆具奏前因查得陝西行

都司原起送土魯番哈密夷人花名文冊共該一百
二十二名署員外郎孫繼芳所呈與河南陝西各巡
撫都御史咨開拘留過土魯番哈密夷人共一百二
十七名今甘肅鎮巡官奏內却開一百二十四名前
後總數俱不相同及看今奏內夷人花名與原起送
文冊名字對同九十六名不同二十八名又與河南
陝西都御史咨內查對名字相同四十七名不同七
十七名彼此花名又互相異切詳河南陝西都御史
拘留過夷人姓名或亂譯審之時語言不

真字樣近似與甘肅巡到名字致有差拗理或有之
而甘肅鎮巡官今次奏內既稱照案查得原押各起
夷人名數開報前來緣倘又與先日起送花名文冊
不同似此起根衙門既已自相矛盾總使本部奏差
官通前去沿途譯審不過只憑來人供報豈得明白
本部欲候原差給事中御史勘問議處至日方行查
明發遣誠恐展轉躭延遲誤事機緣係夷情萬一真
偽混淆處置失當上壞

國體外啓邊釁誰任其咎及查正德十一年四月內
各夷前來進貢之時俱係都指揮支永公同撫夷千
百戶許劍張英把關千戶劉偉驗放入關若欲事情
明白必須前項人員一路挨查前來方得歸一合無
本部就令原來奏事人馬上賫文交與巡撫都御史
李昆差委原驗夷人都指揮支永暨帶官通人等前
來沿路挨查要見前項夷人某處拘留若干的係何
名緣何與原起送文冊名數不同中間若有逃故冒
頂情弊俱見明白與該地方差官一同伴送赴京暫
於會同館看守支待候勘事給事中御史查議至日
通送法司覆審明白奏詳奏請發落本部仍咨都察
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會同差去給事中御史等譯審之時語言不

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上緊逐一議問明白取具歸一招詞分
別情罪輕重議擬停當將情重人犯解京送法司會
官一併覆審具奏施行正德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具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

為哨探賊情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選差通事馬驥
等探至哈密東北遇見丐剌達子他巴等說稱我毋
去土魯番搶了兩遭今年截路把回子殺了三百多

我毋沒有外心只是要他賞賜討些來又至哈密城
東擒獲火即哈剌巴失俱哈密人說速壇滿速兒差
來伏哨又說要差都督滿剌哈三卜兒罕虎力來通
和好不敢來差頭目取速壇拜牙即去了望信不見
回來等情各官議得丐剌達子求討賞賜候京運段
絹到日量加犒賞其速壇滿速兒悔罪求和之意先
後如出一口擾事審教或有可待但夷情詭詐尤當
謹備除整兵隄備并將火即等二名監候外具本題
知等因查得慶置土魯番哈密夷情先該本部會官
議得若土魯番夷犯邊宜當稍機勦殺若已遠遁宜

告願聽撫諭則從宜撫處具奏定奪毋得任情齒莽
處置失宜致有乖違各必有歸正德十二年閏十二
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恁部衷節次議奏撫處夷人事宜還馬上賫
文與都御史李昆等查照施行欽此

為撫諭速夷悔過獻還哈密城印遣使進貢事

查得正德十年正月內總督甘肅軍務左都御史彭
澤差人賫致賞物前往土魯番國講和并給鈐帖令
具差人進貢謝恩正德十一年四月內該肅州叅將
陳鎧等將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差來貢使火者馬黑

木等送到甘州本年七月初八等日陝西行都司給批伴送起程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土魯番犯肅州殺死芮寧等官軍一千餘員名攻陷城堡殺虜人畜以數萬計近該給事中黃臣等奏稱土魯番首惡頭目火者他只丁今赴京進貢第火者馬黑木阿剌思罕兒的火者阿黑蠻雖哈密之族類為土番之心腹走透消息壞我邊事火者馬黑木又為寫亦虎仙之婿亦係逆黨仍當拏送法司明治其罪其餘起送進貢沿途羈住夷人失黑把兒等俱該送法司研審中間如有與逆壇滯速兒交通謀逆人犯俱治以罪其

餘別無違犯重情俱令遷發腹裏去處暫為安插候哈密事寧另為處置切詳火者馬黑木等係都御史彭澤撫取效順進貢人數土魯番未犯邊之前已起程赴京其後犯邊似不知情但勘官參奏情重要行拿問恐彼一時知覺畏懼生變況火者馬黑木等進貢雖在未犯邊之前肅州地方官軍被土魯番殘害至極火者馬黑木等雖不知情亦當別有所處今既譯審名數相同合無將見到館夷人火者馬黑木等八十四名先送刑部收候同起進貢夷人到館陸續押送刑部監候同起干問人犯通到查照具奏

會問議處禮部先將各夷進貢方物照例收進各夷原有衣服鋪陳聽其隨帶若有行李貨物本部委官一員會同提督本館主事并大通事舍誠等眼同各夷点驗見數如法封收聽候定奪各夷每月飯食羔羊等項照例支給外其餘合無量減分給庶不虧損國體及查得先年各夷進貢多帶回回等項人口動以千百計內中多有假冒番名投入貢數中間作弊不可不防今後各夷進貢人數務要查照原額減去十分之二其餘回回等項人口一概不許入貢庶革去冒濫之弊而邊境亦得以寧息矣

為斬獲犯邊田賊首級追逐遠遁事

看得吏科給事中黃臣巡按監察御史趙春會同查勘肅州啓釁失機事情參稱鎮守甘肅地方太監許宣總兵官署都督僉事史鏞巡撫右副都御史李昆差人奏事延遲一年之上不行查究責亦難辭肅州失事本內已經參擬一節查得先該本部議得土魯番為因彭澤等差去官通許送紵絲一千五百疋取回哈密忠順王金印紵絲未曾送去以此啓釁釀成今日之禍原擬行令官查究明白應參奏者參奏務使罪人斯得以後使臣不敢生事遠夷懷奸誤

國今各官止叅李昆等差人奏事延遲一年之上不
行查究責亦難辭肅州失事本內已經叅擬及查各
官奏到肅州失事本見奉
聖旨法司知道本內亦無查叅許賞啓釁情由切緣
啓釁失事係緊關應問情由若不查明究治無以示
戒將來今臣等查出前項始末緊關畧節情由俱係
都御史彭澤并彼處鎮巡官原奏內摘出中間並無
添改字樣本部見有原行案卷存照各官原本俱在
內府兵科收貯可照查得事內正德九年五月內巡
撫都御史趙鑑等奏稱若因逆虜誇張大言允其所

求有虧　國體本部會官計議亦將土魯番求討賞
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會推左都御史彭澤請
勑總督軍務量調延綏寧夏固原等處官軍統領前
去甘肅等處住劄相機行事務將土魯番夷逼絶不
使內侵及將亦卜剌阿尔禿厮殘賊逐勦令其遠遁
事寧之日具奏回京及請
勑一道就令甘州差來人員賫至鎮巡官處付本酋
差來使臣賫去速壇滿速兒收開責其改過自新去
逆效順將速壇拜牙郎送回本城住守並無許令彭
澤差人講和送與賞賜贖取城印亦無令彭澤差人

賫送
勑書彼有彭澤調取延寧人馬前到甘肅追剿亦卜
剌等賊彼賊因怕北虜小王子讎殺不敢出邊彭澤
失於申明知會遂令速兒開東搶殺兆岷一帶屬番
甚遭荼毒見有巡茶御史王汝舟奏詞可照其賊又
往四川烏思藏搶殺巡撫四川都御史馬昊禮怕擾
動四川地方急奏要調延寧人馬防禦正德十年正
月內彭澤明知欽奉
勑旨及會官議定不許輕與土魯番賞賜及與土魯
番　勑書係正德九年五月內寫給該交付本番差

來使臣賫回不合故違要得倖貪功倚逞總督威
權鎮巡官該受節制不思出使外國係是重事外夷
不可差遣專擅主張自出鈞帖與同欽降
勑諭差甘州火信等五名肅州馬驥等五名同哈密
頭目火者馬黑木等一十六名於正德十年正月內
方纔賫付起程前往土魯番撫諭講和贖取城印鈐
帖內詐說你番文內要賞賜段子誰敢擅自許你却
又開說差的通事量帶猺賞措備羅段冒褐三百疋
差火信等賫去又不合口許便是速壇邦牙郎沒有
把金印城池與了便是甚麼與你小段子兒甚麼稀

罕等語後滿剌哈三馮回番交割帖存照正德十年
三月十七日到哈密交與土魯番守城頭目火者他
只丁嫌少各人許說還有賞賜寄在赤斤若把金印
城池交還了時把賞賜取來交給火者他只丁方將
金印退出交與同差都督僉滿剌哈三馮亦虎仙暫且
收執火者他只丁同各人將前賞賜并
勅書送去土魯番交割又令馬驥等先回多討賞賜
回赤斤寄放賞賜上緊來土魯番交割限四十日到
彭澤要得回京不思差官送當講和係出已意事未
了結又不合不候差去官通火信等回還隱情具奏
河西事定乞要放歸休致正德十年三月內奏到本
部覆奏奉
聖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明京有先巡
按陝西今已考察黜退御史燕登原籍真定府人彭
澤先任真定府知府之時不知有何交通情弊明知
甘肅事未寧息無故具奏乞取彭澤四京委以重大
之寄正德十年閏四月內本到本部覆奏將彭澤取
回彭澤又不合要得選掩前非妄奏土魯番王悔過
已献還城印亦卜剌等賊已遠遁要將鎮巡等官各
加恩典陰邀已功本官將回懼怕鎮巡等官不與添

賞又不合擅自主張咨行巡撫都御史趙鑑將原收
見在段布等物量為增給交與通事馬驥等齎去土
魯番分給馬驥等前後二次送去土魯番給賞羅段
絹紗綾褐洗白夏布并梭布衣服等件共二十疋件
銀壺一把銀盆一箇銀碗盞一付俱是彭澤主張送
去見有都御史李昆等奏詞及土魯番速壇滿速兒
收過數目番文存照彭澤又不合將在前別起
欽賞土魯番真帖木兒獲功各樣織金段絹表裏共
三十四疋又於布四十疋銀六十四兩混同私與物
件交與馬驥等賫去致無軽重分別本年三月初八
日賽打黑麻馬馴馬昇并鴈赤虎仙等賫先與賞賜
起程往土魯番交與速壇滿速兒喜惟接受及說後
差馬驥等取賞便來許將城印退還祝火者他只丁
撥置等候取賞到來至本年六月初旬馬驥等取討
賞賜到哈密速壇滿速兒聞知將賽打黑麻等搞害
差使臣同各國貢使馬駝方物赴京謝
恩復令火者他只丁送回哈密將馬驥等取到賞賜
就令火者馬黑木等隨同牙木蘭所領人馬送去速
壇滿速兒處交收又被火者他只丁勸要折進段子
一百五十疋餘皆聽許本夷方纔於本年十一月初

六日方回上覆番去訖止取金印回繳又隨到番文一紙速壇滿速迷兒說你說我王子金印城池饋了我每奏

朝廷和番好賞賜討着饋你沒有時他把金印城池也不饋事也不好又番文一紙都指滿剌哈三遍與總督老爹面前內稱他每又許了得東西饋時平安無事若不饋恐擾了等語彼因彭澤已回無人張主打發延至正德十一年五月內李昆等方奏要請勑一道與速迷兒火者他只丁一道與把巴乂取忠順王拜牙即再量給賞賜本部因查彭澤差人

送賞講和事已施行會官計議俯從李昆等所奏請勑去訖本年六月內速壇滿速兒因見日久許賞未送領五百人馬復將哈密城奪了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差夷使斬巴思等迤逶番文到肅州內說養打黑麻馬馴來了討金印哈密討了又許了一千五百段子去了定了三箇月日子不見來一年了我每依了你每你每不依我每差去的人也不放將來王子惱了差了斬巴思去了定了二十日快步兒打發出來等語彼有兵備副使陳九疇自合將前斬巴思送到番文情由作急備呈李昆等會同鎮巡官從長議處不合自執已見開寫手本大言論說去年火者他只丁至關外若以逸待勞番漢官軍互相持角火者他只丁之頭可懸於馬下因彭澤在甘州曲為撫處厚加賞賜數被欺凌又說設遠鄙有人委身報國而被其愚弄如此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於天地間等語又於斬巴思衣服內搜出番文寄與各夷叙說私情疑有內應外合之謀要將鎮巡官先請

勑諭捧收在官不必差人往諭若來侵犯以逸待勞相機剿殺務使痛遭剉劒一面先將奸夷馮亦虎仙

夷人阿剌思罕兒并書內開載有名之人同火者他只丁所討先差來伴送貢使回夷虎都六火者散者兒等并今來夷人斬巴思等俱拏解鎮城牢固監候其餘肅州羈住回夷盡數查出嚴加關防并近日速壇滿速兒差來進貢夷使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沿途拘羈方物封進不必給賞將奸夷符籍沒財產家小發炮瘴地面寄住夷種散處腹裏等因備行都御史李昆處彼有李昆不合不審事體重大輒便准行又到番文情由作急備呈李昆等會同鎮巡官從長議

速兒怨恨統領叛賊數千餘騎拆墻入境侵犯肅北投遞番文專以許嘗與及拘留我使為詞有陳九疇明知前賊未必攻城自合相機行事又不合不行料探賊衆多寡果如前議大言督發恭遊軍馬迎敵以致衆寡不敵為寧所領八百人馬全軍敗沒將存禮所領人馬損折數多及喪失馬疋盔甲器械無算有李昆等因前晓諭士兵番請去

勑書停又未遣懼怕事發將陳九疇前項所議與後奏到本部恭看得李昆等未行恪遵

成命果決行事輕進陳九疇所言以致事機不密等因覆奏行勘訖隨該巡按御史王兆并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甘肅鎮巡等官地方失事要行查究本部慮恐彼處官司彌縫附會奏差給事中黃臣會同巡按御史趙春查勘因前項始末文卷俱在彼處官司收貯未曾送官致無查照恭照先任甘肅總督軍務今致仕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彭澤故遣

勑肯不遵會議又不知出使外國係是重事出自朝廷點差乃敢擅自主張揩倫賞物責差通事并平素與土魯番孰識夷人輕出絕域外國譎和求取聆

密忠順王金印邀功生事又分付去人若忠順王速壇拜牙即無有但取回金印退出哈密城池我奏

朝廷把你討的都發與你差去人後回取賞彭澤又擅主張行文增添改絹等物二千余數送去又不候差去人回處置停當妄奏會同鎮巡等官議得西夷就降事已寧息欺罔

朝廷已蒙

勑肯待處置停當回京又假御史燕澄具奏致蒙取回後被巡按御史馮時雍不與會奏指實另奏事未寧息奏詞見存彭澤自專差人送賞講和因無奉到

朝廷明文不合懷奸不與明文開偽賞物止令差去人口傳晓諭意欲僥成事似常邀功以致差去人往來傳言事無憑據土魯番得以籍口求索無厭不遂所欲統領夷衆直犯肅州殺死官軍千數擄虜人畜不足器械無算又將附近屬番城堡攻陷殺虜人畜不計其數肅州精兵被殺殆盡幾至失守自彭澤差往甘肅前後糜費錢粮百有餘万倉庫空竭竟無成功開啓邊釁

國喪師罪坐所由彭澤為首及照兵備副使陳九疇本以狂生全無遠識彭澤在日未曾救正彭澤回後

大將議評准知講和之為非不思中變之為害拘議拘執曳使因而激變疑有奸曳交通多無指實姑懸火者他只丁一人之頭於馬下竟陷萬安等八百人之命於南門一念差錯貽禍無窮雖將士僧帑固後設謀追剿效有微勞得不償失難准贖罪況所報功績事在曳方勘官未曾親到虛實恐難憑信再照巡撫都御史李昆行事任情全欠持重既因彭澤講和奏討

勑賞又因陳九疇辨論拘執曳使停留

勑書阻絕通問王帑嘗齎擊遏

晉溪奏議卷之五　七七

情至重李昆在彼一年有餘坐視曰循持疑兩端釀成大患事雖起於彭澤責難免於李昆查得弘治年間侍郎張海經畧哈密未寧先罷蒙

朝廷擊逆鎮撫司究問降黜都御史馮績巡撫甘肅達賊搶殺地方失事擊問發隆慶州為民今彭澤等開啓邊釁

國喪師比之張海等情犯尤重具今甘肅遍外曳人結成仇怨若不明正各官誤事之罪處置得宜以後守臣不知警戒輕舉妄動貽禍非輕但彭澤已致仕去任應否究治伏乞

聖裁合無將李昆陳九疇俱提解來京送法司明正其罪以敬將來其總兵官史鋪等見該給事中黃臣等恭奏另行查議奏請處治遲誤賞奏審文舍人簡柔一年之上未回中間必有情弊合行巡按御史提解都察院審究發落再照彭澤行文措備賞賜土魯番段絹等物二千餘件未知動支何項官錢買辦亦合行巡按御史吊取原行案卷并拘原置辦經手人從審勘有無侵欺情弊回奏查考具題奉

聖旨這事體重大恁每還會多官議處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太傳定國公臣徐光祚等議得肅州

晉溪奏議卷之五　七八

失事委的事體重大鎮巡等官難以辭責巡撫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俱合提問其餘總兵參將等官具該兵部另行參提其都御史彭澤雖稱查有前項情由但本官回京後一年半之上方纔肅州失事情有可原合無待候肅州見提人犯到京之日法司會官審問查照彭澤原奉

勑書內事理中間有無干礙另行具奏處治惟復別有定奪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會題奉

聖旨是彭澤受朝廷重命不能宣揚德意失信曳人又不待事完輒自回京復命以致遺害地方本當治

以重罪姑從輕着為民李昆陳九疇處事乖方着巡按御史提解来京問總兵叅將等官還叅究了來說欽此

晉溪奏議卷之六　十一

晉溪本兵敷奏卷六終

晉溪奏議卷之七

陝西甘肅類下

為斬獲犯邊回賊首級追逐遠道事

查得前項節年奏卷內開弘治四年甘肅鎮巡官奏請勅書開諭土魯番速壇阿黑麻將金印城池獻還行取陝巴襲封忠順王弘治五年十二月內阿黑麻因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野也克力達賊引路搶殺土魯番牛羊頭畜又將賞賜衣服財物留引領人馬来到哈密將阿木郎碎割剉死報讐陝巴因係土魯番親枝不殺帶去收養今勘得寫亦虎仙欺凌陝巴謀

奪王爵商同未到妻父阿木郎即哈即擄引阿黑麻捉拿陝巴前到土魯番霸住與先年奏勘情由不同若果阿木郎搆引阿黑麻来捉陝巴謀欲奪爵是實緣何阿黑麻到来不將陝巴殺害却將阿木郎碎割殺死情有不通若以為先奏是虛今勘是實未見追究先年具奏何人作弊將見在阿木郎捏作已死及將阿木郎與寫亦虎仙共謀奪爵情由隱匿不奏致遺後患又查得弘治六年差侍郎張海等經略寧夏勅責諭土魯番閉關絕貢至弘治十一年方將陝巴放回陝邑復立嗜酒掊克不能自治屢為頭目阿孛

剌等懷恨至弘治十七年暗搆阿黑麻求真帖木兒時年一十三歲前來哈密守城陝巴聞知棄城走往瓜州真帖木兒亦回剌木城住鎮巡官得報差通事毛見前去剌木城見真帖木兒說稱哈密頭目來說陝巴丟下城去了恐怕遠達子奪占了若衆大人着人來守哈密我回住土魯番去沒一歲兒歹意等語毛見同真帖木兒回至哈密差人來甘州報知鎮巡官會議觀真帖木兒所言似無真實奪占哈密之意當差官舍將都督奄克孛剌等同官舍諭衆仍令陝巴復去守國奸惡頭目阿孛剌等執迷不聽要真帖木兒守城都督奄克孛剌等同官舍董傑等將阿孛剌住過人擒殺餘黨方纔畏服董傑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帶領官軍將陝巴送到哈密守國撫送真帖木兒回還本土本夷因見彼時伊父阿黑麻已死衆兄弟殺雜散不肯回還告要暫住哈密依附奄克孛剌住過朱瑄等慮恐陝巴懷疑變亂將真帖木兒帶来甘州羈住後陝巴病故伊男速壇拜牙即襲封阿黑麻故伊男滿速兒繼立節次納貢差人賫送番文內稱我這裏不曾做有罪的事如今要兩下裏和好時把真帖木兒好好的看顧

兩下裏姻親不生隔礙後該鎮巡官奏要將真帖木兒放回本部議得真帖木兒羈留我郊正得古人質其所親愛之意彼土貢番早詞納貢未必皆實未可即發復行鎮巡官再議回奏本部會官議准賜與真帖木兒冬夏衣服靴帽禮部查例奏關鎮巡官設筵宴待速壇滿速兒并弟兄頭目速壇拜牙即并頭目各照數給與段匹移文以慰其心正德六年七月內奏行放回訖今查巡撫都御史李昆等先次具奏擬兵備副使陳九疇會審得寫亦虎仙等送至哈密撫詞不服拘集先日差去哈密探聽夷情審打黑麻并火信馬昇馬馴馬驥等覆審得寫亦虎仙搆引真帖木兒来哈密坐守將真帖木兒哄誘取在甘州撫養寫亦虎仙赴京進貢串通進貢回回假寫番本取討真帖木兒送回緣查前項取討真帖木兒係鎮巡官奏放會議准放回今稱寫亦虎仙假寫番本取討放回原奏係屬夷阿孛剌等因陝巴害人潛逼逃走搆引真帖木兒来哈密住守鎮巡官差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將阿孛剌等擒殺都指揮朱瑄等將真帖木兒帶回甘州今稱寫亦虎仙搆引真帖木兒来哈密又哄誘取在甘州撫養俱與先年奏勘情由不合又

番去訖馬馴等又問速壇拜牙即因何棄城衆稱被奸夷哈即赫逼投去速壇滿速兒處無由遮飭告討人馬要来漢人地方奪城又訪得忠順王速壇拜牙即因貪酒色不行正事剥削害人衆夷懷恨被奸夷哈即赫往土魯番去了又訪得哈即事與速壇滿速兒透漏事情今已往沙州去了寫亦虎仙等說稱城池別人占了印在別人手上裝他教我死就死教我活就活我每怎敢主張把王鎮印誰做有奎克孛剌是罕慎親弟若着他襲爵也好馴等又稱寫亦虎仙向職等哭着說我的家當妻子都在甘州有速壇滿速

兒要調兎剌人馬同往甘肅地方攘搶倉裏無粮人入土魯番地面頭目火者他只丁來占守哈密城正德九年正月内鎮巡官差千戶馬馴馬昇等前去哈密忠順王速壇拜牙即密訪察夷情有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帶領頭目夷兵在城駐劄差夷使亦思馬因等一十六名迤回回字内開速壇滿速兒說我幹的好事也勾了這哈密城金印見在我根前饋我一萬段子把哈密城饋誰時我交付饋他我差去的使臣和賞賜快些兒打發出来不快来時我也沒有好田禾熟了時節我領着軍馬往你漢人地方上去本年五月初四日回還土魯番又求討賞賜要来侵犯若因逆虜誇張大言先其所求不無上厚

國體下損軍威要照先年差待郎張海等事例差官經畧本部會同府部等衙門及科道官議得土魯番分外求討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差官經畧有碍難行推舉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量調延寧人馬前去甘肅逐勒亦卜剌等殘賊令其遠遁遏遏絶土魯番夷不使内侵事寧回京及請

勅一道賫付鎮巡官就赴土魯番差來使臣審回責諭速壇滿速兒令其改過自新將拜牙即送出獻還城印及請

勅赤斤蒙古安定苦峪沙州罕東曲先罕東左等衛聚集人馬保固地方土魯番若來侵犯即便相機截

殺如遇天兵進勦即便率衆應接正德九年十二月內火者他只丁等率領人馬來到肅州近邊王子莊苦峪赤斤等處搶掠屬番男婦三千餘口馬駝牛羊不計其數番賊逼近肅州及形已露一面賫迯番書挾求賞賜彼有彭澤見統延寧人馬在於甘州馹劄却乃故違

勅旨不行火速發兵過嶺保護屬番又不遵會議賞賜不可輕與事理擅自主張選差官通出使絶域納弊廣庭取討城印示弱求和中賊奸計以致土魯番夷得肆其志挾求增幣遂無厭足彭澤又隱下前項

王子莊等處搶殺賊情安奏亦卜剌殘賊日思北奔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又不候差去送賞係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出關十七日到哈密馬驎等復回添取賞賜三月初八日馬馴等起程前去土魯番講和八月內取賞到土魯番十二月初三日方纔取回金印入嘉峪關到肅州彭澤先於本年閏四月內起本奏稱遠夷悔過獻還城印通屬欺罔本部節次議奏土魯番侵犯肅州啓釁納侮事必有由要將啓釁誤事之人參奏治罪使以後使臣不敢生

事遠夷懷奸誤國等因節次題奉欽依通行查勘今各官勘稱土魯番夷來肅州近邊王子莊搶殺求討賞賜彭澤不知詐情聽從與賞差官前去土魯番撫取金印前項故違

勅旨不遵會議擅差官通賞賞講和開啓釁端遺害地方等項重情俱被彼處原勘官符同隱匿致無查照參究又查得正德十年十二月內都御史李昆等奏稱本月初三日原差官通旗軍賽打黑麻等夷使都督焉亦虎仙等隨帶土魯番地面使臣失黑把息兒等將帶方物到關進貢哈密衆頭目亦差使臣同

來進貢據千百戶賽打黑麻馬馴馬昇呈稱奉總督等官指示方畧賞領段絹梭布等項共二千匹件交與速壇滿速兒交收取獲印記番文回繳被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城言說我根前没五百段我不回去賽打黑麻等同衆商議措賒馬疋等物准段一百五十匹餘皆聽許本夷方纔本年十一月初六日歸還土魯番去訖隨取到速壇滿速兒番文一紙內說你每差來通事火信等說的好話賞賜的數兒裏頭都開着裏我便依了哈密城金印饋了如今你每與大明皇帝根前寫一箇本去我的東西聲着來便我

報你每的恩你說我王子金印城池饋了我每奏
朝廷和番好賞賜討着饋你這麼說來沒有時我把
金印城池也不饋事也不好十月二十八日土魯番
寫了又一紙說稱如今你每許下的東西哈密城金
印饋了的後頭要是麼便差使臣與
朝廷進本討將來又哈密衛都督滿剌哈三番文一
紙內稱總督老爹每說你是我的人如今
你和百戶賽打黑麻一答裏去金印城池討將來我
說老爹每和番賞賜重重的有時我去漢兒人去便
好教我去他討的東西饋我便我去把金印城池討

着來速壇拜牙即不在土魯番那箇事我不敢承當
老爹每說和番賞賜要時好話不說你好說便速壇
拜牙即沒有把金印城池饋了罷你好說便要是麼
饋你你差一箇人拏着印信文書來小段子兒甚麼
稀罕你說一萬段子奏
朝廷蟒衣膝襴織金段子紗羅銀器珠珍和番時你
討了我奏
朝廷把你討的進貢使臣都發饋你我這箇話哈密
裏火者他只丁根前說了把金印討出來把賞賜馱
着土魯番去饋速壇滿速兒王子了把哈密城交付

與我金印饋了都督哈米虎仙火者馬黑木百戶賽
打黑麻拏着去了他每又許下東西饋時平安無事
若不饋照舊壞了又該都御史李昆等奏正德十一
年十月初十日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差夷使斬巴思
等迤送哈密衛都督滿剌哈三回回字文書一紙內
稱寫亦虎仙百戶賽打黑麻通事法虎兒馬馴許了
一千五百段子因為這麼幹事我每差了虎都六寫
亦火者散者兒伴送土魯番使去了又火者他只丁
回回字文書一紙內稱寫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百戶
賽打黑麻馬馴法虎兒丁來我做了保人金印城池

纔饋了後頭定了兩箇月又一千五百段子許了去
了我每出了哈密三箇月剌木地方坐了不見人來
我每往土魯番去了又坐了三箇月後頭火者亦思
馬因滿剌堦恩來了許下的段子不曾饋我每有差
的虎都六寫亦馬黑麻撒者兒等去的人不見來把
差了去的人也不敢這麼說將來王子十分惱了他
的人馬都收拾了我每差人去饋他說了這箇事那
裏大頭目做的事
大明皇帝不知道你便不要謊我每到哈密裏把這
箇打聽中間有把剌克老爹每的文書拏着來了我

每文書虎力納哨兒帶到王子根前去了等語又說
便把虎都六寫亦馬黑麻撒者兒帶一千五百段快
此兒打發出來差去的好好的放着打發出來我每
年年進貢我每前頭例也不肯斷了你每不依我每
便事也壞了路也不通又於斬巴思衣服內搜出番
文一紙牙木蘭與寫亦虎仙說稱你和我說了去了
一千五百段子遲了不見來因為這廢幹事十分惱
裏饋與我說將來等語前項番文俱有鎮巡
官原奏案卷見存及查都御史李昆奏據副使陳九
疇等會審得怯林此兒的供稱差百戶賽打黑麻等

賫送賞賜取討城印之時有寫亦虎仙要娶土魯番
王子妹子為妻嗔怪要殺許了段子一千五百疋又
擬陳九疇等覆審得賽打黑麻等說稱先年寫亦虎
仙進貢到京時進本討真帖木兒送到土魯番時速
壇滿速兒要把他妹子與速壇拜牙即為妻寫亦虎
仙要娶為妻速壇滿速兒嗔怪要將寫亦虎仙送到
冰眼裏喂魚寫亦虎仙懼怕許與段子等情切緣
問招內又稱正德七年訣鎮巡官奏將真帖木兒放
歸差寫亦虎仙等送回要娶畜菇木兒母為妻又嫌
若不娶後忠順王速壇拜才即自行帶印投往土魯

番地面速壇滿速兒要將妹子與拜牙即為妻寫亦
虎仙開知潛去土魯番要娶伊妹子為妻嗔怪要送
在冰眼裏喂魚寫亦虎仙懼怕許與段子一擬怯林此兒
陳九疇等先勘寫亦虎仙許與段子等情切緣
的供在正德十年同賽打黑麻等送賞去時許與一
擬賽打黑麻等說在正德六年送回真帖木兒去時
許與二詞各不歸一今勘未見審具賽打黑麻等供
說歸一真情況速壇拜牙即正德八年右腕按奔土

魯番豈有正德六年先在土魯番許親之理今勘雖
稱寫亦虎仙開知潛去不見勘明的於何年月日潛
去有何知証俱屬未明及查李昆等原奏搜出斬巴
思等身帶番文內開牙木蘭與寫亦虎仙說稱你和
我說了去了一千五百段子遲了不見來因為這廢
幹事十分惱裏饋裏不饋與我說將來奏詞見存今
勘搜出斬巴思等身帶番文內開你和我說了一千
五百疋段子遲了不見來了因為這廢事十分惱你
不饋再有甚麼事便斬巴思根前說將來將已奏過
番文內饋裏不饋緊關字樣改作惱你不饋中間顯
有扶捏故入情弊又查得近該給事中黃臣等別起
奏本內開該總兵官史鏞手本案查正德十年十二

月內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將城印獻還遣使進貢總
兵官徐謙太監許宣都御史李昆措備織金段綵段
紗絹洗白各色梭布共一百二十疋包封用印與速
壇滿速兒收用再備織金綵段紗絹洗白各色梭布
八十疋包封用印與火者他只丁收用就令差來使
臣果言歹火者亦思馬因滿剌孛思哈力旣兒的賫
回并寫鈞帖與速壇滿速兒令其親去阿速將忠順
王取來送回哈密安住至今尚未將忠順王送還鈞
帖內說將你速壇滿速兒差來頭目虎都寫亦并火
者他只丁差來弟火者撒者兒館待搞勞差往陝西

催賫撒馬兒罕先年進貢使臣并賞賜回日發回本
土等因今給事中黃臣等前項奏內勘稱被欠者撒
者兒火者馬黑木等各將不與段子情由令回夷滿
剌孛思亦思馬因部傳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
牙木蘭等又添說甘肅見將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
兒拘留不放以此速壇滿速兒惱怒於本年六月內
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領五百人馬將哈密城又行
奪占緣拘留夷使係干啓惹土魯番復來奪占哈密
重情今勘不見駁查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的係
何人主張質留甘州或係差往陝西催賫使臣及亦

去土魯番直抵阿速城開讀如彼就將速壇拜牙即
送回照舊為王如不送回將土魯番先今差來使臣
遷發南方羈住閉關絕貢該本部會官議得既已送
回城印合無俯從李昆等所請施行固不可嚴峻拒
絕激變夷情亦不可輕許多與開啓釁端當於本年
五月內請
勅去訖後至正德十二年正月內李昆等奏據副使
陳九疇議呈將原差陞
勅書二道暫且責付甘州行都司捧收將先後差來
夷使俱收監等候已經本部具奏行查勘合咨行勘奏

不見追究前請
勅書緣何停至次年正月上魯番已犯肅州殺死芮寧方假陳九疇之議奏要擇收在官及衆稱哈密衛在官夷人馬黑木等詐克撒馬兒罕天方國等項夷使詐冒進貢關支口粮不見衆究行都司官并甘肅鎮巡官彼時有何情弊將各夷一槩驗放符同具本遣冊起送赴京又查得先該都御史李昆等奏稱擾副使陳九疇呈稱番取阿剌哈兒供內開稱火者撒者兒係火者他只丁之弟甘肅三堂老爹恐怕有變將他留到甘肅質當至今不曾放回等情卷案見存

今奏內勘稱正德十一年六月內牙木蘭等復來占守哈密差倒剌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被陳九疇監禁病死牙木蘭因見倒剌火者等不回恐有泄漏事情報知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前來打細亦被陳九疇監禁速壇滿速兒舉兵到沙州牙木蘭到瓜州等候斬巴思等日久不回以此起程到沙州與速壇滿速兒商議來犯肅州及查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等節次逦送番文俱稱我每差的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等去的人不見來又稱我每依了你每你每不依我每我每差去的不放將來因為這麼幹事王子

惱了着差人去把一千五百匹子討饋便饋不饋時快發差人來我去和他們回說話因為這麼幹事差了斬巴思去了定了二十日快些兒打發出來又該安寧不要做歹以後再不歹了說了這遭不肯依從差去使臣都監禁責打加罪射的箭如射在石頭上一般不得透等語前項番文俱係李昆等節次備云具奏案卷見存切詳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係隨同差去官通及差來進貢夷使押送金印敕賞人數鎮巡官不合無故拘留日久不行放回亦不具奏委

官衆議施訓等審得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假作送印取賞就來探聽消息將各夷問擬境外姦細入境探聽事情斬罪監候處決情罪俱不相當及看得斬巴思等既是賫遞番文趕喝駝馬牛羊二百七十餘疋隻明白入關比與潛入境內探聽事情被官軍盤獲者情由不同況斬巴思等所賫番文內說情詞皆以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二人不見放回及不與原許段子一千五百疋為詞係干夷情斬巴思等十月初十日進關陳九疇等自合即時轉送鎮巡官議處定奪不合輒便收監至十一月十六日止

魯番賊至肅州城西十里殺死芮寧官軍至十九日賊勢漸退陳九疇方將斬巴思等打死問擬奸細情有可疑又查得李昆節次奏內開正德十一年九月初五日赤斤蒙古衛番人明卜來肅州報說土魯番人馬本月初二日到柵城兒撲搶十月內他失把力城哈剌灰頭目添哥能兒的五名告迫番文報說今年六月內火者他只丁將哈密城奪了商量要往漢人地方上來十月二十八日罕東左衛番人土六攏哈報說十月十一日早速壇滿速兒領四千餘人撲到沙州把在城四野番達男婦帳房頭畜盡都搶殺了十一月初七日赤斤蒙古柵城兒住牧番達察勞等四名報說土魯番賊搶殺入境十一月初九日柵城兒住牧阿卜兒加等四名亦報回賊搶殺十一月十一日史鏞等差夜不收到肅州仆探聲息有柴將兵備說稱賊在鉢和寺住劄瞭見火光待差人哨探的確回報其肅州無有糧草甘州軍馬且不必動至十五日賊已進嘉峪關陳九疇蔣萍禮方差夜不收毛合加赴甘州稟報十七日午時方到甘州史鏞等方議發兵願是陳九疇說明知賊已逼境寡謀輕敵意欲自已圖功假以無糧阻當援兵及史鏞等係是

主將聽從陳九疇主使不早發兵俱故不設備以致攻陷城堡損折官軍俱有違法律令勘不見參究前罪明白又看得審取寫亦虎仙招情與節次具奏情節不合問擬訕叛罪名及將寫亦法都剌等八十一名俱問擬杖罪參稱情重律輕俱擬遷發兩廣烟瘴地面安置及問得阿都阿哇滿剌允都招稱正德八年令家人滿可力稍書與女壻孛來蘭火者他只丁及進貢未回火者馬黑木向速壇滿速兒說令人馬來奪甘肅城子先將哈密占了等情後正德十一年土魯番犯肅州將阿都阿哇滿剌允都問擬奸細走透消息於外人斬罪又看得原問土魯番賊十一月十五日到嘉峪關外夜不收李四十六日辰時報到肅州陳丑狗十五日四更時分報到康斤十五日四更時分報到芮寧人馬十六日卯時發出李四等五更時分報到芮寧人馬十六日卯時發出李四等似無失報及土魯番賊節次傳遞番書明說要搶肅州及赤斤等處屬番十一月以前節次走報土魯番賊見到近邊搶殺今問夜不收李四等失報以致陷城損軍斬罪及馬貴被虜得脫參問失於飛報斬罪陳剛藏匿芮寧陣亡人內得生參稱火於謀曳提問中間俱恐虧枉及各犯引律議罪俱係干刑名未

審情罪有無相當律例有無相合及看得招內開稱陳九疇會同史鏞鄭麃將存禮誘使尼剌達子搶殺土魯番又稱鄭麃將存禮等各督併漢番官軍斬獲回賊首級五十八顆鄭麃將存禮似亦有功又查鄭麃將存禮有罪無功應該提問陳九疇罪少功多不見聲說鄭麃將存禮功不贖罪陳九疇何罪比何功較少緣由及要將差來進貢夷使火者馬黑木火者阿黑孌俱拏送法司明治其罪其餘進貢夷人俱送法司研審中間如有與逆壇滿速兒交通謀逆人犯俱治以罪查得火者馬黑木等見已到京該本部議奏送法司收問奉

旨免送及招內開稱已死法尚難容仍當遷其妻孥沒其財產見今伊男米兒馬黑麻賫本來京伸訴冤枉該鎮撫司譯審供詞在官又該本部會同三法司并錦衣衛各堂上官會審得本夷執稱陳九疇差委伊父失拜烟答同夷人火者塔只等二十五名同芮寧等出城與賊廝殺並無內應等情已將米兒馬黑麻送會同館收候甘肅干問人犯解到會審定奪今擬前罪難便發落及看得招內開稱別無違法重情滿剌迭力米失等六十一名俱發腹裏去處輕為安插哈密事寧臺為處置但既稱別無違犯又要遷發腹裏且無議定遷發腹裏何處地方若依所議遷發誠恐各夷在彼居住日久已成家業一旦無故遷發不惟致其失所怨望抑恐甘肅羊水寄住諸夷自生嫌疑互相煽動交搆土魯番及各種達子謀擾甘肅地方大壞邊事此係陳九疇狂生淺謀勘官依憑轉奏擅難准擬又慮近年甘肅守臣不知控馭諸夷當存大體凡事輕舉滋漏致成激變如都督失拜烟答除九疇已拘禁致死本官家產已行抄沒其子火者馬黑麻賫本來京伸訴陳九疇等明知在逃不行奏聞前項寄住夷人滿剌迭力米失等六十一名今雖不准遷發猶恐此風在彼先已漏泄驚疑眾心合當急為撫處照得先任甘肅總督軍務今致仕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彭澤故違

勅旨不遵會議擅自主張措備賞物差人出使外國講和開啓邊釁遺患地方隱匿近邊搶殺賊情妄奏乞賞賜關繫邊情至重坐視因循持疑兩端釀成大患副使陳九疇惟知講和之為非不思中變之為害

擬擬拘執夷使因而激變疑有好夷交通多無指實
俱應究治提問先於勘官別起本內參奏外今給事
中黃臣等參稱太監許宣都御史李昆俱功可贖罪
總兵官史鏞參將將存禮等俱應該提問但照史鏞
許宣李昆同受重托同處一鎮凡事公同計議而行
今據前項查出甯州失事情由土魯番賊正德十一
年六月復來占據哈密以後節次投遞番文索討原
許賞賜引領賊衆搶殺沙瓜州赤斤榮城兒等處地
方報無虛月史鏞身任主將與李昆等非不預知却
乃視為泛常惟聽兵備副使陳九疇所謀輕敵玩寇

畧不設備要拘留夷使則聽其拘留要更變和議則
聽其更變要阻甘州援兵不發則聽其阻止及參將
蔣存禮惟知何從陳九疇會案轉行畧無出入意見
依律呈請添調人馬預為隄備肅州一城精兵殺戮
殆盡遠近城堡男婦頭畜粟粮被其荼毒搶掠奚止
數萬百餘年來所無之事皆由總督鎮巡等官處置
乖方開啓釁端所致若不明正各官之罪不惟無以
垂戒將來以後邊務益難修舉抑恐死者含冤生者
慷憤天地鬼神亦不容宥合無將史鏞將存禮俱提
解來京送法司與李昆陳九疇等通行究問太監許

寧事雖不由於已坐視亦難免責合無取回亦行法
司提問中間陳九疇將存禮等先次失事其後所立
功績與先犯罪過量其多寡有無相當應否准贖議
擬定奪本部仍會官推舉堪任甘肅鎮守總兵官及
照例推舉曾經奏保堪任肅州參將官上請
簡命令其上緊前去更替史鏞將存禮到日方將史
鏞將存禮提解庶不失誤遠備其副總兵鄭廉原在
甘州住劄十七日方到賊情當日發兵出城又因賊

衆兵寡會差百戶蔡剛賫文前赴鎮城督調山丹守
斬獲首級今參延緩畏怯并已問完見監斬罪人犯
李四等及見參應該提問都指揮姚瑭等合無俱候
寫亦虎仙等情重并干問人犯解到之日通送刑部
查照原行始末案卷并本部前項逐節參駁事理通
將今勘奏內有名人犯逐一重覆查問明白干碍火
者馬黑木等并米兒馬黑麻就行取問取具歸一招
詞依律議罪仍會多官審擬奏請定奪照出應
該提問發落人犯參奏招問發落務在情真罪當輸
服無詞固不可輕出故縱有壞
國法亦不可拘泥原案致有虧枉彼處原勘官員及

差勘官審問如有故奏出之情由分豁輕重參究
問完之日應該處置一應邊情本部會官議處具奏
施行及照甘肅地方見寄住夷人數多誠恐因見陳
九疇等將失拜烟答等打死抄沒及將各夷解京問
理又聞今奏要將游剌送力迷失等遷發一節驚疑
致有及側生變合無請
勅一道賫付甘肅鎮守巡撫巡按官譯寫番文告示
轉發行都司及布按二司公差官遍發曉諭各該地
方寄住回夷知道前年土魯番敢來犯邊副總兵叅
將領軍追趕殺死土魯番人數多如今事已平定關
朝廷尚且撫恤你每是遠年進貢效順往來寄住夷
人豈肯害你各要安心照舊生理如有說謊煽詐你
的便赴官陳告將說謊之人治以重罪其副使陳九
疇舉發見監問夷人
朝廷提取赴闕干對人到京着法司會官審問有罪
提問既先已革職為民了罷史鋪李昆許宣蔣存禮
勅書陳九疇阻止發兵失誤應援本部當重治但既
稱史鋪到任未及三月蔣存禮寡不敵衆史鋪降三
級各帶俸差操李昆也從輕降二級

着法司通行查照究問明白再會官覆審了一併來
說寫
勅曉諭等項事宜都依擬行欽此正德十四年
六月二十五日該刑部等衙門會本具題奉
聖旨是這邊方事情你每既會審明白彭澤擅差都
督僉亦虎仙等賫取城印許與段疋致遺後患本當
陳九疇節制調遣不早設備李昆又拘執夷使停留
勅書陳九疇阻止發兵失誤應援本部當重治但既
稱史鋪到任未及三月蔣存禮寡不敵衆史鋪降三
級各帶俸差操李昆也從輕降二級

別用許宣着閑住陳九疇擅擊都督軍職責打拘禁致死你法司照例擬罪來說重擬了罪來說馬馴等傳報夷情既有反覆之也擬了罪來說米兒馬黑麻為父訴冤得實免問其餘夷人但犯不應罪名的俱免運炭提問原問官施訓高顯等與應提問鄭廳等都着差去郎中千戶提問了來說黃臣趙春對品調外任其餘准擬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哈密衛都督馮亦虎仙奏稱奴婢在哈密住坐有千戶馬聰百戶馮亦阿黑麻百戶馬昇賫

勅一道與都督奄克孛羅并奴婢寫亦虎仙有都督奄克孛羅在肅州住着不曾出來奴婢將勅書開讀了一節查得前項勅書內原寫都督奄克孛剌在前寫亦虎仙在後餘外又有副勅交與鎮巡等官知會照彼時奄克孛剌既在肅州寫亦虎仙在哈密不知何人主張將奉到勅書不在肅州交與奄克孛剌令其上緊回還哈密與寫亦虎仙等一同開讀却令馬聰等徑送寫亦虎仙收開又奏稱彭總制鈞帖差人送來言說都督寫亦虎仙等上緊將

朝廷的勅書賞去速壇滿速兒王處借錢使用贖取若不與金印城池呵你再多許他些錢物務要將哈密城池金印取來與他和好就與他使臣一同前來成事後但是你每借了使過的并許下速壇滿速兒王錢物我每具奏

朝廷一倍還你兩倍

朝廷的勅書上也說一倍還兩倍一節查得正德九年本部原會官議請勅與土魯番速壇滿速兒止令土魯番差來夷使捧去不曾許差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送去及查前項勅書內原寫都督奄克孛剌在前寫亦虎仙在後餘外又有副勅交與鎮巡等官照彼時奄克孛剌既在肅州寫亦虎仙親去土魯番速賞講和近該給事中黃臣等查勘得都御史彭澤原鈞帖內開我差的頭目通事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亦思馬因等一同前去與尒王子并王母衆弟兄說上緊

將忠順王并城印還了啥容上聚差好頭目進貢謝
恩不等你的方物使臣到京我與三堂將你的番文
先奏
朝廷必有重大賞賜王母并他弟兄你大小頭目哈
密有功的都督頭目也都有賞賜等語又查得給事
中黃臣等行據總兵官史鋪手本內開總督彭澤差
百戶賽打黑麻等賫賞前去土魯番撫諭甘肅措備
羅段絹紗綾褐洗白夏布并梭布衣服等件共二千
疋件銀壺一把銀碗一箇銀臺盞一付等因奏詞見
抄在部顯是彭澤故違

勅旨不令寫亦虎仙等守國而令其去國不責土魯
番罪過而與土魯番納幣求和給事中黃臣等前項
勘奏與今寫亦虎仙奏內情節相同但寫亦虎仙奏
稱彭澤差去人說許下錢物我每具奏一倍還你兩
倍又說
勅書上也說一倍還兩倍未見差去何人傳說前項
語言未經提對難便准信
勅書中間恐有偽造增減情弊及奏稱陳兵脩將斬
巴思等在肅州地方都打死了速壇滿速兒聽得就
惱怒了領人馬來到肅州一節查得都御史李昆等

原奏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土魯番犯肅州十
九日副使陳九疇將通事毛見等同斬巴思打死今
奏先打死斬巴思等後犯肅州及奏陳九疇將田田
壇拿并禮拜寺都拆毀了又將田田人妻與了西番
人去了等情俱未委處的合無本部差官并通事一
人馳驛前去沿途查問寫亦虎仙原開讀
勅諭見在何處收貯依其所指去處查取并將本部
原降副
勅底本於甘肅鎮巡等官處追出一併如法印封上
聞賞罰以憑比對先將寫亦虎仙今奏內事情備咨

刑部待候寫亦虎仙并通事馬俊等解到及取到
勅書之日照依本部前項奏詳事理逐一譯審對問
務見差去何人傳說許賞等項情由明白與同起應
有罪應問人犯參奏提問正德十三年三月初二日
具題奏
聖旨是這夷人所奏事情未委處的待他每差去官
屬人等取到勅書之日着法司將提問應該譯審對
問人犯并前後有干應問事理通行併問明白仍會
官覆審具奏定奪欽此

為夷情事

照得本部前項議奏差官專一查取夷人馮亦虎仙等原奉

勅諭着驗中間有無偽造增減情弊今委官舍欽呈稱訪得原降

勅諭見今到京使臣都指揮僉事火者馬黑木帶来見在合無本部委官一員會同禮部提督會同館主事鴻臚寺大通事舍誠等就於都指揮火者馬黑木處取出原降

勅諭着驗寶文字樣如果原係正德九年降與都督奄克孛剌馮亦虎仙等

勅書別無假偽增減情弊各官就便眼同謄黃一樣三本比對無差送本部刑部都察院各一本先收備照仍將原

勅封記付本夷捧收聽候法司取驗如着驗

勅書内有假偽增減亦就譯審作弊情由明白呈報定奪前項原降

勅書若果驗無假偽增減舍欽等不必差去其馮亦虎仙所奏彭總制鈞帖差人送来言說

勅書上也說一倍還兩倍結等語顯是差人去詐傳

詔旨啓釁壞事合無行依法司待候馮亦虎仙解到之日追要差去賫鈞帖傳說

勅旨之人是誰就與馮亦虎仙對問明白及將前

勅不付奄克孛剌送與馮亦虎仙交收主張之人一併問明具奏施行正德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提督軍務官員責任事

照得甘肅地方近年因哈密忠順王拜牙即棄城逃走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差人占據哈密節次添設總

制總督大臣與巡撫都御史相並經理以致事權不一大壞邊事至今尚未寧妥今當

聖明軫念邊疆事重圖任僭人既准臣等會推起用鄧璋巡撫後賜

寇斷假以提督軍務之權竊惟土魯番夷先因甘肅地方饑饉占據哈密挾求賞賜都御史彭澤遣使直造虜庭納幣求和以夏奉虜寇侵掠我居民屠我屬番殺我將官戮我軍士破我城堡掠我肅州之禍自来所無自當明正大義閉關絕貢斷在不疑彼不得逞憑衆入寇之舉勢所必有今

命鄧璋往彼一新號令振揚
天威無事則照常巡撫整備兵粮有事則提督官軍
相機戰守有專制之權無掣肘之弊
廟謀預定群情預服將来甘肅地方可保無虞此皆
仰賴
皇上睿謀乾斷明炳先幾有此善處也臣等才勝幸
甚合無查照先年提督軍務大臣事例給與鄧璋旗
牌八面副乞於鄧璋該請
勅內開載令其到彼之日與總兵官柳湧先到肅州
脩築城堡鋒利器械整飭軍馬措備粮餉賑恤軍士

撫順屬番振揚軍威仍嚴謹烽堠通用間諜務使敵
情預知軍謀早定伸縮自由動中機宜遇有侵犯量
調本處甘凉及魯經所統人馬會同防勦若有不敷
以次徵調或先調河東隣近洮岷臨鞏等處官軍或
徑調寧夏延綏官軍務須斟酌賊情多寡緩急從宜
調取既不可徵調遲延失誤事機亦不可無事早調
坐費邊餉用兵之際都指揮以下敢有臨陣退縮及

等衛蕃番等項事宜逐一查照斟酌施行若遇賊勢
重大黃河套內達賊犯邊巡寧人馬不敢赴調各該
鎮巡官各另星馳具奏
朝廷自有處置本部再通行延綏寧夏陝西三處鎮
巡等官一體知會遵守以後如果處置得宜土魯番
夷畏威悔過認罪歸服哈密興復地方事寧鄧璋取
回巡撫官員照舊施行正德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具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

為或情事

看得甘肅鎮巡等官都御史李昆等題稱節據土魯
番速壇滿速兒等差來夷使滿頼哈三等賫遞番
文六紙及稱速壇滿速兒多張挾詐繁複之詞全無
悔過遜順之意滿剌哈三若非為速壇滿速兒採聽
中國設備之虛實必是自許能致朶撒怜之歸其齎
印紙一方又欲為挾索奇貨要將滿剌哈三羈留肅
州其餘從人自關阻回仍省諭速壇滿速兒令其改
念脩詞誠心悔過將速壇拜牙即并虜去男婦送至
肅州方為具奏議處鑒因臣等看詳速壇滿速兒省
文內稱他要和好裡我每也和好他每做歹我每也

告天弟兄四箇一答裡　上秋到肅州甘州來又稱這
早晚你每把事快些用心幹快些商和事兒過去了
的後頭後悔也成不的
事不要大了成的事不要壞了即其詞意將來入寇
之舉難保必無誠恐鎮巡官安於故常一旦有警又
如前年失事深為可虞答無本部備行新任巡撫都
御史鎮守太監總兵官務要講求先年失事之由斟
酌將來備禦之策肅州敗沒官軍設法充補應用給
軍粮餉預為久實務在先事料理臨事果斷謀出萬
全事無一失以安地方以正體統其處置哈密并處

待土魯番事宜悉照本部節次題准及前項會官計
議題准事理遵守施行如或固執失宜貽患地方
國典具存必難輕貸正德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具
題奉
聖旨是這先事備禦等項事宜便行與新任鎮巡等
官知道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禮科抄譯出速壇滿速兒前項紅印番字奏本
係正德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土魯番城寫成交
付與進貢使臣失黑把息兒等今正德十三年正月
內方總齎執到京投進其奏本內言說百戶馮亦阿
黑麻將
勑書齎來了又寫亦虎仙等將許多財物來我上多
央告說着我不要作歹我將哈密城池金印與了特
差使臣進貢問
朝廷討賞賜希罕物件等語實有納款效順之情若
使甘肅鎮巡官於土魯番所差使臣初到之時即差
的當官通伴送早到京師打發領賞早回本國及將
同差來夷使虎都馮亦火者散者兒不拘留甘州或
都御史彭澤不早回京在彼自處或可全信遠夷俛

達成事或無肅州被害之事亦未可知今土魯番速
壇滿速兒既因遣使納款進貢日久不回又因鎮巡
等官廣留夷使消息不通舉衆入寇殺害將官屠戮
邊軍為中國之恥貽笑四夷虧損非細義當閉關絕
貢斷無可疑今禮部咨稱除求討蟒龍等項本部另
行查覆將西番搶掠等情移咨本部查照緣西番亦
斤苦峪蒙古等衛夷人係我中國屬番前年速壇滿
速兒來犯肅州之時前項屬番甚被蹂躪
朝廷正當撫卹以為藩籬不當又因速壇滿速兒奏
詞連及別為處置其求討蟒龍等項事在犯邊之前

亦難輕准合無本部行移禮部待候法司提到寫亦
虎仙等問明之日會議土魯差來進貢使臣應該
作何處待奏請定奪遵依施行正德十三年三月二
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撫遣屬酋歸還本土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奏稱投附來邊暫住沙
州酋達頭目帖木歌等情願回還本土逐一賞犒差
人送回其爪州頭目總卜克等不願回還暫留另行
等因臣等議得戎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雖其一時
避難強意內附而飛揚跋扈之心終未能忘遠如五
胡之亂華近如真帖木兒之入寇往事昭然足為明
鑒故本部先次議奏深恐鎮巡等官不能遠慮貽患
將來今帖木歌等既已率衆回還而總卜克等尚留
近地況當種田之時不為歸計則將來歸期未卜何
日歲月既深窺占愈熟雖彼派離之際念不及此而
在我防邊之道豈宜如是合無本部備行新任巡撫
都御史等官務要從長議處善加撫諭使其歸還本
土並潛屏內地既不可顯拒峻絕處置垂方致生叛
亦不可顯拒峻絕處置垂方致生叛遥仍將議處過
緣由回奏查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撫諭夷人事宜著鎮巡等官依擬行欽此

為處置備禦領班官員事

照得甘肅地方近年為因總督等官處置垂方主帥
酋賊侵犯肅州殺死官軍千餘攻陷城堡殺虜人畜
以數萬計邊塞蕭條軍伍消耗見今土魯酋首投遞
番書要於七八月糾合三家人馬復來甘肅地方果
如所言本處兵力寡弱必難支持未免徵調延寧人
馬策應見今虜賊大營在套住牧必有入寇之舉恐
難徵調前項臨警等衛河西莊浪甘肅等處備禦官
軍日久廢弛宜當急為脩舉本部已於去年八月內
議奏通行陝西甘肅兩處巡撫官查勘俱要作急具
奏不許以前遲延致誤軍務又奉
特旨毋致遲誤欽遵通行外若使各該巡撫官肯為
地方遠慮知此一事係防邊重務用心籌畫三日之
內可以斷決回奏却乃延今十箇月餘鄖陽之奏前
因李昆尚未回奏令若必候李昆奏到方纔議處不
無愈加遲誤合無准照都御史鄭陽等與陝西都布
按三司官并巡按御史議擬事理本部行移陝西地方
軍職內照例推舉相應官四員請

旨簡命二員各請
勅一道前去蘭州隨帶家小住劄分管瞭望等衛官
軍前去莊涼甘州等處輪班備禦後有事故巡撫官
具奏本部照例推補其臨發等衛領班指揮聽巡撫
陝西都御史會同鎮巡三司官推委各二員暫令上
班之日赴邊領操下班之日回衛掌印以便照查充
補以後事體定貼照舊施行前項備禦官軍多寡不
一恐有不精聽提督都御史鄧璋督同領班都指揮
揀選精銳堪用官軍每班三千員名時常操練以待
肅州有警從便調發近寧人馬非遇大警不必動調
以省勞費其備禦官軍舊例分散莊涼甘州鎮番永
昌等處備禦勢分力弱不得濟用今既推用領班都
指揮一員總領合無亦聽都御史鄧璋勘議定奪或
於永昌一處住劄或分住近便城堡無事用心操演
有事隨便調發并合用行糧草料馬匹器械等項一
應事宜俱從宜徑自撥給應具奏者作急奏請定奪
再照已死遊擊將軍苟寧等原領肅州官軍雖已勘
報被土魯番賊殺死一千餘員名中間隱匿未報者
難保必無當今急務足兵為先合無亦行都御史鄧
璋督同肅州兵備參將等官除各軍原戶有丁承繼

軍伍外戶絕無人頂補者查勘見在官舍軍餘數內
丁多有力情願補伍精壯之人設法賞勞收補軍役
願終本身者聽從其便務在處置得宜軍伍充實緩
急得用事畢之日將選補過軍數并處置過事宜回
奏查考正德十三年四月初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莊涼甘州等處領班備禦官依擬推用選補
官軍及住劄地方等項事宜俱准議行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譯出速壇滿速兒審文內稱與總制老爹并
州肅州的官人每我將哈密城印收與的時寫亦虎仙
都督寫亦阿黑麻百戶等使臣與我上許了一千五
百疋段子到甘州肅州與來為那箇段子上着古禿
魯寫亦馬黑麻捨黑差去到甘州肅州回來限期過
了段子也不來取段子的人也不來又稱差使臣進
去將使臣拏倒着棍打了放在牢裏方纔用心甘州
肅州川裏住着到秋裏與你每好生說一場回去又
稱無罪的回回每拷打將禮拜寺改做寺院等情合
無本部備咨刑部待候寫亦虎仙寫亦馬黑
麻散着兒并差去百戶一千人犯解到之日查照問
理其審文內說稱我兄弟上去的使臣来到了勸我

又尊長次者同各處来的使臣勸諫再三叮嚀上差都督滿剌哈三同拾里出買禿差去了不做聲歹文書到時將朶思恰即便放回来然後將罵亦虎仙并買賣使臣許下的錢粮段匹交與古禿曾罵亦馬黑麻他每作急打發回来上京去的使臣不要違了如今上緊着和好不是呵時候過了的後頭後悔無益你每有甚麼話即便說出来一節合無本部備行巡撫都御史鄧璋會同鎮巡官作急計議差来滿剌哈三及見拘朶思恰即朶撒恰應該作何收處前項夷情應否差還無礙夷人前去通達即令應否作何

隄備計議停當應施行者徑自從宜施行事體重大星馳奏請定奪不可忽處致失事機又以後過有遞本處鎮巡官查照節次題奉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抄出番文內係是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頭目米勒白克說與甘肅鎮巡官的話他說速壇滿速兒差他看守哈密城速壇滿速兒差滿剌哈三同拾里

買禿差去了不做聲歹文書到時將朶思恰即便放回来然後將罵亦虎仙并買賣使臣許下的錢粮段匹交與古禿曾罵亦馬黑麻他每作急打發回来上京去的使臣不要違了如今上緊着和好不是呵時候過了的後頭後悔無益你每有甚麼話即便說出来一節合無本部備行巡撫都御史鄧璋會同鎮巡官作急計議差来滿剌哈三及見拘朶思恰即朶撒恰應該作何收處前項夷情應否差還無礙夷人前去通達即令應否作何

隄備計議停當應施行者徑自從宜施行事體重大星馳奏請定奪不可忽處致失事機又以後過有遞本處鎮巡官查照節次題奉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抄出番文內係是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頭目米勒白克說與甘肅鎮巡官的話他說速壇滿速兒差他看守哈密城速壇滿速兒差滿剌哈三同拾里

做使臣我也差回簡你去等情虎仙年十月二十日寫查得近該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滿剌哈三等前来肅州賫遞番文全無悔過遜順之意等情已該本部前項議擬奏行鎮巡官議處外別無定奪但去年係是丁丑年今却稱虎年十月寫来知因何差錯及看得後一紙番文內說来剌克吐吉哈即等三百人看守着哈密城池勸速壇滿速兒不要作歹我每衆弟兄大小來年秋間收拾人馬你調那裏去就那裏去等情顯是此夷陽為和好陰有挾制之意內哈即恐即是引誘忠順王拜牙即走入土魯番之

人緣此等夷情未知虛實雖不可輕信示弱許和亦不可不信忽處失備合無本部備行都御史鄧璋等查照本部節次題奉欽依內事理從長議處先事設備應施行者徑自從宜施行事體重大星馳奏請定奪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譯出哈密衛都督罵亦虎仙滿剌哈三番文四紙內一紙說稱達子頭目脫黑惑等討要賞賜要與

朝廷出氣力與紙謊稱哈密城池毀壞不能住守要
照永樂弘治年間發人修理一紙說稱哈密城池坍
塌三次俱彼用自己財物修理討要蟒衣玉帶一紙
說稱沙州等處人上都與麥種牛隻布疋要哈密
人上也給與些以上四紙番文內說事情合無行文
甘肅鎮巡官查勘議處又一紙說稱哈密城池三次
被搶都是奴婢用自己財物贖取這一次蒙
朝廷
勅書上寫着寫亦虎仙上緊前去取城池金印但是
說使用的財物儘你使用只要成事我你上加倍陞
賞不吝除有
上天為證使過的一千疋段子價銀等項哈密人漢
人并這棄差去的官軍每都與了止我每上不曾與一
件在甘州三堂處告討都知道漢人使用過的物
節查得寫亦虎仙并差去通事人等見行提解來京
合無本部移咨刑部候各犯解到之日審問的係何
人許說儘你使用財物及甘州三堂何人准還漢人
使用過物件不還寫亦虎仙等使過物件務見明白
通將原擬會問事情一併具奏定奪正德十三年四
月二十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夷人所奏各項事情該着鎮巡等官查議
處置并待刑部審問明白一併奏請的都依擬行欽
此

為夷情事

看得禮部抄送哈密衛都督滿剌哈三番文三紙內
一紙說稱與奄克孛羅等四箇都督加陞職事那三
箇都督的
勅書蒙
朝廷換與奴婢因看守真帖木兒在甘州住坐
勅書未曾換與要照三箇都督事例換與一節查有
前項都督四員陞職及三員換
勅緣由所據都督滿剌哈三亦合照例換與
勅書但查數內失拜烟答已被副使陳九疇監死寫
亦虎仙問擬謀叛斬罪解京送法司會問滿剌哈三
招稱與寫亦虎仙同謀叛逆先在哈密今自投來肅
州鎮巡官見令豐其廩餼羈留在彼及查奄克孛剌
寫亦虎仙二人正德九年五月蒙
朝廷降
勅獎令其同守哈密城正德十年正月總督都御
史彭澤出給鈞帖差奄克孛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

等前往土魯番地面送還講和既奉
勅褒奨守城又承鈞帖明文前去講和令淌剌哈三
又自来肅州奏討換
勅似與原問謀叛情由不合係千外國夷情萬一處
置不得其宜罪有出入貽患非軽合無本部移咨刑
部候焉亦虎仙等解到之日先行督委公正郎中等
官将各項夷情逐一查審明白彼此輸服無詞仍照
原擬會官覆審奏請定奪其淌剌哈三餘外番文二
紙要照三箇都督事例求討蟒龍衣服玉帶及討段
疋皮張等項物件合無亦候刑部問結之日應否准

給查照定奪正德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番文一紙是與甘肅鎮巡官的大意說要上緊
去與他和好要将朶思恰好生待他作急打發出来
及稱焉亦虎仙取哈密城印多許下物件去了他不
出来呵事都不成又說嘉峪關外的城池不為緊要
甘州肅州莫着壞了等語不知是何夷所焉番文又
一紙專說焉亦虎仙都督焉亦阿黑麻百戶法忽兒
丁通事馬聰官兒馬黑木通事使臣每上多拜上
你每許下去了的不曾完的信因此上這些傷損出
来了等語亦不知是何夷人所焉及看得番文内所
言討要朶思恰及拆毀禮拜寺等事俱係土魯犯邊
後事情不知因何将此番文交付與先差使臣沙黑
納咱兒等賫来投進合無本部委官會同大通事舍
誠等審問陝西行都司差来百戶張浩并夷使沙黑
納咱兒等要見前項番文的係何人於何年月日寄
到甘肅某處交與各夷賫帶来京中間有無冒名捏
焉情弊務見明白回報本部一行刑部待候焉亦虎
仙等解到之日查照審問原許段疋是否焉亦虎仙

與　通事馬聰等為因取討哈密城印一同許與失
信未完務見的確從公斷理一行巡撫甘肅都御史
鄧璋等參詳所言甘肅不要壞了情由計議隄備及
令行都司官以後夷人進貢過有賫帶番文驗看明
白係遞本處鎮巡官者徑自會官譯看處置係赴京
奏進者照依舊規付鎮守太監封進不許容令奸夷
交通捏焉變亂是非虛實難信如或故違将行都司
官參奏治罪後該主事路直會同大通事右少卿舍
誠等譯審得哈密使臣沙黑納咱兒等節次投進番
文共二十四道俱為進貢求討事並無投進高昌話

回田字番文各夷執稱不知情由等因緣前項高昌話回田字番文的係何年月日何衙門官封進徑自覆奏施行正德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會賞番夷有功人員奉事

看得甘肅鎮巡等官都御史李昆等奏稱本年二月二十五日該守把嘉峪關千戶查愷驗送原差尾剌虜營賞通事馬勝夜不收白英夷人添哥乩兒的等二十四名隨帶馬駝到官及賫到達字一紙審據馬勝等回稱蒙差領賞賞賜出關襲至哈密西北把腮虜營對衆交訖各王頭目喜懽領受取獲達字收領一紙并帶同卜六王頭目并從人起程前来及稱此虜自来不曾犯邊亦自来不曾入貢今因差人恭奏慶治正德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具題奉○聖旨是這夷人事情便行文與鎮巡官著隨宜議處施行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內開稱議得潛從他國律有重典在外官員法當休罷速壇拜牙即之自逆土魯番北遁先年王海陝巴被土魯番刼虜而

去者事體不同況夷王有無關繫非急惟令速壇滿速兒悔罪納款歸我搶虜人畜我歸其無罪之人兵革暫省即為地方之利除將復來夷使滿剌馬黑麻等二人并貢使人畜方物俱阻留在關外若土魯番舉兵而來多方隄備務使遭對保無他虞若修詞求貢速壇拜牙即未便送回所搶人畜已有送到合無起送入貢惟復仍阻在邊聽候進止其所討朵撒恰虎都寫亦等應否給發乞要本部詳議明示一節與前項巡撫都御史趙鑑等所訪夷情及巡按御史馮時雍所奏處待土魯番哈密事理大意相同緣哈

密忠順王速壇拜牙即自作弗靖棄國逃走不必求其復歸縱使來歸亦不可必其復立誠有如李昆等所議者令若不依所議隨宜處置仍執前議務以必得速壇拜牙即為事不惟名義未正抑恐理勢難行但土魯番夷為因都御史彭澤鹵莽輕處送賞講和納侮啓釁寖寇軍殺將損傷國體甘肅地方自來所無之事李昆等節次會奏要將土魯番哈密未犯邊之前差來進貢夷使遞發南方烟瘴地面夷使見在會同館羈住聽候法司取問令土魯番罪惡尚未明正先到夷使尚未發落却將

新到夷使起送赴京發之事體則後來倫例有妨宜將前項事情會議奏請定奪通行遵守庶為穩當各官又奏稱撒馬兒罕北山寄住馬黑麻哈辛王所差夷使土六孫等俱在肅州未經查驗可否准王進貢夷人俱在土魯番聽候合無將土六孫等仍發肅州羈住候土魯番悔罪進貢至日一同起送惟復先行起送一節查得舊例哈密每年來朝一次其土魯番等處或三年五年來貢人員賫有印信番文經過哈密使臣依期同來見今哈密無人守國管事進貢必不如期若

將土六孫等不候哈密夷使同來獨放入貢恐於前例有碍況土六孫雖稱賫有印記番文未見辯驗真偽及查舊例應否放入俱難定奪又查弘治五年虜去陝巴之時西北諸夷一槩絕貢以此歸怨土番方將陝巴送出前代宋仁宗時趙元昊據有西夏寇擾中國亦因羌人文不通和市國人愁怨遂有納款之心今若止拒土魯番不許入貢其餘夷國俱令入貢亦恐事體未穩合無亦准法司問完之日行移禮部查照哈辛王等舊例應否驗放入貢緣由會議奏請定奪本部一面行文提取一起都御史鄧璋等暫照原議

得生員潛逃回家來因此禍事顯
住夷人照舊羈留管待通候會議奏請明文至日施
行各官務須整飭軍馬嚴守隘口倘如前失機罪必不宥仍
守不可預擬通和廢弛邊備相機戰
會同鎮巡等官計議及訪察彼處夷情要見哈密既
未有王都督失拜烟答已死禹亦虎仙解京瀏剌哈
三雖自來歸原忝與禹亦虎仙同謀即今應否定立
何人權守哈密管理國事前項巡撫都御史趙鑑等
訪舉奄克孛剌應龍今勘奄克孛剌是否孛慎弟
應否襲爵或令守國管束夷人又照前項弘治八年

總兵官都督劉寧奏准將哈密三種夷人暫調亦斤
城內住居保全哈密殘孽事理從長議處即今應否
亦於赤斤暫住保守通議明白上緊會奏本部會官
再議奏請定奪此係急處邊夷事情鎮巡官不許遲
延正德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來看夷人着暫留彼處待法司問理別項
事情完日議奏定奪其餘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差來通事火者誠等將
為那等我上許下去了我就差幾箇人去了那箇人
失了信將去的人都當住了不曾送來因此禍事顯
了今若將我的人打發出來原許下的與了可再無
一些爭鬧又說我將金印城池交與禹亦虎仙滿剌
哈三禹亦阿黑麻馬聰法虎兒丁去了因為那等我
上許下來因為許下的我差了幾箇人往甘州肅州
去了將許下的不曾完的信將我的人不放回來還
在那裏監着等語係干開啓釁端緊關情由及禹亦
虎仙并差去通事馬俊火信等俱見在法司監問合
無本部移咨刑部督同大通事舍誠等將番文內所

說情由逐一查審禹亦虎仙并通事馬俊火信等要
見彼時何人在土魯番速壇滿速兒處憑何分付許
與何物何人失信不與及何人主張將差來人不放
監禁致惹邊釁務見真實明白仍照原擬會審具奏
施行正德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查訪夷人事

看得陝西行都司掌印都指揮賀俊明知起送進貢
夷使係是重事乃敢不照原驗放印信底冊將印信憑單吏趙景元受財將不知何處夷

人火者馬黑麻等一十二名捏寫奏本冊內項冒起
送及至本部行查又止招認項冒四名其餘八名仍

前隱匿不認顯是賀俊通同趙景元作弊欺誑
朝廷情犯深重及照原差伴送夷人百戶冒斌通事
捨黑馬黑麻舍人王見不行用心管伴縱容夷人冒
亦哈三私添從人先行赴京亦合有罪再照原任巡
撫甘肅都御史李昆職司風紀起送夷人任憑行都
司官吏作弊頂冒擅添從人及累次具奏要將土魯
番哈密未犯邊之前赴京進貢夷使俱發烟瘴地面
安置本部因查前後奏冊奏詞名數不對恐碍發落
節次行文查勘又不用心查明回報直待奏差員外
郎孫繼芳前去陝西一路挨查仍不明白又經奏准

行取原驗放夷人都指揮支永沿途挨查赴京仍前
故不用心任從掌印都指揮賀俊通同欺事劉經將
頂冒夷人迭力迷失馬黑麻等八名緣由不行查究
止將火者馬黑麻頂冒病故夷人沙迭力迷失等四
名情由問招擬罪又不查勘病故夷人四名曾否告
官相驗緣由直待支永到京本部吊取原起送本冊
逐日查對方得明白所據李昆處事不行詳慎以致
往返查勘勞擾實是有辜巡撫地方重托又將都指
揮賀俊擅自罰治從輕發落況今查出起送進貢夷
人內有哈密衛年例進貢夷人六十名自與土魯番

犯邊事無相干一槩參奏要發烟瘴地面尤為不當
查得李昆見今提問又照都指揮支永係原驗放夷
人官員既知奏奉
欽依查勘夷名不在彼處從實查明回報亦各互相
蒙蔽直待到部面審查對方呈前情亦合有罪合無
將都指揮支永百戶冒斌通事捨黑馬黑麻舍人王
見并馬文紀俱送法司問罪查照律例議擬先行發
落冒名夷人火者馬黑麻等并冒充從人滿可名等
并其餘見在館夷人及都御史李昆前項情罪俱行
法司仍照本部原擬通併問完之日會審定奪仍行

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沿途差錯夷名官吏徑自查提
問罪又咨都察院轉行巡按甘肅監察御史將賀俊
劉經提問趙景元追究明白從重擬罪通行奏請發
落以為將來欺罔玩法者之戒以後甘肅軍職有犯
仍要依律請
旨勾問不許擅自拘提罰治陝西行都司掌印員缺
本部照例推補正德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支永寺五員名送法司問擬發落其餘各依
擬行欽此

為夷情事

看得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揷文內稱比先我們種
著哈密地方過活哭用都有令被察哈台將地方奪
了令我要種地呵無有地要哭用呵無有財物令望
憐憫賞賜正德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無印信一節
查得哈密忠順王拜牙即父已迸去土魯番地方
朝廷勑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焉亦虎仙守國令焉
亦虎仙已解京奄克孛剌見在肅州寄住又有都督
失拜烟答被剌使陳九疇禁死及都督滿剌哈三見
在肅州羈住前項奄克孛剌呵奏似為賞情但議處
哈密事情已該本部節次議奏行彼處鎮巡官勘處
未報今奏難便定奪及照肅州去京師萬里今前項
揷文內開有正德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無印信字
樣今却於禮科八月十六日抄出地里如彼之遠日
月如此之近豈能到得中間事有可疑合無本部再
行甘肅鎮巡官將奄克孛剌令奏情詞查照節次奉
行事理上緊勘議停當具奏定奪仍乞
勑司禮監查究前項番文的係何人賫送何衙門官
於何年月日封進中間有無情弊奏請處治施行正
德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具題奉
聖旨是這夷人呵奏事情還着鎮巡等官上緊勘議
務要停當奏來定奪欽此

為獲功將官陣亡陳情比例乞
恩推恤陞錄以勵人心事

查得甘肅西路遊擊將軍苟寧殺賊陣亡該給事中
黃臣巡按御史趙春議奏苟寧不從議約貪功輕出
以致喪師固當有罪但平日謀勇委出諸將之上先
有斬獲之功後能堅守決戰死於鋒鏑沒于國事乃
得軍職効死之正亦當矜憫以勵後來要將伊男苟
網不拘常格量為陞錄激勸人心等因臣等議得苟
寧死于戰陣又平昔謀勇出衆比之馮禎雖有不及

其於陳乾似為過之合無將苟寧比照陳乾事例於
原任署都指揮僉事上量贈官階及與祭葬伊男苟
網照例襲陞一級與做指揮使世襲再量陸都司職
級於陝西行都司列銜支俸聽候委用以示優恤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不敢擅擬伏乞
聖裁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具題奉
聖旨是苟寧堅守決戰沒于國事情有可憫准贈都
指揮同知伊男照例與做指揮使世襲仍陸都指揮
僉事欽此

為大彰天討以除非常虜患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鄧璋奏稱虜中走回男子蒲
芳等報稱速壇滿速兒與頭目說打造盔甲收拾人
馬漢人若把柔撒恰放出來時我也不和他作歹若
不放時我每再往肅州搶去及亦卜剌人馬約有二
萬住在西海今年五月那在山後又有達子一千來
到西川搶掠甘肅一方有此二患乞要仍

鄧璋之請舉用都御史彭澤總督三邊軍務原議彭
澤職任量調延寧人馬逐剿阿尔禿厮亦卜剌殘賊
令其遠遁遏絕土魯番夷不使內侵其土魯番求討
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後彭澤調兵逐剿亦卜剌
等賊因畏北虜讐殺不敢出邊返過河東遁入四川
不久復回河西洮岷等處被其殘害慮恐侵犯陝西
腹裏地方彭澤鄧璋相繼具奏保舉副總兵趙文於
洮岷一帶住劄防守土魯番搶殺苦峪王子莊等處
逼近肅州彭澤不發兵過絕矯詔遣使講和納款虜
庭求討金印又不遣差去人回奏北虜遠遁西夷

就降致蒙取回彭澤田已半年土魯番方將金印同
差去人送至肅州從差親信夷人虎都寫亦火者散
者兒等隨印来到甘州要求增幣固彭澤已田無人
張主鎮巡官質留虎都寫亦等久不放田遂致土魯
番得以為詞統領夷衆直犯肅州殺軍殺將攻陷城
堡倉卒報到
朝廷慮恐奪占肅州議遣都督郤永等調集兵粮設
法防禦後因客兵難以久住郤永尋亦取回自舉彭
澤等甘肅用兵糜費粮銀一百餘萬兩竟無成功所
以本部節次建議并會官計議行令甘肅守臣整飭

武備積蓄粮草如遇亦卜剌等賊侵犯相機戰守其
土魯番夷照先年事例閉關絶貢不許往来及處置
哈密事宜前項議處節次通行外今都御史鄧璋不
監覆車之戒又欲郤永前去提督軍務量調延寧人
馬逐剿土魯番并亦卜剌阿尔禿厮賊寇令戶部計
處銀餉及另添都御史一員巡撫不思土魯番係絶
域遠夷無可征之理亦卜剌等賊逼於強虜不敢出
邊無可成之期北虜在套延寧人馬不可輕調戶部
經用告竭難於計處及查大同遼東湖廣巡撫都御
史俱無贊理軍務兩廣總督軍務都御史亦無巡撫

弘治年間都御史王越總制甘涼等處軍務亦無巡
撫原任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珉取回原無提督巡撫
二官並設之例所據前奏俱難准擬合無本部行文
都御史鄧璋務要遵照原奉
勅諭并本部節次議奏及會官計議題奉
欽依內事理逐一看詳欽遵奉行凡事務在慎重詳
審不可任情輕忽處待內外鎮守官員俱遵守規協
和計議明白公先國家之急而後私情親僚友之
交以絶壅蔽庶不過以存大體共崖以收人心原

議處置土魯番事情應具奏者會議停當上紫奏請
定奪其本鎮合用兵粮就於本鎮及常例內區處應
用屯兵積蓄為經久之圖斯稱奏任正德十三年十
一月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久任撫臣以盖前愆以保重鎮事
看得兵科給事中華淳奏稱石都御史鄧璋所奏非
欲要提督之專
命實欲脫甘肅之巡撫先任總制三邊北虜侵犯既
託疾以辭歸今任巡撫甘肅到任未久地方有事前

國家倚重而瓊忽罔以疾報乞降
勅切責鄧瓊遵依
勅內事理勿拘小嫌勿踰故轍勿因事託疾為已便
務以安靖疆地為已責如或不然竟行罷黜以為推
妊避難晚節有虧者之戒等因查得先該吏部會同
本部推舉鄧瓊巡撫甘肅加以提督軍務名目為因
鄧瓊舊在甘肅熟知夷情又平昔行事老成起取復
用必知勉勵圖報遇有寇警自會審奮入寇得以自便調取
兵馬策應未為不宜今鄧瓊到彼未
久不屑巡撫之任欲專提督之權託疾具奏冀欲必

從物議之來實其自取除特鄧瓊所奏事理另議覆
奏外今給事中華淳論奏前因不為無意合無本部
行文都御史鄧瓊務遵原奉
勅諭內事理欽遵行事勿拘小嫌勿踰故轍若能以
地方為已任安靜撫綏茂著勞績公論自有所歸如
或推託誤事亦難辭責正德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具
題奉
聖旨是鄧瓊以老成起用著用心安撫地方以副委
任欽此
為達賊出沒事

看得甘肅巡撫都御史鄧瓊鎮守太監王欣總兵官
柳溥各奏稱正德十三年十月初八等日達賊在於
地名破山口等處射死擄軍五名并捉去擄軍馬匹
要行巡按御史體勘將誤事人員參問及援走回人
口報說阿尔禿厮亦乜剌達賊要往北接順小王子
通行副參遊擊等官整搠兵馬相機戰守等因合無
本部移咨都察院行巡按甘肅監察御史體勘前賊
近邊如果止是射死擄軍捉虜軍人別無隱匿入境

擄掠人民重情將應問人犯參問照常發落若有重情指實參奏定奪及查阿爾禾廝亦卜剌二種達賊先於正德九年奏差都御史彭澤調延寧人馬追逐為因懼怕小王子讐殺不敢出邊反過河東擾害洮岷南入四川費用官銀一百餘萬兩竟無成功今報稱二種達賊自要投順小王子北去若果是實誠為地方大幸但近日四川鎮巡官奏報前賊見到四川松潘邊境搶殺所處阿爾禾廝亦卜剌二種達賊有無出邊尚難輕信況土魯番事未曾處置停當甘肅鎮巡官近又不和自相訐奏地方安危深為可慮合行巡按甘肅監察御史將今奏添哥乩兒的所犯事情另問明白奏請發落查得米兒馬黑麻并添哥乩兒的原係給事中黃臣巡按御史趙春問罪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并還發烟瘴地面監候奏請發落人數不少今彼走出外境未見參究何人故縱不禁以致出境合當查究及照都御史鄧璋等既有地方之責平昔鈐束不嚴事發又不追究亦難辭責但各犯俱已捉獲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行巡按甘肅監察御史趙勘來兒馬黑麻添哥乩兒的等既係勘官問完監候人數因何故不監禁以致出境務要追究主守之人提問明白依律治罪其巡撫都御史鄧璋等合無各

看得提督軍務都御史鄧璋等奏稱添哥乩兒的等五名越度邊關私出外境勾引逆虜侵犯要和將添哥乩兒的并米兒馬黑麻俱監候乞要本部將今奏添哥乩兒的所供前情亦行法司併問從重歸結一節緣奏內原參禹亦虎仙事情先該給事中黃臣等勘問回奏已經備行法司查照會問今奏添哥乩兒的走出外境事情係在彼中人未解到難以又行法司併問合無待後法司將見解到人犯問結之日轉行巡按甘肅監察御史將今奏添哥乩兒的所犯事情另問明白奏請發落查得米兒馬黑麻并添哥乩兒的原係給事中黃臣巡按御史趙春問罪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并還發烟瘴地面監候奏請發落人數不少今彼走出外境未見參究何人故縱不禁以致出境合當查究及照都御史鄧璋等既有地方之責平昔鈐束不嚴事發又不追究亦難辭責但各犯俱已捉獲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行巡按甘肅監察御史趙勘來兒馬黑麻添哥乩兒的等既係勘官問完監候人數因何故不監禁以致出境務要追究主守之人提問明白依律治罪其巡撫都御史鄧璋等合無各

題奉

聖旨今甘肅邊情緊急著鎮巡等官用心隄備失誤官員依擬行王欣所奏盜庫倫執誤事等情亦要明白奏來定奪欽此

為擒獲回賊事

題奉
聖旨是這監候人犯如何不行嚴謹關防以致走回本境鄧瑾等不行追究仍令奏事情牽引具奏好生狡猾情都著從實回將話來還差刑部郎中錦衣衛千戶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將令奏事情從公勘問明白来說欽此

為惡情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鄧璋等奏稱哈密夷人淵可卜剌等供報正德十一年速壇淵速兒往肅州做了歹各地面王子說把金路斷了都要

讐殺有速壇淵速兒害怕差了馬黑麻火者等来了及速壇寫亦說你把速壇拜牙即哄到土魯番要害他的命他逃走到我根前你要我也不與你那一日大明皇帝差人来我親自交到他手裏等情則速壇寫亦似有敬順

朝廷之意速壇拜牙即似有回還哈密之理但係傳聞之言未可盡信及先已議寫約帖與土魯番差来請和頭目馬黑麻火者齎去難再別議一節臣等議得去番番為因

朝廷處置得宜能服其心及諸夷歸怨土魯番各來

欵塞狼之通貢甘肅鎮巡官節次具奏乞早定奪為因法司將提到甘肅人犯不肯上緊問結會審發落以致事難議處伏望

聖明俯念西夷畏威納欵特

勅刑部將原提人犯上緊問結會官覆審奏請發落本部隨將一應處置甘肅違情會議具奏伏乞

聖明定奪行下遵守違方幸甚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甘肅提到人犯着法司上緊會審明白来說欽此

為遣夷歸順悔罪祈貢等事

會同太傅定國公臣徐光祚等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陸完等看得甘肅鎮巡官都御史鄧璋等奏稱土魯番節次遣到番文皆謂寫甘虎仙之取戍印許段未與及將請和頭目朵撒恰等責打收監將取段頭目虎都寫亦等拘留不放并節年貢使起數俱不打發回還執此一詞前後不易大抵聲言啓釁之端掩飾犯邊之罪今已六次悔罪請和乞要貼賞入貢合當隨宜撫處及稱土魯番見差夷使馬黑麻火者等撒馬兒罕貢使火者馬黑麻打力等并哈密

衛買賣夷人淜剌俄六思等應不准貢起送乞請定奪明降示下又稱馬黑麻火者執稱遠壇拜牙即迈走先在阿速城把巴义處後又在速壇撒因處幾次差人去取畏懼自不肯来今無候拜牙即送還惟復另擇相應之人襲立又議暫令都督奄克剌帶領畏兀兒哈剌灰各種夷人俱調苦峪暫月居住修理城池開耕地土處置牛具種子保有赤斤蒙古苦峪罕東之地為肅州藩籬之倚行陝西布政司查支官銀一萬五千兩撫夷支用又稱審得走回夷人拜言土骨思供報土魯番俱留家人哈密種田及稱剳把

乱兒的兒子馬黑麻迭屈着往沙州饋他老子報讐速壇淜速兒收拾軍馬教馬黑麻迭屈等一同押送甘肅鎮巡官處收查各發回原指隨住寧家等項發落見在甘州收監夷人采撒丟等因臣等議得近該多管於午門前會問土魯番犯邊各官啓釁誤事情的俱已明白所據土魯番酋脫已犯邊理當阻絶不許入貢但本夷先曾納款獻還城印後因差人送印守取原許段定不與又將留来人拘留不放以此犯邊事起有因今已六次悔罪請和又差人扣關求貢若終拒絶不許来貢恐非撫馭外夷之道合無將都御史彭澤原取送印謝恩見在京土魯番使矢黑把息兒等

又哈密年例進貢夷使阿都哈力等并伴送土魯番夷使火者馬黑麻等但係禮部見送陝西行都司奏缴冊內有名夷人合得支待賞賜禮部上緊查例奏請定奪給賞及土魯番原差送印先問斬罪令辦供明夷人虎都罵亦量給與賞賜水鞋通事分為幾運量差的當序班同原来人伙伴送回還沿途官司各照例應付口粮脚力等項不許阻滯到於甘州鎮巡官處連存留在彼同起進貢夷人一同上緊打發出關各回本土將出關日期回奏查考見在京問完發落并供明免罪等項夷人俱應付口粮脚力就令差

北序班一同押送甘肅鎮巡官處收查各發回原指隨住寧家等項發落見在甘州收監夷人采撒丟等一同回還其土恰守俱准放回今與失黑把息兒等一同回還其土魯番將等處前項鎮巡官具奏已到關東行夫人馬黑麻火者等并以後再有來貢夷人俱令鎮巡官督同副參三司等官逐起審驗明白查例相應量數守備起送務差的當有職人員各另管伴定限赴京毋容似前借此生事及例外多添到京之日禮部查照如有違錯將鎮巡官參奏究治仍請

旨一道責諭土魯番速速送還淜速兒等

朝廷降
勑就令爾國差来表使齎去責諭爾將忠順王拜牙
即并金印送回
朝廷自有賞賜又
勑都督鴈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恐逵賊阿尔禿厥
亦卜剌與尔土魯番犯邊特差都御史彭澤調集人
馬前去防禦截殺不意彭澤不依
朝廷
勑旨行事爾的頭目火者他只丁領人馬来到嘉峪
關外王子庄等處搶殺彭澤不發人馬截殺却自出

鈞帖差鴈亦虎仙等將帶賫布銀段等物送尔講和
求取拜牙即不得止將金印交還尔因差人送賞到
彼即敢肆志數外勒許段疋差人押帶鴈亦虎仙等
前来甘州取討彼時彭澤已面所許失信巡撫都御
史李昆等不照彭澤行事將差来人拘留又不即奏
聞區處此皆各官處置乖方所致
朝廷俱已明白其罪但尔豈不知
天朝至大萬國来王輒敢率衆犯我邊境邊報一到
即命大將率領各路精兵征進　廷臣議奏不必勞兵
遠出止可閉關絶貢不許往来要將先差進貢夷人

俱還發烟瘴地面安置令鎮巡官節次具奏謂尔既犯大
次投進番文悔罪求貢情皆直實　廷臣謂尔不
順不可輕許但
朝廷念尔遠夷無知既已傾心悔過特赦尔罪其某
犯邊之先差来送印夷使失黒把息兒等俱給賞
賜并虎都鴈亦也量賞賜及將孛撒恰等一同放回
見差到関進貢夷使准尔所請亦令鎮巡官驗放赴
京今後尔宜感
朝廷恩德尊敬中國書誓藩臣禮不許似前聽信小人
往来搬弄是非輒起歹心自取棄絶但有應奏事件
務寫本王印記番文照常投進一應行去事件務要

驗有
朝廷御寶勑書及鎮巡官奏奉
聖旨印信文書方許憑信其拜牙即行事不正棄國
逃走遠地已經年久自不敢来已令鎮巡官查訪忠
順王的親族屬奏保承襲特諭尔知及令哈密衛都
督共守哈密為尔西夷通路以後不許再来哈密生
事打攪若爾國夷人進貢經過沙州被達賊搶害告
知鎮巡官處治不許擅動人馬前来沙州等處住坐
將

勅就交與失黑把息兒虎都禹亦同朵撒恰等捧回着令速壇滿速兒迎接設置香案開讀畢人謝恩仍寫副

勅一道齎與甘肅鎮巡官將

勅內事意先令通事明白宣諭失黑把息兒虎都禹亦朵撒恰等通知到彼傳說及照都督滿剌哈三正德十一年土魯番犯邊之時正在哈密住坐不能勤阻死守哈密姑免治罪已為萬幸今來肅州求討蟒衣玉帶難以准給況已年老相應替職及照鄧瑾等奏要

勅奄克孛剌帶領畏兀兒等哈剌及各種夷人俱調苦峪暫且居住修城種田安插一節深為有益哈密衛都督四人內奄克孛剌失拜烟答俱已死禹亦虎仙滿剌哈三俱年老合無行令鎮巡官上緊查勘各人的親應襲兒男照例保送赴京襲替滿剌哈三省發回衛閑住仍從公勘議勘以住守苦峪之人另行具奏議處再照忠順王拜牙即自作不靖正德八年棄國逃走至今年久遠避絕域自不敢回難以強求復立又啓釁端合無行令鎮巡官從公體訪忠順王的派子孫應該承襲之人保勘明白具奏定奪緣

係兵部原議處置哈密夷情係干事體重大候法司會審見監問夷人禹亦虎仙等事情畢日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堂上官并六科十三道掌科掌道官計議停當奏請定奪事理正德十四年七月初八日會題未奉

明旨

為整理邊務以備番夷事

看得巡撫甘肅等處都御史鄧瑾欽奉

勅旨會同鎮守太監王欣總兵官柳湧修築城堡整飭器械操練軍馬措備粮餉賑恤軍士撫順屬番俱

着實舉行事有成效見今土魯番畏服六次悔罪扣關求貢皆由本官及鎮守內外重臣處置得宜所致欲照原議將鄧瑾取回差官巡撫照舊行事但見在

明旨誠恐土魯番因此猜疑又生變詐伏乞
聖明將本部會官議奏事下甘肅鎮巡官都御史鄧璋等奏稱土魯番節次
賜宴斷速行遵守地方甚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鄧璋王欣柳湧遵奉勅旨處置得宜各寫勅奬勵着協志同心益圖後効欽此

為獲功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鄧璋奏稱沙州頭目帖木哥等番人四十名追趕犯邊回回脫脫木兒番人也泥華為首鎖南兒加為從斬獲首級一顆伍六失加為首鎖南兒加為從斬獲首級一顆一顆被狗喫毀無存乞要轉行巡按御史查審的確將有功首從番漢人役照例陞賞一節合無本部咨都察院行巡按甘肅監察御史上緊查明具奏陞賞再照肅州附近番夷朝廷每加撫綏令其內附專為攘外之計今甘肅鎮巡官激勵沙州頭目帖木兒哥追斬脫脫木兒犯邊回賊誠為得策合無行令王欣鄧璋柳湧等以後悉照此例激勸防禦施行正德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為遠夷歸順悔罪祈請事

看得甘肅鎮巡官都御史鄧璋等奏稱土魯番節次遞到番文皆謂冤亦虎仙之取城印許段未與及將講和頭目杀撒恰等責打收監將取段頭目虎都馬亦等拘留不放并節年貢使起數俱不打發回還執此一詞前後不易大抵聲言啓釁要之端掩飭犯邊之罪今已六次悔罪請和乞要照舊入貢合當隨宜撫處及稱土魯番見差夷使馬黑麻火者等撒馬兒罕貢使火者馬黑麻打力等并哈密衛回回夷人滿剌俄六思等應否准貢起送乞請定奪明降示下又稱馬黑麻火者執稱速壇拜牙即迎走先在阿速城把巴又處後又在速壇撒因處幾次差人去取畏懼自不肯来合無候拜牙即送還惟復另擇相應之人襲立又議暫令都督奄克孛剌帶領畏兀兒哈剌灰各種夷人俱調苦峪暫且居住脩理城池開耕地土處置牛具種子保有赤斤蒙古苦峪罕東之地為肅州藩籬之倚行陝西布政司查支官銀一萬五千兩撫夷之用又稱審得走回土魯思供報土魯番俱留家人哈密種田乃人稱劄巴帖兒的兒子馬黑麻送民当着往沙州鎖他老子報讐速壇滿速兒收拾軍馬教馬黑麻送民往沙州坐去等因具題外至

今未奉
明旨等因查得發置土魯番哈密事情已該本部會
官議擬發置至今日久未奉
明旨係干事體重大若不早
賜裁決見在館夷人日久不得回還見在肅州夷人
日久不得入貢鎮巡官未奉
明旨不敢施行恐又生疑致惹遠夷伏望
聖明俯察臣等先奏會官議處事理早
賜宸斷欽遵施行正德十四年八月初七日具題未奉
明旨

為夷情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鄧璋等奏稱沙州帖木哥差
人齎遞番文審得羊力乜供稱哈密衛夷人拜卜剌
被土魯番搶去逃回到沙州及聽得土魯番察台人
馬要搶帖木哥又有兀剌達子也要搶來我每大小
人民害怕差我往老爹每上教我每在那裏坐等情
已譯寫漢番字鈞帖就令本夷齎與帖木哥等務要
尊事
朝廷堅守臣節和睦鄰番晝夜加謹收拾部落保守
境土遇賊果來侵犯併力
勅敕仍即差人傳報調兵

策應一節查得帖木哥先年十阻退速壇滿速兒及節
次殺死土魯番回賊屢經
奏
賞今偶聞傳報之言輒
為遷避之計鎮巡官譯寫
勅一帖諭令收拾部落睦鄰
保境遇賊侵犯併力勦殺仍
奏
賞得宜別無定奪但甘肅地方連年用兵官軍疲
敝錢糧缺乏再有邊警
[illegible]調遣況先年都御史彭
澤撫取送印赴京進貢夷人未曾放回近年扣關認
罪求貢夷人未曾放入犯邊之事難保再無伏望
皇上俯念邊遠夷情關繫至重特准本部會官原議
賜宸斷放出先貢夷人齎回
賞賜以慰遠夷之心及
准新來夷人入貢以驗慕其向化之念正德十四年
九月初九日具題未奉
明旨

為夷情事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鄧璋等會本奏稱土魯番差
來夷使牙兒馬黑麻等哈密夷人滿可卜剌等賫遞
番文要差兩箇漢兒人前去取速壇拜牙即等情鄧
璋等已差通事虎得山馬秀二名領賫鈞帖二道與
同土魯番差來夷使牙兒馬黑麻哈密夷使滿可卜

剌等給與路費於八月初三日差人自肅州伴送出
關聽其自行回還緣今本國節年進貢表使在京及
貢回在途者先因本酋侵犯肅州見該法司勘問兵
部會議處置倘因臣等先奏本酋款服從輕發落後
乃閉關絕貢不無有碍施行乞要會議之時將今次
會題事理查併處置一節臣等查得正德十二年二
月內本部會官議得土魯番既犯肅州理當閉關絕
貢不許往來如果自來告受撫諭將忠順王拜牙即
送到肅州別無挾詐具奏定奪原無許令鎮巡官差
人去取拜牙即及今正德十四年七月內本部會官

議奏拜牙即棄國逃走年久難以強求復立又啓釁
端臣等嘗見宋臣呂中因宋太宗遣使如契丹論言
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專任
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之未嘗遣一騎出境亦未嘗
命一使通和得中國之體誠為確論今鄧璋等既奏
土魯番夷使馬黑麻火者認取拜牙即山宋情願並
無逼勒自當送還今仍違拘以羈留夷人藉口求討
賞賜為詞要漢人前去取信詐貪婪如嘗無厭却
又擅差通事虎得山馬秀二名齎鈐帖二道同去撫
取頭前擾驛事屬鹵莽合當查究但因節次會議具

奏事理未得速
賜處分以致鄧璋難於遵守又有前奏臣等竊惟撫
馭四夷不在於邊兵強盛而在於處置得宜天下之
事不在於臨難救解而在於先幾預防前項甘肅夷
情已蒙
聖明洞察處置得宜合行官會議具奏三箇月餘未蒙
俞允甘肅去京往回萬里事久不決必生他虞徵調
官軍騷動邊境實非細故伏望
皇上俯念邊方夷情至重將正德十四年七月內本
部會官議奏事理早
賜裁斷本部馬上差人齎送甘肅鎮巡官遵守庶不
誤事未奉
明旨